風神之門

司馬遼太郎著　林懷卿譯

德華出版社

風神之門

司馬遼太郎著　林懷卿譯

德華出版社

愛書人文庫
094

司馬遼太郎著
林懷卿譯

風神之門

出版社

「忍術」是名號極響亮的一種日本武術。但，它究竟具有何等的造詣，却鮮爲人知。本書即是集「忍術」之大成的著作。奇妙而變化多端的招式，令人咋舌的技巧，在作者簡練的文字中一覽無遺！

全書以當政的德川家康幕府，及大阪的豐臣秀吉兩將軍的明爭暗鬪爲主幹，配以甲賀、伊賀二派忍術武士的鬪法，精彩絕倫，高潮層出不窮，絕不同於流俗的武俠小說。於政治風潮中，寓以武士精神、技術及人道主義的意義，是部欣賞價值頗高的好書！

愛書人文庫094

司馬遼太郎著
林懷卿譯

風神之門

德華出版社印行

愛書人文庫 序

學海無涯，書囊無底，世間書怎讀得盡？只要讀書人，眼明手辣，心細膽大。「眼明則巧於掇拾，手辣則易於剪裁；心細則精於分別，膽大則決定去留。」愛書人文庫本着「眼明、手辣、心細、膽大」的原則，去其繁蕪，取其精要，為讀者提供最有價值的書籍，舉凡古今中外的名家精心傑作都在「愛書人文庫」之列，盼望所有愛書人從此能真正擁有自己所喜愛的書，且盡讀有用之書。

成立「愛書人文庫」的目的在於服務所有「愛書人」，我們竭盡所能的希望使所有愛書人享受人生最大的樂趣—讀書樂，而且得到必須具有的知識和常識，因此我們懇請各界先進和所有愛書人賜予指教和支持，讓「愛書人文庫」日益茁壯，對文化界稍有貢獻。

中華民國六十四年四月九日　蔡豐安

目錄

八瀨里 二
芬芳的肌膚 九
京都的雨 二五
貓的足音 四〇
春宵 五四
猿飛 六一
黑府邸 七八
尋覓青子公主 九七
眞田府邸 一二六
暗殺行 一五一
東海道之月 一七四
蟋蟀刀法 二〇五
駿府城 二三〇
德川軍西上 二四五
鷹之峰 二六一
影法師 二七五
霞陣 三〇六
淀川之風 三一八
多之陣 三二九
白茶花 三四三
夕之陣 三五二

861.57
1734-3

八瀨里

由京都到八瀨有三里路程。一路循着高野川上溯，過了洛北冰室里後，右邊豁然出現了叡山的側影，而前面則是金毘羅山，如屏障般地峙立着，至此，已是遠離塵囂的深山幽壑了。

在一條鋪滿了枯葉的山間小徑，此時正有一個武士騎着馬悠然前行。

這個看起來高大英挺的武士，穿了一身有銀絲鑲邊的水晶色服裝，腰際佩了刻有金色花紋的長刀與短刀。照他的打扮看來，應該是身居朝中要職的諸侯，或是衣食無慮，喜歡遊冶宴樂的公子。

但是，他並沒有帶着隨從。

他的面貌白晳、清秀、目光炯炯有神，就是老江湖的人，也猜不透他的眞實身分。

——這是慶長十七年十二月的事——

「孫八！」

馬上的武士突然叫了牽馬的僕人一聲。

這個僕人年約四十，看來也非等閒之輩，他的半邊臉似乎曾被燒傷，左眼和眉毛一片焦黑。當他聽到主人的叫聲時，就微微抬高僅有的右眉說：

「什麽事？」

「我要下馬。」

「馬上就到八瀨里了，稍微忍耐一下吧！」

「不行，我的脚趾快要凍壞了……京都的氣候眞是奇怪，一過了冰室，就驟然變冷了。」

這時，他已經翻身跳下馬了，依舊是一副悠然的神態，濶步走着……

在他背後，冬天的夕陽冷冷地灑落着。

「這條路好像人烟稀少。」

「嗯！大概是因爲只通到八瀨而已呢！」

「……可能再過十丁（一丁約一百公尺）路就到八瀨了吧……眞希望早點到達那裏，然後舒舒服服地洗一個所謂的「窰浴」，暖暖凍僵的身子。」

「你這個伊賀的服部才藏大人，一向不是有霧隱的美譽嗎？這回怎麽如此不像樣了呢！」

「對！我是太不像樣了。」

才藏又自嘲似地說：

「替堺市的那些商人們做事，雖然可以賺很多錢，但

總覺得四肢好像要生銹，腦筋也要發霉了，眞懷念以前在戰場上馳騁的日子……」

「你還年輕，前途無量，怎麽說這種感慨的話呢？」

「年輕？前途……」

才藏在夕陽的餘暉裏，茫然地笑着自問。

「堺仕（伊賀者的一種暗語，意卽替堺市的商人收集商業上的情報），就是做一百年也升不了官！」

原來，自慶長初年以來，息戰解戈，天下太平，許多住在伊賀盆地的所謂伊賀者無事可做，遂紛紛受僱於堺市的商人，委身堺仕之職。他們多半駐在京都或江戶，暗中調查天下的動向，隨時將資料供給堺市的商人，讓他們可以從中做些投機生意、大撈一筆。

才藏也是堺仕之一。但是，對曾馳騁戰場的伊賀者來說，堺仕雖然是一項穩定的工作，却非常不光榮。

「把火把點燃！」

才藏再度命令孫八。

這時，夕陽早已西沉了，暮色逐漸將大地吞沒。

世事就是這麽奇妙，假如這時才藏不命孫八點火的話，也許什麽都不會發生了。

或許，這一切在冥冥之中，早就成了定局吧！

＊　＊　＊

孫八用火石將火把點着時，是在三宅八幡宮的前面，他抬頭看了看前面的叡山；雲母坡上有數點燈火，在夜空中明明滅滅，孫八心想；大概是夜行人吧！

服部才藏已經領前先行了，孫八只得勉強跟着走。

忽然，一陣陰風襲來，孫八打了一個哆嗦，察覺到四周彌漫着殺氣，當他正想叫住走在半丁路前的才藏時——

驀地——

「嘶……嘶……」

馬痛苦地舉起前蹄，在半空中哀鳴着。

孫八當卽棄馬而逃，一面把手中的火把，丢下脚下的高野川……。

馬在一陣狂哮後，跌入黝黑的山崖下，孫八急忙找了一處草叢，就地伏了下來。

（會是什麽人呢……）

對方一定是以他手上的火把爲目標，想以飛刀暗殺他，不料却誤傷到那匹馬。

孫八悄悄地把視線移向才藏走去的方向。

彷彿有人在那兒格鬭。

一陣刀劍的鏗鏘聲，和雜亂的脚步聲遠遠傳來……

（來者似乎是三個人……）

孫八閉着眼，側耳揣測着。

他沒有趕前協助的原因是，他相信他的主人才藏足以抵擋這三位來者。

孫八想看看對方是什麽人物，所以，慢慢匍匐着往前移動。就在這時，他聽到一陣呻吟，旋卽，有一條人影像一株大樹般，重重地倒在地上。

「找錯人了，我們走吧！」

有人這樣大聲叫着，二條人影隨卽快速地從西邊逃走了。

「主人！」孫八站起來說：

「我們失去了一匹馬。」

「是嗎？」

才藏在屍體旁邊蹲下。

「將火把點上吧！那批人可能已經不在這附近了。」

孫八又擦了火石，再度點燃一支火把，朝才藏走過去。

這時，才藏正在仔細地查看死者的長刀，他把刀柄拔掉，查看刀上刻着的銘文。

「嗯，『平田三河守厚種』，這個名字雖然沒有聽過，但是據我的猜測，可能是三河鄉下的刀匠吧，因爲方才那個人說話的口音，聽起來很像三河人。」

「那麽，會是德川家的人嗎？」

「對！很可能是家康從三河帶來的部下……或許就是德川家派駐在京都的所司代的家臣吧！」

才藏揭開死者的面罩，面罩下是一張陌生的臉，他的衣服上沒有繡任何家紋，而且，搜盡了全身，也只發現一條帶有臭酸味的汗巾。

才藏拍拍袴上的泥土，站了起來。

「現在怎麽辦呢？主人。」

「把屍體留在這裏就好了，他們好像找錯人了……總之，這一切與我們無關……把馬牽過來吧！」

「我剛才不是向你說過了嗎？」

「說過什麽？」

「我說，我們已經損失一匹馬了！」

「什麽？那匹馬……哎！你呀，只會滿嘴嘮嘮叨叨說個沒完，做起事來却笨手笨脚的，你知不知道，那匹馬是花了二兩金子買來的？」

＊　＊　＊

「服部才藏！」孫八叫道。

他有時稱服部才藏主人，有時又直呼其名。因爲，他自小就被伊賀的服部庄收養，才藏出世時，他已經是成人了，所以，他把才藏當作外甥般看待。

「你爲了一匹馬，就那麽不高興，眞敎我納悶！」

「怎麽，你不滿了？」

「當然啦，你自從替堺市的商人做事以後，就變得像個吝嗇鬼！」

「你這個傢伙，剛讓我損失了一匹馬，現在又來調侃我，好啊！你……」

才藏露出一臉的苦笑。

四周是一片漆黑，只有孫八手上的火把吐出一些光亮，漸漸地，高野川的河面變窄了，水流的聲音也因而湍急起來，不久，前面出現了燈火，和高跨在崖上的西塔橋。

「快到八瀨里了！」孫八說。

八瀨里這個地名，在京都城還未建造起來之前就有了，而且，住在這個地方的人們，常被叫做八瀨童子。

自古以來還有一個慣例；就是天皇的葬禮，必須由八瀨童子們護柩，才能使天皇之靈安返天所。

但是，八瀨里並沒有多少人家。

「我們要去找的人家，叫做嘉兵衞茶屋，沒錯吧！」

「對，就是嘉兵衞茶屋。我已經交代送信的人先去通報過了，他們可能會來接我們。」

剛說完話，他們就看見橋頭有人高擧着燈籠叫着：

「請問是齋藤縫殿大爺嗎？」

「是的！」

才藏在京都的化名是，肥後阿蘇大宮司家家臣齋藤縫殿賴仲。由於肥部位於遙遠的邊境，所以，他這個假名不易被識破。

嘉兵衞茶屋的正屋正好面對着溪流。此外，還有四幢新建的廂房，雅緻地排列於崖上。

才藏和孫八被領到西端的一幢分屋。

「此地挺熱鬧的……」

才藏一眼就瞧見主屋後院繫了兩匹馬，而且，東端分屋的屋簷下，彷彿還停着一頂華麗的轎子。

「是什麽人到這裏來呢……」

「是一位貴人。」

「她的芳名怎麽稱呼呢……」

「這個……不便奉告。」

才藏心想：（可能是一位身分尊貴的婦道人家，那兩匹馬，可能就是她的隨從騎坐的。）

他勉強抑住心中的好奇，表情凝重地盤坐在疊蓆上。

茶屋裏的僕人正在整理才藏脫下的長袴，忽然，僕人縮回了雙手，低呼起來：

「啊——這不是血嗎？」

僕人指着長袴下擺的血跡，回頭問着。

「對！那是血。」

「哎唷……」

「不過，那是魚的血。」

才藏笑着這麼說，他的笑容非常可親，讓人無法將他和殺人的凶神惡煞聯想在一起，所以，茶屋的僕人很快就不再對他懷疑和恐懼了。

「哦——這樣我就放心了。」

＊　＊　＊

「我要做個窰浴，你準備好了沒？」

「還沒有……」

茶屋的僕人急急地站起來，躬身道：

「一會兒準備好了，我再來請您。」

然後，就朝正屋那邊走去。

八瀨的窰浴向來名聞諸國，他們完全不用水，而只在窰堂中燒一個窰，讓窰房裏的空氣逐漸昇高，然後，沐浴者身着浴衣，躺在舖有青葉及鹽巴的蓆子上，俟全身發汗且浴衣濕透後，才可脫去浴衣，到另一個沖堂，泡在溫水裏。據說，此種「窰浴」可以療傷，消除疲勞，治疝氣也很有效。

由於京都附近無天然溫泉，所以，每到冬天，京都一帶的達官顯要都紛紛到八瀨來享受「窰浴」。八瀨也因而名聞遐邇。據說，當年神武天皇之兄五瀨命，便在此療癒了足以致命的刀傷。

「奇怪！怎麼這麼慢呢？」

才藏等得有點不耐煩了。

「可能由於貴人駕到，正屋的邊正忙得不可開交吧……孫八，我看我們自己去吧！」

才藏下了決心，便領先步入夜晚的院子。

正屋的走廊上，掛了一排輝煌有緻的燈籠，幾個僕人恭敬地佇候兩旁，頗像貴客駕到的樣子。

「來者必是相當尊貴的人物！」

「那頂轎子看來似乎是公主坐的，趁你窰浴時，我去打聽看看。」

孫八接過才藏脫下的衣服時，這麼說着。而才藏已經自掛鈎上取下一件浴衣穿上了。

走廊那頭就是兩間並排着的澡堂，才藏筆直地走過去，正想打開其中的一扇門時，一個侍女恰好由此經過，立刻彎身行禮，叫道：

「大爺……」

「什麼事？」

「我們這裏有一個規定，就是必須官至三品以上的人，才能在這個窰房沐浴，所以……」

「哦？那麼，我難道不夠資格嗎？」

「聽說您是肥後阿蘇大宮司的家臣，所以，您算起來是七品官……請您到另一個窰房沐浴。」

「不行！我已經走到這裏了，我一定要進去！」

才藏執拗地推門直入，不理會侍女的阻止。

窰房裏約有八蓆大，只在角落處安置了一盞小油燈，光線顯得非常昏暗。

才藏悠然地躺在蓆子上，嗅着青葉散發出的香味……逐漸地，他注意到澡堂中除了青葉的香味外，還有一種若有若無，似沉香又非沉香的氣味，而且，很像是發自女人身上。才藏突然雙目一亮，想道：

（難道是那頂轎子的主人？）

那頂轎子的主人，必定是一位諸侯家的公主，只是，才藏不知道她是誰。

＊　＊　＊

才藏一面享受着熱騰騰的蒸氣，一面回想在三宅八幡受到突擊的情形。

（對方一定是三河人。）

其實，才藏對他們也只知道這些而已。

（對方臨走前說是找錯人，那麼，我到底那一點像他們所要找的人？而他們要找的到底又是何許人呢？）

這個時期的情勢很不穩定。

德川家康在關原一役戰勝後，立卽在江戶建立幕府，各諸侯亦隨而派遣家臣，駐在江戶表示對德川家稱臣。

話雖如此，但德川家康只要打垮了一個豐臣家的奉行石田三成而已，太閤的遺子秀賴却安然無恙，在固若金湯的大坂金城受到遺臣的保護，逐日成長。

（內大臣秀賴今年大概二十歲了吧！）

世人傳說，故太閤提拔的大名如加藤淸正、福田正則等，此時表面雖臣服於家康旗下，實際上却暗中在秘密籌劃將來要扶持幼君秀賴，重振豐臣家。

才藏又屈指計算着：

（家康今年已經七十二歲了……）

其實不僅才藏如此，所有的世人莫不對家康和秀賴的年齡耿耿於懷。

眼看秀賴日漸茁壯，而家康却日益衰老，有一天，家康一旦撒手離世，那些只服從於他個人武略和才德的外樣大臣（故太閤的舊部），一定會背叛德川家，而擁護大阪的豐臣秀賴，屆時，天下將再度一分爲二，而且，這兩大勢力，總有一天會再起衝突的。

（家康自知餘日不多，一定會採取手段，趁自己一息尚存之際，將豐臣家的殘遺勢力消滅殆盡，以謀德川家的萬年基業……倘若如此，這個老傢伙在今年之內，一定會

搞出什麽把戲來。)

才藏心裏如此想着。

當然，關於這一點大阪方面絕不會毫無防備，而且，他們這兩股勢力，正以京都為中心，秘密地展開着呢！

(這會不會包涵着某種陰謀呢？)

才藏所指的，正是那椿在路途中遭到襲擊的事情。當然，他們是找錯對象了，因為，才藏既不屬於江戶派，也不屬於大阪派，他只是一名伊賀，實在沒有被暗殺的理由。

(如此被錯認，似乎也是一種機緣，幸好，我聽出那人的三河口音，也許根據這條線索，能查出一些有趣的事件呢？)

才藏想到這裏，不禁興奮地站起來，穿着那件汗水淋漓的浴衣，走出客房。

走廊的另一端是沖堂。

才藏脫掉浴衣，一面打開沖堂的木門，就在這個當兒，他聽到一聲：「哎唷！」

原來，沖堂裏正有一個女人彎着身，雙手端着浴盆，雙目圓瞪，吃驚地看着才藏。

(哎呀！這眞使人難堪！)

其實，面對着這個驚慌失措的女子，眞是感到難堪的是才藏，他猶豫了一下——

(如果此刻再轉身出去的話，反而不自然，有失武士的坦蕩氣概……)

因此，才藏朗聲說道：

「失禮！失禮！不過，請妳不要在意，仍舊沖洗妳的玉體吧！我既不會侵犯妳，也絕對非禮勿視。」

說着，才藏走過女人身邊，然後轉身站定，臉向着窗。

這個沖堂正好面臨着高野川，湍急的水流聲，一陣陣地傳入才藏耳中……

芬芳的肌膚

才藏在京都三條東洞院，拐角一家名叫分銅屋的二樓俯視着下面的馬路。他幽幽地嘆了一口氣，說：

「眞想去尋人……」

旁邊的孫八不禁抬頭看了才藏一眼：

「嗯？你說要尋人！」

「……只是，不曉得她的芳名……」

「噢！原來如此……」

孫八一面嚼着魚干，一面打趣地說：

「才藏，看來你是被那個八瀨澡堂裏的丫頭迷住了，你敢情是愛上她了……」

「不！我是不會愛上任何女人的。」

「不然，你是怎麽一回事呢？」

「我想和她睡覺，我想擁抱她那芬芳的肌膚……」

「哼！哼！這還不是一樣嗎？」

「這當然不一樣，談情說愛嘛，就像擲骰子，品茶道，都是那些既有閒情，又有餘財的王公貴人的消遣玩意，像我們這種正派的男子，絕對不屑一試！」

「哼！哼！你的鬼名堂特別多！」

孫八對他這種理論似乎有點輕蔑，因此就不理會地繼續吃着魚干。

「喂！」

才藏突然把臉轉過來。

「你就光會嚼魚干——」

才藏剛刮過的下巴，猶留青印，而且，他的雙瞳閃爍着異樣的光芒，孫八可以感受到藏在其中的灼熱！

(噢！眞是非同小可，才藏想談情說愛了……)

「你——」

才藏突然厲聲說道：

「假如你是服部家數代的老僕，你就應該替我去把那個女人找出來！」

「找出來後，你又能如何？」

「我要偷偷地潛入她的閨房。」

「哦？那樣就是愛嗎？」

「我說過，我並不是愛她呀！」

「可是……」

孫八偏着頭說：

「我不知道應該從何找起，因為，在八瀨時，我並沒

看過那位公主……」

「說實在的，當時驚鴻一瞥，我也沒看清她的面貌。」

「那就奇怪了，你沒看清她的容貌，怎麽就糊里糊塗地愛上她了呢？」

「我也不知道……我聞到從她肌膚上散發出的那股芬芳的氣味……對了！我認得出那種香味。」

「你簡直胡說八道，眞是無聊透頂！」

才藏認爲孫八罵得也頗爲有理。但是，他不禁又想起當時的情景……

才藏站在窗前靜聽高野川的急流聲。但是，他能感覺那個女人正慌亂地在沖着身子。

忽然，才藏聳着鼻子，若有所悟。

（噢——）

（方才我在客房裏聞到的香味，不就是由她身上散發出的嗎？）

才藏本非等閑之輩，在伊賀、甲賀藩裏，只要一提及「霧隱」這個名號，沒有人不懼怕三分的，但是，像他這種高深莫測的忍者，却由於一種特別的氣味，而狂熱地愛上了一個陌生的女子。

這事之後，孫八爲了慰藉才藏的單戀之苦，不得不再到八瀨了一趟。

他賄賂了嘉兵衞茶屋的侍女，打聽到一些有關那位女子的消息，然後回來禀報才藏說：

「她是菊亭大納言的三公主青子。」

菊亭大納言名叫晴季，由於他的祖藉設在京都今川氏，因此又有今出川殿之稱。

由於前幾代的大納言兼季，性愛菊花，在府邸的院子裏植滿了各式名菊，此座府邸因而得到菊亭之雅名。

大納言晴季和已故的秀吉有深厚的交情，而且據說，秀吉當初當上關白，還是晴季暗中替他打通關節的，直到現在，他和大阪的豐臣家仍維持密切的關係。

但是，才藏聽了孫八的報告後，似乎不太相信。

「什麽？她是菊亭的公主？」

「是的，據我的打聽她是大納言的女兒。」

「這……不可能！她一定是假的！」

「你憑什麽這麽斷定呢？」

「憑我的直覺。」

「你有沒有什麽證據？」

「證據倒是沒有……」

才藏想起當時他闖入沖堂時，那個女子非常吃驚地彎着腰，還用手中的浴盆慌地遮住胸部……

（聽說一般有教養的公主，是從不害臊的，卽使裸身暴露於衆目之下，也依舊能坦蕩自如，而她却表現得如此驚慌失措……根據這一點，才藏認爲她絕非一名公主，頂多只是武士家的女兒罷了。）

「孫八，你再替我去詳細查查看！」

「不！我不想再幹這種事了。」

孫八露出不高興的表情。雖然身爲僕人，但是有關主人的風流事，他却不太願意跑腿。

「孫八，你給我聽着，現在這件事已不是那麽單純了，因爲，那個公主是假的，你知道嗎？」

「不管你怎麽說，我都不會上當的，而且，你只因聞到女人身上的香味，就要我滿京都去找出這個女人，這件事我是絕對辦不到的！」

「好了，好了，你也不要再發牢騷了……」

才藏把刀佩在腰際，說：

「我要出去一趟，也許幾天後才會回來。」

「你要到那裏去？」

「我要到京都城，去聞聞各個京都女子的體香……」

才藏說完，快速地下了樓梯，一脚踏出正門。

（天色還很早嘛！）

他的方向是朝北而行的——

他拉拉笠帽，將一張臉深深遮住，心裏想：

（我要那個女人，無論用什麽方法……）

說來也眞奇妙，在嘉兵衞茶屋時他對那個女人並無任何非分之想，然而，越到京都，他這種慾望却越高昇，直至敎他不能忍受的地步。那個女人身上的氣味，竟使他像着了魔似的。

（我絕不是愛上了她，只不過，她的身上隱藏有某種秘密，倘若我能揭穿她的身分，說不定就會轉變我一生的命運呢……對！這一切都是上天註定的！）

一路上，他的思潮起伏着。

當他站在今出川的府邸菊亭前時，落日也正緩緩地沉下愛宕山。

這座菊亭佔地十分廣闊，全屋佔地約有九丁。才藏表面上漫不經心地打量着，實際上心裏却在計畫着如何潛進去，而不爲人發現。

菊亭的圍牆非常低矮，正門也設計得十分別緻，是圓傘狀，頂端尖尖地指向天空。

忽然，圍牆裏傳出狗吠聲。

（到底有幾隻狗呢？）

才藏就地撿起一塊石頭丟進去。

旋卽，一陣混雜的狂吠聲傳了出來。

（好像不只一隻而已……）

他習慣性地從懷中掏出摻有毒藥的饅頭，投進圍牆裏，然後，口裏喃喃地沉吟着：

（嗯……嗯……）

西邊那朱紅的落日，已有部分墜到愛宕山墨綠色的山峯後了。

（聽說，夕陽通紅的日子，會有好運來臨呢！）

但是，爲了等待黑夜的來臨，他只得閒步走到相國寺門前町，找了一家茶屋歇歇脚。

「來點酒吧，店家！」

「我們這裏只有自製的土酒而已……」

「土酒？那我不要！」

才藏這個人雖只是個伊賀者，但對飲食却非常講究，除了最好的上等酒外，一概不沾口。

這位閱歷豐富的店家，也很快地從衣着和佩刀，判斷出眼前這位客人的身分。

（嗯！八成是個地位相當高的武士。）

才藏這時外罩一件鑲銀絲的朱紅外袴，裏面則是一襲淡藍色的繫身衣裳。腰際的佩刀護手還刻有時尚最流行的金色花紋。從任何一個角度來看，都不像個伊賀的忍者。

其實，霧隱才藏在同伴中常被戲呼爲「俊才藏」，或「藝妓才藏」呢！

正當才藏轉身想走出茶屋時，背後突然傳來粗獷的男人聲音：「喂！等一下！」

原來，靠牆的陰暗處，坐了一個男人。

「你說，土酒就不能喝嗎？」

他的聲音雖然粗獷，但是絕無醉意。

「我不喜歡喝土酒，這與你相干嗎，朋友！」

才藏不太想理會，但是那個人又說：

「對！那是你個人的自由！」

說完後，那個人慢慢地闊步走了出來。

他是一個和尚，全身雲水的裝扮，看得出是方才托鉢回來的。手裏抓着一個大鐵鉢，腰間還斜插着一把不太適合他身分的長刀。

「不過，你能不能請我喝你不喜歡喝的酒呢？因爲人家說，請和尚喝酒，就是給自己積陰德！」

「店家……」

才藏眨眨眼，示意店家替他在和尚的鐵鉢裏裝酒。

「師父是那裏的出家人呢？」

「豈敢，我乃洛西妙心寺的鐵牛和尚是也。」

「看師父不像是普通的和尚……」

「噢！我只是個普通的和尚而已。」

和尚仰頭咕嚕咕嚕地把鉢中的酒喝乾，連句道謝的話也不說，就逕自朝門外走去了——

但是，走了幾步，他又突然折回來，在才藏耳邊輕輕地說：「我知道你是一個甲賀者。」

＊　＊　＊

不論伊賀者或甲賀者，都是同樣的忍者，這個和尚能一眼識破才藏是個忍者，那麼，他又是何方神聖呢？

「你說我？」

才藏裝出一副渾然不解的樣子說：

「我只是一個普通的浪人而已。」

「你叫什麼名字？」

「我請你喝酒，還必須告訴你名字嗎？」

「哎呀！對不起，這位施主，我絕沒有這個意思，只不過，我聽說這個茶屋最近成了甲賀者集合、聯絡的地方，所以，想試探你是不是他們那一夥的人罷了。」

和尚說得若無其事的樣子，但是，才藏心裏着實大大地吃了一驚。

（這個地方是甲賀者的集合場所？）

關於伊賀者的消息，才藏差不多都能瞭若指掌，那一個人替那一家做事，才藏都能如數家珍，因爲，這種消息會很自然地在同伴間傳遞着，但是，對甲賀者的消息，他就全然不知了。

（說不定，甲賀者們正在京都從事什麼新的工作呢，但是，到底是誰雇用了他們呢？）

才藏還在思索的時候，鐵牛和尚就豪爽地拍着他的肩膀說：「多謝你的施捨，哈！哈！哈！」

才藏目送他高大的身軀步出茶屋外，方才叫着：

「店家！」

才藏仔細地打量這個店家。他是一個身材矮小的老人，絕不可能是個甲賀者。

「你這個地方是不是常有放下師來光顧？」

所謂的放下師，就是到處表演雜要的忍藝人，一般的忍者大都喜歡喬裝成和尚、虛無僧或放下師，藉此以掩護眞正的身份，順利進行工作。

「放下師……不太常來……」

店東的樣子看來不像在撒謊。

「那麼，武士常不常來？」

「是的，一般的客人大都是武士身份比較多。」

「你說的是最近嗎？」

「是的，最近才這樣的。」

「哦？你是說最近武士們常來這裏，沒錯吧？」

「是的，沒有錯。」

（這些武士大概就是甲賀者吧！）

「沒什麼了，這是酒錢，吶！」

「哎呀！你給得太多了……」

這時，才藏已走到門邊了，但是他又轉過身來問道：

「剛才那個和尙到底是什麼人？」

「你不知道嗎？他是鼎鼎大名的塙團右衞門！」

（原來如此……）

才藏覺得自己眞是有眼無珠，這位塙團右衞門正是京都有名的奇人，曾經受祿於加藤小早川家，在朝鮮之役、關原之役中屢建戰功，後來由於某種事故流落爲浪人，如今聽說在妙心寺落髮出家了。

（管他的，反正我一輩子也不會和這種人扯上關係的！）

才藏再度走出來時，街上已是一片漆黑了。

他先繞到相國寺後面的竹林裏，換上了忍者的裝束，乍看之下，幾乎與漆黑的夜色融合爲一，他開始行走，像一個鬼魅般輕飄飄的，沒有半點聲息。

走到菊亭府邸西邊的圍牆外後，他先謹愼地察看一下周圍，然後一個翻身，神不知鬼不覺地進了菊亭府邸。

（似乎來得太早了，不過……這樣也好，說不定青子還未入睡呢……）

＊　＊　＊

聽石是伊賀者的秘訣之一，所以，才藏一進菊亭大納言的府邸，立卽拾起一顆石頭，湊在身邊傾聽着。

欲聽陰柔之音，則俯地貼身傾聽；欲聞陽剛之聲，則取石側身傾聽，此乃伊賀偸盜術的秘訣。

（似乎很安靜……）

才藏把石頭緊貼耳鬢，兩眼望着天空。

星斗在夜空中閃爍着……

（月亮還沒有昇起……）

忍者的暗語中，把月亮稱爲「次郎」，他們說：次郎一出來，動手就會有麻煩。

看來，離月亮昇起的時刻，還有一大段時間，才藏知道自己儘可以從容地行動。

（好罷！我不妨慢慢地來……）

這裏並非警戒森嚴的武士公館，所以，才藏優哉遊哉地四處閒步瀏覽着。

（這座府邸設計得很新穎……）

的確不錯，菊亭府邸並沒有古色古香的傳統色彩，而是一種時尙最流行的數寄屋式的設計。

（門也做得美侖美奐……）

一切都很華麗，尤其可貴的是，華麗中另有一種優雅

的韻緻，終不流於低俗。

（大納言怎能有如此豪華、奢侈的作風呢？）

這也難怪才藏要暗地生疑了，晴季雖有淸華家地位最尊的家，但是俸祿却僅有一千石而已，他爲何能有如此奢侈的豪屋呢？原來，在公卿間早就有一種公開的秘密，就是兼當諸芄能家的家元（師傅），替人周旋活動，打通關節，從中抽取佣金，然而，佣金的進帳總是有限，也不能供得起這種奢侈的生活。所以，才藏心想：

（大納言可能跟某個大富豪有關連！）

在江戶地區，要數將軍家地位最尊了，但是，有一個比將軍家更富有的家族住在大阪，那就是豐臣家。

豐臣家在關原一役雖然吃了敗仗，被德川家奪去整個天下，降爲攝河泉六十五萬七千四百石的大名，但是，他們擁有的財富，據說佔天下財富的一半。而菊亭大納言晴季和故太閤秀吉，有深厚的交情，因此，晴季的豪富很可能與豐臣家有所關聯……

才藏一面推想，一面閒步走着。

前面出現了一個池塘，池塘的兩端有一座宮殿式的小築，他在小築前的陰暗處佇立了片前，因爲他想，儘管放心但也不能太過大意了，忽然——

「是誰呀？」

一個嬌滴滴的聲音，突然由才藏腳邊的草叢堆裏傳出來。

才藏迅卽拔刀出鞘，一面責怪自己太過大意了。

「不准出聲！」

才藏找到了那個出聲的女人，低聲地威喝她，但是，那個女人沒有一點畏懼之色，一張秀麗的臉龐，在星光下微仰着，露出嬌美無邪的笑靨。

（這個女人難道是個白痴不成……）

她穿了一身純白的絲質淡袖便服，動也不動地蹲在沙地上，過了一會兒，聽到細微的聲音，似乎是女子在解溲屙尿……

＊　＊　＊

才藏內心有點不安。

他雖然常愛打扮得像個風流倜儻的王公貴人，但他根本只是一個卑賤粗俗的男人罷了。所以，遇到這種情形，他也無法釋懷，滿臉熱辣辣地。

「妳在那裏屙尿嗎？」

「是的！」

女子很天眞地說：

「請你等一下好嗎？」

「好！但是請妳快一點……」

才藏不知不覺中，似乎也受到感染，說出了這種愚昧而可笑的話來。

「這附近應該有解手的地方才對，妳爲何在此地屙尿呢？」

他問得似乎冒昧而多餘。

「這裏好清幽，而且星光好美……」

「是嗎……」

「啊！我忘了請教你是……」

「……」

才藏沒有回答，反而問道：

「妳是不是青子公主？」

「是！我是青子。」

青子低頭整理好衣裳，然後站起來。

「你要進屋子裏去嗎？」

「如果公主肯讓我進去的話……」

「那麽，請吧！」

青子翹起了蘭花指，輕輕地說：

「請你將那把刀……」

「刀？怎麽樣呢？」

「放在走廊上，並且把臉上的面罩拿下，怎麽樣？」

（呵！）

才藏吃驚地看着青子原本天眞的神情，此刻竟然嚴肅地罩上了一層寒霜。

（也許，所謂有教養的公主就是這樣子吧！）

才藏不可思議地聽由青子擺佈。

「好吧！請——」

青子親自持着燭火，將才藏領到自己房中，才藏這時才看淸，她穿的是一襲白絲睡袍。

「原諒我招待不周！」

「是嗎？」

「我唯恐喚來侍女，會使你有所不便！」

「對！妳很聰明，我的心事似乎都被妳料到了……」

才藏尷尬地苦笑着，自覺被戲弄了。

青子不停地微笑着，她的雙目細長，嘴唇小巧面薄。

「妳最近沒到過八瀨，是嗎？」

「是的，沒有。」

她注視着才藏，緩緩地搖頭，一點也不像撒謊的樣子。

才藏瞪着她，又問了一次：

「眞的沒去嗎？」

「眞的沒去！」

（如果眞是這樣，那麽，那個女人到底是誰？）

「你就是爲了問這個問題而來的嗎？」

「嗯！我還有一件事要請求妳！」

才藏緩緩地向她伸出右手……

忽然，他的手在觸到青子的胸部時停頓了下來，並且將手心朝上。

「你……這是什麽意思……」

青子渾然不解地看着才藏的手，然後又看看他的臉。

「麻煩妳把手放在我掌上。」

「手？」青子奇異地看着才藏。

「對！妳只要把手放上去就好了。」

「你是說這樣子嗎？」

青子把纖細的小手，放在才藏那比常人還大的掌上。

「放好了是嗎？」

「是的！」

「那麽，現在看着我的眼睛。」

「你的眼睛閉着嘛！」

「對！我是閉着眼！」

才藏的聲音非常柔和，似乎怕嚇着了她。

然後，才藏緩緩地握緊青子的玉手。空氣似乎僵住了……青子強忍着心頭的恐懼。

「妳別怕！我不會傷害妳的……一下子就好了。」

「你想做什麽呢？」

「我只要妳再稍微忍耐一會兒……」

才藏的話方才說完，就用力將青子拉向自己。

「哎唷！」

青子低喊了一聲，倒在才藏的膝上。

「請公主暫時原諒我吧！」

才藏扯開了青子的衣襟，然後把臉湊進青子瑩潔的肌膚，用力地嗅着。

他聞到一種淡淡的丁香的香味。

「唔……討厭……」

「請妳稍微忍耐一下，我不會侵犯妳的，妳看我的眼睛不是閉着嗎？」

「可是……我痛呀……」

「什麽地方痛？」

「你的鬍子刺到我了……」

「哦？對不起，我這幾天沒刮鬍子，請妳忍耐一下！」

過了一會兒，才藏若有所思地抬起頭：

（好像不是這種香味……）

青子身上的氣味，和八瀨那位女子全然不同。

（那就不是她了……）

才藏依舊緊閉着雙目，將青子的衣襟重新整理好，再輕輕地將她扶起來。

「這樣就好了嗎？」

「是的，這樣就好了。」

才藏也站了起來。

「請原諒我今日的冒犯！因爲有一個女子冒用了妳的名子，所以，我在找尋她。」

「什麽？有人冒用了我的名字！」

才藏注意到青子的眼光閃爍着。

（這個青子公主大概知道什麽秘密。）

心裏儘管這麽想，但是，才藏還是恭敬地作了一個揖，退了出去然後對青子說了一聲：「再會了！」

青子似乎被什麽力量吸住一般，也跟着走了幾步，然而，才藏的身影很快就消失在黑暗中了。

＊　＊　＊

才藏出了菊亭大納言的府邸後，來到竹林裏，換回原來的打扮。他從竹林的隙縫看到繁星點點的夜空。

起風了，竹林簌簌作響。

（啊——我下一步該往何處去呢？）

他孤伶伶地步出竹林，躑躅於京都的街道上。他的心底一片茫然，好像突然失去了方向。

不知不覺地，竟走上了武者小徑，東邊就是烏丸了，他選擇了南邊的道路，走過一條家那道長牆後，就到左近馬場了，星光似乎在刹那間黯淡了。

（這風有點溼意呢！）

原來，天空中不知何時竟罩上了一層烏雲，此時的夜京都，看起來更加漆黑陰深了。

才藏一路夢遊似地行走着，竟然連一個行人都沒有遇見，也許是因爲最近和大阪的關係緊張，所以，京都的所司代下令禁止人們在夜晚外出吧！

不過，這道禁令對才藏來說是毫無影響的，因爲，他自小就接受伊賀者的訓練，能在漆黑的路上行走，而不被巡邏的人發現。

才藏一邊漫遊着，心裏却苦苦地思索着：

（這半個月來發生的事，實在太奇妙了！）

其中最讓他搜遍枯腸，百思不解的，就是在八瀨途中遭受襲擊一事。對方到底是什麽人呢？聽他們的口音似乎是三河人，他們是家康派出的人嗎？如果是的話，他們一定正在展開某種秘密行動……

才藏更進一步地推想，他們一定是黑暗中將才藏錯認爲他們要找的人了，那麽，他們眞正要找的人是誰呢？又爲何要將之置於死地呢？

（難道，他們的目標是比我們早一步到達八瀨的那些貴人嗎？）

——那個貴人不就是冒稱青子之名的女子嗎？

（如果眞是這樣的話……）

——菊亭家和豐臣家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那個人敢明目張膽地冒用青子之名，莫非是豐臣家的人……而且，莫非就是豐臣家自大阪派來的奸細……

大阪的豐臣家雖然已落敗，天下大權也已轉移到德川家之手，但是，只要時機一到，所有豐臣家的舊部都會一呼衆應，重新把政權奪回。

這種明爭暗鬪已經秘密地展開了，而京都正是首當其衝的前哨。

（對！沒有錯！一定是這樣子。）

才藏想起了相國寺前的茶屋所聽到的消息：最近有許多甲賀者，趕到京都來。那麽，伊賀者和甲賀者想必又將有一番爭鬪了，因爲，有人想藉他們來發動戰爭。這種情形和關原之戰眞是如出一轍！

（如此一來，就有戲可瞧了！）

想着，想着，才藏已經來到西洞院角的廢屋旁了，他突然不自覺地笑了起來……

這個時代和六龜、天正時期截然不同，卽使是一個無一官半職的伊賀者，也能在戰亂之時，擠身官場，升官發財。

＊　＊　＊

才藏離去後，青子落寞地坐在地板上。

其實，她的內心並不如才藏所想的那麽沉着平靜，她只是基於平日的教養，極力壓抑着內心的激動和感觸……

才藏離去後，青子發現有一條血絲，正從自己唇邊滲出來……那是她方才極度恐懼時咬破嘴唇的結果。

（但是，那個人並不是夜賊……）

她想，那個男人既沒有刼走任何東西，也無意對她施暴，只是摟着她，在她身上聞聞而已。

青子咬破嘴唇，也正是那個時候。

但是，隨後他又露出失望的表情，輕輕地將青子推開。

（他爲什麽要推開我呢？）

青子眞是大惑不解。

青子被一個陌生的男子摟住，且有遭受施暴的可能，但是，隨後被推開，却令她覺得不滿和失望。

突然間，青子的身體一顫！

（我怎麽會有這種想法呢？難道！我的體內眞流有淫蕩的妓女血統嗎……）

聽說，青子的親生母親乃京都的名妓。青子也知道自己的身世，但是，她從未懷念過自己的母親。

然而，這個時候她不禁又想起這些事。心頭暗暗苦笑着。

過了年，青子就雙十年華了。

青子出生於文祿二年八月三日，當時正值日本大舉征韓，有一半以上的武士奉命翻山渡海，遠征高麗。

而且，就在她出生的當天，豐臣家的嗣子秀賴也降世了，秀吉喜獲麟兒，遂替兒子取了拾丸的小名，當他獲知菊亭大納言晴季也在當天獲得一個女嬰時，便遣人送去許多金銀珠寶，做爲賀禮，事後，晴季也特地親自進城向秀吉致謝。當時秀吉說：

「這眞是一種奇緣，望你好好撫養她，倘若她出了什麼意外，只怕我兒子也會受到連累，所以，我會命法印（醫師）經常去看她，而且我想，如果她能平安地長大，我願收她爲養女。」

晴季非常喜歡秀吉這種天眞的性格，便一口答應了。

然而，私底下晴季對女兒當豐臣家養女一事，頗覺困惑，因爲他知道，豐臣家目前雖是天下之主，但是，只要查查其家譜，就可發現他們最早以前，只不過是尾張中村的小農罷了。若將自大織冠鎌足以來就是日本家世最尊貴的菊亭大納言藤原晴季之女，送給他們做養女，豈不讓所有的諸侯或公卿大夫笑掉大牙。

話說，秀賴雖然平安無事地長大成人，但是，青子却一直孱弱多病，連婚事也因而躭擱了。

在當時，女子年屆雙十而未婚，走在街上，就會遭人指指點點，視爲嫁不出去的老閨女了。

幸好，最近青子的身子已逐漸好轉，臉色和體態都較爲豐潤了，渾身散發出成熟的風韻。

＊　＊　＊

看見燭火搖晃的影子，青子方才自沉思中清醒，將頭緩緩地抬起——她的杏眼中，有紅紅的血絲。

（爹大概還未就寢吧，我該去向他稟報。）

青子趨身桌前，搖搖桌上的鈴子。

一會兒，老女（侍女中之長者）進來了。

「是公主叫我嗎？」

「嗯！」

青子雙手托着腮，慵懶地應着。

（哎！我怎麼會如此矛盾呢？）

青子這一生首次經驗到這種心情，似乎有什麼令她牽掛，令她拂之不去的東西，悄悄地闖進了她的心窩。

老女耐心地在一旁等候吩咐。

隔了很久，老女發覺公主神色有點怪異，就低聲叫着：「公主，公主……」

「什麼事？」

青子突然意識到老女荻野正看着自己。

「荻野，妳覺得我好不好看？」

「……，妳很好看。」

老女吃驚得幾乎答不出話來。

「妳眞的很好看！」

「會不會比持明院的德子好看？」

德子乃是中納言持明院兼明的次女，在諸侯的公主中，向來以美貌出名的。

「這個嘛……我看，論眼睛、鼻子，持明院的公主是比妳好看一點，但是，我覺得妳的臉比較容易吸引男人。」

「妳的意思是說，我會讓男人迷上我，是嗎？」

「哎呀……」

老女正想責怪她越說越不像話時，青子立刻機警地搶着說：「好了，好了！我們暫且不談這些了吧，妳去看我爹就寢了沒有。」

荻野站起身來正要出去時，青子又改變了主意說：

「算了！還是我自己去看吧，荻野，妳可以去睡了。」

（公主今天有點不太對勁！）

這時，大納言晴季還未就寢，他正逐字逐句地讀着案前攤開的韓非子。

這個書案據說是先皇遺下的御品，刻了精緻的泥金畫；而且，那本書頁泛黃的韓非子，也密密麻麻地滿是晴季親手做的眉批、硃注。

「有什麼事呢？」

晴季闔上了書，慈祥地看着青子。

他已年過七旬了，頭髮霜白，眉毛却還依然漆黑，髗骨奇高，給人一種飄逸和不問俗事的感覺。

「爹，你不要吃驚……」

接着，青子把方才發生的事，一五一十，毫不保留地告訴了晴季。

「青子，莫非妳去作夢……」

「不是的，爹。」

「妳方才說的都是眞的嗎？」

「都是眞的。」

「那個男人確實細聞過妳的身體，然後說找錯人了，是嗎？」

晴季似乎突然想到了什麼，臉色倏地變得蒼白。

＊　＊　＊

父親晴季臉色的變化，令青子陡然一驚，但是，青子是個好奇心強過恐懼感的姑娘。

「爹，你認識那個男人嗎？」

「我不認識！」

「那麽，你爲何如此震驚呢？」

青子懷疑地探尋着父親晴季的臉，但是，晴季顯然並不認識那個人。

「爹，青子實在想不通……」

「想不通什麽？」

「方才我提到那件事時，你爲什麽慌亂呢？」

「哎呀！妳眞煩人！」

「爹，你到底是爲什麽嘛！」

「哎呀！妳別煩爹了！」

「可是，爹！青子差一點就被非禮了，您知道嗎？」

「哦？他眞有這種企圖嗎？」

「不是的——」

青子吞了一口口水，才說：

「他是不會做那種事的。」

「那又是怎麽一回事呢？」

晴季莫名其妙地注視着女兒，他實在看不出女兒到底有什麽心事。

「……青子，妳對他一見鍾情了，是不是？」

「什麽？」青子不太了解一見鍾情的意義。

晴季看着青子愕然的臉，苦笑着說：

「一般公卿諸侯的女兒，總會發生這種情形，因爲她們除了佳節去上香外，向來是不出戶，不但沒有機會認識諸侯公子，就連普通的男子也無法接觸到，所以，一旦……就身不由己地愛上了，莫非妳也是這種情形，嗯？妳是不是由於被那個夜賊擁抱而迷惑呢？希望妳冷靜地想想看。」

晴季心裏有條不紊地數說着，但是，他的神情却顯得有點心不在焉。

「我覺得爹才需要冷靜地想想……您大概正在擔心，有一個人冒用菊亭大納言晴季的女兒青子之名的女子，會在京都出現吧……而且……」

「而且什麽呢？」

「而且……爹一定知道那個女人是誰。」

「這我當然知道，呃——」

晴季對自己順口溜出的話，顯得有點後悔。

「她是誰呢？」

看見女兒一臉好奇的神情，晴季覺得很爲難。

「——我不能說。」

晴季緊握的雙手，微微在發着抖。

「對青子也不能說嗎？」

「不能說，絕對不能說！」

他的聲音漸漸提高，但是，還是無法壓住心底的恐懼。

「那個女人的名字和身份，一旦被德州家的人知道了，那麽我就沒命了，我們家也完了，妳懂嗎……無論如何，我絕對不能說。」

「說不定……」

青子略爲沉思後，又說道：

「是不是那個借用了我們家的別墅，名叫隱岐殿的大阪女子……」

「不准說下去！」

晴季急忙摀住青子的嘴。

＊　＊　＊

青子還記得，差不多兩個月前的一個下午，有一頂她從來沒見過的華麗轎子，悄悄地被抬入菊亭府邸。

而且，轎中的女子似乎還和父親晴季密談了約有一刻鐘之久，然後才乘轎離去。

青子感到非常好奇，因此，在那頂轎子離去後，青子就到房裏找父親。

「爹！」

晴季無動於衷地，以背對着青子，他的雙眼正茫然地凝視着壁龕上的卷軸。

青子不知不覺地提高了聲音叫道：

「爹，您怎麽啦？」

「沒，沒有什麽事。」

青子注意到父親的嘴唇已經失去了血色。

「剛才那個女子是誰？」

「是隱岐殿。」

晴季無意間說溜了嘴，洩露了眞象。

「噢……是隱岐殿……」

青子也聽過這個人的名字，她是大阪淀殿（豐臣秀吉的元配夫人）的貼身侍女，而且是秀賴家老大野治長之女，非但在大阪擁有權勢，就是京都的公卿們也久聞其艷名。

「那位隱岐殿來找爹，到底有什麽事呢？」

「我不知道！」

晴季嚴厲的聲音，讓青子非常吃驚。

「女孩子家管這些事做什麽！回房玩骰子去！」

「玩骰子，玩骰子，我才不喜歡玩骰子呢！」

青子心裏嘀咕着，隨即回到自己房裏。

這事之後的一個月，京都城裏城外的楓葉，都開始變色，聽說洛西的高屋、梅屋已經是楓葉斑斕的時候了。

（對！我何不到神樂之崗去住幾天呢？）

青子突然雅興大發，起了這種念頭。

座落於神樂崗的菊亭家別邸，素來被公卿們稱爲楓葉別邸，因爲別邸中栽種了各式的楓樹，例如有名的唐錦、夕霧、若葉等品種，每到秋天，一片斑斕絢麗，宛若一個錦繡天地。

每年到了楓紅時期，青子總會習慣性地去小住數日，所以，她認爲父親今年也必不會阻止，就若無其事地請求父親准許。

然而，出乎意料地，晴季聽後臉色大變。

「妳絕對不能到那裏去！」

青子除了感到意外，還有更多的懷疑，於是便問道：

「這是爲什麽呢？」

「因爲隱岐殿就住在那裏！」

「是爹答應她借住的嗎？」

「嗯！是爹答應她的。不過，這件事妳千萬不能對任何人說，知道嗎？」

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青子才意識到，那個名叫隱岐殿的大阪女人，似乎正成爲京都某些重大事件的重心人物。

京都的雨

這天，才藏閒着無聊，由客棧的樓上俯視着街道上來來往往的遊人。

（哎呀！今天可不是此地的廟會嗎？）

才藏這才恍然大悟，難怪打從一早就看到無數虔誠的女人，熙來攘往地川流着。

才藏離開八瀨已有一個月餘了，慶長十八年的新年也已過去了，這天正是正月十五。

孫八從才藏背後探頭窺視着街道，說：

「今天就是女人的新年嘛！」

「什麽？女人的新年？怎麽說呢？」

一般由除夕到正月初七，女人家都在紛紛忙碌，所以，京都的習俗將正月十五定爲女人的新年，好敎她們在這一天拋掉一切家事，痛痛快快地歡渡新年。

「就是說，所有的女人在這一天都可以免做家事，結伴去進香朝拜，或者回娘家做客，吃了珍果佳餚嘛，你連這個都不懂，還想尋什麽女人……呃！對了！你尋訪那個佳人的事，現在怎麽樣了……」

「哎——到目前爲止，還不知道她的眞正身份！」

才藏無意識地拔了一根嘴邊的鬍鬚，吹到街道上。

「哎！你眞是痴情的可憐……」

「你說的是那門子的話……」

才藏一面顧盼街道，一面說：

「我並不是想和她談情說愛，只不過我覺得，她和那些襲擊我們的三河人，似乎有所關聯，因此，我想進一步探查，看看能否發現什麽，來改變我的命運，否則像我這種職業，一輩子也甭想有出息……」

「你這個人眞是財色、名利都愛！」

「世人誰不如此呢？」

這時，才藏發現街道的西端，有一個女子在數名男子的簇擁下，急急地走過。

才藏目不轉睛地凝視著那一行人，並且低聲吩咐孫八：

「快去跟踪那個女人，査出她的身分！」

孫八懶洋洋地站起身，蹬下樓去。

當才藏再望向街道時，那一行人已經消失在路的盡頭了。才藏還清楚地記得，走在中間那個女子，頭戴一頂女用笠帽，外裹一條頭巾，面貌看不清楚，然而，看她的舉

止神態却不像諸侯家的公主。

（那個女人分明只是一個武士家的女兒，却想裝扮成諸侯家的公主。）

尤其令才藏奇怪的是，她身旁的三位隨從，雖然打扮得一如諸侯家的武士，然而行動敏捷，輕快，武藝似乎都有相當的造詣。

「看來不像是一般的鼠輩。」

假如那個女人就是假冒菊亭大納言的女兒的人，那麽——

（我就有利可圖了……）

才藏興奮之餘，又拔了一根鬍子，然後又趕緊以食指沾了些鼻溝上的油脂，塗在鬍鬚的傷口上。可能是他用力過猛，毛孔受了損傷而感疼痛吧！

在伊賀鄉下，人們都以此法治療傷口。

夜幕逐漸低垂了，却還不見孫八的人影。

（到底是怎麽回事呢？）

算算時間，孫八已出去兩刻鐘了（四小時）。

客棧裏的女僕幫他把晚餐端進房裏，才藏坐下來準備用膳，但是心裏又有點不安。

「我不吃了，妳給我一點水吧！」

「哦？你是不是又要去尋花問柳了？」

「大概是吧！」

才藏苦笑著站了起來。因爲，他經常以此做爲夜晚不歸的理由。

＊　＊　＊

才藏步入了夜晚的街頭。

（哎！到那裏去尋找孫八才好呢？）

他別無良策，只得朝北而行。

（那傢伙應該不會敗露行跡才對呀！）

對孫八，他有十足的信心。

這時，他走進了一個小巷，右邊是常德院低矮的圍牆。才藏繼續走了數丁（數百公尺），限前出現了一座蔓草叢生，內牆剝落的廢邸。

這座廢邸據說曾是室町時代最後一位將軍，義昭的府邸，自從他辭世後，已經荒廢四十多年了。

這座曾經燈火輝煌，歌舞喧嘩的豪華府邸，今日只剩得滿院高可藏人的雜草，所有的門戶皆已傾圯倒塌，一株千年古樹亭亭如蓋遮住了大半個天空，使得這座廢邸看起來更是陰風慘慘，鬼影憧憧。這其中包含了多少世事滄桑與物換星移……義昭死後的四十年中，天下數度易主，由信長至秀吉，由秀吉又至家康……

正當才藏觸景傷情，不勝唏嘘之時，彷彿聽到了一個聲音——

（莫非此處已成爲盜賊的巢穴……）

才藏迅速地隱身樹影中，側耳傾聽著。

（嗯！的確有點不對勁……）

他從傾塌的圍牆躍入院中，又隨即俯身藏在草叢中，屏息凝神，偵察四周的情況。

他看到前面不遠處，有一條人影正撥着草叢走過去，而且，他的身後還跟著四、五條人影。

這些人都是一身忍者的裝束，然而，才藏一眼就看出，他們並非伊賀或甲賀的忍者。

（他們會是三河忍者嗎……）

才藏繼續推想下去——

（倘若他們就是去年每冬天，在八瀨襲擊他的那批人，那麽，我今晚就有意外的收穫了……）

（哎呀！怎麽下起雨來了……）

才藏用掌心接著冰冷的雨絲，心中嘀咕著。

四周變得更加陰暗了，一滴雨落在才藏嘴邊，他伸出舌頭舔著，一面目不轉睛地看著那羣人——

在同一個時刻，今出川的菊亭府邸也飄起雨絲，有細花雕飾的屋瓦一片潮濕，在微光下閃亮著。

在一個房間裏，青子和和老女荻野正在擲骰子消遣。

青子突然停下手裏的動作，抬起臉喃喃道：

「我覺得胸口好鬱悶……」

「要不要我幫妳鬆解腰帶？」

「不是腰帶的關係，大概是這雨……」

「那妳早點睡吧！」

「好……」

青子沒有像以往那樣，先把骰子收拾好。

「荻野，我想喝點酒，今天是女人的新年，妳就破例准許一次吧！喝了酒，說不會能睡得比較舒服——還有，今晚妳陪我一起睡吧！我覺得有點害怕！」

＊　＊　＊

空蕩蕩的路上，出現了六條人影——

其中兩個人一前一後地抬著一頂轎子，另外四人則圍著轎子——他們正是由廢邸裏出來的。

（那頂轎子看起來似乎輕飄飄的，）

才藏根據判斷，確定轎子裏並沒有人。

（他們到底有什麽企圖呢？」

才藏一路尾隨著，欲探個究竟。

他的性情本就非常拓落不羈，加上具有黑夜潛行的本領，因此，他並不畏縮躲藏，雙手揷於懷中，彷彿一個看熱鬧的路人那樣，搖搖擺擺地跟隨於後。

但是，儘管他澗步前行，舉止誇張，却沒有發出半點跫音，連路旁敏感的夜蟲也沒有受到半點驚嚇。

（咦！他們要往那裏去……）

前面的那一行人，正由妊百院的南面東行，曲折地穿過西洞院的小徑，朝在近馬場而行。

才藏不禁停步思索……

這一帶都是公卿諸侯的府邸。

（他們的目標會是那一位諸侯呢？）

（他們的行動似乎有公儀（幕府）在背後操縱。）

在八瀨受到襲擊時，才藏就有這種想法了。

十多年前，德川家康在江戶創立幕府時，就通令全國人民，以公儀做爲幕府三代稱。

因爲，當時京都有擁立天皇的公卿團，而大阪又有秀吉的遺子右大臣秀賴，擁有天下第一巨城京都的德川家，尚未獲得天下人的心悅誠服，因此，德川家康要讓庶人們習慣於使用「公儀」一語，並讓全國人民自然地承認江戶的正統政權。

「公儀可能開始採取行動了……」

才藏不知不覺也用了這個新名詞。

隨著秀賴的逐日長成，天下的形勢愈來愈變動不安了，名義上，江戶的德川家是執政者，但實際上，天皇還是和往日秀吉在世時一樣，定時派勅使到秀賴那兒賀年，而且，平常的日子，到大阪晉見，請安的公卿諸侯也絡繹不絕。有爲數不少的公卿諸侯，甚至暗地相信一旦雙方開戰時，大阪一定能穩居上風。

（也許就是這些情勢，逼得公儀不得不採取行動吧！）

這時，前面那數條人影，正要越過左近馬場的東邊，才藏收回思緒，左手深入懷中，撫弄著胸毛繼續追了上去。

（……假使公儀……）

才藏在心裏盤算著，倘若公儀秘密派遣人手，在京都展開活動，那麼，大阪那方面一定也不會坐以待斃，必定也會有所佈置，而且，說不定大阪那方面是遠在京都有所行動之先，就開始着手佈置了呢？

（果眞如此的話，我要尋訪那位佳人，一定就是大阪派來的人。）

才藏對自己的推想相當滿意，嘴角不自覺地便流露出得意的笑容。

然而，他目前還不能確定自己的想法是否正確，因此，他興致勃勃地繼續跟踪着——

直到看到對方在今出川的菊亭府邸停住時才藏方才偏

着頭想：

「事情有點奇怪……」

＊　＊　＊

那團人影終於在菊亭府邸的後門停下來了。

（哎呀！這樣的話，我就猜錯了。）

才藏內心有點懊喪。

雖然，在京都無人不知菊亭大納言是同情大阪派的諸侯，但是才藏還是想不通：

（對這個菊亭大納言，公儀有何理由派人來找他呢？）

倘若眞有理由的話，那必定是有不尋常的事件，況且，對方還準備了一頂空轎子呢！

（莫非打算刼持菊亭大納言……）

然而，才藏立刻又否定這個假想，因爲縱使他們兩派激烈地明爭暗鬪，也不至於刼持天皇的親信才對。

（不如先靜觀他們要做什麼吧！）

才藏坐在圍牆外的大石上，態度很悠閒的樣子。

這座菊亭府邸正面臨著今出川，南面是武者小路，後門則向著烏丸。

這時，有一條人影閃到後門，並且舉手輕叩著。

（噢……）才藏非常驚異。

隨後，門由裏輕輕地被打開了。

也許府邸裏的人做了內應……

六條人影魚貫地閃入了後門。

同一時刻，菊亭大納言的公主青子，命令老女荻野去爲她溫酒；「快去吧！」

「是！」

老女荻野碎步地走了出去。

（現在到底是什麼時辰了呢？）

青子正想去換上睡袍時，突然有條人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由背後摀住了她的嘴。

「嗚——你要幹什麼——」

但是，她這句話還未說完就昏了過去，因爲她已經被重重地擊了一下。

「應該還有一個女人……那個留給你解決吧！」

青子意識模糊中，彷彿聽到這句話。

她覺得自己似乎飄浮在半空中，頭有如千鈞般重，最後，完全失去了知覺。

才藏依舊神情悠哉地坐在巨石上。

（我倒要瞧瞧他們在搞什麼把戲！）

他想像着菊亭大納言碩大的身軀，被那些人抬出來的狼狽樣子。但是，倘若他是用自己的雙腿走出來的話，那

麼，毫無疑問地他就是投靠了江戶。

（噢——）

才藏下意識地想站起來。因爲，他發覺有一條人影領先自後門竄了出來，他的背後還背了一個人。然而，照體形看來，那個被背的人絕不可能是大納言，而是青子！

難道他們要劫持一個軟弱的女子嗎？

這突然的演變，使得才藏失去了主張。

（我現在到底應該怎麼做才好呢？）

＊　＊　＊

才藏倏地由巨石上站了起來。

當那些人七手八脚地把青子塞入轎子裏時，才藏由他們身後探頭問着：

「你們到底在做什麼呢？」

「噓！不要出聲！」

其中一個人這麼斥喝着。黑暗中他誤將才藏當做他們的同伴之一了。

「我在問你話呢！希望你回答！」

「嗯？」

他們驚訝地回頭看清這個碩長的人影，這才發覺對方並不是他們的同伴。

「你是什麼人？」

「這話應該是我問你們的！如果你們先說出來歷，我也會把名號報出來給你們聽聽！」

一羣人都面面相覷，不知如何應付。他們分不清眼前這個人究竟是敵是友，所以，有一股莫名的畏懼。

然而，才藏完全無意與他們爲敵。

（將來我是加入江戶派呢，或是大阪派，還需要慢慢考慮，所以，我現在若是輕易出手的話，可能就會成爲大阪派的敵人，還是做得漂亮一點吧！）

他想盡量避免使用強硬的手段，但是，除了這個之外，還有什麼方法能救出青子呢？

才藏這時才發覺，自己竟然事先毫無計畫，就莽莽撞撞地衝了出來，未免太可笑了。

「嗯！我的確太欠考慮了……」

他自言自語地說着。

「請問閣下怎麼稱呼？」

「我是伊賀的霧隱才藏。」

才藏的本姓是服部，但是在忍者之間，他習慣用霧隱這個別號，大家也以霧隱來形容他的忍術造詣。

此刻，才藏豪不猶豫地透露出自己的身分，是因爲他想向江戶派和大阪派，宣揚宣揚自己的名字。

「什麼，你姓霧隱！」

對方當然不懂「霧隱」的典故。

才藏微笑着說：「我和你們是絕對扯不上關係的，前不久，在八瀨附近差一點就中了你們的毒手，你們想起來了吧。」

「……」

那些人起了一陣騷動。

「我告訴你們，目前我既不是你們的朋友，也絕非你們的敵人，不過，看這個情形，我倒很想和你們做做朋友，不過……方才我看見一個女人被你們硬塞入轎子裏，實在非常不忍……」

「噢？」

這時，站在才藏左側的一個男子，突然拔刀，想出奇不意地給才藏一刀。但是，才藏只把臉偏一下，就避開了，然後，順勢反手握住對方的手腕。

「哈！你大可不必如此，我的眼睛在黑暗中，一如白日那麼自由靈活，不像你們必須憑着摸索……所以，假如在白天的話我還不敢誇口，在黑夜裏，只要我狠下心來，我可以不費吹灰之力，把你們統統解決掉，不信的話，我試給你們瞧瞧！」

才藏的臉上依舊掛着微笑。

雨不知什麼時候就停了。

才藏扼住對方的手腕，另一手奪過刀，將它拋在黑暗的地面上。

「請你不要見怪！」

說着，他輕輕一推，對方就踉蹌地跌倒了。

「我無意破壞你們的事情，或許你們劫持這個女子，是有特別的理由，我不該干涉，不過，我有一個請求……」

「什麼、什麼請求？」

一個看來像是首領的男子，囁嚅地問。

「我的請求你們一定辦得到，就是將我和轎中那個女子一起帶走……如何？」

「帶到什麼地方？」

「那還用得着說嗎？當然是到貴邸，去享受美味的佳餚啦！」

這時，轎子裏的青子也逐漸恢復意識了。

（這裏是什麼地方……）

她想伸手摸索，却發覺雙手被反縛着，而且，口裏還被塞了東西，不但動彈不得，也無法出聲。

但是，她能聽到外面的說話聲。

（咦！這聲音好熟！對！這不是那天那個男人嗎？）

青子認出是才藏的聲音後，不知何故竟心跳了。

由說話的口氣，青子知道才藏和他們不是一夥的，但是，才藏似乎無意搭救她。

（那個男人到底是什麼人呢？）

這時，青子又聽到才藏在說：

「這個條件還不合算嗎？」

青子覺得他說話的口氣，簡直像個商人。

對方似乎正在考慮，有片刻的沈寂——

突然，一個尖銳的聲音叫着：

「把他包圍起來，合力宰了吧！」

青子突然恐懼起來。

（那個男人會不會被斬死呢？）

然而，她接着又想：被斬了也好，反正，他和自己是絕無緣分的……可是不知怎地，青子覺得好苦惱，她甚至不了解自己的心思。

驀地，一聲慘叫劃破沈寂。

（那個人大概被斬了……）

青子的心縮得好緊。

緊接著，又傳來一個沈重的倒地聲，和一陣血腥味。

當然，才藏並沒有受傷，他正朗聲說道：

「我本無意斬殺你們，但却被你們逼得不得不動手，這和那次在八瀨的情形是同樣的，現在，讓我們都收刀入鞘吧！你們看起來都是刀活的高手，不過，在黑暗中你們根本不是我的對手，還是趁早走吧！」

才藏一面說着，一面緩緩倒退，靠近轎身，然後以反背着的雙手探入了轎中。

他的手指觸到了青子的軀體。

（哎喲……）靜子像觸電似地掙扎了一下。

才藏的指間夾了一把小刀，迅速地割開縛住青子雙手的麻繩。

（眞是一個教人迷惑的人……）

青子心裏暗想着。

＊　＊　＊

「還不快去照料他們！」

才藏一面擦拭刀上的血跡，一面呶嘴指着在地上呻吟的一名傷者。

「我們素無寃仇，今天就此結束吧！你們可以離去了。」

然而，對方都保持沈默。

才藏輕咳了一聲，又說：

「你們千萬別記恨我，我今天會出手，是因爲你們太不講理了，出手就想傷人，我在萬不得已之下，才勉強出手的，這並不表示我們是敵對的，希望下次我們再見面時

，能够握手言歡，把酒痛飲。」

「……」

「你們一味地保持沈默，我實在猜不出你們的意思，不過，希望你們能儘速離去，否則，這位朋友恐怕會由於失血過多而死亡。」

那羣人像受了驅使似地，默默地上前抬起受傷的同伴，緊接着，一個個地消失在黑暗裏了，那個看起來像首領的人物，臨走前問才藏：

「你說你叫霧隱才藏，是嗎？」

「嗯，有什麼問題嗎？」

才藏眼睛凝視著那個人，右手在轎子輕輕握住青子柔若無骨的玉手，示意她可以出來了。

「那你住在什麼地方？」

「對曾經想暗殺我的人，我會傻到將住處奉告他嗎？不過，你們若想找我的話，可將信息埋在六條河邊南端的第三根木樁下，我就會知道了。」

「好，改天一定再來請教……」

「請教？」

「是的，說不定有事情要拜託你呢！」

那個人帶着怪異的表情，很快地消失了身影。

這時，青子方才從轎子裏出來。

「聽說，叫霧隱才藏。」

她雙瞳凝視着才藏。

「青子不知應不應該感謝您的救命之恩。」

她的嘴角浮現一絲詭譎的笑容，因爲，由方才的對話，她知道才藏並非自己這邊的人。

（這個男人到底存着什麼心呢？）

青子對才藏的態度全然摸不出頭緒。

「如果妳有心謝我的話，請妳答應我一個要求。」

「你對我有什麼要求？」

「嗯……我欲見見令尊菊亭大納言，請妳一定要爲我引介……明日午時我會準時到，後會有期——」

＊　＊　＊

才藏回到客棧時，孫八正低着頭在縫補衣服。

（這個傢伙總算平安回來了。）

才藏由於擔心孫八的安全，方才藉故出去尋找他，奔走了一夜，如今見他若無其事的樣子，不禁有點生氣。

「孫八，我要喝酒，你立刻去準備！」

才藏把身上潮濕的小袖（淡袖便服）脫掉。

「要喝酒的話，那個酒瓢裏有酒！」

孫八毫無站起來的意思，才藏只得俯身去抓酒瓢。

「孫八，你幾時回來的？」

「嗯……我欲見令尊菊亭大納言，請妳一定要爲我引介……明日午時我會準時到，後會有期——」

＊　＊　＊

才藏覺得這個孫八很難應付，他雖然只是個僕人，但由於輩分大的關係，倒更像是才藏頑固的叔父。

「剛剛才回來。」

「查出那個女人的府邸了嗎？」

「就是那個佳人的府邸嗎？」

「當然是啦！」

「我失敗了。」

原來，孫八跟踪那一行人到了四條京極的樸樹下時，就被對方識破了。

其中一名隨從的武士，若無其事地放慢腳步，等候孫八跟上來，方才和氣地問道：

「老人家，您有事找我們嗎？」

孫八也是精明幹練的人物，不慌不忙，滿臉笑容地迭聲應道：「是的！是的！」

然後，他順手掏出一個破舊的錢包，在那名武士面前晃了幾下，裏面發出幾聲清脆的銅幣聲。

「你們是不是有人掉了這個東西？」

「嗯……」

對方對那個錢包，瞧都不瞧一眼。

「不是你們的嗎？」

對方却一言不發，一逕凝視着孫八的眼睛，孫八也毫不廻避地迎着他的目光，心裏暗忖：

「老人家！」

（這個人好面熟呀……莫非是一個甲賀者……）

對方終於開口了。他的年紀約在三十左右，面孔黝黑，身材矮小，尤其那排白如編具的牙齒，給人很搶眼的印象。

「霧隱才藏近來可好？」

「呃！」

孫八吃驚得嘴都合不起來。

「老人家是霧隱才藏的僕人，沒錯吧？」

「你是……」

「我無名無姓。」

「那麽，你一定是甲賀者沒錯了……」

孫八這句話尚未說完，隨即哀叫了一聲，握住右腕。這時，那名甲賀者早已熟練地收刀入鞘了。

天尚未黑，路上行人絡繹不絕，但是，那名甲賀者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傷了孫八的右腕，而絲毫未驚動路人，眞是不可思議。

他所用的刀，刀鞘極長，刀身却僅有一尺五寸左右，明顯地，是一柄忍者專用的刀。

孫八右腕的傷口雖然很淺，但是鮮血却如泉般噴湧而出，狀極駭人。

一般忍者所使用的刀，均浸過毒藥，傷人時，只要輕輕地刮破表皮，讓毒性侵入血管，即能致人於死。

不過，孫八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因爲，那名甲賀者的刀並未浸過毒藥。想必對方只是嚇唬嚇唬他吧！

＊　＊　＊

「原來如此，不過，平安無事就好了。」

才藏大口大口地灌着黃湯，眼光定定地注視着燭火的火焰，心想：（那些甲賀者是……）

外面又下起了濛濛細雨，風輕輕地刮着。

風拍東着木門，傳來輕微的響聲——

「睡覺吧！」

才藏突然翻身站起。

（姑且不管那位佳人是何種身分，她雇用了甲賀者這件事是絕對不會錯的……）

才藏回想起前日在相國寺前的茶屋時，那位鐵牛和尚對他說的話。鐵牛和尚說，最近甲賀者常常聚集在那個茶屋。

（鐵牛和尚就是塙團右衞門……）

塙團右衞門故意在擧止間裝出豪放粗獷的樣子，實際上，他也是一個不得意的異人。

（也許，他也在靜候時機到來吧！）

才藏決定改天有機會的話，到妙心寺去拜訪那位異人。

「孫八，我要就寢了。」

「那明天怎麽辦呢？」

「明天我要去求見菊亭大納言，假如能順利見到的話，也許能或多或少了解事情的眞相！」

「那我該怎麽辦呢？」

「你繼續去追查那批甲賀者吧！」

「哎呀！又是這種事……」

孫八苦喪着臉說：

「我不想再做這種事了，如果你派給我的是正當的工作，我當然要服從，可是，我實在不願爲了你的風流事，斷送自己的性命，否則我做鬼也不瞑目。」

「這已經不是風流事了！」

「哎呀！反正你的目的就是要找出那位佳人，然後逞一時之快，不是嗎？」

「你要如此想，我也沒辦法，反正，你無論如何要去

查出那些甲賀者的動靜！」

「不過……」

孫八對着已步入隣房的才藏說：

「那個傷我的甲賀者，到底是什麼人？」

「那個甲賀者……」

才藏從剛才就一直在思索這個問題。

「你說他的牙齒非常白？」

「是的，而且身材矮小。」

「臉長得怎麼樣？」

「臉孔黝黑。」

（莫非眞是他……）

才藏站在寢褥旁，伸手解開衣帶。

（甲賀的猿飛佐助！）

＊　＊　＊

幾日來，青子一直心神不寧。

（我好像不是原來的我了……）

她原本是一個膽怯的女孩，如今却變得異常大膽。

（我到底那裏不對勁了……）

例如前次才藏突然在黑暗中出現，並且想一親她的芳澤時，她竟然能鎭定如常，還有，昨夜數名黑衣人想劫持她時，她也不覺得特別恐懼。

（我的頭腦是不是有問題！……大概是！）

她覺得自己的好奇心未免太強了，也許就是這種緣故，方才相對地使恐懼感減低了吧！

她自小出身於高貴的公卿家，由於身子孱弱錯過了于歸的年齡，日日與老女荻野相伴度日，忍受着長期的寂寥，無所事事……

「荻野，妳來一下！」

她搖搖鈴，喚來了老女荻野。

「還未到午時嗎？」

「我不太清楚。」

「妳去書院瞧瞧漏刻（時計）吧！」

「妳不是剛才叫我去看過的嗎，怎麼……」

「荻野，妳再去看一次吧！」

青子哀求着，她的內心非常慌亂著急。

一會兒後，荻野回來稟報說：

「還有四半刻（三十分）才到午時呢！」

「是嗎？」

青子如穩重擔地點點頭，隨卽又失神地凝視着前方。

（他爲什麼要見爹呢……）

青子聽說他是一名伊賀者，因而芳心竊自驚異不已，因爲，在她的想像中，忍者應該是面貌醜陋駭人，七分像夜叉三分似天狗的人，不料，像才藏如此文雅俊美，風度翩翩的少年郎，竟會是一個忍者！

在那個奇異的夜晚，他解開青子的衣襟，俯聞着她的肌膚，然後又滿臉失望地推開她……

想到這件事，青子就好怨恨，好生氣。

這時，附近正法寺的鼓聲驀然響了起來，午時到了——

青子站在自己那小御所式的窄廊上，眼光穿過院子裏的花木，直盯着正門瞧。

她聽到一聲男人的呼叫聲，接着，門就開了——

（哎呀！」

才藏果然依約來了，他大步地邁進院子。

今天，他的裝扮就像是一個出仕於大名家的高貴武士，在他身後，還跟隨了幾個臨時雇請來的部下。

他似乎遠遠地就看到青子了，但却又若無其事地把視線調開。

（眞是一個怪人……）青子不禁如此想着。

＊　＊　＊

菊亭大納言晴季由於要在書院接見伊賀者服部才藏，今日特地穿截了一身官服、官帽。

僕人來通報說，對方已經在書院中等候了，所以，他緩緩地起身，步到走廊上。

他不經意地抬頭，看到比叡山上空的白雲。

雖然無風，但是白雲緩緩地飄動着。

晴季倚在欄杆上，看了一會兒，然後長長地嘆了一口氣，心裏想道：

（說不定我的末日就要到了……）

晴季對自己將要接見的這個伊賀者的來歷毫無所知，對他的來意也茫然不解，只曉得他是女兒的救命恩人，假如不是青子一再地懇求，他絕不會答應接見他的。

他憂心忡忡地問青子說：

「他和前些日子來聞妳身體的氣味的那個人，大概不是同一個吧？」

「是，是同一個……」

青子天眞地點着頭。

然而，晴季的表情更加凝重了。

（他不就是那個到處在打聽紅葉府邸之秘密的江戶密探嗎？」

晴季心虛了，因爲他深怕自己的秘密被揭穿。

他也有他的苦處，因爲他深怕自己的秘密被揭穿。

他也有他的苦處，因爲他和大阪的關係太密切了，如今，大阪方面爲了打倒江戶的政權，正秘密地展開行動，

而基於以往和太閤（秀吉）的交情，晴季對此事自是義不容辭……

此事若爲江戶方面獲悉，晴季不但會喪失既有的地位，就是他們一家大小的生命都將難保。

（哎！多想無益……還是面對現實吧！）

晴季打起精神，步入書院。

才藏恭敬地俯身於蓆上，不敢抬頭。

「你可以抬起頭來，這樣說話也方便……」

晴季的聲調異常溫和。

「是，在下是伊賀的服部才藏，別號霧隱，不過，這種別號像您這樣尊貴的人是不用知道的。」

「昨夜的事，我要向你道謝，感激你救小女出危，你今日來見我，不是還有其他的事情。」

「能否請你先摒退左右的人……」

才藏顧盼着左右這樣請求。

晴季不禁豎眉瞪目他覺得才藏的要求未免太過分了，憑他一個小小的伊賀者，能蒙接見已是給他很大的面子了，豈可作此非分之求。

「用不着，有話你就直說吧！」

「這樣恐怕對你不利吧！昨夜那班人企圖挾持青子公主，就是您的手下做的內應，那個人很可能是奉江戶命令行事的……這件事是我親眼所見的！」

「是這樣子嗎……好，你等一等！」

晴季立刻揮手摒退了左右的人，才藏也抓着袴帶膝行至晴季面前。

「你幹什麼？」

「發生了這種大事，我也無暇拘泥小節了，大納言大人，請您老實地告訴我，你是不是計畫要參加大阪派，而對江戶造反？您若將實情相告，說不定我這個霧隱才藏，會對你有所幫助呢！」

晴季的眼睛就像一隻受困的小動物，驚慌無助地直視着才藏問道：「你到底是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

才藏笑着說：

「不！不是什麼東西！您是高高在上的大納言大人，對您來說，我的身分是卑賤得猶如一隻臭蟲，但是，我這隻臭蟲決不會輕易向人屈服，也不會替任何人賣命，我只憑自己的心和意志做事。我知道不久的將來，天下會以大阪爲中心，展開一場戰爭，到時我這隻臭蟲也要趕赴這場風雲際會。」

「那麼，你是準備參加大阪派？」

「不一定！」

「那麼，你是要參加江戶派？」

「也不一定！」

才藏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然後挺起強壯的胸部說：

「至於我將來要參加那一派，我認爲現在做決定還嫌太早，目前我要做的，就是四處探訪巡察，以便來日能做最正確的抉擇，今日我來見你，也是由於這個原因。」

「……你眞是一個奇怪的人物！」

「豈敢！豈敢！我只是一個普通的武士罷了，目前聚集在京都的武士，絕大多數都和我一樣，正在等待賞賜他們，雇用他們的主人。」

「……你確實是個怪人……」

「是嗎？像您這種代代爲官的富貴大人，是永遠無法了解我們的，我們就像一撮無根的土壤，唯有靠自己的能力，並且靜候時機，才能自求生存。」

「我可沒有這麼說！」

「聽你話中的意思，莫非是要我雇用你？」

才藏似乎有意戲弄晴季。

「我才藏除非到了非替人賣命不可的時候，是絕不輕易替人賣命的，在這之前，我要好好把江戶和大阪的買主比較一下。」

「我得先向你聲明一下，我不是大阪派的人！」

「大納言大人，明眼人不說暗話，你就別騙我了吧！」

才藏目光炯炯地看着晴季，晴季被看得慌亂地低下了頭，低聲他訴說着：

「你別忘了我是幕府的要員……不錯，以往我和故太閤秀吉是有很深的交情，但是，現在大阪的右大臣秀賴，和我可是一點關聯都沒有，許多人你爭我奪地要逐鹿中原，我一點也不願被牽扯進去。」

「好，那麼我代你把這些意思傳給正悄悄潛入江戶的那位佳人，你說可不可以？」

「那個佳人？」

晴季的表情極爲吃驚。

「就是那個假冒大納言公主之名，住在八瀨的那個女人。」

「你認識那個女人嗎？」

「老實說，並不太認識，所以，我要請教您她的住所。」

「我無可奉告，因爲我和她毫無關聯。」

晴季的嘴角牽動了幾下後就緊緊抿着，似乎不願再討論下去了。

貓的足音

那事之後的某日清晨，一個陌生的女子捧着一個黑漆鑲金的信函箱，來到了室町的客棧。

這天，孫八依舊扮成掌櫃的，高據櫃臺上。

在此筆者要附帶說明一事，就是無論甲賀或伊賀的忍者，在夜裏行動時不一定都作黑衣裝扮。他們有時也會假扮成商人或跑江湖的藝人，或者一輩子扮成和尚，出入於公卿府邸及各地有名的寺院、客棧。爲他們介紹僕人、掌櫃等。而專門替人牽引、介紹的伊賀者，有絕大部分都是才藏的家鄉喰代村的農夫。

而才藏的父親服部左衞門尉光春，則乾脆在京都開設了一家客棧，專門接受各國武將的請託，收集京都的情報。

這間客棧正是才藏目前投宿的這一間，裏面的掌櫃共有三人，就是巳六、源藏、以及孫八。他們三人都是自幼即進入服部家服務的忍者，平時則裝扮成生意人。

話說孫八看見一個女人捧着書函箱步入客棧，便上下地對她打量着。

對方是一個裝束樸實的農家女，一臉莫名其妙的表情，顯然是受人之託的。

「妳是什麽人？」

然而，對方只是微微牽動嘴角笑了一下，把書函箱交到孫八手中後，就急急地走了。

孫八追出去時，她已經消失了踪影。

（奇怪！發生了什麽事？）

才藏正在樓上躺着歇息，聽到樓下傳來的動靜，就微張着眼皮，高聲問道：

「樓下發生了什麽事呢！」

「有一封美麗的書函！」

「大概是潛入菊亭府邸那些三河者寫來的吧！」

「你猜錯了！」

孫八慢慢地爬上樓，他已經打開書函箱，並且知道信函的內容了。

這封書函從頭至尾都是娟秀的青蓮院流書法，而且署名青子，看來可能眞是青子的筆跡不會錯。

「孫八，你讀給我聽吧！」

「用不着讀了，這是菊亭家的公主青子，寫給你的邀請函，函中寫明要你在明日巳時（上午十點），到歸途橋

西端菩提寺的蓮臺院品茶。嗯……」

「……這個看起來嘛……」

「怎麽樣？」

孫八半瞇着眼打趣道：

「是一封情書。不過，通常情書都是男人寫給女人的，女人寫給男人倒是非常稀罕。」

「嗯……」

才藏似乎沒注意孫八的話，而陷入了沈思。

「青子怎麽會曉得我的住處呢？」

翌日，才藏果然準時來到蓮臺院門前。

當他步入小門時，發現有一隻貓自他脚邊跑過去——附近一片沈寂，半個人影也沒有。

（奇怪呀……）

＊　　＊

才藏狐疑地一路直闖，來到庫裏（寺院的庖廚），正不知如何是好，一名中年和尚走過來對他說：

「你的來意我都知道了，請你先用水吧！」

他讓才藏洗廊手脚後，就在前爲他領路。走過一道幽靜的廻廊後，前面出現一座小茶室，這個和尚微微地作了一個揖後，低聲說：「請吧！」

「這個茶室裏有沒有人呢？」

「你進去後就會明白了！」

（這個和尚看起來很奇怪，他眞的是這裏的和尚嗎？）

才藏正狐疑時，和尚已經退去了。

才藏伸手拉開通往茶室的門，並且跨步立於門邊，回頭看看外面的動靜，心裏又想——

（眞的是青子邀我來的嗎……）

他事有伊賀者的特質，就是疑心甚重，不過，今日之事確實也有值得懷疑之處。

照理說來，青子應該不會知道才藏歇脚之處才對，如何會致函於他？再說，這座寺院也沈寂得異於尋常，本來，此寺乃菊亭大納言菩提寺分寺，青子算是大施主的千金，如今青子駕到，爲何如此冷冷清清呢？

（我必須謹愼一點才是！）

才藏心裏起了一陣戒心。

驀地，他發覺茶室裏有點動靜。

他的眼光凌厲起來——

風不知幾時開始轉向了，茶室內飄來一陣似曾相似的香味，但是，剎時又消失了。

這喚起了才藏的記憶：（莫非是……）

於是，他不再猶豫，疾步繞過水屋，一口氣把茶室的紙門拉開。

他發現爐前半蹲着一個女人。

（會是在八瀨見過那個女人嗎？）

才藏以左手緊握刀柄，佇立不動。

這個女人以側臉向着才藏，她穿着白底綴有桃紅小櫻花的小袖和服，一雙纖手採着沏茶用的柄杓，袖色恬和平靜地在那裏沏着茶。

她的年齡約在二十二、二十三左右，臉型稍圓，五官小巧玲瓏，下巴的線條分明。

（哎呀！眞是美若天仙……）

才藏一時驚爲天人，幾乎失去沈着，一方面是由於這位女子實在令人傾倒，另一方面是，這個茶室裏有一股薰人欲醉的濃香——

但是，這種香味絕非香料的氣味。

才藏環顧了四周，發現香爐裏並無燃香，可見，這股濃香的確發自那個女人的胴體。

（這個女人爲何邀我前來呢？）

才藏只顧凝視着那個女人——

＊　＊　＊

爐上的水已經沸騰了，發出活動的噗噗聲。

偶爾，一陣風吹來，在茶室裏裏掀起微響。

除此之外，茶室裏一片靜悄悄，

才藏屏神吸了一口氣，準備對那女人發問時，那個女人却搶先開了口。

她徐徐轉過臉來，嘴角牽起了一絲淺淺的微笑。

「你就是霧隱才藏嗎？」

「是的，妳呢？」

「我是菊亭大納言的女兒，名叫青子。」

這個女人毫不畏懼地如此回道。

「哦？我還認識另外一個青子公主，那麽，妳們兩個究竟那一個才是眞的呢……」

「這個世上，菊亭大納言的女兒青子，唯獨我一個而已。」她微笑着說。

（妳這個狐狸精！）

才藏心裏暗暗地咒了一句，才說：

「昔日在八瀨之時，我們曾有過一面之緣，妳還記得吧！」

「對！那時我聽隨從說，你用的是阿蘇大宮司家家臣齋藤縫殿之名。」

「眞巧，我們都用了假名。」

「你說錯了，我是不用假名的！」

「好了！好了！」

才藏在爐前坐下，說：

「我們還是打開天窗說亮話，上次我們在八瀨附近受到襲擊，差點就做了妳們一行人的替死鬼了，對方是帶有三河口音的人，妳仔細想想，看能不能猜出那些人的身分。」

「帶有三河口音的人……」

很明顯地，她知道那些人的身分，因爲，她的臉上露出驚慌之色。

「那麽，後來怎麽樣呢？」

「我斬死了其中一個人，其他的都給逃掉了。我實在想不通，妳只是一名柔弱的公主，他們爲何無端要對妳下這種毒手呢？」

「你想不通最好，知道太多反而對你有害。」

她說着，抬高了細長的眉毛又說：

「請您日後多加自重吧！」

「此話怎麽說呢？」

「聽說最近你派了手下，想調查我的事情，日後請你不用如此多事了……」

「妳今日邀我前來，就只爲了此事嗎？」

「……也可以這麽說。」

「那麽，現在換我向妳討教了。照理說，我霧隱才藏的名號，除了同行的伊賀者和甲賀者外，可說鮮有人知，公主貴爲大納言之女，爲何知道我這卑賤之名呢？」

「這……」

「公主不敢說，我代妳說吧：我派手下前去跟踪妳們時，被妳的一位隨從逮到，他不但識破我手下的身分，而且一口叫出我的名號，對不對？據我手下的描述，你那位隨從八成就是甲賀者猿飛佐助，他的事情我們暫且不談，且說妳這位大納言的女兒，如何會去雇請一位甲賀者呢？由這點看來，妳必定不是眞正的靑子，妳是假冒靑子之名的狐狸精，現在，看我來暴露妳眞正的身分吧！」

＊　＊　＊

「我眞正的身分……」

她斜睨着細長的眼，含情脈脈地注視着才藏。這個女人很能摸出男人的心理，也很善於運用女人的柔媚。

「你將如何暴露我眞正的身分呢？」

她的話半含嘲弄，半含嬌嗔。

「就這樣……」

才藏稍嫌粗暴地握起她的右腕。而她仍舊斜睇着細長的雙目，任憑才藏的擺弄——

隨後，她驚呼一身，嬌軀朝後倒下。

才藏便趨前解開她的衣襟，把修得非常光淨的下巴，深埋入她那雪白的胸前。

「不錯！就是這個氣味……」

才藏興奮地咕噥着，語調含糊。他從來沒有聽說過，女人的身上會散發出自然的香味。

「你……霧隱才藏……」

女人被摟得幾乎喘不過氣來。

「我已經預先在寺院內埋伏了二十名忍者，如果你膽敢動粗的話，絕對饒不了你！」

「哦？那麼寺院裏的和尚，妳怎麼處理了？」

「我將他們囚禁在倉庫裏，派人看守着，而且，我還爲他們備了酒菜，想必他們早已酒醉飯飽，正呼呼大睡了呢！」

「看不出妳倒挺有一手的，好！那麼，我已經在妳的掌握之中了，妳將如何處置我呢？」

「我要勸你加入我們！」

「你們？你們是誰呢？」

「在未摸清你的想法之前，我不會告訴你的。」

「不過，我已經猜得八九不離十了……你們一定是大阪右大臣家的一派，沒錯吧！」

「既然你已經知道了，就非加入我們不可，否則，今天就叫你喪生此地！」

「哈！哈！我才藏豈是那麼簡單的人嗎？」

「你少在口上逞強，等一下我就叫你嚐嚐厲害！」

「好吧，我就把這條命送給你吧！反正我已經活了三十年了，絕不會有什麼遺憾，不過，在我到閻羅府報到之前，有一事相求，就是想請教姑娘的芳名。」

「……我是右大臣家的中﨟（女官名）名叫滿，人稱隱歧殿，這樣你滿意了嗎？」

「滿意是滿意，不過，還有一件事我很想弄清楚。」

「什麼事呢？」

「請妳暫時不要開口……」

才藏忽然出手將隱歧殿盤坐的雙腿拉開，一頭探入其中。

「哎呀！不要這樣嘛！」

隱歧殿意外地，竟像個小姑娘般害臊地忸怩不安。

「好了！好了！我告訴妳，才藏決非小人，無意佔你的便宜，我只是想確定一下妳這種氣味的來源——現在妳想殺我滅口的話，就請動手吧！」

＊ ＊ ＊

才藏的話方才說完，便發覺身後有輕微的聲響。

他反應很快地反身站起，看見蓆上有一隻貓。

（原來只是一隻貓……）

這隻貓不知何時悄悄地跑了進來，在才藏的腳底下伸着懶腰。牠有着一身黃中雜白的柔毛，是一隻約有五、六齡的小貓。

（這不是我方才在山門看到的那隻貓嗎？）

才藏很謹慎地看小貓黃色的背脊。

「隱歧殿……」

「什麼？」

隱歧殿瞄了才藏一眼。她雖然已把衣襟理好了，但是雙頰緋紅，眉角眼梢隱含着少女的羞怯。

然而，才藏並未注意到她的改變，一味注視着我行我素，旁若無人的小貓。

「這隻貓是妳養的嗎？」

「貓……」

隱歧殿如夢初醒般環顧室內，最後才發現已步至屋角的小貓：「啊！這隻貓……」

她面帶微笑地說：

「牠雖然不是我養的，但是，只要有牠在此，你絕對無法像方才那樣對非禮！」

「哦？這隻貓有魔力嗎？」

「一隻畜牲怎會有何魔力！我的意思是說，這隻貓的主人足以制服你，看你還敢逞強嗎……貓咪，來……」

隱歧殿細聲細氣地叫喚着小貓。

小貓本已翹起尾巴正要走開，此刻又突然轉頭過來。

這隻散漫的小動物，並非聽到隱歧殿的聲音，才轉頭過來的，因爲，牠的視線並未落在隱歧殿的身上。

原來，牠看到了紙門外的人影——

才藏倏地把紙門拉開，側身閃到一邊，喝道：

「什麼人？」

門外果然有一個男子，正閒散地倚坐在窄廊邊，眼光溫和地看着才藏。

他的身材矮小，黝黑的面孔，益發襯出兩排雪白的牙齒。

「你是——」

「我就是甲賀的猿飛佐助！」

佐助以右手搔着腿毛，頭部半斜，這種神情極像一隻猴子，難怪他有「猿飛」的別號。

「霧隱……」

佐助一面搔着腿，一面說：

「雖然你是伊賀者，我是甲賀者，但同屬於忍者，我對你的事情可說瞭若指掌，想必你也獲知我的事了吧！」

才藏看着佐助，心想有一天終歸要和他一決勝負，而

且，這一天也不遠了。

「你要我怎麽樣呢？」

才藏訕訕地問着佐助。

「方才隱歧殿也已說過了，右大臣家對你的刀法十分賞識，想將你網羅，希望你誠懇地答應！」

「你們要出多少代價，雇請我呢？」

「這個問題嘛……」

佐助對隱歧殿使了一個眼色，隱歧殿立刻接下去說：

「給你黃金二枚，你看如何？」

「在下果眞那麽不値錢……」

「那麽，再加一枚好了，事成之後，上面會提拔你，而且，只要你能立功，說不定能躍升爲部將！」

「哈！這種事口說無憑，你們以爲我是三歲小孩嗎？」

「才藏！請你說話客氣一點！」

佐助露出了不愉快的表情，說道：

「你不過是一個區區的忍者而已，別想獅子大開口！」

當時的忍者在社會上毫無地位，而且被蔑稱爲水破，亂破，難以和武士並列齊名。

此種情形當然也有例外。天正十年六月，本能寺事變當天，德川家康正在堺市瀏覽，幸賴一批伊賀和甲賀者的保護，方得平安無事，因此，家康後來雇用了二百名伊賀者及一百名甲賀者，而且，自家康開此先例後，忍者即常被大小諸侯收養，或做臨時性的雇用。

「隱歧殿，妳究竟要雇請我做什麽呢？」

「這個……現在還不能說。」

「那麽……我現在也不能輕易地答應任何一方，如今京都到處都在流傳說，江戶和大阪在不久的將來，必會脫離關係，反目成仇，到時，像我這種忍者也會隨着水漲船高，身價百倍，所以，究竟要參加那一派，我屆時再決定也不嫌晚，哈！哈！佐助，請你讓開，我要走了。」

「哼！」

佐助抱着貓，橫站在院中的小徑上，冷笑道：

「你認爲你能活着走出這座寺院嗎？」

才藏看了隱歧殿一眼，心中暗忖：如果挾住這個女人，卽使有再多的甲賀者，也對我無可奈何吧！

就在這時，佐助很快地識破他的企圖——

「不要動！不准傷害她！」

「管不了那麽多了……」

才藏狠狠地扣住隱歧殿的玉腕，突然——

一個閃亮的東西帶着一團寒光，閃電般地飛了過來，

才藏下意識地低身，並且出刀朝上砍去——

「鏗鏘！」一聲，火花四濺，那個閃亮的東西，隨卽刺入了疊蓆中，定睛一瞧，正是甲賀者最拿手的絕技——十字飛刀。

就在才藏打落十字飛刀的瞬間，隱歧殿以驚人的身形，自爐邊飛越而過，躲在茶室的角落裏。

幾乎就在同時，天花板簌簌破裂，數條人影從空而降，茶室裏立卽爲一片泥塵所瀰漫。

待數條人影站定後，才藏一數之下才知道有八名忍者裝扮的甲賀者，他們各個都手執手矢，將才藏包圍在中間。

手矢這種武器，通常並不見用於武士，它是屬於長矢類，矢尾繫着鷹毛，矢端塗了毒藥，是甲賀者最擅長使用的武器，也是最毒辣的一種。

「才藏，你看怎麽樣呢……」

佐助得意的聲音，不知從何方傳來。

才藏若無其事地將手探入懷中，摸着一顆煙彈，心裏躊躇着……

如果把煙彈擲出，本可從容地藉着煙霧的掩護，逃離現場，但是這只能對付一般人，若想對付忍者，可能不太管用。

（也許能斬殺幾個吧……）

才藏這個人從來不會貪生怕死，每次和敵人相對時，腦海中想到的儘是多斬殺幾條人命。

他緩緩地將視線掃向對方每個人的臉上：

（看來都沒有什麽了不起，只不過……）

才藏沈吟了半晌……

原來，甲賀者是不能以正統的武藝去對付的。自戰國初期以來，甲賀者在忍術上就比伊賀者要高一着。

但是，甲賀者向來就決不學習刀術，因爲，他們惟恐手腕和胳膊的肌肉因而碩大發達，假扮成雲水僧或賣藝郎中時，會被人一眼識破，壞了大事。

於是，甲賀者們自然而然地偏好弓矢、短槍及毒物的武器，日常除了學習忍術的技藝外，就是修練各種輕盈飛快，變幻莫測的身形。

因此，一般出色的刀法家、兵法家例如石舟齋、兵庫助、蓮也齋、但馬守等都出於伊賀境內，這也是無可厚非的了。

「才藏！」

佐助叫道：

「你敬酒不吃吃罰酒，實在怨不得人，乖乖受死吧！」

話方說完，八名圍攻的甲賀者，如同受到指示般突然用手矢對着才藏，準備有所行動，就在這時——

「等一等——」

隱歧殿清脆嚴厲的叫聲，從後面傳來。

（哈！我早就在等她這一聲了！）

才藏的嘴邊浮現一絲若有若無的微笑。

剛才，才藏就察覺隱歧殿已對自已動情了。對隱歧殿來說，才藏是唯一窺睹她的私處，又和她有肌膚接觸的男人，怎忍心見他慘死呢？

女人的心理往往無法受理智的駕馭，隱歧殿正是如此，以後，她對才藏會抱持何種態度呢？

才藏暗自認爲：這將比江戶、大阪的政治傾軋更爲有趣。

＊　　＊　　＊

幾天後的一個早晨，才藏正在客棧中躺着時，昨天一夜未歸的孫八忽然回來了，還一路嚷着：

「有了！有了！就是這個東西！」

只見他手裏拿了一個竹筒，並且正從中取出一張捲得非常小布布軸。

孫八不待吩咐，就急着把布軸展開。

最先映入才藏眼簾的是一個「請」字。

接着就是數行工整的字體：

「於丑日黎明，駕松原因幡業師內院，榜櫥之下。」

看來是三河者們所寫的，因爲才藏曾經告訴過他們，若有事可寫信埋於六條河邊端第三支木樁下。

此信的信尾還用很小的字體署名「黑」。

「黑」一字究竟是人名，或是他們集團的暗語，才藏和孫八就不得而知了。

「他們總算來了……」

才藏若有所思地說：

「我一直在等待這個機會……看來我要開始走運了！」

「走什麼運呢？你似乎心存計謀，只是我猜不透，你的目的是什麼呢？錢嗎？」

「不是錢，我在伊賀也有一些田地，再說，堺市的商人會按時滙錢給我，我已經衣食無缺了，還要錢做什麼？」

「那麼……是不是爲了女人！！」

「女人……」才藏喃喃自問着。

同時，青子的倩影，隱歧殿的媚姿，不期然地交錯浮現在才藏的腦海中，他不禁想：

（說不定我的目的正是女人……）

青子溫柔的聲音，純情的笑靨，隱歧殿善解人意的風情，撩人心思的體香，這些如果還不能打動才藏的話，任誰也不敢相信。但是，除此以外，才藏總覺得自已似乎還在追求着某些東西。

「也不光是爲了女人，我霧隱才藏很不幸地生於一個伊賀者的家庭……」

「你在說什麼？」

「你別急，慢慢聽我說嘛？」

才藏示意孫八把酒瓢遞給他，然後，把酒倒在手心裏，一口吮乾，繼續說：

「倘若我能降生於普通武士之家，且逢永祿，元龜，天正之亂世的話，今日我可能已是一城之主了……」

「對！你說得不錯！憑你的才幹當一個忍者實在太可惜了，你不應該安於做一個平凡、卑微的伊賀者！」

「所以，我有大志。」

「什麼大志？」

「我也說不出來，勉強要說的話，那就是趁江戶和大阪互相傾軋之時，風雲際會一番。」

「萬一你落空了呢？」

「那也大不了一死而已……」

才藏又繼續一口一口地吸吮着掌心中的酒。

＊　　＊　　＊

才藏按照布帛上的指示，來到了烏丸松原的因幡業師。

當他踏入山門時，東方才漸漸地明亮起來。

（這個寺院的環境眞好！）

才藏站在山內邊的愛染堂，環顧這座名爲因幡業師的寺院。遠處的殿堂還籠罩在朦朧的薄霧中。

（何處有榜樹的影子呢？）

才藏邊走邊尋覓着。

不久，太陽從東方出來了，周圍倏地變得明亮。

「噢！就是這一棵嗎？」

才藏在桃之坊寺院的白色圍牆邊，看到一棵相當年輕的榜木。

「這位武士有請了。」

背後忽然傳一聲親切的招呼。原來是一位清癯的老僧。他着了一身白色僧衣，目光有神地注視着才藏說：

「看你的模樣，不像是來早課的施主，請問你要到那一座殿堂呢？」

「我在這裏散步，不勞您了，師父請便吧！」

「哈！哈！可惜我生性好管閒事……」

這名老僧可能是消化器官機能失調，一身瘦骨嶙峋，

但是神采奕奕，有如一隻野鶴。他指着才藏的臉說：

「我看你印堂發黑，恐有刀光之禍，最好儘速離開此處。」

「師父善於替人觀相？」

「嗯！替人觀相，乃是平生一樂也，提起因幡業師的柳坊俊岳，就是老僧，你大概聽過我的名字吧！」

「在下沒有聽過。」

「那就怪你見識不廣了，在京都沒有人不知道我這個叫做俊岳的相師。」

「師父莫非要向在下化緣？」

說着，才藏伸手探入懷中，似要取錢，然而，此擧却令俊岳大爲生氣。

「你這個笨蛋！」

他露出一排雜有缺洞、泛黃的牙齒說：

「我知道有人想在此地殺死你，他就是寶山流的武藝家沼田源內。」

＊　＊　＊

「源內？」

才藏不禁喃喃自語。

才藏雖非武藝家，但也久聞沼田源內的大名，聽說他是刀法中的高手，殺人毫不眨眼。

「他也到京都來了嗎？」

「他不但到京都來了，而且，自天未亮就在此等着要取你的性命，現在可能方便去了，我勸你趕快逃吧！」

（源內爲什麽要殺我呢？）

（寫信邀我前來的，不是那批三河者嗎？）

（說不定……）

才藏繼而一想，莫非沼田源內是應三河者之聘，前來取他性命的？幸好這位老僧指點，否則自己豈不白白送死……

「師父！」才藏一面匆忙回身，一面懷疑地問着：

「你爲何要救我一命呢？」

「早晚你會知道的。」

「你是不是知道我的身分，才這麽做？」

「對！我對你的事瞭若指掌。」

俊岳又加重了聲音說：

「你雖然作這種裝扮，但是我一眼就看出來，你是伊賀者霧隱才藏。」

「你又怎麽知道的呢？」

「你別如此大驚小怪，這世上的事事物物，我俊岳是無所不知，無所不通的！你快走吧！」

於是，才藏在他的催促下，匆匆地逃出寺院，老實說

，他也不願意見到沼田源內。

＊　＊　＊

武藝家爲了使自己的名氣更響亮，必須將比武、較量，當做無可避免的生涯，至於忍者，雖同爲擾攘動盪，尙武好鬪的戰國時代之産物，但却從不以與人比武爲業，相反地，他們總是盡其可能地避免與人一決雌雄。

因爲這個緣故，才藏才會認爲：

（還是三十六計，走爲上策……）

出了寺院後，眼前盡是蒼葱的松樹，很少見到住家。

才藏正想踏上橫跨於溝渠上的小橋時，突然瞥見橋那端的松林閃出了一個人影，而且，這個人也踏上小橋，慢慢地朝他走過來了。

「他就是叫做沼田源內的武藝家吧！」

當時的武藝家大都非常狂妄，只要在自己國內稍微闖出點名氣，就紛紛趕赴京都，四處與人比武，想藉此引來更多的注意和稱讚。

在京都的室町，有一個號爲「吉岡兵法所」的武道場，就經常聚集了不下五十個，來自各地的高手。

因爲，不論京都或是江戶，都是四通八達的要津之地，無論任何消息，都會很快傳遍全國。

沼田源內也是循此途徑，而獲得名氣的。

「源內這個人，一定是受了三河者的煽動，爲求官途才來殺我的吧！」

才藏發覺源內的服裝非常引人注目，十足是一個武藝家的派頭。

只見他滿面絡腮、不修邊幅，像豬鬃般的長髮，在頭心處以一條紅絲繩高高束起。上身是一件白色的小袖，下面則着了黑色的下袴，外加一件綿繡無袖外袴。

他的身高出奇地矮小，棕色的大臉上，鑲着一對小而靈活的眼睛，即使在走路時，也滴溜溜地轉着。

才藏在近橋心處停下了脚，他想：

「如果在擦身之時，出其不意地挨了他一刀，那豈不是太寃枉了嗎……」

不料，對方也住了脚，更意外的是，他微微地躬着身，露出阿諛、討好的笑容稱道：

「您就是霧隱才藏大人吧？」

才藏點點頭，問道：

「閣下呢？」

「敝人乃是寶山流的武藝家，名叫沼田源內，請您多多指教。」

「閣下有什麽事嗎？」

「有的，有的！是這樣子的……」

「噢！不！閣下站在那兒說就可以了。」

「不！這樣對您太不禮貌了。」

說着，源內百般殷勤地走近才藏。

一般的武藝家尙可大別爲二類，一類是善於巧言令色的商人型，另外一類則像工人般木訥笨拙。才藏一眼就看出，沼田源內是屬於巧言令色的商人型。

然而，儘管源內滿臉堆着笑容，一副奉承阿諛的態度，但是，他的葫蘆裏賣的是什麽藥，誰也無法知曉。所以，才藏一點也不敢大意。

「敝人是受了某人的吩咐，要請你到一個地方去，想必你不會拒絕吧！」

才藏低頭接觸到源內那雙靈活的小眼睛。

「我有沒有能力斬死他呢……」

就在這時，源內臉上的笑容一掃而光，但是隨卽又回復那種令人難過的笑容。

＊　＊　＊

才藏和源內所走的這條路，是一直通向西邊的。路上別無行人，只有才藏和源內一左一右地走着——

才藏是走在路的右邊，源內是走在路的左側，他們暗地互相警戒着，惟恐對方會出奇不意地拔刀、動手。

「你究竟要帶我到那裏去呢？」

「你害怕了，是嗎？」

源內的態度還是那麽客氣而殷勤。不過，才藏感覺到，他有一股隱藏的殺氣，這種殺氣正逐漸增濃。

「這件事我究竟要如何應付才好呢？」

才藏凝視着遠方，心裏迅速地盤算着雙方的實力。

如果此刻是夜晚的話，才藏自認有絕對的優勢，因爲，伊賀者在黑夜能一如白日般靈活。然而，現在是大白天，才藏頂多和源內打個兩敗俱傷，絕無致勝的可能。

（這麽一來，我的心血不是全白費了嗎？）

道路愈來愈狹窄，他們迫不得已越走越近，幾至摩肩接踵的地步了——

「你究竟要帶我到什麽地方呢？請你直說了吧！」

「好，你要是覺得不安的話，我就告訴你吧，我們現在要到洛西雙岡山麓，一個叫黑府邸的地方。」

「黑府邸？聽起來有點吓人呢——」

就在這個時候，源內驚慌地跳回了數間之遠——

「你要幹什麽——」

「哈！哈！哈！哈！」

原來，才藏的手裏已經多了一把閃亮的白刀。再看看驚慌失色的源內，他的腰際只掛了一把空盪的刀鞘。

「我們伊賀者一向以擁有這種奪刀術自豪，所以，我趁機露一手給你瞧瞧！你說的那個黑府邸，遲早我會親自去一趟的，現在我突然渴望起女人，我們後會有期吧！」

「好吧，希望屆時你有所覺悟。」

「你不要這麽卑恭屈膝地，好不好？對了！雇你來殺我的，是不是就是那個黑府邸的人？」

「請你把刀還給我吧……」

源內還是躬着身，滿面笑容。

「好吧！還給你——」

才藏順勢將手臂一揮，那隻刀就帶着一道白光，飛掠過春天湛藍的晴空，插在一棵松樹上。

「這也是伊賀者引以爲自豪的手法。」

才藏說着，朝原路大步走去。

源內依舊站在原地不動，因爲他要等才藏走遠後，才攀到樹上取下自已的刀。

才藏走了有一段後，又轉頭回顧着。

源內的人影已經變得很小了，但是，他看見才藏回頭，立刻又殷勤地頻頻點頭、作揖。

（這個人眞令人噁心！）

這時他才發覺，背上不知何時竟汗淋漓了。

（反正，來日有機會再到黑府邸一趟就是了……我是不想沒機會和江戶方面碰頭的！）

春宵

才藏和菊亭青子第三度會面，是在慶長十八年三月底，洛西御室的櫻花已經凋盡的時候。

這是關東和大阪做歷史性決戰的前一年半。

地點是在洛北的雲之畑——

此地距京都約有三里路程，松樹連雲，野猪出沒。

在重山環抱中，有一座佔了整片金山境域的寺院，叫做志明院，巍巍聳立於雲中。

步入志明院的山內後，方始發覺裏面有無數的殿堂、樓塔、花苑、高高低低、層層疊疊。

才藏就住在其中一個石南院中。

他自己也搞不清爲何會沿着溪流，來到此地。不過，這件事完全是因幡業師的柳坊俊岳一手安排的。

柳坊俊岳不知如何打聽到才藏的住處，有一天，忽然到室町的客棧來造訪他。

「敢問師父如何稱呼？找才藏有何指教？」

坐在櫃臺後的孫八，小心謹愼地詢問着。

「你只管告訴他，我是因幡業師的瘦老僧，他就知道了。」說完，柳坊俊岳就逕往裏面走去。

「才藏，我先告訴你我的來意，我想請你在三月二十八日到洛北雲之畑山中的石南院來，那兒是我所管轄的寺院，所以，請你不要客氣！」

「爲何非到那兒去不可呢？」

「此事對你絕對有益無害，你到時就會明瞭了。」

「我到目前還不知道師父的來歷，你到底是何方人士呢？看你額上留著頭盔的痕跡，你大概非普通的僧侶吧！」

「早晚你就會明白我的身分了，目前你只管把我當做一個對你懷有善意的朋友就可以了，至於你、我已經調查得一清二楚了！」

「你爲什麼要調查我的事呢？」

「因爲我對你懷有好感呀！」

「師父別哄在下吧！」

「就算我是在哄你吧！不過，我要賣個人情給你，當然，這個人情日後我要收回的！」

（……他說話有三河的口音……）

才藏是伊賀者，所以清楚各地方的口音。

（如果他是三河者的話，很可能就和江戶方面有關

。）

才藏被搞得滿頭霧水，於是，決心親自到雲之畑探個究竟。

據說，這座志明寺院是禁止女人進入的。

才藏獨自在石南院住了兩夜，除了一個年老的僕人，每餐按時爲他送來飯菜外，再也沒見過半個人影。

第三天的黃昏，因幡業師的柳坊俊岳才姍姍而來。

「才藏，讓你久等了……」

「就是呀！我已經等你三天了。」

才藏發過牢騷後，才發覺柳坊俊岳的身後，站了一個白皙、秀氣的小童子，粉白的頸子低低地垂着。

「這個小童子是……」

才藏再度打量着童子，他穿了一件橘色的小袖，和童子穿的下袴，烏溜溜的長髮披在肩上。

忽然，童子抬起了臉——

（哎呀！）

原來這個童子正是菊亭的公主青子。

「你吓了一跳，是嗎……」

柳坊俊岳似笑非笑地說：

「這樣吧，明日正午時我們再於正殿談點正事，今夜，你們兩位就在此好好歇息吧！」

柳坊俊岳離去後，青子一直緊抿着嘴。雙目脈脈地凝視着才藏。

「公主……」

才藏抵不住青子強烈的視線，遂將目光移向院子，但是，青子還是定定地看着才藏，並且幽幽地說：

「才藏，你做的好事……」

「什麼？」才藏吃馬着。

「這不是你安排的嗎？你像一個夜盜般地將我騙到這個深山野地來！」

「這事我毫不知情！」

才藏急急地把視線調回青子的臉上。

「我只是受了方才那位柳坊俊岳的老僧邀約，才到這裏來的。公主，莫非你又和前一次樣，被人挾持了？」

「不是的，是有人送來你一張書函，上面寫明要我帶着荻野到此處來上香，所以，我得到父親的允許之後，才出來的……不過，看樣子事情是有點奇怪？」

「嗯！我們倆人都受騙了。」

才藏急忙起身，拉開槅內，窺視了鄰室後說：

「隔壁沒有人……不過，院子裏一定有人在監視我們，看來今夜是逃不出去了。」

「那個柳坊俊岳到底是什麼人呢？」

「妳說那個老僧嗎？」

才藏想了一會兒，答道：

「他可能是江戶幕府派來的密探首領，專門要阻撓大阪方面募集浪人、忍者工作的。」

「哎呀！眞的嗎？」

「我猜的大概不會錯，他雖然落髮爲僧，但是，很可能是一個已退隱的大名。公主，他們捉妳來，可能是要以妳爲人質，威脅菊亭大納言……但是，他們爲何要把我騙到這裏呢……是不是要我加入江戶派呢？」

＊　＊　＊

夜已深沉了——

才藏覺得無話可說，便傾耳聆聽森林中傳來的貓頭鷹叫聲。

「你……」

打扮成童子模樣的青子，天眞地搖着才藏的膝蓋。

「你在想什麼呢？是不是覺得和我在一起很無聊？」

「我不覺得無聊。」

「是嗎？那是因爲青子是個不令人討厭的好姑娘，對不對？」

「也不對！我喜歡獨自思想，所以從不覺得無聊！」

「哎呀！可惡！」

青子忍不住用細細的手指，捏着才藏的膝頭。

她和一般的公卿子女一樣，完全沒有少女的靦腆和羞怯之心，第一次和才藏邂逅時，青子正好在草叢中小解，但是她也不覺害臊。

「哎喲！公主，妳用那麼尖的手指，捏得我好痛！」

「青子也是……」

「公主捏我，自己也會痛呀！」

「不是的，我指的是別的事情。」

青子把臉頰貼在才藏的膝頭上摩擦着，輕聲說：

「我從不認爲你是一個好人，但是，我始終想不明白，我爲什麼會像隻貓般地依戀着你呢？」

「妳現在想明白了嗎？」

「嗯！」

青子低俯的臉頰，飛上一片酡紅。但是，端坐着的才藏並未發覺。

「那妳說給我聽聽吧！」

才藏口裏雖然這麼催促地問着，然而很明顯地，他一直都心不在焉。實際上，他正在搜索枯腸，極力研究因幡業師那位柳坊俊岳的身分，他想：倘若知道柳坊俊岳的身分，那麼，自八瀨以來所發生的種種謎團，也許就能分曉了。

「討厭，你根本沒在聽嘛！」

「嗯——噢！對不起，從現在開始，我要凝神恭聽公主妳說的話了。」

才藏很自然地將手掌放在青子的背上，青子像觸了電似地痙攣了一下，她雖然已經很成熟、懂事了，但實際上還是一個純潔的處女。

「才藏，我想我是愛上你了，因爲，隱藏在我體內的女性本能，渴望顯現出來……大概就是這樣罷！」

「那麼，我霧隱才藏對公主來說，並不是唯一的需要，對不對，其他的男人也可以……」

青子傾着頭思考了片刻，然後突然說：

「不！其他的男人我都不要！」

「公主，妳何不趕快嫁到公卿或皇家，那麼，妳那女性的本能就可以顯現了。」

「可是，青子是不能出嫁的！」

「爲什麼呢？」

「我不想告訴你！」

「好！妳不想說，那我就不聽好了！」

「討厭！你——」

青子把才藏的手指放在口裏輕輕咬着，一面含糊地說：「你怎麼像一塊木頭般地無情……我希望你問我，青子爲什麼不能嫁人嘛！」

＊　＊　＊

於是，青子告訴才藏，數年前她接到一道由江戶幕府透過京都所司代傳來的密令，要她當將軍將後宮的上臈（女官名）。那是江戶幕府剛成立不久的事。

德川家康以荒蠻的三河起家，所以，一般世襲的家臣都粗野而不習禮儀，有賴模仿與指導。因此，京都的公卿家公主，經常應聘爲上臈，專門指導將軍正夫人的禮貌和儀節。

上臈雖是女官，但地位極高，品格極清，一輩子不得結婚嫁人，卽使連至尊的將軍，也不得稍加猥褻。

「原來如此，不過，這種工作公主大概不能勝任吧！」

」

青子是一個非常任性、舉止不拘的女孩，卽使一般平民女子，也少有如此者，她怎能指導將軍夫人的禮儀？

「嗯！」青子也點頭表示有同感。

江戶幕府方面，可能並不清楚青子的品性，只是看在她是大納言之女，遂選上她吧！

「事情後來怎麼樣呢？」

「我不喜歡那種工作，所以，請求父親以生病爲由拒絕了，其實，我那時也剛好有病……但是江戶方面……」

「江戶方面有沒有作何表示？」

「他們要我病癒後再就任。」

當時被江戶任命爲上臈的，除了青子以外，還有飛鳥井、花町、萬里小路等公卿家的公主。

「所以，青子早晚還是要去的……」

「妳可以永遠以生病爲藉口，就不用去了呀！」

「雖然這樣也可以，但是……」

青子的神情非常憂鬱。

「如此一來，青子也必須一輩子裝病，那還不是一樣不能結婚嗎……」

「哎！人人都有不同的際遇！」

才藏突然由憐生愛，輕輕地攬住青子說：

「那麼，讓才藏秘密地充當妳的情夫吧！」

「哦！你對我太好了……」

青子不由得仰起了白皙的小臉，她那小巧的紅唇似乎正等待着才藏的吸引般，鮮艷且滋潤着。

※　※　※

才藏聽完青子的故事後，不禁義憤塡膺。

他覺得！江戶幕府竟然把這個女子的結婚自由給剝奪了，實在太無理了。

「青子，妳實在太不幸了……」

「才藏……你在爲青子感到不平，是嗎？」

「是的，不過由此可見，現在的德川家確實是相當有魄力的，把公卿家的公主像奴婢般驅使，這是從前的北條、足利、織田、豐臣那些幕府們想都沒想過的！」

「不是當奴婢，是當將軍夫人的上臈！」

「與其名爲上臈，其實，把一個品貌端正、發育健全的女子軟禁在後宮，不許她嫁人，這和對待奴婢有何差別呢？不過，德川家竟有如許大的權力，能將公卿家的公主攫去爲奴婢，眞令我吃驚！」

「青子不喜歡你了，才藏……」

「爲什麼呢？」

「你一直誇獎德川家，你那麼喜歡德川家嗎？」

「是的！我喜歡德川家。」

這時，才藏在床上躺着，而青子正在屛風後換衣裳，聽到才藏如此說，便從屛風後問着：

「爲什麼呢？」

「同情弱者雖然是男人應有的胸懷，但是有時候，男人也會英雄相惜，崇拜一個強而有力的政權，如今，江戶這種豪闊揮霍的作風，可眞把我才藏迷倒了……」

——約莫過了四半刻（三十分鐘）——

才藏閉目沈思，青子靜靜地躺在他身邊。

（是否應該去參加江戶派呢？）

燭火漸漸微弱了——

「才藏……」

「嗯？」

才藏這才發覺青子的臉俯在床上，光潔的軀體正微微地顫抖着。可能是才藏在思索時，不知不覺伸出右手攬住她的細腰之故吧！

「青子口好渴噢！」

「口渴嗎？眞不巧，這裏沒有水……」

才藏想起伊賀者們碰到這種情形時，慣於採取的一種應變措施，於是，他低低地對青子說：

「我餵妳一點口水吧……」

「好。」

青子張開了火燙的嘴唇——

「這樣够了嗎……」

「不！你不要離開……你把燭火……」

「要吹熄嗎……」

終於，室內陷入了一片黑暗。

這時，只聽到貓頭鷹的啼叫，但是，一會兒又嘎然而斷，周圍變得寂靜無聲——

（院子裏有人……）

才藏似乎聽到踏着落葉的脚步聲。

（到底是什麼人呢……）

才藏無法再想下去了，因爲，青子正緩緩地張開身子，迎接着他的身體……

※　※　※

昨天晚上，整夜都聽到脚步聲，只知道人整爲數不少，不知道究竟是些什麼人。

天方亮時，就有人來敲他們的木門。

「醒過來了沒有……」

那個人就是俊岳，他站在木門外大聲叫道：

「請恕我打擾了你們的好夢，我有要事相告，請新郎出來一下吧！」

「我早就出來了！」

那個人吃驚地回頭一看——

原來，才藏正沐着晨曦，端坐在杉木的木椿上。

有一隻翠鳥鼓着翅膀，飛落在才藏的肩上。

才藏逗玩着肩上的翠鳥，悠閒地問着。

「你坐在那裏幹什麼呢？」

「我在聽小鳥唱歌。」

「能否請你過來一下？」

「有事情的話，請你自己過來吧，我如果站起來的話，怕會驚動了這隻小鳥。」

才藏伸手輕輕地捉住肩上的小鳥，小鳥非常溫馴，一點也沒有想逃的意思。

（眞是不懂禮節的人……）

俊岳不得已之下，踱到才藏身邊。

「年輕人，你給坐端正！」

「算了吧！我向來不理會那些虛文俗禮，也從不作賤自己。」

「作賤自己？你只不過是一名伊賀者而已嘛！」

「對！因爲我是一名伊賀者，所以，我從不替人賣命做事，而只靠着出售一技之長度日。」

「那麽，我買你的一技之長吧！」

「好是好，不過，請老人家先將買主的身分交代清楚，否則我就不賣！」

「買主就算是我因幡業師的柳坊俊岳吧！假使我告訴你實情的話，只怕你再也無法悠哉地坐在那兒了，想必你也猜測得到，買主是一個德川家的世襲大名。」

（哇！江戶方面的作風實在太隆重了。）

才藏被感動得目瞪口呆。因爲，他萬萬也想不到，只爲了阻撓大阪的情報工作，江戶方面動員了地位尊高的世襲大名，駐在京都。

「是那一位大名呢？」

「就是在下京左亮。」

（哇！）

如果這位京左亮就是鳥居左京亮忠政的話，照官位算來，就是奧州磐城十萬石的城主，其父乃是家康的十六部將之一，名叫彥石衞門元忠，在關之原一役前官至伏見城的守將，六十二歲時戰死沙場。

（實在令人不可思議！）

「我已經將買主交代清了，如果你還不接受的話，只怕就無法活着走出這座寺院了。」

「前些日子，有人也對我說過這句話。」

「那一個人說的？」

「是大阪的密探！」

「如果你當了我的左右手，將來我會以重金聘你爲官，而且，只要你有意的話，我還會推薦你當德川家的家臣，這對一個伊賀者來說，實在是一個出人頭地的好機會！」

猿飛

時序更換着，東山的樹葉似乎在一夜之間，驟然變得濃綠起來了。

才藏站在三條大橋上，沐浴着四月午後的陽光。

（那個人的確是……）

才藏把笠帽稍微推高一點，仔細瞧着——

橋上來往的行人川流不息，可能是由於東海道的驛道正在整修，所以，這條路的行人突然增加了不少。

在橋頭那兒有一叢紫藤，紫藤旁舖了一張草蓆，有一個男人正專心地坐在其上着雕刻。

這個人戴着柿色的頭巾，一身同色的無袖外袴，看起來像一個走江湖的賣藝人，但是，他所出售的並非舞技或魔術，而是一種非常特出的技術。

他把木頭雕成各式各樣的動物，然後就地出售。

由於他的四周圍滿了觀看的人羣，所以才藏只能自人羣後窺視着——

「這一次你們要我刻什麽呢？」

「刻一隻象吧！」

「好！」

賣藝人在身旁選了一塊木頭，便快速地刻將起來。他的手法乾淨俐落，不久，就完成了一隻象。

「好哦——」

「眞是維妙維肖！」

旁觀者紛紛讚嘆着。

「還有沒有人要刻什麽？」

「麻煩你幫我刻一個木乃伊，好嗎？」

「沒問題！」

賣藝人又毫不在乎地刻了起來。

在場的圍觀者，有大部份都未曾聽過木乃伊之名，面面相覷，摸不着頭緒。

當時，有一些荷蘭商人將木乃伊的斷片，運到日本境內出售。據說，將木乃伊的斷片煎熬後喝下，對醫治肺癆，功效頗大。

「這就是木乃伊嗎？」

買主接過形狀有似蝌蚪的雕刻品，興高采烈地離去。

隨後，人羣也漸漸散了——

才藏依舊兀立該處不動。

「武士大人，你要刻什麽嗎？」

「佐助！」

才藏由笠帽中朗聲說道：

「生意挺不錯的嘛！」

「哈！哈！哈！這也算是一種嗜好吧！」

這個賣藝人雖然經過變裝，易容，但是，只要仔細一瞧，不難發現這個矮小的人正是猿飛佐助。

「佐助，這幾日我四處找你，有一事要與你相商。」

「是嗎？」

佐助一面雙手熟練地在刻着一隻長手猿，一面說：

「你知道相國寺門前的茶屋吧！你先到那兒等我吧，我收拾好東西，隨後就到！」

「那裏該不會是甲賀者的巢穴吧！」

「哈！哈！想不到才藏也會怕死！」

「對你甲賀者，豈能不多加小心！」

「才藏是不是想通了，決定加入我們！」

「你姑且如此想也好，這樣子吧！今天日暮時分，我會在上加茂的深泥池中泛舟，你也來吧，不過，希望你獨自前來！」

「也好……等一等，這隻長臂猿送給你吧！」

「才藏心領了——」

說着，才藏的人影立即消失了。

※　※　※

佐助把行李打細好後，立刻馬不停蹄地回到落脚之處——相國寺前的茶屋。

艷陽高照着，離日暮尙遠——

（才藏這傢伙，到底要和我商量什麼？）

佐助前思後想，總覺得此行不太妥當，似乎應該事先派些人手去埋伏，以防才藏使詐才對！但是——

（萬一此舉被才藏識破，甲賀者的名譽豈不掃地！）

佐助好不容易決心單槍匹馬前去赴約了，心裏却猛然一驚，忖道：

（不！伊賀者向來是無信譽而言的，我不能上當了！）

「來人哪！」

他擊掌喚來了三名屬下。

「今夜我要到深泥池赴才藏之約，屆時，我會獨自划船去見才藏，你們就偸偸埋伏在池邊的蘆葦叢中，各人帶着自己的弓箭，伺機行動，千萬不可讓才藏發現！」

交代妥當後，很快就到薄暮時分了。佐助獨自向黃昏的街道行去——

（這是伊賀者慣有的作風！）

佐助指的當然是才藏邀約他的事。

他直朝北方而去——

（伊賀者多半唯我獨尊！）

佐助這個想法，可說對了幾分。因爲，伊賀者與甲賀者最大的不同點就是，甲賀往往結集成團，行動時非常有組織，而伊賀者則喜單獨出沒，個人意識較強。

就操守與氣質而言，甲賀者與伊賀者亦有所差別，甲賀者一旦出任，就會全心效忠主人，至於伊賀者，雖受雇於人，亦很難安於其下，他們自認只是出售武技而已，是故，只要對方肯出高價，即使朝秦暮楚亦不足爲恥。

（我們甲賀者就不屑如此了……）

的確，甲賀者具有替主人捨身赴死的忠義精神，因此，佐助以己度人，實在很難相信才藏會喪失天眞的本性。

日已西沉——

佐助在池畔找到一條簡陋的小船，隨即解開纜繩，搖槳划入池中。

「是佐助嗎？」

黑暗中傳來一個叫聲。

「是才藏嗎？」

「嗯！你上我的船吧！」

於是黑暗中，高大的才藏幫助矮小的佐助上了船。

「佐助，今夜我要說的話句句是眞，但願你不要稍存懷疑，好嗎？」

「這個……恐怕有點困難，若輕易相信你們伊賀者的話，只怕我的頭不知何時會落地呢！」

「哈！哈！哈！哈！」

才藏終於忍不住笑了出來。

——黑暗中，這兩位忍者相對視着——

夜風徐徐吹來，小船在池心無目的地飄盪着——

池面平靜無波，可能是因爲池裏滿植紅菱之故吧！

突然——

「那麼——」

他們不約而同地開口，然後相視而笑。

「你現在是不是已經屬於江戶派了？」

最後，還是佐助先開口。

「我不屬於任何一派，我還是天下獨一無二的霧隱才藏，不是任何人的所有物，我只要想替江戶做事而已。」

佐助不禁蹙着眉頭，說：

「那不是一樣嗎？」

佐助出身於甲賀，所以，不了解伊賀者徹底的個人主義。

「絕對不一樣，說簡單一點，我只不過是要和江戶的人玩一回而已，並非將自己賣給他們。」

「我不懂你的意思！」

「你大概不會懂的！雖然我們同爲忍者，但是，你們和世俗的武士毫無二樣，一旦替人做事，就會一心一意像條狗般地……」

「那才算是效忠呀！一個人如果忘了恩情和節義，如何在這世上生活下去呢？」

「那種效忠方法，與廢人無異！」

「爲什麽呢？我着實不懂你的想法！」

佐助開始現出不悅之色了，當初，他覺得才藏頗有男子氣概，遂向隱歧殿推薦，如今聽了才藏的言論後，不禁有點後悔。

「佐助，你聽我說吧！我們忍者和武士不同之處，就在於我們有超人的技法。」

「對！有超人的技法，沒錯！」

「除了少數的武藝家外，一般普通的武士都沒有這種技法，因此，他們欲在世上混口飯，就得像犬馬一樣地爲主人致命。所以說，忠義、恩情、義理諸如此類的東西，都是那些人創出來的名詞罷了！」

「我還是不懂你的意思！」

「那麽，我再問你吧！佐助，由京都到江戶的一百二十五里路程，你可以幾天趕完。」

「三天！」

「你能飛簷走壁嗎？」

「當然能！」

「你能潛身水中多久？」

「大概兩天吧！」

「你能不能潛入警衞森嚴的城中，親手割下城主的首級？」

「看情形……」

「這就對了，否則我們猿飛和霧隱的名號，豈會平白得來？你試想，這都是由於我們遠自三歲時，就接受各種艱苦的訓練之故，那麽，我們是不是爲了替人效犬馬之勞，才接受那種訓練？大概不是吧！我們都是爲了能自由自在地活於世上，不受任何人控制，駕馭才如此的！如果我們談那些忠義、恩情，豈不是太自欺欺人了嗎？」

「這我不懂，不過……」

佐助究竟是比較單純樸質，他不以爲然地說：

「我認爲人各有志，像我吧！若不替別人賣命做事的話，就覺得渾身無勁，這也許就是武者的生涯吧……不過，你邀我到此只爲了發這些牢騷嗎？有事請快說吧……」

「佐助，你願不願意與我合作？」

「你要我背叛大阪，參加江戶派？這事我萬萬辦不到！」

「你難道要固執地守住世俗的忠義嗎？」

「對！不過說實在地，我並不欠大阪任何人情，也無替右大臣效忠之義務。只是，我受人之託，必須忠人之事。」

「哦？你是受隱歧殿之託嗎？」

「不是，對方是個男的！」

「嗯……是本臣家的重臣嗎？」

「不是的！」

「那麽，是不是秀賴公？」

「那怎可能！我們這種卑賤的忍者，怎會和那樣尊貴的人物攀上交情？」

「否則……全是什麽人呢？」

「這件事……」

這件事佐助是絕對不能說的，因爲，託他協助大阪派的人正是隱居於紀州高野山脈中的九度山的眞田左衞門佐幸村。

然而，才藏非常聰明，看到佐助這種態度，心中當即有數了。

很久以來，世人就流傳着一個謠言，說一旦德川家和豐臣家開戰，普天下的浪人中，最先受到雙方高薪爭聘的，將是眞田幸村這個人。

「佐助，我知道了！」

才藏微笑着說：

「支使你的大概不是隱歧殿，而是隱歧殿幕後的人，他現在就住在大阪城南方的紀州九度山，對嗎？」

佐助雖是一個忍者，但是生性純厚，不善矯飾，一時竟啞口無言。

「你是不是默認了。」

「不！你猜錯了！」佐助的聲音像蚊子般微弱。

忽然，佐助好像突然下定了決心似地說。

「才藏，我雖然不能透露那個人的名字，但是，我可以安排讓你見見他，你一定會非常欽佩他，非常喜歡跟隨他，老實說，我並不屬於任何一派，大阪方面對我不會有過恩情，我不見得非常效忠他們不可，我只是欽慕那個人，所以，心甘情願地替他做事，雖萬死不辭，就是這樣而已……才藏，像你這麽倜儻不羈的人，必定會比我更欽慕他！」

佐助協助隱歧殿潛入京都的目的，就是要募集，網羅有能力的浪人，所以，他絕對不會放棄說服才藏。

「你──」佐助又接着說：

「和江戶的關係到底有多深呢？」

「沒有任何關係，我只是受雇，必須殺死所有潛入京都的大阪派人物，僅此而已。」

「你是說殺死？」

「對！所以，只怕有一天，必須和你死拼了！」

＊　＊　＊

翌晨，佐助回到神樂宮的楓葉府邸稟報隱歧殿：

「昨夜我在下加茂的深泥池和才藏談了一夜。」

「結果如何呢？」

「這個人比我想像的更古怪，我實在不知如何應付。」

「那麼，他是堅決不肯過來我們這邊了……」

隱歧殿像是自言般地輕聲說着，而且，雙頰也無由地緋紅了，她蓄意想拉攏才藏，似乎不全是爲了豐臣家。

「佐助，才藏所喜歡的到底是什麼呢？」

「他喜歡的……很可能不是金銀財寶、高官厚祿之類的世俗利益……」

「那……他究竟是爲何而活呢？」

「這我就不了解了，不過，他這個人似乎很不願受到束縛，我想，他也許正在等待江戶和大阪開戰，然後，以不屈身於任何一方爲原則，自由自在地施展抱負。」

「那麼，他又爲誰施展抱負呢？」

「我也不太了解，說不定連他自己都不了解呢？」

「哎！這個人莫非是瘋子不成！」

「嗯！他說不定是一個瘋狂的人。他雖然頗有才能、也滿懷理想，但是，他尚未決定自己的志向，在這之前當然會飄蕩無定，沒有置身之處，只一味散漫地遊戲人間！這種人空有滿腹才華，却苦無適當的施展時機！這種人既不能邀之以利，也不能屈之以力，實在很難駕馭！」

「佐助！」

隱歧殿突然壓低了嗓音說：

「這種話實在很難以啓齒，不過……旁觀者清，所以，我想請問你……才藏是不是有點喜歡我？」

「這……我就不知道了。」

佐助慌亂地解釋說：

「我向來不懂得男女之間的事，也不善於應對。」

「哦？你這般年紀了，難道從未和女人發生過關係？」

「倒不是沒有，只是……」

「只是什麼？」

「只是……我生性笨拙，所以……」

佐助似乎有意逃避這種話題。

「佐助！」

「是！」

「我會聽說，凡是英雄，必定難逃美色之關，既然才藏不能動之以利，我們何不用美色來打動他呢？這件事，希望你能暗地從中幫忙！」

隱歧殿這個決定，究竟是爲了滿足自己的情慾，還是爲了達成此行的任務，可能連她自己也很難分辨了。

「算了！算了！妳不要做傻事，才藏已經有意助江戶派一臂之力了，我們不要再費心機了，乾脆將他置於死地，以圖永絕後患，倘若用美色引誘他，卽使成功了，將來他很可能利用這個把柄，反過來咬我們一口呢！」

佐助似乎在暗示隱歧殿：犧牲自己的色相，去引誘才藏，實在是不值得的！由此可見，佐助並不是不懂得男女之間的事的！

＊　＊　＊

佐助每天都非常忙碌。這天，他偷偷自楓府邸的後門溜了出來。

他依舊是一身賣藝等的裝束——上戴頭巾，下着柿色外袴，脚步匆忙地朝三條河邊的方向走去。

（如果能得到才藏的協助就好了！）

他衷心如此想着。

忍術者中兼具才幹的，可說是少之又少，所以，像才藏這種人才，卽使花再大的代價，也絕對值得！

大阪派已得猿飛佐助，既而想網羅霧隱才藏，居心何在呢？原來，他們想利用這兩名忍者中之傑，聯手取得巡幸駿府的德川家康的首級！

家康已七十高齡了，豐臣家認爲，只要家康撒手歸天，這個創立不久的江戶幕府，一定會在瞬間土崩瓦解的。

很明顯地，原屬豐臣家遺臣的西國大名，只是畏於家康的威德，方才暫時臣服於德川家，家康一旦逝世，他們必會爭先回歸豐臣家的。

有一個實例可資證明，那就是——

藝州五十萬石的大名福島左衞門大夫正則，曾偷偷寫了一封密函致大阪的秀賴，信中說：

「請千萬耐心靜候時機（家康之死）！」

防長的毛利家及肥後的藤家，亦嘗暗遣使者，屢至大防向秀賴請安。

因此，秀賴告誡家臣們必須靜候時機到來，不可輕擧妄動，壞了大事，然而，日過一日，年過一年，家康依舊健在，豐臣家一方面怕夜長夢多，一方面也是耐心磨盡了，遂計議派遣刺客，直抵駿府促成家康之早逝。

這本也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情。

至於刺客，他們決意在伊賀者和甲賀者當中物色，而

所有的伊賀者和甲賀者中，除了猿飛佐助和霧隱才藏之外，再也不作第二人想，這也是忍者們一致公認不諱的。

佐助自己也認爲：

（設若能和伊賀的霧隱才藏聯手的話，要達成此一目的，並非不可能……）

他雖然這麽想過，但是，這還得視才藏的意思才能決定，倘若才藏無意協助正在衰微中的豐臣家，任誰也奈何不了他。

（讓他加入大阪，也是一件相當風險的事！）

因爲，他若加入大阪派，誰也不敢擔保，他不會在最緊要的關頭突然反叛！

（……但是，隱歧殿明知會有此風險，却仍一意要不擇手段地網羅他，實在令人百思不解……）

佐助想到這裏時，已經走到六條河邊了。

烈日當空，艷陽高照——

由於連日來都是大晴天的關係，加茂川的河面很明顯地乾涸，縮小了許多。

從四條一直到六條的河灘，都爲無數密密麻麻的簡陋茅屋所佔據，儼然成爲一個貧民窟，一般人便稱住在此地的人爲「河原乞丐」。

他們大都是自諸國流亡而來的，也有少數是京都的落魄無依者，在面臨窮途末路之時，遷到此寄居。

他們當中有許多是在三條、四條等熱鬧、繁華的街上，表演各種藝能以維持最低的生活。

在他們之中不乏曾經顯赫一時的人物，而且，他們統大部分都是在關東一役戰敗，喪失了主家，方才淪落爲乞丐的。

佐助今天前來的目的，就是要將錢濟助其中的一個人。

突然——

佐助在一個以草蓆搭蓋的小室前停佇脚，並且彎身向裏問道：「請問有沒有人在？」

然後，他戒備地回顧了四周，才又低聲喊道：

「喂！後藤又兵衞！」

「是佐助嗎？裏面很亂，如果不嫌棄的話，請進來吧！」

裏面飄出一個爽朗的聲音這麽回道。

＊ ＊ ＊

「請隨意坐吧！」又兵衞盤坐在屋內安然說道。

茅屋裏狹窄而低矮，儘管佐助體形矮小，也必須彎着身，才不致碰到屋頂。

「你若不見怪的話，我想把這個給你。」

說着，佐助自懷中掏出了五枚小判（金幣）。

「放在那裏就好了！」

又兵衞連一點感謝的意思都沒有。

佐助隨即在又兵衞面前盤坐了下來。

「將來你若決定進大阪城時，看需要多小錢，我們會替你準備好的。」

「你要不要喝茶？」

又兵衞生性滴酒不沾，但却嗜好喝茶，因此，在這簡陋的小屋中，放了一套非常不相稱的豪華茶具。

佐助向茶具瞄了一眼，說：

「哎呀！這麽好的茶具！上次我來拜訪你時並沒看到，是不是最近才買的？」

「你覺得一個乞丐不配用這麽好的茶具，是嗎？」

「我絕對沒有這個意思！」

後藤又兵衞基於從前是筑前五十二萬石的黑田家之臣，領一萬六千石的俸祿，替主人掌管小隈之地，雖只是陪臣（德川家以外的諸侯家臣）之位，也算是一個大名，武名遠播，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自從他離開主家後，就淪落爲浪人，最後，在不得已之下，寄居到這個乞丐區來，當了賣藝的乞丐。

按理說，以他曾有過的身分，擁有一副華麗的茶具，是不足爲奇的。

但是，佐助想道——

（買這麽一副茶具，少說也得三十枚小判吧！…）

「佐助，有什麽值得奇怪嗎？」

又兵衞一面準備沏茶，一面露出爽朗的笑容看着佐助。

「我冒昧地請教你，你這副茶具是在那裏買的？」

「這些嗎？是在室町平野甚兵衞的道具屋買的。」

「總共多少錢呢？」

「我用你上回給我的十枚小判買的，但是，還差了二十枚，所以，我準備以後把你每個月送來的小判，都拿去還給他，照這樣看來，差不多還要三個月才能還清！」

他毫不在乎地如此說着。

「什麽？原來是這樣子的！」

佐助不由得大大地吃驚了。

這也難怪佐助要吃驚，當初兵衞講好將來戰爭發生時，一定要進入大坂城鼎力相助，而現在佐助每個月送給他的，便是作爲報酬的佣金。再說，又兵衞如今是一個連甲冑、刀劍、長矛都變賣光的乞丐，身上的裝扮永遠是那套磨得幾乎發亮的小袖，腰際隨意地繫着一條麻繩，經常三餐不繼、畫餅充飢。

但是，每個月有五枚小判，又兵衛就大可好好地購置幾套多夏衣服，雇用兩名女僕，既不愁吃也不愁穿了。

「佐助我實在見識狹小，敢問又兵衛兄，你這麼做是否有何深意呢？」

「這並無何深意，只因爲我性嗜品茶而已。」

「是嗎？只是這樣子而已嗎？」

「當然是這樣子而已，除了品茶外，世上還有那一種傻子會以如此昂貴的價錢，去買一付茶具呢？」

（不愧是一個氣度恢宏的男子漢！）

「不過，以佐助之愚見，你若能用這些錢，使自己早日脫離行乞的生涯，豈不是更好嗎？」

「不！我非但嗜好品茶，同時也喜歡做一個清白的和尙。男子漢大丈夫，倘若不能爲一城之主，就應瀟洒地當一名乞丐，我向來有此領悟，所以心安理得。」

「實在佩服之至！」

「用不着佩服——」

又兵衛大力捉起精緻的茶碗，置於才藏面前。

「但是……」

佐助傾着頭。他無法了解又兵衛的心境，此外，又兵衛將他每個月送來的錢，輕易地花在道具店，也令他有些許的失望。

「你還想不通嗎？」

又兵衛有點無可奈何地聳聳肩。

「你想一想就會明白的，一個有大志的人，是不會在乎身外之物的，倘若斤斤於一枚小判能維持幾餐的話，所有的志氣都會消磨盡的，還奢談什麼一展抱負，匡正天下的……當然，我是不甘於做一名乞丐的！」

他露出一絲悲涼黯然的笑容。

「如果你也像我這麼落魄，你就會了解我的意思了，雖然我也曾榮華富貴過，但是，今天我是一個乞丐，就只是一個乞丐而已了，如果能在橋頭乞得一小碗粗飯，聊塡飢腸，我就非常心滿意足了，如果有某一天我能乞得一分錢的話，就會感激涕零，自比富豪，在這種時候，若有額外的鉅金闖入我的生活，我怕自己會因而昏聵，從此成爲一個無法自拔的乞丐，永遠無法東山再起……」

「所以，你才去買這麼昂貴的茶具，是嗎？」

「倒並不一定要買茶具。」

又兵衛的雙眼散放着異采，嘴邊的微笑也一直持續着：「就是找找女人也可以，不過，我又兵衛不要女人！」

「爲什麼呢？你的年齡並不太大嘛！」

「我的內人還住在姬路的娘家。」

「哦？你常囘去看她嗎？」

「我沒去看過她……她爲我吃了這麼多苦，所以，卽使我當了乞丐，也絕不能做對不起她的事！」

「噢——」

佐助每次來訪又兵衛，總會覺得心裏充滿了濃郁的感動和激情，以及更多的欽佩。

縱目四望，像又兵衛這麼忠厚老實又正直的武士，實在是有鳳立麟角，何況是在乞丐堆中！

就佐助所知，又兵衛乃出生於播州的一個鄉士之家，幼時喪父，成爲孤兒。

他的父親新左衞門基國，有一個親密之交名叫黑田官兵衞孝高，就是後來的黑田如水，當時他只是播州某一豪族的執事而已，他同情又兵衛的遭遇，遂將他收養於家中，當做嫡子長政的同齡玩伴。

官兵衛不久就發覺，又兵衛具天賦的將才，是故非常加以寵愛，却因而使又兵衛遭到長政的嫉妒。

黑田家由於豐臣秀吉之故，一時家運繁榮鼎盛，又兵衛也因而成爲大將。

在朝鮮之役之中，只要是看見又兵衛銀色的頭盔，及黑色的頭盔罩出現，敵我雙方却不禁肅穆無聲。在這二場戰事中，又兵衛所向皆捷、建功無數。

關東之役後，黑田家被擢升爲五十二萬三千石的大臣，統領筑前之地，而又兵衛也成爲一萬六千石的小隈城城主，照理說，此乃絕世難逢之機運，又兵衛當欣喜若狂才是，但對又兵衛來說却獨不然——

欲知其中道理，必先追溯黑田家家主官兵衛如水之事——

＊　＊　＊

黑田家第二代主人長政，所以能獲得筑前五十萬石的浩大產業，無庸置疑地是在關原之役立了大功之故。

當時，長政受此厚賞，欣喜之餘，卽刻親自趕往豐前中津城向隱逸無事的父親官兵衛如水報告道：

「父親大人在上，孩兒此番力戰，頗獲內府（家康）激賞，特召我前去，捉着孩兒的手連連道謝……」

「哼！」

如水以不屑的神色問道：

「當時內府捉的是你的右手，還是左手？」

「是右手！」

「好，那麼當時你的左手做何用處呢？難道你就沒有氣魄以左手擊斃內府，並取而代之嗎？」

如水就是這麼一個有霸氣的男人，卽使和同時代的信長、秀吉、家康相比，亦絲毫不覺遜色，可惜的是生不逢時，一生未遇機緣，是故沒沒無聞。

又兵衞自小便受到如水所謂的英雄敎育，崇尙骨氣，輕視世俗之利。

倘若說，如水此種傲岸的性格亦可自成一流的話，那麽，他是把全部眞傳給了又兵衞，而他的嫡子長政，絲毫未受其影響。

關原之役後未久，如水與世長辭——

由彼時起，又兵衞的處境就更加艱難了。

從前，他能在長政的敵視與排斥之下，安然維持重臣之位，全是受了如水的庇護，如今如水溘然長逝，長政便再也無所顧忌了。

當然，又兵衞本身也有不是之處，他在內心存有憤憤不平之思，經常暗忖：

（像我這樣的人才，豈能屈於長政那種蠢才之下呢？）

於是，他倆互相嫌惡對方，感情日愈下降——

朝鮮之陣時，長政和敵將李應理正在水中單獨格鬪，最後，連頭盔亦沒入水中，狀至危險。

然而，又兵衞却手執蒲扇，悠閒地在岸上觀看，絲毫不肯假以援手。

待長政再度掙扎浮出水面時，不由得怒喝道：

「你在隔岸觀火嗎？」

「是呀！」

（爲什麽不來助我一臂之力呢？）

長政極想如此懇求他，但終於未說出口，因爲，長政的個性也甚爲倔強，尤其不肯輕易向他低頭。

事後，有人以此指責又兵衞，但是，又兵衞却極力辯解說：「我們的主君豈會輕易敗在朝鮮人手裏，我又何必多此一舉，掠人之美呢？」

後來，又兵衞因瑣事，正式與長政決裂，遂憤而率領自己的部下離開了黑田家。

「這個傢伙不懂君臣之道，竟然蔑視我的存在，私自糾衆出奔，太可惡了！」

長政憤怒非常，便通告諸大臣，勿以又兵衞爲臣。通告上並明白書寫着：「貴國倘若不惜僱用又兵衞，便得早日充實兵庫，準備與黑田家作一決戰！」

因此，所有仰慕又兵衞之名，欲出重金聘用之的大臣們，都觀而喪膽，不敢冒險僱用他而以致又兵衞離開黑田家後，在各地流離顚沛達十年之久，最後淪爲乞丐——

＊　＊　＊

話又說回頭。

佐助非常喜歡又兵衞這個朋友。

因此，每回到這個破陋的小屋來時，總捨不得離去，

不知不覺便會坐了好久。

今天的情形仍然一如往日——

又兵衞可以說是遭世間遺棄的人物，但是，在他的身上，絲毫找不出這種可悲的陰影，每當和他交談時，佐助總會感覺，又兵衞會成爲一個乞丐，完全是這個虛僞、勢利的世間的罪過，因爲，唯有像又兵衞這樣的人，才配成爲眞正的「人」。

「最近黑田家有沒有派人來追殺你？」

佐助換了一個話題。

黑田長政是一個性情執拗的人，他知道又兵衞當了浪人後，名氣日愈響亮，因心非常憎恨，幾次派刺客要去殺死他，但是，那些刺客都懾於又兵衞的威嚴與氣魄，皆頹然空手而返。

例如，黑田家兩位一刀流的高手，一個叫三田村次郎右衞門，一個叫佐野佐太夫，就曾受長政之請託：

「我選擇你們二人去當刺客，乃是因爲你們是新加入的，不認識又兵衞這個人，與又兵衞絕無人情瓜葛，希望你們不負我的期望，能提着又兵衞的首級來見我。」

「沒問題，又兵衞武藝再高，也絕非鬼神之流，我們一定會得手的，請主君放心吧！」

那時，又兵衞還未淪爲河原乞丐，暫時寄居在西洞院三條的民房內。次郎右衞門和佐太夫，每天都躲在門外，窺視又兵衞的動靜。

某天，又兵衞又飄然地出了門。

但是——又兵衞只走了數步，便又駐脚回顧，露出非常和藹的笑容，注視着兩名刺客。

他的動作和神情，令人覺得非常舒服。

「二位是筑前來的刺客嗎？你們如果自信能殺得了我的話，就請動手吧！」

話說完後，又兵衞又回頭，依舊神態悠哉地朝東山走去——

兩名刺客目送着他的人影漸行漸遠，及至消失後，方才覺得口乾口燥，全身發軟。

「唉！我們只有自嘆弗如……」

他們異口同聲地慨嘆着，雙頰漲成了猪肝色。

誠然，又兵衞神態怡然，脚步輕盈如沐春風，但是，一萌起要和他敵對的念頭時，便又覺得他有如山嶽般威峻，和他對立無異是以卵擊石……

他們失敗而返，準備向長政請罪然後切腹自殺，不料，長政搖着頭說：「這全是我的錯，像又兵衞這種人物，是不能以稍得刀法旨趣的劍客去挑釁。你們二人能虛心回來受罰，實在是難能可貴，再說你們失敗之因，情有可原

，特在此恕你們無罪，回去吧！」

事後，長政特予他們二人各追贈俸祿一百石。

且說佐助詢問又兵衞，最近是否又遭到追殺，本意是要探知黑田家可有再派刺客前來騷擾。但是，又兵衞却如同在說及一件不關痛癢的事般，毫不爲意地答道：

「嗯！來過了四個人……」

＊　＊　＊

「事情就發生在前天夜晚！」

接着，又兵衞淡淡地敍述了當時的情形——

那日，又兵衞一早就到鳥羽街道一個叫千住院的神寺下棋，他經常在那兒下棋消遣。這天回來時，已是日落時分了。

回程中，他神態安詳地往鴨川邊上溯着。

忽然——有人叫喚着他的名字。

又兵衞不由得停脚循聲望去。

「嗯，我就是又兵衞，有何指教呢？」

「你準備受死吧！」

又兵衞的面前站着四個大漢，個個都手提長刀，迎頭向他砍來——

（這些看起來都不是筑前家的家臣。）

也許，長政在無可奈何之餘，只得出此下策，收買地痞無賴要來解決又兵衞吧！

（長政竟然僱用這種地痞無賴要來殺一個離去的家臣……難道，他眞的那麽恨我嗎？）

想到這裏，又兵衞怒從中起，決心將他們一舉殲滅。

但是——

稍一分神，一把飛刀擦過他的身邊——

「咻！」地一聲，又兵衞的小袖被削去了一截。

又兵衞淩空一躍，躲過接連而來的飛刀。

然後——只見他運氣一腿掃去，一名無賴立卽應聲倒地——

又兵衞用勁踏住他的脖子。一陣嘓嘓嗦嗦的骨頭解散聲，聞之令人膽戰心驚。

其餘三名無賴，猶豫了一下。

又兵衞正想趁機拾起地上的一把長刀時——

「又兵衞，我來助你一臂之力吧！」

又兵衞循聲望去，原來，有一名頎長的武士，不知何時悄悄地立於三名無賴身後，在他身邊，還跟隨着一名下僕。

「你要幫忙我？」

「是的，請你讓開，這些留給我來收拾好了。」

「在下感激不盡！」

又兵衞雖淪落爲乞丐，但是他的名聲曾經風聞天下，倘若在此開了殺戒，將來鬧到所司代，恐有不妥，那名拔刀相助的武士似乎也清楚此點。

「殺人取命對又兵衞閣下也許有所不利，我就無此顧忌了，所以，這件事由我來收拾是再好不過的了。」

「敢問你的大名是——」

「這個無關緊要……」

武士的話聲未落，便身隨刀轉，劃出一道美麗的白光。

「啊——」

一名無賴慘叫着，他的右臂早已鮮血淋漓地離身墜地了。

在這同時，又有一名無賴抱着左臂，躺在地面翻滾呻吟着。

最後只剩一名無賴了，他看看同伴們的慘狀，也硬着頭皮舉刀衝過來。

「你這不知死活的傢伙，難道也想嚐嚐我的厲害嗎？這次我就饒了你，下次要是再敢這樣胡來，看我伊賀的才藏，會不會再饒過你……」

「哎呀！你就是……」

那名儌倖的無賴，聽到他的名字，臉色大變，立刻不顧同伴們的死活，轉身拔腿而逃了——

「噢！那人確實自稱是伊賀的才藏嗎？」

佐助聽完又兵衞的敍述後，似乎有所發現地鄭重問道。

「對！他是這麽說的。而且，那名無賴聽到他的名字後，也嚇得喪膽而逃，所以，我想才藏可能是跟他們同流的厲害人物吧！」

「我知道，他是伊賀的忍者！」

「他是忍者？」

「嗯！他叫做霧隱才藏……由於是忍者的關係，在江湖上還頗有一點名氣，嗯……他後來有沒有到這兒來找過你？」

「沒有！」

「倘若他來的話，你大可不必理睬他，因爲，他現在是江戶的間諜。」

＊　＊　＊

像佐助如此忙碌的人，卽使是在京都，恐怕也難得一見吧！

過訪河原乞丐又兵衞後的第二天，他又悄悄地訪問了住在花園妙心寺僧堂的塙團右衞門。

翌日，他矮小的身影，又出現在京都北方的柳圖子。

他到此地的目的，就是要拜訪從前曾是土佐二十二萬石的領主，現在在私塾當師長的曾我部盛親。

接着，佐助又趕到紫野，探望一個叫仙石宗也的人，這個人從前也是隱居的大名。

仙石宗也和曾我部盛親，同是在關之原一役敗北，遂合資辦了一家私塾，親自執教。

佐助拜訪這些人的目的，就和他拜訪兵衛是一樣的。原來，佐助乃是將生活費一一送給他們。

（我每到一處，都受人歡迎，想想這個工作也挺有意義的！）

佐助每隔三個月，就拜訪這些人一次，除此之外，他還把生活費分贈給許多落魄的人。

那些人大都曾是萬石以上的大名，而今流落孤苦，佐助除了致贈生活費，使他們得以溫飽外，還給了他們一個希望的夢想。

佐助對他們每一個說：

「希望你們再幫忙豐臣家一次，在大阪城再度擧兵，打敗江戶幕府，再與你們的主家。關之原並非最後一役，身爲一個男子漢，應該有屢仆屢起的勇氣！」

「會的，我準備這麼做。」

幾乎每一個人都肯定地這麼說。

佐助自覺能帶給諸多人希望和夢想，鼓舞他們的決心與勇氣，即使無法提昇自己卑微的忍者身分，至少是頗有意義和價值的。他想：

（我是一個男子漢，當做男子漢分內的工作。）

※　※　※

（我只是一名忍者，是武士們所不屑一提的微賤者……不過，我能將希望散播給諸多不遇的浪人，鼓舞他們的信心，將他們滙結成一股強大的力量，以扭轉乾坤，挽回局勢。歷來的忍者，沒有一個人能像我這麼有作爲了。）

（和我相比，霧隱才藏只不過是一介塵土罷了！）

才藏有高深的武技，却不願加以有效利用，做諸如此類有意義的工作，整日自甘飄盪無所事事，這在好好先生的佐助看來，實在是非常可惜的。

自前次在深泥池分手後，佐助就未再見過才藏了。

俗話說，有緣終歸來相見。就在佐內拜訪過塙團右衞門，正要返回時，終於又碰到才藏了。

塙團右衞門所居的妙心寺，是臨濟禪在京都的大本寺，寺前自成一條小街，幾家茶屋排在那兒。

佐助穿過這條小街時，忽然聽到一家茶屋的草簾後，傳來一個熟悉的叫喚聲：

「喂！喂！佐助。」

正是才藏，是佐助最不喜歡碰到的人。

（哎！想着想着，怎麼眞的就碰到了！）

不得已之下，佐助只好掀簾走進去。

才藏以手指指地面，說道：

「喏！你就委曲一下，坐在那裏吧！」

茶屋裏雖然沒有其他客人，但是，佐助一身賣藝人的打扮，不能和武士裝束的才藏平起並坐。

佐助只得默默地跪坐在才藏面前的地上，心裏覺得很不是味道。

「佐助，你到妙心寺拜訪塙團右衞門，是不是？想不到你還是這麼勤勉。」

「這個時候，你在這裏幹嘛！」

佐助不悅地反問着。

「就如同你所看到的，我正在這裏喝酒。」

「我的意思是，你爲什麼到這裏來？」

「我來見塙團右衞門……」

「哦？」佐助驚訝得說不出話來。

「我來奉勸他，不要輕易被大阪派那些狡猾的狐狸所騙了……」

才藏諷刺地看着佐助，神情中帶有挑戰的意味。

「什麼？你說狡猾的狐狸是指誰？」

「當然就是你和隱岐殿——」

「才藏，你不要開玩笑了，也請你不要再阻撓我們的工作。」

「決不！決不！」

才藏誇大地搖動肩頭，笑道：

「不過，我也有自己的工作。」

「你的工作就是替江戶做密探吧！」

「不是，你想我霧隱才藏會那麼容易就被江戶派利用嗎？」

「那麼，你的意思是你可以加入大阪派？」

「也不是這個意思。」

「你說的話，經常叫我摸不着頭緒……現在天下就要分成大阪與江戶二派了，你若再這樣不負責任地戲弄雙方，總有一天會成爲兩派追殺的目標！」

「我就是在等待那一天的到來。」

（我實在不懂他話中的意思。）

佐助實在無法了解才藏，在他看來，才藏眞的是一個狂人，一種與人類不同的精靈。

黑府邸

初夏來臨了——

青子好喜歡這個季節，無事時就靜靜地凝視着院子裏青葱的樹葉，以及映在上面亮亮的陽光。

這一天的午後——

（哎呀！）

青子不由得挺起了身子，注視着院子裏的大門。

從一早，青子就有一種預感，覺得才藏必定會來，果然，才藏在一個僕人的帶領下，走進大門來了。

近來，才藏不知怎地，幾乎每隔十天就要來拜訪菊亭大納言晴季一次。

青子也不知道他是因何而來的。

「公主——」才藏停住脚。

他們二人中間隔着重重亮麗的樹叢。

「公主，近來可好？」

（這個人眞會裝蒜……三天前的夜裏，他還偸偸潛入我的房間呢！現在竟能裝得沒那囘事似地……）

「等一下我會過去向妳請安。」

青子心想：他雖然臉皮厚，倒不失爲一個多情而可愛的男人。

青子這樣想着時，才藏的身影已經消失在書院那邊了。

菊亭大納言晴季究竟是上了歲數的人，對才藏的一再來訪，覺得不勝其煩。

「我着實困惑，你爲何一再地來呢？」

「實在抱歉之至——」

才藏頭半抬，臉上露出可人的笑容。

「你到底有什麼事呢？爲何每次都神色曖昧，語意不明。」

「我沒有什麼事。」

（既然沒事，又爲何要來呢？）

晴季心裏嘀咕着，嘴上却沒有說出來。

「實在是打擾了你這位貴人，但是，我的確喜歡看大納言你的臉，一日不見就如隔三秋……」

（這個傢伙怎麼老是嬉皮笑臉！）

晴季雖然有一肚子氣，但是看了才藏的笑臉，不知不覺氣就消了。

（這個男人確實有吸引人的魅力。）

最後，晴季不由得作了如此想。

「今天我倒要好好問問你，你的企圖是什麼？是想加害於我呢，還是想幫助我？」

「嗯……這個叫我怎麼說呢？」

才藏笑着敷衍了一下。

其實，他是心存計謀而來的。

他經常走訪菊亭家，這事一定會傳到江戶和大阪二派人耳中，然後，大家都會不約而同地懷疑才藏和菊亭家的關係，這樣一來，才藏的目的就達到了，他就是要在京都自成一個大阪派和江戶派之外的第三勢力。

當然，除此之外，才藏到菊亭府邸來，還有別的目的。

才藏這個人生非常篤實，從前，他就對大納言說過：

「不論你們什麼困難，我都會鼎力相助的！」

所以，才藏便訕訕地告訴大納言說：

「你姑且認爲，我來訪的目的乃是要巡視看看菊亭府邸裏的一切，是否都安好無恙……」

「果眞是如此嗎？」

大納言不得要領地反問着。

＊　＊　＊

從書院出來後，才藏並未朝大門走去，而逕自繞過院子，想到青子的房裏。

在穿過院子時，才藏突然停下了脚步，眼光在草叢中搜巡着：（原來就是這個傢伙！）

原來，有一名武士正心虛地躲在草叢裏發抖。

從很早開始，才藏就懷疑菊亭府邸裏暗中潛有奸細，果然，今天就被他逮到了。

這個武士面頰浮腫，看起來出奇地膽小懦弱。

「想必你就是那個奸細吧！難道，你就光會躲在草叢中窺視別人的行動嗎？」

才藏語氣溫和地詢問着：

「從前，有一囘公主幾乎被刼持，就是你做的內應吧！」

武士默不作答，只是畏懼地看着他。

「你叫什麼名字呢？」

「我叫米川監物。」

聽這個名字，就知道他不是菊亭府邸裏的雜役武士，而且，看樣子他是執事之類的家臣呢！

按理說來，像才藏這樣無官無階的浪人，沒有資格和他對面而談。至少也必須跪坐執禮相向才可。

「米川大人，請你站出來吧！」

「這樣就可以了，否則會被發現了，對！有人叫我傳

幾句話給你……」

「那人是誰？」

「是江戶的一個老僧。」

他笑得有點卑屈。

才藏不用想就知道，那個老僧就是指因幡業師的俊岳，而且照這人的口氣聽來，他似乎是江戶派的首領之一。

才藏先向四處張望了一下，才問道：

「他要你傳什麼話？」

「他要你立卽到雙岡的黑府邸去！」

「好！我知道了，我會到那裏去的，不過，這並不表示我聽從他的命令，這點希望你能明瞭。」

這就是才藏的脾氣，他非常不喜歡奉人之命做事。

「哦？你不是和我一樣，都是他的屬下，必須聽從他的指示行事嗎？」

「誰和你一樣！你別小看了我霧隱才藏……哦？聽你的口氣，那個瘦老僧果眞是……」

「住口！不得無禮，難道你不知道他堂堂是個奧州的大臣嗎？」

「不管他是將軍、大臣還是公卿，我霧隱才藏不過是個無官無階的忍者，有何值得我畏懼呢……好了！你要傳的話我已經知道了，我們後會有期吧！」

「那麼，你會去赴約了……」

「那是我的自由，誰也管不着！」

「哎呀！你這人太任性了，將來一定會吃虧的！」

「哈！哈！哈！哈！我才不學那些卑鄙的俗人，聽到德川家和豐臣家，就嚇得發抖！哈！哈！哈！」

朗笑聲中，才藏已大步離去了。

「才藏，要不要玩骰子……」

青子遠遠看到才藏走來，便欣喜地叫着。

＊　＊　＊

才藏方才一脚步入青子的房間，青子就迫不及待地說：

「好！我們來準備玩骰子吧！」

青子命令老女荻野把骰子搬出來。

但是，才藏似乎絲毫不感興趣：

「雖然妳是一片盛情，但是，我才藏可不是小孩子喲！」

「哎！你怎麼說這種話呢？青子我也不是孩子呀！」

說着，青子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好！好！我收回方才那句話就是……不過，我今天確實有事，恐怕不能在此久留……你看我一副遊手好閒的樣子，其實，我是相當忙碌的！」

「哼！青子我也忙碌得很！」

才藏聽了覺得有點可笑，便打趣地問道：

「公主妳也有事情可做呀！」

「有，才多呢——」

「舉例說說看吧！」

「嗯！比如說，我必須到粟田青蓮院御所，去見一個人。」

「那個人是誰呢？」

「我才不告訴你呢！」

「哎呀！我又惹公主生氣了嗎？」

才藏不禁苦笑着，線視落在房間的壁龕上。因爲，打從進入開始，他就注意到有一個小巧的南蠻櫃置於其上。

「哎！好精緻，好稀罕的東西呀！」

「你也喜歡它嗎？才藏？」

青子的氣此時似乎已經消了。

「裏面裝的是什麼東西呢？」

「是從南蠻來的檀木鏡。」

青子輕移蓮步，將裏面的檀木鏡取來給才藏觀賞。

這面檀木鏡的鏡框雕着葡萄和松鼠，而且，每一顆葡萄上都鑲了一顆藍色的寶石。

「聽說南蠻人特別珍視這種顏色的寶石，他們的眼光似乎和我們不同……這東西妳是從那裏得來的呢？」

「是大阪右大臣的母親淀君送給我的。」

「聽說公主和右大臣是同年同日出生的！」

「是的，因此淺井殿（淀君）對我非常疼愛。」

「不過……我想妳不可能親自到大阪吧！是誰把這個送來給妳的呢？」

「是一個住在神樂宮楓葉府邸的女人，她是淀君的使女，叫做隱岐殿。」

「是嗎？是什麼時候送來的？」

「就是昨天嘛！哎呀！才藏……」

「什麼？」

「你的臉色怎麼變了……」

才藏不理會她，繼續盤問說：

「你明天要去看蓮院御所見一個人，是在什麼時刻？」

「是巳時（上午十時）。」

「嗯！我知道了，你要見的人就是隱岐殿，那麼，你去見她有事嗎？」

「沒什麼事！她只不過要請我品茶罷了！」

青子說完後，突然又心急地嚷了起來：

「哎呀！才藏！你這個人眞可惡，你看！人家的秘密都叫你給套出來了，不來了……」

「眞是太謝謝妳了，青子，目前除了妳以外，再也沒有人能協助我了，所以，請你多多幫忙！」

「協助你？幫忙你……到底是什麽意思呢？」

青子似笑非笑地凝視着才藏。

才藏不禁心頭微微一震。每當青子如此注視着他時，他就有一種完全被看穿的感覺。

＊　＊　＊

走出今出川的菊亭府邸後，才藏壓低笠帽，紮緊纓帶，朝西邊的方向走去——

他準備到雙岡赴約——

越過溝渠，涉過紙屋川，一路不時有雲雀熱鬧的啼叫聲伴着他，一點也不覺得寂寞。

不久，眼前出現了西山山脈低矮的翠影，連綿數里。

這附近的野草非常青蔥繁茂，看起來不像是離京都只有半里之地。

（到底是有什麽事呢？）

才藏邊走邊想着。

他雖然加入了江戶派，但是到他們的巢穴黑府邸去，今天還是頭一遭！

（大概不會是想加害於我吧！）

話說另一邊——

柳坊俊岳正悠閒地躺在黑府邸中正對院子的窄廊上，左手把玩着一條竹鞭。

——不知是不是一時興來——

他「篤篤！」地敲了兩聲地板。

一會兒後，他背後的紙門被拉開了，有人探頭問道：

「是您叫我嗎？」

「左門——」

俊岳背對着這個名叫左門的屬下，雙目注視着院子說：

「待會兒，我跟你提過那個叫做霧隱才藏的伊賀者，會到這裏來……」

「大人，我看還是算了吧！」

左門似乎絲毫提不起興趣來。

這個人叫做本多左門，年齡比俊岳還大，黑府邸中上上下下的僕人，都稱呼他爲「大夫」，他的實際身分是奧州磐城鳥居家五萬石的家老。

俊岳奉了江戶的密令駐鎮京都後，他也跟隨而來，專司家臣們的總監管。

左門不覺膝行趨至俊岳面前，苦口勸道：

「大人，你只管每天在此安逸地午睡就好了，這些繁瑣的雜事，不勞你費神，你不是已經選出一個刀法高明，

又有才幹的德永源兵衞總管這些事了嗎？」

「哎！問題就出在那個源兵衞身上呀！」

他憤而敲打着地板：

「如果那個源兵衞管用的話，我就不會這麽着急了，第一次，在八瀨要暗殺菊亭大納言的女兒，沒有得手，接着，刼持那個女孩的計謀也失敗了……」

「不過，事情如此發展，對我們來說反而有利呀！後來我們才知道前往京都招募浪人的，乃是淀君的使女，叫做隱岐殿，她冒充菊亭大納言公主青子之名，到處招搖撞騙，假如我們當時眞把青子刼持了，豈不是弄巧成拙，把事情弄得很尷尬嗎？這樣看來，不是多虧了源兵衞的失手嗎？」

「左門，你眞是越老越糊塗了，假如源兵衞能在當初就查出隱岐殿的眞正身分，我們就不用老是處於被動的地位，也不會浪費了這麽多時間，仍然一事無成啊！」

「噢！所以大人就不信任自己的家臣，而想向外僱請那個叫做才藏的伊賀者，是嗎？」

左門有點忿忿不平地指責道。

「也不全是如此，這種運用武技的工作，我認爲還是聘請專於此道的人來辦較好，究竟，我們只能在戰場上耀武揚威……僱請一名優秀的伊賀者，將比一百名武士還管用……」

＊　＊　＊

「大人，伊賀者是一種毒物哪！」

本多左門一向是以處事愼重有名的：

「現在僱用了他，將來必會有意想不到的麻煩……以屬下之見，盡可能的話，還是用自己的家臣比較好。倘若大人嫌人手不够，可以再由本國調一些來。伊賀者終歸不是武士，不尙忠義，他們就像狐狸那般狡猾，反覆無常，說不定那一天，就會回頭來反咬你一口……」

「左門，雖然你說他們是毒物，但是……」

俊岳一臉深思之色，說：

「倘若其性不毒，又怎能配成良藥？我自有配製此毒物成爲良藥的方法，你不用再說了……」

說到這裏，俊岳突然坐了起來——

「對了！派遣寶山流的武藝家沼田源內，去殺才藏，這是你使的計謀吧？」

「大人，你怎麽知道得如此淸楚……由於大人似乎偏愛才藏，所以，屬下才獨斷地安排了這件事……」

「眞是無謂之舉！還好我從源兵衞那兒得知了此事，先一步趕到因幡業師，才免去了一場紛爭！」

「哎呀！這多危險！大人，你是首腦，怎好單獨行動

，以後你還是好好在府邸中運籌計謀就好了。」

就在這時——

才藏也已跋涉過重重山路，來到雙岡山麓下的八幡社旁，並在該處碰到俊岳派來接他的人。

「你就是霧隱才藏嗎？」

「對！」

「請你把笠帽拉高一點，好嗎？」

「那你是——」

「我的身分低賤，不值一提！來吧！我給你帶路！」

於是，他們爬上一條兩旁皆是草莽的山道，幾番蜿蜒曲折後，眼前出現了一個池塘。

池塘邊有一幢像是鄉士所居的房子。

（噢！這就是黑府邸嗎？）

這幢房子四周，圍了高高的土牆。也許是土中混有木炭的緣故吧，整座土牆都呈暗黑色，乍見頗為駭人。

「黑府邸」的得名，大概就是由此而來吧！

不知是否已年久失修，又乏整理，屋宇上野草蔓生，牆瓦斑剝，圍牆上也攀滿了雜亂的枝葉。

（好一個荒廢的府邸呀！）

這是黑府邸給予才藏的第一印象。

然而，踏入院門後，情形却完全改觀了——

院中的花木修整的盎然有緻，幾幢新建的屋宇，羅列分佈着，給人一種生氣蓬勃的氣象。

（哇！怎麽會是這樣……）

才藏驚訝得不由停下了脚步。

「怎麽了——」

「現在不勞你帶路了，我要親自去參觀參觀這座府邸！」

「那不行呀——」

帶路的人急急地追過去，但是才藏絲毫不加理會，縱身一躍，跳到好幾公尺上的窄廊，然後，瞬間消失了踪影——

帶路的武士只能焦急地窮瞪眼。

＊　＊　＊

才藏會突然甩掉帶路者，對一個伊賀者來說，是不值為奇的。

因為，身為一名伊賀者，無論置身何處，都必須對周遭的環境瞭若指掌，以便能隨時逃生。

才藏隨便選擇了一個角度，瞄了幾眼後，就完全掌握所有的地形了，這座府邸的配置，及有多少房間，他都了然於心了。

只見他幾個淩空，幾個躍身，便神不知、鬼不覺地來到圍牆下了。

驀然——

才藏發覺前面的草地情況有異。

仔細一查，原來草地上遍佈了刺釘。

這是為了避免忍者潛入，所做的防備。

（看來，他們是相當有警戒的！）

才藏迅速地砍了一把杉枝，掃掉一些刺釘，闢出一條逃路，以為萬一時逃生之用。

（……）

才藏蹙蹙眉毛，因為，他聽到一陣紛亂聲。

——似乎有不少人正在四處找才藏，因而發出了脚步聲，喊叫聲，草木被撥動的聲音，摻雜混合成的紛擾聲。」

（現在……我該怎麽辦呢？）

雖然他是應邀而來的，但是，對一個忍者來說，時辰還嫌太早了些。!」

麗日依舊照了滿山——

才藏認為，若能在日落的半刻時和府邸的主人見面，是最理想不過的了。

唯有黝黑的夜晚，才對忍者有利，否則，光天化日之下，卽使武藝再高強，也難免成為弓箭、火砲下的犧牲品。

（對！日落前再比較安全！）

才藏這樣想時，整個人已經翻身跳出了圍牆。

非常幸運，並未被任何人發現——

此刻，才藏立身處，正當一座山凹邊。

他撥開草叢，仰身躺下，讓茂密的野草將自己身埋沒。

一陣倦意襲來，才藏很快就呼呼酣睡了。

且說，黑府邸上上下下的人，莫不認為才藏是一個奇妙怪異的客人。

左門首先為沾沾自喜地說：

「你看！我說的不錯吧，伊賀者就是這樣反覆無常！」

他趕緊命令源兵衞，帶人嚴密地搜索。

「大人，我們實在太大意了，這個才藏是隻老狐狸呀！」

「……我想，他一會兒就會出現的，他敢隻身前來赴約，已經是很不簡單了，看到這麽一幢怪異的府邸，總是要先有一番愼重的準備……」

俊岳出奇的平靜，拔出腰間的短刀，悠閒地創着脚趾甲。他自小跟隨家康在外征戰，出生入死，現在雖然身為五萬石的大臣，却仍然不改戰場男兒的粗豪作風。

「大人，我去叫侍臣來替你剪指甲吧！」

「左門，你實在多嘴，這乃是我的戰場作風。」

「大人，你現在的身份已經不同於從前了，大御所（家康）提拔你爲大臣，所以……」

「不！現在大阪還有豐臣家眈眈虎視着，我這個大臣之位隨時都會煙消雲散，所以，在豐臣家未消滅之前，我們都應當保持備戰的狀態。」

＊　＊　＊

（事情果然一如我所料的那樣……）

左門這個老人越來越浮躁了。

府邸上下已搜索遍了，還是沒有才藏的影子。

左門已經把源永源兵衞給責備了好幾次了。

「源兵衞，世上絕沒有什麼妖魔鬼怪，再說才藏也絕不能升天遁地，旣然走入這個府邸，就一定還在裏面，就是把屋瓦一片片掀起，把野草一根根拔盡，你也要把他找出來，還不快去給我搜，楞在這裏幹什麼！」

「是！是！遵命！不過，我有一個疑問，就是你從前說過只要看到他，一律格殺不論，現在是不是還如此？」

「對！對！還是這樣……不過，你千萬不能讓大人知道了，這點很重要。」

「是，我知道。」

德永源兵衞的年約在二十二、三左右，他的祖先數代以來，就是鳥居家的家臣。

源兵衞在戰場上往往表現得畏縮懦弱，裹足不前，然而，叫他從事見不得人的暗殺、刼持，他馬上如魚得水，如虎歸山般地靈活，振奮起來。

他的個子不高，頭髮稀少呈衰褐色，臉色紅潤。

當初到菊亭府邸刼持靑子那批人，就是以他爲首的。

他說話帶有很重三河口音，而且，總愛習慣性地緊盯着人追問：「好嗎？好嗎？」

左門向他交代事情時，他每每迫不及待地應道：

「什麼事只要你一聲交代，源兵衞絕對爲你辦到，好嗎？好嗎？」

源兵衞接受左門的指示後，立卽回房指派了一些部下繼續嚴密地搜查，然後，又叫來寶山流的武藝家沼田源內，對他說道：

「這次才藏如想逃脫，你就緊緊地跟住他，絕不能讓他活着走出黑府邸！」

「這個我知道，你不用再叮嚀了！」

「好嗎？好嗎？」

源兵衞的老毛病又犯了，他自己可能並未察覺。

正當源兵衞忙碌地站起來時——

他身旁的紙門倏地被拉開了。

（哎呀！）

房中的二人瞬間都呆住了，但是，他們都沒有慌亂……

被拉開的紙門外，赫然是才藏那高大英挺的身影。

才藏把紙門稍微再拉開一點，說：

「我叫做霧隱才藏，由於和帶路的人走失了，現在正在摸索尋路，誤打誤撞撞進了你們這個房間，眞對不起……嗯！沼田源內您也在這裏呀！」

這時，源兵衞對沼田源內使了一個眼色，沼田源內立刻敏捷地跳了起來，但是——

他一點也沒有武藝家的架子，春風滿面地說：

「請進吧！用不着客氣——」

「不！我豈敢打擾你們。」

說着，才藏又把紙門迅速拉上了。

「沼田源內，你還不趕快追去？」

「不！不能輕擧妄動，萬一他在門外佈下什麼陷阱，我這一出去不就完蛋了嗎？」

「那麼……你把門踢開看看吧！」

沼田源內很快地屏氣凝神，揮腿將整扇紙門踢倒了。

小心翼翼地走到廊外一瞧——

外面空無一物，連才藏也無影無踪了。

＊　＊　＊

不一會兒——

才藏的身影又出現在正對俊岳房間的院子了。

落日急遽地朝府邸後的西山墜落着。

最先發現有人走入院子的是俊岳。他制止了受到驚動的侍臣，然後淸淸喉嚨，朗聲道：

「才藏，你來了是嗎？請上來吧！」

「那不行，這座府邸似乎充滿了殺氣！」

「你去叫左門來！」

俊岳低聲吩咐了侍臣。不久，左門來了。

俊岳非常氣忿地責罵着左門：

「我跟你叮嚀了那麼多次，你竟然還敢私自抗命！招待才藏這個客人，是用不着弓矢的，還不快去準備酒菜！」

「大人，你這麼做，莫非是忘了伏見城的敎訓嗎？」

「伏見城是伏見城，現在是現在！」

俊岳顯得非常煩躁、不悅。

伏見城那件事，乃是發生於十四年前，也就是慶長五年八月，關之原戰役的前兩個月。

當時，俊岳（鳥居忠政）之父鳥居彥右衞門，奉家康

之命率了二千名士兵，守衞於伏見城。

是時，適逢石田三成親領三萬士兵，自大阪一路進軍伏見，大有一舉加以殲滅之勢。

伏見城風聞此消息，卽刻展開防衞佈置，主城由六十二高齡的彥右衞門元忠親守，二城由松平主殿頭家忠坐鎭，另外一座小城松城，則由內藤彌次右衞門家長負責指揮把守，經過十餘日的堅守，眼見敵人的氣數已將絕了，不料，在最後的關頭，防守於松城的二百名甲賀者臨時變節，被敵人收買，開城迎敵、倒戈相向，致使伏見城在一夜之間淪陷，鮮血成渠，瓦礫遍佈——

彥右衞門在城破之時，慘遭敵軍中的雜賀孫市重次毒殺，並懸首於大阪的京橋之上示衆。

這次血的敎訓之後，鳥居家就不再僱用忍者，並堅持此一原則。因此，佐門對俊岳要僱用伊賀者霧隱才藏之事頗爲不滿，並以此相責。

然而，俊岳却認爲：（只此一次，不得不冒險！）

因爲，幾日來的情況顯示，他們這些久經沙場的人，對這種純屬智慧，巧詐的政治運用非常外行，倘若不假手於內行者的話，很難達成家康所託付的重責，況且，俊岳發覺，自己越來越喜歡這個特立超羣，有骨氣的才藏了。

「你們暫時退下吧！」

他這樣下令，然後又吩咐侍童去準備酒菜。

「才藏，請你不要見怪，我們家的家臣聽到忍者，就着了魔般地恐懼，不過，只要有我在，絕對不允許他們對你有所不禮貌！」

「您叫我來，有何貴幹呢？」

「我要借重你的武技！」

於是，俊岳娓娓道出他所願意提供的條件，包括將才藏待爲上賓，暫支一百石的俸祿，待任務達成後，方才按才藏的希望，酌予提升。

「怎麽個借重法呢？」

「嗯……暫時充當我聊天閒談的對象吧！」

俊岳的言下之意，就是欲將才藏聘爲幕僚。

＊　　＊　　＊

翌日早晨，才藏獨自走在往粟田的山坡，因爲，已時（上午十點）青子將應隱歧殿之邀到此品茶。

（要我斬隱歧殿……這樣也好！）

斬殺隱歧殿乃是俊岳交給他的第一個任務。

（將她斬了也好！）

才藏對工作，向來無所謂好惡之感。

昨夜和俊岳晤談後，才藏又在另外一個房間見了左門。

「我要事先對你說明的是……」

才藏嚴肅地對左門說：

「由於承蒙俊岳大人的看重，今後我得做和你們同樣的工作，然而，我究竟不是鳥居家的家臣，因此，我絕不可能像你們這樣，爲鳥居家效忠不渝的……」

「這個我了解，伊賀者本來就是如此！」

左門的臉上，露出了輕蔑不屑的表情。

當然，才藏也無法得知左門誓死效忠主人的心境，他們兩人在思想上是決不能取得溝通的。

「設若我能力不够，不能達成任務，隨時都可以取消約定，雙方絕不會有任何瓜葛！」

「當然！當然！這用不着你說，伊賀者和武藝家雖然都具有武士身分，但却非眞正的武士，對於任何事都唯利是圖……算了！算了！淀君的使女隱歧殿就交給你解決了，你旣然誇了口，就不可失敗，否則……」

「我可沒誇過口！不過，我也不會大意的！」

這時，才藏不知不覺已來到青蓮院御所的大門前了。

他一面摘下笠帽，一面喊道：

「有人在嗎？」

——沒有人回答——

青蓮院御所的右鄰就是坊官（寺侍）的居家。

才藏向四周觀看了一下，又步上石階喊道：

「請問有人在嗎？」

——大門依舊緊閉，四周一片寂靜——

青蓮有御所之名，乃因幕府的中皇室倘若遇難，每詣此處避居。至於平時，則只有寺持住在這裏而已。

「是那一位啊！」

大門邊的窗口，忽然探出一個人頭，懶懶地問着。

——四半刻（三十分鐘）之後——

才藏又從青蓮院的斜坡走了下來。

（青子並不在這裏……）

他再三詢問過看門的人和寺持，但是他們都回說，今天菊亭家的人沒有來過，茶室亦無人使用過。他們的樣子看來都不像是在說謊。

（這……其中必有詐……）

傍晚時分，才藏翩然來到菊亭家。

「噢！才藏！你來得正是時候！」

大納言晴季神色慌張地迎到廊上，口裏嚷着：

「大事不妙了，青子失踪了，我派人到青蓮院尋找，那兒的人說她今天並沒去！」

「隨青子而行的有誰？」

「有米川監物和荻野，他們也尙未回來，我正想派人到所司代報案……」

「嗯！等一等！這事魯莽不得！」

這之後，才藏忽地忙碌起來——

他馬不停蹄地趕回室町客棧，吩咐孫八說：

「喂！你快派七、八個人手，到街上去探消息！」

「發生了什麼事嗎？」

才藏連比帶說地把事情敍述了一遍，就催促孫八趕緊到街上收集有關的情報，並且說：

「我馬上到隱歧殿住的楓葉府邸看看！」

「啊！那太危險了！」

「不會的，說不定那兒早就人去樓空了，他們不會傻到等我去要人的！」

才藏認爲，刼持青子的人就是隱歧殿，她們想以青子爲人質，逼迫晴季加入大阪派。

（這眞是老掉牙的辦法！

自戰國以來，兵家們每喜邀挾人質，迫人就範。

（大阪派和江戶派，爲什麼都如此看重晴季呢……）

才藏尋思的結果，總算找到了答案。那就是晴季的影響力太大了，足以左右其他公卿們的決定，尤其是大阪方面，格外需要晴季助一臂之力。

（大阪的右大臣家一定已經無計可施了，才會出此挾持公卿公主的下策。）

才藏急急地步入黃昏的街道中。

（嗯？）

越過街道時，才藏一眼瞥見一條人影急急地躲入商戶的牆邊。對方看起來非常矮小，且作平民打扮。

（是密探嗎？）

行行復行行，步過三條橋，渡過鴨川，才藏來到了吉田山附近。吉田森林中除了大大小小的寺院外，別無民家。

將走出森林時，才藏突然一個轉回身——

後面的跟踪者措手不及，幾乎和才藏撞了個滿懷。

「喂！你跟累了嗎？我送你到你想去的地方吧！」

然後，才藏一把拎起對方的衣領，在黑暗的森林中疾走着……

走出森林後，才藏頓時覺得手裏的負擔變得沉重起來。

（噢！他死了……）

才藏隨手將屍體拋棄於通往神樂宮的山坡，然後，一逕奔至楓葉府邸。

——四周一片悄然——

唯獨山風簌簌作響，憑添幾分愁慘。

才藏輕輕推了府邸的門，門就應聲而開了。

果然不出才藏所料，此處早已人去樓空——

（大阪的狐狸精果然遷走了……）

四處巡察一遍，確認已無人跡後，才藏方才神色凝重地，緩緩步至外面。

夕陽的餘暉遙照在銀閣寺的圍牆上。

（要查出隱歧殿的行踪，還是得到相國寺前找佐助！）

歸程中，才藏途經先前棄屍處，發覺方才的屍體已經不翼而飛了——

（莫非他只是昏倒而已……）

正當才藏昂首默想之際，一把飛刀閃電似地擦過他的耳鬢，插在脚邊的地面上。

（什麼人？）

他迅速地環顧四周，發現對面數間遠的一棵杉樹上，有人影晃動了一下。

仔細一瞧，竟是一個平民裝扮的人，正攀躲在枝葉繁茂處，彎弓對着才藏瞄準——

「算了吧，你絕對射不中我的！」

的確，才藏只要隨便躲在任何一棵樹身背後，對方勢必就無法射中。

（怎麼這般愚笨！）

才藏不愧是個怪人，一點不爲自己的生命擔憂，反而被對方的愚笨和失策氣得哭笑不得。

他毫不在乎地繞到身後的一棵樹後，以避免成爲對方的鵠的。就在這時——

才藏下意識地認爲，附近還有第三者存在。

「到底是什麼人，出來吧！」

出乎意料地，對面的撲樹後果然走出了一個人。

——也許他誤以爲被識破了，才自動現身吧！

那個人謙卑地打揖作躬，唯唯諾諾地說：

「是我，就是我，你還記得我吧！」

才藏怎麼忘得了，他正是一副阿諛嘴臉，令人非常噁心的寶山流武藝家沼田源內。

至此，才藏方始恍然大悟！在樹上射飛刀和跟踪自己的人，都是源內臨時僱來的街頭無賴。

「是沼田源內啊——」

由於對方滿臉堆着笑容，所以，才藏也把聲音放溫和了。

「源內，你不覺得用這些手段對付我，有點過分嗎？如今我已受僱於左京亮（俊岳）了，你怎麼可以殘殺自己人呢？」

「這個嘛……我實在是有不得已的苦衷……」

「是不是佐助指示你這樣做的？」

「這我不能說……不過，爲了我們武藝家的榮譽，今天一定要將你解決掉！」

「爲了武藝家的榮譽？這未免太冠冕堂皇了吧，你還不如說是爲了將來的出路！」

才藏笑着調侃他，但是，源內毫無慚愧之色，反而更加殷勤地連聲說道：

「反正都一樣，都一樣！我們素無寃仇，但是，這一回我要是不能將你幹掉的話，只怕自己也活不下去了。」

「哈！哈！我們彼此彼此！」

才藏依舊毫不在乎地打着哈哈，一面向源內逼近了一步——

武藝家和忍者都是靠售賣武技維生，他們這種特殊的職業便是和武士最大的出入，因此，武藝家和忍者常會有惺惺相惜、同病相憐之感。

「我們都是靠出售武技維生的，所以，我很了解……」

才藏臉色一沉，語氣略帶悲淒。

「你能了解，我實在感激不盡！感激不盡！」

源內唯唯諾諾地答道，一面不住地後退。他這種架式完全是以退爲進的姿態。他正等待着才藏出招——

——但是，儘管如此，源內的臉上還是堆滿了笑容。

才藏的臉上頓萌殺機——

——他又往前大邁了一步——

就在這個時候——

才藏覺得背後有異樣的感覺，便下意識地彎身迴避。

——說時遲，那時快——

一把飛刀「簌！」地自才藏身上飛過——

＊　＊　＊

沼田源內這個人眞是道道地地的巧言令色者，即使在這種緊張的關頭，還是笑容滿面。

「才藏，我全無害你之心，請你不要和我源內動粗，這是於事無補的！」

才藏對他的話毫不理睬，只是儘量地避免再度被瞄準，然後，更加緊地逼近源內。

源內表面上仍是步步後退，但是，他的後退是有陰謀的，他想將才藏誘至空曠處，以使樹上的射手能順利將他射死。

「才藏，注意你的右邊！」

源內故意這樣提醒才藏。

——果然，一把飛刀射了過來！

才藏揮刀將它砍成二截。

源內急忙興高采烈地叫着說：

「哇！太棒了！太棒了！」

「不要囉嗦！」

「才藏，你怎麽這麽不高興呢？這樣吧！你趕緊回去，我們也不要爭鬪了，否則，我的刀法加上我那朋友的飛刀，即使你武功再高，也會手忙脚亂，今天我們算是不分勝負，不過，終有一天，我會要你的命，在那之前，希望你能快活無恙！」

「哼！哼！你蠻會要嘴皮子的嘛！」

「不！這些都是我的眞心話！」

這時，源內已不再後退了。他們之間的距離頂多只有四間而已。

「才藏！飛刀又來了！」

果然沒錯！一把飛刀閃電似飛掠而來，射入才藏右脚邊的地上。

「快！快！又來了！」

這一次，飛刀射在才藏的左脚邊。

沼田源內突然得意地提高聲音說：

「我知道下一把飛刀會射中你的要害！」

才藏吃驚地往旁一閃，但是，並沒有什麽飛刀，才藏心裏大叫一聲：「不好！」他知道自己中計了。

果然，源內趁才藏閃身之際，迅若疾風般向才藏逼進。

（啊！）

源內將和才藏觸身之時，突然橫身一轉——

「鏗鏘！」一聲，一道白光罩住了整片森林。

原來，沼田源內用矯健的身手，拔出腰際的長刀，旋即向才藏横掃過來——

才藏方才站定身子，立即回過神來，縱身往旁一躍，跳進草地裏，很快地翻滾而去。

（沒有被斬到，眞是萬幸……）

然而，再仔細一察看，方才發覺小袖的右脇已裂了三寸左右，裏面的肌膚似乎也輕微地受了傷，有絲絲的血滲出來……

「你站起身來吧！我們作一個公平的輸贏！不過，你放心，我會靜候你起身，決不會偸襲你！」

源內表面上好意地向才藏保證着，其實，他骨子裏是有陰謀、有企圖的。

才藏心裏也有數，因爲，最近京都正在流傳着一則關於武藝家的故事。

京都室町的吉岡武藝所，乃是源左衞門直綱所開設的。直綱有一個表弟名叫吉岡淸次郎重賢，是一位年輕的武

藝家。某日，皇宮舉行猿樂表演之時，清次郎也到場觀賞，而且，未及散場，他就發瘋般地引起一場殺戒。

歸結起來，這完全是所司代中的官員彌五左衞門之錯。

當時，所司代的官員奉命在場中維持秩序。彌五左衞門與清次郎原本就不甚和睦，當他發現清次郎亦在觀衆羣中時，立卽非常不悅地說：

「你的頭伸得太高了，請你規矩一點吧！」

說着，還用鷲杖在他的頭上打了一下。

清次郎受此侮辱，不覺怒火中燒，但是，最後還是勉強地壓抑下來。

（千萬不能在這種場合惹事生非……）

這是幕府特爲娛樂百姓，而舉行的猿樂表演，而且，此處正是皇宮中的院宇……

另一方面，彌五左衞門見清次郎毫無反應，認爲他是太軟弱之故，第二次巡查至此時，便又打了他一下。

「你的頭還是太高了，放低一點！」

這一次，清次郎還是勉強忍耐了下來。

但是，第三次又被打後，清次郎便偷偷地離開座位，將短刀藏在小袖中後，又溜了進去。

他找到趾高氣昂的彌五左衞門，對他大叫說：

「我要報方才那三擊之仇！」

然後，迅速地出刀，將彌五左衞門一刀砍死。

觀衆都喧然大譁，清次郎便乘亂跳立了戲台。

所有的所司代官員立卽命令觀衆們速速離開現場，然後企圖將神志已經失常的清次郎捉拿歸案。

「你們看呀！今天我要爲大家表演吉岡家的秘傳刀法！」他不愧是吉岡家的一名傳人。

不一會兒，有七名所司代官員被他砍倒了，除此之外，還有十四、五人也負了傷。大家都不是他的對手。

當時，在外面疏導羣衆的所司代官員板倉伊賀守勝重，立卽親自趕到家臣太田忠兵衞家中，將此事告訴他，吩咐他前去幫忙——

「今天，我要看看你的武藝程度！」

「是的！遵命！」

太田忠兵衞曾跟隨小栗流的開山始祖小栗仁右衞門學過刀法，武藝精湛，是京都數一數二的武藝家。

由於地點是皇宮，所以太田忠兵衞並未帶刀，臨時才向伊勢守借了一把長刀，然後拔刀出鞘，將刀鞘交給旁邊的人，就高聲叫着：

「清次郎，你下來吧！」

「是忠兵衞嗎？我早就料到他們一定會去叫你，看！

我一直都在等你呢？」

於是，他們二人就在御院中展開了一場拼鬪。

御院的地面上，舖着碎石，但是，不知怎地，清次郎一把滑倒了——

這時，太田忠兵衞很快地收回刀，說道：

「乘人之危，乃是武士的恥辱，所以，我絕不會乘機偸襲你的，你快爬起來吧！」

聽了這句話，清次郎心上彷彿放下了一顆大石。

但是，就在他鬆了一口氣的當兒，忠兵衞的刀飛快地向他斬來——

清次郎當場就氣絕身亡了。

事後，板倉伊賀守對太田讚不絕口，但是，又覺得有些不解。

「你方才的刀法確實高明，不過，你爲何不在他一跌倒時，就斬了他呢？」

「像清次郎這樣高強的武藝家，突然無緣無故滑倒，很可能是一種圈套，所以，我假意保證不會乘人之危，然後再乘他鬆懈之時，奮力進攻，一定不會失手。」

於是，忠兵衞這種詐術很快地便在武藝家中傳開了。

不幸的是，才藏也聽過這則故事，他一面在草地上翻滾着，一面驚覺地注視着源內。

（武藝家實在眞不好對付……）

＊　＊　＊

才藏仰身躺在草地上不動——

源內茫然無措地凝視着他……

才藏以左手支着頭，似乎在悠閒地午寐。

「你——在幹什麽……」

「我正在思考。」

源內當了武藝家後，經歷過無數次的比武，但却從未見過這種方式的比武。

「才藏，你站起來吧！」

正當源內這樣叫着時，才藏突然翻滾了一下。

源內不覺驚退了半步，確定才藏並無陰謀時，才又上前一步：「才藏！」

「你能不能安靜一點！」

才藏怒喝着，又作了一次翻滾。

（這樣可以了……）

才藏的意思是，這個新的位置，剛好和杉樹上的射手成一直線了。不過，他還是躺在地上。

杉樹上的射手很快地對才藏瞄準了。

就在飛刀脫離射手手中的當兒，才藏忽地跳起身來

忽聽到一聲淒絕的慘叫，杉樹上的射手墜落了下來。

原來，就在才藏躍起的那一剎那，早已揮手擲出了一把飛刀，不偏不倚地正中對方的喉嚨。

「源內，我站起來了。」

「……」

笑容驀地自源內的臉上消失了。

源內原來的計劃是，要用射手來分散才藏的注意力，以贏得這場比武的，沒想到這個計劃竟隨着射手的死亡而泡湯了。

忽然，才藏的表情僵住了——

因爲，他隱約聽到背後有嗦嗦的脚步聲。

「喂……」

才藏並未回頭，因爲，他憑聲就能聽出，來者正是吉田神社的神主。

源內似乎也大爲寬心，立刻迫不及待地說：

「有人來了，我們改天再比劃比劃吧！」

然後，一個轉身，便朝吉田山的小道走去了。

才藏本就是要折回客棧，便隨而走向森林的出路。

「喂！喂！你們兩位！」

神主的聲音由於恐懼，而微微顫抖着。

「這裏的屍體請你們帶走吧！」

才藏頭也不回地應道：

「那不是人的屍體，那是一條死狗！」

走遠了的源內聽了，急忙回身向神主打躬作揖道：「對！對！那的確是一條死狗！麻煩你代爲處理吧！」

說着，他隨手丟了一枚銀子，在冷清的山道上。

尋覓青子公主

日子如流水一般，瞬息間消失了踪影，隱岐殿自京都消失，以及青子被刼持之後，已有一個多月了。

在這段期間中，才藏並非無爲度日。

他到相國寺門前的茶店找過佐助好幾趟，然而，佐助好像也跟着一起消失一般，沒有半點音訊。

（大阪派來的人是否已從京都撤走了！）

才藏雖然如此暗忖，但是，這件事似乎不太可能，因爲，大阪派人在京都的工作才開始，他們怎會如此輕易地撤走呢？

因此，才藏爲了愼重起見，派孫八到大阪去，一方面拜託出仕諸家的同鄉伊賀者，一方面探聽消息。

才藏命令孫八說：

「你到大阪去開市吧！」

這個「市」就是「流言的市」，也可以說是情報交換會；在伊賀者的世界裏，收集情報的工作就叫做「市」。

孫八到了大阪之後，立刻通知被雇用在各個諸侯家的伊賀者說：

「開市的場所在本町的靈元寺。」

當晚，即有二十名伊賀者集合在那裏。

自古以來，伊賀者的任務就是要了解諸大臣的動靜及其生活細節、情事等等；當他們開市時，就要把自己所知道的情報他來，大家互相交換。

「才藏是否安好？」

伊賀者一見到孫八，都爭相詢問才藏的近況，因爲才藏在他們之間很有聲望，他們認爲才藏才是伊賀者忍術最優秀的代表人。

「才藏很好，不過，他還是老樣子，我總是猜不出他的心裏正策劃什麼？」

孫八抱怨道，半響，他又回問伊賀者說：

「各位有沒有聽到菊亭公主的消息？」

「聽到了。」

伊賀者異口同聲地答道：「這些人眞不愧爲伊賀者，他們消息之靈通，委實令人佩服萬分。」

孫八一聽，趕忙問道：

「在什麼地方？」

這一次，大家都搖頭，因爲，他們只知道公主被刼持，却不知她的去向，但是，其中一個人帶來一件意外的消

息，他說：

「前些日子，有人看到甲賀者猿飛佐助，護衛一頂女用轎子，從高野街道往南走去。」

「哦？走高野街道：莫非是到隱居在紀州九度山的眞田左衞門佐幸村那裏去嗎？嗯！有了這個消息就够了。」

於是，孫八立刻趕回京都，向才藏報告。

「女用轎子……」

才藏自言自語地說着，然後他問孫八說：

「那麽，坐在轎子裏面的人是菊亭公主或是隱歧殿呢？」

「這就不淸楚了，你若想知道，只要親自打開轎門瞧一瞧，不就明白了。」

「好，我決定到九度山幸村的本陣去一趟。」

當晚，才藏卽整裝從京都出發，前往大阪。

＊　＊　＊

才藏走在通往大阪的街道上，途中，他一直在想着那個素未謀面的男子的事情。

（那個男子的事情，是佐助告訴他的）

才藏記得他和佐助兩人在京都的深泥池水上泛船之時，佐助告訴他說：

「才藏，我雖然不能將那個人的名字告訴你，但是，你若有意思的話，我可以安排你們見面；我相信你一見到他，一定會喜歡他，如果你喜歡他的話，一定會和我一樣，不加思索地和他交往。」

佐助所說的那個男子，就是隱居在紀州九度山，目前才藏正要去訪問的眞田幸村。

（幸村算什麽？）

當才藏聽到佐助這樣誇讚幸村時，不但不以爲然，他的內心還有這樣的反感。

才藏雖曾聽說，幸村過去在信濃一帶，是非常有聲望的人，不過，在石田三成之亂中，他因加入豐臣軍，封地被奪，因而淪爲浪人；才藏也曾聽人說起，若是脫離塵世太久，賢者也會變成愚人，因此，他想：

（那個幸村有什麽了不起！）

才藏的亡父曾敎給才藏一個信條，他說：

「你可以愛上女人，但是千萬不能愛上男人，你若是愛上男人，一定會毁滅自己的。」

因此，一路上，才藏一直在想：

（佐助眞是一個大傻瓜，他本身有那麽高明的身手，爲何會看上幸村那種人呢？身爲一個男人，就需要有連上天、和菩薩都不迷戀的那種鋼鐵般的心腸，才能算是一個眞正的男人）

才藏想着想着，黃昏以前就到達大阪了，他還是按照慣例，住在船場伏見町的客棧。

一進客棧，他便卸下行李，到井邊去洗擦身體，客棧的老闆播磨房與兵衞便對他說：

「大爺，您的身體好強壯。」

他用羨慕的眼光打量才藏，半晌，他突然大叫一聲：

「唉呀！您這個傷口是怎麽回事啊……」

他好奇地指着才藏胸部和肩膀的三個舊傷口，然後說：

「是不是在關之原之役受傷的？」

「不是，是被女人抓傷的。」

「啊！您是在開玩笑吧……您是不是被大阪請來，要進大阪城當浪人的呢？」

「不！我是來觀光的。」

「您不要騙我了。」

據說，自從關之原之役後，喪失主家的浪人，在全國約有二十萬之多，這一次因爲大阪城要雇用浪人，每天從全國各地來到大阪城的人有很多，因此，與兵衞才有這種誤會。

「噢！果眞這樣的話，我就放心了。」

與兵衞自言自語地說着，過了一會兒，他又興奮地說：

「我雖然從各地來的浪人，都是可靠之人，但是，若有你這種強壯的人，前來協助大阪的話，在大臣家（豐臣秀賴的大阪派）一定會非常高興。」

由這個客棧老闆說話的態度看來，就可知道大阪城內的庶民們，將他們城市的興亡，寄託在豐臣右大臣家的武力和財力上。

＊　＊　＊

一聽到路上的灑水聲，就可知道這是大阪城夏天的黑昏時刻。

這一天的黃昏特別炎熱，夕風（傍晚海上風平浪靜的現象），也比往日顯着多了。

這時，才藏正站在二樓房間的窗口邊，欣賞漸漸隱沒的夕陽，以及慢慢呈現淡黑色的正城樓，他心中暗忖：

（的確不錯）

不過，他所想的並非指夕風而言。

他想：

（那個籠罩在金黃色夕陽下的城堡，將來是令成爲豐臣家的地獄之門，或是天堂之門）

被稱爲海內第一巨城的秀吉遺業，就好像聳立在天空的怪獸一般，在夕陽餘暉的照映下，無時無刻不在轉換千

變萬化的色彩。

（這座城之所以吸式天下的浪人，自有它的道理在，因爲，單單依靠這座城和右大臣家的錢財，而和全天下爲敵的話，至少可以維持十年以上的時間）

才藏想着想着，不知不覺中，無情的時光也隨着溜走了；太陽西下之後，才藏將客棧的夥計叫來，給了他一些小費，要他去燒飯。

當時的客棧是不附帶賣飯的，投宿的人必須自己動手燒飯，只是，木材必須向客棧購買罷了。

吃過飯之後，客棧老闆前來敲門說：

「大爺？您要喝酒嗎？」

才藏大吃一驚，說：

「噢！眞不愧爲大商都，客棧也供應酒嗎？」

「哦？您誤會了，那是因爲隔壁的浪人買酒來喝，他說，一個人喝酒太無聊，所以，想請您過去一道喝。」

「嗯！那個人叫什麼名字呢？」

「他說是越前的浪人，名叫御宿勘兵衞。」

（噢！怎麼會是他呢？）

才藏心中暗忖，不由得大吃一驚，因爲，御宿勘兵衞政友此人在關之原之役是，是名聞天下的人物。

（他還活着嗎？）

才藏很早就聽說，御宿氏過去是駿河的名族，而勘兵衞起初是出任小田原的北條家，他帶領小部隊作戰，所向無敵，因而被認爲是戰場上的高手。

天正十八年，北條氏被秀吉滅亡，因而產生大量的浪人。

當時，德川家康被秀吉封爲諸侯，領有關東八州，近江、伊勢等地，總共二百四十萬石的領地，因此需要聘請大量的家臣，當時家康也聘請了很多北條浪人，不過，他最先命令部下說：

「去找勘兵衞來吧！」

後來，家康又封勘兵衞爲越前守，給他一萬石的領地，派他去當德川家的第二公子越前守中納言秀康的重臣，但是，秀康死後，勘兵衞就說：

「我已經沒有必要再待在越前家了。」

於是，他放棄了高官俸祿遠離而去。

「我很喜歡年輕的中納言。」

勘兵衞後來向人訴說他離去的理由時，曾說過這一句話，他又說：

「中納言一旦死去，我就等於沒有主人，而且少掉一個看我顯露功夫的人，因此，我沒有任何理由再爲越前家的一些庸俗之輩捨命，以及爲了使中納言的妻子放心，而

再留下來爲越前家效命。」

他這種道理聽起來雖然有些奇怪，但我們若仔細分析，就可知道他或許不喜歡被人雇請吧！

＊　＊　＊

當才藏打開紙門的時候，勘兵衞正坐在房間中央，悠然地喝着酒。

「噢！你來了。」

勘兵衞聽到紙門打開的聲音，就轉過身來，熱絡地爲才藏張羅坐墊，然後拿起酒瓶，爲才藏斟酒。

勘兵衞這個人是出奇的矮個子，不過，他的目光炯炯有神，下巴寬闊，一眼就看出他並非泛泛之輩。

「剛才我從窗戶望過去，正好看見你在井旁沐浴，此種行爲雖然不甚禮貌，但是，我從你的模樣和講話的口氣看來，知道你是一個典型的男子漢，令我十分感動，因此，我想結識你，並且敬你一杯酒，才叫老闆請你來，我是越前浪人，名叫御守勘兵衞，請問閣下尊姓大名！」

「我沒有姓名。」

「哦？是這樣嗎？那我就不再請教你了。」

勘兵衞絲毫不爲才藏冷漠的態度生氣，只是勸才藏喝酒，而他自己也高高興興地痛飲。

啊！今天眞是太愉快了，和可敬的人面對面喝酒，樂趣無窮，請問閣下是爲何事而來大阪的？」

「我是來觀光的。」

勘兵衞雖然知道這是謊話，但是，他並沒有再進一步問下去。他說：

「敝人來到大阪城，是爲了找尋工作，你看見掛在客棧門口的那塊牌子了嗎？」

「是的，我看見了。」

勘兵衞所說的那塊牌子，就掛在客棧的大門口，上面寫着「越前浪人御宿勘兵衞之宿所」，這塊名牌就像大名的宿陣那樣，和稍嫌破舊的客棧相較之下，顯得有些誇張，醒目。

「我將那個名牌就掛起來之後，一天到晚喝着酒，在客棧裏等着，因爲我想，如果有人看見那塊牌子，一定會來雇請我的。」

「那麽，有人來過嗎？」

才藏覺得非常可笑，因而這樣問道。

「噢！來過，來過，有一個豐臣右大臣家的重臣，要以二千石的俸祿雇請我，也問過我的意見，不過，終因價錢不合，沒有成功；後來，另外有一個重臣告訴我，要以四千石的俸祿雇請我，我也拒絕了。」

「啊！那太可惜了，你有沒有想過，你現在已身無一

物，落得如此境遇；有人願意出這種高薪聘請你，已算是相當不錯了，你還要求什麽呢！」

「可是，我是堂堂的御宿勘兵衛啊！」

他一口氣將酒喝乾，很不服氣地說；半晌，他的情緒稍爲緩和下來後，又接着說：

「我勘兵衛既非貪心之輩，而我過去也是小有名氣的人，若是我爲了區區二千石俸祿折腰，替人家做事，讓外人知道了，必定會成爲人們茶餘飯後談論的笑料，況且，俸祿是決定武士才幹高低的標準，所以，我不能隨隨便便地將自己賤賣出去。」

「那麽，你要多少俸祿才能接受呢？」

「嗯！至少要一萬石以上。」

說完，勘兵衛突然用寂寞的眼光，注視着漆已剝落的酒杯底，說：

「如果不能以一萬石的俸祿講妥的話，我將歸隱山林，從此看破世事。」

「眞不愧爲男子漢的豪邁作風。」

「嗯！堂堂男子漢本應如此。」

※　※　※

隔天一早，才藏卽整裝出發。

大阪城繁華的市街，在早晨涼風的吹拂之下，顯得有些寂寥；才藏急促地趕着，不久卽轉入高野街道，直往紀州九度山。

途中，他在沿途的茶店休息了好幾次，並且，不斷地向人們打聽說：

「幾天以前，是否有一行人護衞着一頂女用轎子，從這條街道經過，通往紀州呢？」

大部分的人都囘答說：

「確實有這麽一行人經過。」

因爲，這條街道本來就很少有旅行者來來往往，所以，一行人浩浩蕩蕩地護着轎子經過，自然就更引人注目了。

不過，他們又告訴才藏說，那一行人走到驛站附近的泉州伯勞廟時，脚跡就消失了，才藏雖然一再逼問，但是，他們一致囘答說：

「從此就沒有再見到他們的蹤影。」

才藏心中暗忖：

（奇怪？難道就這樣消失了蹤影嗎？）

才藏非常失望，不過，他又想，說不定他們一行人在到達伯勞廟以前，就已經放棄轎子，並且放換旅裝了，因此，他又向街道上的馬伕詢問說：

「你們是否看見四、五個人，打從這兒經過，其中有一個是女人。」

但是，他們都囘答說：

「像這樣的一羣人，一天之中有很多，我們怎麽可能記得每一羣人呢？」

「是嗎：果眞這樣的話，那就無可奈何了。」

才藏打聽不出消息，只好快然離去，此時太陽已經西下，才藏心想：

（今晚就通宵走路吧！）

他略向四周張望一下，發現附近有很多丘陵；據說這些丘陵上有很多古代帝王或是土豪們的陵墓；而且，丘陵上都長滿樹木，成爲一個個的小密林。

幾十年以前，當地的武士們紛紛在帝王的陵墓旁蓋上堡壘，而盜賊們也爭相在其中挖洞，做爲住宿的地方。

因此，卽使到了現代，這一帶的治安依然不好。

目前的天下雖然已被德川家掌握，但是，幕府的威權還不及此地，致使盜賊蜂起，然而，其中最大的原因還是因爲攝津、河內，以及泉州等三國是豐臣秀賴的領地，等於是幕府法外治權的地方。這樣一來，在諸國犯罪的凶徒盜賊之類，自然會跑到此地來歇脚。

或許是由於這個緣故，這一帶街道上的民家，在日落以前就緊閉門戶了。

才藏走過古墳，來到山坡時，果然如意料之中，三個人影迎面而來，叫道：

「喂！等一等。」

「什麽事！」

「將銀子留下來，當作過關費。」

「嗯？此地是不是有關所呢？」

「笨蛋，若在光天化日之下，或許還有點可能，但是，黃昏以後，這條街道就是我們的領域了。」

「這麽說，你們是強盜囉？」

「哈！你到現在才發覺嗎？」

其中一個強盜遠遠地走過來，用可惡的口吻說着，並且用瞧不起人的眼光看着才藏。

然而，就在這一瞬間，只聽到「唉呀！」的一聲，來人應聲倒地，首級跟着落在黑暗的小徑上。

「你們看到了吧！」

才藏低聲說道，然後擦一擦刀上的血。

「怎麽樣！若有什麽不滿的話，上前來替你們的同伴報仇的！」

才藏一面用脚尖踢着地上的首級，一面瞪着其餘的盜賊，這樣說道。

現在，才藏眼前的強盜只剩下三個人了。

每個人都被剛才的那一幕嚇得不知所措，呆呆地站在那裏。

「怎麽樣？你們不想報仇嗎？」

才藏用刀身拍拍其中一人的臉頰這樣說，半晌，他又接道：

「你們一個個報上名來。」

「是！我叫銀助。」

這個強盜用顫抖的聲音答道。

「你呢！」

「我叫耳次。」

「嗯！另外一個呢？」

「我叫阿三。」

「好！你們的名字都很不錯，爲何要幹強盜這一行呢？嗯！你們的頭目叫什麽名字！」

「他叫伯勞太郎助。」

那個叫耳次的人，臉上浮起奉承的笑容這樣答道。

「他現在在那裏！」

「他住在那一邊一個叫做三胞塚的塚穴裏面。」

「好，那麽，你們爲我帶路，我想見見你們的頭目。」

才藏露出詭譎的表情這樣說道。

「你見到我們的頭目之後，有何打算。」

「我要斬死你們的頭目，如果他有搶來的金銀財寶，我會加以沒收，然後將這些東西分給你們，你們願不願意替我帶路呢？」

「我們不敢不從。」

三個人異口同聲地答道，然後就走在前頭領路。

一行四人爬上山坡，進入草叢裏面的小徑，一會兒以後，他們就停在一個大塚的前面，之後，他們又改坐船隻，起過一條大溝渠，來到目的地；才藏發現這個路口是用岩石堆砌而成的，乍見之下，彷彿一間岡屋，他伸頭窺看裏面，發現內部有微弱的燈光。

「耳次。」

「是。」

「你去告訴你們頭目說，山上失火了。」

「遵命。」

耳次一面應聲，一面往裏面跑去；一會兒之後，一個肥胖的男人從裏面爬出來了，才藏擧起腿來，用力朝着來人的側臉踢了一脚，問道：

「你就是伯勞太郎助嗎？」

「嗯！正是我。」

太郎助一面在地上打滾，一面應聲答道：突然間，只

見他用迅如閃電般的速度，拔起長刀，向着才藏的脚部掃過來；雖然他只是一名野盜，然而，他對於刀法的修練還彎有一番心得的；只不過，才藏比他更高明，就在那一瞬間，才藏已爬上三間高的松枝上。

「不用找了，我就在這裏。」

才藏悠哉地坐在樹枝上，嘲諷似地叫着。

「目前我正在前往紀州九度山的途中，如果你願意當我的部下，我可以保住你一條命。」

「廢話少說！我問你，你是不是阿國的親戚？」

「嗯？阿國……」

才藏莫名其妙，不知他所指的究竟是什麽人？

伯勞太郊助也不再問下去，只見他突然撿起地上的石頭，以非常快速的動作，抛向才藏。

才藏見狀，連忙閃身避開，身體雖然沒被投中，但是，左耳垂却被輕掠而過的石頭擦破。

強勁有力的石頭飛過灰黑色的天空，最後掉在水溝中。

這種手法像是太郎助的拿手武藝；出迅速地拿起石頭，一個接一個地朝着才藏丟過去，才藏差一點就招架不住了，所以，他趕忙對地面上的太郎助喊叫說：

「你這種功夫實在太忙碌了，看來我不得不下去了。」

「好！你若是男子漢的話，跳下來試試看吧！」

太郎助氣燄高張地咆哮着，一面按住長刀等待。

忽然間，只見才藏的長刀在天空一閃，松樹的樹枝無聲無息地掉落下來，不偏不倚地打中太郎助的頭部。

「啊！」

太郎助見狀，連忙想變換位置，避開掉落下來的樹枝，然而，說時遲那時快，只聽到哀叫一聲，他的身首隨即異處；這時，才藏已經飄落到地面上了。

他用脚尖將太郎助的屍體踢進陵墓旁的水溝中，然後轉過身後，怒叫道：

「好小子！你們竟敢欺騙我，快說，裏面是不是還有一個人。」

「是的，不過……」

「到底是誰在裏面，快說！」

「是……就是剛才從街道上刼持來的一個女巡禮，名字好像叫阿國。」

「好啊！你們這些無聊的傢伙竟然還幹了刼持女孩的勾當。」

「我們是奉了頭目的命令才這麽做的。」

「我並不是要責備你們，只是你們長這麽大，早就應

該會分辨是非善惡了；怎麼樣，刼持女孩子大概很有趣吧！趕快將那個女孩帶到這裏來！」

「頭目……」

耳次奉承似地笑着叫道，不知從何時開始，他已將才藏當作頭目了，或許是剛才看了才藏那一幕精彩絕倫的身手，而決心當他的部下吧！

耳次遲疑了一會兒，接道：

「頭目，今晚你若想要那個女孩陪你的話，你自已從這裏走過去，約莫半丁的地方，有一個塚穴，我已經舖好稻草，你可以到那裏去休息！」

「你這個人做事倒蠻週到的。」

才藏苦笑着說；然後，他接道：

「這件事我需要考慮考慮。」

「那麽，我去把那個女孩帶到這裏來吧！」

耳次說着，就進入塚穴裏面了。

突然間，站在才藏身邊的銀助和阿三同時揮動長刀，朝着才藏的兩側砍過來；才藏見狀，在間不容髮的那一霎那之間跳開了。

「混蛋！」

才藏怒叫道：就在他跳開的同時，左手的兩個手指頭已經刺進阿三的雙眼了。

只聽阿三痛苦地哀號一聲；他用雙手扶着臉，然後撲向地面，在地上打滾、掙扎，最後滾進溝中，頓時叫聲中止，大地復歸寂靜……

片刻之後，才藏緩緩地轉過身來，面對着銀助說：

「把刀放下來，我剛才就已經說過，要把賊首搶來的金銀財寶分給你們，你爲什麽還要反抗呢？」

「因爲我想要那個女人，你準備搶那個女人吧！我明白一個浪人是不願意見到那樣的女人被人搶去的。」

「那個女人眞是那麽好嗎？」

「廢話少說，我非要讓你嚐嚐這把刀的厲害不可。」

銀助說着，長刀已經從才藏的側面劈過來了；才藏見狀，故意仰天倒地，然後雙脚用力踢向銀助的股間；只聽銀助哀叫一聲，就昏倒在地了。

才藏見銀助倒下後，就將他的身體擧起，拋進水溝中；這時，耳次正顫抖着爬進來了。

「啊！頭目，您好厲害呀！剛才那一幕我已看見了；您放心，我不會像銀助和阿三那樣，胡亂起歹心，所以，請您答應讓我做您的部下吧！」

「哈！你的話眞是悅耳，好了，你先把這個女人的衣裳弄乾淨吧！」

這個女人穿了一件女巡禮的服裝，垂頭喪氣地坐在一旁，從她的外表上看起來，好像不到二十歲的樣子。

才藏低叫一聲：

「姑娘！」

女人抬起頭來，看了才藏一眼，那秋水般的迷人眸子，使才藏震驚得說不出話來，而身體也開始顫抖了，因爲，這個女人美若天仙。

（大概不是一個普通的女巡禮吧！可能是武士家的女子）

「抬起頭來，讓我仔細看看妳的臉！」

才藏的心怦怦跳，這是他出生以來，頭一次看女人一眼，就受到這麽大的冲擊。

＊　＊　＊

滂沱的大雨又開始下了。

（唉！怎麽又下雨了）

才藏的身體靠着客棧房間的紙門，皺着眉頭，百般無聊地看着院子裏面一朶朶掛滿雨水的繡球花。

他嘴裏含着酒，動也不動地坐着，那個女人就在他的身邊；現在，這個女人的存在已經成爲才藏的精神負擔了。

「阿國！」

才藏低聲叫道；這個女人就是他從伯勞的三胞塚所救出來的女巡禮。

「阿國！妳不要緊閉着嘴，默然不語好不好，這樣會使人覺得苦悶的；妳也來喝一杯吧！」

「……」

「妳還要當啞巴嗎？」

阿國一連兩天，都是緊閉着嘴，一句話也不說。

「妳實在令人困惑。」

才藏氣悶地說着，不自覺地將酒杯裏的酒一口氣喝乾；這時，太陽已漸漸西下，天色也逐漸暗下來了。

這家客棧的名號叫做貝塚屋治兵衞，它的店面是面向高野街道上的一個叫做岩的室古包驛站。

「妳眞像一個帶雨來的女人。」

才藏注視着她，以開玩笑的口吻這樣說道。

「自從救出妳之後，雨就一直下個不停，妳是不是八大龍王的親戚呢？」

「……」

這時，耳次忽然打開紙門，探出頭來說：

「頭目，還有酒嗎！」

「嗯！還有一點。」

「那麽，我到鎭上去買點酒吧！」

「好！你有錢嗎？」

「哈！您不要開玩笑了，我耳次雖然長得不太惹眼，但是，我從出生以來，還沒有花錢買過東西。」

「你難道不覺得這種誇張的說法有些可恥嗎？」

「如果在京都、大阪一帶，自然沒有話講，但是，在泉州的盜賊同行裏，如果提起煙霧的耳次，那眞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煙霧？那是什麽意思呢？」

「那是因爲我有一種絲毫不爲人家察覺的偸竊本領，所以，才有這種稱呼。」

「你會偸什麽東西呢？我看頂多是茶店的饅頭吧！」

「頭目，比如說，你現在正在喝酒取樂的時候……」

「唉呀！你不要叫我頭目嘛！被你這麽一叫，連我自己都覺得像是當了盜賊的頭目一樣。」

「我只是想趁這個機會告訴您，當我第一眼看到您的時候，就知道您不是普通的武士。」

「那麽，你以爲我是什麽人呢？」

「是伊賀者。」

「什麽……」

才藏一聽，不由得大吃一驚，眼中也射出懾人的光芒

然而，這種光芒並不是由耳次所講的那句話所引起的。而是，他發覺一直垂着頭的阿國，聽了「伊賀者」這三個字後，好像受驚一般，猛然抬起頭注視他的臉。

「所以，我一直想要拜頭目爲師，學習伊賀流的忍術。」

但是，才藏不理會他，說：

「耳次，不要囉嗦了，趕快去買酒吧！這些錢你拿去！如果你再去偸人家一滴酒，我就要你的命。」

才藏一面說着，一面將錢擲給耳次；等到耳次的人影完全消失之後，他才開口說：

「阿國，我已經知道妳的眞面目，妳最好不要再隱藏身分，否則對妳不會有好處。」

＊　＊　＊

然而，阿國只是垂着頭，默然不語。

「妳不說嗎？」

才藏站起來，有點氣憤地追問說：

「妳再不說，我就給妳一點苦頭嚐嚐。」

這時，阿國才緩緩地抬起頭，用哀求的眼光看了才藏一眼；心想：

（這樣不行）

他慌亂地站了起來，不知道爲了什麽原因，惻隱之心油然從才藏的心中生起。

「妳到我這裏來吧！怎麽樣？不願意嗎？」

才藏高昂的聲音中，似乎夾雜着一絲慌亂。

「好吧！」

阿國頭一次用細微的聲音回答着；她大概已經知道這種意外的溫馴引起了不良的結果吧！她跪行到才藏的面前，默默地坐着；這時，才藏的心中突然生起男性的殘暴野性，然而，才藏並沒有發覺這種殘暴的衝動，正是對阿國極度愛慕的表現。

「阿國！妳還是老老實實地說出妳的身份吧！」

「……」

「依我看，妳大概已經知道我是什麽人了。」

「……」

「嗯！妳眞是個倔強的女人。」

「……」

「看來我非這樣做不行了。」

才藏一面說着，一面舉起刀鞘，抵住阿國細長的左頸，並且用脚尖踢她的左腰，阿國忍受不住這種殘暴的行爲，立刻倒了下去；這時，她的下擺已經裂開，露出白晳的小腿。

「妳就這樣俯着吧！」

才藏不敢正視，閉着眼睛這樣說。

「俯下來！」

「不！」

「妳再不聽話，我就……」

才藏用力將她的頭部壓下去，阿國的身體就立刻俯倒下去了，那頭烏黑的秀髮覆在草席上，閃閃發亮。

「我不要。」

阿國哀號着，那可愛的悲鳴聲，令人又愛又憐，才藏的心不由得軟了下來。

「那麽，妳講吧！如果妳不願意暴露身份，只要告訴我，妳怎麽知道我的名字就可以了。」

「我不知你的名字啊！我只是一個普通的巡禮而已，你這樣折磨我，實在太沒道理了。」

「妳還想說謊嗎？」

才藏再度用刀鞘的尖端，壓住阿國的背部。

「……」

阿國緊咬着嘴唇，極力忍受痛苦。

「高野山是不准女人來朝拜的，妳爲什麽還要假扮女巡禮前來此地呢？這點小聰明也想瞞過我嗎？妳未免太膚淺了。」

「不！我是到高野山的女人堂去朝拜的。」

「嗯！然後呢？」

「然後再到大和的女人高野（室生寺）去朝拜。」

「好！那麼我問妳，妳的故鄉在那兒，妳從何處來的？」

「我的故鄉在加賀的金澤。」

「哼！妳又說了一次膚淺的謊話。」

才藏再次用刀鞘壓住阿國的背後說。

「妳既沒有金澤的口音，而且，妳如果是從遙遠的金澤來到這裏的話，皮膚怎麼沒被太陽曬黑呢？說老實話，妳是不是大阪隱岐殿的部下？」

※ ※ ※

阿國啞口無言，雙方靜默片刻之後，才藏突然直率地說：

「妳是隱岐殿的侍女嗎？」

「……」

阿國垂着頭，不想回答才藏，只是用小指頭的指甲。輕輕地撫弄榻榻米的邊緣。

「或者妳是她的妹妹呢？嗯！看起來有點像呢？」

「……」

阿國一聽，小指頭的動作突然停住了。

「對！妳一定是她的妹妹沒錯。」

阿國還是不講話，只是小指頭又開始動了。

「我說得不對嗎？」

這時，小指頭的動作又停住了。

「妳說話呀！妳不講話，我怎麼懂呢？」

阿國用細長的眼睛瞄了才藏一眼，不過，她立刻又垂下頭，露出似笑非笑的表情，惹得才藏也不知不覺地說：

「妳認為我問得很可笑嗎？」

「嗯……」

阿國沒有回答，只是無言地看着才藏。

「我眞的問得很可笑嗎？」

「不是。」

阿國的臉上泛起笑容，像是對才藏懷有異常的好感似的，然而，這種迷樣的微笑，還是讓人摸不着她的心意。

「好了，算了吧！」

才藏已開始覺得做這樣的問答，實在無聊。

「妳要不要聽聽我的想法。」

（你要說什麼呢？）

阿國傾着頭，想着。

「有一個叫做隱岐殿的人，帶了一名公卿的女兒，名叫青子，以及隨從，要到紀州九度山的眞日幸村那裏，因爲，他們一行人的服裝非常引人注目，因而改換僧侶的裝束；妳是其中的一個吧！不過，我猜想你們一行人走到伯勞附近時，妳因事脫離行列，結果被盜賊刼持，是不是？」

「……」

「如果妳不回答的話，我就這樣解釋囉！若是在東海道或是京都那樣的街道，我就不敢肯定，但是，在高野街道，像妳這種武士家的女兒在街道上獨自走着，實在是一個很奇怪的行動。」

「我只是一個普通的女巡禮呀！」

「妳還想瞞我嗎？」

「好吧！若是我眞的像你所說的那樣，你準備怎麼辦？」

「我要怎麼辦是我的自由，怎麼樣？我猜得不錯吧！」

「那個叫隱岐殿的女人我不認識。」

「哈！妳已經露出馬脚了，我問妳，妳怎麼知道隱岐殿是一個女人呢？」

阿國一聽，臉上的表情忽然僵住，但是，她立刻用微笑瞞住自己的失態，說：

「這是你自己說的呀！不是嗎？霧隱大人。」

這一次輪到才藏呆住了。

※ ※ ※

「你的事我都知道。」

阿國鎭定地說着，她那種沉着的態度以及過分開朗的聲音，使才藏不自覺地慌亂起來。

才藏自覺做了一個愚昧的問答，但是，他還是極力按住自己的慌亂，反問：

「那麼，妳是隱岐殿的部下吧！」

「你爲何這樣問呢？這種事情根本是無關緊要的。」

阿國低聲應道，然後，她的臉上浮起迷人的笑容，讓人一見，就忍不住想上前摟抱她。

「這句話是什麼意思呢？」

「你的推測一點都沒錯，我從隱岐殿的一行人中脫離之後，不幸被盜賊刼持、施暴，當我正處於危險之際，你把我救出來，這個恩情我一輩子也不敢忘記；不過，我要事先聲明一點，你我的關係僅此而已。」

「僅此而已，這是什麼意思呢？」

才藏不知她所指的意思，因而這樣問道。

「我並不是要賞人情給妳，我只是想問妳，妳究竟是什麼人？」

「我是一個女人。」

「女人？」

「這樣的回答你應該滿意了吧！我又不是有什麼特別

的身分職務，我只是一個普通的女巡禮而已，如果你想再查究的話，我也無可奈何！」

（這一定是謊話，像她這種腦筋靈活的女人，怎麼會是一個無藝的侍女呢？）

阿國白皙的脖子上，浮起青筋，像在生悶氣一樣，才藏見此情況，也漸漸失去查究的氣魄了。

「那麼，我再問妳一件事好嗎？」

「算了吧！」

「妳怎麼知道我是才藏呢？」

「耳次不小心說溜了嘴，他說你是伊賀者，所以……」

「不只是這樣吧！」

「還有，我看了你的骨相。」

「這句話和我以前所聽說過的一樣。」

「不過，我以前所聽說的伊賀者霧隱才藏，長得像凶神惡煞一般，可是，此刻我發覺你是一個很溫柔的男人。」

「妳在取笑我嗎？」

才藏苦笑着說；在這種時候笑，卽意謂着才藏已經失敗了，因爲，男人在敗給女人的時候，總會有這種表情。

「妳說得不錯，我是像一個凶神惡煞，因爲，一個伊賀者不能有普通人的感情，也沒有善惡之別，而且，必要的時候，還可能會做出任何的事情。」

「不！我不會這麼想的，我能被你這樣的人援救，實在是三生有幸，往後的日子我能依靠你嗎？」

「天下那有這種依靠凶神惡煞的傻瓜呢？」

才藏的聲音忽然低弱下來，或許今晚他們會像阿國所說的，變成一對普通的男女吧！

才藏帶這着樣的預感注視阿國，而阿國也是以同樣的心情，含情脈脈地看着才藏。

＊　＊　＊

翌晨，天空格外地晴朗，像是迎接才藏和阿國的旅行似的；經過昨夜的事情，阿國好像有點害怕和才藏的視線接觸一樣，只見她把笠帽壓得低低的，默默地跟在才藏的後面走。

從岸室的客棧走出來，約莫兩里半路，就進入三日市的驛站了，這時，才藏發現街道旁的茶屋前，有一羣山伏（在山中修行的僧侶）集合在那裏。

「耳次……耳次。」

「是的，我在這裏。」

「這附近有山伏的修行場嗎？」

「有。」

耳次指着聳立在東邊的山峰說：

「那裏就是河內著名的金剛山。」

「噢！」

才藏瞇着眼，看了看西邊的山峯；雖然金剛山這個名字他早已有所聞，不過，親眼看這座山，這還是頭一遭呢！

「聽說這座山裏以前曾住過一位非常高明的武將。」

「那個人叫什麼名字呢？」

「好像姓楠木吧！名字就不太清楚了。」

才藏沒有記着楠木正成這個名字。

「這麼說，那個楠木是這附近的地頭（領主）嗎？」

「嗯？可能不是正式的地頭，而只是山伏野盜之類的頭目吧！目前的山伏還把金剛山當作他們的地盤嗎？」

「不錯，因爲金剛山是一個險峻的名山，因此，山伏們就將岩場當做修行場，並把接連在金剛山萬城山頂上的金剛山寺當做地盤，修練妙法。」

「不過，依我看，那羣山伏可能不是這座山的山伏！」

「這點我就不敢確定了。」

「如果是長久在這座山修行的人，一定熟悉三日市的茶店老闆，可是，剛才那幾個山伏在茶店前集合時，每個人表情都非常嚴肅，可能不是當地人吧！」

就在這個時候，才藏看到阿國微微地擧起笠帽，像在對那羣山伏中的一個人示意似的。

不久，他們一行人就離開山伏，來到天見川附近了。

才藏領先沿着溪流邊的路，往南邊的紀之見峠爬走。

「阿國，妳累不累？」

才藏回頭向阿國問道，阿國一聽，連忙停住脚步，她那微微冒汗的臉，在朝陽的照射之下，顯得更加嬌艷、動人；只見她臉上露出微笑，回道：

「不！我不累。」

山路兩旁油綠綠的新葉正繁盛地生長着，陽光從樹葉的空障透射進來，更添加幾分悶熱。

「如果太累的話，我可以揹妳。」

「不！」

「不要客氣嘛！快到我的背上來。」

「沒有關係啦！」

「眞的嗎？這裏離紀之見峠的驛站還有二里遠，妳現在不讓我揹，等一下如果跟不上來的話，我可不管妳喲！」

「好！」

阿國點點頭說道。

阿國這個女人的確有點奇怪，，她表面上看起來雖然很溫馴的樣子，但是，溫馴中又帶着一絲冷淡，昨晚才藏已經和她結了緣，此刻的她到底用那一種心情看才藏呢？

片刻之後，才藏忽然轉過頭來，低聲叫道。

「耳次，三日市茶店門前的那些山伏們，似乎還沒有跟上來的樣子。」

「嗯！我知道。」

「那麽，你去打聽消息吧！黃昏的時候，我會在紀之見峠一個叫泉屋的客棧落脚。」

「噢！我知道了。」

「等一等，阿國若問起，你就說掉了東西要回頭去找。」

「遵命！」

耳次說着，就立刻轉身跑下山去了。

「阿國，妳累了吧！要不要休息一會兒？」

「不！我口乾了。」

「那邊岩間布泉水滴着，我去汲一點給妳喝吧！」

「不用了，我自己來。」

「不用客氣啦！我的手掌比妳的大，我去汲比較方便。」

「才藏，你不渴嗎？」

「哈！我即使三天不喝水，也沒有什麽大礙。」

才藏說着，就走上前去，用手掌汲了一些泉水，說：

「阿國，妳喝吧！」

阿國整個臉覆在才藏的手掌上，才藏可以感受到阿國那充滿青春氣息的生動嘴唇，他一面凝視着，一面生起無限的遐思……忽然間，他問了一句使阿國大爲震驚的話：

「妳剛才向那些山伏點頭究竟示意什麽？」

「啊！」

阿國吃驚地抬起頭，那鮮紅的嘴唇，由於泉水的滋潤，顯得更加豐潤、動人，使才藏一見，心中油然生起一股慾望……

「啊！」

「阿國，這附近不會有人來，妳快躺下來。」

阿國一時不明白才藏的意思，不免顯得有些慌亂，但是，片刻之後，她又好像有點放心似的，大概是已經看出才藏不會再進一步追問山伏們的事情了。

「不！我不要在這裏。」

阿國羞紅了臉，害臊地說。

＊　＊　＊

才藏緩緩地伸出兩隻大手，摟住阿國的柳腰說：

「阿國，到我這裏來。」

才藏的意思是要阿國緊貼他的胸膛；阿國默默地順從，羞人答答地走上前去……刹那間，她只覺得自己的身體輕盈了許多。

「阿國，把眼睛閉上。」

阿國有點恐慌，不敢冒然閉上眼睛，但是，當她張開眼睛，望見天空之時，只覺得天旋地轉，好像整個人已經被拋到九霄雲外似的，因而不得不閉上眼睛。

當她再度張開眼睛時，才發現周圍的景色已經變了，此時，她已忘記過去的一切，只是露出像小女孩般的天眞表情，注視着才藏。

「啊！這裏是……」

「妳不要緊張，這裏是崖上。」

「嗯！才藏，我問你，你是不是……」

「是什麽呢？」

「你是不是天狗？」

「大概不是吧！如果我是天狗的話，就不會那麽輕易地愛上一個女人。」

「哦？那麽，你所說的那個女人是誰呢？」

「就是妳呀！」

「你說你愛上了我？後悔嗎？」

「唉！早晚我會把事情弄砸的。」

「你說什麽？我不懂你的意思。」

此刻阿國已回復原來的沉着了。

「阿國！把腰帶解下來。」

「不！我不要。」

「爲什麽呢？」

才藏面無表情地說道。

「我不要在這麽明亮的地方……拜託你等到紀之見峠的客棧好嗎？」

「妳不解的話，我就親自動手了。」

「啊！等一等。」

「怎麽了，妳改變主意了嗎？」

「好吧！我自己解。」

阿國又回復昨晚那種下定決心的沉着態度；只是她臉上浮起嬌艷的微笑，才藏不由得心中一震。

阿國微微傾着頭，低聲喚道：

「才藏。」

「嗯！」

「你喜歡我嗎？」

阿國說着，一面解下腰帶。

才藏俯着臉，注視她的微笑，半響，才答道：

「一個男人不應該對女人說喜歡這個字眼。」

「可是，你如果不喜歡我，就不會做這種事，對不對？」

「她到底是那一種人呢？」

才藏心中暗忖：對於阿國這個女人，他不免又生起狐疑之心，而提醒自己要提高警覺。

「如果我喜歡妳，又怎麼樣呢？」

「那你就親口告訴我，說你喜歡我。」

才藏默然，只是那雙炯炯有神的眼睛，毫不放鬆地逼視阿國；此時大地一片沉寂，已到達無聲勝有聲的境地了。

阿國默默地走上前去，整個身體有如小鳥依人般地緊靠在才藏的膝蓋上，然後輕輕地閉上眼睛……

約莫過了半刻的時間，才藏和阿國又朝着紀之見峠的路，一路爬上去了。

此時，夕陽也漸漸西下了。

忽然間，不知從那一個山峯傳來山伏們吹奏見笛的聲音，那聲音低沉又雄厚，像在示意什麼似的。

不久，另一個山峯也傳出相同的聲音，好像在呼應前面的笛聲。

阿國偸偸地看了才藏一眼，然而，才藏並沒有注意到，只是若無其事般地默然走着。

※　※　※

紀之峠的客棧依山而築，四周被杉樹林包圍着。

從客棧前面的路，一直往南走走，就到達紀州領了。這一帶因爲山勢較高，因此，夕陽西下之後，氣溫就急速下降，有如初秋般地清涼了。

「這個驛站好像有人跡來到。」

「嗯！大概除了到高野山朝拜的人以外，就沒有客人在這種地方住下吧！」

而事實上，此刻客棧裏的客人，也只有才藏和阿國而已。

「啊！眞是不好意思，讓妳如此忙碌，哈哈哈！」

才藏看着正在忙碌的阿國，調侃似地說道。

但是，阿國不理會才藏開朗的笑聲，只是埋着頭，自顧着做事；因爲這家客棧沒有女佣人，所以，燒飯做菜的事，自然落到阿國的身上了。

「阿國，我覺得妳一做起事來，就好像變成另一個人似的。」

「你怎麼會有這種感覺呢？唉呀！不要一直看我嘛！」

「沒有關係啦，我只是想不到妳也會燒飯做菜。」

「我是一個女人，理應做這些事情，如果我什麼事都

不會做的話，不就等於是一個廢人了嗎？」

才藏覺得多和阿國相處一天，就愈覺得她是一個神秘的女人，尤其是當她改變態度的時候，渾身上下都會充滿女人的魅力。

（大概不是阿國的關係吧！）

才藏心想：

（每當我注視阿國那秋水般的眸子時，就開始覺得不就勁了，這會不會是那些公卿們所說的戀情呢？）

想到這裏，才藏忽然俯下臉，自言自語地說：

「伊賀者是不應該發生戀情的。」

因爲，伊賀者身負重任，如果愛上女人，就會失去精神上的自由，甚而喪失法力。

才藏也明白，過去有很多伊賀者，就是爲了戀情而失去寶貴的生命，然而，此刻他却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

（女人啊！女人，妳也不過是一種存在罷了。）

才藏這種想法，正是伊賀者傳統性的人生觀。

不久，阿國準備好了酒菜；看着正在發呆的才藏說：

「你在想什麼呢？」

「我正在想，妳是人，或是狐狸？」

「唉呀！你怎麼可以說這種話呢？我到底是什麼地方像狐狸了？」

「哈！妳不覺得狐狸比人更有趣嗎？我倒覺得偶而被狐狸騙一騙，也是人生一大樂事。」

才藏說着，就哈哈大笑起來；然而，此時他忽然想起另一件事情。

（奇怪？這麼晚了，耳次怎麼還沒有回來呢？）

才藏從剛才就一直在擔心這件事情；黃昏時，他派耳次去打聽山伏的消息，可是現在已過了二、三個時辰，依然未見耳次的蹤影。

（這種工作對於耳次來講，或許太難了一點）

才藏暗忖，覺得事情好像有些不妙；那晚，他帶着不安的心情就寢，到了深夜的時候，突然傳來一陣陣急促的敲門聲，阿國立刻驚醒過來，說：

「我去看看吧！」

「不用了，我自已去。」

才藏在黑暗中急急地穿好衣服，然後將長刀的罩子打開，身體如疾風地衝到門邊，怦然一聲，將木門踢開。

此時，大地一片沉寂，只有明亮的月光正大放光彩。

※　※　※

才藏從客棧的窄廊望下去，發現有一個男人倒在地上，在月光之下可看出，他正極力地掙扎着。

（啊！會不會是耳次呢？）

才藏趕忙跑過去，將在地上打滾的耳次抱起，帶入房間。

「阿國！快過來。」

才藏轉頭看了看阿國；不知何故，阿國好像有些慌亂似的。

「妳去拿一些白酒和白布來。」

「是受傷了嗎？」

「嗯，不過，還好不是刀傷。」

耳次身上雖然沒有刀傷，可是，從傷痕看起來，好像曾經被人用棍子打得很重的樣子，還有，擦傷的地方可能是被人毆打之後，從崖上跌下去時擦傷的。

（嗯！可能是被山伏們狠狠地打過，能爬到這裏來，還算不錯！大概是敲了門以後，才放心地昏過去吧！）

才藏用白酒擦洗耳次的全身，然後在傷口塗油，再用白布綑起來，不久，耳次才漸漸甦醒過來。

才藏見他露出痛苦的表情，就說：

「痛苦嗎？」

「嗯！」

「是不是被山伏打的？」

「是。」

耳次又接着告訴他說，今晚山伏們要來包圍客棧，並且殺死他；他爲了趕回來報告這個消息，才急着爬上山坡來。

「哦？原來如此。」

才藏想了一會兒，又說：

「耳次，你能不能站起來。」

「大概可以吧！」

「好！那麽，你趕快從後門逃走吧！」

「可是，阿國怎麽辦呢？」

「阿國？」

才藏不解地問道，好像腦流中已完全沒有阿國這個人一樣。

「她可能早就離開客棧，跑到山伏那裏去了吧！」

「噢！原來她是山伏的同黨；唉！女人實在靠不住。」

「那麽，什麽人才可靠呢？耳次，你不是說過要投靠伊賀流嗎？今晚我就讓你大開一下眼界，瞧瞧伊賀流忍術的厲害。」

「謝謝您。」

耳次疲倦地閉上雙眼，輕輕地吐出這句話；當他再度張過眼睛時，才藏的人影早已消失了。

這時，才藏正在院子裏的杉樹下走着。

沒有人知道他是什麽時候穿上忍者的黑色裝束的。

瞬息間，月亮隱入雲中；山的那一邊突然吹起一陣強風。

一團人影，迅速地包圍客棧四周。

「那間大概是才藏的房間吧！」

「嘿！燈還亮着呢？」

「嗯！他好像還沒有發覺！」

「不過，這個人是伊賀流的高手，我們千萬不能掉以輕心。」

＊　＊

山伏們的襲擊法非常巧妙，他們是採用輪番的戰法，分成錫杖組、弓箭組，以及刀術組，企圖使敵人應接不暇，造成混亂的局面。

這時，他們正在等待首領發佈命令。如果首領下令說：

「放火！」

那麽，他們就立刻將沾了油以及包着火藥的稻草點燃，一起拋進敵人的房間裏。

此刻，這羣山伏裝，在老杉樹下走着，他是一個矮個子的男人。

只見他用棕色的布裹着臉，從體型上看來，此人一定是猿飛佐助；他環視一下四周，然後在樹旁躺下來，因爲，在夜晚察看東西，坐下來看遠比站着看清楚得多，這是一般忍者所具有的知識。

（才藏一定在房間裏沒錯！）

猿飛佐助藏在草叢中這樣想，那雙狡黠在黑暗中閃動，更顯得烱烱有神。

片刻之後，他將各組的指揮者集合過來，說：

「刀術組先破門而入，如果才藏在裏面的話，就先圍住他，給他一刀，然後，弓箭組再一舉攻入，等他受挫之時，錫杖組再乘虛而入，千萬不能讓他逃掉！」

「遵命！」

一行人如疾風般地到達門口。

刀術組首先踢破木門，發現房間裏的燈光非常明亮。

「啊！不在。」

其中一個山伏非常失望地說。

他環顧四周，發現房裏的飯碗以及酒具等，還散亂在桌上。

「一定是被他逃掉了。」

另一個山伏也跟着這樣說。

「如果他發現了我們而逃掉的話，一定會先把燈火熄滅才對啊！」

第三個山伏一面說着，一面走近燭臺的旁邊；突然間他的眼中突然發出異樣的光芒。

他發現這個燭臺不太尋常。

這個燭臺是用粗大的青竹做成，上面放了一個沒有上釉的油盤，看起來相當樸素。

「這是客棧裏的燭臺嗎？」

「不是，我以前就仔細檢查過了，這個客棧的燭臺是用黑漆漆成的，而且非常堅固。」

「大概是吧！我想，即使在這種窮鄉僻壤的地方，也不會用這種燭臺的！」

這個山伏很小心地看了看燭臺，然後大叫說：

「啊！我曉得了，這種燭臺是伊賀者在葬禮時用的，據說，他們在過夜時，要將這個燭臺放在棺材前面。」

「那麽，這大概是才藏做的事吧！」

「嗯！我們千萬不能大意。」

說着，他們就一起往後退，然而，此時這個青竹做的燭臺，却像一個活生生的東西那樣，突然冒出一縷白煙。

「啊！快散開！」

三個山伏異口同聲地叫着，但是，說時遲，那時快，聽只到轟然一聲，燭臺突然炸開來，瞬息間，只見整個房間被白烟瀰漫着。

片刻之後，白烟終於漸漸消失了，然而，這幾個山伏已經不能出聲了。

他們身首異處，只見五個頭顱落在榻榻米上，各個人臉上的表情不一，或瞪視，或圓睜，或緊閉。

猿飛佐助躺在地上，遠遠地望見才藏的秘術，只好苦笑着臉，心想：

（幹得不錯！眞不愧爲伊賀者的霧隱才藏，甲賀者之中，恐怕還找不出如此高明的忍者）

此刻，猿飛佐助不免對才藏的技術懷起嫉妒之心，這是猿飛佐助第一次對才藏生出嫉妒和憎恨。

（你等着吧！早晚我一定會幹掉你！）

猿飛佐助躺在老杉樹下，望着愈來愈稀薄的白烟，心中不免感慨萬千。

不過，那些山伏們雖然目睹這種異變，却依然守住自己的崗位，站立不動，因爲，他們看見猿飛佐助一直躺在那兒，像死人般的沉默。

（咦！撤退吧！今天就算是我敗給你！）

他慢慢地站起來，以憂鬱的口吻命令：

「集合！」

山伏們聽命，如疾風般地集合過來了。

「人都到齊了嗎？」

猿飛佐助一面說着，一面用眼睛掃過，清點人數。

（咦？怎麽多出一個人來！）

於是，猿飛佐助立刻露出笑容，說：

「大家把『印』拿出來！」

所謂「印」，就是忍者爲了統一精神而設立的，這是一種記號，也就是用手指頭交叠，做成各個形狀，共有九種形狀，每個形狀卽代表一個字。

猿飛佐助於事前卽命令他們做「臨」字的印。

「臨」字就是雙手手指交叠，然後，兩隻食指豎起，指向天空。

因此，當猿飛佐助要他們拿出印時，他們必須立刻做出「臨」字的符號，如果做不出來，卽被指認爲敵人。

如同預料中那樣，從左邊算起的第三個山伏，雙手垂放，沒有做印。

（啊！就在這裏！）

猿飛佐助看看那個人，那個人像在對他微笑似的。

突然間，猿飛佐助低下身去，朝着那個人跑過去，然後，他跳往上空，同時亮出短刀，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往那人的右肩斬下去；只見那人無聲無息，立刻倒地不起；此刻，月光灑遍大地，無言地照着那個人的屍體。

「啊！」

山伏們目睹此種情狀，都吃驚地說不出話來。

「是才藏嗎？」

「不！是一個稻草人。」

猿飛佐助憤憤地說着：一面以憎惡的眼光，再看那人一眼，然後將刀收入刀鞘中，開始邁開大步走去。

「撤退吧！」

「但是……」

山伏們有點不服氣地看着猿飛佐助說：

「才藏既然用稻草人來戲弄我們，可見他一定還在我們周圍。」

「不！那是伊賀者的計謀，他只是想用這種方法，把我們留在這裏罷了，目前他可能已經朝着紀州九度山的山麓走去了。」

＊　＊　＊

一如猿飛佐助所推測那樣，此刻的霧隱才藏已經走在峠道上了，在月光照射之下，他有如一團黑影，正急促地前進着。

（啊！眞是時機來臨了！）

才藏暗忖，他認爲猿飛佐助既已率領甲賀者到紀之見峠，那麽，此刻九度山上眞田幸村的府邸，大概已經成爲一座空屋了。

（看來我非趕路不可了。）

才藏心想，若是現在立刻趕去，必定可以殺死幸村，如此一來，不但可以回報關東的恩賞，再者，威脅隱歧殿，以及搶回青子公主也容易多了。

才藏抬頭望了望西空，發現月亮已經開始下沉了。於是，他又加緊脚步，這種下坡的姿勢，好似一陣黑色的旋風，快速地令人無法捉摸。

就在同一個時刻……

阿國也正從山坡走下去。

阿國從紀之見峠的客棧逃走之後，就被猿飛佐助手下的一名山伏護衞着，此刻正和才藏走同一條山坡路。

「請問一下，霧隱才藏是否已經被殺了。」

阿國向同行的一名山伏問道。

「哈！猿飛佐助所指揮的事，大概不會有什麽差錯吧！那個才藏可能早已向閻羅王報到去了，妳還有什麽好擔心的呢？」

「噢！沒有，沒有什麽特別的事情。」

阿國趕忙搖頭解釋；即將隱沒的月亮照着她的臉頰，看起來有些蒼白。

此刻她忽然覺得才藏是被自己用美人計誘殺的。

雖然說，在伯勞的古墳被才藏救出來，並不是她所設下的陷阱，而是非常偶然的事。

然而，自從他們兩人住進岸室的客棧開始，事態就變了；那一夜，阿國做了一種異樣的體驗。

當晚，她如厠回來，突然望見天花板上，有一個黑色的東西貼在那裏。

「啊！是什麽東西！」

「不要出聲！」

那個黑色的人影輕快地跳下來，突然摟住阿國這樣說。

「你要幹什麽？」

「阿國，妳放心，我不會侵犯妳的；快把耳朵靠近來，我是猿飛佐助手下的甲賀者，也是妳的同志，當妳在泉州伯勞附近，脫離行列之時，我們就四處找尋妳的芳蹤，等到我們發現妳時，妳已經和才藏在一起了，對不對？」

「……」

「我並不是責備妳，我們只是認爲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才藏已不知不覺地掉進陷阱，希望妳好好地把握住，佐助大人還吩咐說，希望妳暫時不要離開才藏，而要隨時盯住他，妳明白了吧！」

於是，阿國就按照那個人的指示，將才藏帶進紀之見峠的客棧中。

雖然阿國只是做了這件事而已，但是，也因爲這麽做，而使才藏喪命……

想到這裏，阿國突然感慨萬千，心中不自覺地湧起一股衝動，而開始感到陣陣的痛楚，最後終於忍不住，而在路旁蹲下來。

「唉呀！妳怎麽了。」

山伏見狀，立刻跑到阿國的身邊來。

※ ※ ※

「是不是胃痛？」

「……」

阿國屈身，右手按住地上。她覺得胸口異常悶痛，有點喘不過氣來，大概是貧血吧！不過，阿國並沒有那種老毛病啊！

或許是才藏的死使然吧！

阿國的意識漸漸變得模糊起來了；在這種模糊的意識中，她頭一次發覺自己已經愛上才藏，然而，她發覺得太晚了，因爲，才藏已魂歸西天了。

「妳要不要緊？快把這個東西吃下吧！」

山伏將提神藥遞給她；但是，阿國只是咬緊牙關，不想理會他；突然間，山伏的臉慢慢靠近來，覆在阿國的臉上親吻她。

「阿國……」

山伏的眼中發出異樣的光芒，他緊張地望望周圍，確定附近除了野鳥之外，沒有其他的人，就輕輕地將手伸進阿國的衣服裏面去……。

「啊！你要幹什麽？」

阿國極力掙扎着，她想喊叫，無奈身不由己，說不出話來了。

「阿國！妳只要乖乖聽話，我會讓妳快樂的。」

山伏將阿國抱起，然後輕輕地放在路旁的草叢上，此時，空曠的草原顯得分外寂寥，只有明亮的月光，照着阿國白皙的脖子……

山伏的手不停地在阿國的全身上下游移着，然後慢慢地解下阿國的腰帶。

阿國在朦朦朧朧的意識中，雖然能感覺到有人要侵犯她，但是，此刻她已無力反抗，只好聽天由命了。

片刻之後，她感覺到身體好像要被溶化一般；大概是山伏有一種控制人的咒法吧！

只見山伏微微喘着氣，慢慢從阿國的身上離開，此時，阿國的下體已經完全暴露出來了，山伏可以感覺到，從那個地方散發出一種女性特有的香味；山伏一直凝視那個地方，那微微隆起的黑色小丘陵，使他的雙膝顫抖……

忽然間，他抬起頭看看高空上的月亮，心想：

（月亮是否被雲層蓋住了！）

因爲，他突然發現一個黑影。

就在那一瞬間，他本能地抓起金剛杖，往後跳開。

「什麽人？」

山伏用金剛杖抵住身體，定神看了看那個人影，只見人影慢慢地朝着他走過來了。

「我就是你們剛才想要殺害的才藏。」

「啊！」

山伏一聽，大爲震驚，但是，這個山伏還算相當大膽和沉着，他沒有半點遲疑，就舉起金剛杖，一言不發地飛躍起來，朝着才藏打過去，才藏見狀，立刻退後三步，說：

「你想找死嗎？哼，你剛才竟想強暴我的女人，你想，一個男人看見這種情形，會不想殺死對方嗎？」

「好小子，廢話少說！」

山伏再度舉起金剛杖，在頭上揮舞着，發出一陣刺耳的聲音，忽然，杖像一把利刃那樣，迅速地撲向才藏。

才藏趕忙彎下身去，同時，亮出長刀，由下而上，砍斷山伏的左手腕；然後，又把長刀轉向山伏的右肩，斜斬下去。此時，空寂的山中突然傳出尖銳的吶喊聲。

才藏擦一擦刀身，然後，將長刀收進刀鞘中。

「阿國！妳也應該感到可恥！」

才藏走近阿國的身邊，憤怒地說道。

這時，阿國已穿好衣服，茫然地坐在那裏。

「阿國，妳有沒有被強暴，如果有的話，我就用這把刀取妳的命！」

才藏說完，就開始後悔了，他不知道自己爲何會說出這種話來！

＊　＊　＊

像才藏這樣的男人，也開始慌亂起來了，他沉默一會兒，然後，用微弱的聲音說：

「我……我剛才究竟說了什麽呢？阿國，那些話不是出於我的本意，請妳將它忘掉吧！」

「不！我不會忘記的。」

「噢！那不行。」

「我永遠不會忘記的！」

阿國斬釘截鐵地說道，連她自己都爲這種堅決的口吻感到吃驚，她抬起頭來瞪着才藏，半響才說：

「才藏，你剛才對那個山伏說，我是你的女人，這句話是不是眞的？」

「不是眞的，我只是爲了威脅他，才這麽說的。」

「噢！我倒希望這是你的眞心話。」

「妳愛怎麽想，那是妳的自由。」

才藏背着月亮說完，就邁開大步走進松林裏了。

「才藏，等一等！」

阿國見狀，連忙追過去。

然而，才藏的身影早就消失得無影無踪了。

於是，阿國也跟着穿過草叢，走下山去。

「才藏！才藏！」

一路上，阿國不停地叫喚着；不久，她就喪氣地蹲在路旁，開始放聲大哭。

（啊！哭吧！我就這樣哭下去吧！）

阿國現在才覺得，哭也是一種相當快樂的事情。

高掛的月亮已經沉落一半，山峯上的松樹被月光照射，構成一幅美麗的圖畫。

（啊！我一輩子也不會忘記今晚的月亮，和山峯上的松樹，互相掩映的景色，我要將它牢記在腦海中，希望它爲我帶來幸福！）

才藏雖然這樣想着，可是，當他走過山麓下的紀州橋本驛站以後，有一個念頭一直在他腦海中盤旋：

「我不能輕易地愛上那個女人！」

驛站漸漸在黑暗中消失了，只有遙遠的地方，偶爾傳來幾陣野狗的吠叫聲。

（那個女人的態度實在變化太多！）

才藏想着想着，突然記起伊賀者的間忍（密探）法裏面，有一種方法，就是將和自己發生過關係的女人，放進敵人之中，讓她做收集情報的工作；因此，在伊賀流的忍術中，有各種收買女人歡心的技法。

如果能利用阿國的話，是最恰當不過了，她一定會成爲一個出色的密探。

（但是，我絕對不能這樣做！）

才藏想了想，不禁加快脚步。

他用心考慮一會兒，認爲，如果用花言巧語去拐騙阿國，無論是站在男性的立場上，或是自己的面子上，却是絕對不允許的。

（會不會我已經愛上阿國了呢？）

當他這麽凝思的時候，突然聽到有人拉紙門的聲音，而且，在道路的那一頭，也出現了兩個燈籠；那個聲音像是從客棧裏傳出來的；而提着燈籠的人，大概是淸晨到高野山朝拜的旅客吧！

眞田府邸

次晚，在紀州九度山的府邸裏，眞田幸村正悠閒地在沏茶消遣。

……日子過得眞快呀！

幸村自從關之原之役，參加豐臣軍，被流放到這裏以來，轉眼間已過了十三載了。

過去，他和父親安房守昌幸一起堅守信州上田城，利用這個城，阻撓西進的德川秀忠大軍，因而揚名天下，然而，這些事都已成過往雲烟，變成一場夢了。

如今，幸村邁入中年，已有餘年，他常想：

（人在不知不覺中變得如此蒼老，而自己却未曾察覺！）

（我眞的要在這座山裏，無爲地過一輩子嗎？）

他並不是希望出名，也沒有在官途上大展抱負的慾望，因爲，他本人就是出身官宦之家，所以沒有那種世俗的慾望。

「他有一種成爲頂天立地的男子漢的慾望。」

從信州以來，就一直跟隨在他左右的穴山小助這樣說過。

幸村認爲，身爲一個男人，就應該有一種本能，而這種本能就是要知道如何將自己的才能，適當地表現出來，去貢獻社會；一個男人活在世上的目的，不是爲了生活而去工作，而是爲了達成本能的慾望而工作，他曾說：

「這件事若是一語道破，根本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地方，然而，這些微不足道的事情，對某些人來說，却是非常珍貴而重要的。因此，我若想到自己將這樣無爲過一輩子，而衰老病死，簡直快要發瘋了。」

幸村就是處在這種心理狀態下過日子的。

前些日子，有一個叫隱岐殿的女人，以大阪豐臣家家老大野修理亮治長的密使身份，前來造訪。

隱岐殿前來訪問的目的，就是奉勸幸村，請他再度出仕，告訴他，如果最近的將來，大阪要擧兵征討德川家，務必請他出來，到大阪城去當軍師。

「那麽，我們就要與全國爲敵囉！」

「我想，對您幸村大人來說，沒有一件事比這件事更有趣吧！」

她是一個相當聰明的女人，早就識破了幸村的男性慾望與悲哀。

「果眞這樣的話，就必須網羅天下的優秀人物囉！」

「不錯！這件事我們早就着手準備了。」

隱岐殿因爲早已潛入京都，做收集浪人的工作，所以，她才敢做如此有把握的回答。

於是，幸村就很熱忱地和她商量有關事項，並且，爲了協助她在大阪招募浪人的工作，幸村告訴她說：

「我有一個家臣，名叫猿飛佐助，他是一個很出名的甲賀流忍者，這個人就借給妳吧！」

往後，猿飛佐助協助隱岐殿始在京都、大阪一帶出現，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的。

此刻，幸村正在悠閒地沏茶；他注視着水爐燒得紅紅的木炭，傾聽鐵罐裏正在沸騰的水聲。松風微微吹來，構成一幅安祥和諧的畫面。

忽然間，幸村的眼中發出異樣的光芒。

他發現剛才一直在啼鳴着的草蟲聲，突然中止。

「什麽人？」

幸村低聲問道，頓時，窄廊外出現一個黑影，那個黑影屹立不動，只是無言地直瞪幸村。

來人正是霧隱才藏。

半晌，只見才藏悠悠地坐在窄廊上，道：

「您就是傳心月叟大人嗎？」

才藏口中的傳心月叟，是幸村被流放以後，所起的法名。

「噢！閣下原來是霧隱才藏！」

幸村在很早以前，就知道才藏的事了。

「我想，您應當非常清楚，府邸裏有一個叫隱岐殿的女人，我是來見她的！」

「你先上來喝一杯茶，有事我們再慢慢談吧！」

「不！我想在喝茶以前，先見見隱岐殿！」

「你先歇歇吧！不上來喝茶嗎？」

「不！我的脚很髒。」

「那麽，我叫人拿水來，讓你洗洗脚吧！」

「用不着了，我自己處理。」

才藏不顧被其他人撞見，就順手拔起面前的草擦脚，然後，坐到幸村的面前去。

此時，幸村忽然開懷大笑地說：

「猿飛佐助應該去接你的；不過，現在看見你平安，實在太好了！」

「哈！猿飛佐助却把我整得好慘！」

「九度山經常有淺野家的密探，和江戶的密探潛入，可是他們一旦被發現，就會受到嚴厲的處治，依我看，在這麽多人之中，能撿回一條命的，可能只有你才藏一人而

已；但是，你不可能從這個府邸裏，平平安安地走出去。」

「不！我一定會出去的！」

「在關東派來的密探之中，你算是相當大膽的。」

「告訴你，我不是關東的密探！」

「那麼，你爲什麼到這裏來呢？」

「我是爲自己的興趣而來的。」

「算了吧！你不要說夢話了。」

幸村笑着說道，一面還想拿起放在身邊的鈴，然而，才藏迅速地亮出短刀來，將幸村手下的鈴砍成兩半。

「我不希望這裏有第三者在。」

「嗯！你的刀法相當高明，但是，我若不叫人來，就無法將隱岐殿引來此地啊！」

才藏一想，也覺得頗有道理，因而說：

「那麼，你把府邸裏面的武士，統統叫到這裏來，並且轉告他們，不要對我才藏做無謂的出手。」

「嗯！有趣！有趣！」

幸村說着，果然按照才藏的話做。

片刻之後，首先有三個人來到，幸村將他們一一介紹給才藏，他們是：

穴山小助

筧 十藏

海野六郎

這幾個人都是特別出色的武士，而且他們一副精明幹練的樣子，尖銳的眼光直瞪着才藏；因此，才藏若有什麼奇怪的舉動，他們可能會立刻拔出長刀，和才藏決一死戰。

不久，又有一個着僧侶裝的衰老男人，挺着胸膛，昂首闊武地走進來；然後坐在海野六郎的旁邊；此人約莫六十歲年紀，在他的臉上，從右額到鼻頭斜下來，有一道非常深的刀痕，乍看之下，他的臉好像被劃成左右兩面一樣。

「那一位是什麼人呢？」

不知從何時開始，才藏對幸村講話的態度，變得客氣多了，或許他開始對幸村這種過於大方的態度，感到畏懼了。

「他叫三好晴海，是一個怪和尚！」

＊　＊　＊

現在事情演變得非常奇妙。

由於幸村一再挽留，所以，才藏自從登門造訪那天開始，就一直在眞田府邸住下來，約莫有十天以上。

幸村不但將才藏當作客人，並且命令家臣們要好好地招待他；雖然幸村本人十分地了解，才藏是關東的情報大名鳥居左京亮忠政派來的人，但是，他依然禮遇才藏，對他客客氣氣的，這種行爲也讓才藏感覺到：

（幸村的心意，實在令人捉摸不定，他到底準備採取何種行動呢？）

另外，還有一件事讓才藏想不透，那就是，猿飛佐助自從那天晚上之後，就沒有再出現過。

再者，阿國並沒有回到這個府邸來，而隱岐殿和青子公主也不在府邸內。

（她們會不會隱藏在另一個秘密府邸呢？）

但是，他仔細思慮一會，又把這個可能性推翻掉了。

因爲，在九度山這個小村落裏，如果建造一座具有相當規模的府邸，立刻就令引人注目。

況且，幕府下令紀州淺野家監視眞田府邸，而淺野家也命令九度山的住民共同負起監視幸村全家人的任務。

因此，在這種情況下，眞田幸村是不可能去設立一個秘密府邸，或是別邸的。

（那麼，她們到底藏到那裏去了呢？）

才藏對這件事一直耿耿於懷，却又不知從何查起才好。

然而，讓才藏一直在眞田府邸住下來的原因，是這裏無論在吃住方面，都非常舒適，甚而讓人不忍離去，連先前所懷有的戒心都驅除了。

（目前的我眞可說是身陷敵中，我怎麽還會有這種奇妙的心境呢？）

＊　＊　＊

穴山小助又名岩千代，據說，他是武田信玄的幕將穴山梅雪的私生子；不過，他爲人殷勤、客氣，有如純樸的農夫一般。

幸村的所有家臣中，以小助對才藏最爲親切，他照料才藏無微不至，有如客棧的佣人那般。

一天下午，他將才藏帶到府邸後面的倉庫去。

這座倉庫是用黑木簡單搭成的，才藏在遠遠的地方即望見好幾個男女正在忙碌地進進出出。

一踏進裏面，才藏對看見，有二十幾個當地的老人和女人，正埋首做一些手工藝。

有人在紡織，有人在搗衣，還有人在轉動簡單的機器。

「他們在做什麼呢？」

「他們正在做眞田繩子！」

（啊！我知道了……）

才藏拿起藍色的繩子，好像頓有所悟地這樣忖道，從

他的表情看來，好像已經發覺幸村的陰謀似的。

眞田繩子是幸村的父親昌幸所發明的；因爲這種繩子非常牢固，因而受到世人的珍視；常常被利用在綑綁貴重茶器的外箱，以及圈在刀柄之上。

＊　＊　＊

（世上怎會有如此難以捉摸的人？）

才藏一面參觀眞田繩的工廠，一面對幸村的知能欽佩得五體投地。

依照才藏的看法，這種眞田繩，對幸村來說，並不是普通的東西，而是他利用這種方法，給九度山監視他本人的村民一個副業，讓他們過富裕的生活，而使他們心服。

而且，他讓屬下們將眞田繩的成品，揹到各地去叫賣；這才是一個大問題。

「那麽，從事這種工作的人，大概有多少呢？」

「嗯！差不多有五、六十人。」

穴山小助很誠實地答道。

「那些人是猿飛佐助統領的甲賀者吧！」

「這件事恕我不能奉告！」

穴山小助面露微笑，敷衍地將話帶過去，不過，他雖然不說，才藏的心理非常明瞭，這件事一定如他所猜測那樣。

果眞如此，那眞是個一恐怖的情報網，被流放的眞田幸村，只要悠閒地住在紀州高野山麓的九度山村，就對天下的大勢瞭若指掌；有史以來，能擁有如此嚴密而龐大情報網的人，眞田幸村可能是頭一人吧！

（啊！這下我非認輸不可了。）

才藏想着，不知不覺地露出懷有好意的微笑。

才藏自從少年時代，就堅信自己天生比別人聰明；事實上，如果他出生在普通的武士家，他的人生勢必有更大的成就。

因此，在關東、大阪風雲如此緊急的今天，他縱然穿梭在兩方陣營之中，却沒有加入任何一方的意思，他一直在等待機會，希望將自己的才幹能以高價售出。

然而，此刻他滿腦子一直在想：

（這一次我眞的非認輸不可了。）

才藏發現眞田幸村在知能、深度方面造詣之深，以及規模之宏大，絕非自己所能比擬的。

（說不定我會被這個人迷住！）

當天黃昏，才藏正在寢所休息時，突然有人闖進他房間。

「如此冒昧造訪，若有打擾之處，望多包涵。」

此人手執酒瓶；才藏定神一看，方知那個臉上有一道

刀痕，好似臉被分成兩半的老人；才藏還記得幸村曾告訴他，此人名叫三好晴海，是一個怪和尚。

這個老人雖然有些清瘦，看起來却還相當強壯。

他那張怪臉，浮現令人抓不住他的心意的表情，直瞪着才藏，片刻之後，才開口道：

「怎麽樣？你要不要喝一杯！」

這時，他才微微地露出笑容，那張奇怪的臉，由於被歪斜的刀痕分成兩半，看起來好像一半臉露出笑容，另一半臉瞪着才藏那樣，使才藏不覺目瞪口呆；半晌，他才說：

「你的臉相當特別！」

「我很想告訴你，有關我的臉的事情，但是，我已經向同伴們保證過，絕對不再提起此事。」

「啊！眞是抱歉！」

「你不要看我現在變成這個樣子，要知道，過去在天正，以及慶長等戰爭，打得正激烈的時候，還有女人鐘情於我呢！不過，現在女人都不理我了，就連九度山的村童看到我的臉，立刻拔腿就跑！」

才藏只是靜靜地想着，對他的話似乎還有些半信半疑，因爲，他聽人說，這個老人在九度山有一個秘密情婦，並且和這個情婦生了三個孩子，因此，才藏內心暗忖：

（還是小心爲妙，這個老人可能是相當精明的人！）

「今晚我要和你好好痛飲一番，把你這個伊賀的高手灌醉！」

「對不起，我的酒量有限！」

「哦？那麽我告訴你，這是你的缺點，我活到這麽大把年紀，也見過不少男人，當我看見你的第一眼，就發覺你有一股浩然之氣，而深深地爲你感到惋惜！」

＊　＊　＊

「聽說你是伊賀流的名人，怎麽樣，顯顯身手，讓我見識見識你的忍術吧！」

已有幾分醉意的三好晴海，執拗地要求才藏；才藏似乎不太高興，因而默然不語。

「你想見識忍術，倒不如找猿飛佐助，叫他表演兩手，讓你瞧瞧，你該不會說，不認識這個甲賀流的名人吧！」

「可是，他不會用妖術。」

三好晴海說得不錯。

因爲，甲賀流的忍術一向擅用集團的力量，和人打交道；而伊賀流的忍術者，則擅用個人的技倆去應付，他們的忍術就是以所謂的隱形術爲中心。

在伊賀流的忍術傳音中，有隱形法及天地三才三十三

法，卽：

日遁、月遁、潮遁、雲遁、霧遁、雷遁、電遁、風遁、雪遁、木遁、草遁、火遁、煙遁、土遁、屋遁、金遁、石遁、水遁、陽遁、禽遁、獸遁、蟲遁。

由於這些遁法是利用各種自然物爲忍具，同時兼採中世紀以來，在伊賀傳下來的幻術，因此，各國的武士，一般都相信伊賀者會用妖術。

而三好晴海所指的，就是這種幻術，他再三要求才藏表演，但是，他不明白，幻術並不是妖術，而只是一種忍術罷了。

「你這種要求是不合理的，因爲，我們伊賀者根本沒有練過妖術，而且，在伊賀流的傳法中，也沒有這種技術。」

「撒謊！我看，你是準備用妖術來擾亂這個府邸吧！我不明白主人爲何要禮遇你，不過，我這個老人的眼光還算不錯，我不會被你拐騙的，我一定要揭開你的眞面目，然後用這把刀將你砍成幾段。」

話聲未落，他已拔起一把三尺左右的長刀。

這種刀是戰國以來的騎馬武者喜歡用的；雖不銳利，但是，它的刀身很厚很寬，而且又有重量，所以，一旦用力砍下去，可以把穿戴甲冑的敵人砍成兩半。

「這樣會受傷的，快把刀收起來吧！」

「哦？你怕了嗎？」

事實上，怕的人是三好晴海本身，因爲，他相信才藏是用妖術的人，所以，他看起來好像一副很委屈的樣子，而爲了要克服存在於腦海中的委屈，他才拔出刀來。

突然間，三好晴海的左膝直立，他因拔刀，顯得有些興奮，好像被閃亮的刀光迷住一般，只見他將刀尖擧起，按在才藏頭上，雙眼有如夜走獸般的尖銳。

「才藏！趕快在這把白刀之下，顯露你的妖術吧！」

「不！」

才藏不理會他，只是靜靜地喝酒。

「你好大的膽子，你大概還不知道，我晴海僧的刀子若不沾血，就不會收刀。」

「我一看到你的眼睛，就可以想像得到；左衞門佐（幸村）大人何其有幸，能得如此好家臣。」

「什麼？」

「如果你自信能砍殺我，那就任由你吧！」

＊　＊　＊

「晴海僧，你那種姿勢不太對，身體太往前斜了，以這種架式，是不能砍到我的！還有，腰部再放低一點。」

才藏坐立不動，只是這樣說。

晴海僧好像已被才藏的話迷住一般，果然照着才藏的話，將錯誤的架式改正過來。

「還不够，再低一點。」

「廢話少說，我和你們這些年輕的傢伙不同，我自從十六歲成年開始，幾十年來身經百戰，這些基本的架式我都懂，用不着你敎給我！」

「你一味自誇年齡老大，實在可憐，像你這樣的人，怎麼能在戰場上活動呢？」

「閉嘴！」

「不要動怒！好好聽我說，我告訴你，你的刀尖提得太高，這個房間的天花板很低，一不小心，隨時都會抵住天花板。」

晴海僧一聽，突然將抓着刀柄的手放下來；但是，才藏還是不太滿意，說：

「太低了，還有，你怎麼把刀當作愛人那樣緊抱着呢？這種刀式一定沒有力量，不能砍斷我的頭。」

「哦？那麼，這樣可以嗎？」

「這樣也不行，左手掌要靠近右下巴一點。」

「是這樣嗎？」

「嗯！刀尖還是太高了一點，要稍微向右邊斜過去，有斜一點，對！這樣就可以了……不過。」

「不過什麼呢？」

「在這種小房間裏，用過於笨重的刀不太適合，我相信有見識的人，一定會用短刀的。」

此時的晴海僧已完全被才藏的幻術控制了。

所謂幻術，就是促使對方進入睡眠狀態，然後按照忍術者的意思，使對方產生幻視和幻聽。

約莫過了片刻左右。

手執長刀的三好晴海，已完全進入被催眠狀態，雙眼變得模糊了，此刻的他就像一尊傀儡，讓才藏任意擺佈。

才藏看時候差不多了，忽然用尖銳的聲音大叫：

「時候到了。」

晴海僧驀然抬頭，好像突然從夢中驚醒一般，但見他擧起長刀，猛力一揮，才藏的頭顱就跳上天花板，接着怦然一聲，掉在榻榻米上。

「哈！哈！你終於知道我的厲害了吧！」

他得意地叫着，然後，他聽到門外一陣陣脚步聲，不久，紙門被拉開了；穴山小助、海野六郎等人，都緊張地跑了進來，晴海僧見狀，又莫名其妙地揮了一刀。

「唉呀！你幹什麼！」

最先進來的海野六郎，差一點就被長刀砍中。當他們看到房間裏面的情形時，都嚇得目瞪口呆。

「小助！看看這個頭吧！實在抱歉，我知道你對這個很客氣，也很照顧，不過，我也有我的想法，我早就認爲這個人是關東派來的密探，才會一刀刺死他；主人方面，我自己會去申辯，你們還有什麼意見嗎？」

「有！」

「有？你說，你有什麼意見！」

「晴海僧，請你先別動怒，你先回頭看看吧！」

「什麼？」

晴海僧不解地回頭看看背後，頓時，他手中的長刀不知不覺地掉落下來。

因爲，他發現已被他斬死的才藏，正挺着身，端坐在原來的座位上，悠閒地喝着酒。

「對不起，六郎，能不能麻煩你去拿個水桶來，我要讓晴海僧清醒過來。」

穴山小助轉頭對海野六郎這麼說。

不久，海野六郎提着水桶進來了；他們合力扶住晴海僧的雙臂，並且將他推到窄廊上，按住他的脖子，整桶水往他的頭上澆下去。

「你們——你們幹什麼？」

「晴海僧，你暫時忍耐一下吧！」

不久，晴海僧終於醒過來了，只見他呆然站立一會兒，又趕忙回到房間裏，百思不解地說：

「可是，我的手確實感覺到，已經將他的頭砍下來了啊！」

「晴海僧，聽我說，你砍下來的是……」

穴山小助指一指房間的角落，說：

「你自己看看，是不是那個！」

晴海僧一看，角落裏有一個黑得發亮的大瓢簞，被砍成兩半，掉在榻榻米上。

「……」

突然間，晴海僧莫名其妙地悲鳴一聲，然後好像非常痛苦般地蹲坐下去。

「才藏，晴海僧剛才那種粗野的舉動，讓你生氣了吧！我代他向您道歉，請您多多包涵！」

穴山小助露出溫和的笑容說。

「用不着！」

才藏憤憤地說着，一面將酒杯放下來；不知是否因爲喝酒的關係，使才藏滿臉通紅；不過，才藏喝酒臉紅，倒是很稀奇的事，或許還有其他的因素使然吧！

「我實在後悔做了這種無謂的事情；我已經好幾年沒有用過幻術，如今要了技術給人看，却被人誤會是妖怪，小助，我勸你將這件事忘掉吧！」

才藏將酒杯放在托盤上，又接着說：

「啊！我大概喝得太多了，冒昧之處，請多多原諒！」

不知不覺中，才藏在紀州的九度山，已經住了相當一段日子了，可能是府邸裏的人的親切態度，使他不忍離去吧！

第十二天的早晨，幸村邀請才藏一起去打獵。

「才藏，最近這一段日子，深谷裏的鹿正在繁殖，你要不要和我一起去找找樂子！」

「好啊！我當然樂意！」

於是，幸村命令兩個佣人，携帶便當和子彈，並把槍交給才藏，由穴山小助一人隨從而去，才藏覺得要去獵鹿，這些人數未免太少了，就問道：

「勢子（追趕野獸之人）呢？」

「勢子怎麼樣？」

「你不帶勢子去打獵嗎？」

才藏的詢問自有道理，因爲，普通獵鹿之時，單靠槍手的力量是不夠的，一定要有槍手團和勢子團的合力圍殺和捕捉才有可能。

槍手團就是在鹿經常走過的通路上，舉槍等待；而勢子團則是進入深山中，將鹿追趕出來，並把鹿趕進槍手團等待着的道路上。

然而，幸村聽了才藏的話，只是微笑回道：

「要是我們動用那麼多人，淺野家一定會懷疑，說不定會採取行動呢！」

因爲，幸村是被放逐的人，所以，他即使要去獵鹿，也不敢太明目張膽，携帶那麼多人同去。

「果眞沒有趕鹿的勢子，就不容易射中鹿了。」

「這件事你不必擔心，到那裏你自會明白。」

幸村不願再討論此事，就把話題轉開。

一行人走進山裏，大約兩里左右，來到一個背對懸崖的獵戶小屋。

一個老人從屋裏走出來，一見到幸村，立刻跪下來請安，此人眼光尖銳，雖然身着獵人裝，但才藏的直覺告訴他，此人一定是武士。

「我正恭候您的來臨，一切都已準備妥當。」

「好！那麼，我們先吃飯吧！」

於是，他們就進到屋裏，和着山豬湯吃飯；幸村手執筷子，一面對老人說：

「你去把地圖拿出來！」

「是的，就在這裏。」

老人將地圖攤開來，又拿出硃筆，將已調查過的路線

畫出來。

「才藏，小助，你們也過來看看地圖吧！」

「這裏是第一射擊點（射擊位置），可以嗎？小助。」

幸村用筷子指着地圖，又看了看小助這樣說。

「好！遵命！」

所謂的射擊點，就是槍手的所在位置，獵鹿時，決定射擊點的原則是：

㈠必須在鹿的通路上。

㈡容易觀望的地方。

但是，幸村事先並沒有察看，就草草率率地在地圖上決定射擊點，大概是幸村對這座山已有相當的了解吧！

「才藏，你在這個地方，這裏就當作第二射擊點好了。」

「是。」

此刻，才藏的立場好像變成軍營中，聽命的家臣一般。

「嗯！我在這裏，這個地方當作第三射擊點。」

幸村用筷子指着一個地點這樣說。

「才藏，你的槍法如何？」

「還好！」

「那我就放心了，小助也是射擊高手，你們兩個可以比賽，看看誰較高明。」

＊　＊　＊

一般說來，鹿不會隨便在山裏亂跑，牠們會把山頂當作通路；獵人只要找到鹿糞，就能循跡發現鹿的通路。

幸村、才藏、小助三人各自坐在射擊點。

這一帶的獵人，將這個山頂叫做「馬背」。

因爲，這個山頂的左右兩面，有懸崖般的山谷，因此，坐在這個山頂上，就像坐在馬背上一般。

才藏坐在被指定的位置，陶醉在微風裏；只見他悠然地半瞇着眼，盡情享受大自然的風光；一會兒，他張開眼睛，愕然發現他和前後同伴的距離非常靠近。

「啊！怎麼會這樣呢？」

他們三人的位置，依次是幸村、才藏、小助；每人的間隔，大約只有六十間（一百二十公尺左右）而已。

（可能不是單純地獵鹿，該不會是要射擊我吧！）

才藏雖然認爲這件事情不太可能，不過，依三者的間隔看來，無論是幸村或小助，要射中才藏，也是輕而易舉的事。

一般說來，當時火槍的有效射程是四十間（大約八十公尺）。但在緊急的時候，只要多裝一些硝藥，讓火力加強，就可以射到六十間的距離。因此，他們果眞用這種強力火藥，必能將才藏射倒。

「才藏，你看。」

小助的聲音在空曠的谷中，引起嘹亮的回響，才藏回過頭去看看小助；只見小助用手指着天上。

才藏朝着他所指的方向望過去，發現有一隻鳶在天空飛舞着。

（是不是要我射那隻鳶呢？）

才藏苦笑着，但是，他沒有伸手拿槍，因爲，他覺得這種行爲太幼稚了；這時，小助已經躍過岩石和小松樹，走到他身邊來了。

「怎麼樣！要不要來場比賽？」

「不！我贏不過你的，小助。」

幸村不知何時悄悄來到，坐在才藏後面的岩石上，只見他臉上露出溫和的笑容說：

「我趁着鹿還未出現的空檔，參觀你們的槍法；才藏，你也試一試吧！」

「主人既然這麼說，我就先開槍了。」

於是，小助立刻按住槍，臥倒瞄準，此刻，那隻鳶正悠然地在空中飛舞着；一會兒，鳶像是在谷間發現獵物，只見牠突然直飛下來，小助見狀，立刻開火，半晌，被射中的鳶在空中一轉，然後，變成一個黑點掉落下來。

「啊！太好了，你的槍法實在高明。」

「才藏，你也找一個目標試看看吧！」

「嗯！好，那麼，我就射老鷹吧！」

「老鷹……」

小助滿腹狐疑問道：

「這座山上沒有老鷹啊！」

「有！就在那裏！你仔細看看。」

才藏指着聳立在另一個山峯的老松樹這樣說。

「在什麼地方呢？」

小助還是看不到老鷹。

「就在那個松梢上，有一個老鷹的巢，裏面有一隻老鷹，你張大眼睛，仔細看看，就可以看到一個黑點，有沒有？」

「你這麼一說，我好像也看到一個黑色的東西。」

「那就是老鷹的巢，你等着，那隻老鷹很快就要飛上來；牠的翅膀恐怕有一間之長。」

「嗬！眞的嗎？」

小助大吃一驚，因爲，照這樣說來，那隻老鷹一定相當大，他一聽，不由得呆住了；然而，幸村只是默默地坐在一旁笑着，因爲，他知道才藏要開始對小助施幻術了。

※　※　※

山風輕輕地吹襲過來……

才藏的眼睛瞪着那株松樹，說：

「那隻老鷹快要飛上來了。」

「快要飛上來了……」

小助不知不覺地跟着才藏這樣說，此刻的小助已經迷入才藏的幻術裏了。

「小助，當牠飛上來時，你先開槍；不過，萬一沒有射中，牠一定會襲擊過來，你一定要小心一點。」

「好！我知道了。」

「啊！飛起來了。」

突然間，才藏指着天空，低聲說道。

「啊！眞的飛起來了，眞是一隻漂亮的老鷹。」

小助興奮地叫着，一面按住槍；此刻，從松梢上飛下來的老鷹，飛舞在天空上，牠的翅膀啪啪作響，引起一陣風，不久，牠又乘着谷間的上升氣流，悠然地伸展翅膀，自由自在地飛翔。

「小助，射牠的眼睛吧！不過，要注意一點，如果你沒有射中牠的要害，牠一定會變得非常凶惡。」

「只要射眼睛嗎？」

「對！只要射眼睛。」

「眞的只射眼睛嗎？」

「對！你趕快射吧！」

此時，小助的槍中已傳出火繩燃燒的味道，一會兒，六角筒中的火藥突然轟然一響，只見子彈朝着老鷹射過去。

頓時，但見老鷹的羽毛散落在空中，牠左邊的翅膀突然傾斜而下……才藏鎮靜地說：

「沒有射中眼睛……牠只是受傷而已。」

這時，用肉眼可以清楚地看見老鷹的羽毛沾了血。

老鷹急着在風裏掙扎，然後，牠好像望見小助的人影一般，忽然朝着小助撲過來。

「啊！」

小助驚叫；不知所措；於是，才藏迅速地跑到他身邊，將火繩再度點着，把槍交給小助。

小助連忙彎腰，朝着已飛到眼前的老鷹，怦然開了一槍。

「啊！糟糕！」

這一槍又沒射中，而老鷹也變得更凶猛了。

「小助，快點閃開！」

才藏向前跨進一步，悠然伸手，抓住刀柄。

就在老鷹向小助襲擊過來的那一瞬間，只見才藏的刀

在空中一閃，旋卽聽到老鷹的慘叫聲。

頓時，大地又歸於寧靜，只是在這眺望無垠的空曠山頂上，已然見不到老鷹的蹤影。

「老鷹呢？」

小助好像忽然從夢中驚醒一般；他環顧四周、又不解地看了看才藏；而在一旁觀看的幸村，却不自覺地大笑起來。

「小助，你是不是做了一場夢；本來就沒有什麼老鷹嘛！」

幸村調侃似地對小助說着，然後他看了看才藏，說：

「這一次你在無意中，顯露了伊賀流的忍術，讓我大開眼界，眞是謝謝你了；你想，伊賀流的忍術，和甲賀流的忍術比較，到底那一方高明呢？」

「各有長處和缺點。」

「你想不想來一次忍術比賽呢？」

「我沒有對手！」

「猿飛佐助就在這座山的某一個地方，如果你能識破他所佈下的忍術，我就讓你見隱歧殿和青子公主，不過，你若不能識破，這裏就是你的葬身之地！」

※　※　※

剛開始時，才藏想：

（我不能做這種事！）

因爲，自從有忍術以來，卽分成甲賀、伊賀兩個流派發展，然而，兩派從來沒有做過比賽；那些被稱爲忍術高手的人，大多否定自己的功夫，不敢承認自己的忍術能力，他們認爲一定要到達無形，無味和無色的奇妙境地，才能稱爲最高的理想；所以，從本質上說來，當然不能容許第三者來判定它的優劣。

當然，一向有智將之稱的眞田幸村，不會不知道這個道理；如果他知道，而說出這種話，那麼，才藏不免要懷疑：

（他準備殺死我吧！）

幸村將才藏誘來此地打獵，而讓佐助殺死他，這個計劃是幸村還沒有開口勸才藏來打獵以前，就已經設計好了，不過，由於他剛才看了才藏那種不可思議的絕技，而忽然覺得，如果失掉這麼高明的人，實在太可惜了！所以，他臨時決定改變原來的意圖，而要才藏做忍術比賽。

才藏看了看幸村，發現他悠然的表情，絲毫未加警戒。

事實上，才藏經常跟隨幸村左右，如果他存心殺死幸村，他的機會實在太多了，只不過，才藏並不想那麼做，而此刻的幸村也毫無戒心，輕輕鬆鬆地站在才藏身旁。

（這眞是一個不可捉摸的男人！這一回我大概又輸了！）

才藏自從住進眞田府邸以來，已經好幾次，有這種敗北感，此時此刻也不例外；然而，令人不可思議的是，他沒有一點不愉快的感覺，反而眞想靠在幸村的肩上，和幸村開開玩笑。

幸村擅長策謀，超乎常人，他還有一種稀有的心術，那就是，當他用過策略之後，事後就會將它忘記。

（只有這種人，才值得我做他的部下！）

這種想法漸漸在才藏的心中萌芽，這種想法的滋長，或許也是他敗北的一個重大因素吧！

「才藏……」

幸村坐在岩石上，露出溫和的笑容對才藏說：

「再過一刻鐘（二小時），太陽就下山了。」

「但是，到現在還沒見到鹿的蹤影。」

「不要心急，早晚總會出現的！」

幸村胸有成竹地說道。

「不過，日落以後，恐怕不會再出現了。」

「不！日落以後，牠們還是會出現的。」

「幸村大人，您老實對我說，你們大概不是準備打獵，而想要幹掉我吧！」

「哦！」

幸村坦率地露出吃驚的表情，說：

「這麽說，你早就察覺了？不錯！因爲你是關東的密探，你認爲我眞田幸村會默默地看着你離開九度山嗎？」

「噢！原來如此。」

才藏不由得這樣說。

幸村天眞地失笑說道。

「這下你明白了吧！」

＊　＊　＊

不久，才藏忽然發現東方山崖上，出現了二十個左右的男人。

（這些人是在那裏趕鹿嗎？）

是佐助在指揮這些人吧！不過，從這兒望過去，看不見佐助的人影。

使才藏再度吃驚的是，他又發現有一羣人，正從西面的山頂，往谷間走下去，並且，南面和北面的山頂上，也有一大羣人在走動。

這些人合起來，總有三百人吧！

才藏靜靜地觀察，心想：

（這些人大概不是當地人吧！）

若非當地人，那麽，他們是否都是甲賀者呢？

幸村只是一個被放逐的人，而他却能掌握三百名甲賀者；這種統治手法實在高明！

「幸村大人！」

才藏輕輕地叫了一聲：

「那些人大概不是普通的打獵幫手吧！」

「你的眼光實在不錯！」

「是甲賀者吧！」

「嗯……」

這一回幸村的表現和他原來的那種坦率性格不同；他不敢斷然承認，只好支吾地說：

「其中也有一些甲賀者。」

才藏又接着問道：

「他們那種輕快的擧動和強壯的體格，看起來不像普通的老百姓，他們一定是武士，對不對？」

「不錯！他們是眞田家的武士。」

（啊！）

才藏一聽，不由得大吃一驚，又不免佩服幸村的大膽；一個被放逐的人，竟敢冒險躲過江戶的探索，聚集舊臣來到紀州山中，準備大規模的獵鹿。

「你們經常做這種大規模的獵鹿嗎？」

「嗯！至少半年做一次。」

「爲什麽要這樣做呢？」

「只是做着玩的。」

「我不相信，一定還有其他的目的吧！」

「像你這樣聰明的人，難道還看不出來嗎？」

「我大概可以推測一些……」

聽才藏的口氣，好像已知道幸村的意圖似的。

自從幸村被放逐到九度山後，就經常有這些活動，他們以半年爲一期，將散在各地的眞田舊臣召集回來，給予他們軍事訓練，以便臨時有戰事發生，可以從容應付，並且習慣幸村的指揮。

幸村踱步到崖邊，手執松枝，指向西面的山峯說：

「才藏，你仔細看看！」

只見他朝着山峯畫了一個大圓圈，西面的人立刻散開，然後，他又面向東方，松枝指向地下，東面的人一見，馬上會意，而迅速地集合到各間去。

「知道了吧！不過，這只是我的消遣辦法罷了！」

「佐助是不是在那邊指揮這羣人呢？」

「不！佐助只指揮甲賀者而已。」

「哦：那麽，其他的人呢？」

「其他的人由長住在九度山的八名武將指揮；在這個九度山裏，連佐助在內，一共有九個武將；不過，如果連

你也算進去的話，就有十個人了。」

「……」

「山中鹿之助復興山陰的尼子家時，也是有十名武將參予復興運動，所以，世人稱他們爲尼子十勇士；現在你如果參加我們的活動，就是十勇士之一了，怎麽樣？你有意思參加嗎？人生苦短，男子漢必須做一件轟轟烈烈的大事業，而後死去，才有意義。」

「……」

才藏默然不語，只是露出微笑看着幸村。

就在此時，他們的背後突然傳來一陣驚叫聲。

「啊！鹿……鹿……」

小助跳起來，指着谷間，興奮地說道。

幸村和才藏聞聲，就伸頭去看了看谷間；沒錯，就在西谷那一邊，有一隻大鹿正被勢子追趕着，牠因急着逃走，而一直在那裏轉圈，才藏看了一會兒，又趕忙將視線移回，轉頭對幸村說：

「大人，您剛才所說的話，我會考慮的。」

「好！你好好考慮吧！」

這時，鹿正往山坡，快速地爬上來，像是要爬上幸村一行人所在的山頂似的。

小助見狀，立刻舉槍瞄準。

據說，用槍射鹿，必須打中第三隻肋骨，距離在離槍手七尺的地方，如果不在這個射程之內，是無法射中這種動作輕快的野獸的。

才藏當然知道這種常識，但是，他故意向小助說：

「小助，你能不能在二十間之內，射中那隻鹿？」

「二十間？」

「你是眞田家最高明的槍手，我相信你一定能辦得到。」

「嗯！我當然能做得到。」

小助經不起才藏這麽一說，趕忙舉槍準備射擊，不過，他像是沒什麽把握似的，只見他的槍不停地抖着。

「小助，左肘要向右邊一點，你的槍抖得很厲害。」

「才藏，你用不着給我忠告！」

「你瞄得太低了，這樣子彈會掉在地上的。」

「閉上你的嘴！」

小助煩躁地嚷道：這時，鹿正要爬上山頂，就在二十間的距離時，小助的槍開火了。

只見鹿跳上來約六尺高，然後掉在地上靜止不動。

「哈哈！怎麽樣！」

小助興奮地說道；就朝着鹿躺着的地方跑過去，但是，坐在岩石上的幸村却對他說：

「等一等，小助，你用不着去了。」

「爲什麽？」

「你已經輸給才藏了。」

「怎麽會呢？」

小助不解地說道，然後奔跑過去，看了看受傷的鹿，發現子彈確實射中鹿的脚根，並且把牠的脚炸開了，不過，這種受傷的程度，應該不是鹿致死的原因吧！

「但是，鹿已經死掉了啊！」

「你只是射到鹿脚，牠是不會死的。」

「奇怪，您怎麽這麽說呢？難道才藏也開槍了嗎？他到底射中鹿的什麽地方？」

因爲鹿沒有流血，所以，小助對幸村這種說法感到非常不滿；於是，他堅持說，鹿是因爲脚根被射中，受到衝擊而死的，幸村見他如此執拗，就失笑道：

「你看看鹿的右側腹吧！」

於是，小助連忙轉動鹿身，詳細察看。

「啊……」

「這下你知道了吧！」

小助吃驚得說不出話來，因爲，他發現鹿的右側腹、在第三隻肋骨，和第四隻肋骨之間，有一個閃亮的東西，因爲被鹿毛遮住，一下子不能看得清楚；他將那個東西拔起來，發現是一隻五寸長，忍者專用的銀製刺針。

「這隻銀針是才藏擲過來的嗎？他人到那裏去了？」

「他已經不在這附近了；大概是怕佐助的勢子團甲賀者，而藏起來了吧！」

「小助，相信你看了這隻銀針就明白他的忍術造詣，如果讓他加入敵方，一定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假若他不答應加入我方，我就殺死他，就像這隻鹿一樣……」

＊　＊　＊

那個時候，才藏已走在山路上，在暮色中看起來，他就像飛猿一般，一段段地往谷間直跳下去。

走到谷川附近時，才藏發現有一個勢子坐在那裏，他輕輕地走過去，朝着那人的肩頭打了一下，他就昏過去了，才藏見狀，立刻將他的衣服脫下來，穿在自己的身上，突然間，他發覺整個身體變得飄飄然。

（……？啊！不行）

頓時，一股燒屍體般的強烈味道，乘着強風，陣陣吹襲過來，才藏屏住呼吸，很想站穩，但是，他的膝蓋已軟得不聽使喚了。

他爲了躲開這股煙，連忙伏下身去，想爬行越過細谷川，但是，不久就不支倒地；他雖知情況不妙，非趕快逃離不可，却又爬不起來；最後他把全身的力量放在雙肘上

，終於勉強到達川邊的戟草叢中。

才藏連忙把頭埋進草叢中，因爲，他知道這是甲賀流的秘法「軍中煙」，若要躲開，只有兩個辦法，一是整個臉覆地，只留下一個小孔呼吸；二是把臉埋進戟草叢中，聞戟草的味道。

（啊！我上了佐助的當了！）

才藏感覺全身無力，他雖然深深地吸入戟草有刺激性的味道，但是，中了甲賀流的「軍中煙」，一旦失去體力，就很不容易恢復了。

才藏想將手伸到腰帶地方，拿伊賀者當做提神用的「準胝丹」，然而，他的手正硬得不能動彈了。

此刻，他已完全絕望，而遺憾地說：

「啊！我實在太大意了。」

他很想嘔吐，却不得不拚命地忍耐，因爲，如果把肚子裏面的東西吐出來，可能連最後一點力量都會喪失。

「哈哈哈！才藏……」

朦朧中，才藏聽到笑聲，並且感到有一把刀壓在他脖子上。

「我是猿飛佐助。」

他的聲音還是那麽輕鬆、自然；才藏微微張開眼睛，看見佐助的白刀閃亮着，並且發現有二十個左右的甲賀者圍住自己。

「才藏，你實在太大意了；當你從山頂上下來時，我就派一個人當作誘餌，在谷間等你，結果，一切如我所料，你果然將他打昏。」

「廢話少說，要割要宰，一切任由你吧！」

才藏的臉覆在地上，勉強地吐出這句話。

「哇哈哈！要怎麽處置你，當然任由我。」

「你準備殺掉我嗎？」

「你也是一名忍術者，應該早有覺悟，會在這種荒郊野外，像一隻蟲那樣被殺死，然後屍體暴露在烈日風雨之中，並且被鳥獸當作食物一樣吃掉！」

「哼！我早已覺悟，不管在什麽地方，如何死去，只要死得有意義，我都不會在乎！用不着你來提醒我！」

「哈！不錯！你這種覺悟很好！」

「幸村大人在不在這附近？」

「他已經回九度山去了，因爲日落以前，如果不回到府邸，會引起村人的懷疑。」

「那麽，小助呢？」

「小助隨從大人回去了，才藏，你已經是臨死的人了，還提起小助幹什麽！」

「他是一個親切的好人，我要謝謝他這幾天來的照顧。」

「死到臨頭了，你還依依不捨嗎？」

「當然，我會永遠懷念他！」

這時，才藏已漸漸恢復體力，只是佐助毫不知情。

＊　　＊　　＊

才藏像鹿一般，被人揹下了山，又關到監牢裏去了。不知過了多久，他才甦醒過來，望見早晨溫和的陽光，正從鐵窗的細縫中透射進來，窗外好像有一大片竹林，並且有一大羣麻雀正在啼叫着。

（啊！天亮了嗎？）

才藏慢慢地站起來，發現身邊有一條已被解開的細長繩子。

（到底是什麽人爲我解開的呢？）

他傾頭想了片刻，才想到不是別人爲他解開，而是他自己在睡覺的時候，不知不覺地扭轉手脚解開的。

「解繩術」對於伊賀者和甲賀者來說，却只是一種初步的技術，首先必須鬆弛上身的關節，這樣一來，身體的體積自然變小，而繩子也會自動鬆掉，那時，再把手輕輕拔出來，解開繩子的結頭就可以了。

像佐助那樣的人，當然知道用繩子細綁才藏是沒有用的，但是，爲了形式上的做法，只好將他綁起來，再放進牢裏……才藏眼見自己被關進牢裏，就故意放聲大叫。

「來人，給我拿稀飯來。」

一個甲賀者模樣的獄卒聞聲，就探頭進來說：

「不要吵！」

「我肚子很餓，你隨便拿點東西給我吃吧！」

「可是我沒有接到讓你吃東西的命令啊！」

「啊！你就是以前我在相國寺茶店門前所見到的人嘛！那時你是佐助手下的甲賀者，同時，你也曾在深泥池的蘆葦叢中隱藏過，是不是？」

「你眞是多嘴！」

「唉呀！我肚子眞的很餓，你們是不是準備把我活活餓死？」

「好了，不要叫了，我現在就去請示一下。」

雖然獄卒到佐助的房間去請示，再回到監牢，也不過三分鐘而已，可是，當他回到監牢時，發現才藏已不知去向了。

「啊！糟糕！」

他吃驚地大叫道，然後四處尋找才藏，後來發現才藏正在厨房裏，坐在地上吃飯。

這個獄卒見狀，頓時茫然不知所措。

（奇怪？他怎麽能到這裏來呢？）

他忘記要捉回才藏，只是茫然地注視他，然後說：

「霧隱大人，請問您怎麽能從監牢裏逃出來呢？」

他對才藏講話的態度，變得非常客氣，因爲，他不是普通的武士，而是忍術者，一眼就能看出才藏高超的絕技，因而對才藏生出幾分敬畏。

才藏一言不發，只是不停地動着筷子，半晌才開口道：

「醬菜不够，快去拿一些來。」

「是。」

獄卒聞聲，趕忙跑過去，將醬菜遞給他。

「開水沒有了。」

「啊！我這裏有！」

不知何時，佐助已悄悄地來到他的背後，默默地直瞪他。

這時，獄卒一面爲才藏倒水，一面說：

「霧隱大人，請您告訴我，您是用什麽方法，從牢裏逃出來的呢？」

「這是伊賀的秘術，不能隨便敎給甲賀者。」

「請您快別這麽講。」

「墓十。」

這時，佐助突然開口，冷冷地叫着這個獄卒的名字。

「快把此人斬掉，你就能知道他是不是眞正的才藏！」

* * *

「是。」

墓十答道，同時低身，飛快地拔刀，從才藏的背後，猛力往左肩一斬。

「唉呀！」

叫聲不是出於被斬的才藏，而是墓十，因爲，一刃落空，刀尖深深地插入地板中；墓十見狀，連忙棄刀；往後跳躍三尺左右；然而，此時才藏的人影已經消失了。

「哈哈哈！你看到了吧！」

佐助忍不住高聲笑道。

「才藏本來就不在這裏啊！」

事實上，佐助從頭開始，就知道才藏不在厨房裏，只是墓十有了幻覺罷了。

「才藏這個人狡滑得像狐狸一般，他的幻術非常高明，他大概在監牢裏太無聊，才會做這些把戲來作弄你；墓十，你若不相信，自己到牢裏去看一看吧！」

墓十一聽，頓時臉色變得蒼白，趕忙奔跑到大牢去，果然正如佐助所說的；此時的才藏正在大牢裏，把肘當枕頭，悠哉悠哉地睡覺。

才藏瞄了墓十一眼，說：

「喂！稀飯還沒好嗎？」

「嗯！不過，霧隱大人，請敎您一件事，您剛才不是在厨房嗎？」

「是啊！但是，那只是我的影子罷了。」

「影子……您沒說錯吧！剛才我去請示佐助大人，一回到這裏，發現你確實不在這裏啊！」

「我在這裏沒錯啊！只是你沒有發覺而已。」

「那麽，你在牢裏的什麽地方？」

「這是伊賀流的秘訣，怎麽能告訴你呢？」

「拜託！請您告訴我，或者收我爲門徒吧！」

「你不是佐助的部下嗎？」

「佐助大人雖然是眞田甲賀者的首領，但是，他不是我的師父；只要您肯收我爲門徒，我會盡全力服侍你。」

聽他那種誠懇的口氣，好像已被才藏的絕技迷住一般。

「收你爲門徒是可以啦！不過，關在牢裏實在使人納悶，你先把牢門打開，讓我透透氣吧！」

「這種事情我怎麽敢自作主張？」

「唉呀！你怎麽說這種傻話，天底下那有徒弟把師父關在牢裏的道理！」

「可是，如果沒有佐助大人的命令，什麽人也不能將牢門打開的。對了，霧隱大人，你不是有脫離監牢的秘術嗎？」

「有是有，不過……」

事實上，才藏根本沒有這種能力；他見墓十如此相信自己，就決心騙騙他，說：

「現在還不能用；你還是先讓我出去，我在牢外再正式收你爲門徒吧！」

「眞的嗎？好，我馬上放你出來。」

當墓十急着找腰間的鑰匙時，佐助已悄悄地來到他的背後，並且用力拉他的耳朵。

「啊！佐助大人。」

「你眞是個大傻瓜，才藏根本是騙你的，他那有什麽脫離監牢的秘術！他剛才所表演的那招幻術，就是故意引誘像你這樣的傻瓜出現，爲他打開牢門對不對？才藏！」

「算你說得對吧！」

才藏也無可奈何地苦笑說道；這時，佐助忽然從墓十的手中拿過鑰匙，打開牢門，說：

「好吧！我讓你出來。」

「怎麽了，佐助，連你也要做我的門徒嗎？」

「不，不要誤會，只是有一件事要拜託你。」

※　※　※

佐助要拜託才藏的事，是一件非常意外的事情。他要才藏同行，一起到遠州去，潛入駿河，暗殺德川家康。

「這件事是幸村大人所託付的嗎？」

「不錯！」

「這麼說，是要我加入大阪派囉！」

「他沒有這麼說，只是要你加入眞田派！」

「那還不是一樣嗎？」

才藏拿起身邊的豆干咬了一口，這樣說。

「不一樣，才藏，你不是說過，很喜歡眞田大人嗎？我們現在不要講什麼大阪派、江戶派，我只問你，願不願爲眞田大人做一點事情？而且，對一個忍術者來說，沒有一件事比這件事更有趣的；如果我們暗殺家康成功，天下的局勢就會大變了。」

「嗯！」

才藏以默認代替回答，回爲，佐助說得不錯。

當時家康已經超過七十歲，論年歲、論壽命，他都沒有多少日子可活了；不過，這個老人却強壯得讓世人驚奇。

他從年輕時，就不太喜歡吃米，而以麥當作主食；他雖是老人，却沒有文學，茶道等風稚嗜好，他的性格活躍不能容忍片刻的空閒，因此，一有空，他便帶領大隊人馬去打獵，像是有用不完的精力似的。

做爲一個武術家，他沒有武田信玄，以及上杉謙信的天才；做爲一個外交家，他沒有織田信長的那種鬼才；而在收攬人心的技術方面，也比豐臣秀吉差得多，但是，家康最特殊，最佔便宜的優點是，他有英雄們不能相比的長壽。

身長、脚粗，是這個老人的特徵，他有特別健康的內臟，大概是他延年益壽的主要原因吧！武田信玄和上杉謙信都於征討天下的途中病死；而織田信長就是因爲他們兩人意外地死去，才能迅速到達京都，然而，他却被自己的部下殺死，而不得完成覇業，這大概是他缺乏仁德的關係吧！

將信長所建立，並已完成八分的政權奪去的人，是他的部下明智光秀，然而，達成搶奪天下政權，而誅毁明智光秀的人，却是光秀的同僚豐臣秀吉。

當時，織田家雖然有一個已成年的兒子，但是，天下的大權却不是由他掌握，而是落入昔日信長的管家秀吉手中。

家康在三河默默地觀察情勢的變遷，等到信長的兒子

（信雄）來向他投訴時，他才起兵，在尾張迎擊秀吉的大軍，並於長久手一戰中，大敗秀吉軍；但是，家康明白，天下人心歸向秀吉一身，因此，他不得不答應秀吉提出的條件，將秀吉的母親當作人質，而和他講和。

從那天開始，一直到現在，已過三十載了。

家康無時無刻不在等待機會的來臨。

終於，秀吉病死，而且，家康於關之原一戰中，大敗羣雄，佔領天下，並在江戶設置幕府。但是，大阪方面還有秀吉的遺子，而他自己的部下中，也有一部分是豐臣家的舊武將，這些武將經常有秘密聯絡，打算家康一死，就立刻回歸豐臣家，恢復豐臣家的聲望和政權。

（無論如何，我一定要活下去，等到完全消滅豐臣家的勢力，才能安心地死去。）

對家康來說，假若現在死去，將會失去一輩子所等待的機會。

「所以說，現在正是暗殺家康的大好機會！」

佐助冷靜地吐出這些話，才藏一聽，也不由得興奮起來。

「世上還有比這件事更有趣的嗎？」

「嗯！我問你，靑子目前人在何處？」

「哈！想必你已愛上那個公卿的女兒了吧！我早就看出，你到九度山來，就是爲了愛情。」

「你愛怎麼說都隨你，我只是和她較有緣份罷了，如今，她被你刼持，我怎能袖手旁觀呢？」

「哦！那麼你所說的緣份，是指那一種緣份呢？」

佐助失笑問道。

「這個你管不着，你只要告訴我，她在什麼地方？」

「非常抱歉，她現在不在這裏，而在大阪的某一個地方。」

「好！等一會我再問她的詳細住處；我先問問你，爲什麼要刼持她呢？」

「你還不明白嗎？我的用意是，如果刼持靑子，你一定會趕到九度山來，因而出此下策，另外一個理由是，我若將她抓來當人質，可以牽制菊亭大納言，讓他投靠豐臣家；那個天眞的女孩眞不錯，她爲我們做了兩件工作，使一切事情進行得非常順利，現在更因你的到來，她已加入我們大阪派了。」

「好了，那麼，隱歧殿在什麼地方呢？」

「她的任務是把靑子帶出來，現在她的工作既已完成，當然回到京都去了。」

「嗯！總之一句話，你們是爲了把我引來此地，才刼靑子，當作誘餌，是不是？」

才藏是一個奇妙的人，當他得知事情的眞相時，頓時氣得臉紅脖子粗，這件事對一向冷靜的才藏來說，的確是一件稀有的事情。

「怎麼了，才藏！」

佐助眼見才藝急變的表情，不知不覺地提高警戒，着急地說：

「這件事對靑子來說，確實有些可憐；然而，大阪派的人對她非常禮遇，你放心好了，千萬不要生氣，你若想見她，我可以帶你去，只是請你先息怒！」

「佐助！」

「才藏，你不要露出這種恐怖的表情好不好，你如果想動粗，我會再把你關進牢裏！」

「佐助，我已下定決心，和你合作，砍掉大御所（家康）的頭，我們兩人一定要施盡伊賀流和甲賀流的絕技，致力去達成這個目的。」

「好！眞田大人若聽到你這番話，一定會非常高興，你眞的答應做眞田家的家臣嗎？」

「不！我並沒有答應要做眞田家的家臣。」

「不當眞田家的家臣？才藏，你的話老是叫我聽不懂！」

「你不懂嗎？佐助，承蒙幸村大人看得起我，我感到非常高興，因此，我願爲他效命，卽使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辭。」

「你既然這麼說，就等於答應當他的家臣了呀！」

「不！不太一樣，如果我是普通的武士，我一定會當他的家臣，並且將心、身、命一併交給他，我的子子孫孫也會爲他效命；然而，最大的問題是，我是一名伊賀者。」

「你的意思是……」

「身爲一個伊賀忍術者，就必須以術處世，以術賭命，我非常感謝眞田大人看得起我，日後我定找機會會報他……好了，我們不要再談論此事；我問你，我們何時前往駿河。」

「你的性子怎麼這麼急呢？」

佐助興奮地說道；半晌，他又接道：

「好吧！我倆一起出發；我相信伊賀者才藏，和甲賀者佐助合作，必定沒有任何事能難倒我們。」

暗殺行

翌日，才藏和佐助卽整裝，從佐助在九度山的隱藏處出發。

出了門，才藏方知這個設有監牢的府邸，是一座廢寺，同時遠離村落，位於很遠的深山中，佐助說：

「這座廢寺原是正親町天皇的一個皇子，來此地當了和尙所建造的；此皇子法名親空，他懷着一半興趣，蓋了此座禪室，然而，他逝世後，因附近沒有民房和信徒，因而任由它荒廢腐朽。」

「哈！我倒覺得這座房子對你這種狡滑如狐狸的人，是最適當不過了。」

「噢！你怎麼說我是狐狸呢？」

佐助笑着說道，並且看了才藏一眼，他的眼光像在暗示才藏說：

「你才是一隻狐狸！」

他們倆人沿着山路一直起着，走到村落時，就到眞田府邸去，向幸村打個招呼，順便向他辭別。

幸村一面爲才藏沏茶，一面說：

「你已經下定決心了嗎？」

幸村只問了這句話，對於才藏將前往駿河，暗殺家康的事，却隻字未提。

不過，當才藏起座，向幸村告別時，幸村好像想起什麼事的，忽然對才藏說：

「才藏，好好保重自己的性命吧！到時如有困難，千萬不要勉強出手，最好先回來，大家再好好研究一番！」

「萬一沒有暗殺成功呢？」

「那我會在野陣上，親手殺死他；你和佐助算是我的代理人，這次你們前去，可說是我的先鋒部隊，只要做一個試探就行了。」

「啊！大人，您要我們當您的代理人嗎？」

佐助聽了幸村這麼說，像是非常感動似的，只見他興奮地漲紅了臉，俯首跪坐這樣說。

才藏默默地坐着，他的眼睛一直沒有離開鐵罐中正沸騰着的水，忽然間，他用手抓起燒得火紅的木炭，置於掌心。

「啊！你幹什麼……」

坐在一旁的穴山小助，拉了拉才藏的袖子，着急地說；然而，才藏置之不理，而讓木炭在手掌上跳了兩三下，

然後，五隻手指忽然合掌，緊緊地抓住木炭。

「唉呀！」

在場的人都驚叫起來，因爲他們都聞到了火炭燒手掌的焦味；幸村見狀，也大吃一驚說：

「才藏，這也是你的化身術之一嗎？」

「不是。」

才藏答道：然後將火炭放進爐中，打開手掌，給在場的每個人看；只見才藏的掌心中顯露出殘酷的燒爛痕跡。

「伊賀者古來卽有一個規矩：那就是，一旦答應貴人的委託，去刺殺某一個人，必須用這種方法表示自己的誠心。」

「這是不是一種咒術呢？」

「這個理由我也不太清楚，大概表示，如果沒有必死的決心，就不能去暗殺別人吧！大人，剛才您說，要我好好保重，我非常感謝您的關心；然而，我要告訴你，在我下定決心，做這件事的時候，就已準備犧牲生命了，您知道嗎？剛才我就是爲了表示堅定的決心才那麼做的。」

「哇哈哈……」

末座的三好晴海僧大受感動，突然失聲大笑道：

「過去我一直認爲，伊賀者既不是武士，也沒有一般人的特性，想不到你還有如此乾脆的決心，眞是讓我感動；才藏、佐助，你們也帶我到駿河，參予工作吧！」

「不行，外行人只會妨礙大事！」

佐助毫不客氣地拒絕他的要求，但是，才藏說：

「想犧牲生命，那有什麽外行、內行之分呢？晴海僧，你若有決心，願被火燒死，忍受石頭烤問，或被鋸子鋸身，淩遲而死，我就帶你同去。」

「我當然有。」

「好！那麽，你趕快去準備吧！」

＊ ＊ ＊

他們是奇妙的一行人。

才藏穿得像浪人一般，佐助假裝在各地旅行的雕刻師，而晴海僧則打扮成正在各地托鉢的僧侶。

「我們一行人，一定奇妙得使人摸不着頭緒。」

才藏從橋本往峠道走上去，一面自言自語地笑着說。

途中，他們曾多次撞見大阪和江戶的人，但每次均能迅速地脫離糾纏；因爲，在風雲大變的當時，每個街道上到處擠滿關之原戰後的敗兵，以及浪人們，他們手執生了銹的長矛和破舊的甲冑，在街道上來來往往，想要找一個大名，將自己推薦給他們；因此，佐助這一行人，並沒有特別引人注目。

一行人住進大阪鰻谷的客棧後，佐助和才藏立刻前往豐臣家的老臣大野修理亮治長的府邸拿旅費。

治長沒有讓佐助和才藏進入屋裏，只讓他們在院子裏的沙地上等候，而治長本人則親自走到窄廊來了。

（他是隱岐殿的親哥哥嗎？）

才藏心中暗忖：因爲此人看來和隱岐殿毫不相像，當時他已年過四十，身體有些發福，皮膚黝黑，沒有光澤；才藏覺得他那過於鬆弛的脂肪，顯得有些累贅，不免對他生起同情之心。

治長一見才藏，便抬起頭，問道：

「你就是伊賀的才藏嗎？」

「是的。」

才藏有些不悅；因爲，他見此人態度如此傲慢，而且，對待爲豐臣家工作的忍者，又如此不周；雖然忍者的身份不高，然而，他們肩負豐臣家的存亡，目前又即將前往駿河，展開工作；此刻，治長的態度未免太不像樣了。

「我看你的模樣，倒是有點讓人生畏，不過，我必須先知道，你會不會忍術？」

「我是伊賀者，多多少少當然懂一點！」

「多多少少，聽你的口氣，似乎有些靠不住！」

佐助知道才藏的脾氣，因而急着爲他辯解說：

「報告大人，此人是忍術的高手，他在全國的忍術界中，享有非常之盛名！」

「那麽，叫他在這裏露一手給我瞧瞧吧！」

「這裏？」

才藏苦笑道：此刻他愈發覺得，豐臣家若讓此人負責，大阪城未來的命運，實在令人擔心。

「你要我表演忍術，沒問題；不過，我不知道要怎麽做才能合你的意！」

「你怎麽做都可以；快點表演吧！」

「大人，你自己說，怎麽做都可以，那麽，今晚我偷偷地潛入此地，把你的頭砍下來，怎麽樣？」

「混蛋……」

「大人，你才是混蛋，是你自己要看忍術表演，而且說方式不拘，你既然這麽說，不就等於找人來殺你自己嗎？」

「佐助，你替我勸勸這個人，叫他冷靜一點吧！」

「等一等，大人，你放心，我不會對你用武的，不過，你若想看我表演忍術，我隨時都可以到這裏來，砍掉你的頭；哈！砍你的頭簡直不知比內府（家康）容易幾百倍！」

「這個人講話怎麽這麽沒禮貌！」

「佐助，我們走吧！再待下去，我一定會瘋掉！」

「才藏，你忍耐一下，不要發脾氣！」

佐助拉拉才藏的袖子，然後抬起頭來對治長說：

「大人，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我拜託您照顧的那個菊亭大納言的公主還好吧！」

「唉！是那個叫青子的公主嗎？昨天晚上府邸裏有奸細潛入，把她刼持走了！」

（糟糕！）

才藏一聽，甚覺大事不妙，心想：

（這批奸細一定是京都黑府邸的人！）

才藏已無心思顧及他事，一心一意只想立刻趕往京都。

＊　＊　＊

從大阪到京都的途中，佐助不斷地勸着才藏說：

「古人有一句話說，要做大事業以前，必須先犧牲一些小事情；才藏，我希望你暫時不要管青子的事情，我的部下會負責地把她找回來的，我們還是直接趕到駿河去吧！」

「……」

才藏默然不語，他雖然戴了笠帽，不能淸楚地看到他臉上的表情，但是，由那種緘默的態度看來，可以明顯地看出，他對佐助的插嘴甚感不悅。

三好晴海在一旁，像要當和事佬般地勸才藏說：

「才藏，你是不是愛上那個公卿的女兒呢？」

「不錯！我很喜歡她。」

「那個女人很漂亮嗎？」

「嗯！旣漂亮又可愛。」

「啊！我眞羨慕你！」

「晴海僧，你用不着羨慕我，因爲，她只是一個軟弱的女子，如今被世上的權謀所壓迫，而被人抓去利用，我眞替她感到可憐！所以很想趕快把她救出來！」

「才藏，你的艷福眞是不淺；我見過隱歧殿，聽她說話的口氣，好像已愛上你似的，你想想看，兩個女人同時愛上你，你到底有什麽秘訣，讓女人對你如此着迷呢？」

「你不要說笑了，那有這回事呢？」

「可能的，請你快告訴我，讓我做做參考也好。」

「你如果眞想知道，我只能告訴你，我只是比普通人更覺得女人可愛，而她們也都知道我這種性格罷了。」

「哦！我也是這種人啊！」

才藏一聽，甚覺可笑，而說：

「果眞如此，不是很好嗎？」

「可是，女人爲什麽不愛上我呢？」

「哈！你別騙我了，我早就聽說你在九度山有一個女

人，而且，這個女人還替你生了一個孩子；像你這種年紀，還能得到一個愛你的女人，已經相當不錯了。」

「你說我『這種年紀』，這句話是多餘的，我覺得我還很年輕，而且，我的人生正當開始呢！」

「對！一個人活在世上，就必須有這種樂觀的想法，不然的話，生活就沒什麽意義了。」

「啊！你不要戲弄我老人家嘛！」

一行人一路上說笑着，不久卽來到京都，才藏連忙趕到室町的分銅屋去，在自己的住所休息，並把孫八叫來。

孫八見到才藏，並沒有露出懷念的表情，只冷冷地說：

「祝你平安歸來，這些日子你還好吧！大家都非常懸念你！」

「此趟我從九度山回來，可能會替眞田左衞門佐幸村大人做事。」

「他不是被放逐的人嗎？」

「不錯！目前他雖是被放逐的人，但是，東西兩邊一旦斷交，他必能當上大阪豐臣家的軍師。」

「我勸你不要這麽做。」

「爲什麽！」

「因爲，關東和大阪一旦發生戰事，大阪方面必輸無疑，目前他們雖然糾集天下的浪人，靠着僅存的名城作戰，但是，他們那班人只是烏合之衆，毫無軍紀可言我才藏，你以爲大阪會贏嗎？」

「我從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那麽，你爲什麽要替眞田大人做事呢？」

「男子漢大丈夫，不應該以過安穩的生活爲目的，最重要的是，要如何安排自己，使自己的日子過得更有趣，如今我參加將來可能會輸的一方，與天下的大爲軍敵，就是想體驗這種生活，你想，世上還有比這種事更有趣的嗎？」

「好了，你用不着再對我發表歪論了，你這次來找我，到底有什麽事情？」

「我要你去打聽雙之岡黑府邸的情況，如果他們眞的將青子刼持去，並且把她藏在那裏，我卽使殺人放火，也要把青子搶回來；你計劃看看，如果人數不够，我可以把猿飛佐助手下的甲賀者派給你，當你的部下！」

「只是要我去打聽黑府邸的情況嗎？」

「對！今晚就立刻動身吧」

＊　＊　＊

幾天之後，孫八回回來了，他告訴才藏說：

「青子確實在那個黑府邸裏！」

因爲，孫八聽村落的人說，幾天以前，有一頂女用轎子，被武士護衞着，進入黑府黑府邸，孫八於是私下推測，轎子裏面的人，一定是青子公主沒錯！

「好！我知道了，你再進一步打聽消息吧！還有，在還沒有想出萬全之計，救出她以前，千萬不能鬆懈監視！」

「遵命！」

孫八興奮囘道，因爲這批伊賀者，已經很久沒用忍術工作了，因此，孫八和他的部下一聽到這件事件，每個人都躍躍欲試，恨不得立刻展開活動。

才藏又吩咐孫八說：

「看看情形，若有必要的話，可以放火。」

才藏之所以作這種吩咐，是因爲雙之岡位於京都鄉下，因此，這座府邸一旦起火，消息要傳到京都去，可能需要花上一段時間；才藏認爲，要把青子搶囘來，不需要偸偸地潛進府邸內，他準備和他們正式會戰，放手一搏。因爲，對方是一個大臣，與其用姑息的手段，倒不如用攻城般的激烈方法，和他們做一殊死戰。

「這件事看起來相當有趣！」

「你先準備二十支火槍吧！」

「是。」

孫八順從答道：在場的伊賀者也說：

「啊！好久沒打仗了，我們敢放聲大言，那個黑府邸一旦被伊賀者的二十支火槍射中，勢必燒燬無疑。」

當時的火槍，是在一支火箭裏面裝滿火藥，然後放進槍筒裏，攻敵時，只要將火線點燃，丟進敵陣中卽可。

箭的長度大約四尺二寸，和一般的手矛相差無幾。

箭裏面裝的火藥，是用煙硝二十匁（一匁約3.75公克），硫磺五匁，銅灰六匁，老鼠屎四分，樟腦三分、鐵粉二匁，混合配製而成。

才藏心中暗忖：

（黑府邸的人大概準備把青子送到江戶去吧！過去我曾聽青子提起這件事情，她說，有人企圖刼持她，把她送到江戶當人質，同時兼將軍正夫人的女官，果眞如此，這件事眞是刻不容緩了！）

然而，當天黃昏，在室町分銅屋的門前，出現一頂貴夫人乘坐的轎子，從轎子裏走出一個女人。

分銅屋櫃臺的人見狀，不免大吃一驚，說：

「請問妳是什麽人？」

「伊賀的才藏在嗎？」

「不在！」

客棧裏面的人，當然不敢說。

「我們客棧裏，沒有這樣的人！」

但是，這個女人依然不死心，只是微笑道：

「請你告訴他，我是隱岐殿的侍女，他就知道了！」

「好吧！請妳稍等一下！」

片刻之後，才藏就在另一個房子裏，和這個女人見面。

來人正是阿國。

「才藏！」

阿國半瞇着眼，露出嬌艷的笑容，輕喚才藏；才藏一見大爲震驚，但是，他立刻又囘復神態，只是默然不語，兩眼直瞪紙門外的梅樹，等待阿國開口。

＊　　＊　　＊

「阿國，妳找我有事嗎？」

半晌，才藏終於吐出這句話。

阿國沒有囘答，只是面帶微笑，注視才藏。

有肉體關係的男女，大概不需用言語表達，就能互知對方的意思吧！阿國雖然默默不言，但是，她的眼神却已充分地表達了她的意思！

只見阿國看了看自己的手指，又抬頭看院子裏已開始變黃的楓葉，忽然間，她看到石造的洗手盆附近有一隻小鳥，而興奮大叫道：

「啊！小鳥。」

那是一隻有灰色脖子的白色小鳥。正彎着身，整個頭埋在洗手盆裏喝水。

「才藏，這是什麽鳥？」

「據說，這種鳥在京都一帶，還有另一個名字，不過，在伊賀一帶，這種鳥叫做幸鳥。」

「幸鳥？是不是幸福的「幸」呢？」

「我不知道究竟是那個字，因爲，鳥的名稱是那些不識字的獵人所取的，所以說，妳如果鑽牛角尖，非要用一個特定的字來表示，實在是一件儍事！」

「我想，一定是幸福的「幸」沒錯！」

「哦？妳喜歡這個字眼嗎？」

「不！這個字和我沒什麽關連！」

「哦？對了，妳來找我，到底有什麽事？」

「難道沒有事就不能來找你嗎？」

阿國假裝非常生氣的樣子，不悅地說道。

「哈！無事不登三寶殿，妳一定是有所託而來的；是不是有關菊亭大納言的女兒的事情？隱岐殿到底要我做什麽事？我相信妳已知道，青子被關東派的人，從大阪的大野修理亮府邸搶走的事情。」

「嗯！我從猿飛佐助那兒，得到這個消息的。」

「妳也聽說，她目前被關在黑府邸嗎？」

「不錯！而且，我還知道另一件事！」

「什麼事？」

才藏不知不覺地逼近阿國這樣問道：阿國見狀，連忙退後幾步，說：

「我還知道，你愛上了那個公主！」

「哈哈哈！原來是這回事啊！告訴妳，我絕對不會愛上那個天眞的公主，我只是同情她，因爲，她是王公貴人的女兒，如今却成了關東、大阪爭奪的對象，而淪爲權謀術數的犧牲者，因此，我卽使冒着生命危險，也要把她救出來。」

「我看，妳就乾脆把她殺死吧！」

「什麼？」

連才藏這種人，一聽到這句話，也不免大吃一驚，而啞口無言；但是，阿國只是冷淡地笑着說：

「這是當然的道理，因爲，到時青子公主一定會被交給所司代，然後被板倉伊賀守大人的手下護衞，送到江戶去，這樣一來，要拯救她就更困難了，因此，不如現在就將她殺死，然後僞裝是江戶的人殺死她，使京都朝廷裏的公卿們，羣起攻擊江戶的人……」

「阿國，這件事是什麼人指示妳的！」

「這是大阪的大野修理（治長）大人的意思，也是我的主人隱歧殿的意思！」

「阿國！妳不覺得這樣做太殘酷了嗎！」

「這是不得已的！」

「既然這樣，我也不做大阪的幫手了，哼！關東、大阪派的人，未免太殘酷了；不管怎麼說，我已下定決心，把可憐的青子救出來，如果有人敢阻止我，無論是甲賀者，或是關東派的人，我一律格殺勿論，妳回去轉告隱歧殿吧！」

＊　＊　＊

「阿國！我眞是錯看妳了，我以爲妳既生得如此漂亮的臉孔，想必也很仁慈！沒想到妳的心却惡毒如毒蠍一般！」

「哈！才藏，你這個狠心的魔鬼，你和我阿國既已發生關係，而你却愛上別人，眞是使我傷心透頂！」

「阿國，妳是不是因爲嫉妒，才要我殺死青子呢？」

「不！我確實是奉了隱歧殿的指示，才這樣說的！」

「眞的嗎：不過，無論如何，我必須顧慮到男性的面子和尊嚴，把青子救出來；但是，我要鄭重告訴妳，這件事和愛情無關，這種情形和我以前在泉州的伯勞，把妳從盜賊的手中救出來，是不一樣的！」

「好吧！那我再問你一句話，你喜歡我嗎？」

「這件事我怎麼知道呢？」

才藏故意冷淡地笑着說道；除了這句話外，就沒有作其他的答覆了；因爲，他從小卽受到訓練，不能隨便溺愛女人，而他自己也堅守這個原則，朝這個方向努力修練，因的內心卽使愛着一個女人，却不輕易開口說出來。

「你既然這麼說，就已算是公開與隱歧殿和我爲敵，將來無論遇到什麼事情，你一定要先有這種覺悟；當然，猿飛佐助也不例外……」

「佐助絕對不會與我爲敵的，因爲，他是一個講道義的朋友，而且，這一次我倆還要同行到一個遙遠的地方！」

才藏不準備撕破和佐助到駿河暗殺家康的約定。

他這種想法和普通的武士不同，因爲，關於青子的事情，若有必要的話，可能要斬死甲賀者猿食佐助；但是，才藏以爲，到駿河暗殺家康是另一回事，不能混爲一談；他不能像普通武士那樣，把一個人區分爲敵人或友人；他是一個工作本位的人，只要他喜歡這個工作，無論任何人請他幫忙，他都願意合作。

「阿國，妳能了解我的心情和處境嗎？」

「我永遠不會了解你這種狐狸般的忍者的心情！」

「妳當然不會了解；不過，我看妳一會兒說關東派，一會兒說大阪派，表面上好像很效忠他們的樣子，我才不知道妳的心裏究竟在想什麼？阿國，我們將來還會見面嗎？」

「我想，你我已沒有再見面的必要了！」

阿國憤憤地說着，然後頭也不回地走了。

阿國出去以後，孫八進來報告說：

「我們已決定明晚丑時（凌晨二點）攻進黑府邸！」

「就這樣決定了嗎？」

「嗯！我們考慮很久，覺得這個時刻最恰當，對我們也最有利，而且，救出青子之後，大家要先往諸國四散！」

「那麼，青子到何處避難？」

「照理說，應該馬上把她送回菊亭大納言的府邸，不過，這樣做恐怕會引起人家誤會，以爲大納言和這個夜襲有關，而使大納言家困惑，所以，我想，把她救出來以後，就先帶她到泉州街市去。」

「好，你想得很週到，這件事若能順利完成，大阪派和所司代一定會大吃一驚，哈！這件事眞是有趣極了！」

「才藏，明晚你就待在這裏，不要出去吧！」

「不！我要出去！不過，我不會妨礙你們的。」

「好吧！反正事情交給我全權處理就是了！」

＊　＊　＊

次晚，才藏到衣笠山的東麓，坐在松樹根上，眺望籠罩在夜色中的黑府邸；此時已近丑時，片刻之後，沈寂的大地就要展開一場激烈的戰鬪了。

從才藏所在的位置，直線而下，大約兩個的距離，就可以到達黑府邸了。

但是，才藏已把事情交給孫八全權處理，所以，此刻他正落得清閒，而把樹根當作枕頭躺下來。

這是一個沒有月亮和星星的夜晚。

在這種添黑的夜晚，能在沒有燈火的情況下自由行動的，除了貓和伊賀者外，恐怕沒有人能辦到吧！孫八是一個老練的忍術者，所以，他能巧妙地選擇這種有利的條件。

（黑府邸裏除了源內以外，大概沒有可畏懼的人了吧！）

源內就是寶山流的武藝家沼田源內，此人的刀法非常高明，才藏私下暗忖，如果在大白天裏，和他在公平的原則下交手，也只有二分之一的勝算把握。

（不過，在這種漆黑的夜晚，源內即使有再大的本領，也不可能傷到孫八一行人！）

另一方面，才藏對伊賀流的忍術也很有信心，因而敢放手讓孫八去做；而他單獨來到這座山的原因是，萬一孫八的夜襲失散，他準備單槍匹馬闖入黑府邸，搶救青子。

「奇怪？我怎麼會做這種打算！」

才藏反覆思索，不自覺地露出苦笑。

「我真的愛上青子了嗎？」

此刻才藏已亂了方寸，連他自己也不能確定是否已愛上青子；他嘆口氣，仰頭望了望沒有月亮，也沒有星星的天空；往事一幕幕浮現在他的腦海中……然而，奇妙的是，當青子的臉孔浮現出來時，却變得模糊不清了；他極力思索，但再怎麼努力，却永遠是那個模糊的形像，最後甚至連她的鼻子和眼睛都想不起來了。

才藏甩甩頭，又開始想像，但是，青子的臉很快就被另一張明顯深刻的臉覆蓋了；這張臉就是阿國的臉。

才藏腦海中的阿國，微微張開迷人的嘴唇，半瞇着眼；這種表情是阿國在什麼情況下顯露出來的，才藏還記得清清楚楚。

（阿國這個女人眞是神秘得讓人捉摸不定！）

才藏的心裏雖然不斷地詛咒阿國，然而，阿國的影子却一直揮之不去，而阻礙他的思緒。

忽然間，才藏站起來，兩眼直視黑暗中的黑府邸。

從表面上看起來，黑府邸周圍雖然沒有什麼特別的動靜，但是，才藏的直覺告訴他，孫八將要展開攻擊了。

（看來孫八已經潛入府邸裏了！）

孫八的計劃是，用十個忍術者潛入府邸裏，尋找青子的住處；其中三人負責把青子抬出來，另外五個擔任護衞工作，剩下的二人則對付府邸裏的狗。

除了這些人以外，府邸外面還有二十個忍術者包圍著，他們手執火箭，等待府邸內發出信號，就把四尺長的火箭射進府邸內，然後，等府邸裏的同志出來以後，一起把青子帶到安全之地。

片刻之後，才藏忽聞黑府邸裏，傳來陣陣狗吠聲，半响，厮殺聲也頻頻傳來，才藏兩眼直瞪，但見刀光劍影，忽隱忽現，熱鬧非凡。

剎那間，黑暗的府邸四周，有二十支如流星般的火箭，急射而至；一會兒，府邸裏的屋頂，屋椽、板窗，以及樹木等都被射中，霎時燃起熊熊火光。

（孫八終於下手了！）

才藏想著，同時如夜鳥般地跳下二尺高的斷崖。

＊　＊　＊

才藏一面奔跑，一面看着燃燒中的黑府邸。

是夜風力特別強烈，因此，府邸一旦開始燃燒，就被熊熊的火包圍，而至不可收拾的地步。

當才藏到達時，府邸的大門已完全敞開，而孫八手下的伊賀者也把青子抬出來，讓她坐在馬背上了。

「才藏，事情進行得非常順利，我們已準備四散逃開！」

孫八走過來，冷靜地說。

此時，黑府邸裏已派人出來追擊了。

孫八見狀，連忙吹了兩聲尖銳的口哨，頓時，三十個伊賀者的人影立刻消失無踪。

才藏也跟着消失了；他獨自躲在路旁的一座小廟附近，觀察黑府邸的情況；這座廟非常小，差不多只有一個人高，它的後面有一個池塘、池塘的西邊有一座山。

「趕快追趕過去，他們一定跑不遠！」

才藏聞聲，暗自竊笑；伊賀者一天能跑三十里，何人有如此大的本事，能追趕伊賀者呢？

就在此時，他忽然發現有兩個人影朝着這個小廟跑過來。

「我發覺這一帶的動靜有些奇怪！」

源內警覺地說着；才藏一聽，頓時出了一身冷汗，

(啊！大事不妙！)

才藏心中暗忖；因爲，此刻如被他們發現，他們將會

知道今晚的夜襲是何人下手的。

才藏的口中含着紙，屏住呼吸，口中誦着隱形術的咒法，心裏則默唸眞田經；這就是伊賀者所謂的隱形術；做這種隱形術之前，必先屏氣，並把一切雜念拋開，這樣一來，對方卽使再敏銳，也不可發覺他的動靜。

果然，源內自言自語地說：

「奇怪？雖然沒什麽動靜，但是……」

「源內！這附近會不會有人隱藏着。」

「嗯！很有可能！德永，你要小心一點，萬一受傷，就太不值得；你還是離開我遠一點吧！」

源內說着，露出悠然的微笑，兩眼直瞪小廟，暗忖：

（會不會是我的神經過敏？）

他想着，一面小心翼翼地走過去。

「德永，請你將那個火把拿到小廟後面去！」

德永源兵衞一聽，趕忙走過去，然而，當火把正往目標傳送時，忽然發生一件奇妙的事；只見火把還沒落地，就再度被拋上天空，然後掉在後面的池塘中。

「啊！在那裏……」

源內見狀大叫，但是，說時遲，那時快，只見源內的身體飛躍上去，然後掉在小廟的後面；就在那一瞬間，源內已經把腰間的刀拔出來了。

「唉呀！」

只聽到一聲慘叫，源兵衞和府邸的其他人連忙奔跑過去；只見源內的左手腕已被砍斷，倒在小廟後面；然而，奇妙的是，現場除了源內外，並沒有發現任何人。

＊　　＊　　＊

青子的坐騎從黑府邸出來，跑約一丁左右，突然在黑暗中停下來。

（他們到底準備如何處置我。）

這個好奇的女孩終於醒過來了。她細察自己坎坷、多變的命運，不覺潸然淚下。

忽然間，有一個人把她從馬背上帶下來。

另一個忍者騎上她的坐騎，卽刻往北邊跑過去，因爲他要引誘後面追擊而來的敵人，而把馬當誘餌，往京都的方向跑去；青子當然不知道他們的計劃，而百思不解？

孫八拉着青子的手，把她帶進早已準備好的轎子裏。月亮終於升起來了；青子藉着月光，看了看孫八的臉，說：

「啊！你是才藏的……」

「對！妳還記得吧！我曾跟隨才藏到妳們的府邸去。」

「那麽，這些人都是才藏的同志嗎？」

「不錯！是才藏救妳出來的！」

「那麽，才藏現在在什麽地方呢！」

「不要急，他一會兒就會趕來。」

「噢！那我在這裏等他好了！」

「不行，黑府邸的人已派人到各處去搜查，我們不能在這裏停留下去，而要立刻啓程趕路！」

於是，一行人沿着保津川邊，往上流走去，到達龜岡，再由龜岡越過山嶺，到達攝津能勢，然後到堺市去；這條山路崎嶇不平，然而，抬着轎子的伊賀者，身手異常矯健，像在平地奔跑般的輕鬆自如。

到了嵐山，又進入山路；一行人走到鳥岳時，天色已漸明亮，他們發現附近有一座荒蕪的廢寺，於是，伊賀者們就把轎子抬進寺內休息。

「公主，我們要在這裏停留到晚上，然後再趕路，這段時間請妳好好休息。」

「才藏還沒來來嗎？」

「妳不要心急，他馬上會趕來的！」

此時，青子已非常疲勞，所以，就不再多問，而在主殿的須彌壇旁邊躺下來，一會兒就睡着了。

當她醒過來時，一個忍術者已爲她準備好飯菜。

青子看看竹葉包着的飯菜，突然露出好像很可怕、很嘔心的樣子，皺着眉頭說：

「這是什麽東西？」

「這是鹿肉乾。」

「啊！」

青子從來沒有吃過獸肉；猛然一聽，當然大吃一驚，而且，那個竹葉包裏，除了鹿肉乾外，還有山豬油，不知名的野果和藥丸，以及藥草熬的湯等等。

「公主！趕快吃下去吧！這樣才能恢復體力的。」

當太陽開始西下，一行人準備出發時，廢寺的大門前突然出現一個矮個子的旅裝男人，只見他露出微笑對孫八說：

「辛苦你們了，從現在開始，我們要護衞公主！」

「啊！你到底是什麽人？」

「我是猿飛佐助！」

佐助忍不住露出微笑，繼續說：

「才藏在不在？你去請他出來，告訴他，我要在這裏和他把事情解決好！」

「才藏不在這裏。」

＊　　＊　　＊

「反正，你只要把公主交給我就好了。」

孫八一聽，甚感困惑，心想：

（像佐助這樣的人，我們實在惹不起！而且，佐助是甲賀流的忍術高手，他一個人單獨出現，一定有什麽陷阱！）

「怎麽樣？決定把公主讓給我們了嗎！」

佐助說着，很輕鬆地走到轎子旁邊，迅速地打開轎門。

青子見狀，張大眼睛直瞪孫八。

「你是什麽人……」

青子還是老樣子，她一點都沒有驚嚇的表情，只是很好奇地注視佐助；佐助殷勤地屈身彎腰說：

「我是猿飛佐助，特地來接公主您的！」

「哦！孫八已經答應你了嗎？」

「不！不！公主！」

孫八趕忙上前，急急地說：

「您千萬不要相信這種來歷不明的人的話。」

「嗯！才藏還沒來嗎？」

「請您稍安勿躁，他一會兒就會到的。」

「那麽，我等才藏來了以後，再決定去那裏吧！因爲，他從來不做對我不利的事情！」

「你聽見了吧！」

孫八得意洋洋地看着佐助說。

「你還是把這件事讓給我們伊賀者，靜靜地回去！不要在這裏囉囉嗦嗦！」

「不行！」

「你既然不肯罷休，我們只好拔刀，護衞公主囉！」

「哈！那是沒有用的。」

佐助說着：只見他輕快地飛躍而上，跳過轎子，穩穩地站在轎子的另一邊，好像在做一種信號似的；果然不錯，二十個獵人般的浪人，卽刻從樹後和草叢間跑出來，迅速地包圍伊賀者們；孫八見狀，身體也忍不住開始發抖了，因爲，他看見其中的七個人帶着鳥槍。

「孫八，這下你該明白了吧！」

佐助開懷大笑，露出深白的牙齒說：

「你我都是忍者，何必爲這種事爭鬧不休呢？萬一有人受傷，那就太不值得了，我看這件事還是交給我處理吧！」

就在這個當兒，忽然有人喊叫一聲：

「佐助……」

藏在轎子後面的佐助聽到這個聲音，就知道是才藏來了，孫八等人一時茫然呆立。

才藏不知道是什麽時候來的；只見他坐在一株高大的樹木上面，正在俯瞰地面上的人。

「佐助，看來你是受了隱岐殿的委託而來，準備在途中殺死青子公主吧！」

才藏是從阿國的口中，探知這件事的。

「才藏，眞是抱歉！恐怕要得罪你了，你再不下來，我就叫人用火槍把你射下來！」

「你射射看吧！萬一把我射死，駿河的工作就不能辦成了。」

才藏故意慢慢地爬下來，然後把轎子裏的青子帶出來。

「孫八，你先帶領他們從這裏走吧！大家一路辛苦了。」

才藏說着，又轉頭對佐助說：

「再過五天，我會到京都相國寺門前的茶店找你；駿河的事情，到時再詳細商量吧！還有，晴海僧那兒，麻煩你代我向他問好！」

才藏拉着青子的手，匆匆地留下這句話，然後悠然地走進樹林中；而甲賀者和伊賀者却站在原地呆立立，頓時不知所措。

＊　＊　＊

才藏帶着青子走過山城，經過丹波山，再走到北攝的溪谷；而到達攝津池田的驛站，則是三天以後的事情。

這個面臨溪谷及街道的驛站，是位於豬名川的東岸，從丹波山峯到此市鎭卽告中斷；而從此市鎭開始，卽展開肥沃的攝河泉大平原。

「青子，妳累了嗎？」

才藏在客棧裏一面小酌，一面慰勞青子。

「不！我不會太累！」

青子被太陽曬得微黑；她面帶微笑，輕輕地回答着。

「妳不像是公卿家的公主，我覺得妳一路上表現得很不錯！不過，以後我們要走的路，可能比較艱難些，因爲，若從京都走下去，雖然好走些，却容易引起所司代的注意，因此，我們只好走只有獵人經過和野獸走的山路；怎麽樣，妳有這個耐力嗎？」

「嗯！與你同行，就什麽問題都沒有了；對了，我們走那條山路，要往那兒去呢？」

「到堺市去；我在堺市有兩三個做生意的老朋友，他們都非常喜歡我，所以，我想暫時把公主交給他們照料！」

「啊！我好早以前，就想到堺市去看一看，據說那兒有很多中國人和南蠻人；而且，還能見到美麗的葡萄牙船。」

「公主，妳的好奇心實在太強了。」

「是啊！我天生就是這個樣子！」

青子天眞地笑着說。

「不過，想起來妳也挺可憐的；妳一天到晚像皮球那般，被人搶來搶去，難道不覺得悲哀嗎？」

「這有什麽好悲傷的！」

青子雖然極力裝出快樂的樣子，但是，才藏看得出青子臉上表情的變化。

（她故意裝得很開朗的樣子，其實不然；我相信她絕不是一個單純的女人！）

「才藏，有你和我在一起，我一點却不感到悲哀和恐懼。」

「妳千萬別這麽說；我這個人是不可靠的！」

「你撒謊！我知道你是一個好人！」

「哦？我不能算是好人；說不是我也像大阪和江戶那幫密探一樣；正在利用公主呢！」

「不！我相信你不是那種人！」

青子直瞪才藏這樣說；然後，她把視線轉到窗外，注視着卽將沈沒的夕陽；半响，她忽然換了一個話題說：

「這個叫池田的驛站，到底是什麽樣的市鎭呢？」

「從這裏往東北走去，有一個叫有岡城的城跡，就是池田侯的祖先池田信輝的城堡；北邊也有一個城堡，戰國時代的細川氏、池田氏、荒木氏等，都會將此地當做陣地；不過，目前已經沒有城主了；公主，這個故事妳大概不感興趣吧！我看妳也累了一天了，還是早點休息吧！」

「嗯！才藏，你呢？」

「我當然也要睡覺了！」

青子一聽，臉上立刻露出奇妙的表情，但是，才藏假裝沒看到，而逕自站起來。

因爲，自從帶領青子走過山城、丹波、以及北攝的小路，已有三天之久，但是，才藏一直不想碰青子的身體。

月亮漸漸升上來了；才藏的枕頭邊有淡淡的月光照着；然而，月光照不到青子睡的地方。因此，那裏還是一片黑暗；青子在黑暗中張大眼睛，偸看才藏一眼。

「才藏，你……」

青子將身體轉過來，一面靠近才藏。

「你睡着了嗎？」

才藏雖已熟睡，不過，他因爲經過長久的修練，所以能聽到青子的聲音。

「唉呀！你眞的睡着了嗎？」

青子見才藏已呼呼大睡，嬌嗔地說：

「才藏，你好狡猾，好可惡！」

「……」

「你眞的聽不到嗎？是不是眞的睡着了……嗯，我不管啦，我太累反而睡不着。」

（唉！這個女孩怎麽這麽纏人！）

才藏心裏這麽想；此刻他覺得，和這個女孩發生關係，實在是不智之擧。因爲，他們的身份實在相差太多，如果繼續保持這種關係，勢必對青子造成不幸。

然而，青子的擧動却出乎才藏意料之外；她大膽地從自己的牀上爬起來；和才藏擠在一張床上。

「啊！她怎可如此大膽！」

才藏皺着眉頭想。

「喲！這個女孩的身體怎麽這麽重！」

青子見才藏不回答，就笑着說：

「你還不醒嗎！你再這樣，我就要……」

（啊！她到底要幹什麽？）

正當才藏這樣想的時候；青子突然把短刀拔出來；按住才藏的脖子，說：

「你眞的不醒過來嗎？」

這時，才藏不得不張開眼睛：說：

「妳不要做這種危險的事；明天我會好好地對待妳，快回牀上去睡吧！萬一妳疲勞過度而生病了，怎麽辦呢？」

「不！我要睡在你的牀上；只要你摟住我，我就能睡得着。」

「啊！不行，妳自己去睡吧！」

「你難道沒看見我手中的東西嗎？」

青子所指的，就是那把短刀。

「我當然知道啊！」

「你如果不讓我睡在你的牀上，我就刺殺你。」

這個女孩很可能做出這樣的事；所以，才藏不敢太大意；不過她因爲沒有拿慣刀類的東西，手中的短刀就不知不覺地割破才藏的脖子；青子看到後，反而很高興地說：

「哈哈哈！出血了。」

「唉！公主，妳怎麽可以這樣做呢？」

才藏吃驚地大叫道：但是，青子已經把臉覆在才藏的脖子上，要吸他的血。

「唉呀！妳這個女孩眞煩人！」

才藏說着，把青子手中的短刀拿掉，然後兩隻大手順勢摟住青子細長的身體。

「這樣摟住妳，妳該滿意了吧！」

「只是摟着而已嗎？」

青子天眞地問道，好像有點擔心似的。

※　※　※

翌晨，才藏雇了一匹馬讓靑子騎上，往堺市去。

黃昏到達堺市時，騎在馬上的靑子像孩子般的高興，並忍不住地誇讚說：

「啊！眞是太漂亮了！」

堺市的街道非常繁榮；北半町、櫻町、綾町、錦町、柳町；每過一條道路，就變另一個町名，這種情形和京都差不多；不過，這裏的房子比京都更大，更氣派，有點像唐國（中國唐朝）的情調；或許是每一個商家的門前都掛着紅、黃、藍等鮮艷顏色的招牌的緣故吧！

「才藏，你看看，那一家是什麽商店！」

靑子指着街口的一家商店說。

那個像小城廓的房子門前，掛了一個巨大的車輪。這個黑色的大車輪，在風中囘轉，並發出轟轟的聲響；才藏朝着那個地方看了一眼，說：

「那是藥店！」

然後，才藏又告訴靑子說，那個車輪的軸穿過牆壁，通到房子裏面去，他們在房子裏利用這個軸的囘轉，可以磨碎藥臼裏的藥材。

當然，這種光景除了在堺市及大阪以外，京都和江戶是不能見到的，因此，無怪乎靑子看了以後會如此驚奇。

「才藏，我們去看中國、呂宋（菲律賓）和葡萄牙的船吧！」

「我的公主，我們不是來這裏玩賞的！」

「我和你不一樣，我是來這裏玩的啊！」

才藏聽了，只有露出無奈的表情，陪她前去港口。

停在港內的外國船隻非常少；他們只看見一艘荷蘭的巨輪，正停泊在那兒。

靑子的雙手緊抓笠帽，兩眼直視這條船，大叫道：

「啊！船邊有很多像疣的東西，那是什麽呢？」

「哦！那是大砲！」

「啊！怎麽會有那麽多大砲呢……」

「我聽說南蠻在很遠的地方，他們到日本來，往往要花上一年半載，而在途中很可能受到海賊的襲擊，因此，爲了防備這種襲擊，才裝了這麽多的大砲！」

才藏集中精神，注視着那艘巨輪；然後，他看看周圍，發現有很多小船，正在活動。

（咦！他們好像在卸貨的樣子！）

片刻之後，其中的三艘小船靠近岸邊，約二十名左右的工人到用幾頭牛，把一些看起來很笨重的東西拉上岸來。

這些貨物上面都訂了一個牌子，上面寫着：

「右大臣家御用。」

才藏想，這些東西一定是大阪城的秀賴所購買的。

一個像監督官的武士站在那裏，而他的周圍還有二十名左右的捕吏坐着。

（這些貨物看起來非常笨重，裏面一定大砲沒錯！）

小船一艘接一艘，把大砲運上岸來。

（嗯！看樣子，最近可能會發生戰爭！）

才藏一想，心中不免有一種緊迫感。

不久，這個監督官般的武士，帶了幾個手執長矛的捕吏，走到才藏的身邊，說：

「喂！你坐在這裏幹什麽？」

※ ※ ※

才藏不理會他，只是直瞪那艘荷蘭巨輪。

連靑子也意外地沉着；她故意緊靠才藏，說：

「哇！好漂亮！船上點燈了！」

「嗯！眞的是點燈了！」

才藏也禁不住這樣說；因爲，那艘荷蘭船突然大放異彩，變得非常非常華麗、耀眼，可能是船尾房間的窗戶裝上彩色玻璃的關係吧！那紅色、黃色等漂亮的燈火在黑暗中閃爍，使人有如置身夢境一般。

「啊！我好想坐那艘船，到那個叫荷蘭的國家去！」

「嗯！這倒變有意思的，事實上，世界之大，並不是只有日本這個國家而已。」

突然間，才藏聽到有人用鞭子打東西的聲音；才藏囘頭一看，原來是那個向才藏問話的武士，用鞭子打了他身邊的松樹枝幹；只見他怒氣騰騰地對才藏說：

「我問你是什麽人，你爲什麽不囘答？」

「噢！你在問我嗎？」

「哼！我不問你問什麽人？這裏難道還有別人在嗎？」

「我只是來參觀這個碼頭罷了；而且，我是北國的一個小鄉士，這種小人物，還用得着報名道姓嗎？」

「你身邊這個女人是妓女嗎？」

「喂！妳是妓女嗎？」

才藏轉過頭去，問了問身邊的靑子。

「不錯！我是妓女！」

靑子眞是一個奇妙的女孩，她好像很喜歡被人當作妓女看待一般；只見她故意把腰一扭，然後，右脚用力踏地，興奮得大叫大鬧起來。

那個武士見狀，憤憤地說：

「你們竟敢戲弄右大臣的官員！」

「我只是和一個妓女參觀船隻，怎麽算是戲弄你呢？」

「哼！你這種態度就是等於戲弄我們！我看，你也不要再瞞我了！老實說，你是不是關東的密探！來人呀！把這個人抓起來！」

「唉呀！你怎麼這麼不講理呢！」

才藏趕忙轉身背着海，庇護靑子。

武士們大叫，擧起長矛，朝着才藏刺過來；當時的武士和江戶時代的武士不同，他們的脾氣非常粗魯，但是，使用長矛的技術却非常高明。

才藏不想讓靑子受到傷害，因而如疾風般地向前奔跑幾步，然後伸手抓住前面武士的腰帶；不知才藏用的是什麼技術，只聽到那個武士慘叫一聲，他的身體忽然飛到半空中，然後掉入海中，濺起水花。

這時，才藏的手已經抓住那個武士留下來的長矛；他用長矛打下好幾個向他圍攻過來的武士，爲首的武士見狀，臉色立刻大變，說：

「如果抓不到他，就把他殺掉！」

「大人，你這句話是不是對我說的，你若要我殺死他們的話，我會把這些人統統殺死，堆一個屍山讓你瞧瞧！」

就在這個當兒，左邊松樹的背後，突然有一頂黑漆漆成，帶着金色裝飾的轎子來到；一個矮和的老人從轎子裏走出來，此人看起來不像武士，而像商家的隱士，不過，他的目光銳利，可能不是泛泛之輩。

「秋津大人？」

他叫着武士的名字，說：

「這些東西如果卸好的話，你來找我，我請你喝一杯！不過，你先叫這些武士停手吧！」

然後，他看才藏一眼，微微地點個頭示意，這個老人就是以前曾雇請才藏的堺市商人津野宗全。

＊　＊　＊

當晚，才藏把靑子放在津野宗全的府邸裏，請人代爲照料之後，就和宗全一起到妓樓去，人在一個小房間裏對坐，商議事情。

這個經驗豐富的老人，從剛才和才藏講話開始，就一再強調說：

「困難就是在這個地方！」

「是的，我知道。」

才藏溫馴地點着頭表示同意，好像他和這個老人有很多意氣相投的地方。

「才藏，你的看法未免太樂觀了。」

「嗯！或許吧！」

他們的話題，就是關於大阪和關東的事情。

很早以前，才藏就認爲，關東和大阪一旦互爭天下，堺市的商人一定會維持中立。

才藏這樣判斷，自有他的道理，因爲他們都是商人，需要供給武器、彈藥、兵糧、醫藥等，給三方面，因此，他們當然非維持中立不可。

也因爲他有這種想法，所以，他才想把靑子放在這個中立地帶，請他們代爲照料；在天下將要分裂的今天，靑子能置身的地方，除了此地外，恐怕沒有其他地方了。

然而，津野宗全却搖頭，不同意他這種看法，他說堺市的商人，有十分之九已決心協助德川家。

「哦？我倒覺得非常意外！」

「連你這樣的人也會感到意外嗎？不過，你若客觀地想一想，把關東和大阪的實力做一個比較，就能清楚地看出，關東方面必贏無疑！」

他的意思是說，德川家是統率天下諸侯而戰，但是，大阪的兵力却是以關之原戰役後的浪人做爲主力，因此，雙方的人數雖然差不多，然而，正規兵和傭兵在實力上比起來，實有很大的差別。

儘管如此，津野宗全還是說：

「說句老實話，堺市的商人，還是希望豐臣家打勝仗。」

宗全之所以這麼說，並不是表示堺市的商人依戀故太閤的人情，只是他們預料，若由豐臣家執權，可能會採取海外自由貿易的政策；相反地，若由德川家拿權，他們一向有保守的家風，而且，德川家康個性頑固，做事沒有積極性和活潑性；這種政策，無論施於那個時代，那一個國家，都是不受商人歡迎的。

足以德川家保守政策的象徵，就是發生在兩三年前，也就是慶長十六年，幕府禁止基督敎和抽香煙的事。

香煙是秀吉治世時，從外國傳進來的；這種習慣很快就在武士和庶民之間普遍流行；有些身份高的武士，甚至讓隨從的人扯着大煙斗，在街上遊蕩顯示。

這其中雖會下過兩次禁止抽煙的禁令，但是，他並沒有極力去執行；後來，他知道用政治壓抑人民的嗜好，是一件殘酷的事，因此，這個禁令就廢掉了；然而，德川幕府不但禁止抽香煙，連買賣香煙都禁止，這樣一來，堺市一些做香煙批發生意的商人，差不多都垮臺了。

「一事通萬事。」這是古人的名言。

「將來堺市的生意愈來愈難做；我們並不是眞心歡迎德川幕府，然而，我們若支持一定會戰敗的豐臣家，將來勢必遭到關東的報復。」

「難道說，目前堺市的商人沒有過去那種反抗信長的

氣魄嗎？」

「不錯！那件事早已成過往雲煙了。」

「這麼說，你是不答應代我照料菊亭大納言的女兒了！」

「關於那個女孩，我答應替你照料；做生意的人，一向請求信和義；我不但不會讓她受到關東或大阪的干擾，甚至連一隻蚊子，也不會去干擾她。」

＊　＊　＊

才藏將青子留在堺市，一個人又趁着夜晚，抄近路往京都去了，他故意選擇夜晚的原因，是由於燒了黑府邸的緣故；他想，此刻京都市內的警備可能非常嚴密。

一到京都，他立刻到相國寺門前的茶店找猿飛佐助。佐助一見到他，劈頭便說：

「你這個人實在太沒道理了。」

「我到底怎麼了！什麼事沒道理呀！」

「你把青子公主藏到那裏去了！」

「這件事我不能告訴你！」

「請你告訴我吧！你我不是成了同志了嗎？」

「算了吧！你我除了到駿府城找德川家康的事外，其他的事就沒什麼同志不同志了？」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我和你講話經常變得很複雜！」

「不是我說話複雜，而是你的腦筋太混亂！」

佐助一聽，只好苦笑道：

「就算不是同志好了；以好朋友的立場，總該告訴我吧！」

「嗯！我真的交了一個好朋友！」

才藏認真地說道：

「啊！真高興！才藏，你真的這麼想嗎！」

「是的，我確實這麼想。」

這的確是才藏的真心話。

「那麼，請你告訴我，青子目前在什麼地方？」

「你別再問我了！我不會告訴你的。」

「才藏……」

佐助大叫一聲！右手突然拔出刀來，向着才藏的右側腹掃過去。

「啊！」

才藏見狀，連忙向後翻了一個筋斗，輕快地跳下院子裏，然後從容地站起來說：

「佐助，你的技術還不行……」

「拜託你快告訴我，大家都是好朋友嘛！」

佐助把刀收進刀鞘裏，低聲下氣地拜託才藏。

這時，站在一旁的晴海僧見此情狀，吃驚道：

「像你這種人，我們普通武士是無法了解的。」

三好晴海僧不明白原本是同志的才藏，為何要和佐助做對，把青子公主搶去；另一方面，佐助也很奇怪，他剛才為何出刀想斬殺才藏，然而，一下子又陪笑着臉，向才藏低頭，一再拜託他呢！

「你們這些忍者實在太奇怪了。」

「像你這種普通的武士才奇怪呢！」

才藏也對晴海僧這麼說。

「是嗎？」

說實在的，晴海僧本人也不太了解自己。

一直不動聲色的佐助突然說：

「都是你們這些伊賀者把雙之岡的黑府邸燒掉，現在所司代在京都市內追查得很緊！」

「嗯！這一點我也知道！」

「所司代和黑府邸的人都認為這件是大阪的密探幹的，我們為了這個原因，大白天裏却不敢在街上隨便走動！」

「那麼，隱歧殿現在怎麼樣呢？」

「現在她已不能像以前那樣，半公開地招募浪人了，目前她正藏在某一個地方。」

「哦！關於這件事，我非常抱歉！」

「你們所做的事對大阪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損害。」

「好了，不要再提這件事了，我們還是趕快經東海道，到駿府去吧！」

「我也希望趕快行動，要不然實在太煩悶了。」

晴海僧也這樣說。

東海道之月

霧隱才藏，猿飛佐助，三好晴海一行三人，爲了前往駿府，此刻靜靜正地從京都的三條大橋出發，這是慶長十九年九月初的一個夜晚。

「事情有些蹊蹺……」

才藏走到橋上時，感覺事態有些不妙。

因爲，他發現他們一行人的前前後後，有幾個人在暗地跟蹤。

「佐助，他們都是甲賀者吧！」

「不錯！」

「你做事實在非常週到！」

「除了這些人外，從京都到駿府，這綿延八十里的東海道上，我共分配了五十名左右的甲賀者！」

「啊！眞是讓我大吃一驚！」

「這是我們甲賀者一貫的作法！」

散佈在沿途上的五十名甲賀者，分成幾個小組，藏在各個驛站，爲助努做傳令、通報，以及收集情報的工作；另一方面，在緊急的時候，他們還能像疾風般地集合起來，變成一個集團，合力工作。

「這種作風是甲賀者最厲害的地方！」

和甲賀者相較之下，伊賀者給人一種沒有組織的感覺，因爲，伊賀者都只是對個人的活動很拿手罷了。

「這些都是我們主人的功勞！」

「你又開始誇耀你的主人了！不過我想，要雇請這些甲賀者，恐怕要用相當多的錢財；你的主人雖是被放逐的，但是，他卻能爽快地出這種錢！」

「這些錢可能是賣眞田繩的利潤吧！」

「嗯！我也這樣想。」

「將來關東和大阪若發生戰爭，而大阪戰勝的話，就是眞田繩的功勞。」

「嗯！眞田繩眞是吊天下的大繩。」

「哈哈哈！才藏，你說這話眞有趣！」

一行人說笑着；他們進入大津時，已是丑時了。

大津原是京極家的領土；然而，關之原戰役之後，德川幕府就在大津的膳所設了一個代官所。

「佐助！你眞想一口氣在夜晚走完全程嗎？」

「噢！我知道這可能辦不到的。」

佐助看看晴海，又繼續說：

「這裏有一個外行人；而且，我們趕到駿府去，也沒有多大用處，還是在這裏待一兩天吧！」

「你說這話未免太悠閒了。」

「我剛才聽說駿府城的警備非常嚴密，所以，我們需要再詳細打聽東海道上的情況！」

佐助雖在途中，但是，他每天都知道駿府城下的情形和城裏的警備狀況，而這些消息都是東海道上的甲賀者通報的。

大津這個地方，約有一千戶人家。

此刻，這些住宅正籠罩在黑暗中，大地一片沉寂，每個人都在靜寂中，沉沉入睡。

一行人離開街道，走到湖邊，進入松林裏的一個漁夫家裏。

「佐助，這是什麽人的家？」

才藏閃動眼睛問道。

「我老實告訴你，這家主人雖是漁夫，但是，很久以來，他就是一個甲賀者了。」

然而，才藏却突然說：

「不過，這個地方好像有女人的氣味！」

「不！你弄錯了吧！」

佐助尷尬地笑着；半晌，他才說：

「好吧！我是老實告訴你，隱岐殿就住在裏面，她爲了避免京都的查究，而暫時在此地休息。」

＊　＊　＊

（啊！又是隱岐殿。）

才藏心中暗忖；這一回碰到隱岐殿，已經是第三次了。

過去他在八瀨偶然遇見她，後來又在菊亭大納言府邸內的菩提寺見了她一面；這一次又在這個湖邊的漁夫家，和她做第三次的會面；不過，隱岐殿的表情和前兩次不同，這次她顯得有些洩氣，使才藏大感意外。

過去見到隱岐殿時，她是一個豐滿、目光銳利的女人，然而，這次不知是否因燈光昏暗的關係，而使她顯得削瘦多了。

「妳看來瘦多了。」

「這完全是因爲你的關係！」

「是嗎？」

「自從你燒掉黑府邸之後，所司代查究得非常嚴密，逼得我不能在京都住下去，也不能和諸國的浪人聯繫了。」

「那麽，妳爲何不回大阪呢？」

「我打算暫時待在這個湖邊，觀賞秋月，順便休息

。」

「妳的境遇倒變不錯的嘛！」

「我只是一個女人，要我做那種工作，還是太難了一點，此刻我只感到身心疲憊，而不得不稍作休息！」

「妳也會說這種話？眞是讓我感到意外！」

「這話怎麽講……」

「在我的心目中，妳是一個如鬼蛇般的女人，上一次我看到妳的時候，還是一副雄赳赳的樣子，好像只靠妳一個女人的力量，就能把關東的政權打垮似的。」

「哦？我眞是那個樣子嗎？」

「難道沒有嗎？」

「這麽說來，我在你的眼裏，眞的不像一個女人了！」

隱岐殿傾着頭，用妖艷的眼光注視才藏。

站在一旁的佐助和晴海僧見狀，都不敢出聲打擾，而偸偸地跑到別處去了。

「才藏！」

「什麽事？」

「如果我把燈火吹熄，你會摟住我嗎！」

「隱岐殿，這不是女人該說的話，看來妳眞的不像一個女人！」

「什麽？你說我不像一個女人？」

隱岐殿露出自嘲的表情，接着說：

「不錯！我生來就不像一個女人；我從小就在豐臣家的後宮服侍；而我目前的工作，也不是女人該做的事情；我的臉上雖然塗了脂粉，但是，我連普通女人必須會做的事情都不知道，甚至不知如何去愛一個人。」

隱岐殿兩頰泛紅，緊咬嘴唇，又說：

「才藏，我們在這裏讓人瞧見不太好！明天晚上戌時（午後八時），你能不能到海邊的松樹下去。」

「這句話應該由男人的口中說出才對！」

「我剛才不是告訴你了嗎？我這個人向來不知如何談情說愛，請你不要再嘲弄我了。」

隱岐殿說着，然後膝行至才藏身邊，將才藏的手輕輕舉起，放在自己的手中，才藏可以感覺到她那雙溫柔的手，有如絲絹一般柔軟。

＊　＊　＊

隔天晚上，將近戌時時，才藏就來到湖邊了。

（隱岐殿到底是什麽用意，要我到這裏來呢？）

當然，才藏並沒有意思和隱岐殿約會，但是，隱岐殿既然要他來，他只好如約而來；他走到湖邊，發現前面就是隱岐殿所指定的地方，然而，他並沒有往那棵松樹走過

去，而繞到一艘小船後面；當他正想躲起來的時候，忽然發現一個人影從那棵松樹旁，靜靜地走過去。

「啊！會不會是隱岐殿呢？」

不過，那個人看起來不像隱岐殿。

好像是一個男人。

當他這樣想的時候，黑暗中突然又竄出一個人影來，跟着剛才的人影走過去；這兩人像是同伴似的。

半晌，又見隱岐殿輕輕地踏着沙地，走近那棵松樹，

「是隱岐殿嗎？」

這個女人一聽，好像有點吃驚。

（啊！此人可能不是隱岐殿！）

才藏走過去，詳端那人的臉，赫然發現是阿國。

「怎麽了，不認得我了嗎？我是隱岐殿的侍女阿國啊！」

阿國非常客氣地低頭作揖，然後，她輕輕地抬起頭來，緊咬嘴唇，注視才藏。

照理說，阿國身爲隱岐殿的侍女，她不可能不知道隱岐殿和才藏約會的事情；然而，她此刻的表情却像是抱怨才藏的事情似的。

才藏也不想申辯，只是問她說：

「隱岐殿怎麽了！」

「她要我轉告你說，她不能來了。」

「她要我來，而自己却不能來，眞是奇怪！」

「我非常同情你。」

「哼！妳用不着同情我，我們又不是來這裏談情說愛。」

「算了吧！你也用不着對我撒謊了！」

「唉呀！我不想說了！我問妳，隱岐殿爲什麽不能來，她到底有什麽理由？」

「於是，阿國告訴他說，京都的所司代和黑府邸的人，已經開始追查隱岐殿，而且，此刻漁夫家的四周，已經有人在監視了，佐助發現這件事後，就把隱岐殿帶到別處去藏起來了。」

「這是剛剛發生的事！」

「那麽，剛才那兩個人影莫非是……」。

「可能是當局派來的人吧！」

「噢！阿國，妳也看到了嗎？妳眞是一個聰明的女人！」

「對了，佐助還吩咐說，要你到草津的驛站去，那裏有一家叫吉野屋的客棧，他會在那個地方和你會合，請你立刻出發吧！」

「他要我一個人去嗎？」

「是的。」

「那麼，妳呢？」

「我是隱歧殿的侍女，當然要陪她到新的匿藏去？佐助說，千萬不能讓你知道那個新地方的地點。」

「爲什麼呢……」

「因爲，佐助恐怕有人會去糾纏隱歧殿。」

「什麼人會去糾纏呢？」

「就是你啊！才藏。」

阿國頭一次開懷大笑說。

＊　＊　＊

（和佐助會合的地方，眞的是草津的吉野屋客棧嗎？）

才藏和阿國分開之後，就直往東邊走去，然而，他走了一段路後，突然停下來，想：

（唉！我不去了。）

其實，也沒有什麼特別的理由。

只是，他愈想愈生氣。

（隱歧殿和佐助還是把我當作外人！）

才藏想，他們一定是害怕自己知道他們今晚的行動，才故意如此安排；才藏以爲，佐助排斥自己的傾向尤其強烈，他表面上好像和自己很親密的樣子，事實上，一旦有什麼事情發生，他就把才藏當伊賀者看待。

當然，佐助這種做法本是無可厚非，因爲，才藏本身就很想從他們的團體中孤立，因此，他根本犯不着生氣。

只是，壓抑在心中的悶氣突然爆發，使他如發瘋般跳起來；他冷哼一聲，同時拔起腰間的刀長，在月光下一閃，就把粗大的松樹枝砍斷；在松枝還未落地之前，他又揮一刀，把它砍成兩段，然後，只見他急速地風轉，而空中的樹枝也一段一段地掉下來。

他面色凝重地注視飄落下來的樹枝，然後把刀收進刀鞘裏，又開始走了；突然間，他很想到漁夫的家裏去看一看，當然，他知道佐助和隱歧殿已經不在那裏，但是，心中的意識支持他；此刻他只想好好發洩，做一件激烈的行動，不然的話，好像精神就要崩潰似的。

（我是否要將隱歧殿找出來，殺掉她呢？）

才藏忽然有這種奇想，不過，他這樣想並沒有什麼特別的理由，只是有一股野獸般的衝動在激勵他。

然而，當才藏走近漁夫家時……

（噢……）

他一見情形不妙，立刻往後退，藏在樹後。

因爲，他發現房子裏有了動靜，然後，他環顧四周，發覺房子的裏面和四周圍，至少有十幾個人，正屏息以待，而且，屋子裏並沒有上燈。

（到底是什麼人呢？）

才藏想了一想，才記起這些人可能是正在尋找隱歧殿的黑府邸一班人，不過，當他們發現此地，而帶人來襲擊時，佐助一行人早就逃之夭夭了。

才藏窺視片刻之後，突然聽到幾個人的脚步聲，朝着他躲藏的地方走過來，其中一人低聲地說：

「到底藏到那裏去了？怎麼連半個人影都沒有呢？不過，還好！我們總算有一點小收獲！」

房子裏面有一個人聽他這麼說，立刻跑出來，接着說：

「呵！是一個女人呢！」

「對！當時那個女人在松林下，正往東邊走去，我認爲她很可疑，就把她抓回來了；我想，這個人一定是那個隱歧殿的侍女，所以，我想把她帶到代官所去，讓她招供！」

（唉呀！他們抓到的人一定是阿國！）

才藏在黑暗中瞪大眼睛，直視他們。

「你們快去準備轎子吧！」

於是，兩三個人就從阿國的身邊離開了。

才藏見狀，就慢慢地走過去；他想，這些人果眞是黑府邸的人，那是最好的消遣對象。

「喂！喂！」

才藏拍拍那個人的肩膀；那人以爲是同伴在叫他，所以，他連頭也不回，只是冷哼一聲。

「這個女人好漂亮，讓我摸一下好嗎？」

阿國聽到才藏的聲音，吃驚地抬起頭來。

「阿國，妳我之間，眞的有很奇妙的緣份！」

才藏微笑道，因爲，才藏解救阿國，這一回已算是第三次了；不過，才藏雖然面帶笑容，阿國看到他，却有點恐懼，或許是他的表情相當可怕吧！

「啊！你這個傢伙原來是……」

那人一聽，突然驚叫道。

「哈哈哈！你現在才發覺嗎？」

才藏說着，同時亮出刀來；只見他的刀在月光下一閃，包圍在阿國身邊的男人，就無聲無息地倒在地上了。

＊　＊　＊

當黑府邸的人抬着轎子走過來時，阿國的人影早就從沙地上消失了；同時，他們還發現地上躺着兩具同伴的屍體。

他們見狀，異口同聲地驚叫着。

「大家快出來，有奸細。」

「這件事一定是忍者幹的！」

其中一個人這樣說。

片刻之後，二十名左右的人立刻簇擁過來，不久，他們又四處散開，開始找尋奸細。

「會不會跑到街道上去了？」

「街道上有代官所的人在，他們一定不會往那個方向走，可能是乘船往海邊逃走了吧！」

「噢！那麼，快把船推出去吧！」

就在這個時候，才藏正躲在離黑府邸的人不遠的窪地上，他用手壓住阿國的背部，輕叫道：

「阿國，妳再伏下去一點，今天非常不巧，月光這麼明亮，我們實在不容易逃走。」

「才藏，我很對不起你！」

阿國的臉靠着才藏的肩膀，喘着氣這樣說。

「妳用不着向我道歉！」

「不！你一定要接受我的道歉，剛才我在松樹下跟你講的，都是謊話。」

「……」

才藏沒有回答，只是目瞪口呆地直視阿國。

「我之所以那樣說，只是不想讓你和隱歧殿見面，但是……」

「妳不要說了，我都知道！」

才藏啞然失笑道：

「妳和我在湖邊分手之後，就回到那個漁夫的家裏，結果發現妳的謊話竟然成眞，對不對？」

「對！而且，隱歧殿和佐助也不在那裏了。」

「所以，有那麼多黑府邸的人包圍房子！唉！人實在不能做虧心事啊！」

「請你原諒我吧！」

「這沒有什麼原諒的，我告訴妳，一個女人若是不說謊話，那還算什麼好女人呢？對了，妳告訴我說，佐助要和我在草津的吉野屋客棧會面，那也是謊話嗎？」

「嗯！」

「哈！我差一點就跑到草津去。」

「沒有！」

「才藏，你想想看，眞的沒有逃走的方法嗎！」

「難道連伊賀的才藏都束才無策嗎？」

「我所學過的武功和技倆，只是處理我個人的事而已，因此，我沒有辦法解救別人！」

「那麼，你把我放在這裏，自己逃走了！」

「好！妳既然這麼說，我就遵照囉！」

「啊！你眞的要把我放在這裏嗎？」

阿國抬起頭來，緊張地說。

「嗯！這是妳親口說的啊！唉！我就說嘛！女人的嘴巴是靠不住的；妳放心，我不會丟棄妳的！」

「討厭！」

「阿國！妳稍爲忍耐一下！」

才藏說着，突然用力打了阿國的胸部，阿國一下子就昏過去了，於是，才藏把阿國抱起來，朝着湖邊跑過去。

很幸運地，船邊還沒有人；才藏把阿國放進船中，然後用力地把船推進湖中。

＊　＊　＊

山上的楓葉已經開始變紅了。

佐助的神情還是那麼輕鬆。

「那個人不知道怎麼樣了。」

佐助躺在紙門邊，沈浸在午後溫暖的陽光裏，正和晴海僧有一搭沒一搭地講着。

「大概不會死吧！」

「但是，才藏即使能從敵人的包圍中逃出，他也不知道我們的匿藏處！」

「哈！我佐助做事，一向不會疏漏過；我已經派很多甲賀者四處去尋找，早晚他們總會把他帶到這裏來的！」

他們的匿藏處就是佐助的故鄉，江州甲賀山里的一個村落。

此地雖然和大津一樣，都屬近江管轄，不過，此地的山較深，而且，越過山到西面在，就連接伊賀了。

昨天晚上，佐助察知黑府邸的人要來襲擊，立刻將隱歧殿交給潛在大津街道上的甲賀者照料，佐助本人則帶着晴海僧連夜趕路；天亮時，他們就到達此地了。

「隱歧殿醒過來了嗎？」

佐助問着，然後順勢站了起來。

「我聽說她很疲勞，而且，好像有點發燒。」

兩人就這樣閒聊着，一會兒之後，隱歧殿把佐助叫進她的房裏，問他說：

「佐助，才藏怎麼樣了。」

「他……」

佐助把剛才和晴海僧說的那般話，重覆說給隱歧殿聽，隱歧殿聽完後；又接着問：

「那麼，阿國吧？」

「噢！我也不太清楚，因爲，當時事出突然，而且，她也不在妳的身邊，所以，我們就把她丟在那裏了；此刻我的部下也正在找她，妳放心好了。」

「佐助，阿國說不定……」

隱歧殿看了看周圍，又說：

「阿國說不定是關東的密探！」

「啊！」

「我早就覺得她的行動很奇怪；我們那個匿藏處，很可能是阿國洩露出去的！」

「噢！原來如此。」

「你仔細想一想，阿國從那時候起，就不見人影了。」

「嗯！」

雖然如此，佐助還是假裝若無其事的樣子；而事實上，他早就在懷疑阿國了。

「據說，大阪城內一些世襲的忠臣們，也有人偷偷地和關東派聯繫了，況且，阿國是身份低微的人的遺子，我們當然不敢保證她不會變心！」

就在此時，帶着阿國藏在草津川川口的蘆葦叢中的才藏，也就對阿國生出這種懷疑。

昨晚當他們把船划到湖上時，曾有三艘船追擊過來，但是，後來他們就放棄追蹤，而在唐崎的海邊上岸了。

才藏獨自回想，發現阿國確實有很多奇怪的舉動。

（不過，她到松樹下去通知我，讓我逃到草津去，確實是她的好意，這一次說不定不是我救了她，而是她救了我！）

＊ ＊ ＊

人和人之間，愈來愈不能互信了。

當隱岐殿正在懷疑自己的侍女阿國時，大阪城的後宮和正廳，也開始產生這種懷疑了。

這些現象都是關東的密探搞出來的；這一次家康像是下定決心，要使大阪城從內部崩潰似的，因爲，歷史上的密探活動，從沒有像這一次那麽積極過。

豐臣家的家老片桐且元，雖然負責對德川家的外交工作，然而，他却被家康的懷柔政策所般弄，而使秀賴．淀君大發雷霆之怒；淀君指責且元是關東的密探；他曾當面責罵他說：「市正（且元之官名），你準備和關東內應，讓豐臣家垮臺嗎？」

不但如此，大阪城內的女官們，也流傳一項謠言說，秀賴的顧問織田常眞僧侶，也是關東的密探；另一方面，其他還有一些擁有大臣資格的老臣，也偷偷地和關東聯繫。

此刻的大阪城已成爲一個互相猜疑的城了，因此，隱岐殿懷疑阿國，也算是相當尋常的。

……那個晚上，才藏和阿國住進草津驛站的客棧，兩人進了房間以後，才藏突然說：

「阿國，今後妳不能再回到隱岐殿那裏去了。」

「爲什麽？」

「妳這個狐狸精，快從實招來，妳是不是關東的密探……，等一等。」

才藏抓住正要走掉的阿國，說：

「妳想到什麽地方去？」

「我要上厠所！」

「哼！不要再對我說這種幼稚的謊話，這個方法對我是不管用的；老實說，我既不屬於關東派，也不是大阪派的人；我只是一個伊賀者罷了，因此，我卽使知道眞相，也不會告訴任何人，藉此立下大功。」

「我知道，才藏！」

阿國終於承認了；只見她漲紅了臉，額上直冒冷汗，她的手緊緊地握住才藏的手，一雙水汪汪的眼睛發出懾人的光芒直瞪才藏，此刻，她那純情的神情，像極一個漂亮的仙女。

「才藏，我向來把你當作心肝寶貝，你難道不愛我嗎？」

阿國幽幽地說，像要對才藏洩露什麽秘密似的，但是，才藏不理她，而說：

「我並不是不愛妳！」

「唉！你怎麽說得如此薄情，難道不能誠懇一點嗎？」

「妳要我怎麽說吧？」

「眞討厭，你怎麽又露出這種表情！算了！我也不想再多說了，我相信你也不是可以依託的人！」

就在這個時候，客棧的掌櫃出現在紙門外，他隔着紙門叫道：

「齋藤大爺！」

這是才藏在這家客棧所登記的假名。

「有一個本山派的養氣僧，宣稱是你的同伴，此刻正在客棧門口等你！」

（本山派的養氣僧？我的同伴……）

才藏暗忖，忽然記起可能是佐助手下的甲賀者；就說：

「讓他進來吧！」

然後，他又轉頭對阿國說：

「佐助的部下一會兒就會進來，妳若在這裏，恐怕有所不利，還是躲到院子去吧！」

＊ ＊ ＊

才藏叫阿國到院子去後，立刻偷溜出去，和佐助的部下一起離開草津；如果說是才藏把阿國丟在草津，倒不如說，才藏從阿國的身邊偷偷跑掉還恰當些，因爲，站在才

藏的立場來說，他既然知道阿國是關東的密探，當然要保密到駿河暗殺大御所（家康）的計劃。

才藏和佐助在甲賀會面之後，兩天後的早晨，他們卽整裝出發，越過鈴鹿峠，到達伊勢路了。

「啊！我們花了很多無謂的時間，還是快點趕路吧！」

這個性急的晴海僧，好像很想趕到駿河去似的。

一行人進入龜山城時，已是午後了；這個三層高的正城樓在秋天的晴空下，顯得格外醒目。

「啊！這裏的景色眞美！」

他們在城下的茶店吃中飯，晴海僧一面欣賞龜山城，忍不住自言自語地讚歎道；這種自言自語是他的怪癖，不過，他的自言自語並不是輕聲的說着，而是大叫大嚷。

「這座城建得太雄偉了，不過，蓋在這種鄉下地方，未免有些可惜； 那個喜歡建築的下州公， 實在太可憐了。」

晴海僧口中的「下州公」，就是過去被秀吉封爲領主的岡本下野守重政。

重政的出生地是伊勢安濃郡的岡本村；他起初替織田信長做事，後來變成秀吉的大名，他被封爲龜山的領主以後，就大興土木，蓋了這座龜山城。

秀吉去世後，重政參加豐臣軍，堅守這座城池，和德川軍作戰，不過，他不久就開城投降；晴海僧說他可憐的意思是，他花了那麼多的金錢和精力，蓋成這麼好的城池，最後還是要交給敵人；這無疑是替敵軍蓋好城池，還雙手奉上一般。

後來，家康認爲此地是東海道上的要站，因而開始重視它，並且讓德川家的親戚松平下總守清匡守衞。

「怎麼樣？佐助，你有沒有這種感想？」

晴海僧回過頭來，向着旅裝的佐助說；然而，佐助皺着眉頭不理他，只是若無其事地吃飯，因爲，周圍還有很多客人在，佐助怕旁人知道他是晴海僧的同伴。

才藏坐在離他們稍遠的椅子上，也裝作若無其事的樣子，但是，他心中暗忖：

（佐助這個傢伙，怎麼帶了這種怪人來！）

此刻，他只覺得非常可笑。

「哈哈哈！太好了，太好了！」

晴海僧大概喝了不少酒吧！只見他興高采烈地說：

「這是一個平地城，如果給我兩百枝槍和兩千人，不消一天的功夫，我就能把它攻下來。」

「你這個瘋僧侶……」

這時，突然有一個武士站起來這樣叫道；此人帶着兩

名隨從，身上未着旅裝，因此，才藏猜想此人一定是龜山城松平家的家臣。

「我從剛才就一直聽你說話；不過，你這種不妥當的話，不像僧侶應該說的，哼！你在我面前再說一次吧！」

這個憤怒的武士雙手已經抓住刀柄；當時的武士還遺有戰國時代的武士作風，他們說出來的話，並不是威脅而已， 假若晴海僧答得不恰當， 他就會把晴海僧的頭砍下來。

然而，晴海僧還是愈快地回答說：

「哦？你剛才在那邊聽我說話嗎？我這種自言自語和唸經沒有兩樣，請你不要介意！」

晴海僧好像有意挑撥他，而把他當成消遣對象一般。

＊　＊　＊

「喂！你叫什麼名字！」

松平家的家臣問晴海僧。

「唉！我這個窮僧侶，那有什麼可報之名？」

「那麼，你的本寺院在何處？」

武士毫不放鬆地逼問下去。

「我也沒有什麼本寺院！」

「你的確沒有名號，也沒有本寺院嗎？太好了，如果我把你斬死，相信沒有人會怪罪我！」

「不！有人會埋怨。」

晴海僧站起來，敲着手中的法杖，接着說：

「就是這根法杖！」

這時的晴海僧已有九分醉意了。

但是，佐助却在這個時候消失了。

此刻，他正若無其事地在街道上走着。

他雖然想到把晴海僧獨自留在那裏，實在有些可憐，不過，他又想，如果自己無緣無故地和這件事扯上關係，眞不知道會有什麼後果發生。

「才藏大概會處理吧！」

果然不出佐助所料；才藏見晴海僧和那個武士糾纏不清，就站起來，走到武士的身邊，說：

「這位武士，我想你是龜山城的家臣吧！如果你想斬死這個瘋僧侶，我有一事相託，不知你是否肯答應！」

「呵！請問你尊姓大名？」

「我是肥後阿蘇大宮司家的家臣，名叫齋藤縫殿。」

「這麼說來，你是一名神官了；不過，像你這種身份的人，身旁應該有隨從跟隨才對啊！此刻你怎麼單獨一人在這裏，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我的隨從在鈴鹿的下坡時，被這個僧侶毆打，下巴脫臼，現在正在客棧療養，因此，這名僧侶算來也是我的

仇人，你能不能讓我處置他。」

晴海僧一聽才藏這麽說，立刻大叫道：

「你準備如何處置我？才藏！」

晴海僧不知不覺地說溜了嘴，才藏一聽，急得揮出拳頭，朝着晴海僧的右下巴打下去。

「啊！」

「你醒過來了嗎？」

「好小子，你……」

晴海僧站起來，很想大叫，但是，他已經說不出話來，因爲，他的下巴已經脫臼了。

「這下子我就滿意了；這個僧侶的下巴已經脫臼，再也不會說貴城的壞話了；這個傢伙只是一個乞丐和尙，給他這點教訓就够了，你還是原諒他吧！」

「嗯……」

這個武士覺得事情有些奇怪，就看了才藏一眼；然後，不知道向隨從講些什麽，只見他們兩個耳語一番；武士決定把他的隨從留下來，自己則邁開大步走出去；他大概是準備把隨從留下來，監視才藏等人吧！

（唉呀！這下反而更糟糕！）

才藏想，自己可能已經被那個武士當成不良的浪人了。

「掌櫃的……」

才藏急着站起來，向他道歉一番，然後，他多留下一些錢，就自顧自地走到街道上了。

（眞田大人怎麽會請這種人當他的部下吧？）

才藏甚覺可笑，他想，這種人在戰場上，說不定還有一點用處，但是，他實在不適合當密探。

＊　＊　＊

晴海僧怕才藏甩掉他，就拼命地在後面尾隨，但是，才藏想，如果不把晴海僧趕走，勢必增加松平家家臣的懷疑，而立刻追捕他。

（事不得已，看來我只有這樣做了。）

才藏想着，就加緊脚步；當他走到城郊時，正巧發現一座小廟像在擧行祭典似的，只見進香的善男信女熙來攘往，熱鬧非凡。

（啊！太好了！）

才藏飛快地跑到院子去，這時，廟前正在演戲，才藏見狀，立刻混進人羣中。

「才藏，等一等！」

來人正是佐助，他輕聲地對才藏說：

「晴海僧甩掉了就好，反正這個人早晚會被抓起來，關進監牢去的；那個老僧雖然裝瘋賣傻，說不定他有什麽

奇策吧！」

「是嗎？」

「監牢就在城裏的第二城溝下面；他可能是故意讓人抓起來，藉機打聽城裏的情況，然後向九度山的眞田大人報告，自己獨佔功勞。哼！這個人是相當狡猾的！」

「不過，卽使他被抓進監牢，也不容易出來啊！」

「犯了那種程度的罪，頂多關上十天，就會被放出來！萬一有什麽差錯，我也會派街道上的甲賀者把他救出來！」

「佐助，你也相當多事。」

「是啊，當時如果不將晴海僧帶出來就好了！像他這種外行人，只想立下大功勞，而不知如何行事；事實上，他並不是壞人，只是急於立功罷了。」

「當然，如果他是瘋人，再加上一副壞心腸的話，我怎麽吃得消吧？」

語畢，兩人一起往街道上望過去，發現有三個騎馬武士和二十幾個士兵，正在追趕晴海僧，不久，就在廟前把晴海僧圍住了；晴海僧也沒有抵抗，一下子就被打倒了。

「你看看，這個晴海僧是有計謀的，憑他的能力，是不會被那些人打倒的。」

佐助和才藏一直在廟裏的院子等到黃昏，日落之後，他們見街道已無行人，就如疾風般地離去了。

經過庄野、石藥師、四日市，到了夜晚時，已跑了八里半；到達桑名城下時，東海道上的太陽已漸漸升起來了。

佐助無視於街道上的客棧，而一直往左邊走去，到達武士府邸區的一個角落時，才藏才開口問道：

「佐助，你要到什麽地方去？」

「不要講話，跟在我後面就是了。」

這個十五萬石的桑名城，並不是普通大名的據城；家康將此城當作對付大阪的最前線要地，並且命令德川軍中，以勇猛著名的本多平八郎忠勝守備。

片刻之後，佐助走到一個武士府邸的後門去，在門上敲了三聲。

＊　＊　＊

一個像僕人般的老人出現，爲他倆開門引進，默然地帶他們前往倉庫。

這個倉庫造得相當奇怪，佐助和才藏進入二樓的一個房間裏；房間裏舖着榻榻米，像是非常隱密似的。

（這個地方有藥味！）

才藏環視室內的櫃子和傢俱後，說：

「佐助，這個府邸大概不是武士的府邸，而是醫生的

府邸吧！」

「才藏，你的眼光果然名不虛傳；不錯，這個府邸的主人是本多家的御醫海瀨良玄。」

「御醫？」

御醫在德川世系的大名中，被認爲是最效忠的家臣之一，然而，海瀨良玄却偸偸地和大阪派聯繫，這眞是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不過，桑名城目前的城主是平八郎忠勝的長子忠政，忠勝已於四年前去世，因此，他卽使有「鬼神的本多」之稱，然而，桑名城到了他兒子的手裏，一切規律綱紀也變得鬆弛了。

才藏皺着眉頭問：

「佐助，那個海瀨良玄，到底是什麽樣的人呢？」

「你不要擔心，這個人原是堺市的商人；後來和中國的名醫學習醫術；乃棄商從醫；不久，他和堺市一名商人的女兒發生關係，生了一個女兒；那個商人因爲害怕這件醜事外洩，乃將小孩送給豐臣家的財務總管岩田內匠當養女，此女長大之後，變得非常漂亮，十分惹人喜愛！」

「那個女孩叫什麽名字？」

「我暫時不能告訴你；不過，她長大之後，就被送到城裏服務，而和秀賴大人發生關係，生了一個女孩！」

「如此說來，若將父子關係弄清楚，海瀨良玄不就是秀賴的女兒的外祖父嗎？」

「不錯！」

「嗯！然後呢？」

「然後，淀君、大野修理等大人，就派人和海瀨良玄接洽，請他將桑名本多家的事情，密告給大阪知道！」

「噢！原來如此，大阪這一招也相當厲害；不過，此刻海瀨良玄人在府邸內嗎？」

「他卽使在家，也不會見我們；沒辦法，爲了守密，只好這麽嚴格！」

才藏覺得事情並沒有這麽簡單；雖然他這麽想並沒有特別的理由，但是，直覺却這樣告訴他。

佐助打了一個哈欠，又說：

「無論如何，這裏總比普通客棧安全得多；日落以前，我們還是先好好睡一覺吧！」

「好吧！」

才藏雖然點了頭，但是，他却不像佐助那麽樂觀。

「佐助，你知道嗎？我們伊賀者有一句話說，不管怎麽樣，你絕對不能徹底地相信一個人。」

「我們甲賀者却不這麽想；我們一致認爲，若不相信主人或同伴，怎能完成偉大的工作呢？我想，這一點大概

是甲賀者和伊賀者的差異吧！」

「所以，你才這麽樂觀嗎？」

「也因爲如此，你才這麽愼重？」

「無論如何！你還是在這裏睡你的覺吧！我要出去打聽打聽這個府邸的情況！」

＊ ＊ ＊

才藏走出來，發現這個府邸意外地寬大。

在光天化日之下，他正正當當地走着，只是，不知道他用的是何種功夫，走起路來，竟然沒有一點脚步聲。

他走到包圍着院子的窄廊上，此時，迎面正有一個門徒般的人走過來。

此人彎着腰，避開才藏，然而，才藏一點也不在乎，還是昻首闊步，若無其事地走過去。

當他走到像是主人海瀨良玄的房前時，才停步出聲道：

「良玄大人！」

在書院裏，和客人對坐密談的海瀨良玄一聽，急忙地站起來，並喊叫道：

「來人，有沒有人在？」

「是的，我在這裏。」

隔壁房間的家臣聞聲，立刻跑過來回答道。

「剛才有人在叫我！你到走廊上看一看！」

於是，四五個家臣，連忙到書院周圍察看，結果並沒有發現半個人影。

「沒有人！您是不是聽錯了？」

「我確實聽到了；你們再到院子、茶室、廁所，四處找找看吧！」

半晌，府邸內立刻引起一陣大騷動。

海瀨良玄的客人是一名武士，他見府邸內情形大亂，也急忙站起來說：

「剛才的事，用不着再說了。」

「是的，我知道了。」

海瀨良玄說着，就欠身迎送客人走了。

就在這個時候，天花板的木板也被剝開；只是才藏迅速地跳下房間來。

「啊！什麽人？」

「你最好不要出聲！」

才藏手中拿着閃亮的十字刀，慢慢地坐下來說：

「你就是海瀨良玄大人吧！」

「你到底是什麽人，快說！」

良玄說着，手也伸到腰部，準備拔刀了。

「哼！憑你這個醫生的技術，還無法殺掉我！你再出

聲，我這把刀就不客氣了！」

「大膽歹徒，快報上名來！」

「叫你別出聲，你沒聽見嗎？靜靜地聽我說，你只管回答就是了，告訴我，剛才那個武士是什麽人，你和他談了什麽？」

海瀨良玄是個五十開外，身材微胖的人，然而，他那細小的眼睛却發出一種卑鄙的光芒。

只見他漲紅着臉，直瞪才藏；突然間，他大叫道：

「大家快來呀！有奸細。」

才藏一聽，立刻從榻榻米上跳起來；他右手抓住床柣，然後用力地跳上天花板，瞬息間消失了踪影。

府邸的人衝進來後，只見海瀨良玄四肢無力地坐在榻榻米上。

「到底是怎麽囘事；」

「奸細到這裏來了。」

「沒看見奸細啊！」

「不！他確實來過，是一個大塊頭。」

「這就奇怪了。」

大家無奈地互着一眼，那神情好像是覺得海瀨良玄似乎發瘋了一般。

就在此時，才藏已到另一個房間去了。

那個房間裏，坐着一個女人。

＊　＊　＊

這個女人大約二十一、二歲！此刻正坐在書桌前練字。當她看見突然出現在眼前的人影時，嚇得張大眼睛，手中的筆也不知不覺地掉下來了。

「啊！你是什麽人？」

「不要出聲！」

才藏的刀按住她的臉頰，說：

「妳叫什麽名字！」

「我叫小若！」

「是府邸裏的小姐嗎？」

「不！我是來這裏服務的。」

「這麽說，妳是海瀨良玄的姨太太囉！」

這個女人一聽，立刻羞紅了臉。

「妳放心，我不準備傷害妳，怎麽樣？害怕嗎？」

「不！」

她直瞪才藏，說：

「你看起來不像壞人。」

這個女人眞是意外的沉着。

「嗯！妳的眼光不錯！不過，我到這裏來的事，妳千萬別告訴別人！」

「嗯！我絕對不會說出去的！」

她天眞地點着頭說。

「確實不會說出去？」

「你用不着一再叮嚀我。」

才藏看到她那麽天眞，就不知不覺地笑出來，而小若也跟着他笑，說：

「我請你喝茶吧！」

「噢！不必了！」

才藏說着，就彎下腰，突然用力拍拍榻榻米；不知他用的是什麽功夫，只見榻榻米忽然跳了上來。

「唉呀！」

小若吃驚地叫道。

才藏迅速地拿出短刀來，劈開地板，說：

「小若！」

「嗯！」

「我還會再來！」

才藏說着，就從地板下消失了。

片刻之後，海瀨良玄慌亂地跑進房間來，說：

「小若，有沒有人來過這裏。」

「沒有啊！」

小若好像變了另外一個人似的，她用冷淡的表情看着海瀨良玄說：

「是不是有盜賊闖進來。」

「不錯，是有盜賊闖進來！」

「啊！偷了什麽東西沒有？」

「沒有偷去任何東西，只是這個盜賊能在府邸裏自由自在地活動。」

此時，才藏已迅速地跑囘倉庫。

「佐助，那海瀨良玄不是好東西 ，他表面上雖然當了大阪的密探，實際上，他並沒有對大阪效忠；剛才有一個武士去找他，他可能已向城裏密報，準備捕殺我們了。」

佐助一聽，連忙站起來說：

「我眞是不敢相信！」

「佐助，這就是你天眞的地方，無論如何，還是逃命要緊，現在我們必須從這個倉庫偷溜出去。」

「但是，我們出去以後，又能如何呢？」

「這個府邸很大，我們隨便找一個地方躲藏起來，等到日落以後，再設法逃出去。」

「好吧！才藏，萬一我倆分散了，那麽，今晚你就到四日市的海邊去，我會派人去接你！」

「好！我知道了。」

於是，才藏就走到樓下，把榻榻米拿起來，再從地板下，回到小若的房間去，這時，小若還是坐在書桌前練字。

「喂！」

才藏親密地叫她一聲。

小若並不吃驚，只是轉過頭來，放下手中的筆說：

「你又回來了，這一次有什麼事嗎？」

才藏這個人大概有一種奇妙的魅力吧！因爲，和他初次見面的人，都能立刻消除恐懼和疑心，而用親密的態度對待他，好像是多年老友似的！

「我有一件事要拜託妳！」

「什麼事，你儘管說好了！」

「嗯！妳有沒有小袖（狹袖便服）呢？」

「小袖？」

「我不是要妳把身上的小袖脫下來！我的意思是，妳有沒有多餘的小袖？」

「有啊！」

小若說着，連忙去拿出一件小袖來；才藏將小袖掛在房間角落的衣架上，然後在衣架後面躺下來。

「唉呀！你怎麼如此悠閒？」

「日落以前，請妳讓我在這裏睡一覺吧！」

「好，不過，你要告訴我，日落以後你有什麼事情？」

「日落以後，會有一兩百個人，前來圍住這個府邸準備捕殺我，妳懂了吧！」

小若聽他如此一說，不免大吃一驚，說：

「你既然知道了，爲什麼不趕快逃走呢？」

「不！我覺得這件事非常有趣！」

語畢，才藏就不再說話，小若見他如此樂觀，也不再打擾他，而讓他專心睡覺。

片刻之後，海瀨良玄又進來了。

「小若，妳快點準備吧！再過半刻，我們就要離開府邸了。」

「離開府邸？我們要上那裏去？」

「今晚我們要住在家老的府邸！」

「爲什麼要這麼做呢？」

「不爲什麼？只是要換一個方向。」

當時有一種迷信，就是依照陰陽術指示的吉利方向，就可以避免惡運；如果自己要去的方向，沒有朋友，通常只要告訴不認識的人說，是爲了「換方向」，他們就會讓出房間給他們住；不過，在武士的世界裏，相信這種迷信的人比較少；而京都的公卿間，這種迷信却非常盛行。

（哼！他一定在對我撒謊！）

因爲，小若看見海瀨良玄臉上的表情硬化，而且，他的眼中充滿血絲，足以證明他們離開府邸，並不是爲了換方向。

「是不是爲了剛才潛入的盜賊呢？」

「哈哈哈！我是怕妳害怕，才不敢跟妳說；那個人並不是普通的盜賊，而是大阪的密探，並且是日本忍術的第一高手！」

「啊！那個人是忍者嗎？」

「怎麼了，妳認識他嗎？」

「不！我怎麼會認識他呢？不過，那個大阪的密探爲何到我們的府邸來呢？」

「這當然是有原因的。」

「是什麼原因呢？」

「這種事不能對女人講，反正，我已經託家老捕殺那個人了；這個人若是不除，我就完蛋了。」

＊　＊　＊

海瀨良玄的聲音在發抖。

他在恐懼的時候，就會發生情欲；只見他漲紅着臉，露出猥褻的表情看着小若，並低聲喚道：

「小若！」

然後將小若拉過來，兩手順勢伸到小若的腰帶邊。

「啊！不行，外面還那麼明亮，會有人闖進來的。」

「妳放心好了，不會有人來的。」

「你不是說，城裏的人日落以後要來嗎？」

「不管他，那是日落以後的事。」

「不要這樣，我會感到難爲情！」

「又沒有人看見，妳害臊什麼？」

然而，小若心中想的却是小袖後面的才藏，她知道此刻才藏一定在看，但是，她又不能告訴海瀨良玄。

「妳還是乖乖地聽我的話吧！」

「不！我不要！」

「這樣也不要嗎？」

良立用力壓住小若的心窩這樣說。

「妳不要動，一動就會痛！」

良立見小若掙扎的樣子，與奮地開懷大笑，大概是看了這個年輕姨太太掙扎的樣子，很有刺激性吧！

小若的衣服被脫光了，良玄覆在她身上，開始親吻地，並用舌頭舐她的身體。

「不要！不要這樣！」

「沒有關係！來！妳要不要吃我配的藥丸？」

「不要！我不要吃！」

「快吃下去，妳會感到非常舒服的。」

「……」

這時，小袖後面的才藏忽然坐了起來，他見此情狀，只覺得非常噁心。

(男女作愛，原本是很美好的事情，但是，有時看了這種情形，還是會令人覺得噁心的！)

不過，才藏還是覺得非常有趣；使他感到興趣的是，良立不知道用什麼方法得到這個年輕的女人。

一般說來，當時將自己領地內庶民的女兒，雇到武士府邸做事，是經常有的事情，但是，小若並不像庶民的女兒，而像是在武士家長大的。

(這個女人到底是什麼來歷？)

才藏這樣想着，然而，忽然間，原先一直拒絕良玄的小若，好像變成另一個人似的，發出異樣的呻吟聲。

(她到底還是一個女人！)

才藏突然產生一種輕蔑的感覺；不過，他又想，是不是良玄那顆藥丸，使小若變得淫蕩恍惚呢？

「嗯！我可以走了。」

於是，才藏站起來，慢慢地走過良玄的枕頭邊；然後走到窄廊，伸手正準備拉開紙門——

「好傢伙，你就是剛才那個伊賀者。」

良玄立刻推開小若，抽刀出來。

才藏的身體背對着他，說：

「良玄，不要出聲，你我之間的距離不到四間，如果你敢叫出聲，我就一刀砍下你的頭！」

良玄一聽，立刻閉上嘴巴。

才藏皺着眉頭，對他說：

「趕快把衣服穿上吧！要不然我就不能轉過身去。」

＊　＊　＊

才藏背後的小若，好像很快就穿上衣服了。

不過，良玄還是光着身，一直等待逃走的機會。

「大夫，我想請教你，你既然讓我們住在此地，為何還叫城裏的人來掃殺我們呢？」

「……」

「你這個人眞狡猾，一下子當大阪派的密探，一下子又將大阪的情報通報本多家。只不過，我實在想不通，你為什麼還要殺死我們？」

「你是一個盜賊，我當要殺死你！」

「那麼，你為什麼讓一個盜賊住在你的府邸裏，難道說，你也是一名盜賊，你為了害怕主人知道你是盜賊，才去密告，想要殺我們滅口，是嗎？」

「不是，我海瀨良玄過去和現在一樣，一直都在暗地

裏，為大阪的豐臣右大臣家謀利。」

「這麼說，你還是大阪的密探嗎？」

「我不是密探，我還是效忠本多家和江戶幕府，並且，為大阪和關東兩方面，努力謀利。」

「哈！這可眞有趣！」

才藏面對紙門笑着說。

「無論什麼人，每個人總有自己的一套理由，不過，你要設身處地替我想一想，我若為了你這個理由而被殺死，不是太冤枉了嗎？」

良玄說着，慢慢往後退，企圖找機會逃走。

「不要動！告訴你，我的背上是長了眼睛噢！」

良玄聞聲！立刻止住腳步。

「良玄，你想一個人逃走，是不是要把這個女人丟在這裏，讓我殺死呢？」

「……」

就在這個時候，房門前的走廊上，傳來了腳步聲。

良玄臉上露出喜悅的表情，大叫道：

「來人呀，有奸細。」

只是他隨即往屏風衝過去，和屏風一起摔到走廊上。

家臣們立刻起了一陣大騷動，因為，和屏風一起滾出來的主人竟然光着身子。

但是，就在那一瞬間，幾個家臣呆住了！他們發現海瀨的身體已經沒有頭了。

「啊！沒有頭！」

血水還不斷地從傷處噴出來。

「唉呀！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家臣們互相看來看去，却不知怎麼辦才好。

一個家臣忽然恐懼地說：

「剛才我聽他喊奸細時，他人已經衝到這裏來了，這麼……」

於是，他們趕忙進入房間察看，結果發現良玄的頭掉在榻榻米上，除此之外，房間裏已空無一人。

整個房間顯得異常的寧靜。

當時，御在所山上映着夕陽餘暉。

從武士府邸的角落裏，悄悄地出現了一百多人，包圍海瀨良玄的府邸。

這一羣人中，有十位騎士、二十位持槍的士卒、持長矛、長弓者、亦各二十位，其餘尚有穿着甲冑，灰色外掛他們在府邸周圍點燃了五十多座篝火（火把）。

「佐助、你看，他們防備森嚴，我們恐怕不易逃離此地。」

才藏向下看到那一羣火把，苦笑着說。

「是呀，你說得不錯。」

佐助看到下面的情景，亦相當訝異。

才藏和佐助二人，正躲在府邸內的銀杏樹梢，這是他們唯一能商量計策的地方。

「你瞧，他們終於闖進府邸了。」

「他們竟然包圍了倉庫。」

「或許他們還以爲我們藏在倉庫裏。」

「佐助，你看我們逃得掉嗎？」

「沒問題，如果不能逃出重圍，我就不是甲賀佐助。」

「但是我還有一件傷腦筋的事，那就是搬運一樣東西出去。」

「喔，才藏，你還會作竊盜呀！」

忍術另外有一名稱，叫偷盜術，所以有許多忍者都做了盜賊，佐助才會說才藏偷東西。

才藏辯解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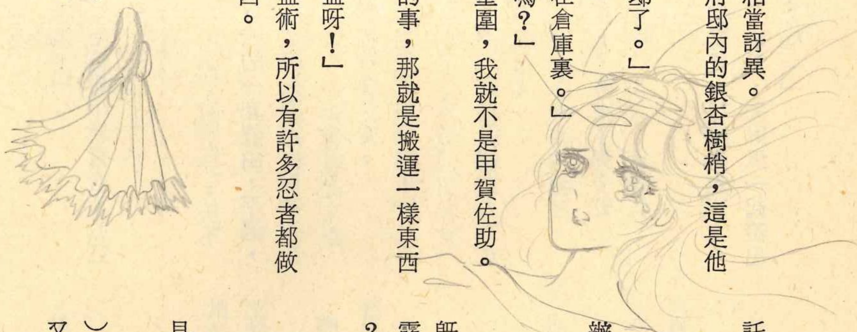
「我的東西是活的。」

「那是什麼東西？」

佐助深鎖眉頭，頗爲疑惑。

「我要救出良玄的愛妾。」

「哎呀，你眞好色。」



「並不是我好色，是小若要我帶她逃出去的，受人之託，總得忠人之事吧！」

「你不管她，不就可以逃走了嗎？」

「對方是個女的，你不覺得這樣太殘忍了嗎？」

「你就是好色，才會這樣想。到這種生死關頭，你有辦法把她帶走嗎？」

「是呀，我正在想這個問題。」

原來才藏是爲了這件事傷腦筋。

「對了，才藏，如果我們輕易地逃掉，沒什麼意思，既然那些人認爲我們是全國最高明的忍者，無論如何也該露一手，讓他們瞧瞧，然後再逃走。你有沒有什麼方法呢？是不是要用火遁法？」

「你看這個風。」

才藏伸出手掌，一陣略帶濕氣的風旋及吹了過來。

＊　＊　＊

桑名本多藩五百石矢野勘五右衞門以寶藏院流的長矛見稱。當然，親自指揮士兵。

他騎了一匹馬，快速地進入御典醫（諸侯僱用的醫生）的府邸，派幾位士卒帶槍埋伏在倉庫門前，然後，後面又部署了十二位持長矛的士卒。

「好了嗎？你們千萬不能大意，對方可是被譽爲全國最高明的忍者喔！」

矢野勘五右衞門鄭重其事地再三叮嚀。

「勘五右衞門——」

有個人，輕聲地走到勘五右衞門的身邊。

此人名叫川崎爲之助，沒有穿甲胄，只穿了一件便服和伊賀者的褲子，同時刻意地把褲脚綁緊，額上也綁了一條防汗的布條。他的職務是馬廻役（在馬邊侍護諸侯者），劍術比指導諸侯的中桐源藏，還要高明。曾經向上州馬府村的樋口又七郎定次，學習念流兵法，也學過一刀流，而重新創立止觀流派。前年，在城外的東松原、川崎爲之助和有名的東軍流武藝家——相州的井戶孫次郎比武獲勝，一時聲名大噪。

今晚，川崎爲之助是特意前來協助矢野勘五右衞門的。

「有什麼事呢？」

矢野勘五右衞門自馬背上，彎下身問走過來的川崎爲之助。

「我對你的指示，有一點意見。我想他們兩人不會在倉庫裏。」

「你是不是看到倉庫裏沒有人，才說這種話？」

「我沒有看過，但是如果不進去看一下，怎能證實我的話沒錯，因爲如果眞是兵法家，應該立刻就知道有沒有人藏在裏面。」

「哎唷，你竟然說得這麼誇大。」

勘五右衞門雖然是個長矛的武藝家，却也算是個兵法家，如今他聽到川崎爲之助說的話，非常不滿。所以他接着說：

「你是渺視我嗎？」

「我並非渺視你，只是忠告你，那兒沒有人而已。」

「你能確定那兒眞的沒有人嗎？」

「沒有。」

川崎爲之助肯定地回答。

「那麼你獨自進倉庫去看看吧！」

「進去是可以，但是我要聲明，我並非爲了和你作對，才這麼說的，我只是忠告你，在其他地方也要派兵防守，而不要掉以輕心。」

「謝謝你的忠告，不過，你先進去看看再說呢！」

「好。」

川崎爲之助走到倉庫邊，敏捷地把門打開，先窺視一下裏面的情況，然後說：

「火把借我。」

他拿了五、六支火把，又拔出刀來，隨卽一股腦地跳

進倉庫裏面。

不一會兒，川崎爲之助跑了出來，說過：

「他們不在那裏面。」

他的話剛一說完，士卒們發現在一旁的銀杏樹梢，起了一陣騷動。有一團青色的燐火，在那兒緩緩地燃燒着。

「哎呀，好奇怪的東西。」

大夥兒看到這些燐火，都嚇得直發抖。

＊　＊　＊

「不要吵、不要吵。」

矢野勘五右衞門趕緊把馬頭轉過來，說：

「你們不要怕，那是甲賀伊賀搞的小花樣，開槍射擊吧！」

於是持槍的士卒，一走向樹梢開槍。

「好哇！射中啦！」

一陣歡呼，此起彼落。

突然，一個黑影跌落在籠罩着硝煙的地上，長矛士卒立刻圍過去，想刺殺他。

「慢着，他已經死了。」

勘五右衞門跳下馬，走到屍體邊，把屍體上的黑布掀開來。

「啊，是海瀨。」

黑布裏裹着本多藩的侍醫——海瀨良玄，他的頭顱已經破裂。

矢野勘五右衞門猜想，這必然是佐助或才藏，用繩子把良玄的屍體綁在銀杏樹梢，同時燃燒預先準備好的燐片，在黑暗中發亮，使士卒們擊落良玄的屍體。

佐助貼近正屋的樑柱，觀察地上所發生的事情，不禁喃喃自語：

「才藏的計策的確不錯。」

矢野勘五右衞門逕自跑進府邸內，大聲叫着：

「喂，發生命案了，你們家主人被殺死囉。」

四下一片寂靜，顯然沒有半個人在。

其實才藏殺死良玄後，被良玄的四個家臣發現，才藏乾脆把他們四人殺死或擊昏，然後一併丟到貯藏室裏。

「沒有人在嗎？你們快出來吧！」

不久，走廊的那一端響起急促的脚步聲，有一個人跑到矢野勘五右衞門面前，跪下說道：

「我是這兒的僕人。」

「起來吧，不要多禮。既然你是侍醫的僕人，應該隨時陪侍在側，怎麽獨自一個人在這兒呢？」

「是。我立刻去點燈。」

「不必了，快到外面去吧！」

「……」

這個人剛一站起，矢野勘五右衞門卽不聲不響地倒在地上，一把利刀自矢野勘五右衞門的下腹甲冑穿過背脊。

此人迅速地穿上矢野勘五右衞門的甲冑，然後再把屍體拖到屏風後面。剛好有個武士跑進來問：

「怎麽囘事？」

「看來屋裏的人已經跑掉了。」

說完後，就跑囘院子騎上馬。

這個假裝矢野勘五右衞門的人，就是才藏，他和矢野勘五右衞門差不多高。騎在馬上，隨手將頭盔用力地往下拉了一拉。

＊　＊　＊

正屋突然亮了起來，自屋簷升起一團白煙，看來是有人縱火。

（是佐助幹的。）

才藏心裏有數。

士卒們均不知所措，才藏立刻大聲喝道：

「那個奸細在火場裏，長矛士卒去刺殺他吧，槍卒快去消滅火。」

士卒們隨着才藏離開後，佐助和小若自陰暗的銀杏樹後跑出來。

佐助穿着海瀨家僕的服裝，正要跨出大門。

「喂！」

川崎爲之助叫着，只有他一個人還留在銀杏樹旁。

「你們是什麽人？」

川崎爲之助問佐助。

「她是本家的夫人，敝人是泰平的僕人。」

川崎爲之助猜想他們大概正準備從府邸逃出去，不疑有他，所以就點頭答應說：

「嗯，沒事了，你們可以走了。」

於是，佐助就帶着小若，快速地消失在武士府邸的黑巷裏。

「小若夫人，我牽着妳走吧！」

佐助看小若喘得很厲害，關心地說道。

「不用了，但是你能不能走慢一點？」

「好，我走慢一點。」

此時，有許多人和他們擦身而過。那些人好像是附近武士府邸的家臣，正要趕去救火。

每一個府邸的門前，圍了一堆人，準備點燃篝火。

走了約三丁（三百公尺左右），佐助突然停下脚步說：

「小若夫人，好像有人跟蹤我們，我去應付一下，請

妳躲到草叢裏，不管發生任何事，千萬不要出聲。」

「好的，沒問題。」

小若表現得相當鎭定。她悄悄地離開佐助。

佐助貼在快塌下來的土牆邊，跟蹤着隨後來到佐助面前。

「喂！」

佐助叫道，跟蹤者一聽到聲音，立刻拔刀揮向佐助。

佐助縱身，跳上土牆。跟蹤者壓低嗓門說：

「我懷疑得一點也沒錯，進入本家的奸細，就是你吧！」

這個跟蹤者，就是川崎爲之助，因爲他是念流高手，不願協助矢野勘五右衞門搜捕奸細，而想獨自立功，所以才跟蹤至此。

「你下來吧！」

「好的，就聽從你的命令。」

佐助毫不在乎地笑着回答。

※ ※ ※

佐助在土牆上，看到川崎爲之助，在滿天的星光下，拉着長長的身影。

「川崎爲之助。」

佐助對着人影，叫出他的名字，使川崎爲之助大爲驚訝。

其實，像佐助這樣的忍術高手，當然會認識本多藩的重要家臣。但就川崎爲之助來說，既然已被人識破身分，如果不殺死對方，或讓對方逃走，將會丟盡顏面。

「你這們奸細，怎麼還不下來呢？」

川崎爲之助緊握小刀，擺着半蹲的招勢，準備應戰。

念流者的刀法，必須應用心理戰術，所以忍者佐助唯有擾亂念流者川崎爲之助的心神，才能獲勝。否則，儘管佐助再高明，也會被這位海盜出名的念流者，砍爲兩半。

「快下來呀！」

川崎爲之助實在等得不耐煩了。

「我可以立刻下去，但是，你要知道，你的武藝再高明，還是不懂忍術的刀法！你最好先考慮一下，怎麼樣閃避我的刀法才對。」

「哼，你們這種忍術有什麼了不起？」

「對，是沒什麼了不起。」

佐助竊笑着。隨即躍向黑暗的天空，在川崎爲之助的頭上，騰空飄浮着，一忽兒伸出雙手，一忽兒擧起右手，突然急速地往下掉落。

「呵——」

川崎爲之助迅及拔出長刀劃向黑夜，刀光一閃，好像

把佐助砍成兩段，却沒發現佐助的屍體。

揮落在地上的不過是佐助的衣服而已，而衣服內包着五片屋瓦。佐助呢，早就跳到府邸的土牆上。

「你找什麼地方，我在這裏呀！」

川崎爲之助聽到聲音，立刻轉過身去，發現有一個昆蟲般的黑色東西，正向他襲擊過來。這個東西，時大時小，在川崎爲之助的眼前打轉。

「你這個可惡的東西。」

川崎爲之助揮刀砍下那個小東西，當他再度出手時，他的長刀竟飛到遙遠的右方，而頭顱頓時被劈爲兩半，無聲無息地倒在地上。

（大概死了吧！）

佐助緩緩地擦拭刀上的血跡，然後走向小若躲藏的草叢裏。

※ ※ ※

佐助帶着小若，往海邊走，那是佐助和才藏約好的地方。

此時，月亮正悄悄地自漆黑的海邊昇起。

「你那個朋友，現在會在那兒呢？」小若輕輕問道。

「我們一直在海邊走，遲早會遇上他的。」

突然，一個躺在沙灘上的黑影快速地坐起來，低聲說：

「我在這裏。」

「喔——」

佐助和小若立刻走過去，坐在才藏身旁。

「才藏，後來事情怎麼了？」

「沒什麼，你放了火以後，我就騎着馬跑出府邸，一邊跑，一邊把身上的東西甩進鄰近的府邸圍牆裏，明天早晨，府邸的人發現了，一定會吃驚的。有的府邸會發現頭盔，有的府邸會發現甲冑掛在松樹上，有的甚至護手在窗外的走廊上。」

才藏得意洋洋地數說着。佐助就警告他的：

「如果順着這些丟下的甲冑，探究起來，他們一定會知道我們到海邊來。」

「我不會那麼大意，我是騎往相反的方向，把甲冑統統甩掉後，才徒步到這裏的，……現在我們打算怎麼辦呢？」

「我打算從海邊越過七里的海路到熱田驛站。」

「船呢？」

「桑名甲賀者應該早就準備好了。」

「呃，你這個人做事還蠻周到……但是——」

才藏轉過身去望着小若，說：

「以後妳打算怎麽辦呢？」

「不管以後你到什麽地方，我都要跟着去。」

小若溫和地笑着。

才藏經她這麽一說，內心頗爲困惑。說實話，才藏對小若，除了知道她是海瀨良玄的外室之外，就一無所知了。

「那樣不行啊！」

「不行也得行，我小若不論你到那兒，都要跟着。」

「妳沒有親戚朋友嗎？」

「沒有。」

「那麽在府邸發生的事，妳不但看到了，也知道我們的眞實身分。妳是個女人，萬一受傷了，如何是好？」

「我在這個世界上，也沒有什麽可以投靠的地方，就是死了也不後悔。有沒有什麽事情可以讓我爲你效勞呢？」

（哎，眞是個奇怪的女人。）

小若說她沒有親戚朋友，就這樣輕易道出身世，實在是一個來歷不明的女人，令人不可思議。

「佐助，你看怎麽辦呢？」

「沒關係，我們帶她走好了。」

不知爲了什麽，佐助一直在偸笑着。

※ ※ ※

過不了多久，海上出現了一艘船隻，船伕好像都是甲賀者。馭船把他們三人接上船後，立刻揚帆航行。

帆上夜空，月亮懸掛着。

「眞巧，船逆風航行。」

佐助很難得在船上喝了酒，所以神情頗爲愉悅。

「小若夫人，夜晚的潮風對身體不好，妳趕快去休息吧！」

佐助脫下自己無袖的外掛，蓋在小若的膝上。

小若並沒有道謝，只是微笑着對佐助說：

「佐助大爺，你一定會冷的。」

「沒關係，我的身體不怕寒暑。」

「那麽，才藏大爺——」

小若對着才藏說：

「小若也要你的外掛。」

「爲什麽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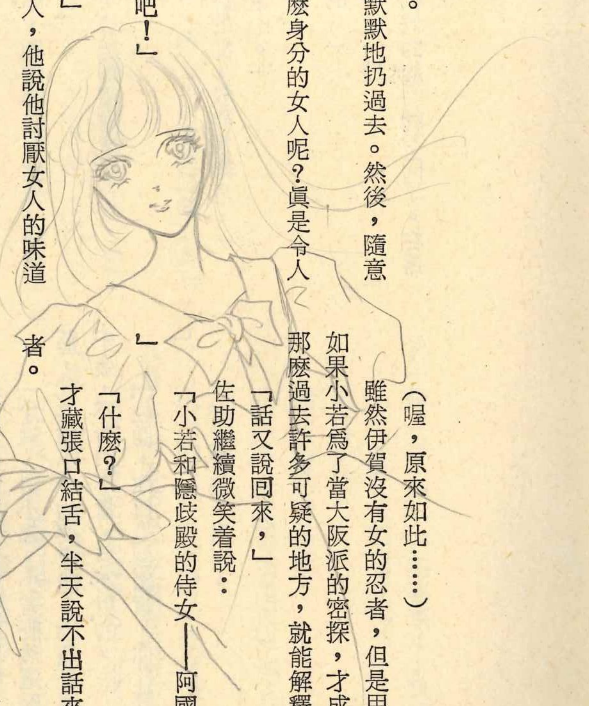
「聽說夜晚潮風對身體不好。」

小若的豐頰上呈現一抹妖艷的神韻。

「有了一件外掛，就够了嘛！」

才藏不解地回答着。

「哎，你怎麽說得這麽無情。」



小若瞪着他，不滿地說着。

才藏不得已，脫下外掛，默默地扔過去。然後，隨意地躺在甲板上，

自忖道：（小若究竟是什麽身分的女人呢？眞是令人百思不解。）

「如果你要休息的話。」

小若站起來，說：

「我的膝蓋借給你當枕頭吧！」

她走到才藏身邊，坐下。

「不用了，借給佐助吧！」

「不行，佐助大爺是個怪人，他說他討厭女人的味道。」

「咦，小若，聽妳的口氣，好像很早以前就認識佐助。」

小若突然沉默不語，一會兒，才說：

「你知道嗎？」

「把妳的心事告訴我吧！」

「那麽你不能……」

小若正要說些什麽時，佐助從旁制止她，說：

「才藏（，我告訴你吧，）小若夫人是甲賀忍者的望族——望月家的千金。」

（喔，原來如此……）

雖然伊賀沒有女的忍者，但是甲賀似乎有女的忍者。如果小若爲了當大阪派的密探，才成爲海瀨良玄的愛妾，那麽過去許多可疑的地方，就能解釋得通。

「話又說回來，」

佐助繼續微笑着說：

「小若和隱岐殿的侍女——阿國是同父異母的姊妹。」

「什麽？」

才藏張口結舌，半天說不出話來。原來阿國也是甲賀者。

翌晨，船駛進尾張宮碼頭——東海道首屈一指的驛站。越過碼頭上的紅門，佐助看到滿街熱鬧的人潮，異常興奮。

「佐助，你最好離我遠一點。」

「爲什麽？」

「因爲你穿那種衣服，不太適合跟我走在一起。」

「喔，原來如此。」

佐助看到自己這一身打扮，只好苦笑。因爲他一副跑江湖的裝扮，當然不能和武士裝束的才藏，並肩而走。

「說實話，我正預備穿上武士眼，充當一對夫婦的僕

人。」

「怎麼說是『夫婦』呢?」

「喂，先別生氣，這件事小若也默許。其實，當初帶小若逃出桑名府邸時，我就有這個意思了。」

「你說什麼，我聽不懂。」

「我是說，我要你和小若結爲夫婦。小若也說過，如果能作伊賀第一忍術高手——霧隱才藏的太太，她將引以爲榮。」

「那不行。」

才藏回頭看了小若一眼。

小若戴了一頂胭脂色的笠帽，她的穿着，就像一位武士夫人，正在旅行。

「小若，剛才佐助說的話，妳聽到沒有?」

「聽到了。」

「妳要作我的太太?」

「是的，如果才藏大爺准許的話，我非常樂意。」

「但是僅止於這次的旅行途中。」

「不行啊!」小若搖着頭說：

「我是準備和你白首偕老的。」

佐助經她這麼一說，嚇了一跳，說：

「等一等，小若，那樣和我們的約定就不同了。在這次的旅途中，霧隱才藏是要假扮肥後阿蘇大宮司家的家臣——齋藤縫殿的身分，還需要一位齋藤縫殿夫人。除了妳，沒有其他的人，所以我才拜託妳，在這次的旅途中，充當一下夫人而已。」

「如果這樣的話，我要從這裏回去。」

「回到那裏去呢?」

「我要回到大阪隱岐殿那兒，向她訴說佐助大爺這樣對待我。」

「哎唷，那可不行。」

佐助緊張起來，立刻對才藏說：

「才藏，對不起，小若既然這麼說，如果你不介意的話，就答應小若的要求吧!她還是甲賀望族——望月族的千金，不會門不當、戶不對的。」

「佐助，你眞是個蠢貨，你什麼時候開始當起媒人?」

才藏突然笑了出來。

蟋蟀刀法

到達參州岡崎時，已經是第二天了。

越過東海道最大的矢矧橋左邊，可以看到岡崎五萬石本多家的城堡。

他們三人並沒有去城堡參觀，過了橋就往右轉，走了五丁左右(約五百公尺)，來到門徒宗的西福寺院門前。

「聽說三河的門徒寺非常大，果然不錯。現在看起來，眞像個城堡。」

門徒宗是戰國末期，新興的強大宗教，由一向宗、淨土眞宗、眞宗，本願寺宗等各宗派集合起來的。

宗祖叫親鸞，是鎌倉時代的傳奇人物。當他在世時，還沒沒無聞，一直到他死後兩百年，第七代的子孫——蓮如、才盛極一時。不但具有強大的武力，還和戰國諸豪相爭。

難怪門徒宗派的寺院，連一個小寺院，也建築得像個小城廓。

西福寺的周圍，是用高大的石牆和木牆建築的。裏面有一條深溝，和一座觀望樓——鼓樓。

「今晚要在這兒過夜嗎?」

才藏問佐助。

佐助甚爲愉快地說：

「其實，這個寺院是東海道大阪甲賀者的分舵。」

「分舵?」

「是的，這家寺院有一位西念僧侶，曾經被豐臣家照拂過，所以西念僧侶就把寺院借給他們做分舵。」

「會不會發生和海瀨良玄同樣的事件呢?和尙和侍醫一樣，都是不能大意的。」

「大概沒什麼問題。」

「佐助，你眞是個敦厚的人。」

「這樣才好，像你那樣老是懷疑別人，就做不了事情了。」

「懷疑別人，是伊賀者的習慣，不是我獨創的。」

他們三人被帶到大廳後，一位七十開外，頗爲慈祥的老僧——西念，非常殷勤地款待他們。

「你們不用客氣，盡量在這兒享用。萬一不幸被德川家康發覺，我這條老命也沒什麼值得惋惜了。」

西念離開後，佐助對才藏說：

「明晚，有二十位左右的東海道甲賀者，會在這兒集

合，因爲家康隱居的駿河，越來越接近這兒，所以我們要商量如何潛進城裏。」

「時機快要成熟了。」

「如今岡崎以東，已經是敵人的勢力範圍了。」

佐助正襟危坐地說道：

「今晚你和小若兩人，好好地枕邊細語一番。」

「喂，佐助、你不要開玩笑。」

才藏面露不悅之色，正言道：

「你不要搞錯，我和小若只是在旅途中，做一對形式上的夫婦而已。」

「喂，霧隱才藏。」

佐助板起臉，用平生難得一見的嚴肅表情，說：

「這是騙不了人的，如果沒有行周公之禮，態度、言談間，都會不自然。對不對、小若？」

※　　※　　※

一個小僧侶帶著才藏和小若來到正殿後面的別墅。裏面只有一件棉墊。

「小若，妳就睡在棉墊上吧！」

小若笑著，細聲說：

「才藏，你呢？」

「我呀，什麼地方都可以睡。」

「你這個人，實在令人想不透。」

「爲什麼呢？」

「你那麼怕我嗎？是不是你和我有了夫婦關係後，會讓你帶來許多困擾……、比如說——」

「呃？」

「比如說，你有了愛人。」

小若瞪了他一眼。

很意外的，小若這種眼神竟和阿國非常相似。

「我要問妳一件事。」

才藏轉變話題，說：

「妳說過，妳和隱岐殿侍女——阿國是同父異母的姊妹？」

「是的。」

「那麼妳知道妳姊姊阿國和關東派同謀？」

「佐助告訴我這件事時，確曾使我吃了一驚。」

小若神色自若地囘答著。

「如果阿國眞和關東一派同謀，妳是阿國的妹妹，應該也會被人家懷疑。但是妳那麼安然自在，是不是有什麼原因？」

「呵！呵！呵……我和阿國是姊妹，這件事除了佐助，連隱岐殿的人都不知道，他們怎麼可能懷疑我呢？」

據小若所說，小若的生父——伊賀的望月喜太夫是故太閤（豐臣秀吉）的忍者。喜太夫賜領伏見城的府邸時，和豐臣秀吉的侍女——幾野、發生關係。幾野是祐筆（書記）佐治助右衞門的女兒。她懷孕後，立刻稱病囘家。佐治助右衞門追問幾野，孩子的父親是誰，幾野始終不肯透露，生下阿國以後沒多久，就病歿。因此，佐助右衞門夫婦對待阿國，視同己出。而阿國也未曾懷疑過自己的身世。佐治助右衞門死後，阿國被佐治助右衞門的好友——隱大野修理亮（治長）收養，成爲大野修理亮的妹妹——歧殿的侍女……。

「這麼說來，阿國到現在還不知道她生父的名字，以及妳和她是姊妹的關係嗎？」

「不是，後來我父親見到了阿國，就把一切事情的眞相都告訴她了。」

「喜太夫現在還住在甲賀嗎？」

「是的。」

「身體健康嗎？」

「聽說現在一天還可以跑二十里，而且分派部下到各地從事密探工作。」

「嗯……我知道了。」

「你知道什麼呢？」

「我知道一切了，你父親望月喜太夫，把兩個女兒，一個賣給關東派，一個賣給大阪派。」

小若抓住機會，趕緊說道：

「我已經把這些秘密都告訴你了，所以以後我絕對不離開你，你要先有這個心理準備。」

「什麼心理準備？」

才藏側過頭，看了小若一眼。

「才藏，你是個伊賀者。如果甲賀者的秘密，被伊賀者知道了，事情就不會那麼簡單。所以，你一定要將我當成你太太。」

「哎呀，你這麼說，眞叫我爲難，我並沒有請求妳洩露你所謂的『秘密』，是妳自己透露的，怎麼說洩露秘密，就要我有心理準備，實在讓我不知所措。」

「那是——」

小若突然以調皮的神態，說：

「糟糕，說實話，我並沒有那種意思，只是想依照剛才佐助所說的，至少在到達駿河的旅途中，爲你效勞而已。」

「眞的嗎？」

「眞的。」

「不管怎麼說，甲賀者實在令人害怕，他們到底有什

麽企圖，也頗令人費解。」

才藏不想侵犯小若，因此隨卽步出房間，讓小若獨自一人留在屋裏。

翌日，佐助走進房裏，四處張望，然後對小若說：

「昨晚妳一個人睡嗎？」

「是的，也許是我的能力不够。」

「看起來才藏是有意在防備，伊賀者的心意眞是捉摸不定。」

佐助委實心神難安，看來，目前只有靠他們兩人這一份情誼，才能够抓住才藏的心意。才藏和眞田幸村，旣沒有主從關係，對豐臣家，也沒有恩義在身，才藏只是本著「擔當大任」這種伊賀者獨有的義氣，而從事潛入駿河城的艱辛工作。

「小若，妳沒聽說過，女人具有魔力嗎？請妳無論如何要與才藏行周公之禮。」

「才藏心目中一定另有女人。」

「妳不用擔心，這世上沒有一位女人，能够奪取伊賀者的心，如果有的話，除了小若以外，還有誰呢？」

「呵！呵！佐助，你眞可憐。」

「爲什麽？」

「你不會了解男女之間的事情。」

「那有這種事？」

佐助苦笑著。

此時，佐助脚下的地板，連續發出了三下聲響，佐助隨卽用食指回敲兩下，突然草蓆緩緩地自下面翹起，一位男人伸出頭來，他就是佐助的部屬甲賀者。

＊　＊　＊

從草蓆下面出現的這個人，說：

「我已經從龜山城牢獄，把晴海僧大人救出，現在來到寺院外面，要怎麽處理呢？」

佐助苦喪著臉，頹然地說：

「晴海僧大人。」

雖然佐助命令部屬到龜山城，搭救晴海僧，但是他並打算帶這位粗獷的人到駿府去，因爲這一段路程相當重要。

「萬一晴海僧擾亂了重要的任務，那就糟了，你乾脆逼他回去紀州九度山吧！」

「是。」

這位甲賀者，正要離去，佐助又急著擺手，吩咐道：

「你要對他客氣一點，那位僧侶大人的個性怪異，千萬不能惹他動怒，你好好地奉承他一番，再圓滑地趕他回去。」

「是的，我會。」

草蓆恢復原狀後，紙門也在此時打開了。

三好晴海僧站在那兒。

「佐助，剛才的話，我都聽到了，你爲什麽要趕我回去呢？我也有我的立場，如果不到駿府城去立下功績，那有做武士的顏面？」

「等一等！」

「我不聽你辯解，你剛才說的那些廢話，再讓我聽到，我會用這把法杖把你打得稀爛。」

「對不起。」

「我不是要你道歉，我是要你帶我去駿府，我力大如牛，對你們一定有幫助。」

「哎呀，你饒了我吧，以後的任務，已經不需要你這種超強的勇士，這些事讓我們忍者來處理吧！」

「我的主人，命令我去駿府，如果我從岡崎徒然無功地回去，將不得不切腹自殺。佐助，你是不是要逼我這位僧侶切腹自殺呢？」

經晴海這麽一說，佐助這個原本厚實的人，更是不忍逼迫他，只好說：

「旣然這樣，我帶你一起去吧！」

「呃，這樣才像話。」

晴海非常高興。突然一轉身，看了看小若，說：

「唉！眞漂亮，妳叫什麽名字？」

「小名叫小若。」

「我叫三好晴海，妳是佐助的情人嗎？」

「不是。」

「那麽妳是才藏的情人吧！」

「我是霧隱才藏的太太。」

「妳不用騙我，那位才藏是伊賀者，伊賀者那有太太，我看妳是這個城裏的妓女，我們握握手吧！」

晴海說完後，就抓著小若的手。

「啊！」

突然，晴海一陣呻吟，臉色變得蒼白，額上也沁出汗水。

「晴海大人，你還是乖一點吧，如果不乖，我就不放手。」

小若反扭晴海的小指，對他冷笑著。

黃昏時分，小若正要渡過迴廊如廁時，似乎覺得有人隱藏在院子裏，於是就向院子觀望了一會兒。

（……）

但是又感覺不出有什麽異樣。

漆黑的草叢裏，有五個石塊，兩塊直立，三塊平臥，

和白天時一樣，但是這堆石影似乎很沉重。

小若再一次注視這些石頭。突然，五塊石頭緩緩地移動，原來他們是甲賀者，各個穿著忍者的裝束，跨過草叢，走近小若，同時向小若頷首作揖，因爲他們都知道小若是甲賀望月家的千金。

其中一個人問小若說：

「小若小姐，佐助大人是不是住在這個房間裏？」

小若點點頭，然後問道：

「還有其他的人呢？」

「從海道各個驛站，三個、五個的集合，一定會有人慢一點才到。」

「你叫什麼名字？」

「我是藏在駿府城下的小石的又次。」

「是又次嗎？辛苦你了。」

「那裏，我們要離開了……。」

他們沒有上去窄廊，而悄悄地進入地板下。因爲唯恐寺院的人發覺他們的行蹤，所以從佐助房間的地板下進入。

一會兒，又有三個黑影自圍牆的另一端爬過來，默默地跳進寺院裏。

……，二十位甲賀者在佐助房間裏集合。直到最後，才看到才藏推開紙門，意態闌珊地走了進來。

「喂，才藏，你到那裏去了，我正在擔心你。」

佐助異常興奮地接著說：

「昨晚你還是沒回到房間裏？」

「我在正殿阿彌陀佛像的後面睡覺。」

此時，小若露出異樣的神色，看著才藏。

佐助向大家介紹才藏說：

「這位是伊賀的霧隱才藏，希望你們多多關照，一路上，他假扮阿蘇大宮司家的家臣——齋藤縫殿，而小若充當他的太太，我是他的家僕，你們知道了吧！」

大夥兒默默地頷首稱是。

「才藏，駿河大御所（家康）現在住在城裏嗎？」

「是的，目前他住在城裏。」

「身體健康嗎？」

「聽說連感冒都沒有，有時也會狩獵。」

「呵，這位七十歲的老翁，還有這種雅興？」

「他可能想，在大阪的豐臣家滅亡以前，無論如何都得活下去。」

「那麼想暗殺大御所，是不是利用他獵鷹時去襲擊？還是暗中潛進城裏去殺害他？平常他獵鷹時，大概帶多少侍從呢？」

「除了獵鷹助手，大約還有五百位武士。」

「五百位嗎？戒備得相當森嚴，我想還是用忍術，趁著黑夜，躲到他的寢室之外，別無他法。」

＊　＊　＊

「佐助大人，你瞧，這是駿府城的地圖。」

小石的又次拿出一張圖面給佐助看。

那不是一張完整的地圖，他們搜集外界的傳聞，加上忍者獨有的「進城」知識，從城外想像城內的構造，而繪製成的圖面，所以有許多空白的部分。

「大御所的寢室在什麼地方？」

「我不敢確定，大概在正城廓內的桔梗殿吧！」

「桔梗殿？有這種名稱的御殿嗎？」

「沒有，這個名稱是我取的，我聽說他大概位在這附近。」

小石的又次指著圖面說：

「聽說御殿的周圍，有廣大的院子和池塘，院子的角落還種了一株奧州桔梗，所以我把這個御殿取名桔梗殿，除了這棟房子，沒有一棟房子配得上大御所居住。」

「但是依據這個地圖，就是潛進城內，能不能到達桔梗殿，還是個問題。」

「佐助，你聽我說。」

才藏從旁打岔說：

「有了這張地圖就够了，我們先潛進城裏，再臆測御殿的方向，慢慢去摸索，也許我們會在城裏隱藏十天，等待時機。我們的目的，不是繪製完整的地圖，殺死家康，才是眞正的目的，所以除了潛進城裏，沒有其他辦法。」

「聽你這麼說，我就放心了。」

佐助瞇起雙眼，接著說：

「以甲賀者的人數來繪製地圖，也只能做到這種程度而已，以後就要靠你的力量。既然你麽說，我眞是感恩不盡。」

「佐助，你那張伶牙俐齒嘴巴，我不敢領敎。」

才藏露出愉悅的神色。

「你要知道，我說的是實話。」

然後，他們仔細地研究聯絡的方式，忍術用的道具，以及潛進後的食糧問題等，費時約一刻左右，始告完滿。

快結束討論時，小石的又次突然說：

「我還擔心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呢？」

佐助用甚爲溫和的口吻問著。

「聽說大御所的忍者——獅子王院，住在駿府城裏。」

「什麽？獅子王院住在那裏。」

佐助突然緊張起來，接著說：

「你爲什麽不早告訴我這件事呢？聽說獅子王院這個人，能够獨自攻下一座小城，你的消息是不是確實呢？」

獅子王院原來是甲斐武田信玄的忍者，武田家滅亡後，有人說他已死了，也有人說他看破俗塵，隱居在信州戸隱山。所有忍者的同行，也不知道他究竟是伊賀者，或是甲賀者，甚至無人看過他的臉孔，可以說是個傳奇性的忍術高手，而他的名聲亦不脛而走，流傳至今。

「他爲家康效勞嗎？」

佐助充滿驚懼的眼神。

＊　＊　＊

「才藏，這件事相當棘手。」

佐助轉頭，對才藏說：

「獅子王院以前是甲斐的忍者。如果他現在護衞着大御所，那麽剛才我們所做的計劃，都屬於無效了？」

「我仍然不太相信這件事情，獅子王院不是在武田家沒落後，成爲戸隱山的隱士？」

「但是大御所曾經是天下第一勇者——武田家的遺臣，所以獅子王院從信州戸隱山，到駿府城來，並非不可能的事。」

「那麽，佐助，你是不是聽到獅子王院護衞家康，就想放棄暗殺家康的計劃？」

「不是，我絕不會這麽做的。」

「這麽說來，你還有什麽好擔憂的，先把獅子王院殺死，事情不就解決了？」

「殺死獅子王院，你辦得到嗎？」

「我不能確定，但是不得不試試看。我們不太瞭解城裏的情況，所以如果和獅子王院爭鬪的話，我一定會輸給他。」

「眞的，那糟了。」

「你不用著急，我們只要用計謀，騙他到城外，事情就好辦多了，你那兒有沒有紙？」

「有，只要紙就够了嗎？」

「是的，現在把這張紙塗上濃厚的藍色顏料。」

一切準備就緒，才藏提筆醮了大量的墨汁，在藍紙上畫了一個「卍」符號。

「喔！喔！這就是才藏的忍術標誌。」

每一位忍者，都有屬於自己的忍術標誌。猿飛佐助的忍術標誌，是在鮮紅的紙上，畫上「申」的符號。

「申」是十二生肖中獅子的表徵。

其他尙有畫上「鯽魚」、「人的左耳」、「小指」、

「青蛙」等，作爲忍術標誌。當甲賀忍者到達城外時，把自己的標誌貼在街道的某一角落，供陸續跟進的同伴知道，可以說是聯絡的信號。

「獅子王院是個忍術高手，一定會知道我的忍術標誌是青藍色紙，畫上『卍』。今晚，你把這個偷偷地貼在駿府城正門前的橋頭上。」

「那樣有什麽作用？」

「獅子王院知道這是意味著挑戰，至少他會了解霧隱才藏已經到了駿府城外，正在策動一件事情。」

「如果他知道了呢？」

「他會想殺死我。」

＊　＊　＊

「然後呢？」

「獅子王院一定會想盡辦法找到我，再殺了我。」

佐助嘆口氣，同時點著頭說：

「這就是你設計的陷阱嗎？」

「是的，所以我們不必費太多精神去找他。」

「假使獅子王院的武術比你高強的話，怎麽辦？」

「頂多被他殺死。」

佐助屏住氣息，沉默了一會兒，才說：

「你不在乎嗎？」

「不這樣，怎能說是忍者呢？就是現在死去，能够取悅於人，也是値得。」

「什麽，取悅於人？」

佐助張大眼睛，只見才藏蹙著眉宇。

「我不是開玩笑，你也一樣，如果不能爲知己者死，就不算是個忍者。忍者所以不同於其他武士，就在於具有這種精神。」

「如果死能取悅於人，那麽活在世上，也算是取悅於人吧？」

「是的，佐助，你終於領悟其中的道理。」

才藏拍著佐助的肩膀，顯得格外地激動。也許是和武術高手——獅子王院，一決生死，而按奈不住內心的喜悅，才會如此異於常態。

翌晨，才藏一行人，自岡崎出發。

東海道沉浸在一片清涼的秋色中，微風輕吹湖面。

佐助假扮才藏的僕人，扶著纖弱的才藏夫人——小若，走在街道上。

晴海仍然是僧侶的打扮。

才藏頭戴深長的笠帽，很神氣地走在前面。

「佐助，你瞧那個人。」

晴海用下顎對著才藏說：

「這個人眞是氣勢非凡，你看他走路的模樣，那麽沉著、鎭定，就知道他不是普通人。」

「那麽你覺得我怎麽樣呢？」

「你看起來就差多了，比起才藏，你就像個武士的家僕，或是跑江湖的藝人。」

佐助忍不住笑了起來。

「有什麽好笑呢？」

「這就是才藏的缺點，一個忍者，不能鋒芒太露，引起旁人的注意，應該像輕風，游絲那樣飄忽不定才好。」

「但是，佐助先生，」

一直默不作聲的小若，辯解道：

「才藏大爺是爲了要引誘獅子王院，才如此的，以便使對方一眼就看出他是伊賀的霧隱才藏。」

忽然，有一位差役般的男人，快速地走過去，佐助認出他是一個忍者。

「晴海大人，我們不能大意，剛才那個人一直在我們背後注視著。」佐助輕聲地說。

他們越來越接近敵人的勢力範圍。

「唉，不知道我們能不能活著回去。」

佐助意味深長地感歎著。

＊　＊　＊

到達駿河岡部驛站，太陽正高懸在天空。

才藏在房間甜息，佐助走進來，說：

「獅子王院的部下好像已經在街道上出現了，我看到好幾個這種模樣的人，而且我們的甲賀者，也獲悉這項消息。」

「那麽獅子王院已經發現我們這一行人了吧！」

「對，我想大概是這樣。」

「嗯。」

「才藏，下一步該怎麽辦？」

「我想一想看。」

才藏雙手環抱，看著窗外的宇津峽谷。

宇津峽谷長達二里，是東海道連接箱根，最艱險的一段峽谷。路面很窄，只容得下一匹馬通行，兩旁的樹木參天，竟日不見陽光。

才藏一直凝視宇津峽谷，思索半晌，然後說：

「如果越過這條峽谷，再經由鞠子，而能到達駿府，那麽這條峽谷，可以說是護衞駿府城的西方屏障。這條峽谷很窄，獅子王院很可能將我們圍困在那兒，然後輕而易舉地解決掉。」

「對，有這個可能。」

「佐助，宇津峽谷有沒有捷徑可走？」

「如果繞過偏遠的朝比奈，有一條樵夫走的路。才藏，你是不是想避開宇津峽谷逃走呢？」

「我不是逃走。今晚，我想和大家分手，獨自走這條二里長的宇津峽谷，如果途中遇到獅子王院的部下襲擊，我會統統把他們殺死。」

「你不打算帶我去嗎？」

「我想單獨一個人去，而且準備在夜晚，將敵人全部殺死，有同伴在，反而礙事。你和我一起出發，走過捷徑，在峽谷的那一端和我會合。」

「嗯，我知道了，在牧之谷的村落後面，有一座山，山上有一間荒廢的寺院，我們就決定在那兒會合吧！」

「好，但是——」

才藏揚起手，指著隔壁的房間，大聲說：

「晴海僧和小若，他們兩個人要待在這裏。」

「……」

晴海聽到才藏最後那句話，急忙趕到才藏的房間，叫著：

「喂，才藏……」

晴海傻呼呼地楞在那兒。

因爲，才藏和佐助早已消失得無影無蹤。

＊　＊　＊

星星在夜空裏，顯得格外地閃亮。

才藏騎著甲賀者早已準備好的馬匹，形單影隻地開始邁向宇津峽谷。

伊賀有一種忍術，叫做「夜馬之法」。

宇津峽谷的兩側，杉樹高聳。才藏騎著馬，穿過濃密的杉樹，只見成串的鼯鼠，不斷地從樹的這一端跳到另一端，有些鼯鼠還跳到才藏的身上、臉上，才藏只得用馬鞭抽打鼯鼠，但是始終無法阻止鼯鼠的侵襲。

經過無數次的干擾，才藏忍無可忍，拔出腰間的長刀，向空中揮去。

（終於出現了。）

才藏發現獅子王院的忍者，躲藏在樹叢裏，他們一面穿梭自如，一面伺機斬殺馬背上的才藏，這是伊賀、甲賀所沒有的忍術，才藏越來越無法想像獅子王院的忍術。不過，此行的目的是要誘導敵人，所以才藏仍然鼓起勇氣，繼續飛馳在宇津峽谷道上。

突然，前面的峽谷道上，一片通明。才藏看到杉樹裏出現一大團火焰，緩緩地向才藏飄飛過來，

（是不是障眼的火焰呢？）

才藏地靜冷注視火焰，發現它不會消逝。閉上雙眼，也能透視它的亮光，實在是一種不可思議的東西。

（他們竟有這種奇特的干擾法。）

這也是伊賀、甲賀所沒有的忍術。

才藏提高警覺，唯恐集中精神於這一團火焰，使對方有襲擊的機會。所以快馬加鞭，想衝過火焰。但是這一團火焰，先是在才藏眼前，左右跳躍，然後又繞到後面，跟隨而來。

才藏立刻揮起馬鞭，向山坡奮力飛奔過去。只見一匹馬獨自住前衝，馬背上已經看不到才藏的影子，空中的火焰突然覆蓋馬頭，馬兒驚懼得不斷嘶叫，前腿高舉。

才藏躍下馬，伏在地面。這時，他才發現一個黑影，飛躍在各樹梢，同時將火焰擊在長竿上使它浮游於半空中。

＊　　＊　　＊

（伊賀也沒有這種忍術）

才藏暗自忖度。當他踏下馬背時，揮出手中的十字刀然後再騰空躍到老杉樹枝上，一個正在渡越另一端樹梢的黑影被射中，跌落在地上。

而馬呢……

才藏的馬，衝到遙遠的彼端，馬上背着一團黑布裏的稻草，這是混淆敵人耳目的唯一方法，如果不這樣來觀察他們的動靜，在這麽黑暗的地方，才藏無法決定如何下手。

（好吧，我耐心地等待吧！）

才藏身體緊貼樹幹，正侍機行動。

被十字刀射殺的黑影，倒在距離才藏十間左右（約二十公尺）的路上。他手上的火把，已經燒盡，冒出白煙。

（這個人可以一面揮舞火把，一面縱躍各個樹梢，如果不是高明的忍者，是無法做到的。不過，他已經死了。）

才藏猜測這個黑影的舉動，爲「鼯鼠忍術」。他曾經聽說過，關東的忍者當中，有一羣風魔的血族集團，以縱躍在樹叢裏見稱，有一支軍隊，迷失在山間，就是不堪風魔的困擾，才卸下武器，奪命而逃。

（那麽，究竟那位傳奇性的忍者——獅子王院，是不是風魔呢？）

才藏躲在樹叢裏，觀察地面上的動靜。

一個矮小的黑影，悄悄地走到死者身旁。

（原來這個人是死者的同伴。）

那個人確認周圍沒有敵人後，一脚跨過死者，然後把死者的頭顱砍下來。

（也許這就是風魔的慣例吧！）

那個黑影抓了頭顱，以驚人的速度，埋葬在山坡上。

正要脫逃時，才藏先他一步，從樹上踏到那個人的肩上，刺了一刀，黑影立刻倒在地上。

才藏在峽道飛奔，叫道：

「風魔們出來吧，我霧隱才藏在這裏，如果你們想和我這個伊賀者比武的話，準備好就出來吧。」

才藏的聲音，廻響在山谷裏，周遭的樹叢，隨卽引起一陣騷動。

兩個黑影踏下來，才藏閉起眼，向前後揮刀砍殺，一晃眼之間，才藏已消失得無影無踪。

＊　　＊　　＊

峽谷道上立刻倒着兩具屍體。

……此時，又出現一個風魔。

他的動作，像一隻動物那樣矯健，從樹叢裏踏到屍體的身邊。

一忽兒，聚集了六個風魔，其中一個人，依照慣例，把同伴的屍首砍下，其餘的人，則圍繞着中央坐陣。

樹叢裏，到處響着酣睡的鳥叫聲，可見還有一羣風魔躲在裏面。

究竟寢鳥是風魔呢，還是風魔才是寢鳥呢？

才藏大膽地緊靠距離風魔只有二十步遠的懸崖邊，屛住氣息，仔細觀察着。

「屛氣術」是伊賀者自古卽流傳下來的忍術之一。他們一面念着隱形咒，一面集中注意力，慢慢減少呼吸，一直到完全屛息爲止，卽使鼻孔前吊着棉花屑，也是一絲不動。

風魔們未曾發覺才藏已經隱藏起來，低聲談論道：

「究竟會消失到什麽地方呢？」

才藏聽到這些風魔說話的口音，不像日本話，和韓國口音有一點類似。

有人以爲，風魔是由一羣號稱「亂破」或是「水破」的野盜集團出身，後來才學習忍術。

另有一種說法是，戰國時期，從朝鮮或中國大陸上流亡到日本的集團，流浪各地，以表演技藝糊口，其中某一血族集團，學習幻術及忍術，被各地部將僱用，以後才演變爲風魔。

其實，才藏對這羣風魔的來龍去脈，並不感興趣。他一心只想着如何殺盡風魔，逼使首領——獅子王院孤立，然後刺殺獅子王院，再潛進駿河城裏。

（六個風魔……）

才藏數着峽道上風魔的人數。

（如果現在下手，必然可以一網打盡。）

殺死六個風魔，才藏有十足的把握。問題是，他要如

何應付那一羣躲在樹叢裏的風魔呢？說穿了，六個風魔站在那兒，不過是誘餌罷了。

「起火吧！」

站在中央的風魔，向其他五個人命令着。

峽道上立刻燃起巨大的篝火，也許是加上油的關係，熊熊地篝火顯得格外不尋常。

「投過去。」

風魔們把沾了油的木柴，投向遙遠的峽道上，每一枝木柴畫了個相當漂亮的弧形，分別跌落在間隔三間的峽道上，一晃眼，前後兩丁（每一個約一丁約一百公尺）的路面，立刻火光通明。

（到底是怎麽一回事？）

才藏頓感疑惑，他親眼瞧見這些幻術般的火焰，果然應驗了傳說中風魔們的高明火術。

（而且——）

才藏目瞪口呆地看着跌落的小火把，旺盛的燃燒着。

（它們不過是普通的木柴而已，火怎麽會燃燒得如此旺盛呢？難道是裝上煙硝，或是在每一枝木柴內塞了油布呢？）

才藏彷彿在觀賞一齣精彩的火舞，火焰不斷地從空中飛馳過去，有一枝小火把落在才藏的腳下，才藏始驚覺到目前不是束手觀舞的時候，風魔們不是玩火取樂，而是爲了尋找才藏，才要這個花招。

（究竟該怎麽辦呢？）

才藏緊貼懸崖深陷之處，急得不知如何是好。

（四周被照得越來越通明。）

再下去，才藏的人影，遲早會被他們發現。

（糟了，這樣不行。）

才藏抬頭，發現每一棵樹的樹梢，都有風魔躲在裏面，拉開弓矢，正伺機射殺，如果才藏被他們發現，一定會有無數支弓矢，往他頭頂上射殺過來。

（看來這次，我是輸定了。）

才藏苦笑，順手抓了一把雜草。

（只能聽天由命了。）

才藏奮力躍向崖邊。

（如果我輸給這羣異族的風魔，一定會喪盡我這位伊賀才藏的顏面。）

才藏避開峽道上的火光，躲到樹幹背後，然後快速地爬上去，正好有一個風魔背背對着才藏，蹲在那裏，才藏伸手用力掐住風魔的脖子，風魔只作些微的掙扎，就斷氣了。

（好像已經死了。）

才藏穿上風魔的黑色裝束，剝下自己的衣着，穿在死去的風魔身上，然後丟到峽道上。

「啊，他出現了……」

風魔們立刻射出弓矢——

「夠了！」

峽道上，首領般的風魔，作出制止的手勢，同時拔出刀來走近屍體身旁。

「咻！」

才藏從樹上射出弓矢，不偏不倚地射中風魔的胸部，只聽得風魔倒地的聲響。

才藏踏到狹道上，走近屍體，對周圍的風魔們叫道：

「風魔們，我才是伊賀的霧隱才藏……」

「啊——」

風魔們們愕得摸不着頭緒，才藏迅及揮刀斬向三個風魔，剎那間血水四濺！

才藏輕巧地縱躍篝火上，風魔們大量地射出弓矢，但都射進篝火中，他們仍然不死心，繼續射擊，有一支弓矢穿過才藏的左手臂，肉、骨頓時分開，

才藏扶住傷口，聞到血腥味不禁驚呼：

「哎呀，糟了……弓矢塗了毒藥。」

才藏一面躲避如雨般的弓矢，一面拾起燃燒的火把，對準傷口，傷口處立刻產生一股異樣的怪味。

（糟糕，我已經陷入風魔的法術中……）

才藏像一隻受傷的野獸，出現在火光處，樹叢裏的風魔紛紛射出弓矢。

（沒辦法，我只有逃跑了。）

才藏甩掉手中的火把，用刀抵住飛過來的弓矢，跳過四間的熊熊烈火，然後消失得無影無踪。

此時，才藏已精疲力盡，而弓矢的毒藥也開始發作。

＊　＊　＊

才藏不知從何時開始失去知覺，他只知道從逃離風魔羣後，有一大段時間，迷失在叢林裏，途中好像有鼯鼠般的東西，向他的頭頂飛過來，才藏本能地抵禦牠們，却無從回想牠們究竟是不是風魔。

當他醒來時，發現自己正躺在草堆裏，而天色已亮。

（哎呀，糟糕……）

才藏正要跳起，有一個人用力地按住他的肩背。

「什麽人？」

「我是小若，天已經亮了，風魔不會出現，你放心吧！」

「……」

才藏努力地睜開雙眼，但只看到一絲亮光而已。

「我是不是眼睛瞎了？」

才藏不覺地叫了出來。

「可能是你左腕的毒血，沾到眼睛上，才會這個樣子，待會兒，我幫你清洗乾淨，一兩天後就會復原。」

「爲什麽我會在這裏呢？」

「我從你們離開驛站後，就帶着兩個甲賀者，趕到鞠子找你，一直到黎明時，才發現你昏倒在山裏。」

「這是什麽地方？」

「這是一間獵人住的小屋。」

小若輕撫才藏的手，才藏摸到小若的手腕，蹙着眉頭說道：

「妳穿着鏈甲吧！」

「是的。」

「爲什麽女人也要穿着忍術的裝束呢？」

「我從小就穿着女用的小袖（狹袖便服），和父親學習忍術，如今穿上鏈甲，比較適合。」

「你這種野氣的裝束，對女人來說，有害無益。」

才藏左腕的傷勢，似乎不太嚴重，尚能伸屈自如。

「趁天還亮時，趕快下山吧！如果受了傷，太不值得了。」

「但是我不忍心丢下受傷的你，獨自下山。」

「唉，我不算是受傷的人。」

才藏故意張大眼睛，接着說：

「這隻眼睛，遲早會看得見的，今晚，我還要去等候風魔。」

「哎呀！」

「我把這羣風魔全部殺死後，就要和風魔的首領——獅子王院決鬪。」

「你那麽大膽呀！」

「我霧隱才藏，到了這個地步，就是冒着生命危險，也要打倒獅子王院，現在風魔們可能已經知道我在這間屋子裏，落日後，我要離開此地，到佐助等候的牧之谷慶寺，獅子王院一定會跟蹤我到那兒，我再砍殺他，請妳轉告佐助。」

「這件事情，請甲賀者去轉告佐助就好了，我是絕不離開你的身邊。」

＊　＊　＊

晚傍時分，才藏和小若從小屋出發。

山谷裏，一片沉寂，才藏嗅着嚴寒的夜風，感覺樹叢與岩石之間，有風魔的眼光閃爍着。

（風魔可能已經出現了。）

才藏覺得四周殺氣騰騰，好像隨時都會展開一場或鬪

似的。

才藏一面摟緊小若細柔的身腰，一面抓着草堆爬到屋頂上。

「才藏，你的眼睛是否已無大礙？」

小若輕聲問道。

「我多少看得到一些，但是這麽漆黑的夜裏，眼睛也不管用。現在我們已進入敵人的埋伏地，如果妳受傷或是死去的話，我不會救妳的，妳有沒有這種心理準備呢？」

「小若是甲賀望月家的女兒，當然會有心理準備。」

「嗯，妳實在是精神可嘉。」

「才藏，你緊緊地抱住我吧！」

「這樣嗎？」

才藏故意提高聲調，想藉着聲音引誘風魔過來。

一會兒，他們已爬到屋頂上。

黑夜裏，幾許星光閃爍着。

「小若，妳還是會怕吧？」

才藏感覺小若微微地發抖。

「才藏、我怕……請妳再用力地抱着我吧！」

小若口中雖這麽說着，事實上，她是個作風大膽的女人。在衆多風魔環視下，小若竟想誘引才藏墜入情網。

（眞不愧是個甲賀的女忍者。）

才藏驚嘆小若的作爲。

他們來到一棵大赤松旁，小若雙手摟緊才藏的頸項對才藏嬌嗔道：

「小若眞想此時，死在才藏的懷抱裏。」

「妳怎麽說這種話呢？」

「才藏，你快摟住我嘛！」

小若整個嬌軀，躺在才藏懷裏，才藏突然興奮起來，旋及伸手撫摸小若的下體，發現小若的私處潤濕着。

（這個女人眞是不得了。）

「小若，妳眞的願意在此地，和我作愛？」

「是的，我要風魔們看見才藏摟着小若作愛。」

這時，有一個風魔偷偷地走到才藏背後。

小若可能早就察覺到，才有意演出這種痴態，使風魔們以爲有機可乘，而被誘引過來。

小若在才藏耳邊耳語道：

「嗯，你的背後，有……」

「我知道了。」

「小若——」

風魔旋風般的，正要向才藏襲擊時，才藏先他一步，長刀一閃，風魔的鮮血，立即噴灑在赤松樹下。

才藏一面把長刀插進刀鞘裏，一面若有所悟地說：

「妳眞是個可怕的女人。」

「唉，沒有一個女忍者是善良的。」星夜裏，這位女忍者，露出白皙的頸項，未出聲地竊笑着。

＊ ＊ ＊

風魔們可能已風聞才藏的厲害，所以無論才藏再怎麽誘引，都不再出現。

天剛破曉，才藏和小若來到牧之谷山寺。

自從僧侶搬離此地，這座山寺已荒廢了二十多年。

佐助在山寺的正殿，等候才藏來臨，見到才藏，佐助鬆了一口氣，說：

「你運氣還不錯，保住一條性命。」

才藏不作聲，只專心一意地打量正殿的前後，半响才說：

「這個寺院很適合，我們把駿府城獅子王院，引誘到這裏吧！佐助，你在這附近，埋伏了多少甲賀者呢？」

「大約有二十個人，你說這樣可以嗎？」

「嗯，這樣够了。」

才藏很滿意地繼續說：

「聽說天正時代，近江轉口處，伊賀者和甲賀者夜戰，今夜，此地將會再度展開一場空前絕後的忍術大戰。」

「才藏，你是不是要安排作戰陣勢？」

「這件事就交給你去辦吧，你們甲賀者應付風魔，而我則要專注於如何斬死獅子王院。」

「好吧。」

「風魔的火術相當高明，如果他們將整座山放火，這座寺院很可能也會付之一炬，那時候，我們將會無技可施，所以你一定要特別小心。」

「我會格外小心，這件事，我早就聽說了。」

佐助很有把握地說着。

才藏甚爲疲累，於是牽着小若入內休息。

「小若！小若！」

佐助輕聲喚着小若 ， 等小若走到他身邊時，才說道：

「今晚或是明晚，這地方很可能成爲生、死鬪的場所，妳最好現在馬上離開此地。」

過了一會兒，佐助走到正在酣睡的才藏身旁，說道：

「才藏，你聽到了沒有？」

「聽到了。」

才藏只顧打酣，無暇顧及其他。

「好像是獅子王院來了。」

「什麽？」

才藏一聽到獅子王院的名字，立刻驚醒。

佐助繼續說：

「現在還不能肯定是不是他，不過，聽說這座山下，有一條稟科川，有一個僧侶從對岸——羽邊村落，渡船到這裏來。」

「大約是多大年紀的人呢？」

「很不巧，他戴着笠帽，遮去半個臉龐，所以無法看出他的約略年紀。」

「那麽你爲什麽認爲那個僧侶就是獅子王院呢？」

「說實話，我早就派了個甲賀者，在對岸渡船捕漁，那個僧侶就是搭乘甲賀者的船過河的。」

「嗯，然後呢？」

「很奇怪，船到了這一邊，沒再看見那個甲賀者，只有那個僧侶獨自下船，這些經過，都是藏在蘆葦裏的另一個甲賀者看到的。」

「那麽那位當船伕的甲賀者，到那裏去了？」

「大概被殺死了吧！這種俐落的手法，不是獅子王院，還會有誰呢？」

「這麽說來，像獅子王院的僧侶，已經來到山下的牧之谷村落吧！然後，又怎麽樣了呢？」

才藏疑惑地問着佐助。

「這件事才令人困惑，因爲他在白天，被甲賀者監視着進入村落裏，竟會消逝得無影無踪，這種身手，一般人是望塵莫及的。」

「是嗎？他眞的這麽高明。」

才藏思考了一會兒，繼續說道：

「佐助，我一個人留在寺院，你趕快躱到附近去吧！」

「那麽你打算怎麽辦呢？」

「我不打算怎麽做，風魔們白天都躱起來，到了晚上才出現，所以我想先睡個午覺，日落以後，再起來迎客，還不算太遲。」

才藏用手枕着頭，再度躺下去。

睡了約半刻左右（一小時），才藏被涼風吹醒，聽到遠處村落傳來一吠狗吠聲。

「怪了！」

才藏睜開眼，想起狗吠是一件不尋常的事。

（可能有陌生人闖進村落裏。）

（啊，會不會是獅子王院？）

才藏警覺地跳了起來，立刻走出正殿。

太陽已經西下，但距離落日，尙有一段時間。

（哼，不必等到天黑，趁現在天還亮時，找他出來，一定能輕而易舉地殺死他。）

才藏往下走到山麓小道，正好有一位約四尺高，背着枯枝，樵夫模樣的老人，迎面爬了上來，他們正要擦身而過，這個老人用極其低微的聲調說：

「才藏大人，你有沒有什麼事要吩咐？」

原來他是佐助帶來的甲賀者之一。

「沒什麼特別的事，不過你有沒有看見模樣像獅子王院的男人？」

「是不是身着僧侶裝的男人呢？」

「傻瓜，他怎麼會一直穿着僧侶裝呢？」

「我沒看見。」

「剛才村落有狗吠聲，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我們趕去探察這件事，發現寺院東邊，一間農舍的院子裏，躺着一條吐黑血的死狗。」

（可能有人毒殺了這條狗。）

「好吧，你可以走了。」

才藏一直往下走，來到寺院，寺院旁邊，有一間簡陋的農舍，四周是一大片森林。

（大概是這一家的狗死了吧！如果眞是這樣，那麼這位陌生人，不是進入農夫家裏，就是進入這片森林裏。而且很可能是躲進森林裏。）

才藏漫不經心地走進這片舖滿落葉的森林小徑。

忍術有陰、陽兩種，向敵人暴露自己的行跡，叫「陽忍」，目前才藏的行跡，就是陽忍。

獅子王院很可能躲在森林裏，才藏大大方方地端視着寺院的小祠堂。

突然，才藏聽到背後，有人踏着葉走過來。

一直走到距離才藏約二十步遠，才停下脚步，用沙啞低嘶的聲音，說：

「你是伊賀的霧隱才藏嗎？」

「沒錯。」

「喔，久仰大名。」

「你呢？」

才藏未曾回過頭去，眼睛仍注視着小祠堂。

「我嘛！」

此人依然用嘶啞的聲音，說道：

「風魔和一般人不同，沒有正常的名字，不過，別人都叫我——獅子王院。」

才藏還是沒有轉過身去，事實上，也沒有讓他轉身的機會，對方一定會乘他轉身的時候，攻擊他的。

「請問你來此有何貴幹？」

「我正要請教你呢？聽說你遠從紀州高野山麓的九度山，來到駿河路，是受命於大阪右大臣家，來砍殺大御所

的。告訴你，駿府城裏，有我獅子王院在，你休想動他一根汗毛。」

「這麼說來，你好像有所打算？」

「不錯，我要殺了你。」

獅子王院說話的聲音，彷彿小蟲的叫聲。

「才藏——」

獅子王院直呼其名，很坦率地繼續說：

「我們都是忍者，如果和談的話，很多事情可以迎刃而解，雖然你千里迢迢地來到此地，非常辛苦，但是假使你現在回老家的話，還可以免於一死，如何？」

「我爲什麼要這麼做？」

才藏頗爲不服氣地反駁道。

「我不願意兩敗俱傷，你知道，爲了找你和談，我特意來到這個村落，希望你無論如何，都得答應這個要求，屆時，我會依照忍者的作爲，酬謝你相當的厚禮。」

「如果我不答應呢？」

「那就死路一條！」

（啊——）

才藏迅及跳向窄廊。

一把奇異的匕首，瞬間揷進才藏原先站立的大樹幹上。

「獅子王院！」

才藏叫着，定睛一看，那裏有獅子王院的身影。

才藏自伊賀從習忍術也有三十餘年，這還是他頭一遭遇最爲震驚、茫然的事件。

＊　＊　＊

（哼，這個風魔，眞有一手。）

才藏站在窄廊上，四處張望，只有苦笑的份。

這一回，才藏勢必要認輸。

……在這之前，才藏確實聽到此人的脚步聲。

……而且分明是和才藏對答。

……但是爲什麼不見他的人影？

才藏前前後後，仔細地思量着，如果這件事屬實，那麼這位伊賀最高明的忍者——才藏，豈不等於被獅子王院戲弄了一陣。

（哼，我一定要把這個人找出來。）

才藏憤憤地，找尋森森裏每一棵樹木的動靜。

此時正在艷陽下。

才藏視線移到一棵老櫸樹上時，突然背後響起一陣鳥鳴及展翅飛越的聲音。

（喔——）

才藏若有所悟，並沒有轉過身去。

忍術的遁法中，有一種叫做「鳥遁」法。
這種方法，是爲了分散敵人的注意力，將懷裏的鳥放出，然後自己往鳥飛行的反方向逃離。
「獅子王院，你這種方法，已經是老套了。」
才藏苦着一張臉，對漫無人際的森林繼續喊道：
「出來吧！不必躲了，用忍術比武，沒啥意思，不如赤手空拳，比鬪一番，如何？」
此時，才藏的眼尾，感覺有異樣的動靜，
杉樹梢上，在陽光的照射中，有一團黑影，微微地顫動着。
（原來他躲在那裏。）
才藏故意若無其事地背對着杉樹，而看着別的方向。
杉樹梢的黑影，漸漸地膨脹，成爲一個人形。
（終於看到獅子王院的人影。）
才藏完全憑直覺來感受對方的存在。
（嗯，對方準備逃走。）
才藏提高警覺，再度裝作漫步無目的地往另一方向走，
樹梢上的人影，儼然怕見日光，只停了一會兒，就輕悄地飛向天空。
才藏立刻自背後，往人影的方向，投射飛刀。
（難道沒有射中他嗎？）
人影不但沒有掉落，還聽到人影穿梭於樹梢間的聲響。
才藏躍到天空追逐這個人影，但終於落空。

＊　＊　＊

夕陽西沉，才藏拖着疲憊的身體，回到牧之谷慶寺。
他躺在神殿的地板上，一個人影悄悄地走過來。
「才藏——」是佐助的聲音，他繼續問着：
「結果怎麼樣？」
「讓他逃走了。」
「這麼說來，眞的是——」
佐助吞了一口水，不敢相信地說：
「眞的在山下的村落裏，看到獅子王院了？」
「是的，但只限於和他對談，終究沒看到人影，眞是個難以應付的傢伙，可以說都是我一個人唱獨角戲，佐助，我很可能會輸給他。」
「你不要那麼洩氣。」
佐助強自振作，以開朗的口吻說道：
「他不過是個風魔而已。」
「但他還眞不愧是護衞駿府大御所（德川家康）的忍者，看起來不像是個簡單的人物。」

「那麼獅子王院究竟在什麼地方？」
「他一會兒會回到這裏。」
「回到這裏？」
佐助着實嚇了一跳。
「對，他可能已經知道我回神殿休息。風魔們大都在晚間活動，所以天黑以後，他一定會出現。」
「嗯，」佐助深表同意地說：
「風魔以火術見稱，可能會用火焰幻術來襲擊，所以我們一定要針對這點，想出決策來。」
「那麼，佐助，你有什麼辦法呢？」
這回倒是才藏緊張起來。
「風魔們一旦把正殿以及附近的山林，統統焚毀，我們藉着火光，找出他們，不是可以很輕易地殺死了嗎？」
「是嗎，那就依照你的辦法去做好了，我想睡一會兒。」
才藏呼呼地睡了一覺，醒來時，已經是半夜。
（看來風魔們還沒出現。）
他還是躺在那兒，僅微微地張開雙眼，看着窗外漆黑的夜空。
秋季已過了大半。黑夜裏，不見明月，只有幾點星光，夾雜着一串串秋蟬的鳴聲。
除了蟲鳴，四下一片悄然，才藏正沉浸在寂靜裏，突然神殿須彌壇後面，有一陣刺耳的蟲鳴劃破黑夜。
才藏聚精會神地傾聽着，同時自語道：
「大概是蟋蟀吧！」
蟋蟀鳴叫，忽高忽低，有時竟長鳴了好一段時間。

＊　＊　＊

蟋蟀鳴聲，路來路清晰。
如果只是普通蟋蟀，倒也不足爲怪，但是這隻蟋蟀鳴叫，很像從人體內擠壓出來的聲調。
（在須彌壇後面，）
才藏睜開雙眼，猛力地往上瞧。
（獅子王院躲在那裏鳴叫。）
才藏腦海裏，立刻浮現一個伏身，緊縮手脚的人形，正躲在須彌壇後，窺視才藏，隨時準備伺機行動。
（如果一直躺在這裏，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受到襲擊。）
才藏輕聲地爬起，悄悄地繞到須彌壇後面。
突然，蟋蟀聲停止了。
四周寂靜得令人毛骨悚然。
（那傢伙好像發現我了。）
才藏愣在那裏，半晌，又聽到微弱的蟋蟀鳴聲，起自

另一個方向。
才藏循着聲音的來源，繞了須彌壇一週，始終無法接近蟋蟀躲藏的地方，因爲才藏往前一步，鳴聲似乎也走了一步。
（糟了，這樣不行。）
才藏警悟到，這是對方佈下的陷阱，藉着蟋蟀的鳴聲，想誘引才藏到適當地方。
才藏摀住雙耳，恢復意識以後，再度感覺出異樣的動靜。
他抬起頭，凝視天井，模糊地看到蜘蛛般的人影，貼在那裏。
（好哇，獅子王院，原來你躲在這兒。）
才藏異常激動，拔出飛刀，立刻擲到天井上，但却未曾聽到其他聲響。
（是不是已經射中獅子王院？）
但是，蟋蟀依舊在那兒鳴着。
才藏再度擲出第二把飛刀，天井上的人影，忽然不見了。正欲追殺過去，一陣旋風，刀光一閃，才藏險些遭到刺殺，待接住對方的飛刀時，旋及聞到一股生鐵的焦味。
（眞是個不尋常的忍者。）
才藏暗自驚歎着。

※ ※ ※

「獅子王院，出來吧！」
祠堂裏，一片漆黑，才藏擺開八相的招式，舉着刀大叫。
他深信，獅子王院一定尙未逃離此地。
「不要躱了，出來吧！」
蟋蟀的鳴聲，彷彿嘲笑才藏般地再度響起。
一忽兒在頭上鳴叫，一會兒又跑到背後，再不，就跑到脚底下鳴叫。
才藏被蟋蟀騷擾得不勝其煩。
（天啊！）
才藏苦叫了一聲。
蟋蟀跳進才藏的耳朶裏，而且大肆地鳴叫。
才藏精神錯亂地，在夜空裏，胡亂地砍了兩刀。
「才藏！」
聽到呼叫他的名字，才藏立刻跳到另一個方向。
「我……是佐助。」
「………」
才藏看不到任何人。
「你在什麽地方呢？」
佐助也找不到才藏，繼續叫着：

「才藏，出聲吧！」才藏微屈着身體，仍然不敢出聲。因爲，這聲音，不太像佐助的腔調。
「才藏！」
這一次，是小若在叫：
「我是小若，你在那裏？」
這個聲音，也不像小若平日的聲調。
看來，獅子王院也不知道才藏躲在什麽地方，才會運用各種幻術，來迷惑才藏。
忽然，祠堂周圍亮了起來，是佐助屬下的甲賀者，依計在祠堂外放火。
（喔……）
火光下，才藏頭一次看清獅子王院的人影，像壁虎般地，横貼在牆壁上。
（一個矮小的男人，一定是獅子王院。）
才藏興奮地大叫：
「獅子王院……」
隨即對着人影砍下去，但是人影又消失得無影無踪。
看來是才藏的幻覺。
（唉，我又輸了。）
才藏咬緊牙根，茫然地張望着祠堂。
火勢已經蔓延到屋頂，祠堂內火光熊熊，和白天相差無幾，但是再怎麽找，也沒有獅子王院的踪跡。

駿府城

才藏還是老樣子，一有空閒，就躺下來休息。

「會不會下雨呢？」

他們到達駿府城的客棧時，陰霾的天氣就如同才藏此刻的心境，沉甸甸的。

紙門外的楓樹林，被烏雲遮蓋成一片昏黑。

「我不得不認輸。」

才藏自進入客棧開始，就不斷地重覆這句話。

在角落一旁，縫補衣裳的小若，不覺失聲地笑着。

才藏還是苦着一張臉，擧拳重重地擊在榻榻米上，憤憤地說道：

「眞沒面子，我一向被人稱爲伊賀最高明的忍者，而我自己也這麼認爲，原來都是自欺欺人，記得在父、祖時代，能够被尊爲伊賀最高明的忍者，一定是武藝相當高強的人，近來伊賀忍者，每況愈下，像我這種人，也被稱爲伊賀高手，眞是不像話。」

「才藏，你不要那樣挖苦自己。」

佐助安慰才藏，繼續說道：

「依我看來，不是你的武藝差，獅子王院的武藝，再怎麼高強，也不過是個風魔而已，以伊賀、甲賀的忍術，絕不會輸給獅子王院的。」

「佐助，你說這種話，該不會是安慰我吧！」

才藏不太相信地繼續說：

「你覺得我的忍術怎麼樣呢？既然我的武藝不比他差，那麼我是那一點輸給他呢？」

「我說了，可不要動怒，是你的驕傲輸給他的。」

「什麼？」

「先別生氣，聽我說完。」

佐助慢條斯理地分析給才藏聽：

「你疏忽了獅子王院高強的武藝，而用陽忍（出現人影）來對付他，換句話說，你以爲只要用武藝就可以殺死他，那麼你輸給他，應該是理所當然的。」

「嗯，我想想看……」

才藏一邊回想，一邊說：

「佐助，你果然名不虛傳，也許你說得沒錯。我和獅子王院的勝負，端看我能不能將大御所的首級取下，雖然那傢伙用盡忍術，百般阻擾，我還是要闖進府邸，讓他瞧瞧。」

「但是，才藏，情況已稍有轉變。」

佐助正要細聲地告訴才藏重要的事情，紙門外，突然傳來脚步聲。

「對不起，驛站官員要臨檢。」

客棧的老板站在紙門外，對他們說。

佐助苦着一張，倒是才藏，若無其事地，依舊躺在榻榻米上。

＊　　＊　　＊

一個官員模樣的人，出現在走廊上，佐助跪伏在官員面前，接受質詢。

官員拿着登記簿，問道。

「你是阿蘇大宮司家的家臣——齋藤縫殿嗎？」

「是的，沒錯。」

佐助看到官員的擧動，不像是來追捕通緝犯，只是例行公事而已，所以忐忑不安的心情，稍爲平靜下來。

官員正要離去，一個矮小，約五十歲左右的部屬，無所事事地瞄了才藏一眼，然後又若無其事地轉移了視線。

（這傢伙……）

才藏直覺這個男人，絕不是普通的部屬。

官員離開後，才藏立刻問佐助說：

「佐助，你有沒有發覺任何異樣？」

「有，剛才那位屬下，好像是忍者，才藏，你認爲呢？」

「嗯，我也這麼想。」

「那麼……」

「那個人可能是獅子王院。」

他們兩人，頗有同感，雖然只是憑直覺，沒有任何證據，但是他們依然相信自己的預測。

「才藏！」

佐助靠近才藏，輕聲地說：

「我們趕快離開這裏吧！他們是來確認我們的行跡，再過一刻，這家客棧，必然會遭到襲擊，屆時將很難衝出重圍。」

「那麼到那兒去呢？」

「我們到大阪去。」

「你是說，不潛入駿府，就要回去了？」

「不，你聽我說，前天晚上，九度山大人派了一位使者來。」

據使者所說，大阪和江戶兩派，最近將脫離關係，而且眞田幸村預測，不出兩個月，將會天下大亂。

「眞的那麼緊急嗎？」

才藏深感意外，他怎麼看也看不出，駿府城有任何準

備作戰的動靜。不過，德川家康曾經委託豐臣秀賴，重建京都方廣寺的大佛殿，殿堂新鑄的鐘上刻有：

「國家安康，君臣豐樂，子孫殷昌。」

德川家康對這些銘文，引以爲辱，因而非常地震怒，所以豐臣家在獲悉這件消息後，立刻對駿府展開各項外交工作。

無怪乎會有一場戰事發生，才藏至今才明瞭事情的眞相。

「大阪派似乎已秘密地從事作戰的準備。」

佐助接着說：

「才藏，九度山大人要我轉告你，最近大阪和京都可能發生動亂，如果駿府的工作，太耗費時間，那麽就早一點囘去好了。」

＊　＊　＊

「是嗎？眞田大人希望我早點囘去大阪嗎？不過，我不想立刻囘去。」

才藏仍然仰臥着。

「呵，你不囘去，留在這裏幹什麽呢？」

才藏義憤塡膺地說：

「到這種地步，我不殺死獅子王院，這股怨氣就難以消除，我要辦完這件事以後，才囘去。」

佐助知道，才藏一旦這麽說，勸也勸不動，再說，才藏和佐助的立場不同，佐助是眞田幸村的部屬，而才藏既不仰賴眞田幸村，也不是他所僱用的人，當然沒有權力非要才藏這麽做不可。

佐助不置可否地說：

「那麽我們將來在大阪會面吧！」

「好。」

「把小若留下來吧，說不定對你有點用處。」

「隨你怎麽安排，我沒有任何意見。」

「哎呀！」

在角落一旁的小若，非常失望地說：

「你說我留不留下來，都無所謂嗎？」

「你究竟聽到了沒有？」

小若看才藏漫不經心的表情，大聲地問着。

才藏打個哈欠，站起來說：

「小若留在這裏，佐助，我們在此告別，別忘了帶晴海囘去。」

四天以後，猿飛佐助囘到紀州九度山，眞田幸村的府邸。

繞到院子裏，佐助看到眞田幸村正在那裏，專心一意地修剪梅樹枝葉。

「主君，這種事情何必勞駕你親自動手。」

「佐助，你應該知道，這是我每天的例行工作。」

「是的。」

佐助會意般地頷首稱是，他發現院子裏，施肥、修剪枝葉、稻草圍樹幹等防冬的準備，早就做好了。

眞田幸村是在關之原戰役中，參加了豐臣軍，才被放逐到此地，至今已有十六年的光景。

院子裏的一草一木，都是經過眞田幸村細心的照料，十六年來如一日。

此刻，尚有穴山小助在一旁協助眞田幸村修剪枝葉。

穴山小助是個善感的男人，他只是很單純地想到：

（主君爲了向這些精心栽培的樹木告別，所以做這最後一次的防冬照料吧！）

而看在佐助的眼裏，却不這麽想，他猜測：

（主君是爲了隱瞞村落的人，才做防冬照料。他們絕不會想到，正在做防冬準備的謫居者，明天就要別離此地。）

＊　＊　＊

是夜，眞田幸村聚集了十個部屬，在府邸開了一次緊急會議。

「聽着！」

眞田幸村像要宣佈一項重大的事情，說道：

「明天，我們要離開此地。」

其實，離開此地，是遲早的事情，不足爲怪，倒是決定隔日就離開謫居十六年的地方，令人震驚。

「明天就決定走？」

穴山小助不敢相信地問着。

「我決定明天離開的主要原因，是佐助囘來了，大家都明白，這一帶都在紀州淺野家的監視之中，平日不容易逃離，只有依賴佐助的武藝。如今佐助囘來，我打算明天晚上離開九度山，如果有異議的話，可以提出。」

大家默然不語，最後，穴山小助代表全體跪伏道：

「怎麽會有異議呢？我們早就把生命獻給您了。」

「你這麽說，我就放心了。我打算帶你們去大阪作戰，但是不能保證此次的勝敗如何，讓你們參與這種沒有把握的戰爭，我覺得很過意不去。」

「主君，您怎麽這樣說呢？」

筧十藏趨近眞田幸村，說道：

「豐臣與德川是國內的兩大勢力，我們能够參加這次的戰役，應覺得無上的光榮。」

「至於勝敗與否，不是最重要的問題。」

晴海僧侶的弟弟伊三僧侶這麽說道。

「我瞭解你們的心意。」

眞田幸村甚爲感動，隨卽命令海野六郎準備菜餚，說道：

「今晚在此開個臨別酒宴，大家儘量享用。」

眞田幸村率先喝了幾杯酒，由於他平日滴酒不沾，所以一會兒就有了醉意，不過內心倒是愈來愈冷靜、沉着。

眞田幸村的父親安房守昌幸的軍略天份，不亞於信玄、謙信兩位大將。

慶長五年，石田三成舉兵征討家康時，安房守昌幸在信州上田城，抵制豐臣秀忠的大軍，運用了絕頂的戰術，終於挫敗豐臣秀忠，而使豐臣秀吉無法到達關之原。

慶長十六年六月，安房守昌幸在九度山與世長辭，享年六十五，臨終時，曾說：

「我死後三年，家康一定會舉兵征伐豐臣，很遺憾不能活到那個時候，否則我一定會用秘策，使豐臣家獨勝。」

＊　＊　＊

安房守昌幸自隱居九度山後，剃髮號稱「一翁閑雪」。

眞田幸村聽到父親臨終所說的秘策，立刻追問道：

「我想知道怎麼樣的秘策。」

安房守昌幸絕口不提，半晌，才又說道：

「我剛才說的『秘策』，只要我不在世，都不管用。」

但是，眞田幸村執意要知道秘策的事情，安房守昌信只得告訴他，同時提醒他說：

「論戰略，你可能比我高明，但是你的名氣沒有我大，因爲世上的人都是被虛名所驅動，這個秘策，你還是無法運用。」

＊　＊　＊

眞田幸村自父親去世後，三年的期間，無時不在研究自己的秘策。他以爲：戰爭原本就是一種賭注。

所以對這次大戰，可以說是以天下做賭注，同時也是以歷史做爲賭注。

如果江戶與大阪兩派，眞要脫離關係，那麼豐臣家會特意邀請閑居紀州九度山的眞田幸村助陣，當然會注意九度山眞田幸村的動靜。駿府相當重視此事，曾經多次派遣紀州太守淺野家，監視眞田幸村的舉動，也交待高野的門徒，負責監視。

能够直接發揮監視作用的，當然是當地的村長們，以及轄區的村民。

淺野家一再地警告九度山村民及橋本、東家、橋谷的

村長說：

「你們一旦發現傳心（眞田幸村的法名）有離開九度山的動靜，一定要立刻據實稟報，不得有誤。」

當夜，佐助爲了這件事，相當煩憂。如果只是眞田幸村一個人要逃離，事情倒好辦，問題是，要逃離的，除了眞田一家以外，還有部屬，僕人等二十餘人，再加上藏在府邸裏的各種武器，屆時一定會引人注目。

「究竟如何是好？」

佐助急得不知所措，眞田幸村在一旁默然微笑着。

佐助忽然若有所悟地對眞田幸村說：

「你說明晚要出發，但是明天不是閑雪公（安房守昌幸）的忌辰嗎？」

「是的。」

眞田幸村點着頭說。

「那麼忌辰不是和出發同一天嗎？」

「佐助，有時候，你還眞會裝傻，我想你已經識破我的計謀了。」

「不，我不知道。」

佐助趕緊加以否認，說道：

「我怎麼會知道你的計謀呢？」

猿飛佐助所以被人認爲比霧隱才藏更爲高明，原因卽在此，有時候他會大智若愚般地深藏不露。

眞田幸村苦笑道：

「爲了明天的忌辰，我已經邀請了村民、村長，約兩百多人。同時也準備了許多菜餚、樽俎，難道你看不出來嗎？」

「我一點也看不出來。」

佐助仍然一副無法會意的表情，看着眞田幸村。

「明天大家一起款待所有的村民，儘量慫恿他們喝酒，讓他們醉得不醒人事，然後你派遣幾個屬下，把東西綁在馬背上。」

「馬？」

佐助相當詫異地問道：

「馬在什麼地方呢？」

按理說，府邸裏根本沒有馬。

「明天那些村長，一定會騎馬過來，至少也有六、七匹馬。」

「喔——」

佐助拍了一下額頭，恍然大悟地說：

「原來如此。」

「你究竟要裝傻到什麼程度呢？」

「不敢，不敢。」

佐助退出眞田幸村的房間，開始準備明天的事情。

＊　　＊　　＊

眞田府邸的忌會，一過了正午，就開始舉行。

僧侶們度完經後，隨卽擺設酒席，宴饗賓客。

眞田幸村特意來到村民們坐的席上，說道：

「經常受到你們的照顧，實在感恩不盡，今天特別準備菜餚，希望你們能盡情享用。」

眞田幸村親自敬酒，使村民們受寵若驚，高興地說：

「大人親自敬酒，是我們無上的光榮。這些酒又格外地香醇，我們一定盡興而歸。」

眞田幸村剛成年的長子——大助幸綱，異常大方地穿梭在賓客之間。

滴酒不沾的伊三僧侶也湊熱鬧地說：

「那麽我來跳支舞吧！」

於是，他表演了一支充滿信濃鄉土風味的舞曲。

「旣然主人都跳了，我們也不能袖手旁觀。」

頓時，眞田府邸裏，主客俱載歌舞，熱鬧非凡。

「我們預備了憩息之所，喝醉的人，儘管位在府邸吧！」

穴山小助對着醉醺醺的村民們說。

酒席由熱鬧，漸漸地變成混亂，到了黃昏時分，四處盡是醉得不省人事，再也動彈不得的村民、村長們。

眞田幸村看時候差不多了，就告訴穴山小助說：

「我們可以出發了。」

「遵命。」

穴山小助暗地裏通知周旋在酒席之間的同僚。

前後不到四半刻（三十分鐘），眞田幸村一行人，已經走在通往橋本的九度山坡。

這一晚，月亮高懸着，紀之川潺潺地流着。

他們將行李綁在馬背上，婦孺們坐在轎子裏，前後是屬下，僕人護衞着。

眞田幸村和大助幸綱都騎着馬，經過橋本、東家、橋谷，來到紀貝峽谷時，眞田幸村告訴佐助說：

「你先到大阪去，通知大野修理大人，我們已平安逃離。」

佐助迅疾消失在黑暗的峽道上。

翌日，眞田幸村穿着山伏（山中修行的僧侶裝）的裝束，獨自出現在大阪城裏，大野修理的府邸。

眞田幸村很親切地向出來迎客的侍衞說：

「我是大峰的山伏，想謁見主人，這裏有祈禱的目次，請你傳達一下。」

「我們主君正在城裏，不久就會回來，請你在這裏等一會兒吧。」

這個侍衞粗野着指向會客室。

＊　　＊　　＊

眞田幸村走進臨時搭蓋的會客室，裏面有十幾位年輕的武士。他們正在比較長刀的優劣，一看到眞田幸村，立刻調侃地說道：

「貴僧的長刀，看來還不錯，是不是可以讓我們瞧瞧。」

「我的刀，不過是嚇嚇狗罷了。」

眞田幸村苦笑着說：

「實在不値得拿出來。」

但是經不起對方再三地要求，眞田幸村只得拿出腰間的長刀。那些年輕武士看過長刀後，各個均啞然失色。

「能不能讓我們瞧瞧刀根？」

他們說話的口吻已緩和多了。得到眞田幸村的同意後，那些年輕的武士隨卽拔出刀柄，刀根刻着貞宗的銘文，如果不是諸侯，應當不會有這麽名貴的長刀。

年輕武士們互相對看一眼，半天摸不着頭緒。

大野修理回到府邸後，一看見眞田幸村，就興奮地說：

「歡迎光臨寒舍，請裏面坐。」

年輕武士們知道這個山伏，原來就是眞田左衞門佐幸村時，莫不訝異萬分。據說當眞田幸村後來再度碰見這羣年輕武士時，曾以開玩笑的口吻說：

「怎麽樣，你們對刀的鑑賞力，有沒有比以前進步？」

年輕武士們經他這麽一說，害燥得抬不起頭。

事實上，由九度山逃出的眞田幸村一行人，進入豐臣家的領地時，已是隔日的清晨。

當他抵達大阪城時，豐臣家的家老大野修理，親自到平野口去迎接他們。而豐臣秀賴的寵臣——甲斐守守久，也代表豐臣秀賴，前往安撫，賞賜眞田幸村黃金兩百枚，白銀三十貫目（一貫目等於三・七六公斤），權充旅費。

總之，「眞田左衞門佐入城」的消息，不僅在大阪城裏，起了一陣騷動，同時傳遍全國各地，就是在駿府城外茶店裏的霧隱才藏，也風聞到這個消息。

＊　　＊　　＊

才藏一個人，獨自在駿府梅屋町右邊的茶店裏飲酒。

「喂，姑娘！」

才藏叫道。

一個年輕女人，在茶店門前，正拿着臼杵舂米。聽才藏的叫喚，問道：

「你要糕餅，還是酒。」

驛站附近的每一家茶店，幾乎每天都在做糕餅。駿府從前稱爲府中，而爲「安倍之市」，至今大阪城內的河流，還叫做「安倍川」，所以這一帶的名產，尙有「安倍川糕餅」。

「我只要酒。」

才藏直截了當地說道。

「你也吃塊糕餅吧！」

這個女人已經拿了好幾次糕餅過來，才藏只得說：

「好吧，我吃一些，妳放在那裏。」

才藏把糕餅當作配酒的菜餚，在那兒盡情地享受。

此時，茶店又走進了四、五位的年輕的武士，叫道：

「喂，姑娘！來一些糕餅。」

他們使喚了一些吃的東西以後，開始高談濶論：

「眞有趣，聽說紀州九度山，眞田左衞門佐，幸村已經進入大阪城了。」

才藏側着頭，仔細傾聽。

「很快地就會有一場戰爭。」

「很可能會發生全國未曾有的大戰爭。」

「聽說明天一大早就會有緊急的命令。」

才藏走出茶店，一邊思量着：

（明天眞會有緊急的命令嗎？）

才藏一聽到這項重大消息，就急着想告訴隨侍在側的甲賀者，立刻去通知大阪城裏眞田幸村這個消息。

才藏和佐助分別後，就一直在駿府城外，安倍川旁的寺廟裏過夜。成天就想着，如何殺死獅子王院，甚至如何殺死家康，改變天下大勢。這全然不爲了個人的名利，而是爲了表現忍者的作爲，只要是義行，再細微的事，也是值得。

黃昏時分，一個僧侶裝束的男人，悄悄地走進寺廟裏。

「喂，是草嗎？」

才藏站在窄廊，看見一個人影走進來，急切地叫着。

「是啊。」

「草」是跟隨才藏的甲賀者的名字。

「我要告訴你一項重大的消息。」

才藏告訴草有關緊急命令的消息。

「我也有重要的消息告訴你，獅子王院今晚會出城。」

「他現在在什麼地方呢？」

「在城外伏見屋茶商的府邸內聽說獅子王院還帶了一個女人在那裏。」

「有一個女人在那裏？」

「是的。」

這個甲賀者，似笑非笑地回答。

＊　＊　＊

伏見屋茶商，是駿府街道上，首屈一指的富商，他原來是德川家康故居——三河土呂村的商人，與德川家有很深的交情，不僅供應他們茶葉，爲了駿府城，還從事密探的工作。

「伏見屋不是和山城宇治的茶商，上林家同族嗎？」

甲賀者點着頭，說：

「你知道得很清楚嘛，宇治的上林，休庵大人的外甥，就是伏見屋的老板——勘左衞門。」

宇治的上林家，算是山城最富豪的茶商，德川家康曾經賜予朱印狀（公認證）及奉祿四百九十石，可以說官商參半。他的祖先，休庵、曉庵兩代，盛極一時。

休庵是在德川家康被封爲豐臣秀吉的諸侯時，卽效忠於德川家，因爲住在宇治，不僅靠近大阪、京都，而且是諸侯府邸的固定茶商，所以非常瞭解幕府的情勢。德川家康也就順理成章地，把上林家當作京都，大阪的情報機關。

石田三成在大阪擧兵的前後，上林曉庵經常爲德川家康搜集情報，就是在石田派攻擊德川家的伏見城時，也義不容辭地死守城堡，直至淪陷，終於光榮捐軀。

所以，宇治上林和駿府見屋的特殊家世，由此可見一斑。

「伏見屋不是一般的茶商。」

甲賀者繼續說道：

「他們派遣二十個密探，分散各地，其中有一半是德川家的伊賀者、甲賀者，或是風魔，有的甲賀者是從小和我一起長大，有的伊賀者是霧隱大人所認識的，他們都秘密地聚集在府邸的大雜院裏。」

「那麼獅子王院也是其中之一嗎？」

「是的。」

當晚，才藏一過子時，就爬到伏見屋的屋頂上。

此時，正是星月滿天，透着一股寒氣。

才藏全副武裝，伏在屋頂上凝神地觀察府邸裏的一切動靜，約有半刻的時辰。

（嗯！大約有一百多人……）

才藏相信，以他豐富的閱歷所產生的直覺，必然不會有多大的差錯。

＊　＊　＊

才藏輕悄地走在正屋的廻廊上。

過一會兒，迴廊的木窗突然被打開，才藏的身影照在院子裏。

有一條狗死了，那是才藏按伊賀者的慣例，在潛入府邸之前，將牠毒死的。

府邸裏有三幢大雜院，才藏走過兩幢，依然無法確定獅子王院會在什麽地方。他喃喃自語道：

（究竟是那一幢呢？）

忽然，他瞧見一個黑影，走進隔幢大雜院最末端的房子裏。

（這個人是……）

黑影在木門上敲了六下，隨即在門縫裏，出現了一個男人的臉龐。

（啊，那不是獅子王院嗎？）

這的確是駿府客棧裏所見到的那張臉。而敲木門的黑影，應該是獅子王院的屬下，特意前來報告一些事情，所以沒停留多久就離去了。

人影消失後，才藏躲在黑暗裏，約有四半刻（三十分鐘）的時辰，然後依樣畫葫蘆地在木門上敲了六下。

木門如期地開了條細縫。

「啊——」

不待對方發完聲，才藏已經闖進房裏，一手關上木門，另一隻手勒住對方的頸項。

對方手持的火燭，隨即掉在榻榻米上，開始燃燒。

在暈黃的燭火中，才藏發現，簡陋的屋子裏，僅堆放一些墊被而已。

突然，才藏發現角落裏，有個穿棕色粗衣的男人，雙腿交疊地坐在墊被上。

「嘿，嘿，霧隱才藏，你終於來了。」

才藏這時才警悟到，他勒住的，是個女人，而這個女人已昏厥過去，才藏一脫手，就順勢地倒在一旁。

「獅子王院，這是你太太嗎？」

才藏忿忿地問道。

「不是，她是這裏的女僕。」

看來獅子王院挺好色，一定經常和伏見屋的女僕幽會。

「我們是初次見面吧！」

獅子王院輕鬆地說道。

「前不久，在駿府客棧裏瞥了你一眼，這樣面對面地看到你的眞面目，還是頭一遭。」

才藏仔細打量眼前這個男人，圓臉、小眼、肥短的手、脚，加上猙獰的笑容，眞像是野獸的化身。

他抿一抿過薄的雙唇，說道：

「才藏，你是來找死的。」

※ ※ ※

「我不是來了嗎？」

才藏瞋目直視着獅子王院。

（這個人眞是罕見的忍者。）

據說風魔異於常人，如今看着這張臉，確有這種感覺，但是看到獅子王院雙腿交疊的模樣，眞像僱用的農人，怎麽也看不出他具有高強的忍術。

「才藏，很抱歉，你進入府邸的事，所有人都知道，他們已經在各地埋伏，看來你是無法活着回去。」

「哼，如果……」

才藏用刀口抵着脚旁那個女人的脊背，說道：

「你如果叫人的話，我會殺死這個女人。」

「好，任你殺吧！」

獅子王院漠然地說道。

才藏訝異地叫着：

「這個女人不是你的姘頭嗎？」

「不錯，但是這種時候，自己的命要緊。」

「好一個寡情的人！」

畢竟風魔和伊賀者，有所不同。

（時機尚未成熟。）

才藏知道，現在不是殺死獅子王院的時候。冒然出手，於事無補。

其實，忍者的刀法，與武藝家稍有出入，他們利用天象、人象、地象、捕捉自然界的樹、影、動物、光、水、火等各種現象，抓住霎那，發揮忍術的刀法。

現在，才藏可利用的，只有脚底下燻起黑煙的燭火。

燭火快要燒盡，到時房間又會變得一片漆黑。

獅子王院必然會藉機脫逃，而這瞬間，正是獅子王院最無警戒的時刻。

才藏耐心等待黑暗的來臨。

驀地——

房間一片漆黑，才藏騰空躍起，快速出刀，旋即傳來頭顱落地的聲響，這原是才藏所預期的。但是事情並不盡然，因爲獅子王院譏諷而誇張的笑聲，來自遙遠的一方。

（糟了，怎麽這樣……）

才藏趕緊用脚觸碰砍下的頭顱，這才發覺頭顱上有長長的頭髮。

（哎呀，這不是女的嗎……）

才藏懊惱極了，原來獅子王院在燭火熄滅時，身手快捷地將女人抛向空中，以替代才藏刀下的寃鬼。

（眞淒慘。）

才藏誤殺了這個女人，因而深感內疚，儘管伊賀的忍者，被視為禽獸般地毫無人性，也不能做出這種泯滅人性的事情。

（風魔難道是鬼的化身？）

才藏憤怒之餘，渾身驚顫不已。

……突然，黑暗中有輕微的聲響。

木門被拉開，緊接着一把飛刀向才藏射過來。

一瞬間，進來的人已被才藏的鋼刀，砍為兩半，跌落在血泊之中。

（這個人可能是大雜院的忍者吧！）

才藏舉高右脚，奮力地踩榻榻米的邊緣，榻榻米立刻反彈起來，露出橫木。他一連做了無數次同樣的動作，才一會兒功夫，就疊起六張榻榻米。

才藏跳上去，埋伏在那裏。

伊賀流的忍術稱此種為「榻榻米城」。

一旦在房裏被人包圍時，只能用此種方法，將房間視作城堡，不管對方由橫木攻擊，或是由木門闖進來，甚至用槍射擊，他都可以利用榻榻米，作為最好的防彈壁。

黑暗中，對方接二連三地襲過來，才藏輕巧地殺死了他們，他旋即暗自忖度着：

（對方不見得都是風魔，有的可能是伊賀，或是甲賀者。）

如果真是這樣，實在沒有必要斬死這些無辜的受害者，儘管他們受僱於德川家，但畢竟還是同鄉啊！而且他們也許不知道這個潛入府邸，大阪派的奸細，就是伊賀的霧隱才藏。

才藏輕聲地叫道：

「喂，我是霧隱才藏，你們不必受這種無妄之災。」

＊ ＊ ＊

才藏據實說出自己的身份後——

「哎呀，原來你是——」

「你是不是小平次呢？」

才藏認出對方的聲音，趕緊問道。

「對，我是伊賀柘植小平次，受僱於駿府城，你是大阪派的嗎？」

「也可以這麼說。」

才藏靜默片刻，才回答：

「大雜院裏，有一半是伊賀者，其餘的，不是甲賀者，就是風魔。」小平次接着說：

「剛才你殺死的，都是獅子王院的風魔們，我們伊賀者彼此有深厚的情誼，你還是快點逃離此地吧！」

「不必要，」才藏笑着回答：

「我現在不想離開，獅子王院在什麼地方？」

「他可能從書院的圍牆跳出去了，那些風魔們經常從那裏出入府邸。」

「非常感謝你，請你暗中通知其他伊賀者，說我是伊賀霧隱，彼此不要做這種無謂的傷害。」

雖然他們分別受僱於敵對的兩方，但基於同是伊賀者，他們仍然會互相知照一聲。

據說，早先受僱於越後上杉謙信的伊賀者，與甲斐武田信玄的伊賀者，經常在山中互通情報。當然這是僅止於無關緊要的機密。

「那麼隨你的意思吧！」

小平次說完後，立刻消失。

才藏依照小平次的指示，來到書院寬濶的院子裏。

整個院子都經過人工刻意地修飾過，除了人造山外，還有白色細砂石。

才藏走到白砂石的邊緣，停下脚步。

他知道，踏在砂石上，會發出觸碰的聲響，而明亮的月光，也會照出拉長的黑影。

才藏只得躲藏在書院的廻廊裏，仔細觀察院子的動靜。

一會兒，砂石附近的石塊突然蠕動着。

（哼，一定是獅子王院，幸好沒被他發現。）

（他可能準備逃走。）

這個人影向圍牆的方向逃離，才藏正要追過去，突然背後冒出一個聲音說：

「才藏，我就是剛才那個小平次。」

＊ ＊ ＊

「那個人，」小平次指着遠方的人影，低聲說：

「是獅子王院，他經常越過兩個圍牆，然後逃到外面去，現在他已經越過圍牆，所以你應該繞到外面，埋伏在那裏。」

「有沒有別的路可走？」

「你隨我來，」小平次帶着才藏，來到書院後面，指着圍牆，說：

「越過這個圍牆，就是持佛堂，如果再越過持佛堂後面的圍牆，就會發現一條河川。」

「一條河川？」

「是的，那條河直接通到駿府城的護城溝，獅子王院從府邸回到駿府城時，經常駕着小舟渡河，在源流的蘆葦間，應該會有獅子王院的小舟，你快去吧！」

「多謝你關照。」

才藏拍了一下小平次的肩背，說：

「但願你安康。」

一語甫畢，整個人已經跳到圍牆外。

……沒多久，才藏來到河邊，如同小平次所說，有一小舟藏在蘆葦後面。

才藏靜待一會兒，蘆葦開始起了一陣騷動。

（來了。）

這個人影正撥開葦草，走了過來。

才藏躲在黑暗處，屏住氣息。

人影不覺有異，仍然向才藏這邊靠近。

（走過來了。）

才藏持刀一個箭步飛過去，朝着一排葦草的莖部斬去，不偏不倚地切斷對方的腳踝。

葦草裏，發出一聲悲淒的慘叫，人影突然倒立、橫轉，才藏準備再度出手時，人影已經逃得老遠。

人影的雙手似乎比雙腳還要敏捷，才藏在後面追趕，人影就像海裏的動物——海盤車那樣，倒立而行。

人影跳進小舟迅速逃離。

（糟糕！）

才藏咬着短刀，正要跳進河裏，突然聽到人影在湍流中喊道：

「才藏，我認輸，血流太多，遲早會死的，只是不願意被人家看到我這醜陋的屍體，你放了我吧！」

說完後，小舟卽消失在黑暗中。

才藏靜靜地凝視着海中。（看來獅子王院準備葬身海底了！）

才藏暗自忖度着。

德川軍西上

其後幾天，才藏一直停留在駿府城附近的寺廟裏。

自從德川家康的緊急命令下達以後，城裏兵、馬，一片混亂。除了駿、遠、參三國以外，附近大、小諸侯都分別率軍入城。駿府的各個武士，爲了安頓這些兵、馬，決定住紮的區域，也忙得焦頭爛額。

城裏的本陣（諸侯住的客棧），一般客棧，富豪的府邸，已不敷使用，所以連城外各個小村落也暫時權充營區。

昨晚，才藏在慈悲尾山荒廢的寺廟裏過夜，曾經來到山麓的一棵松樹旁，瞧見山下的街道，盡是軍旅且炊煙裊裊，不禁苦笑道：

「這麼一來，白天都不能到街上去。」

隨侍在側的甲賀者，回答說：

「聽說大御所（家康）明天黎明以前就要動身。」

根據甲賀者得到的消息，德川軍主要分爲兩部份一部份由德川家康親自率領，沿着東海道，一路聚集附近的諸侯、武士，往京都出發。

另一部份則由江戶的將軍秀忠率領，聚齊關東，奧州的諸侯之後，才西上，與德川家康在京都會合。

除此之外，尙有本州、四國、九州等西國諸侯，亦會率軍到京都，加入德川家康與秀忠的陣容。

「所以，」

甲賀者興致勃勃地說道：

「全國的主要勢力，可能都會在十一月中旬時，聚集京都。」

「你有沒有通知大阪這個重大的消息？」

「我已經通知了。」

才藏認爲眞田幸村處理事情很周詳、便捷。

雖然佐助已回大阪，但是分派於東海道的密探，依然沒有絲毫的懈怠。

他們隨時將獲取的情報，通知大阪，所以儘管眞田幸村人在大阪，對敵方的動靜，仍能瞭若指掌，甚至可從這些情報中，洞悉德川家康的陰謀。

「眞田大人實在是個難得的人才。」

「是啊，我也這麼認爲。」

才藏由衷地稱許眞田幸村。就是身爲僕役的甲賀者，對眞田幸村亦佩服得五體投地。

「這次的戰役，可能會空前絕後，所以不論勝敗如何，能够效命於豐臣秀吉，眞是無上的光榮。但是……」

「什麽事呢？」

「霧隱大人，你準備以後怎麽辦呢？」

「我打算無論如何也要殺死德川家康，我不能輸給眞田大人。」

「哎呀，你眞有膽識。」

甲賀者直楞楞地瞪着才藏。

＊　＊　＊

慶長十九年十月十一日，德川家康率軍自駿府出發。

德川家康穿着輕便的裝束，沒有甲胄，手持馬鞭，好像深居的富豪，正準備出遊。

護衞在側的武士，也只有五百多個，這位身經百戰的七十三歲老將，已沒有當年在關之原出戰時的緊張神色。

看來德川家康這次出戰是有備而來。

德川家康預計先到達駿府田中過夜，田中距離駿府只有五里的路程，辰時自駿府出發的軍隊，申時才到達，可見他們是按一般行軍速度前進。

田中城距離東海道藤枝驛站，約十丁左右（一公里多）。城堡四周的田裏只有一百多戶人家，與「田中」的名字，正好相符。在暮靄籠罩下，這座城堡顯得格外地蒼茫。

當晚，德川家康的軍旅，就住宿在這座城堡裏。

整座城堡約有七百八十間寬（一千五百公尺），二百八十間長（五百多公尺），從戰國時代卽遺留至今，原來屬於金川氏，由士衞——長谷川正長守護。金川氏沒落後，一度成爲甲斐武田氏所有，如今已歸於德川氏，是德川家康隱居駿府時的守護城。

德川家康到達田中城堡時，京都所司代板倉伊賀守勝重的使者——的場余右衞門，早已到此等候多時。

板倉伊賀守勝重是西國的密探，專門搜集京都，大阪的情報，所以幾乎每天都會派使者前來。

本多上郎介正純稟報德川家康，說：

「板倉伊賀守勝重的使者已經到達。」

「那麽請他進來。」

本多上野介正純面有難色地跪伏道：

「您旅途勞累，還是讓我去接待吧！」

本多上野介正純自幼卽日夜服侍德川家康，這次出戰，他可以說是德川家康的大將之一。

「彌八郎，」

德川家康都是這麽稱呼本多上郎介正純。

他靠着憑侍機，兩腿伸長，一位侍童正賣力地推拿他

的腰脊。看來蒼老多了，但還是目光炯炯。

「你不要把我當作老人。」

德川家康頗爲愉快地說道：

「我比你多了二十三年的經歷，長年活躍於戰場，現在聽到戰爭的事，也不會覺得疲累，你還是讓他進來吧！」

使者帶來的情報，對德川家康的戰略，具有重大的意義。

「大阪派已經把糧食、彈藥運進城裏，同時帶了幾百個工匠，在外郭設立城垣、瞭望樓，決定堅守城池。」

＊　＊　＊

大阪的策略，決定作要塞戰。

德川家康接到板倉伊賀守勝重的通報後，說：

「看來是要攻城了。」

德川家康苦笑着。

翻開世界史，可以說幾乎沒有一個武將，能像德川家康那樣，深具長久的實戰經歷。但是儘管他精通野戰，對這種城池的攻戰，仍然不願多加嘗試。

德川家康與上杉謙信同是精於野戰的名將，豐臣秀吉則將攻城方面，具有古今難得的才氣，只有武田信玄，在野戰、攻城雙方面，都能得心應手。

大阪城是攻城名將豐臣秀吉特別在守備上，不惜鉅金，建築而成的精緻要塞。規模之大，不僅在全國是獨一無二，就連中國、呂宋、南蠻（荷蘭、西班牙等）也沒有這樣宏偉的建築。

（哎呀，眞是傷腦筋……）

德川家康自年輕時卽落落寡歡，但是遇到困擾和愉快的事情，立刻毫不隱瞞地表現出來，他這種率眞的個性，深得屬下的愛戴，大家莫不尊之爲天下的君主。

使者的場余右衞門離開後，本多上野介正純走到德川家康的身旁，寬慰道：

「不管大阪城是什麽銅城鐵壁，守衞着大阪城的，不過是一些被貶的嫡人罷了。」

徽川家康無法把事情想得這麽樂觀，他說：

「就是發動全天下的軍隊，也敵不過大阪城。如同赤手空拳去撞擊蠑螺貝一般。」

「您是說大阪城就像蠑螺貝？」

「是的，憑空撞擊蠑螺貝，只有讓自己手痛而已，如果再猛力地撞擊，除了骨肉模糊外，徒然無益。」

「那麽就不要直接去撞擊蠑螺外殼，而運用技巧把蠑螺肉引出來，不就可以了嗎？」

「對，只有用這個辦法。」

德川家康開始計畫塡設大阪城外護城溝的策略。

戌時，德川家康讓侍醫施行針灸後，安然入睡。

德川家康的寢室與外界，僅隔着一張紙門。紙門外端坐着十位持刀的值夜武士。

一過子時，陣營裏的監察使——城和泉守昌茂，前往巡視城堡的動靜，來到大御所的寢室時，意外地發現這十位值夜的武士，早已低着頭，熟睡多時。

「喂，」

城和泉守昌茂趕緊搖醒熟睡的武士們，問道：

「是不是有忍者潛入城裏？」

因爲城和泉守昌茂曾經聽說過伊賀、甲賀的忍者，在潛入城裏時，都會運用此種催眠的幻術。

※ ※ ※

各個沉睡的值夜武士，被城和泉守昌茂叫醒後，莫不驚愕得半響說不出話來。

城和泉昌茂仔細地檢查寢室內，外與天花板各處，說道：

「嗯，有點可疑。」

「怎麽說呢？」

值夜武士們緊張地追問。

「我想有奸細潛入。」

值夜武士們立刻站起來，正要展開全面搜尋，城和泉守昌茂趕緊攔阻他們，說道：

「不要引起騷動，這樣奸細會乘虛而入。」

然後命令手下的部屬去通告榊原伊豆守。

「你們要嚴加防備城裏各地。」

「遵命。」

城和泉守昌再三叮嚀值夜武士們以後，始離去。

此時，才藏正躲在屋頂的樑住上，窺觀寢室裏的一切情況，不禁喃喃自語道：

（看來是該逃走了！）

德川家康尙未到達這座城堡以前，才藏就利用板倉伊賀守勝重一行人進入城堡的時候，混水摸魚地潛入城內，然後埋伏在大御所的寢室裏，伺機行事。

不一會兒，才藏到城和泉守昌茂說話的聲音：

「大御所睡着了嗎？」

（還沒睡呢！）

才藏躲在樑上，眞想就此代爲回答。

德川家康風聞到奸細入內的事情，早就盤起雙腿，坐在棉墊上等候。

德川家康實在不同於一般的老年人，表面看來，是有點笨重，但因爲年輕時，從三河城時代，就開始學習刀法

，同時深得刀法的訣竅，所以至今仍甚爲矍鑠穩健。

德川家康持着刀，靜靜地觀察周圍的動靜。半響，才說：

「有沒有人在？」

「和泉守昌茂在。」

隔間的城和守昌茂聞聲立刻跪伏道。

「軍中毋庸拘禮，打開紙門吧！」

城和泉守昌茂拉開紙門後，發現德川家康已經側臥。

「天花板好像有忍者躲着，你多派幾個人仔細檢查一番，也許奸細已經逃跑，要嚴加防衛屋頂上、下。」

……誠如德川屬所預料，才藏早已逃離該處。要潛入城裏，並不容易，但是一旦溜了進去，到處有匿身的地方。

才藏在臨軒處放下繩索，然後悄悄地滑到地面上。

一位武士背對着才藏，渾然不知地在那兒看守。

才藏一把勒住武士的脖子，對方馬上就倒地不起。

一會兒功夫，才藏已經穿着甲胄，手持長矛及火把，儼然一副武士的模樣。

才藏若無其事地離開正城。

第二城郭在正城的西面，要藏躲在第二城郭附近的一間房子裏，等待德川家康帶兵出發時，再尾隨出城，因爲那時候人員紊雜，守衛者必然不會注意到，而可以輕易地逃離。

第二城郭的石階下，圍着一羣守衛鑄火的武士。

才藏下了石階，逕自走過去。

幾個武士持着火把，迎面而來。

「我是長矛組高木勝之助的屬下——權藤十內申。」

「你要到那兒去？」

才藏把手中快要滅熄的火把擧起，說道：

「因爲松木潮溼了，我想到這兒來換一支鑄火裏正在燃燒的火把。」

經他這麽一說，武士們也不再追問下去。才藏大方地走到鑄火旁，把手中的火把丟進去，然後拾起另一支火把。

此時，正城那一邊，起了一陣馬蹄聲，由遠而近。

一位騎馬的武士，立在石階前大叫：

「大家注意，」

騎馬的武士停了一會兒，繼續說：

「有奸細入，你們要嚴加戒備。」

騎馬的武士說完後，突然對着才藏，說：

「我不認得你這個人。」

「是嗎？」

才藏頗爲鎭定地囘答。

＊　＊　＊

「你確實是高木大人的屬下嗎？」

一位頭戴盔甲的武士，向才藏問道。同時示意身旁的人，到高木勝之助那兒去確認一下有無此人。

「如果你眞是高木大人的屬下，那麽昨日發佈的軍令，你不妨說說看。」

「第一條是嚴禁鬪毆滋事。」

德川家康率軍自駿府出發時，即向全軍發佈了一條軍令，全軍上下都收到命令，所以沒有理由說不知此事。

凡是忍者要潛入敵陣之前，一定得先瞭解敵人的暗號和軍令，這一點，才藏早已調查得一清二楚。

「對，你說得沒錯，第二條呢？」

「我不記得了。」

「那麽第三條呢？」

「如果沒有特別理由，不能隨便攜帶武具和馬匹。」

「對。」

儘管才藏一一通過了這位武士的質詢，但還是不能免去對方懷疑的眼光。

（如果不越過這道城門，就無法躱藏在西城郭附近。）

才藏內心盤算着，對於越過第三城門，他有十足的把握。因爲他在剛才丟進篝火中的舊火把裏放了炸藥，才藏期待着它的爆炸。

這位武士忽然大聲地叫着：

「喔——」

「這個人有問題，你們看他的穿着……」

此時，那位前去通告高木勝之助的武士，正從石階上快速地跑下來。

「不要叫，」才藏冷笑着，同時剝掉上身的甲冑，露出忍者的裝束。他繼續說：

「我是大阪，眞田左衞門佐幸村的部屬——霧隱才藏，因爲有急事要稟告大御所，所以深夜到這裏來，現在我要出城，請你們乖乖地打開城門吧！」

「奸細！」

好幾支長矛立刻向才藏飛奔過來。

就在此時，篝火轟然一聲，驟然地炸開。

「哎呀！」

武士們被團團的白煙遮蓋了視線，無法辨認方向，只聽得夜空裏冒出一個聲音，說：

「我會再來的。」

說完後才藏就消失得無影無踪。

幾個武士訝異得議論紛紛：

「不但如此，他還很大膽地哼着歌曲。」

「那怎麽有可能呢？」

「雖然是伊賀者，還挺風雅嘛！」

這件事發生以後，眞田幸村、霧隱才藏的名字傳遍了德川軍，他們一致認爲這兩人都有高明的幻術。

其後，德川家康率軍西進的旅程，安排如下：

十二日　掛川

十三日　中泉

十四日　濱松

十五日　吉田

十六日　岡崎

十七日　名古屋

他們自東海道一路西進。

十七日晚，夜宿名古屋時，天氣開始轉壞，下起豪雨，所以十八日的行程，也因爲豪雨的關係，而繼續停留在名古屋城裏。

德川家康於到達濱松城時，從京都的所司代板倉伊賀守昌茂那兒，接獲豐臣秀吉派入大阪各地的部將名册。

名册上，頭一位就是眞田左衞門佐幸村。

第二位是土佐舊領主——長曾我部盛親。

接著是：後藤又兵衞基次、仙石豐前守宗也、毛利豐前守勝永、增田左太夫盛次、平塚左馬助、大谷大學、堀內若狹守氏弘、同大和守氏滿、同主水氏久、同主膳氏時、氏家內膳正行廣、明石掃部助全登、淺井周防守長房、淡輪重政等人。

這些人，不是關之原各個城國的諸侯，就是大藩裏統領城堡的名士。

「讓這些落魄的讁人帶軍，有什麽益處？」

本多上野介正純看了這些名册，開懷地說著。但是德川家康不以爲意地囘答：

「不能掉以輕心，這些人中、如幸村、又兵衞等有才幹的人，在我們世襲的家臣裏還不算多，加上右大臣家的金銀，集結在這堅固的大阪城裏，如果戰爭拖得太久，一些看來承服於關東的毛利、福島、加藤、島津等西國諸侯，說不定會突然地轉向大阪派，所以千萬不能太大意。」

十七日晚，名古屋的內、外，警戒得格外嚴密。

因爲下著豪雨，戶外無法升起篝火，所以在城內，每一幢樓的騎樓處都燃著火，整個城裏眞有不夜城的光景。

在田中城時，才藏一度留下的話：

「我還會再來。」

這句話引得全軍都神經過敏，而一味地防範忍者再度

闖入。

（這麽一來就沒有機會潛入了。）

才藏穿著醍醐三寶院的山伏裝束，在黝黑的名古屋街道上走著。

豪雨不斷地傾瀉著，才藏無視於濕淋淋的周身，仍逕往佐助託囑藏匿於名古屋的甲賀者的方向前進。

＊　＊　＊

名古屋第七寺附近，有一家專銷售雜貨的行商，屋主叫左平次，是一個六十餘歲的老人，平日住在第七寺的六雜院裏。他喜歡向人吹噓年輕時的英勇事蹟：

「我以前是西國某諸侯的重要武士，出戰過好幾次，都是凱旋歸來。」

當他行商各地時，盡揑造一些神奇的故事，述說給當地的人聽，尤其他年輕時的風流韻事，更是反覆地背出，所以從名古屋到熱田驛站，提起「說故事的左平次」這個名字，不只是街道上的庶民知道，就是武士府邸的各個僕人之間，也都耳熟能詳老人。

其實，左平次是甲賀的忍者。一般忍者，只要超過四十歲，就在伊賀或是甲賀的府邸裏終老，否則就流動在外，做一些他們可以勝任的工作。

譬如常年住在京都、大阪、江戶、東海道等各個驛站之間，藉著生意上的來往，把搜得當地的情報，直接呈報給上級忍者。

左平次老人就是這一類的忍者，他是經由猿飛佐助，間接地從眞田幸村那兒獲取酬勞。

（是這裏嗎？）

穿著醍醐三寶院山伏裝束的才藏，於十七日黃昏時分，到達左平次家的門前。

才藏敲了一下門。聽到裏面有人乾咳的聲音。

「那一位呀！」

「我是醍醐三寶院的修行者——赤根和尙。」

內部悄然無聲，左平次早已接到才藏用此名義來訪的通知，所以半響才又大聲地問道：

「有什麽事情嗎？」

爲的是避人耳目，深怕被左鄰右舍察覺而故意提高聲調，才藏知道他的用意，所以也大聲地回答說：

「去年你委託我帶的祈禱籤，今天帶來了，請你快開門，我全身濕透了。」

門開了，才藏走進烏黑的房裏，左平次舉高燭火，仔細地端視才藏的面貌，說道：

「嗯，你的長相還不錯，以前就聽到伊賀霧隱才藏這個名字，今天是頭一次見到本人……敝人是左平次。」

左平次用武士的口吻說完後，馬上又以另一種可笑的表情說道：

「有一位姑娘正在等你，她已經在這裏待了十多天，每天都關切地問你來了沒有，還眞煩呢！」

「是嗎？那麽究竟是誰呢？」

才藏疑惑地問道。

「你見了面就知道。」

＊　＊　＊

左平次的房子很小，與其說是一間房屋，不如說是一間陋室。房子裏都是地板，沒有榻榻米、天熱時，就鋪上草蓆睡覺，天寒則睡在草墊上取暖。沒有隔間的屏風，只有一扇舊屏風，屋頂上，也是架瓦片的木板來代替天花板。

不過，並不是只有左平次的房子才如此簡陋，從鄉村到城市的庶民，幾乎每一家都是如此。

「左平次，請你借我一條乾布吧！」

才藏脫掉濕淋淋的山伏裝，只剩下一條丁字褲。

「哎呀，對不起，我忘記了。」

當才藏拭乾了身體以後，左平次愼重其事地拿出一套絲質的白小袖（窄袖便服）。

「穿上這件吧！」

住在這間陋屋，怎麽看也不配穿這種質料的衣服。衣服的袖子上還繡著葵花的家徽。

「這是你偷來的吧！」

忍術又名竊盜術，有許多忍者都有這種偷竊的怪癖，如同武士府邸的家僕們，誇耀自己的功勞那樣，以偷來的東西的好壞，來分別忍術的高低。

「喂，這上面有葵花的家徽。」

「對。」

左平次頗爲得意地笑著回答。

這可能是左平次潛入名古屋，德川家康的妯娌那兒偷來的。

「你常常潛入城裏嗎？」

「我無聊時就潛入城裏。」

「你這把年紀，還能潛入城裏，實在很有本領，明晚是否願意和我一起去，砍下德川家康的頭顱。」

左平次經他這麽一說，立刻驚惶失色地說道：

「我那有這麽大的本領，我只會偷東西，至於取下德川家康的頭顱，想都不敢想，特別是今、明兩天夜裏，城裏警戒得格外嚴密，我們不要去冒這種生命危險，萬一你有個三長兩短，有人會傷心。」

「有人會爲我傷心？」

才藏回過頭去，發現小若含笑帶媚地坐在那裏。

（原來就是這個女人，眞是糟糕。）

才藏暗自叫寃，然後面無表情地問小若說：

「妳什麼時候到這裏來？」

「我十多天前就來這裏等你了。」

「我以爲妳早就和佐助一起回大阪。」

才藏一直用很冷淡的口氣和小若談話，因爲他唯恐稍對小若關切，屆時又會糾纏不清。

「我到這裏等你，是佐助的意思，從這兒到京都，一路上都警戒得非常嚴密，你一個人單獨行動，可能會引人注意，如果我們假扮夫婦出遊，大概沒什麼問題。」

才藏一臉憂鬱的表情看著小若。

＊　＊　＊

深夜時分，外面仍下著小雨。

小若拿著晒乾的稻草堆，馬不停蹄地爲才藏做床墊。

「你睡覺吧！」小若指著剛做好的床墊說。

「左平次老人到那兒去了？」

「他今晚不會回來。」

小若微笑地回答，才藏却苦著一張臉，暗呼上當。

「你怎麼露出這種表情呢？」

「我沒什麼特別的表情呀！」

「這附近有一間眞言寺（眞言教的寺院），左平次經常去參加集會，與附近的信徒，在那兒聽取眞言教義或交換心聲。」

「這麼說來，到眞言寺去聽教與交換心聲，也是左平次的工作之一囉。」

「是的，所以左平次老人到外面去，並不是任何居心。」

小若一邊說，一邊脫下小袖，換上寢衣。

「妳打算睡在什麼地方呢？」

「唉，你怎麼這麼無情呢？」

小若說完後，立刻扭身鑽入才藏覆蓋的棉被裏。

「你是不是——」

小若把臉貼在才藏的胸前，頗爲不好意思地竊笑著。

「你是不是——」

她又重覆一遍未說完的話，繼續說：

「不喜歡我嗎？」

才藏默不作聲地楞在那兒。

「唉，你大概不喜歡我，不過，即使你不喜歡，我也絕不離開你，你還是看開點吧！」

稻草舖成的床墊，越來越暖和，小若的雙腿貼在才藏的身上，才藏不爲所動。

「才藏，」小若嬌嗔地叫著。

「嗯，小若——」

「有什麼事呢？」

小若期待著才藏說出情感豐沛的話語。

但在黑暗中，才藏用非常嚴正的口吻說道：

「左平次老人大概是妳的娘家——甲賀望月家的忍者吧！」

「你怎麼這個時候提起左平次的事呢？」

小若頗爲失望地問著。

「妳能不能將他的生命交給我呢？我想讓左平次帶路，潛進名古屋城裏，無論如何也要找到德川家康，我已經和佐助及眞田大人約好，在戰役發生以前砍下德川家康的頭顱。」

「現在不是提起左平次，德川家康的時候，請你趕緊摟住我吧！」

「身爲一個男人，總要有一個信念。」

「女人也會有的。」

「女人也會有？」

才藏頗爲驚訝地問道。

小若咬著嘴唇，半響才說：

「小若的信念，不知比你強多少倍。」

＊　＊　＊

小若躺在才藏的懷裏睡著了。

才藏輕輕地撫摸小若的臉龐，看她熟睡後，微微地張開朱唇，不禁感歎道：

（唉，眞是個可愛的女人。）

才藏忽然想起靑子、阿國、及隱岐殿三個女人。

自從在洛北、八瀨的溫泉裏，感受到隱岐殿肌膚的淸香以後，才認識靑子，而開始從事關東及大阪的幕後工作。仔細推想起來，都是被女人所驅使，每一個女人把才藏帶到新的局面，如今躺在身邊的小若，又不知會把他帶到那一種局面，想到此，才藏突然覺得很可笑。

除了阿國以外，這幾個女人，幾乎都能盡情地享受生活的樂趣，只有阿國，經常自艾自怨，而不能釋懷於迥異的身世，如今不知她置身何處。記得最後一次分開時，是在江州草津的客棧裏。名義上，她是隱岐殿的婢女，但實際上是關東的密探，應該不會回去大阪。

儘管阿國身負重任，但是一個孤伶伶的女人，到關東去，能投靠誰呢？

「才藏，」

小若不知什麼時候醒來，在黑暗裏張著大眼說：

「告訴我，你現在是不是正回想著心愛的人？」

不愧是甲賀望月家的小姐，她的直覺竟然這麼敏銳。

「小若，你聽屋頂上木板的聲音。」

才藏憂鬱地說著。

「聲音？有什麼聲音呢？」

小若相當訝異地問道。

「外面的雨越來越小了。」

「下了小雨又怎麼樣？」

「那樣就很糟糕。」

才藏頗為困惑地接著說道：

「如果明天不繼續下雨，就會失去暗殺德川家康的機會，因為天氣不好，他們一定會在城裏多待一天。」

「關東的軍隊，到達京都以前，還會在各地夜宿，又不是只在名古屋的城裏而已。」

「但最好能在名古屋下手，因為左平次經常潛入名古屋，對城裏的情況，較為熟悉，有他的協助，事情好辦多了。」

天將破曉，左平次從外面返回。

「公主，」

以前是望月家忍者的左平次，至今仍改不了口，還是直呼小若為公主。

「請妳告訴霧隱大人，大御所今晚也要待在名古屋。」

「左平次，昨晚你不是到真言寺嗎？」

「不，我去了別的地方。」

「你到那裏去了呢？」

「我潛入名古屋城。」

左平次坦然地笑著。

名古屋城是德川家康命令北國、西國的諸侯，於慶長十四年時開始建造，至慶長十七年始告完工，可以說是一座興建未幾的新城。城內正城樓的屋宇上裝飾著黃金雕刻的「鯱」，這些黃金如果換算成小判（小金幣），等於耗資了一萬七千九百七十兩的小判。

這座鉅城，在艷陽下、白壁、黃金顯得格外地耀眼，它那高聳於東海道上的天空，實象徵著德川家康新政的權威。

隔了一夜，天氣仍不見好轉，外面還是下著絲絲小雨。

當晚，才藏和左平次披著簑衣，走在廣大的左內村的田埂小路上，那裏正是名古屋城的背後。

他們以為，從這一邊潛入城裏比較容易。但事實上，視線所及，除了夜空以外，幾乎是一片通明。

不論是大城樓、小城樓，都有篝火在騎樓處興旺地燃

燒著，而且每一座城垣上面的瞭望臺，也都排滿了火光。

才藏不自覺得寒慄了一下。

不只是城郭如此，連外垣的臨時警衛站和警衛待命所，都戒備得相當嚴密。

「哎呀，這該怎麼辦？」

才藏佇立在雨中，看著城裏，無助地叫著。

「左平次，這樣怎麼能潛入呢？昨晚你確實進去了？」

「不，昨晚我只是到這附近，打聽城裏的動靜而已，當時正巧聽到警衛站的武士們在談話，才知道大御所今晚也要住在城裏。」

「只聽到這些嗎？」

其實，這正和才藏的預料一樣，現在既已證實沒錯，內心反而安心多了。但是要突破這嚴密的警戒，還需要相當高明的忍者。

「才藏大人，如果能越過外護城溝，而到達內面的城垣裏面，那樣我就會在城裏給您帶路。」

（嗯，只有試試看了。）

才藏振作了一下，暗忖著。需要相當地冒險。

當他們接近外護城溝的守門時，遠遠地看見一位騎馬武士，帶了五名手下走了過來。

「嘿，左平次，你能不能把他們統統殺死？」

才藏輕聲地問著身旁的左平次。

「嗯，我有辦法把他們都殺光，不過，那位騎馬武士要交給你來處理。」

眼前的這一行人，有兩個人落在最後。

左平次從蓑衣裏，拔出閃亮的短刀。然後聞了一下刀心，確定已塗抹了毒藥以後，立刻消失在黑暗中。

這是忍者的一種殺法，伊賀流稱為「蜂」，而甲賀流則稱為「虻」。它是利用黑夜，乘對方不注意時，在背後用刀輕輕地刺對方的頸項，使他受傷而不自知，還以為是被虫刺痛，仍繼續往前走，但是大約走了二、三十步以後，就會無聲無息地倒地而死。

（喔——）才藏豎耳傾聽。

（嗯，是左平次幹的。）

他聽到兩個人倒地的聲音。如果是個思考周全的忍者，就不會讓他們發出任何聲響。當對方快要倒下時，一個箭步地跑上前去，抓住他，然後輕輕地放在地上，看來左平次的技巧，尚未到達這個地步。

＊　＊　＊

（左平次這傢伙，幹得不錯！）

才藏躲在樹梢裏，冷眼旁觀老忍者左平次表演的這種

「虻」的殺戮法。左平次就像一隻虻似的，在雨中穿梭不息，他不斷地在對方的背後刺上一刀，而被刺的人都不會發覺到，仍信步地往前走，直到毒藥發作，才倒下去……這樣接二連三地倒了四個人。

當第四個倒下時，第五個才發覺異狀，但是他一發出叫聲，才藏旋即縱身躍下，揮刀斬落對刀的頭顱，同時緊抓騎馬武士的脚。

「幹什麽？」

才藏從下面順勢地刺過去，那位武士立刻自馬背上跌進漆黑的泥淖中。

（嗯，實在可憐。）

一會兒功夫，當才藏從泥淖中站起時，已經穿戴好武士的頭盔和甲胄。

「左平次，馬。」才藏指指那匹馬。

「遵命。」

左平次牽著馬過來，他也穿上了甲胄。

「點燃火想吧！」

左平次拉著繮繩，才藏把長矛拽入腋下。兩人向守門處直奔過去。

（到達守門以後，還得再想個辦法。）

守門的前面，有鑄火燃燒著。

警衛隊分做兩部分，一隊在守門處，另一隊在通往守門的橋頭警衛站。

他們到達橋頭，向警衛報名說：

「我是龍川豐前守大人的家臣——」

才藏故意把家臣的名字隨意地帶過去。

龍川豐前守是陣營中的監察使之一，所以他的家臣出外巡視，也沒什麽奇怪。

「有奸細出現。」

才藏拉開嗓門大叫：

「一位騎馬武士和他的五個手下，在那棵松樹旁被人殺害了。」

說完後，騎著馬消失在黑暗中。

其實，那只是一匹無人的馬，徒然地消逝在黑暗中，而才藏早就跳到馬下，同時乘著敵人自顧不暇的時候，躲到外護城溝的城垣背後，卸下笨重的甲冑。

左平次也是如此。

＊　＊　＊

才藏和左平次兩人倒掛在木橋下，準備爬向守門的那一端。

忍者向來精於爬牆、倒爬天花板，他們稱呼此種倒爬天花板為「吊爬」。

「左平次，你能不能吊爬呢？」

才藏的意思在木橋下倒爬。

這種技巧、手、脚都需要有超人的握力。

「你不要當我是老人而諷刺我。」

「你辦得到嗎？」

「怎麽辦不到呢？」

他們悄悄地爬到守門那兒，隔著一張橋板，侍衛就站在守門前。

「左平次，你把煙球準備好。」

才藏輕聲地告訴左平次。

「好。」

「我們現在爬上去，然後按照先前的計劃行動。」

兩人輕巧地爬到橋面上，蹲在欄杆背後。

守門旁，有三位戴著笠帽的武士站在那裏。

鑄火很興旺地燃燒著，但火光照不到他們兩個。

才藏推了一下左平次的手肘，示意他把煙球丟到鑄裏。左平次會意地扔了三、四個煙球過去，武士們竟渾然不知。

左平次丟完煙球，接著拿出十字飛刀。

他每扭動一次右手腕，十字飛刀就順勢地劃過天空，不偏不倚地刺進武士的喉嚨。

（哎呀，他的技巧這麽好。）

才藏料不到左平次還有這一招，不覺驚歎著。

武士們相繼地掙扎倒地，突然鑄火「轟」的一聲，炸了開來，四周盡是濃厚的白煙。

才藏和左平次趁勢爬到守門的屋宇，再快速地跳到城垣上。

「他們開始騷動了。」

橋上穿梭不息的人羣，造成一片混亂。

「現在才不知所措地跑上跑下，已經太晚了。」

左平次看著他們慌亂的樣子，竟得意地咧嘴竊笑。

「左平次，你看背後。」

才藏和左平次的背後，就是名古屋城了。

守門處的騷動，引得城裏的人，拿著火把衝出來。

＊　＊　＊

四周漸漸地明亮，此時已是破曉時分。才藏和左平次躲在松樹旁，眼見拿著火把的武士們，向他們這邊走過來。

「霧隱才藏，你打算怎麽辦呢？」

左平次緊張地問著才藏，繼續說：

「看來我這個說故事的左平次，也會戰死在名古屋的城垣上。」

「嗯，忍者戰死可眞是難得一見。」

才藏覺得很可笑，自我解嘲地說著。

忍者和一般武士畢竟不同，忍者戰死，算是一種恥辱，而沒有任何榮譽感。

「如果眞是這樣，我們豈不成了伊賀、甲賀的笑柄，而遺臭萬年？」

左平次扮了一個鬼臉，到這種地步，他還挺幽默的。

「霧隱才藏，這個時候，你還想殺大御所嗎？」

「這樣怎麼能殺大御所呢？即使走到正城樓，也沒這麼容易，我們還是撤退吧？」

「對，我們應該撤退，算大御所命大，不過，好不容易到這裏，不向大御所打個招呼，實在很遺憾。」

「你的筆借我一下。」

「你拿去吧！」

才藏在紙上畫了六個粗黑的圓圈，然後和著飛刀，插在松樹幹上。

「你畫的是六文錢？」

六文錢是眞田幸村的家徽，那意味著「眞田幸村來到」。

「這樣就夠了。」

「嗯，你想得不錯，敵人看到了一定會恐懼萬分。」

「那麼，左平次——」

「對，我們就此分手，然後在寒舍會合吧！」

兩人很快地往左、右方向分道揚鑣。

拿著火把走過來的武士們，突然找不到人影，而不知所措。

天色未明，才藏已經回到第七寺，左平次的房子裏。

「結果怎麼樣呢？」小若關切地問道。

「左平次回來沒？」

「還沒有。」

才藏頗爲擔心地搓著雙才。

小若在一旁反而十分鎮定，因爲她相信左平次的武術高明，不會有問題。

此時，遠在一方的名古屋城，突然傳來一陣號角聲。

這是德川家康率軍出城的訊號。

他們預定繼續南下，經過東海道的宮驛站以後向西行。

「小若，再待下去就會出紕漏。」

才藏迅及換上輕便的衣裳，說道：

「妳趕緊穿上旅遊的裝束吧，我們要離開了。」

鷹之峰

鷹之峰：其後，才藏跟隨著德川家康的部隊行進。一路上，有小若隨行，所以不曾引起他人的懷疑，一旦有人查詢時，就稱：

「我是肥後阿蘇大宮司家的家臣——齋藤縫殿，這位是我太太——小若，這次奉命出使鹿島、香取兩社，任務已經達成，請你讓我們通行吧！」

然後拿出一張蓋著阿蘇大宮司家的印章的僞通行證給查問人員檢驗，才順利的通路。

但是當他們到達近江草津的驛站時，有一位經管驛站的人員——落合小平次，前來巡視。此人不但是德川家康的旗本（德川家康的直屬武士），同時也是尾張國二宮大縣社的住持（主管神宮者），所以對才藏的身分，起了很大的疑心，而一再執拗於自己的成見。他詢問才藏說：

「既然你是奉命出使，爲什麼身旁連個隨從都沒有呢？」

「我原來有兩個隨從，因爲肥後到關東的路程太遠，一個不幸病死於途中，另一個則逃跑了。」

「那麼你說說阿蘇十二個神的神名給我聽吧！」

事實上，才藏既然假冒神宮的家臣，對神宮的一切情形，當然得瞭若指掌，所以對這一類問題，尚能應付裕如。

才藏如數地背出十二個神名後，落合小平次不放鬆地繼續追問道：

「你再念祝文給我聽吧！」

才藏大聲地背完祝文，相信多少也削減了落合小平次的疑心，所以就毫無顧忌地說道：

「如果你願意，我可以祝禱德川軍戰勝。」

「那倒不必了。」落合小平次不疑有它地回答。

他們總算又平安地通過查問。

落合小平次走了以後，小若追問才藏說：

「剛才你怎麼開那種玩笑？如果他眞要你在永井（距離草津約兩里半的路程，是德川家康宿陣之地）的陣營祈願的話，你怎麼辦呢？」

「我會照做，」才藏平臥著，繼續說道：

「很巧，甲賀離這兒很近，而且妳的娘家，甲賀望月也這在附近，我會聚集一些假冒住持的人，到永井陣營裏去祭火祈願，一定有很趣。」

「那麼你打算冒充住持去暗殺大御所嗎？」
「對。」
「你這個人眞是膽大包天。」
「你說我大膽……哈哈哈。」
才藏不由自主地大笑一陣。
其實，他也覺得自己太過執拗，前幾回在駿府，田中，名古屋等地，都已失敗，但至今仍無法打消這個念頭，只因爲他一旦傾全力於某件事情時，如果沒有達成，就會過意不去。
翌晨（二十三日早晨），才藏意外地發現事情有了很大的變動，立刻帶著小若，從草津川的河堤，來到琵琶湖畔。
此時，晨霧漸漸地消散，湖面上發現出一長排插著旗幟的船隻，往南面航行。排在中央的大船，顯然是德川家康所乘坐的。
才藏定定地楞在那裏，半響說不出話來。
這必然是德川家康設下的圈套，他知道忍者會從中騷擾，所以改變了預定的行程，由海路到達京都。
（讓他逃跑了！）
才藏於心不甘地喃喃自語。
小若在一旁竊笑，才藏用一種怕的眼神瞪著小若。
回到草津驛站，只看到德川家康遺留下來的後衞部隊，在街道上整軍，預備繼續南下。
驛站旁，人、馬一片混亂。
「再這樣下去，連茶都喝不到。」
每一家店面都擠滿了關東的士兵，在路上也能聽到他們的叫喚聲。有的操著三河口音，有的操著駿河口音，也有甲州、關東等不同的口音，他們在那兒口沫橫飛地大發言論，這其中，尙有吃糕餅、飲酒、飲茶的士兵，大家不斷地擠來擠去。
「小若，妳餓不餓？」
此時，才藏始察覺到時候已不早，而截至目前爲止，他們連早餐都尙未進食，小若一副楚楚可憐的表情，點著頭說：
「我餓了。」
「那麼我去買些糕餅來吧！」
「才藏，難得你也會有這麼體貼的時候，不過，現在到處是一片混亂，恐怕不易買到，我會忍耐的。」
「不要緊，我去買，但在我尙未回來之前，妳千萬不能離開此地。」
「才藏──」小若於心不安地看着才藏，那眼神，彷彿是一位新婚不久的婦人。

才藏牽着小若至街道旁的松樹下等候，然後才走進茶屋。
茶屋門前，有一個人正在那兒舂米做糕餅，而另一旁則忙着蒸糯米團。一旦舂米以後，尙需置於板墊上揉圓，但是這一羣煩躁的士兵們，都等不及，搶成一團。
（哎呀，眞的，這樣怎麼買得到呢？）
才藏大步地走向這羣士兵，叫道：
「走開，走開，」
然後推開士兵，逕自地走進去。
「哼，你是什麼東西。」
「走開就走開嘛！」
這羣士兵很不服氣地破口大罵，更有二、三位莽撞的士兵，順手抓起才藏胸前的衣服，說道：
「你說什麼？」
才藏使勁地推開眼前的士兵，一位士兵不堪一擊地倒在地上。
「什麼東西，你這傢伙。」
「喂，有人鬪毆！」
附近的士兵，一窩蜂地擁了過來。
「不要碰我，」才藏瞋目直視周遭的人羣，說道：
「如果有人碰到我，一定會遭到神罰，而在戰場上受傷，你們看這個吧！」
他從懷中取出阿蘇大宮司的神符，說道：
「你們看，這是全國最靈驗的阿蘇大宮司的神符，我是大宮司的家臣──齊藤縫殿，特地前來祝禱你們的武運，同時爲你們祈神靈的糕餅，難道還不滿意？」
四周立刻鴉雀無聲，因爲，每個人都害怕戰死。

＊　＊　＊

住持在當代，流傳着一種風氣，即武藝、公卿參半。平素以公卿的姿態出現，一旦遠行外地，就穿上武士裝束，有時甚至遠赴戰場，參加戰役。
如今才藏假冒的這位「肥後阿蘇大宮司家的家臣」，其主君、阿蘇家擁有龐大的神宮領土和神人般的武士。宮司、禰宜等神官，專門俸侍神明，而神人則從事武藝工作，一旦發生戰役時，宮司卽權充總司令，禰宜權充部將，所以阿蘇神宮，不論在神威或武威上，都震撼全國，無怪乎士兵們獲悉才藏的身分後，都震驚地大叫：
「哎呀，原來就是阿蘇大宮司家。」
「大家不能對他無禮。」
大夥兒又七嘴八舌地嚷着，半晌，才靜了下來，然後帶着敬畏的眼神看着才藏。
一位年長的士兵，走出人羣，對才藏說：

「禰宜大人，您能否爲我們祈靈，讓我們在大阪獲勝？」

「好，沒問題，我會好好地爲你們祝禱。」

才藏只想爲小若取得一份裹腹的糕餅，所以他悠然自在地從懷裏拿出紙和腰間的長刀。

「哎呀——」

「別怕，我現在要開始祝禱。」

才藏靈巧地把紙割成條狀，權充符條，然後再把士卒剖開的青竹權充木柄，套上符條。

「這樣就可以了。」

「唉，眞不愧是神官，這麽快就做好了。」

才藏拿着符柄，在石臼上揮了三下，突然很不悅地對周圍的人說：

「我在祈靈，你們怎麽站着不動呢？這樣會遭天責，你們到我身旁跪伏吧！」

「對，你說得沒錯。」

他們恍然大悟地圍了過來，跪伏在四周。

才藏拍手示意祝禱的開始，然後對茶屋的夥計說：

「舂杵拿過來。」

接過舂杵後，才藏一邊杵着石臼，一邊用明朗的聲調唸着：

「天上諸神，祈求你們護佑……」

茶屋的夥計，協助才藏完成這些糕餅。

才藏順手拿了十多塊糕餅，用竹葉片包裹好，拽在懷裏，對周圍的士兵們說：

「這裏有五十多塊糕餅，每一塊糕餅都含有神意，非常純淨，你們吃了這種糕餅，一定能防矢、彈、長矛等武器，同時保有好運道，所以你們應該感謝神賜的這些糕餅，每一個人吃一塊吧！」

「喔，那眞是感恩不盡！」

這羣人快速地做了一個膜拜的姿態，說了一些感激的話以後，就一窩蜂地衝過來搶，才藏馬上制止，說：

「這不是免費的，你們得付賬給茶屋的老闆，再按順序地拿，不要那樣亂糟糟地！」

才藏離開茶屋，突然見不到小若，原來松樹旁圍集了一大羣士卒般的人物。

＊　＊　＊

才藏走近這一羣士卒的身旁，聽到一陣戲謔的笑聲。

「喂！」

才藏大叫一聲，有二、三位士卒轉過頭來，露出一臉卑野的笑容，說道：

「喂，大家注意，她的丈夫回來了。」

「你們在做什麽？」

才藏嚴厲地問着這羣人，他們竟恃着人多，而用嘲弄的口氣說道：

「沒什麽，你放心吧！只不過看她孤伶伶地，怪可憐，所以過來和她搭訕而已！」

「尤物，可不是隨意給人家看的，現在讓妳大飽眼福吧！」

「喂，等一等。」

另位一個急切地叫道：

「我這個是房州第一的尤物，雖然不太好看，但是滋味不錯喔！」

「喂，我來晚了一步。」

最後一位乾脆走到小若面前，蹲下來說：

「人家都叫我相模太郎，我這個可是相模的尤物。」

「你們鬧够了沒有？」

才藏冷笑着對這幾位寡廉鮮恥的軍夫問道。

一方面，才藏也是爲了小若那種孤立無援，無助的表情，而覺得好笑，因爲以一個甲賀望月家的女兒，能够擔當密探的身分來說，對這些無賴的作爲，應該有能力輕而易舉地制服他們才是。

「喂，你們的領班不在嗎？」

才藏問着身旁的一位軍夫，他想找出領班來解決這件尷尬的事情，那位軍夫回答說：

「他就是領班。」

「喔——怪不得！」

原來那位作着猥褻舉動的所謂「常州人」，就是領班。

＊　＊　＊

「對不起，掃你的興。」

才藏走近露出褲底的領班身邊，說道：

「覺得有趣嗎？」才藏忿忿地問道。

「有趣！眞有趣！」

他們似乎有意挑起才藏的怒意，所以故作輕鬆地譏諷着。

「那麽也讓我加入你們的行列吧！」

才藏一手搭在身旁的士卒的肩上，那位士卒受驚地拔腿就跑。

才藏這時候才發現，他們不是士卒，而是一羣微不足道的軍夫，他們不必參加戰役，只負責搬運軍需品，所以沒有穿戴甲冑，携帶弓、矢，更無所謂軍隊紀律，其中雖有一些長期受僱者，但大部分都是戰役發生時，才臨時徵召，或自願受僱的，一旦戰役失敗，立刻就逃亡，如果是

戰勝了，就剝人敵人身上的武器，或侵入民家去搶奪、強姦，這些人形同一批無賴，對他們眞是無計可施。

當然像他們這一羣軍夫，如果在外胡作非爲，被上級發覺了，必然會受到嚴厲的懲罰，但是正因爲有這一層警戒，反而讓他們願意冒這個風險，而得到刺激。

才藏嚴肅地推開人羣，走進裏面。

（哎呀，可憐的小若。）

才藏意外地發現小若雙手掩面地蹲在那裏。

小若面前，站着三位窮兇惡極的軍夫，虎視眈眈地瞪着小若，其中一位，拉開褲管底，做出相當猥褻的擧動，大笑着對小若喊道：

「喂，小女人，看看這個吧！我這個是常州第一的。」

「我是這個女人的丈夫，你能不能把那個怪東西收進你的褲子裏呢？」

「什麽，你準備打架嗎？」

這個人像喝醉酒般地，說道：

「你說是她的丈夫？那更有意思了，如果你願意和我打架，我一定接受，對不對，各位？」

「對！對！」

大夥兒哄然地叫嚷地，彷彿等待看一場精彩的表演似的。

才藏遲疑半晌，久久不能決定。他想好好地整這個領班，洩洩怒氣，又覺得太不值得，但是看到這個場面，一股衝動的血液，逼得才藏無法控制，何況他是個身無羈絆的伊賀者，縱然鬪毆滋事，也無任何後顧之憂。

「好，我接受你的挑戰。」

才藏話一說完，已有二、三位軍夫從他背後衝了過去，才藏立刻把他們甩在地上。

「啊！啊！」對方慘叫了幾聲以後，就昏厥過去了。因爲才藏甩他們出去時，同時折斷他們的小手指。

「吃够了苦沒？其他的人還不趕快走！」

「好啊，你這傢伙！」

領班怒氣沖沖地站在才藏的面前吼道：

「你敢和我作對，眞是不怕死的傢伙，你要知道，和我作對，等於渺視了關東的威勢，觸犯大御所的尊嚴。」

江戶新政權的威勢，使得他們有恃無恐。

才藏不自覺地笑出聲來，說道：

「你說大御所嗎？哼，大御所的人，怎麽會在街道上，隨便把自己的『寶貝』給女人看呢？眞叫我不敢相信，我再說一遍，你們注意聽着，這個人剛才說是大御所的人。」

才藏高明的武藝，嚇得周圍的人都不敢作聲。

「你們這些人作證，我看他是冒充大御所的人。」

「什麽？你說我是冒充的？」

領班向前跨了一步，拔出刀來，向才藏砍了過去。

才藏立刻抓住他的右手，說道：

「怎麽樣？你這個大御所的人。」

才藏靠近他的臉龐，發現這個人手上的刀子，抖動得很厲害。

「你這傢伙……」

才藏乘勢拋出正在掙扎的領班，對方整個人在空中廻旋了一圈，才又重重地滾落地上，雙手掩住兩股之間，哭叫着說：

「好傢伙，我絕不饒你！」

那個所謂常州第一的「尤物」，血淋淋地跌落在地上。

「我才不管呢！那是你自己砍斷的，趕快去叫大夫來吧！」

其實，領班被拋出去的同時，他的「尤物」就已經被才藏砍了下來，只是才藏快捷的身手，掩蓋了圍觀者的耳目，大家還以爲這一切都是領班自食其惡果。

＊　＊　＊

這件事情鬧得滿城風雨，才藏成了被控訴的對象，經過城中監察使一再審問的結果，以這個軍夫隨意提起大御所，忤逆德川家康，再則，接受才藏祈福的茶屋附近的士兵們，證明才藏確是那位祈禱德川軍戰勝的阿蘇彌宜大人，所以才藏得以無罪獲得釋放。

其實，這一切，才藏早已預料到了。

秋末時節，即使是萬里晴空，也覺得格外地凜冽。才藏帶着小若離開草津，往膳所前進。

一路上，小若一想起那件事情，嘴角就泛起微笑。

「妳覺得那麽可笑嗎？」

「難道你不覺得可笑嗎？爲了替我買糕餅，你爲德川軍祝禱，同時和軍夫打架，眞是不得了。」

「所以妳才覺得可笑嗎？」

「嗯，實在太可笑了。」

才藏苦笑着說道：

「我想是因爲在駿府，田中、名古屋等地，暗殺德川家康都失敗了，一直悶悶不樂，所以就把當時的一股怨氣，全部發洩到那個軍夫的身上去，如今回想起來，覺得那個領班，實在可憐。」

「不過——」

「什麽事呢？」

「你爲我，做了那種事，可見你還是很體貼人，我衷心覺得很幸福。」

「妳不要這麽說可以嗎？」

才藏一副莫可奈何地說道。

「你爲什麽要苦着一張臉呢？」

「任何人遇到這種情形，都會這麽做的，我不是爲妳而做，女人眞會自作多情！」

「唉，你眞是個鐵石心腸的人，我眞想封住你的嘴。

」

他們到達大津驛站時，已經是暮靄沉沉。

代官所（德川家康領土內的行政機構）的前面，設了一道關卡，凡是前往京都者，都得經過嚴格地審查，落日以後，卽封閉關卡，不讓人通行。主要是爲了阻止東國、北國的閒士前往大阪城。

「哎呀！傷透腦筋！」

「這麽說來，今說非得在大津過夜不可。」

小若苦心竊喜地說着。她眞希望能和才藏一起過夜。

但是每一家客棧都溢滿了人羣，因爲他們都不能通過關卡，看來想找家客棧過夜，都成問題。

而且，每一家客棧都受到代官所的命令，在門前掛着夜宿者的名字及出身地。街道上也到處燃起篝火，巡視的士兵不斷地在那兒來回走動。

「唉，警戒得這麽嚴厲。」

江戶、大阪間的情勢，越來越緊迫。

才藏正在那兒觀望，突然一位正要擦身而過的行人，向才藏叫了一聲：

「喂，」

才藏抬高笠帽，定睛一看，原來是一位僧侶，他問才藏說：

「你是不是伊賀的霧隱才藏。」

*　*　*

才藏從笠帽下，端詳着這位突如其來的僧侶，他是一位年約四十、圓臉的中年人。

僧侶笑逐顏開地以雙手的食指和拇指，畫了個日輪的形態給才藏看。這在佛敎裏，是拜太陽神（大日如來）的印形，含「在」的意思，但在忍者之間，則代表「甲賀者」的印號。所以才藏一看僧侶的手語，立刻會意地說：

「是的，我是才藏。」

「敝人是——」

僧侶神態自若地以忍者特有的微弱聲調說着，這在一般人來說，卽使站在他的身旁，也無法淸晰地聽到。

「我是佐助大人的屬下，名叫雲，京都鷹峰山寺的和尙……這個山寺就是——」

他一邊走，一邊說着：

「雲龍寺院。」

「所以你才取名爲嗎『雲』？」

「是的。」

他的樣子頗爲滑稽，才藏不自覺地笑了出來。

雲爽快地笑着說道：

「你看我的樣子，好像很可笑，但是你知道，我在大津臨濟宗的寺院裏，還挺有名氣的，六歲時，就在甲賀百地道順那兒學習忍術，二十二歲時，前往京都的花園妙心寺院修行，至今也有二十餘載，所以在京都的鷹峰，提起雲龍院的僧侶，連鄉裏的小孩子都認得。」

才藏聽完後，也附和道：

「嗯，眞是個難得的忍者。」

事實上，以僧侶的姿態出現，絲毫沒有暴露忍者的身分，委實不易，尤其藉着僧侶的姿態，二十年來，搜集了不少各種珍貴的情報，更屬難能可貴。

這個叫雲的僧侶，似乎很樂於和他人閒聊。

「今天很榮幸地能見到伊賀的名人，才藏大人，您一直都是武士嗎？」

才藏聽到雲奇妙的問題，禁不住笑着回答說：

「是的，我一直是個武士。」

過去才藏雖然也曾做到山伏、神主的地位，但依舊保持着武士的身分。

「哎呀，那眞是不容易。」

因爲大部分的忍者，都是以僧侶，或是戲子、乞丐、藝人等各種不同的身分，賴以維生，能够像才藏這樣，一直以武士身分過活的，實在少之又少。

「不過——」才藏苦笑着說：

「這也是不得已，因爲我出身於伊賀上忍的家裏。」

「喔，對，我想起來了，你是上忍出身的人。」

伊賀的上忍，就是住在村落的廣大府邸的鄉士（地方上兼掌農業的武士）。他們從農家子弟中，精選一些三、四歲，聰穎的兒童，敎以忍術，訓練成爲下級忍者，然後分派到各諸侯間僱用。

「你是上級忍者，所以一直以武士身分出現，也是理所當然的事，但是身爲一個上忍，還自己施行武術，眞是難得。」

「那麽你認爲我是做着好玩的嗎？」

「不，我一點也不這麽想，我只是遺憾你這種身分的人，還要勞駕貴體做這麽辛苦的事情。」

他們一路對談着，不知不覺已來到驛站附近的小寺院

。

「這裏就是今晚我們要過夜的地方。」

這位鷹峰雲龍院的僧侶，竟然像進入自己家門般地，大步走進寺院裏。

「這裏是臨濟宗的寺院嗎？」

「是的，這個寺院的主人，就是敝人在花園妙心寺修行時的師弟。」

一位年輕、禿頭的僧侶，很客氣地出來迎接才藏和小若。據說他們二人，自妙心寺僧堂至今，已有二十多年的交情，儘管友誼深厚，這個寺院的僧侶，竟然完全不知道他的師兄是個甲賀者，同時在忍者間，以「雲」的名字自居。

年輕的僧侶，帶他們到大廳上後，即自行離去。

才藏由衷地欽佩雲，說道：

「你眞是個優秀的忍者，古諺有云：良忍獲得益友，終身受用不盡。」

這個古諺，一直流傳於伊賀流之間，意思是說，一位優秀的忍者，即使終其一身活在別的國度裏，也可以由摯友那兒，獲取許多珍貴的情報。

德川家康也曾有過這麼一位難得的密探，他的名字是石川嘉右衞門重之。

德川家康去世以後，他奉命前往京都，探查宮廷的動向，所以在寬永十三年時，住在京都北邊的一個乘寺村裏，以丈山的別號，隱居於當時名聞一時「詩仙堂」。

他擁有豐厚的學識，擅長於詩文，許多欽慕丈山的風雅的名士，如親王、門跡（接管寺院的人）、公卿等，都願意冒風險地爲他效命，所以一直到他九十高齡，與世長辭之前，都能輕易地獲取可靠的京都情報。

德川家康還有一位得意的密探，名叫小幡勘兵衞景憲，他是武田家的武將——小幡豐後守昌盛的兒子。

武田家滅亡時，小幡勘兵衞景憲才四歲，被德川家康收容爲德川秀忠的侍童。

十八歲時，自願以僧侶，遊歷諸國，從事密探的工作，當關之原戰役發生時，即回復武士的身分參加會戰，一直到戰役結束後，才又浪跡天涯。

後來在大阪戰役中，與京都所司代板倉伊賀守勝重共謀，前往大阪豐臣家，充當家臣，然後將大阪的情報，洩露給關東，因而年俸增爲二千五百石。

他研究了武田信玄的戰術，成爲甲州流軍學的開山始祖，一直到他結束生命時，已擁有門徒兩千人。

如今這位「雲」的忍者，同是屬於這一類，以臨濟宗寺院，從事各種機要工作。

「才藏大人，」雲接近才藏說：

「猿飛佐助大人要我傳話給你。」

＊　＊　＊

是夜，才藏和小若夜宿於正殿後面的客殿裏。小若換上寢衣，熄滅燈火以後，對才藏說：

「才藏，明日我要和你告別。」

「是嗎，要到什麼地方呢？」

「剛才聽到雲說，隱歧殿非常震怒，要我立刻回大阪城。」

「什麼？隱歧殿生氣了？」

看來這個女人也是隱歧殿的屬下。

「雖然我不是存着旅遊的心情出來，但是她一口咬定我是和你在途中，像夫妻那樣的談情說愛，而懈怠了任務。」

「不是這樣嗎？」

才藏半開玩笑地問着小若，忍不住笑了起來。

小若看才藏一點也不表同情，故意緊靠才藏，嬌嗔地問道：

「你眞的這樣想嗎？」

「並不是沒有想過。」

「喔，你這個人眞薄情。」

「是嗎？」

才藏認爲反正是逢場作戲，所以就隨便敷衍了一下，誰知小若竟像是眞的生氣般地正言道：

「今晚算是最後一次和你過夜，你竟說出這麼薄情的話來，我知道你根本就是喜歡隱歧殿！」

話又扯得過於離譜，才藏趕緊辯駁道：

「我不曾喜歡過任何女人。」

「你說謊，如果不是隱歧殿，就是青子公主，再不就是那個被人識破是關東密探而遭人趕出的阿國姊，對不對？這些我都知道。」

「就算是好了，妳究竟要我怎麼做呢？」

「我回到大阪後，遲早會發生戰爭，到那時，我就不能步出家門，今夜是最後一晚，只要你對我說一句話即可，你以前不是要我們假扮爲夫婦嗎？但是現在我要你收回這句話。」

「那是什麼意思呢？」

「請你對我說：我們是一對眞正的夫妻。」

「我不懂妳的意思，在忍者的國度裏，任何東西都是虛幻，無所謂眞與假，如同雲可能終其一身都是僧侶，但是他的身分，隨時可以變動，如果妳要抱怨的話，就該抱怨我爲什麼出身在忍術的家族裏。」

「正因爲如此，所以只要求你口頭上告訴我卽可，不管能不能做眞實的夫妻。」

小若溫熱的身軀緊靠着才藏，說道：

「才藏，我請求你快說這句話，萬一大阪城淪陷了，我不知會淪落何處呢！」

「小若，」

才藏一把抱住小若，半晌，才說出小若所要求的那句話。

＊　＊　＊

慶長十九年十月二十五日，才藏和佐助再度會面於洛北愛岩郡鷹峰的雲龍院裏。

德川家康已於二十三日夜晚，到達京都的二條城。他進城以後，立刻召集藤堂高虎、片桐且元等人，開了個攻擊大阪的緊急軍事會議。

此時，關東的軍隊陸陸續續地來到京都，溢滿了街道。

鷹峰山麓的村落，距離京都市中，約有兩里之地，是召開秘密會議最理想的場所。

從村落的溪流，可以直接下溯到京都市內，成爲紙屋川，相反地，如果從這個村落，越過一座山，就能到達丹波。丹波是過去盜賊經常出沒之地，同時也是盜賊每晚騷擾京都的窩巢。

整個村落，至今已籠罩在濃濃的秋意中。

雲龍院正座落於鷹峰的山崖邊，四周盡是紅葉片片的楓樹，相形之下，這座小禪院，好似夾在錦繡堆裏。

雲帶領才藏至雲龍院的大房間裏，此時佐助尙未到達。

「佐助還沒來嗎？」

「可能要到晚上才會到達，因爲一路上警戒非常嚴密，同時也不能經由京都街道上至此，如果越過了山嶺到這兒，可能就會早一點到達。」

落日時分，佐助穿着一身便服，悠然來到。

「喂，才藏，還好吧！」

佐助非常熱切地握着才藏說：

「你好像晒黑了一些。」

「是的，這段旅程相當艱難。」

「辛苦你了，主君非常感激你。」「雖然辛苦，但是一點成效也沒有，大御所現在還是那麼健在地在二條城，積極策畫攻擊大阪。」

「對了，佐助，你認爲此次戰役，大阪有可能贏嗎？」

才藏突然想起這個問題，急切地問道。

「嗯，從前我對這件事也曾懷疑過，但自從進入大阪城，看到軍隊堅強的陣容，我想只要主君健在，大阪一定會戰勝，同時改變天下大勢。」

「你是說會戰勝？」

「一定會戰勝。」

「經你這麽一說，大概不會錯吧！」

才藏很有誠意地說着，因爲他相信佐助的分析與他的預感。

「有關戰役之事，就讓主君去操心吧！我們另外有事情要做，這項工作，相當艱鉅而棘手。」

佐助所說的工作，就是指斬死京都德川派的主要人物。

＊　＊　＊

看來這項工作，是眞田幸村所下的命令。佐助說得不錯，這項工作，確實相當艱難。

「那麽你把工作的細節，詳加說明一番。」

他們預定削弱聚集在京都的關東派的軍勢，在尙未開始作戰以前，先動搖軍心的一種戰術。

「那是一種暗殺吧！」

「對，」佐助頷首稱是。

「是不是要斬死部將呢？」

「當然，」

「那麽要斬死多少部將才够呢？」

「主君的意思是，能斬死多少，就儘量斬死，這種暗殺事件，很早以前，在京都卽曾發生過，如今已成爲京都的重大事件之一。」

「佐助，你打算做什麽呢？」

「當然我不會讓你一個人去獨挑這種艱險的事情，我們一起去擾亂京都的治安吧！身爲忍者，一定會熱中於這種事情……不過，除了這件事情以外。」

「還要做什麽事呢？」

「我們還要帶一百名忍者到京都，讓他們在市中散播流言，就像現在守衞於江戶的藝州——福島左衞門大夫正則，很可能會投效豐軍，或是防長的毛利、薩摩的島津、肥後的加藤家等，與大阪的豐臣家，遙相呼應，藉着流言的散播，使德川軍相互猜忌，而達到削減士氣的目的。」

「那麽你就是這項工作的幕後指使囉？」

「我只是協助者，隱歧殿才是眞正的幕指後使者。」

「是這樣嗎？」

「你聽了高興嗎？」

「佐助，你怎麽說這種話呢？」

才藏露出不悅的神色。

「其實也沒什麼，只是隱岐殿說能見到你，會很高興而已，沒有什麼其他用意。」

佐助接着說道：

「隱岐殿現在可能已經來到京都，在市內某一個地方，我不能確定眞正的處所。不過，才藏——」

「什麼事呢？」

「如果你想見她，我可以想辦法。」

其實，才藏眞正關心的是菊亭大納言的女兒——靑子的安危與否，但是他並沒說出口。

（這件事請孫八去打聽好了。）

才藏內心暗自決定。

「雲……」

「什麼事呢？你有何交待，我一定爲你效勞。」

「我有事情想拜託你，以前僱用在伊賀老家的那些下忍，在京那的室町，開了一家介紹所。」

「就是那一家分銅屋嗎？」

「你的反應眞快，那麼麻煩你告訴分銅屋的僕人——孫八，說我已經回到京都。」

「好，今晚我一定去。」

穿着僧衣的雲，說完後，立刻站了起來。

影法師

近來京都流行着一首歌，這首歌好像是從六條室町的妓女街道開始流傳。

這首歌叫「憂鬱的影法師」，上自京都的公卿、公子哥兒，下至河原的乞丐，幾乎每個人都會唱這首歌。

「你聽到沒有？」

有一位武士問身旁的同伴。

「現在整個街道上的人，都在哼這首歌曲。」

對這羣離鄉背井，正要遠赴戰場的武士們來說，這首歌曲，眞有削減作戰士氣的奇妙力量。

「聽了那首歌，戰場的功名突然覺得空虛。」

「京都這個地方，就是那麼令人厭惡，所見所聞，無不影響軍隊的士氣。」

他的同伴也附和道：

「我看這地方不適合我們住得太久。」

「對，我也這麼覺得。」

一些武士們，因爲生活過於單調，在一起喝酒作樂，不知不覺地哼起這首歌。

「不要再唱了，眞是讓人心煩。」

一位武士無奈地踏了一下地板，大聲喝道。

這地方接近二條城鎮，是一座寺院的正殿，伊奈築後守忠政的部隊即宿陣於此。忠政是德川家康的家臣之一，所以他的部隊，可以說是德川家康的親衞隊。

「你有沒有聽說，昨天有人在本寺院的牆上塗鴉？」

「我聽說了，但至今尚未找到禍首。」

「他是怎麼寫的？」

「聽說是這麼寫——」

這個人唯恐他人聽到，就輕聲地低吟道：

御所柿子，自然成熟，落在地上，秀賴撿柿。

這首詩像是有意暗示大御所般，雖然所司代的官員們，一再地尋找禍首，仍然一無所獲。

「很可能是影法師幹的。」

「對，一定是影法師幹的。」

這位領首附和的武士，不一會兒，即死於寺院大廳的西端窄廊上。

當時，他如廁出來，口中哼着「憂鬱的影法師」這首歌曲，突然發現異樣的人物，立刻叫了一聲：

「奸細！」

其他武士們一聽到叫聲，追過去時，未曾發現奸細的影子，却看見此人已死在血沼之中。

這件事是在大白天裏，又發生在伊奈築後守的陣營中，當然起了一陣大騷動。

伊奈築後守忠政正在二條城裏，幸而他的弟弟典膳，在陣營中。

典膳驗完屍體後，發現死者身上的刀鋒，異常銳利，必然是刀法高明的兇犯所幹的事。

伊奈築後守的陣營裏，包括武士、士卒等，頂多也不過五十人左右，而這些人中，幾乎無人學過刀法，由這種鋒利的刀法，可以推斷兇犯必不是自己人。

「究竟這人會從那裏潛入呢？」

「我們到監察使那兒去報備吧！」

「那樣有失我們家的面子，不如報備此人病死好了。」

典膳說得不無道理，如果是在陣營外，遭人殺害，尚情有可原，但此事發生於陣營中，一旦追究起來，突然會以警戒鬆弛而遭譴責。

伊奈家的先祖忠次，是往昔居住於尾州荒子村，號稱「熊藏」的農夫。他並非以武功見稱，才有今日的成就。

原來，他只是當地的武士佐藤彌藤次的僕人，因爲有理財的才能，所以被升爲武士。

當時，正值德川家康領土日益擴張之際，不但急需要武官，同時也需要文官，所以佐藤彌藤次把熊藏推薦給德川家康以後，熊藏才開始了任官的生涯。

德川家康異常重視熊藏的才能，不但封他爲築後守，年俸高達一萬石，後來竟升遷爲關東郡的代官。

伊奈築後守忠政，即是熊藏的兒子。

如今在陣營中發生這種不名譽的案件，一旦爲外人知曉，必然會被取笑說：

「反正此人只是因爲擅長理財，始提升爲諸侯的，在武事方面，當然無法警備森嚴。」

「聽到沒有？千萬不能洩露此事。」

典膳向大家吩咐後，即轉入房裏休息。

一會兒，房間裏突然發出一聲慘叫。

典膳的房門霎時塌了下來，典膳的軀體也滾落到院子裏，整個人已不醒人事。

翌日，發生命案的消息，立刻傳遍了京都市內。

雖然，命案發生之地，只是鎮上的一座小寺院，但是掌管陣營的伊奈築後守忠政，身爲德川家康的家臣，同時自己的弟弟和部屬都在短時間裏遭人暗殺，這種事件，大大地動搖關東的威信。無怪乎連京都的庶民都傳聞此事。

德川家康同時接到京都所司代板倉勝重和陣營監察使城昌茂的稟報，而獲悉此事。

「對這次命案的發生和塗鴉事件，很可能是大阪派的計謀，我們只要在市內做嚴密地搜查，不難找出兇嫌。」

德川家康聽完他們兩人的稟報，只默默地說了一句：

「不要管他。」

當然德川家康說這句話的意思，主要是對塗鴉事件而言，他不願大家因爲塗鴉事件，神經過敏，而影響關東軍的威嚴。但是對於暗殺事件，則未曾表示任何意見。

「您看應怎麼樣處理這次的暗殺事件呢？」

「我能開口表示任何意見嗎？」

「什麼？」

城昌茂不知德川家康的意思，仍追問着。

京都所司代板倉勝重輕拉城昌茂的衣袖，以眼示意，兩人隨即退出德川家康的寢室。

京都所司代板倉勝重這才對城昌茂解說德川家康的意思：

「對暗殺事件，大御所是不能說任何話的，一旦他開口表示意見，伊奈築後守忠政不得不切腹自殺。」

此時，才藏和佐助正在鷹峰的雲龍院裏飲茶。

不一會兒，僧侶裝束的雲從京都市區回來，說道：

「那宗命案，傳遍了全京都，聽市民說，好像是影法師幹的。」

「影法師？」

佐助一臉驚愕的表情，問道：

「你是指目前正流行的那首歌曲『憂鬱的影法師』嗎？」

「是的，才藏在陣營附近行走時，不是正唱着『憂鬱的影法師』這首歌嗎？聽說陣營中的士兵們，也聽到了歌聲，所以所司代認爲兇嫌一定是那位低吟『憂鬱的影法師』的人，如今他們正嚴密地查緝中，京都市內，突然沒有半個人敢再唱這首歌了。」

「嗯，影法師的名字很奇妙，才藏，我們乾脆充做影法師，到京都裏去大顯身手吧！」

佐助興致勃勃地說着。

從五條大橋東端，沿着鴨川北邊的方向走，可以看到一座長滿青苔的阿倍晴明的五輪塔。

阿倍晴明是古王朝中，專門在宮廷裏，爲人卜卦，預言的箸龜，可以說是卜巫的開山始祖。

「聽說阿倍晴明的墳塚有鬼火。」

看到的人均議論紛紛。這個消息再度傳遍京都市內時，是在命案發生後不久的事情。

「大概是燐火吧！」

有的人亦不以爲意地解說着。

因爲越過鴨川往東走，就是一片鄉野之地，落日之後，幾乎沒有人來往。這附近有一間寺院，叫「法成寺」，如果從寺院的草地上，往下掘兩尺，會出現骨骸，所以是個相當陰森的地方。

藤堂高虎的法成寺附近的一間建仁寺院裏紮營。

「你聽到了沒有？」

藤堂高虎的家臣對他的同伴問道。

一會兒後，這件事情，整個陣營都傳開了。

「聽說最近本多家的家臣，被那團鬼火追得昏倒在地。」

「什麼？怎麼會有這種事？」

有的士兵聽到這消息就嚇得臉色蒼白。

「怎麼這麼不幸，在我們陣營中發生這種怪異的事情，眞是不吉利，而且這樣會影響我們的聲譽，是不是要請山伏來祝禱一下？」

當時，幾乎每一位諸侯的陣營中，都有幾位隨行的山伏，爲他們祝禱，現在陣營中已出現這種事情，自然想請山伏來消彌惡運。

「去請慈音房來吧！」

一直坐在角落邊冷眼旁觀的男人，突然開口說：

「喂，等一等，這件事可能不是幽鬼做的，所以你們請慈音房來祝禱也是於事無補。」

「喔——原來是彥阪啊！」

大夥兒此時才發覺到這個人的存在。

彥阪傳藏是名聞天下的大拾流的高手。

慶長十八年時，彥阪傳才藏受僱於藤堂家。當時，藤堂高虎剛從伊予今治城主，升遷到伊勢的津城，奉祿亦提升爲二十二萬九百石，尤其關之原戰役以後，領土驟然也擴張，除了世襲的少數武士之外，大量地僱用一批新的武士，彥阪傳藏就是這批武士當中，最新的一位。

彥阪傳藏繼續誇耀自己獨有的見地：

「以前我在諸國修練時，就看過好幾次這種怪異的事情，如今陣營也發生這種事，一定是從他國潛入的伊賀者，或是甲賀者所幹的事，否則就是大阪派的忍者幹的。」

＊　＊　＊

「你說那團燐火是大阪派的忍者所幹的嗎？」

「沒錯。」

彥阪傳藏得意地微閉雙眼，頷首稱是。

「那麼是否爲影法師？」

「這就無法確定。」

「如果眞是影法師，那麼請山伏來也不管用囉？」

「當然。」

彥阪傳藏露出輕蔑的神情說道：

「對方是個忍者，除了用刀法去對付以外，沒有其他辦法，而且刀法不够高明，是不管用的。」

「喔——」

大夥兒均聚精會神地聽他發表高見。

「彥阪傳藏，你是不是打算斬殺那位擾亂京都市民的影法師呢？聽說現在連所司代板倉勝重也無計可施，如果由藤堂家的人斬死的話，一定會增添藤堂家的榮耀。」

「我正有此打算，但是這種事非同小可，我必須先向主人稟報，請他派一些人給我，才去斬死影法師。」

向主人藤堂高虎報備一番。

「呵，傳藏決定做此事？」

藤堂高虎的大將——藤堂仁右衞門高刑，聽到這個消息，異常興奮，立刻命令隨侍說：

「請傳藏過來。」

依仁右衞門高刑的意思，如果能在進軍大阪以前，殺死騷擾京都的影法師，不但象徵軍運順暢，同時也能提升藤堂家在德川家的地位。

彥阪傳藏到達以後，仁右衞門高刑急切地問道：

「你需要多少人手？」

「我要二十位騎馬武士和一百位士卒。」

「呵，爲什麼要那麼多人？對方不是才一個人嗎？又不是要出征會戰。」

「沒錯，我一個人就能殺死對方，但是怕他臨陣脫逃而失去斬殺的機會，所以要一批人在遠處包圍。」

「嗯，有道理。」

仁右衞門高刑立刻將此事稟報藤堂高虎。

藤堂高虎苦着一張臉說：

「傳藏眞的這麼說嗎？」

「是的，他說有把握殺死影法師。」

「混帳，這些武藝家，爲了提高自己的聲譽，不惜運用各種手段，怎麼連你也上了他的當？」

「眞的這樣嗎？」

「不要管他。」

藤堂高虎忿忿地說道。仁右衞門高刑仍無法洞悉彥阪傳藏的用意，當然他不像藤堂高虎那樣，以武功見稱，而有今天的地位。仁右衞門高刑純是賴以血緣關係，才提升到這種地位，無怪乎兩人會有如此不同的看法。

「你想想看，派了那麼多人，才殺死一個影法師，怎

麽算是藤堂家的榮耀，萬一失敗了，豈不丟盡藤堂家的顏面？所以千萬不要輕舉妄動。」

這些話，後傳來到彥阪傳藏的耳裏，使他非常不滿。

＊　＊　＊

隔夜戌時，彥阪傳藏自建仁寺的藤堂陣營中出來。

建仁寺西側外，有一條大和大道，此刻已是人煙稀少。

鴨川位於大和大道的西邊，由此可以看到京部市內輝煌的燈火。兩旁的松樹並排，雖然是滿天星光，整條大道依舊呈現陰暗的氣氛。

彥阪傳藏穿上輕便的裝束，額頭上綁了一條白布，脚上穿着潮濕的草鞋，以免草鞋鬆弛，招致失敗。

此時，藤堂高虎正問着仁右衞門高刑說：

「傳藏在什麽地方？」

「這個……」

仁右衞門高刑不敢據實稟報，藤堂高虎立刻察覺到，即和顏悅色地說道：

「傳藏大概已經出去了吧！」

「是的。」

「他可能聽到我不准許，就進退兩難，因爲他已經宣稱要殺死影法師，不願因得不到幫手而放棄原先計劃，我早料到傳藏會獨自行事。」

藤堂高虎眞是個不簡單的人物，仁右衞門高刑愕然地瞪着藤堂高虎，說道：

「那麽主人，你打算——」

「你認爲我會讓他一個人死去就算了嗎？我不會那麽殘忍，我會派人偷偷地跟隨着。」

藤堂高虎駁回彥阪傳藏的建議，是唯恐派了人去，萬一失敗，會遭人竊笑，所以不能公開地派士卒去保護他，而背地裏派人前去，如果成功了，算是立下功勞，如果失敗的話，也不會有外人知道。

「仁右衞門，你挑選二十位刀法高手出來。」

此時，彥阪傳藏摸黑地繼續往前走。走了約三丁左右，來到阿倍晴明的墓園。

法成寺崩塌的土牆邊，那座五尺高的五輪塔顯得格外地高聳。

(這裏大概就是出現燐火的地方！)

彥阪傳藏站在五輪塔附近的草原上，一切已準備就緒，只等待怪異的燐火出現。

不一會兒，五輪塔裏突然出現一團青光。

(你這可惡的傢伙！)

彥阪傳藏往後退了幾步，再看時，五輪塔裏的青光已

消失殆盡，而變成在五輪塔頂上飄浮着一團鬼火。

這一次，彥阪傳藏不爲所動地立在那裏，他要從這一片陰暗中，觀察出究竟是什麽人在操縱這團鬼火。

鬼火緩緩地下降，到達彥阪傳藏的眼前，驟然地變成一團巨大的鬼火。

「喔，我知道了，這是一種幻術。」

彥阪傳藏若有所悟地趕緊後退，同時拔出長刀，威脅鬼火道：

「有膽識就出來吧！」

「……」

「喂，出來吧，別想瞞我，你以爲我不知道？」

「那麽你是看到囉！」

這個聲音響自夜空，彥阪傳藏提高聲音回答說：

「不錯，我已經看到了。」

「既然如此，我再讓你看個淸楚。」

「啊——」

巨大的鬼火猛地向彥阪傳藏撲了過來。

彥阪傳藏本能地揮刀砍殺過去，對準鬼火，上、下、左、右，揮了四刀，當他再度揮出一刀，立刻聽到骨折的聲響和濃濃的血腥味，鬼火也突然地消失。

「你這妖怪，應該死了吧！」

「你看看背後。」

彥阪傳藏依言回過頭去，並未發現任何東西，他倒退幾步，再轉身時，果然看到剛才的那團鬼火，但此刻已經變得極度微弱。

「可惡，你這傢伙！」

這團鬼火竟緊跟著他的背面浮游。

「可惡，你這傢伙，還不滾開！」

彥阪傳藏左右晃動地甩都不甩，急得渾身濕透，他彎下身體，用刀在背後拼命地揮，却始終無法碰到。

「哎呀——」

鬼火悽慘地叫了一聲。

「哼，你現在總算知道我的厲害吧！」

彥阪傳藏很得意地跳了開來，突然他又感覺四周殺氣騰騰，他聽到眼前有揮刀的聲響，立刻矯健地閃開，同時也不甘示弱地回敬一刀。

這次，結結實實地聽到有人倒地的聲音。

「傳藏……」

彥阪傳藏隨着聲音的來源，探身過去。

「你眞不愧爲藤堂家的高手，你的刀法的確不錯，不過，我這個妖怪尚未死去。」

「你這傢伙究竟是什麽東西？」

「我就是阿倍晴明墓園的神明。」

此時，彥阪傳藏的眼前，突然又出現一團青光。

「傳藏，你能不能殺死我呢？」

「怎麽不能？看我的——」

彥阪傳藏向前跨了一步，用力地砍下去時，聞到一股濃厚的血腥。

＊ ＊ ＊

彥阪傳藏往後跳開，立刻遠離草原，越過法成寺崩塌的土牆，重回到大和大道上。

此刻，彥阪傳藏才稍微地平息方才緊張的心緒，長吁了一口氣。他拿起白布，仔細地擦拭刀上的污穢。

（這個對手實在很強！）

幸虧四周陰暗得無法見不到旁人，否則在艷陽下，如果被人看見了，一定以爲彥阪傳藏發瘋呢！

彥阪傳藏回到藤堂家的陣營裏，立刻躲進倉庫中蒙頭大睡。

天剛破曉，倉庫的門被人打開了——

「喂，傳藏，你怎麽在這裏？」

彥阪傳藏聞聽躍起，看見他的伙伴很擔心地訴說着：

「我們正在四處找你，昨晚你一個人到晴明墳塚嗎？」

「是的，而且我確實斬死了影法師。」

「哇——眞的斬死影法師呀？」

＊ ＊ ＊

衆人一聽，大爲震驚。

「沒有錯，我已經將他殺死了。」

傳藏拓出刀來，只見刀身上浮出脂肪。

（此刻正當破曉，我還是到草原上檢視一下吧！）

傳藏想着，趕忙從倉庫走出去。

正當他走出倉庫大門之時，發現背後好像有人們騷動的聲音，但他未加理會，只是若無其事地走出去，到達法成寺西邊的晴明塚草原。

草原上已升起朝霧；傳藏發現不遠的地方，有人影在走動，他注視半響，才知那些人是藤堂家的士兵。

「啊！大人！您來了。」

士兵們看到傳藏，紛紛上前和他們打招呼；才藏向他們點頭示意，突然地發現草原那邊，躺了四具屍體。

（啊！）

傳藏大吃一驚，原來這些屍體都是家中被稱爲刀法高手的年輕武士，怎會……

（到底是怎麽回事……）

傳藏臉色大變，想不出爲何會變成這樣。

那天，當太陽高掛天空之時，藤堂家的家老藤堂仁右衞門，已經聽到傳藏從那個地方失蹤，逃走的消息了。

「啊！我知道了！」

他哭喪着臉，對藤堂高虎說：

「昨晚傳藏確實到那個草原去過，我們雖然沒有證據，但是，那四個人很可能是要跑過去協助他，而被他誤殺的。」

「你的意思是說，他們不是被影法師所殺的！」

「嗯！可能是傳藏誤殺的，要不然，他爲何要跑掉呢？據說，他曾向在本原上收屍的一個士兵說，他一定要我到影法師，然後就跑掉了。」

「這件事千萬不能傳出去！」

藤堂陣中，竟然被一個影法師戲弄，這眞是一件天大的恥辱；因此，過去豐臣家舊臣的大名中，目前最得家康信任的藤堂高虎，當然害怕這件事洩露出去！

然而，不知道何人洩露了這個消息，總之，那天黃昏，這件事情已經傳遍京都的每一個角落了。

＊ ＊ ＊

名聞天下的京都娼妓街，過去指的是二條南北附近的柳町，不過，目前最熱鬧的地帶，已經移到六條的室町了。

此地的娼妓街是慶長七年，由柳町移過來的，因此，這裏每天弦音不斷，盛況不減當年。

「啊！眞是熱鬧極了。」

才藏推開身邊熙來攘往的遊客，對佐助說。

今天，佐助的服裝倒是非常稀罕，只見他一身浪人的裝扮，腰間還佩帶着長刀。

他們兩人的模樣，有點像前來參加最近卽將發生的會戰，而從鄉下趕來京都的「借陣浪人」；所謂借陣浪人，就是借大名的陣營立功，並藉此機會出人頭地的浪人。

「這裏的房子增加不少！」

「嗯！的確增加許多。這個娼妓街的一大事，都是爲了等待德川軍的來到，而在一兩個月內，趕工加蓋起來的！」

兩人擠在人羣中，吃力地向前走去，他倆正在談話的當兒，差一點就被站在門口拉客的女人拉進去。

「哈！連女人也增加了。」

「不錯！這些生意人也眞是的，大概是看中這次會戰，而臨時從鄉下找來這些女人吧！吔！才藏，不是往那邊！」

佐助走在前面，向西邊轉過去。說：

「這一邊才對！」

「啊！此地愈來愈熱鬧、繁榮了。」

由於這一帶都是新蓋的木造房子，因此，卽使走在馬路上，也能聞到新木材的味道。

「佐助，我沒有想到你會把我帶到娼妓街來，是不是有什麽事情瞞住我？」

「那有什麽事情瞞住你？我這個人又不是正人君子，當然會到娼妓街來瀏覽瀏覽囉！」

「不！我相信你一定有什麽主意！」

才藏拿起雨傘拍拍肩，口中念念有詞，此刻他已有幾分醉意；就在這個時候，一個醉漢迎面走過來，突然撞到才藏的肩膀，此人上身穿了一件小袖，下面則穿了一件褐色外袴，東撞西撞地晃來晃去。

「唉呀！你這個人怎麽搞的……」

他搖搖擺擺地走到一個門前，然後一骨碌地坐在地上，突然想拔起刀來。

「你這個人眞是無理……」

「啊！抱歉，抱歉！」

才藏欠身說道，想把笠帽脫掉；正當此時，醉漢的身邊突然有一羣女人簇擁過來，親切的叫喚聲不絕於耳。哈！此地眞不愧爲娼妓街，這羣女人故意圍住才藏等人，不讓其他的嫖客看見有人打架；半響，其中一們女人說：

「大人！歡迎您的光臨！」

「請您快站起來吧！我們會給你一個好武運的！」

其他的女人也跟着這樣說，然後，她們就自顧自地將醉漢抬到屋裏去了。

「啊！眞不愧爲娼妓街，她們也眞厲害，不消用到弓箭，就能將一個武士制服！」

「到了，才藏，就是這一家。」

「啊！這個房子這麽大，眞像一座小城！」

才藏讚歎地說；這是一座兩城樓的房子，店名叫相州屋；來到門口，佐助立刻脫掉笠帽走進去。

＊　＊　＊

使才藏大吃一驚的是，當他們一進妓樓門內，迎面就有一個男僕人走過來，和佐助打招呼。

「歡迎您的光臨！」

佐助像是此地的老主顧似的。片刻之後，男僕人才走到才藏的身邊，說：

「這位武士，請你到這裏來吧！」

他將才藏帶到二樓時，樓下的佐助已經消失無踪了。

「到什麽地方去呢？」

他倆在走廊上走着，才藏向他如此問道；但是，男僕人不回答這個問題，而說：

「你有沒有聞到香味？」

「嗯！眞香，是不是每個房間都有燒香呢？」

「不！只有貴客來才燒香！」

「噢！這麽說來，我算是你們的貴客囉！」

「是的！」

「咦？這是什麽樣的房間！」

才藏在一個房間門口停下來。

他看見門樑上掛了一個牌子，上面寫着「初霜房」三個字。

然後，他又發現接下去的每個房間都是同樣的情形，它們的名字分別爲：

雄鹿房

若萊房

關守房

源氏房

吳越房

花王房

每個房間都是以香料的名稱爲名；才藏聽說目前京都的公卿和堺市的大商人之間，除了嗜好茶道之下，還流行着這種香道；這是將各種香料混在一起，讓人家品聞，然後叫他猜猜共有幾種香料混合在一起，而以此自娛。

「眞是不得了，每個房間所燒的香料名稱，是否就是房門上所懸掛的牌子的名字？」

「是的……請到這裏來吧！」

到達走廊的盡頭時，才藏看見那兒掩着一道杉木門；男僕將笨重的木門拉開，讓才藏進去，說：

「我就送到此地，你稍等一下，馬上就會有一個小女孩來服侍你！」

他說得不錯！不久，果然有一個穿着漂亮小袖的童女走出來，拉着才藏的手帶路。

她將才藏帶到一個豪華的房間門前，說：

「武士大人，請進！」

「就是這裏嗎？」

「是的，請你趕快進來！」

「等一等！這個房開爲何和其他的房間不同，沒有香料的名稱呢？」

「哈！」

童女用手掌摀着嘴，笑着說：

「武士大人，我相信你一定知道，這個房間的主人是用不着燒香的，因爲，她的身體自會散發香味，就像觀世音菩薩一般！」

（噢！原來是隱岐殿，眞是讓我大吃一驚，沒想到這

個大阪的密探頭目，竟會做這種妓女的生意……）

片刻之後，房間正面的竹簾被拉上去了，這座妓樓雖是木造，但是，裏面的形式却和宮殿一般，華麗無比。

※　※　※

「歡近影法師大駕光臨！」

「妳說什麼。」

才藏苦笑道；半晌，又接着說：

「好久沒見到妳了，自從近江一別，足足已有半年的光景，這段期間中，世事的變化是相當大的。」

「我聽佐助說，此次你們前去駿河的旅程非常艱苦！」

「嗯！總算是勉強保住了一條命，回到京都來；唉！有一次我潛入大御所的寢所，只可惜沒有暗殺成功；過去我就聽人說，家康這個人從年輕時代，運氣就相當好，這一次我算是澈底地相信這句話。只枉費我們一番心血，全部白花了。」

隱岐殿聽道，就笑着說：

「不錯！這次是白花了心血，然而，此次你前去駿府，對我來說，却有很大的收獲。」

「這是什麼意思？」

才藏皺着眉頭，心想：

（這個女人的每一句話，總是令人摸不透，猜不着！）

「沒什麼，只是你才藏經過這次艱苦的事情後，已慢慢決心加入大阪派了。」

「唷！妳指的是這件事嗎？」

停了一會兒，才藏又自嘲地說：

「事到如今，不管關東派和大阪派的命運將會如何演變，反正我已下定決心，加入大阪派了。」

「啊！聽了你這句話，我就欣慰了。」

「不過，隱岐殿……」

才藏看了看周圍，接着說：

「此地就是妳在京都的巢穴嗎？」

「巢穴？你怎麼用這個字眼，好像把我說成一隻鳥似的。」

隱岐殿忍不住笑着說；但是，才藏却很認眞地說：

「我想，這座相州屋一定是用豐臣家的金錢蓋的，而且，裏面的妓女和男僕都是妳的部下，對不對？」

「嗯！你猜得不錯！」

「嫖！妳竟敢在京都的中心區裏，將一家妓樓當作豐臣家的密探連絡處；妳這個人眞是大膽得不像一個女人！」

「你再怎麼說，我還是一個女人。」

「我到現在才知道，最近在京都一帶所流傳的謠言，就是由這座相州屋的妓女的口中，透過嫖客傳出去的；而妳就是幕後的主謀者；啊！妳眞是一個恐怖的女人！」

「才藏！」

隱岐殿不理會他，傾着頭，露出笑容說：

「你說我是一個恐怖的女人，那麼，最近出現在京都，如妖怪般地襲擊關東的那個影法師，到底是什麼人？」

「好了，我們不要談這件事吧！」

就在這個時候，童女已經將酒送上來了。

秋天的夕陽似乎沉落得特別快；房間裏漸漸變得昏暗起來了。

隱岐殿一頭烏黑的長髮披散着；她身上穿了三件內衣，內衣上面又穿了一件錦緞的小袖，然後，最外面再罩了一件寬大的白絲質小袖；那張充滿青春氣息的臉上，綻放出迷人的笑容。

※　※　※

不久，童女過來，將油燈點上。

兩人對坐飲酒；這時，遙遠的寺院傳來一陣鐘聲，彷彿告訴夜歸的人們，此刻已過深夜。

樓下好像有很多客人似的，只聽到弦音、歌聲不絕於耳，才藏一面喝酒，一面傾聽樓下的動靜，而說：

「是關東的客人！」

「大概是吧！」

隱岐殿的手放在才藏的膝蓋上，身體則緊靠才藏，不斷爲他斟酒，說：

「你再喝一點吧！」

「這裏的生意眞好，那些客人大概不知道這家妓樓就是豐臣家的密探連絡處，要是他們知道，一定會大爲震驚！」

「噓！不要講了。」

隱岐殿開玩笑似的，用手指指着嘴巴說道。

不知從何時開始，樓下的弦歌聲已經變成另一種音樂；這首歌就是目前在京都非常流行的「憂鬱的影法師」。

隱岐殿用手指打着節拍，開始低聲地唱了起來。

她的聲音雖然有些沙啞，但是，聽起來還是相當動人的。

突然間，她停止唱歌，而傾着頭說：

「影法師！」

「妳是說，我就是那個影法師嗎？」

「請你唱一首歌，我眞希望聽到目前在京都一帶，嚇倒無數人的影法師親口唱的歌！」

「不行！我不會唱歌，實在唱不出來。」

「拜託你，請你不要這麽說嘛！」

此時的隱歧殿已有幾分醉意了。

「你若唱給我聽，我就跳舞；此時此地，我已不是隱歧殿，而是京都室町的一個好玩的女人而已；今宵讓我倆盡情遊樂吧！唉！早晚我總會隨着大阪的命運一起滅亡的，然而，在我的一生當中，能有這樣一個夜晚，我就心滿意足了。」

隱歧殿的眼中含着淚水，無限感慨地說着。

（難道這個女人，也有可憐的一面嗎？）

才藏見狀，也不忍再拒絕她，就調節呼吸，開始低聲地唱了起來。

＊ ＊ ＊

童女見時刻已差不多，就將才藏帶到寢所去。

平常的時候，這個房間大概是隱岐殿的閨房吧！因爲，才藏看到壁櫥上面，放滿了紙張，硯盒和書籍等。而房間裏的裝飾大概是模倣隱岐殿在大阪城內的閨房。

童女幫忙才藏換衣服，爲他穿上早已準備好的白絲質小袖，然後，將他推到床上，說：

「請您好好休息吧！」

這個房間非常溫暖，大概是房間的四個角落却放着火桶的緣故。由此，才藏可看出隱岐殿的細心和關懷。

片刻之後，才藏起身熄滅燈火。

房裏立刻呈現一片漆黑。

才藏熟睡片刻之後，忽然聞到一股異香而驚醒過來；他發現枕頭邊，有一個人影靜靜地坐着。

「啊！」

「不要緊張，我是隱歧殿，我看你睡得那麽好，恐怕被人砍了頭，都不會發覺似的。」

「妳到這裏來幹什麽？」

「你還問我來這裏幹什麽？才藏，你是眞個薄情的人；哼！我是室町的妓女，來陪客人睡覺，這是很平常的事情！」

「妳常常陪客人睡覺嗎？」

「不！這種事情不太一定。」

「我猜想得到；如果有身份相當高的武士來到，妳爲了打聽消息，就不惜一切，陪他們睡覺，對不對？」

「才藏！」

隱歧殿低聲地叫着他，然後，靠近他的身邊，說：

「你會吃醋嗎！告訴我；好早以前，我就愛上你了，只不過……唉！想不到像我這樣的女人，也會有這種脆弱的感情，不過，卽使我愛上你……」

隱歧殿說到一半，突然把話呑下去；然後，才藏的棉被忽然暖和起來，隱歧殿身上那股異樣的香味，就好像名香般地薰人皮膚。

「像我這種替豐臣家做事的人，根本毫無愛情可言；戀愛對我來說，也是一種憂愁的事情。」

「況且，就方是一個如游絲般，令人抓不住的伊賀者，因此，卽使兩人相愛，也不可能開花結果；不過，有一件事我必須告訴你，自從在八瀨溫泉和你相遇之後，我就深深地愛上你了。」

「唉！不開花、不結果也罷了；今夜請你不要把我當成隱歧殿，而把我當成妓女摟住我吧！」

「要我這樣嗎？」

「是，就是這樣。」

此刻的她已不像往昔的隱歧殿；只見她風情萬種地注視才藏半晌，然後將臉埋進才藏寬闊的胸膛中。

「隱歧殿，妳眞是一個奇妙的女人！」

「……」

隱歧殿沒有回答，只是那薄弱的身子不住地發抖，才藏一見，有點吃驚地說：

「妳還是處女嗎？」

才藏說着，摟住隱歧殿的手也跟着輕輕地放開；然而，隱歧殿却默然不語，只是拼命地搖着頭。

才藏望望楚楚可憐的隱歧殿，不得已，只好順着她的意思摟住她。

＊ ＊ ＊

那天清晨，從藤堂宿陣中逃出來的彥坂傳藏，一心一意只想找到影法師。

他並非全無線索。此刻，他獨自走在街道上，想：

（那個人不知管不管用！）

在他的潛意識着，多多少少總有一些不安，不過，他又想，反正已準備了充分的酬勞金、任誰見了，恐怕都會動心吧！

（管他的！這個人是要錢不要命的人，不怕他不答應！）

傳藏要去拜訪的人，就是住在六角堂後面，一個叫阿六的人。

阿六是不久前才被釋放出來的罪犯。

當時犯了賭博或香煙買賣等罪，往往會被判刑；不過，所司代的官員，就專門從這些罪犯中，選擇熟悉黑社會內情的人當作線民，然後將他釋放出來。

阿六的房子在六角堂後面，是一座大宅院式的二樓木造房子，表面上看起來，那是一間職業介紹所。

傳藏將門拉開，一進裏面，就發現五六個浪人，正坐在舖着草蓆的地上玩骰子。

「阿六在不在？」

那幾個人聞聲，都不約而同地回頭看看傳藏，但是，沒有人理會他，因爲，這些人平常就胡作非爲，根本不在乎武士。

「我問你們，阿六在不在？」

「你應該說，主人在不在！」

阿六的一名部下，不耐煩地怒叫道。

「我叫他阿六，難道不對嗎？」

當然，阿六這個名字，是街道上的人在他背後喊的。

「你到底是何方人氏，快報上名來。」

「憑你們幾個，還沒有資格知道我的名字；你只要告訴阿六說，我來了，就可以了。」

「好小子，你準備和我們打架嗎？」

他們說着，手中的長刀也跟着拔出來了。

「不要動手，要不然，你們一定會受傷。」

「你這個傢伙，竟敢誇下海口。」

其中一人突然舉起長刀，朝着傳藏砍過來，然而，他顯然不是這個大捨流刀法高手的對手；只見傳藏身體一轉，就抓住他的右手，用力地扭轉。

「怎麼樣，你是要我折斷你的手呢？或者乾脆殺死你。」

不稍片刻，這房子裏立刻引起大大的騷動。

一個約莫四十多歲年紀，身材矯小的男人聞聲，趕忙從二樓跑下來；一見是傳藏，他便熱絡地說：

「我當是誰！原來是你啊！印坂大人！」

「你就是阿六嗎？」

「是啊！好久沒見到你了；對了，到底是怎麼回事啊！爲什麼鬧成這樣？」

於是，傳藏就簡單地將經過情形告訴他；阿六一聽，連忙跳到地上，用力地踢了拔刀人一腳。

「你這畜牲，給我跪下來，你們若敢再怠慢這位客人，或者對他有什麼不禮貌的地方，當心我絕不會饒過你們！」

＊　＊　＊

傳藏是一個聰明人，他看見阿六責罵部下，反而勸他說：

「我沒有報名，算是我的不對，你就原諒他們吧！將來說不定還要請他們幫忙呢！好了，不要再說了，這些錢你叫他們拿去買酒吧！」

傳藏拿了一枚銀子拋給他這樣說。

然後，阿六就帶領傳藏進入房間，商談事情。

「阿六，我有一件事要拜託你。」

「什麼事你儘管說好了，過去你救過我一命，現在該是我償還的時候了。」

這個阿六可能是以前做壞事，被傳藏救過，而欠傳藏人情；或者是他們兩人以前曾在一起幹過壞事吧！

「聽說你最近在替所司代做事？」

「不錯！」

「那麼，影法師在那裏呢？」

「什麼，你再說一次！」

「我是說，影法師人在那裏？」

阿六一聽，臉色立刻大變。

於是，傳藏簡單地向他說明藤堂家發生的事情，然後說：

「我一定要殺死他！」

「原來如此，我想，你若能找到他，而將他斬死，你的立場定會好轉，只不過，關於影法師的事情，我們這些街道上的線民，都已經奉了上級的命令，每天出外去尋找他，但是，到目前爲止，我們連他的住所都沒找到；我還想請教你呢？沒想到你倒先問起我來了。」

「是嗎？」

傳藏想了一會兒，說：

「那麼，請你讓我暫住此地吧！我自己去找；不過，如果你找到他，在沒有向所司代報告以前，先通知我一聲，讓我斬死他，怎麼樣？」

「那不行！」

「爲什麼？」

「要是這樣，我們就得不到賞金了。」

關於影法師的事情，所司代曾下令，一旦找到他，而向所司代密報他的行動，就能得到一筆爲數不少的賞金，因此，阿六當然不甘願這筆賞金被傳藏搶去，不過，傳藏也知道這個情形，就把錢袋拿出來，擺在阿六的面前說：

「要錢，我這兒有；而且，等我斬死他後，你再稟報上級說，影法師是我倆合力殺死，他們一定會褒獎你的！」

「不過，彥坂大人……」

阿六並沒有伸手去摸錢袋，只是露出狡猾的表情說：

「憑你的刀法，眞的能夠殺死他嗎？」

「哼！依我看，那個傢伙也不過是一個伊賀者或甲賀者罷了；況且，不是我自吹自擂，我的刀法，你應該知道得比任何人都詳細！」

「嗯！我知道。」

於是，阿六拿起錢袋，站起來說：

「我老實告訴你吧！這幾天我發現了一個可疑的地方，現在我已派人去調查，只差沒找到證據罷了；今晚我本想親自去探查，正巧，你既來然了，就陪我一道去吧！」

「好，在什麼地方呢？」

「就是室町六條的妓樓，名號叫相州屋，這家妓樓是最近才設立，是一名叫相州屋太左衞門的堺市商人，以他的名義向所司代登記，而得到營業許可的；不過，據說這個人最近死了。」

＊　＊　＊

那天，傳藏和阿六一起到室町的相州室去，從黃昏開始，他倆就一直在那兒坐着。

兩人置身於舖着琉球式草蓆，擺着高級傢具的豪華房間中，盡情地喝着酒；阿六用驚異的眼光，注視房裏的裝飾。

「啊！如此豪華的房間，眞是讓人留連忘返，在這裏住了一夜，就好像做了一晚的大臣一般；以前我聽人家這麼說，總是半信半疑，如今親身體驗，才知這話不錯！」

彥坂傳藏不太喝酒，只是抽着煙，而突然問說：

「妳們樓主在嗎？」

「以前的樓主太左衞門已經去世，今日的樓主是他的外甥，名也叫太左衞門；此刻他正在寢所休息！」

「妳去把他叫出來吧！」

「這位大人，您有所不知；在我們的同業中，有一項規定，那就是樓主不能涉足客人的宴席；所以，請你多多包涵。」

「假若他不能來此，我可以親自造訪他。」

傳藏說着，就準備站起來，兩個妓女見狀，立刻拉住他的袖子，阻止他說：

「既然你如此執意，我就請他到這裏來吧！樓主是怕到這裏來，會破壞情趣，掃你們的興；如果你不在乎，我就請他來好了！」

這位妓女囉哩囉嗦地說了一大堆理由之後，就趕忙離去；片刻之後，樓主出現了，只見他必恭必敬地拜跪在走廊上。此人身材瘦弱，看來一副窮酸相；他中間的頭髮雖然剃得光光亮亮，餘髮却胡亂用一條銀絲帶綁着。

「想必你就是樓主吧！我是彥坂傳藏；今天能和你一起喝酒，實是我的榮幸！」

「啊！你怎可如此客氣！」

然後，樓主虛應地說了一些客套話，又說，他生來就不會喝酒等等，而加以婉拒了。

「那麼，你告訴我一些世上的事情吧！我相信這一定

難不倒你！人在飲酒作樂時，有時聽聽世上的奇聞，也是蠻有趣的！」

「客人既然如此要求，我只好照辦了！」

說着，他就膝行到房間的一端，向傳藏點點頭，然後抬起臉來。

哈！樓主原來就是佐助。

「你想聽關於那一類的事情？」

佐助微笑道。

佐助到相州屋來當樓主的事，連才藏也不知道；他還以爲佐助一直待在鷹峰的雲龍寺呢！

「樓主，我有一件事想問問你！」

「敬請指教！」

佐助的態度非常殷勤；不過，他知道眼前的人，就是前夜和才藏一起在晴明塚的草原表演幻術，而被才藏戲弄的彥坂傳藏。

傳藏詳細地向他打聽相州屋的營業狀況；不過，因爲佐助很巧妙地回答他的質問，最後，他終於忍不住地說：

「有客人的登記簿吧！請你拿來給我看看！」

佐助沒有表示異議，而立刻叫人把登記簿拿來。

傳藏仔細地瀏覽一遍後，就說：

「這本登記簿眞有趣，一看便知道關東派各個部隊，有什麼人到過這裏。」

＊　＊　＊

自從關東諸部隊進入京都以來，城內的各個客棧就奉命將旅客的名單貼在門前；而妓樓也必須把嫖客的名字記在登記簿上。

彥坂傳藏看了看，忽然說：

「這個阿蘇大宮司家家臣，名叫齋藤縫殿的人，從兩三天以前，就一直住在這裏玩樂，奇怪，這種神官，怎麼會有這麼多錢花用呢？」

「是的，我也正有此意！」

佐助苦喪着臉，心中暗暗抱怨，因爲，隱歧殿一直不故才藏走，才造成今天這種令他下不了臺的場面。

「阿六，你覺得奇怪嗎？」

傳藏轉過頭去，徵求阿六的意見；此刻，他倆懷疑的目標已不在相州屋，而是懷疑這個妓樓內，可能有大阪派的密探。

「是啊！我也覺得很奇怪！」

阿六也跟着如此附和着。

「樓主，這個客人住在那個房間？」

「客人的房間想我不能隨便奉告！」

「喂！相州屋的樓主……」

阿六在一旁低聲地說：

「你大概認識我吧！我阿六雖然住在六角堂的後面，開了一個職業介紹所，但那只是表面上的工作罷了；今天，我完全是爲了公事而來，你說話可要小心一點！」

「我當然知道，不然的話，我怎會把客人的登記簿拿來給你們看呢？」

「哼！你知道就好！快說，那個叫齋藤縫殿的人，到底住在那個房間？」

「是，是，遵命！」

佐助唯唯應允，然後，他思索片刻，說：

「能不能把那個齋藤縫殿請到這裏來呢？」

「那不行。」

「好吧！既然這樣，我只好爲你們帶路啦！喂……」

正當佐助想叫喚廊人時，傳藏阻止他說：

「不要叫，你自己爲我們帶路吧！」

「要我爲你們帶路嗎？沒問題。」

佐助故意放大嗓門，高聲地說。

這時，偷站在走廊上聽到佐助的聲音的僕人，趕忙從屏風後面離開，奔向二樓。

這個僕人是佐助手下的甲賀者。

他迅速地來到二樓，通報才藏。

「什麽？所司代的官員？」

「不是官員，只是一名線民；還有一個叫彥坂傳藏的人，此人就是以前那個……」

「好了，我知道了，你去告訴他們說，差了一步，齋藤縫殿已經出去了。」

語罷，才藏順手拿起身邊的笠帽。

當他正要出去時，隱岐殿出現在他背後，低聲地說：

「屋裏有很多地方可以躱藏，你爲什麽非要到外面去不可；才藏，你千萬不能到外面去。」

「不！我若在房子裏走來走去，相州屋一定會成爲人們懷疑的焦點，我想，卽使出去被那個人跟隨，也無大礙，今晚我非回雲龍寺不可！」

於是，才藏從別的樓梯走下去，將用金銀裝飾的華麗雙刀插在腰間，**然後**悠然地從相州屋的大門走出去。

夕陽雖已西下，**然而，室町的街**道還是那樣的熱鬧。此刻，才藏已無暇顧及眼前的繁華，只是大步往前走去。

＊　＊　＊

不久，街角的路燈開始陸續地點上了，不過，天色還沒有完全暗下來，大概還可以清楚地看出擦身而過的嫖客，京都的人們將這段時間稱爲「一半時刻」。就是和黃昏一樣的意思。

才藏正往朱雀的方向走去，心想：

（天太亮了，行動起來可能不太方便！）

他知道自己的力量和刀法，在晚上才能充分發揮出來，至於在光天化日之下，彥坂傳藏就很可能勝過他了。

（嗯！一定要等到天色完全暗下來。）

只是，這時，太陽還在西山的天空，發出赤紅色的光芒。

而彥坂傳藏已經在六條室町的街口，瞧見才藏的人影了。

「大人……」

阿六的聲音微微發抖；雖然他一直是在外頭打滾的人，但是，一旦遇到這種爭鬪的場面，就失去平日的沈着了。

「我回去報告所司代，如果那個人眞是影法師，千萬不能讓他逃掉，要不然就連本帶利都失掉了。」

「你放心，我不會讓他逃掉的。」

傳藏兩眼直視前方、十足把握地說。

「那麽！我去找一百個幫手來吧！」

「用不着，你那些部下就够了。」

因爲，傳藏不願這些功勞被官員搶去。

「不過，我那些部下都是烏合之衆，恐怕靠不住！」

「算了，我並不想依靠他們的力量。」

不久，阿六的部下約七、八人，拿着用草包包着的長刀，跟蹤在才藏的背後；因爲，所司代禁止庶民帶長刀，因此，形式上他們只好這麽做。

才藏往西面轉去，傳藏見狀，就以嚴厲的口吻告訴阿六說：

「叫你的部下撿石頭！」

才藏還是向前走着，當他走到本願寺此面圍牆旁的小徑時，街道上已無行人來往了。

此時，傳藏也開始着急起來，因爲，天色已接近昏暗了。

「阿六，你帶兩個部下，跑到他的前面去。」

「爲什麽要這麽做？」

「等待機會，用這些小石頭扔他，我會利用機會，上前攻擊他；好了，不要多說，趕快去吧！」

「不！我不喜歡這麽做！」

「快去！」

傳藏用力推推阿六的背，阿六不得已，只好和兩名部下一起向前跑去。

但是，才藏已經知道背後的動靜。

而當阿六從才藏的左側擦身而過時，才藏的左手已經

按住刀柄，然而，阿六並沒有發覺，還是往前跑去，突然間；只見他無緣無故地倒了下去；他的部下見狀，趕忙走過去，只見阿六的頭已被砍斷，只留下一層薄皮黏住身體。

「啊！」

他們見狀，發出一聲慘叫。

就在此時，才藏的人影已從路上消失。

他越過圍牆，跳進本願寺的庭院。

不久，他再跳上圍牆，往東走了二十餘步。

此時，阿六的部下早已逃得無影無踪了。

傳藏低着腰，站在阿六的屍體旁，正在察看四周。

才藏如飛鳥般地從圍牆跳下來，傳藏見狀，立刻向後一個跳躍。

此刻，四周已完全暗下來了。

才藏低聲地說：

「我一定會贏你的，希望你不要做無謂的抵抗；要逃，現在還來得及！」

「閣下就是影法師吧！」

「那麽，你就是藤堂家的彥坂傳藏囉！你的名氣，我早已有耳聞，相信你這個大拾流的高手，也做過一段艱苦的修行吧！你我都是武藝家，我相信你的志願，一定不只是在戰場上搶功爭名而已，所以，我才想放你走，不過，等一等……」

才藏望見傳藏的右脚往前踏出，就制止他說：

「你斬死我，到底有什麽用處！」

「不要多說！」

「你卽使斬死我，也不過增加一點俸祿而已，再說，以你如此高明的刀法，只是領區區一百五十石俸祿的家臣，而且，一般的大臣都看不起刀法家，因此，你根本犯不着捨命，去維護你的名氣！」

「你這個伊賀！」

「不錯！伊賀者的身份很低；這點我不敢否認，只是，我看在你我都是刀法家的份上，才爲你解說這個利害關係！」

「你眞的要我走嗎？」

「對！」

傳藏一聽，沈默半晌。

然後，他漸漸逼近才藏，準備一刀斬死才藏。

才藏見狀，就從懷中取出一支長約一尺的筒。

當他將筒舉起來時，從筒裏面立刻發出一道亮光。

彥坂傳藏有些吃驚。

「你用不着吃驚，前夜，我就是用這個東西迷住你的。」

才藏說着，就將這支筒往東邊摔去；傳藏好奇地看着；那支筒大概是繫着繩子的緣故，只見它忽兒回到才藏手中，忽兒在夜空中幌動不已。

「這個東西就是伊賀的雨火把！」

雨火把的作法，就是將白色的牛角刻成薄紙般，而在牛角裏面，放進二、三十隻的鵜鳥羽毛骨幹，然後將，水銀裝進骨幹中，因爲水銀的蒸氣會發出亮光，而使人產生錯覺。不過，詳細的做法已經失傳了。

片刻之後，那道亮光就一直在才藏的周圍跳來跳去。

「你這個卑劣的傢伙！」

「算了吧！伊賀者自有伊賀的刀法，你何必這個樣子呢？」

那道亮光因爲晃動得太厲害，使得傳藏見不到才藏的人影，並且，那弧線一會兒變成人影，一會兒又像在地上爬行，使傳藏產生一種錯覺，誤以爲那是妖怪。

（哼！我知道你的手段！）

就在此時，才藏突然在他背後大喊一聲：

「彥坂傳藏！」

傳藏聞聲，立刻轉身過去，却沒有發現半個人影。

其實這只是才藏的手段，他利用一種技術，讓對方聽到他的聲音，而誤以爲他在另一個方向；這是一種腹語術，伊賀者稱之爲「燕術」。

同時，也因爲這個奇招，而使傳藏的招式在一瞬間崩潰了。

「你以爲我殺不了你嗎？傳藏，剛才只要我出刀，立刻就能殺死你，只是我還不想讓你死；你走吧！」

「我看見你了，影法師。」

傳藏說着，趕忙往前踏出一步，然後從左側身向右橫掃一刀，這一刀砍中才藏手中的繩子，而使雨火把跳到老遠去了，只見那雨火把在遠空中劃了一個弧形，迅速越過圍牆，掉入本願寺中。

「你看見什麽了。」

才藏的刀尖指向傳藏，刀身橫放；這是一種特別的招式。

突然間，才藏向後退了幾步，身體也跟着伏在地上。

「……」

此刻，四周一片漆黑，能見度相當低，因此，傳藏所能見到的人影，只似一塊扁平的黑抹布罷了。

（嗯！這一定也是一種詭計。）

傳藏心中暗忖，所以，他不敢輕易攻過去。

然而，才藏却另有打算。

就在此時，兩人同時聽到人的脚步聲。

而且，這脚步聲不只一兩人，而是一大羣人；才藏伏在地上，右耳貼住地面，傾聽來人的方向。

（啊！一定是所司代派來的人。）

要逃亡呢？

或者乾脆殺死傳藏？

才藏將長刀放在左肩上，思索片刻。

瞬息間，他聽到遠處傳來一陣陣狗的吠叫聲。

半響，四面八方也跟着響起吠叫聲。

「傳藏，大概是所司代派人來了。」

才藏鎭靜地說着，那口氣像在對同伴說話一般。

其實，傳藏早已發覺了；他想，這件事一定是阿六的部下逃回去報告的；而且，目前他的處境已變得相當窘迫，因爲，在所司代的人還沒到達以前，不將影法師殺死的話，自己就不能回藤堂家去；傳藏心中一急，雙脚突然跳躍起來。

「啊？」

傳藏嘶叫道，猛力攻過來；越過才藏的頭上。

才藏見狀，立刻站起來，然後跳過水溝，越過土牆，進入寺院中。

就在這一瞬間，傳藏已在漆黑的路上斷氣了。

片刻之後，本願寺的四周就被拿着火把的所司代部下包圍住了。

此時，街道上的門戶都已關閉，而且，各大名的警衞人員也陸續出來，其警備之嚴，卽使連一隻螞蟻也不能躱過。

傳藏和阿六的屍體暴露在街道上，所司代的人簡單地檢視過後，又摸摸屍體，發覺還有一點餘溫，就猜想想

「大概逃得不遠！」

「會不會逃進本願寺裏！」

其中一人這樣說，於是，其他的官員立刻同意這種看法。

接着，他們馬上通報本願寺的家老下間丹後守賴道。

本願寺也早已知道附近起了騷動；因此，當使者到達本願寺時，寺院外圍牆的各個門，已經燒着火柱警戒了。

這座寺院並非普通的寺院。

裏面的人，連武士和僕人加起來，約有一千多人，規模之大，和一般的大臣差不多。

過去，這座寺院也曾誇耀過武威，而且、那是不久前的事情。也就是在元龜、天正年間，召集合國門徒集合於石山的本願寺（後來成爲秀吉的大阪城），和織田信長敵對，打了爲時十一年的石山會戰。

後來，秀吉將京都的下京地帶撥給他們，讓他們重建新寺院，並解除他們的武裝；前年，家康又將本願寺的分寺割給他們，而分爲東西兩院，並削減他們的勢力，以後，他們雖然失去往昔的武威，却還有很多人願意護衞它。

此刻，才藏所躱藏的地方，就是西本願寺。

不久，家老下間丹後守將雄偉的大門打開，由部下護衞着，坐在椅子上；這個丹後守年輕時參加石山會戰，以部將的身分奮戰，而達到今天的地位。

只見他目光烱烱有神，仔細觀察四周的動靜。

半響，所司代的首席捕頭平田源左衞門出現在他眼前，說：

「我因公事需要，必須搜查寺院。」

丹後守聽他如此說，默然片刻，然後回道：

「哦？你是因公事而來的嗎？」

「是的。」

「好，那麼我告訴你，不准你們進到寺院裏面來！」

丹後守之所以有如此大的權力，是因爲自從鎌倉幕府以來，就下令，守護大臣不能隨便出入寺院，而德川幕府也特別將寺院的司法行政，交給寺院的奉行掌管。

但是，寺院奉行由於設在江戶，因此，在離江戶很遠的京都一帶，爲了方便起見，就將這個公務交給所司代代管，不過，所司代因爲不是正式的奉行，而不能過份越權。

丹後守就利用這一點，指責這個捕頭的失言。

然而，源左衞門是一個老練的捕頭，他當然曉得和本願寺鬧事，只有對自己不利，就忙着欠身道歉，說：

「因爲事情緊迫，所以，希望你通融通融，准許我們進入寺內，尋找奸細；而且，這名奸細不比尋常，他的異名叫影法師，是一個相當厲害的人物，所以我們才不敢怠慢。」

丹後守一聽，臉上立刻露出好奇而有趣的表情。

＊　＊　＊

本願寺的家老下間丹後守，聽了影法師這個名字後，會感到有趣的原因，以後再詳述。

此刻，他的神情雖有些異樣，但不久卽回復，而說：

「你確定他跑進本寺來嗎！」

「對！我敢確定。」

所司代的捕頭平田源左衞門點着頭，肯定地說。

「請你快點答應吧！我怕萬一躭誤了時間，奸細可能會逃到別處去。」

丹後守聽源左衞門這麼一說，也只好答應他了。

「能不能借給我們一些人？」

在不得已的情況下，下間丹後守也只好答應他了。

不久，所司代和本願寺的人，大約五百名左右，每個人執火把，開始在廣大的寺院中，展開尋找的工作；事實上，這項作業比源左衞門的預料更加困難；因爲，寺院裏頭除了阿彌陀堂和本堂之外，其他還有很多房子；因此，若要詳細尋找，即使連樓門，天花板也不能疏忽掉。

後來，他們連寺院裏的二十多口古井也都找遍了，還是沒發現半個人影，於是有人開始絕望地說：

「大概不在寺院裏面吧！」

此刻，東空已漸漸露出曙光了。

「下間大人，現在只剩下阿彌陀堂和本堂的天花板還沒找，能不能讓我們到那裏搜查看看。」

「那怎麽可以！」

丹後守斷然拒絕他們，因爲，站在寺院的立場來說，他做這種決定，是相當自然的事情。

「請你通融一下吧！」

「不行，任你怎麽說，我還是不能答應。」

「那麽，是不是要由所司代，親自向法主申請呢？告訴你，那個影法師是大阪的密探，如果你現在拒絕我，將來可能會對這所寺願有所不利！」

「這話怎麽說？」

「因爲，貴院過去和故太閤殿下（豐臣秀吉）的緣份不淺；假若我再度搜查，發現那個影法師確實藏在寺院裏的話，你很可能會被誤會和大阪派有聯繫。」

這個捕頭開始威脅丹後守了。

「好吧！你們進去搜吧！」

丹後守露出不悅的表情，勉強答應了他們。

不過，雖然連阿彌陀堂和本堂都找遍了，還是沒有發現影法師的人影。

因此，當天色將近明亮之時，所司代的人，一個個只好帶着一身的疲憊退回去了。丹後守等他們都撤走之後，也鬆了一口氣，回到自己的府邸去。

當他正要打開房間的紙門時，突然聞到一股香味，他雖大感詫異，却強作鎭靜，說：

「什麽人？」

「我是影法師。」

只見才藏悠閒地躺在那裏，輕鬆地說。

＊　＊　＊

一回勇猛、剛強的下間丹後守見狀，也不免大吃一驚，而說話的聲音也微微地發抖。

然而，才藏却慢吞吞地坐起來，說：

「我只在這裏小睡片刻而已，並不想搶錢財，也不願

殺害人；如果你不相信，我可以將刀交給你！」

「你倒蠻沈着的！」

丹後守兩眼直視才藏；半響，又開口道：

「所司代的人已經回去了；不過，他們剛才也搜過這個房間，怎麽沒找到你奇怪！你究竟藏在何處？」

「我就藏在那裏面！」

才藏抬起頭來，用下巴指着紙門；丹後守一聽，才恍然大悟，原來若將紙門拉開，那兒有一座三間寬的大佛壇，剛才才藏可能就是躺在佛壇上，才沒有被他們發現。

「影法師，你肚子餓不餓？」

「餓啊！不過，我還想喝一杯酒！」

「你這個賊眞是厚顏，今天遇上你，算是我倒霉！好吧！我立刻叫人替你準備酒菜！」

丹後守說着，正想走出去，然而，才藏却嚴厲地叫住他，說：

「等一等，不可以叫人！」

「你以爲我會向所司代密報嗎？」

「我當然不會這麽想，只不過，這件事要是傳出去，只有增加貴院的困擾；還是由我親自到廚房跑一趟吧！」

「不行，你在途中恐怕會被人發現。」

「放心，我這個影法師難道徒具虛名不成？」

片刻之後，才藏端着酒菜走進來了，坐定之後，他便說：

「我先試試有沒有毒；」

才藏說着，就自顧自地喝了一口酒。

下間丹後守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而說：

「你這個人一向主客不分嗎？」

聽他的口氣，好像對這位身分不明的影法師，懷有好意似的。

「影法師，我告訴你一件事，今日的豐臣右大臣（秀賴）還是孩童時，我曾拜謁過他。目前他的龍體是否安康？」

「秀賴的事嗎？」

才藏直呼秀賴的名字，又接着說：

「那不關我的事！」

「這就奇怪了，你這個轟動京都的影法師，難道不是大阪的密探嗎？」

「唉呀！勉強可以算是。」

「那麽，你怎麽不知道右大臣的消息呢？」

「這件工作是別人委託我的，因此，我根本不認識那些高高在上的大人物。不過，貴院眞不愧稱爲本願寺，想不到你們還沒有忘記太閤的恩情，而且，還爲我這種人庇

護，你們的好意，我將銘記在心。」

「哈哈！就此一次，下不爲例！」

丹後守如此叮嚀，大概害怕才藏常來，會令他吃不消。

然而，事情也正如才藏所說，本願寺並沒有忘記太閤的恩情。

因爲，本願寺過去的法主，被織田信長從大阪的石山本願寺趕出去以後，就在紀州一帶流浪，後來，秀吉基於一片好意，將他叫囘來，而把下京撥給他，準許他另建一座雄偉的寺院；這個寺院就是今日的西本願寺。

不過，西本願寺却對德川家懷有強烈的怨恨。

這個怨恨持續了兩百多年，一直到了德川幕府的末期，也就是維新的前後，西本願寺就變成朝廷派，而東本願寺則變成德川派了。

＊　＊　＊

石川會戰之後，本願寺的法主顯如，和織田信長成立了屈辱的和議，而把本願寺交給信長；其後，他就到紀州鷺森、泉州貝塚、攝津天滿等地流浪。

不久，秀吉成爲天下之主，而收容落魄的法主，並把京都的七條崛川讓給他，另蓋本願寺，後來，顯如病死，法主的地位就由他的長子敎如繼承。

敎如是一個性情剛烈，脾氣暴躁的人。石山會戰之時，信長由於戰爭變成長期戰，而傷透腦筋，就利用朝廷的力量，要求敵人停戰；當時敎如堅持主張和敵人抗戰到底，而和父親顯如發生衝突，終於憤而出走，和父親正式分裂，流浪諸國；因此，他內心始終懷恨信長。

由於這個憤恨一直留在心裏，所以，信長後來雖在本能寺事變中，被部下所殺，而由秀吉繼承織田家的政權，統治天下，但是，敎如心中的怨恨，依然沒有減少一分，

另一方面，秀吉也很擔心敎如那種過激的脾氣，而想：

（如果讓這個人繼續當法主，將來說不定會發生和石山會戰類似的戰爭。）

因此，秀吉只讓他當了三年的法主，就命令他將地位讓給弟弟准如。

其後，敎如就在豐臣政權的壓迫下，過着懷才不遇的漫長歲月，然而，不久，天下也因秀吉的死去，而跟着大大地改變；自從關之原戰役後，天下的政權卽落到家康的手裏；家康企圖把這座如同睡獅的本願寺，當作寵物般地豢養，因而勸敎如另蓋一座本願寺，這座寺院就是後來的東本願寺；換句話說，西本願寺是豐臣家所建造，而東本願寺則是德川家蓋造的。

也因爲這個緣故，所以，西本願寺的家老下間丹後守賴道，對豐臣懷着一分親切的好感，這是當然的事情；而才藏也是由於識破了這項內情，而藏在他的房間。

然而，下間丹後守對才藏的過分客氣和關切，却使才藏感到受寵若驚。

「目前外面的警備還很森嚴，所以，天色還沒有完全暗下來以前，你還是在這裏好好休息吧！」

但是，才藏却婉謝了他的好意，而說：

「我要向你要一樣東西！」

才藏說着，一面指着自己的小袖，因爲，他身上的小袖花樣和色彩已被人看見；如果不換掉，就不能出去。

「噢！對了，這點我倒沒想到；我馬上叫人去準備。嗯！你要不要換刀，我這裏有好幾對名刀。」

丹後守毫不在乎地將一對長短刀拿出來，那把長刀是名刀匠長船新十郎祐定所冶煉，而短刀，則是崛川國廣所打造的。

「啊！這麽好的名刀，讓我這個伊賀者來配帶，實在不相稱！」

「那兒的話，這種名刀與其讓它毫無意義地放在寺院裏，倒不如帶在你影法師的身上還適合些。」

＊　＊　＊

才藏囘到鷹峰的雲龍寺後，已經閒睡好幾天了。

雲見才藏如此悠閒度日，就忍不住問他說：

「影法師，你這幾天怎麽這麽悠閒？」

「哈哈！我正在養精蓄銳！」

事實上，因爲外頭的警備很嚴，逼得才藏不得不躲在雲龍院，另一方面，六條室町的相州屋也被封起來了。

據說，昨天早上所司代的官員，做了一次突擊檢查，當時，相州屋裏只有不知情的妓女和女僕，在那兒慌亂着，而樓主佐助、隱岐殿，以及甲賀者假扮的男僕，則統統逃得無影無踪。

不過，使才藏擔心的是，佐助和隱岐殿一直沒有回雲龍院來。

因此，從昨天開始，才藏就一直問雲說：

「他們到底怎麽了，爲何沒有半點音訊！會不會回大阪去了呢？」

「不可能吧！他們怎麽會把你丢在這裏，自己囘大阪去呢？」

「那可說不定，因爲我是個外鄉人。」

「你不要老是懷着這種偏見！」

自從相州屋被封後，雲還是沒有省去每天的例行公事──一早就到外頭去托鉢。

不過，那天天色還很明亮，雲就氣急敗壞地跑回來，告訴才藏說：

「不得了了，六條的河牀上，有八個甲賀者的屍首，被掛在那裏示衆！」

而被處死的人，正是過去在相州屋假扮男僕的甲賀者。

在六條河牀，所司代的告示牌上寫着：

「這些人做了盜賊，因而依法斬首示衆！」

「到底在什麼地方，如何被抓去，你有沒有進一步打聽！」

「能打聽到，我當然盡量打聽，據說，昨天天剛破曉，所司代的官員就帶大隊人馬，包圍寺町的本壽寺，然後將他們統統抓去斬首。」

「本壽寺？」

「你不知道嗎？本壽寺就是……」

雲對才藏說明，本壽寺和鷹峰的雲龍院一樣，裏面的和尚都是甲賀者；他們從年幼時，就進入佛門，皈依淨土宗，當了本壽寺的和尚。

「這麼說，他們是從六條室町逃到本壽寺時，被所司代的密探發現的吧！但是，佐助和隱歧殿的情形到底如何，有沒有他們的消息？」

雲又接着說：

「不太清楚，不過，聽說有一個女人被抓，不知道是不是隱歧殿。」

就在那一天的深夜，猿飛佐助回雪龍院來了。

只見他的臉頰浮腫，雙眼無光，像是疲憊不堪的樣子；才藏看見他的小袖沾滿了血，就着急地詢問他；佐助說：

「這是敵人的血！」

不過，他的身上也受了好幾處輕傷。

「助，快把詳細經過告訴我吧！」

「唉！別提了，我實在沒有料想到敵人會找到本壽寺來，這眞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失敗；我雖然眼睜睜地看着隱歧殿被抓去，但是，我自己忙着應付眼前的敵人，根本無法抽身，上前解救她，只好將她丢在那裏，自己先逃掉！」

「她被帶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我不知道，可能被關在所司代的牢裏，或者被帶到大臣的宿陣去了吧！無論如何，我們一定要設法將她搶回來，要不然我就無法對主人和大野修理大人交待。不過，目前大部分的甲賀者已經進入大阪城，而我的八名部下也被斬死，想要搶回隱歧殿，恐怕沒那麼容易，才藏，你能不能幫幫忙，替我找一些人手來！」

「你要我怎麼做呢？」

「你可以利用那個啊！」

才藏的心理當然有數，佐助的意思就是要他利法用手下的下忍者。

因爲，伊賀的霧隱家很久以來，就讓他們的部下——所謂的下忍者，到京都來開店做生意；室町的分銅屋就是其中的一個；比才藏早到京都來的孫八和其他幾個小隊的首領，就在這個店裏，分別當了掌櫃和店小二。

「要我利用分銅屋的伊賀者嗎？」

「不錯！萬事拜託你了。」

「不過……」

才藏苦喪着臉繼續說：

「佐助，你也知道甲賀者和伊賀者的組織不同，你們是主從關係，但是，伊賀者是獨立工作的；我雖是上忍的家庭出身，却不能命令他們，讓他們冒着生命危險去工作，而且，有興趣參加大阪派的人，只有我一個人而已，他們每個人各有自己的看法，我實在不能加以勉強！」

「噢！原來如此。」

「你明白我的話中之意嗎？」

「當然明白，要用錢對不對？」

「不錯，伊賀者並不像甲賀者，你們是爲道義人情而工作，我們則是爲金錢而工作，佐助，你有沒有這個本錢？」

「有！雲，你去把公款拿出來！」

片刻之後，雲拿出三十塊竹筒型的大金塊，擺在才藏的面前；這種竹筒型的金塊，一個就等於十枚大金幣，因此，以三百枚的金幣算起來，這個數目是相當大的。

「這些黃金够不够？」

「我去試試看；雲，你替我找一個人到分銅屋去，叫孫八到這裏來一趟！」

「謝謝你，才藏，如果伊賀者肯答應替我們工作，可能比甲賀者更優秀。」

「佐助，那你要到那裏去呢？」

「我想再到外頭去一趟，打聽隱歧殿的消息！」

霞陣

分銅屋的秘密組織，開始積極展開活動了。

那兒的伊賀者除了孫八外，大約還有二十人，但是，這些人的力量還嫌不够，因此，伊賀本國，和散在其他各處的老同行都被雇請過來，不久，孫八手下就有五十名忍術高手了。

五十個人聚集在雲龍院裏，由孫八親自指揮他們。

不久，經過這些伊賀者調查的結果，得知隱歧殿已被轉送到藤堂高虎的宿陣中看管。

……不僅如此。

據說，藤堂家已準備在明天偷偷地將她殺死。

關於這兩項消息，分銅屋的伊賀者只用了一天的時間，就調查得清清楚楚了。

佐助非常佩服他們工作的效率，不過，他不知道，伊賀者探聽消息之所以這樣快速，其中有一個原因。

那就是伊賀者之中，有一種叫「市」的集會。

「市」是消息的市，這是伊賀者所特有的！他們利用在敵方工作的同志打聽種種消息，然後約定一個時間和地點，偷偷地集會，個人把自己所知道的消息提出來，大家互相交換參考，因此，他們一旦開「市」，就能知道世上所發生的事情。

孫八就是利用這次開「市」，打聽出隱歧殿的消息，因爲，在這一次的「市」會裏，一個在藤堂家服務的伊賀者說：

「隱歧殿被關在藤堂衆的宿陣中！」

另一個更緊急的消息是，處刑的日子定在十一月一日夜晚。

才藏在雲龍院聽到孫八如此報告，就說：

「這一次勢必會變成一場大戰鬪。」

因爲，除了率領五十名伊賀忍術高手，一口氣衝進藤堂部隊的宿陣以外，似乎沒有更好的方法了；所以，才藏計畫將隱歧殿搶到手之後，伊賀者們立刻往京都郊外四散逃跑。

「這眞是一件大工作，不過，這件工作完成之後，室町的分銅屋就不得不廢掉了。」

「廢掉就廢掉，反正將來不管是關東或是大阪戰勝，一定不可能再回復戰國時代，到那個時候，就用不着忍者，而分銅屋也沒有再存在的必要了，孫八，你把分銅屋所

有的錢，發散給大家吧！」

「唉！我是沒什麽關係啦！不過……」

孫八狡猾地看著才藏，又說：

「伊賀者和豐臣家本來毫無關連，但我們却爲他們做了這種大工作，這點微薄的賞錢怎麽够呢？我想，至少也要給他們一些錢，讓他們逃到各處之後，能維持一輩子的生活。」

「好吧！這件事我會去請佐助幫忙！」

才藏和佐助商量後，佐助點頭道：

「你說得也頗有道理！」

因此，他就決定給這五十名伊賀者，每人十枚大金幣；不過，不知是否這些錢的關係，或是伊賀者們想，這次是他們最後一次的工作，因而帶着無比的決心，等待佐助和才藏的命令。

＊　＊　＊

霧隱才藏集合五十名忍術高手，在鷹峰的雲龍院，共商拯救隱歧殿的大計，這是慶長十九年十月三十日夜晚的事。

伊賀者們穿着各式各樣的衣服，其中有旅藝人、有商人，雲水（托鉢的僧侶）、以及無賴漢和賤人（奴隸）等。

才藏首先叫了三名忍者到他面前來，這三個人的名字相當特別，分別是：

蘭

菊

梅

他們的名字都很優雅；這些依植物名稱命名的人，都出生於伊賀的名張川流域，在這一帶出生的人，都有一項特別高強的本事，那就是能悄悄潛入敵人陣地，而不爲人察覺，因此，才藏特地選出他們，讓他們潛入藤堂宿陣，調查建仁寺內的地理形勢。

「隱歧殿被關在何處，蘭，你爲大家說明一下吧！」

於是，蘭從懷中取出建仁寺的平面圖，平鋪在大家面前。

建仁寺的境內相當廣濶。

這個寺院是鎌倉時代的建仁二年，一個叫榮西的僧侶蓋造的，它的面積相當廣濶，南至五條，西延至鳴川，東到下河原，共有五萬多坪，寺院的形式，據說是模倣中國的丈山蓋造的。

有一段時期，它曾被選爲京都的五大名山之一，不過，天文年間由於遭到兵火，而荒廢日久，不過，近年來在關之原一役中，敗陣下來的大臣安國寺惠瓊，生前時就多

方奔走，致力重建這座寺院，所以，堂塔諸門差不多都已修復完成；目前收容了藤堂家的士兵，約有五百名之多，而另有餘力收容更多的人。

「我想，隱歧殿一定被關在此地。」

菊指着圖上的一點這樣說。

「吔！這個地方不是洗澡間嗎？」

這座洗澡間是寺院裏的獨立建築物；雖名爲洗澡間，却不是用水來洗澡，而是用蒸氣沐浴，所以，將此地當做監牢，實在是一個非常恰當的場所。

「不過，目前已不當浴室，而變成一座堅實的監牢，隱歧殿就被關在這裏！」

「那麽，這個地有方多少人在守衞！」

「有三個武士和十個士卒！」

「咦？他們警戒得不嚴密嘛！」

「隱歧殿雖是大阪派的密探，但她畢竟是一個女人，在出陣以前，爲了一個女人，而派那麽多人去守衞監視，這對藤堂家來說，實在不是一件光榮的事情；不過，這樣一來，反而對我們有利！」

「一點也不錯！」

然後，才藏又詳細爲他們說明進攻的計畫。

他將五十個人分成四隊，決定在午後從四面八方滲入，其中一隊負責搶奪隱歧殿，另外三隊則作掩護的工作，等待事情完成後，立刻四散逃走。

＊　＊　＊

「要用什麽陣法？」

有一個人提出這個問題，才藏囘答說：

「用霞陣。」

因爲，霞陣是伊賀者侵入敵人城裏，最拿手的戰法。

「好久沒用過這種戰法了。」

一個叫田草的老忍者如此微笑道；此人年輕時曾被右山的本願寺雇請，當年他曾利用霞陣，使織田軍無法擋駕。

「因此，千萬不能用火術！」

「當然。」

老忍者連忙答道：因爲，用霞陣的時候，絕對不能放火；而且，藤堂家的宿陣一旦起火，屯駐在京都的關東諸軍，勢必會立刻發覺，而採取行動，截斷進入京都的七個進出口，這樣一來，五十名伊賀者就無法逃脫了。

「工作完成之後，你們就按照自己的意願，到自己想去的地方吧！這些錢就當作暫時的費用好了。」

於是，才藏將那些金幣，一一發給他們，因爲忍者原來就不是拿俸祿的，所以，當他們摸到那些金幣時，每個人都顯得非常高興，而說：

「眞是感謝不盡！」

「啊！不愧爲豐臣家的豪邁作風。」

「才藏大人，我們可以走了吧！」

「我再次叮嚀你們，蘭、菊：梅三個人要先去當伏兵，所以，他們立刻就要出發，其他人可以到寺中去！明天晚上，四刻（午後十時）時，每個人就按照指定的地點，潛入建仁寺內，那時，我會在矢根門的屋頂上等待各位，而佐助也會在矢根門下，好嗎？」

「好！」

說着，大家就開始四散了。

而蘭菊梅三人當作伏兵，潛入陣中，是日落以後的事，因爲，他們三人必須在明天晚上，大家要潛入以前，先做好一切準備工作。

伏兵的工作是相當忙碌的，而在井中放毒，也是其中之一。

放毒的工作必須分成三個步驟，最初下的毒藥叫「慘」，人們要是喝了這種水，就會發生輕度的拉肚子；第二次下的毒藥叫「瘴」，這種藥會使人有一種倦怠感。最後投入的藥所「癘」，這種藥會使人昏昏欲睡，而致神經麻痺，失去知覺，不能在戰鬪當中發揮力量。那麽，他們爲什麽不用足以毒死敵人的劇毒呢？那是因爲若有人被毒死，城裏勢必會引起騷動，而城裏的人也不敢喝井水了。

另一方面，他們也必須先和監牢裏的隱歧殿取得聯繫；而最要緊的是，要吩咐隱歧殿不要吃宿陣中所做的飯菜。

也因爲這件事，而必須把饑渴丸送到隱歧殿手中。所謂饑渴丸，是忍者特有的食物，只要一天吃上兩三粒，即使十天之中，沒有吃任何東西，也無大礙。

＊　＊　＊

那天晚上，四刻時，隱歧殿正在監牢裏，一個人孤寂地聽着外面呼呼吹着的北風；一陣陣的寒意襲來，使她忍不住地勾起無限的囘憶；秋天已將遠去，明天就是農曆十一月了。然而，此刻自己就像一隻籠中鳥，奈何！奈何！

突然間，一個獄吏隔着鐵檻對她說：

「喂！怎麽了，爲什麽不睡覺？」

「乖乖睡覺吧！」

但是，隱歧殿不理會他，只自顧自地看着旁邊。

「哼！我要是睡覺，一定會被凍死。」

因爲，監牢的地板上只舖着一張草蓆，而上面只放了一床如薄紙般的棉被而已。

「據說，審問的結果，妳是那個在京都引起騷動的影法師的女頭目，像妳這種人，也會怕冷嗎？哈！眞是奇怪，我勸妳還是快點睡覺吧！要不然犯了監牢的規定，可有妳好受的囉！」

「哼！你要怎麼樣？」

「怎麼樣？哈！就是這樣。」

獄吏說着，就把一支六尺長的棒子伸進來；由於他用棒的方法很巧妙，使得隱岐殿無法避開，而被棒子撞到胸部。

「你要幹什麼，你若敢我無禮，我絕對不饒過你。」

「哈哈！妳說什麼？」

獄吏見這個犯人如此驕傲，立刻對她發生興趣；他想，反正明天晚上，這個女犯人就會被秘密地處死，何不趁此機會，好好戲弄她一番呢？

「妳這個影法師的女頭目，我還以爲妳是像「安達原閨女」那樣的女人呢！不過，妳的臉看起來還蠻可愛的，嗯哼！我要好好地瞧一瞧妳的私處。」

就在他說這話的當兒，手中的棒子已經伸到隱岐殿的大腿上，如一條毒蛇般地纏着她，然後將她的衣服掀起來了；隱岐殿只好臥倒下去，她雖拼命地緊靠雙腿，但是，棒子却又輕易地將她的雙腿打開，獄吏屏住氣息，貪婪地看着，說：

「喂！眞的很不錯……喂！」

他正想說下去時，不知是什麼原因，只見他的眼皮突然垂了下去，全身的關節也好像鬆掉一般，棒子從他的手中掉下來，隨卽無力地倒下去了。

隱岐殿見狀，不免大吃一驚，但她立刻鎭靜下來，趕忙整理衣物，然後站起來觀望四周。

她發現眼前的那個人，不像已經死去，而只是倒在地板上呼呼大睡而已，不過，牢房外的另外二個獄吏，也和他一樣，正躺在地上熟睡着。

忽然間，一陣寒風吹來，將燈火吹熄。

同時間，隱岐殿的背後也出現一個黑影，那個黑影抓住隱岐殿的手，將一個硬硬的東西塞進她的手中，而說：

「這是飢渴丸，妳快把它吃下去；不過，記住明天晚上以前，千萬不要吃監牢裏的東西。」

「啊！你是什麼人？」

「我是才藏的部下，名叫蘭，明天晚上四刻時，我會到這裏來接妳。」

時刻終於來到了。

當天，隱岐殿從早晨開始，就一直盼到日落之後。

（才藏的部下說，四刻要來接我。）

她反覆想了好幾次，不久時刻終於到了，而她的心也開始怦怦地跳了起來。

然而，不幸的是，這一天的空氣異常沉悶，沒有半點風，而且，明亮的月光從木板門的門縫中透射進來，這種夜晚對於忍者來說，是相當不利的。

忽然間，遠處傳來一陣陣的脚步聲，不久，隱岐殿聽到有人打開牢房鑰匙的聲音，而吃驚地站了起來。

「喂！女人。」

這個聲音和平常守衞監牢的人不一樣。

「我是陣中的監察司，前來巡視的牢房。」

這個監察司帶了三名穿便服的武士；不過，使隱岐殿大爲震驚的是，這個監察司只有一隻眼睛，另外一隻眼睛已經被燒爛了。

「獄吏，你們準備好了嗎？」

這個人的目光雖然相當銳利，然而，他的聲音微弱，好像沒有力氣說話似的；而且，令人不可思議的是，他們每個人的臉色都非常蒼白，像是纏綿病榻的病人一般；當然，隱岐殿並不知道，這是因爲他們喝了「被下了毒的井水」的緣故。

另一方面，普通到了夜晚，就會在寺院中吠叫的狗，今晚也沒有任何動靜，大概已被蘭他們處理掉了吧！

獨眼的武士默默地進入牢裏房，其餘的人則抬着一只盛滿水的水桶，跟着走進去；窄小的房間頓時擠滿了人。

「女人，我雖然同情妳，然而，今夜我却不得不處死妳！」

獨眼的武士注視着隱岐殿，緩緩地吐出這句話，隱岐殿一聽，眉頭深鎖；雖然，自從接到豐臣秀吉的秘令之後，就已覺悟早晚會慘死在敵人手中，但是，此刻面臨死亡時，心却忍不住顫抖起來！

「聽說妳的姿色不凡，今日親眼目睹，果然名不虛傳，唉！要處死妳，未免太可惜了。」

獨眼武士拿起扇子，托住隱岐殿的下巴，然後，他的手微微一用力，隱岐殿的頭立刻向後仰。

「嗯！妳這張小嘴眞漂亮，開口說說話吧！喂！妳怎麼不說話呢？」

「請你放尊重點，不要對我太無禮。」

「哈哈！你們聽聽，她的聲音多麼悅耳，只可惜，再過不久，就不能聽到妳美妙的聲音了，啊！我眞替妳感到可憐，但是，在軍法上，密探的罪是相當重的，妳有沒有聽說過，有的人被五馬分屍，或者用鋸子鋸肉，凌遲而死，藤堂家絕不會用普通的手段，讓妳那麼便宜地死去，不過，所司代指示我們，要讓妳神不知，鬼不覺地死去；本

來我們可以將妳的頭砍下來，但是，這裏是寺廟聖地，僧侶們恐怕寺院會被血水污染，因而出此下策，要讓妳活活地，慢慢地溺死。」

「溺死，是不是要把我丟進鴨川？」

「把水桶拿過來。」

士兵們一聽，趕忙將水桶抬過來。

「哈哈！要妳溺死，用不着大海大河，只要這些水就足以溺死妳了，來了，你們過來用力抓住她的手。」

士兵們抓住隱歧殿的身體，另外兩個則抓着她的手。

「快把臉埋進水中！」

「不！」

這是隱歧殿最後的聲音，然後，她的頭就被士兵們壓着，整個臉埋進水中了。

＊　＊　＊

才藏爬上了建仁寺的矢根門，從那裏，他可以望見星空下，籠罩在一片黑暗中的各個佛堂。

矢根門就是勅使門，據說，這個門就是把平家的六波羅府的門遷移過來的，不知從那個時代有戰事以來，這個門上就佈滿箭痕，因而叫做矢根門。

片刻之後——

……啊！發現了，開始活動了吧！

才藏能感覺到，在這個廣濶的建仁寺境內，已有許多黑影，開始展開活動了。

（嗯！大概已平安潛入了吧！）

才藏想，佐助此刻應該已在矢根門下，因而飄然一躍，在黑暗下，快速地跳了下來。

「才藏嗎？」

佐助正在那裏等待才藏，不過，他並沒有出聲，只是用嘴唇示意才藏，

「唉呀！你受傷了嗎？」

才藏看見佐助的腳下，躺着三具屍體。

「事出突然，我不得已……才藏，我想獨自指揮霞陣，你到洗澡堂去吧！」

「那兒有蘭、菊、梅在，我去幹什麼？」

「話是不錯，但是，這次是解救隱歧殿，情況比較特殊，所以，你不得不親自去一趟。」

「為什麼？」

「我怎麼知道呢？但是，看在你和隱歧殿的情分上，這點小事你總該做得到吧！」

佐助露出不愉快的神情，然後推了才藏一把。

「唉！眞是無聊極了。」

才藏瞭望一片漆黑的境內，百般無奈地說。

……就在此時，濃霧已開始升起來了。

這些霧都是伊賀者所製造的。

造霧的方法非常簡單，只要把煙球放進火柱裏，不過，要小心不能讓圍着火柱的士兵發覺，然後在黑暗中，迅速將煙球投入水中就可以了。

只是，要做好這種技術，需要相當熟練的技巧。

也就在此刻，隱歧殿已快被溺死了。

隱歧殿已覺悟要死，但她却強忍住苦痛；這種苦痛是，當她的臉被埋進水中，即將斷氣之時，却又被強拉上來，這樣反覆做了幾次，隱歧殿的氣管就充滿水了，有時，她會痛苦地直掙扎，但是，陣中的監察司看到她這種掙扎的樣子，感到非常有趣，而興奮不已。

剎那間，放在牢房角落的燭臺，突然倒了下來。

「咦？什麼事？」

就在此時，牢房裏頓時瀰滿白煙，另外還發生一個沒有人察覺的異變，那就是天花板被人掀開來，而從那個黑漆的洞裏，現出一個蜘蛛般的影子，那個黑影無聲無息地掉了下來，混進人羣中。

＊　＊　＊

黑影共有三個，首先出現的人是蘭，然後是菊和梅。

他們三人很順利地混進人羣中。

就在那一瞬間，牢房裏發生了一大異變。

「嗝！」

這個奇妙的聲音，像是從陣中監察司的喉嚨吐出來的，原來是他的下巴掉了；不但如此，連他的部下，一個個都跟他一樣，下巴被人用力一拍，就統統脫臼了。

同時，他們手脚的關節，也無緣無故地鬆散，好像變成軟體動物一般，而倒地不起了。

三人的動作奇快，蘭迅速扶起隱歧殿，而梅、菊就分別將布塊塞入那些人的口中。

蘭覆面下的臉露出微笑，歎然地說：

「妳覺得怎麼樣？」

「你是那一位？」

隱歧殿看見蘭，這下才發覺牢中的異變，而不免佩服他們動作的快速。

「是我嘛！」

蘭並沒有將覆面拿掉，而接着說：

「我是才藏的部下。」

「才藏在那裏呢？」

「我帶妳去吧！」

於是，隱歧殿被蘭他們三人，帶出牢房外，她發現地上也躺了好幾個士兵，大概是被他們三人一併處理掉的吧

！

「咔！」一聲，蘭輕易地打開洗澡間的門。

他發現屋外竟是那般明亮，有如白晝一般，而且，霧也開始消失，四周的景物已可隱隱約約地瞧得見。

（這樣不行！）

蘭想着，就轉過頭來對菊說：

「很不巧，西風吹來，把霧都吹散了。」

「無論如何，我們先跑到矢根門再說吧！」

就在此時，鐘聲如發狂般地響了起來。

「啊！他們發覺了。」

蘭緊皺眉頭這樣說。

在遙遠的一個角落裏，人影晃動，有幾條人影跑向這邊來了。

「隱岐殿！」

「嗯！」

「請妳把眼睛閉上。」

然後，蘭抱起隱岐殿，如乘坐飛雲般地快速奔跑，菊和梅也在前後跟着跑，不久，當他們跑到法堂的東邊時，藤堂家的一名武士，突然從黑暗中飛躍出來，那人手持長矛，想要擋住他們的去路，菊眼明手快，飛刀即出手，不偏不倚地刺進敵人的喉嚨，敵人立刻應聲而倒。

接着，又有好幾名武士跳出來，但每一次都被菊和梅的飛刀射中；他們三人聯合起來對抗敵人，力量之大，有如無法抵抗的魔神一般。

「在那裏，趕快追過去。」

霎時，背後傳來陣陣吶喊聲。

當他們跑到接近矢根門的地方時，蘭即用冷靜的聲音說：

「隱岐殿，這附近一帶，已被我們的同伴散滿鐵釘，，所以，我不能直踏過去，妳要抓住我的肩膀，免得等一下我跳過去的時候，從我的背上摔下來！」

蘭事先已在那個地點插好竹竿，當他跳躍過去時，就順手將竹竿一支支地拿下來，然後，隱岐殿只感覺到蘭長吐一口氣，身子就變得飄飄然，跳躍數丈之高。

※　※　※

當蘭揹着隱岐殿跳下矢根門時，佐助已在那裏等待多時了。

「看見妳平安無事，眞是高興。」

佐助跪伏在地上，恭敬地說。

「才藏在什麽地方呢？」

「他就在那裏啊！」

「那裏？我怎麽沒瞧見。」

隱岐殿雖然窮極目力，仔細地看，但是，黑沉沉的天空下，根本沒有才藏的影子。

「唉呀！我沒看見啦！」

事實上，才藏就站在隱岐殿身後的松樹下，幾乎快和隱岐殿抵住身體了，只是，此刻才藏正屏住氣息，施用隱形術，專心注意從法堂那個方向，拿着火把追擊過來的士兵。

「唉呀！隱岐殿，才藏早晚會和妳打招呼的，目前已沒有多少時間，妳還是逃命要緊吧！蘭兄，拜託你了。」

佐助一語未畢，蘭就抱起隱岐殿，和菊梅一起，往大和大路的方向逃去了。

同時間，寺院的北方也傳來陣陣尖銳的狗叫聲，而且狗，聲愈來愈近，而漸漸往下河牀的方向移去了。

手拿火把的敵人聽此狗吠聲，趕忙沿着那個方向追趕過去。

「啊！會不會從後門逃走呢？」

「先別說了，還是追趕要緊！」

於是，敵人立刻分成兩隊追過去；事實上，藤堂家的士兵，已經上了霞陣的當了，因爲，那些狗吠聲，却是伊賀者模擬假裝的。

而當敵人尋着狗吠聲，追到後門時，忽然望見右面開山堂的屋頂上，有一團如星星般的火光，正在閃亮着。

「快？那是星星嗎？」

當敵人正在做這種猜想時，那個微弱的青藍色火光，突然增大十倍之多，敵人之中，有一個較有戰場經驗的人說：

「那不是星星，可能是伊賀者專用的大國火矢。」

他說得不錯！片刻之後，那大國火矢就如星星般地飛瀉下來了。

一支接一支，無數的火矢，在黑空下亂舞着，然後，只見火矢一一射進松樹幹上，雲時湧起一陣白煙，這種技術就叫做「忍霞術」，那就是將煙藥裝進大國火矢中，讓它燃燒，引起白煙，造成霞幕。

另一方面，佐助和才藏也正在矢根門邊，觀望情勢，只見藤堂家的士兵，一個個踏進散滿鐵釘的地上，頓時叫起陣陣的悲鳴聲。

「快！快點撤走！」

爲首的武士大聲命令道。

「快去拿一扇木門，或是榻榻米之類的東西來，將這些東西舖在地上，一直通到矢根門去。」

才藏站在門邊一聽，和佐助交換一個眼色，露出會心的微笑。

「佐助，敵人好像已經上了我們的當了。」

「對，我想，我們的同志大概都已平安地撤走了，現在只剩下你我而已，今晚，我倆就痛痛快快地擾亂藤堂家的宿陣，當作送給京都的最後禮品吧！」

「嗯！眞是有趣極了。」

※ ※ ※

片刻之後，木板和榻榻米已經舖在地上了；如果將散滿在地上的鐵釘當作一條河，那麼，木板就算是一座橋了。

藤堂家的士兵排成兩列，魚貫地從木板上走過去，這對才藏和佐助來說，無非是一個絕好的機會，因爲，這種隊形縱然有幾百個人齊攻上去，然而，前面的敵人却只有兩個人而已。

「喂！前面有一個奇怪的東西。」

排頭的一個人大叫道：沒有錯！身着忍者裝束的才藏和佐助，背着矢根門，矗立不動。

「發現什麼了呢？」

有個武士聞聲，趕忙上前來如此問道。

「你是什麼人？快報上名來。」

「哈哈哈！我就是影法師……。」

藤堂家的士兵一聽，都嚇得目瞪口呆；頓時，起了一陣騷動。武士見狀，連忙拿起長矛，向佐助刺過去。

佐助的脚一頓，跳上天空，雙脚用力踢了武士的頭盔，當他看見武士倒下去時，雙手立刻用力抓住門軒，一下子就跳上屋頂，動作之快速，讓那些士兵看得張目咋舌。

就在此時，才藏也從敵人手中搶過一支長矛，刺向前列的三個士兵。

「用箭射擊他們吧！」

當時之所以沒有用槍的緣故，是因爲站在藤堂家的立場，不願夜晚的京都引起騷動。

不久，弓箭組立刻跑了出來。

然而，屋頂上的佐助，動作却比他們迅速得多。只見他手中的箭，一支一支地射下來，而敵人也接連地倒了下去，率隊的武士見狀，就忍不住地說：

「拿槍來。」

然而，當他發出這聲號令時，突然發生異變了；只見矢根門下，發出幾道閃光。

「轟隆！」

頓時，矢根門卽埋沒在白煙中。

才藏和佐助趁機逃出建仁寺，來到大和大路，然後往南，又轉向東邊，來到東山；走到山中後，再度往北折，回到鷹峰的雲龍院；那時，太陽已高掛在藍空上了。

讚岐殿跑出來迎接他們。

「才藏，我要鄭重地向你道謝。」

「我又沒做什麼，妳何必向我道謝。」

「你怎麼這麼說，這是爲什麼呢？」

「妳沒聽說過嗎？有錢能使鬼推磨，這一次完全是佐助手中的黃金促成的；說來說去，都是金錢的力量。」

「話是這麼說沒錯，不過……」

「好了，別再說了，我想睡覺了。」

這個奇怪的人，又回復了他的一貫作風，只見他當着衆人面前，就躺了下來，不久，卽呼呼大睡了。

淀川之風

幾天之後的一個黃昏，京都栗田口到伏見城的街道上，充滿了來來往往的大隊兵馬。

那是因爲將軍秀忠率領了關東的本隊來到，這天是慶長十九年十一月十日。

當晚，秀忠就住在伏見城，準備隔天到二條城去拜謁家康，和他商討攻擊大阪城的作戰方針。

這時，關東的軍隊，已增加到十萬之多。然而，京都的庶民對於這個卽將發生的戰爭，都帶有幾分恐懼，因而每個人面色凝重，茫然的望着遠來的人馬。

十一日的早晚，才藏騎着馬，從京都出發，來到伏見，途中有幾次被關東的士兵審問，但他每次都囘答說：

「我是肥後國，阿蘇大宮司家的家臣，名叫齋藤縫殿。」

他就利用這個方法，巧妙地通過了，不過，他在事先也已準備好了通行證；因此，如果有人問他說：

「你旅行的目的是什麼？」

他就囘答說：

「我要到香取、鹿島等地去朝拜，然後再到東國，目前正往九州途中。」

然後，他指着佐助說：

「這位是我的僕人，名叫長次，另外一個是——」

才藏用下巴指着後面，穿着沾滿塵土的衣裳，騎在馬上，一臉倦怠的隱岐殿說：

「她是我的妻子。」

從伏見到大阪，大約還有幾里路，才藏一行三人沿着淀川河堤走，當他們到達枚方附近的驛站時，夕陽已經面下了。

「隱岐殿，這附近的客棧可能已經客滿，而且，村落的民房也可能因爲戰爭，而不敢隨意收留外鄉人，妳想怎麼樣？是不是要在野外露宿？」

「嗯！既然到大阪的京橋只剩五里路，明天天亮以前，或許可以到達，我們不如連夜趕路，反正京都的任務已經完成，我眞想早點趕囘大阪去。」

「妳眞的那樣急着囘去嗎？」

其實，卽使他們趕囘大阪城，兵火也正在等待他們，果眞如此，他們就不知道明天的命運將會變成如何了，然而，隱岐殿好像已看破自己的命運一般，她說：

「我是在大阪城長大的，因此，除了囘家之外，我也別無去路了。」

隱岐殿白晳的臉上，勉強地露出微笑，從她的神情和舉動上看來，她是一個十足剛強的女人。

「才藏，或者是你要把我帶到一個遙遠的地方去呢？」

隱岐殿輕輕說道，臉上露出異樣的微笑，佐助會聽到的。

「唉呀！妳最好少講這種話，佐助會聽到的。」

這時，佐助正拉着隱岐殿坐騎的繮繩，自顧自地低着頭走路，看他那副樣子，好像已疲累不堪似的。

「我們的密探工作已經結束，將來的戰事就是你們男人的事了，才藏，如果可能的話……」

才藏默然，

佐助則故意咳了一聽。

＊　＊　＊

一行人到達河內守口的驛站時，天色已有些微的明亮了；這個驛站到大阪的京橋上只剩二里路；隱岐殿望着一覽無遺的田野，無限欣慰地說：

「到了這裏，就可算是進入大阪城了。」

事實上，從河堤上看下去，可以望見無數的士兵，正站在各處守衞，因爲，這個地帶是大阪城的最前哨。

「我要去換件衣服。」

隱岐殿的旅裝實在太髒了，而且，她也需要派一個人到大阪城去，要他們派一頂轎子來接她。

因此，他們就進入一家叫十六屋武兵衞的客棧。

當才藏洗了澡囘來時，天色已完全亮了。

紙門外，大阪城巨大的城廓，看起來好像近在眼前似的。

「才藏，我們要在這裏和隱岐殿告別，因爲，大野修理大人已經派人來接她了。」

「那我們怎麼辦呢？」

「我已經派人到城裏去，不久，穴山小助一定會帶人來迎接我們的。」

「看來，我的工作眞的全部完成了。」

「什麼？什麼叫工作完成了，戰爭正要開始呢！」

佐助露出狐疑的表情這樣大叫道。

「戰爭的事，就交給那些所謂的武士吧！我並不想被牽入其中。」

「你竟然說這種話！你忘了眞田大人正在等我們進城嗎？你眞的不願進城嗎？」

「嗯！是有那麼一點！」

「這是爲什麼呢？」

佐助洩氣地說。

「如果我當了眞田大人的家臣，就無法像以前那樣，海闊天空，自由自在地活動，另一方面，我可以按照我的意願行事，不需要向任何人低頭。」

語聽甫落，忽然間，只見他瞥了街道一眼，而臉色大變。

「怎麼了，才藏，是不是中了邪了。」

佐助說着，也跟着探頭出去，說：

「噢！原來是那個女巡禮。」

「你也看見了嗎！佐助，讓她逃走吧！」

笠帽下露出來的臉，確實是自從在草津和才藏一別，就消失無踪的阿國。

「哼！不能讓她逃掉，我既然知道她是敵人的密探，那有放手讓她逃掉的道理，才藏，你難道忘了我們忍者的規矩嗎？」

阿國不知道自己已被人發覺，還大大方方地拿起笠帽，四處張望，然而，就在那一霎間阿國也發現才藏了。

(啊！)

阿國露出吃驚的表情，但是，令人大感意外的是，她並沒有恐懼的神情，相反地，却是相當快活、興奮的樣子。

才藏看到阿國的那一瞬間，表情木然地站了起來，爲什麼會有這種異樣的表現，他自己一時也無法解說。

佐助驚愕地看着才藏說道：

「你怎麼了？」

才藏一臉憂鬱的神色，靜視佐助片刻，說道：

「我要出去了。」

「你要去那裏？過不了多久，穴山小助會從城裏來迎接我們，你現在不能出去，還是乖乖地在這裏等吧！」

「佐助，她是我的愛人。」

「是你的愛人呀！」

頃刻間，佐助露出複雜的表情，但他是抓着才藏的外袴說道：

「你別出去，在這兒等，如果穴山小助來了，找不到你，我不是很沒面子嗎？」

「哎呀！你放開我。」

佐助深知才藏的個性，一旦他就此離開，恐怕以後再也找不到他的踪跡。

「才藏，原來你是畏戰才想跑掉。」

「我怕不怕作戰，你最瞭解了，說不定我會到大阪找你，請你代我向眞田幸村問好。」

「要我告訴他說，你是和女人一起消失嗎？」

「隨你怎麼說。」

才藏戴上深笠帽，走出客棧，一直到達客棧後面的淀川堤防。阿國蹲在一邊等候才藏，她相信，才藏必然會出來找她的。

「你終於來了。」阿國走到才藏身旁說道。

「我們隨處走走吧！」

兩個人即往大阪的方向走着。

「妳爲什麼穿着旅裝，徘徊此地，妳是不是關東的密探。」

「不是，那種冒風險的工作，當我們自草津客棧離別時，我就不幹了。」

「妳撒謊，就是妳想不幹，密探組織也不會輕易地放過妳。」

「我逃離了。」

「喔！妳從密探組織的手裏逃離？」

「是的。」

「那麼妳爲什麼還要穿着這種裝束，這不是太矛盾了嗎？」

「難道你還不瞭解嗎？」

阿國看着淀川上航行的船隻，低聽說道：

「我一直在找你，自從和你離別後，我才發覺自己有多愛慕你……所以——」

「別說了。」才藏急切地說道：

「男女之事太無聊！」

其實，才藏笠帽下的臉頰，却浮泛着少有的羞赧之色。

＊　＊　＊

入夏以來，才藏已有好幾個月不會來到大阪城了，街道的情景已判若兩樣，幾乎是全國最繁榮的都市。

才藏漫無目的地在街道上走着，阿國緊跟其後。

整個防衞規模之大，眞是令人難以相信。

從大阪東北方，淀川的鴫野、今福，到片原町之間的堤防，有如城堡般地，將土堆積起來。同時每隔一段距離，即設有一座瞭望臺，這種景象，使人聯想起壯觀的萬里長城。在淀川的河裏，還安置了木樁，使敵兵無法乘船偷渡。

自玉造至貓間川之間，亦挖掘了一道二丁左右的深溝，及堡壘一座，南邊則自生玉至玉造，築有一丈高的城垣，每隔十間設置一座瞭望臺，在每一個槍眼的部份，都準備有槍、砲，隨時待命。

在穢多崎、博勞淵、阿波座、土佐座、河原町及福島等地，築有臨時的防塞，而遠處的野田、海老江、中島、

傳法、九條等地，也都有駐兵。緊接着傳法的川口，亦裝備有五十艘全國規模最大的戰艦——安宅輪，以攻戰海路的敵兵。

（喔！着實戒備得相當森嚴。）

才藏不自覺得歎爲觀止。城裏駐紮了十萬的軍隊，使整個街道看起來，到處都是士兵。阿國不禁歎惜地說：

「我是個女人，不太瞭解這種情況，究竟德川軍和豐臣軍，那一邊會獲勝？」

「依情形看，不一定關東軍會贏，因爲雙方都勢均力敵。」

此時，他們走到距離本町橋西邊有二丁的大和屋平右衞門客棧。

這個客棧，生意異常興隆，才藏和阿國不得不被帶往八人份的五坪榻榻米大的房間裏。

同房的旅客，大多是自西國各地前來的商人們，他們都想藉此次大阪急需大量軍需品的機會，撈它一筆。

當他們正準備就寢時，樓下突然傳來一陣騷動的聽音，約過了片刻，他們的紙門被一羣人打開，原來掌櫃帶了一位武士及四、五位士卒到這兒，武士問道：

「那一個是阿蘇大官司家的家臣——齋藤縫殿？」

才藏向那位武士瞄了一眼。依城裏的規定，凡是住宿的旅客都得報出名字，張貼於客棧門前，所以無論是誰，都可以得知住宿者是誰。但是那位武士問話的語調，似乎過於魯莽。

「我就是齋藤縫殿。」

「有一些事情要詢問你。好，過來！」

武士揮了一下手，那幾位部下立刻走進去，分別抓住才藏的雙手。同時，武士亦把長刀抵在才藏的結喉處，當他們正要拿繩子綁住才藏時，才藏不服地問道：

「爲什麼要抓我？」

「到了陣營再告訴你，你還是乖乖地就範吧！」

＊　＊　＊

京橋口陣營後，設置了一個臨時審案處。

自大和屋平右衞門客棧被帶到此地的才藏，是以「士行總角」的縛法綁起來的。

一般罪犯被押解時，都是依各人的身分來區分細綁的方法。如身爲大將者，卽以「將眞總角」的縛法，雙手不會被反綁，如地位低的士卒，則用「輕卒草總角」，浪人用「本陽十文字」，婦女用「女五方」，其他如商人，僧侶，山伏等的縛法，尙有十八種之多。

如今才藏的「士行總角」的縛法，顯示他是以武士的身分被抓起來。

從一開始押解至今，才藏一直是帶着好奇的心理，任他們擺佈，毫半點違抗的意念。

擁有手下三千人的大阪城京橋口的守將——藤野牛彌，是豐臣秀賴的貼身侍衞所提拔出來的人物，看起來並無大將的威勢。

「嗄，眞不好意思，」才藏微點了一下頭，說道：

「勞駕大將來詢問我，眞是過意不去，不過，至今我仍不知自己犯了什麼罪，能否請你告訴我？」

「好吧！你自稱爲阿蘇大宮司家的家臣——齊藤縫殿，是不是眞的？」

「豈有此理？」

「你不用強辯了，」藤野牛彌不懷好意地笑着說：

「城裏有一位認得肥後的齋藤縫殿這個人。」

才藏這時才明瞭他被抓起來的原因，一定是掛在客棧外的名字，被認識齋藤縫殿的那個人發現了，而跑來這裏稟報。

「那個人一定是看錯了，我的確是齊藤縫殿。」

「住口，眞正的齋藤縫殿早就在兩年前死於肺癆。」

「呃？」

經他這麼一說，才藏委實嚇了一跳，但仍故作鎭定地說：

「但是你看我不是還活得好好的？」

「你臉皮也够厚了，我看你八成是德川家康的密探，從實招來，否則要你好看。」

才藏面對這位庸俗的大將、心想：（再這樣下去，豐臣軍必然會失敗。）

這位只會亂吼亂叫的中年男人，怎麼看都沒有率領三千兵士的威力，竟想與身經百戰的德川家康作戰。他不過是靠淀君，大野治長的權勢，才有今天的地位……如此想來，實在不值得和這種人計較。所以才藏訕訕地說：

「隨你去吧！」

突然，在場的每個人都呆住了——

因爲綁在才藏身上的繩子，忽地滑落下來，而他也若無其事地站了起來。原來他將上身的關節鬆開，使繩子輕易地脫落。

「你、你、你是忍者！」

藤野牛彌雖然訝異地叫着，但仍不忘暗示左右，說道：

「開槍！」

走廊邊持槍待命的五位武士，已點燃火繩，將槍口對準才藏的心臟。

＊　＊　＊

「你們用槍來射擊我，眞是設想周到。」

四下一片沉寂，每個人均屏住氣息，觀望這緊張的一刻。

「嗯，着實令人恐懼。」

才藏故作緊張地說着，一邊在內心盤算如何脫逃，如果五支槍同時發射的話，他可以乘他們扣板機的瞬間閃開，使每發子彈均落空，但是如果他們分爲二、三個階段來發射，卽使第一次發射躱過了，也難逃二、三次的射擊，所以他不得不運用幻術，以掌握他們的意識，使其達到同時發射的目的。

「對準這裏。」才藏指着自己的心臟部位，對那五位持槍武士說道：

「各位一定要對準目標射擊，在未開槍之前，我先傳授稻富流的槍法……那位槍手，」

他指着第二位射擊手，又說：

「你的左手抬得太高，這樣槍彈會飛到天空，第三位，你的左眼閉得太緊，右眼視線不明……」

才藏不斷地糾正每一位射擊手的姿勢，一旦發現有扣板機的意向，就立刻喊住他。

「火繩就要熄滅了，第四位和第三位左肘太鬆。」

他要讓他們同時發射，必須先使他們的呼吸一致始可，否則零亂的呼吸速度，會使他們恢復意識，而隨時扣動板機，那麽才藏必然會死於槍下。

（現在正是時候。）

才藏一看，時機成熟，立刻喊道：

「開槍。」

五位旁手竟隨着才藏的命令，同時扣動板機。

轟然一聲，五支槍口同時噴出火來。

當一團濃煙逐漸地變淡時，所有的人皆驚愕不已，因爲才藏早已不見人影。

他跳到背後的石牆上。

「怪了，」

牛彌亦大驚失色，慌亂地叫着：

「射手、射手，」

好像是在叫喚弓劍的武士。

對才藏來說，此刻正是最安全的時候，因爲，剛結束第一次的發射，要再準備第二批時，需要一段相當長的時間。

＊　＊　＊

過不了多久，有一位高個兒，長得一臉怪相的武士走了進來。

此人穿着橘紅色無袖的外袴，縱髮垂肩，細長的眼尾，眼白中略帶黃色，一看卽知他不同於一般人。

「藤野兄，」

那位武士叫着牛彌的姓，足見他並非藤野牛彌的部下，而很可能是寄居京橋口陣營的浪人。

「那個人有點怪異，讓我來處理吧！」

藤野牛彌碰到這種情況，緊張得半天說不出話來，只好一味地點頭同意。

武士再對藤野牛彌的部下，問道：

「圍牆外頭是不是溝渠呢？」

「是的。」

「那麽你們到外面防衞吧！說不定他已經跳進溝渠裏溜掉了，準備好弓、槍。」

他一發布完命令，猛一抬頭，始瞧見躱在牆上的才藏，立刻拔出短刀，飛奔過去。

這個人看來頗不簡單。

才藏不敢輕擧妄動，一動的話，對方必然早他一步，將刀射進他的胸部。

……這個人會是誰呢？

才藏一生中，尙未碰到這麽一位具有異樣精氣的人物，才藏不自覺地冒出冷汗。

（大阪的豐臣家裏，大約有五至七萬的浪人們來自諸國，據說在這堆浪人中，有幾位武藝高手，但此人究竟是誰呢？）

才藏可以感覺出，他並非普通的武藝家。

當武士接近才藏約有三步遠時，才藏突然表現出蠻不在乎的神態，想誘引武士前來，但武士並不因此莽撞地出手，反而小心地上前半步，抬頭看着才藏。

「請問大名？」

才藏柔聲地問着眼下這位茫然站立的武士。

「在下是新免宮本武藏。」武士答道。

他的年齡約在三十二、三歲，出身於美作國讚甘郡宮本村，曾經以擊敗京都武藝高手，吉岡家族的一些人，而著稱的武藝家。十七歲時成爲豐臣軍宇喜多秀家的家臣——新免伊賀守的部下，而出戰關之原之役，其後，浪跡天涯而自得武藝，如今再度返回豐臣軍，可能是由於年輕時卽投效於此的緣故。

「那麽你的大名呢？」

「我是個忍者，本無名，但別人都叫我霧隱才藏」。

＊　＊　＊

「霧隱才藏？」

武藏當然不認得他。一陣風吹了過來，天空呈現冬季少有的晴朗。武藏不爲所動地站在，那裏，眼睛微閉頸項

微傾，頗像一位朗誦詩句的風雅人士，這正是武藏與人決鬪的一慣作風。

（嗯，此人正想拔刀。）

才藏兀自忖度着，但並沒瞧武藏的眼睛，因爲他知道，此時武藏野性般的眼神，必會像蛇眼般，使青蛙渾身無力。

才藏依然微笑着，視線却移向武藏的身影。

午後的斜陽，將武藏的身影濃縮於一角。

表露於外的，是武藏蠻不在乎的神態，但在影子裏，却可以感覺出他的兇狠，及渾身的精氣。

「霧隱才藏，你，你——」

武藏嘴唇微微顫動着。

「你究竟想在圍牆上站多久？」

「嗯，」才藏對着武藏的影子說道：

「這樣不正合你的意思嗎？」

「這樣對你不太有利吧！你大概也察覺到，有許多士兵已經到護城溝那兒，準備第二次發射，你若一直呆在圍牆上，頂多像個枯樹上的烏鴉被打中而已。」

「你的確是新免宮本武藏嗎？」

「是的。」

「像宮本武藏這麽一位高手，殺死一個人，也要藉用槍的威勢嗎？眞是讓人意想不到。」

「這沒什麽意想不到的。」武藏低着聽音說，

「所謂武藝，就是只要能擊倒對方，不管用刀或是弓、劍皆可，而且是依對方或場所而定。如今我就是將你定牢在圍牆上。」

「……」

武藏說得一點也沒錯，此刻他只要一動，武藏左手的短刀，立刻會飛進才藏的胸部。

「現在我已將你定牢在圍牆上，所以不管用槍或用刀殺你，效果不是一樣嗎？武藝就是運用天地間的萬態，隨機應變，所以你隨時要當心，在你背後的槍，也一樣可以射殺。」

「……」

事實上，才藏早已察覺那一羣槍手正在瞄準他，而且再過不久，子彈就會發射過來，所以他立刻採取行動，跳向空中。

就在此時，武藏手上的短刀也飛向空中，與才藏的刀交個正着，「嘎」的一聽，閃出一道白光，仍然沒有射中才藏。才藏一着地，又立刻往後躍上，因爲武藏碩長的身影撲了過來。

＊　＊　＊

武藏在瞬息間撲向才藏大約三間（一間六尺）的距離。他緊握長刀，擺出八雙的架勢。

而才藏輕輕落地時，亦不知運用何種招式，兩手下垂。他的背後是一扇木門，已無後退的餘地。

（這個人爲什麽不拔出刀來？）

武藏疑惑地看着才藏。

才藏若無其事地叫道：

「讓你砍呀！」

經他這一說，武藏反倒不敢輕易出手，儘管他在判斷對方的武藝，有獨到之見，即根據對方的心理，位置，習慣等，來判斷能否獲勝的技巧，但是眼前這個對手，連刀都沒拔出，他不得不提高警覺。

對方既是個伊賀者，說不定會有意想不到的招式。

「喲——」

武藏高舉長刀，發出異樣的叫聲，想藉着嘶殺對方的動作，由對方躲閃中，看出他的意圖，但是這種招式，任何流派都有，所以依然無法判斷對方的心理。

武藏這一招，的確發生不了任何作用，才藏悠然地呆站在那兒，像座石像般地。

此時，才藏早已化身爲伊賀流中的「虛」術。就是精神自五體中虛脫，站在武藏面前的立像，只是徒有一個軀殼罷了……才藏一旦運用此法，事後，將再也無法憶起曾與武藏比武這回事。

武藏年已三十，也曾經歷六十餘次的比武，但還是頭一次碰到這種景象。

（是樹木嗎？）

這種立像，全憑自己的臆測，只要認爲他像一塊石頭，立刻就會讓對方看出石頭的形象。

同時，才藏亦無法對武藏有任何行動，因爲他本身已化爲虛像、如木頭、石頭般地。

武藏無法砍殺此種莫名的虛像，只徒地握着刀柄，右脚趾拼命地摳抓地面。

不一會兒，武藏背面發出一陣喧嘩，似乎有一些人趕到此地，其中一位說道：

「兩位住手吧！不要這樣自相殘殺，那位叫霧隱才藏的，與豐臣家有密切的關係。」

「你是什麽人？」

武藏仍然保持那種姿勢，問着背後說話的人。

「我嘛，」那個人發出威嚴的聽音，說道：

「我是眞田幸村。」

原來眞田村幸今日造訪京橋口的守將藤野半彌，而獲悉此事，大爲震驚，他對才藏和武藏說道：

「兩位且停手，有什麼事到房裏再說吧！」

才藏和武藏被帶到裏面，眞田幸村隨卽喚藤野半彌的侍從準備酒菜，以款待他們。

當眞田幸村欲斟酒時，武藏止住酒杯，說道：

「我不太會喝酒。」

「那麼吃些菜吧！」

武藏和他們二位比起來，畢竟不如他們的名氣大，所以只有默默地坐於一旁，但是才藏亦很少說話，他們相互間均不敢任意說話，唯恐會有不良後果，因爲不久以前，他們尙且互相仇視，如今竟在這兒對坐。

眞田幸村年紀稍長，對此事也較有經驗，所以想盡辦法從中斡旋。

「武藏，我對武藝不太熟稔，所以我不懂，爲什麼你已逼才藏到木門邊，還不砍他？」

眞田幸村不解地問道。

「您問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武藏頗爲不悅地回答。

「依我看，才藏當時任何部位皆可殺，如果你隨意砍一刀，他必定死於你的刀下。」

……武藏緊閉嘴唇，思考着：

的確，當時才藏使用虛術，化成木、石、就是幼兒都砍殺得了，何況才藏兩手下垂，連刀子都沒拔出。

「嗳！才藏，你倒說說看。」

眞田幸村轉向才藏問道。才藏只得苦笑地說：

「那個時候，恐怕宮本武藏無法砍下去。」

「是這樣嗎？」武藏豎起眉頭，問道：

「你那麼瞧我不起？」

「不是，如果當時你是個孩童的話，就能殺我。」

「孩童？」

「因爲你是個有武藝的人，當時的情景，依你看來，就好像隱藏了極深奧的秘密，而不敢使用武術，所以我才免於被你殺死。」

「眞的嗎？那麼你現在能否再讓我瞧瞧你的虛像？」

「爲什麼我要再讓你瞧一次？」

「我自年輕時卽經歷過不少比武，但是頭一遭遇到你這種對手，所以想進一步地瞭解。」

「沒辦法，那要訣不能單憑理論，而需要在遇到危機時，坐望心齋，使精神超脫，五體徒然成爲皮袋般地，如此而已，你現在憑空讓我再做一次是不可能的。」

「我總算見識了此種玄妙的武藝。」

武藏似乎懾眼於才藏的武藝，不久卽離開了他們。

「咭，」眞田幸村如獲至寶地笑道：

「我不再讓你輕易地跑掉，到我的陣營裏，佐助和小助，晴海都在那兒等着你呢！」

冬之陣

慶長十九年十一月十六日，家康自奈良的宿陣出發，翌日便抵達了法隆寺的宿營。

另一方面，二代將軍秀忠也由河內枚方出發，翌日夜晚就在生駒山麓的枚岡明神宿營地，升起了旺盛的篝火。

十七日，家康再度前進，渡越了大和，河內境界的關屋峠，進入河內，並在當天住進了攝津住吉的住吉明神神主津守家。

同日晨，秀忠亦自枚岡明神出發，至黃昏時，已然安抵攝津平野家，並於該處設陣。然後，派土井利勝趕至住吉明神，向家康請示。

家康當卽欣悅地展圖說道：

「這裏有一處要塞！」

他所指出的地方，正是天王寺的茶臼山。該處乃是墳塋遍佈的丘陵。戰國初期，細川勝元的部屬曾在此築城，如今還存有一部分溝渠，城牆的遺跡。

「我要將本陣設在這裏……明日拂曉，我便在此與大樹大人（秀忠）會面，屆時，我要檢閱諸軍，如何？」

……當日，茶臼山山頂的四圍，設置了雙重的鐵盾，以充當軍事會議場所。茶臼山的山麓，則由藤堂高虎率領三十名士兵，手持火槍，毫不鬆懈地警戒着，此外，還有數以萬計的軍士，在各處嚴密地守衛着。

家康身着便服，領着兒子秀忠爬上了通往山頂的小路。他的眼光望着北方說：

「哎呀！你瞧它們飛舞得多麼有力！」

「什麼？」

「你瞧見了嗎？」

「父親是說城樓嗎？」

秀忠像個溫文的儒者般，微傾着頭表示不解。

「城樓怎麼會飛舞？我是說老鷹！」

家康用力指着城牆方向的天空，似乎有意調侃兒子的迂腐。

「我方才放的老鷹，正在那兒飛舞呢！」

「孩兒眞慚愧！」

進入臨時的軍事會議場後，家康舒服地坐在熊皮製的坐墊上，單腳半立着對秀忠說：

「那座城……」

家康的神態就像在訓示小孩。

「不太容易攻破，因爲，那是故太閤（秀吉）傾國力建造的，連唐和南蠻也沒有如此巨城。假使要勉強攻下外城郭，勢必得犧牲五萬以上的兵士，所以，我們不能爲了攻那座城，將大軍凝滯於此處，否則，說不定我這隻手得到的天下……」

家康用力攤開了右手掌：

「會斷送在另外一隻手……當今的人，無不睜大了雙眼，想看我用何種方法去擊破這座城，倘若我出師不利的話，恐怕會大失人心，使情勢急轉而下……我相信到那時，我手下那些豐臣家的遺臣，會相繼投奔大阪，或者在他們本國之內擧兵，這你知道嗎？」

家康接過隨從送來的茶，喝了一口，又說：

「——所以，這次我要採的是持久戰，我要在該城的周圍，蓋許多的對峙城，截斷大阪城與外界的通路……因此，你還是將軍隊帶回伏見城吧！」

「什麼？我才趕到……」

「你照我的話去做就沒錯了，世人以及大阪城，都看到我們壯大的軍容，深覺我們關東軍的威武，因此我想……」

「你想怎麼樣？」

「我想在放老鷹打獵數日，然後就返回駿府！」

「什麼？」

「好了，你不要多問了，一切我心裏有數！」

＊　＊　＊

在大阪城的南方，有一個小丘陵——丘陵下是一個小村落，名叫小橋村。村中零落地散置着數間茅屋。此外有一條蜿蜒曲折的村路，可直通大阪城的平野口。

這附近遍佈着繁茂的小竹，而且，土壤是紅色的。爬上丘陵，縱日南北，一片蕭條的多野，在脚下起伏着。

由眞田幸村所防守的眞田城，就峙立在這個丘陵上。眞田城雖是日夜趕工急造而成的，却擁有一座高達三層的望樓，及許多環繞於四周的大小瞭望臺。此外，城溝外還挖了又深又寬的護城溝，城郭上則架滿了漆黑發亮的火槍，眞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

才藏就是被帶到這裏來。

此處正當大阪城外護城溝的前端，因此，關東軍勢必會集中全力，先攻破此處，那麼，幸村就得肩負一場艱難的苦戰了。

「建造這座眞田城，是起於一件有趣的故事。」

穴山小助很有耐心地把建造這座城的楔子，一五一十

地說給才藏聽。

當初幸村進入大阻城時，第一件事就是察看城內，城外的地勢，然後便向豐臣家的世襲家老大野修理建議道：

「這座城不愧是故太閤親自設計的，堅如鋼鐵，固若金湯。不過，有一個小缺點……」

他指着地圖上的小橋村說：

「敵人很可能會集中在這條道路，但是，我方的防衞處只有平野一口處，攻擊力似嫌弱了些，如果可能的話，希望能於此處趕建一座城樓，由我來把守。」

大野修理聽完之後，立刻露出複雜的表情，猶豫了片刻，最後派人請來浪人組七將之一的後藤又兵衞基次，請敎他此事是否可行。

又兵衞當卽露出讚賞之色，笑道：

「佩服！佩服！左衞門佐的眼光實在高明！這的確是高見，値得採行！」

「不過……」

大野修理面有難色，似乎有什麼顧慮……

又兵衞馬上就猜出他的心事了。

「嗯！這也難怪你要疑心，左衞門佐的胞兄乃是信州上田六萬三千石的伊勢守眞田信之，早年就投效於德川家的旗下，此番，他也是攻擊大阪城的關東軍中的一員大將，因此，你就疑心左衞門佐要加蓋城樓，是要暗中做敵軍的內應，對不對？」

「我雖然不這麼認爲，但是……」

大野修理似乎有意加以掩飾。

其實，又兵衞對大野修理的無能和專欲擅權，早就心存反感。從前，大野修理和一個叫做渡邊紏的部將，因故吵架，幾近動刀，幸好被在場的人強行拉開，方才無事，此事傳到又兵衞口中時，又兵衞就不勝遺憾地說：

「太可惜了……」

「……爲何不讓他們兩敗俱傷，同歸於盡呢！」

＊　＊　＊

「大野大人！」

又兵衞頓時生氣地用扇子擊了一下地板。

「你此種疑心，將會遭致全大阪城的滅亡！左衞門佐的人格，你還不了解嗎？他之所以不顧生死地拚命，還不是想爲豐臣家立功，而流芳於百世，你是右大臣家的總管，難道會看不出來嗎？」

「不！我方才只是試探他罷了……這件事，千萬不要傳出去了，知道嗎？」

由於眞田城的背後，有這麼一件故事，因此，巍巍矗立的眞田城，不僅是地勢突出在最前哨，其凜然不可侵犯

的氣勢，還隱約象徵着幸村，不權強的精神。

＊　　＊　　＊

家康自中年起，就被公認爲東海道的弓箭高手，然而，也就是從那時開始，他對戰事就有好惡與專精了。

通常，他喜作野戰，而拙於攻城之戰。

此番攻打大阪城前，家康便針對自己的弱點，加以研究、檢討，並且效法素有「攻城名家」之稱的秀吉，將他生前的攻城戰績，細細揣摩。

家康存心要以秀吉的戰法，攻打秀吉的遺子。

秀吉的攻城戰法向來不以硬攻爲上，相反地，他喜歡長期地包圍一個城，在城外建造無數的對峙城，截斷該城的對外交通，讓它自行滅亡。

因此，此番攻打阪城，家康完全着重於土木工程的建設，他下令建造的對峙城，有在天王寺、茶臼山、今宮村、穢多崎、傳法口、大和路筋、今福村等地各一，守口與天滿間三，以及其他地區的兩個，共是十二座。

此外，家康命人將大阪城的北方當做天然的護城溝，並在春日井造了新堤防，準備將淀川的水引到長柄川去，他立了許多計劃，而由諸大臣去實行。

家康排好了日程，準備開始一一檢閱諸陣隊。

檢閱時，他既不乘轎，亦不騎馬，看他那矯健，穩定的步伐，誰也不敢相信他是上了七十歲的老人。

堅守在眞田城的人，知道家康連檢閱部隊也有一定的作息後，不禁拍腿讚道：

「想不到這個老人，有這麼好的習慣！」

照幸村的想法，他們若能將家康殺掉，必能不戰而贏後這場戰爭。因爲，家康一死，那些迫不得已才變節降服於德川家的豐臣家遺臣，就沒有再爲德川家效勞的理由了，他們必會趁機回來投奔豐臣家，或與之呼應。

基於此種想法，幸村召來了佐助和才藏，並對他們說：「你們二位的任務，暫時就是偵察家康的行動。」

幸村的戰法有與其他部將不同之獨到處，那就是他十分注重戰場的情報工作，因此，他向來就很看重佐助和才藏這兩位武技出神入化的忍者。

目前，共有五十名甲賀者聚集於眞田城中，而由佐助總掌其事，才藏則居於協助他的職位。

當然，眞田城中這五十名甲賀者，平日都喬裝成農夫或漁夫，散置於城外各地，到了夜晚，方才帶着一日所搜集到的情報，回到城裏來請功。

這個風聲傳開來後，眞田城遂得到了「密探城」之譽。

「佐助，我想出城一趟！」

退出幸村的房間後，才藏如此對佐助說，當天是十一月二十七日，正值黃昏——

「你不用麻煩了，我已經派了很多人出去打聽消息了。」

「不！我還是要親自去一趟！」

等到夜晚來臨時，才藏悄悄地出了城門。

——雲層又密，又厚、又低——

好一個夜黑風高的晚上，才藏一身黑色裝束，臉上蒙了黑色的面罩成了一條黑色的影子。

（從東海道那件事後，我和家康好像結了不解之緣似地，今夜，不妨到茶臼山去探探吧！）

走過一大片原野和街道，不久，就看到德川軍重密的軍陣，一排排向北而建，而且，還有熊熊的篝火在燃燒着——

＊　　＊　　＊

才藏穿過井伊直爲與松平忠直二陣地的接觸地帶，潛上了茶臼山。

夜已闌珊，但德川軍的士兵却正在忙碌着。

（大概是爲了家康要出巡，而在做準備的吧！）

一會兒，忽見一頂轎子，在五十名騎馬武士及三百名持槍士兵的護衛下，迅速地由山頂下來，不久，掉頭西轉朝今宮村和木津村的方向而去。

才藏躺在路邊的灌木叢中，仰臉向着黑暗的蒼穹，他緊閉着雙目，爲的是要全神貫注，傾聽四面八方的聲音。

不斷有士兵自路邊走過，樹叢不斷被撥動，有數次，才藏都幾乎被踩到，但是，他都巧妙地躲開了。

忽然，他聽到一段談話——

……聽說船的數量不够，是不是眞的？

……怎麼會不够呢？木津川下游的穢多崎有那麼多漁家，而且，駐紮在那附近的淺野大人，也擁有無數的船隻，如果不够，也可以從那邊借調過來呀！

……奇怪，福島村的岸邊，有九鬼的水軍船浮在那裏，爲什麼不調過來呢？……

你怎麼這麼笨！我們又不是要去打水戰，大御所出巡，講求的是方便，輕快！

（原來，家康出巡走的不是陸路，而是水路，那麼我猜他的目的地是福島村！）

才藏一骨碌翻身爬起，朝東飛奔而去。

走到本野川的河堤，才藏又馬不停蹄地往北直走，直到深夜，方才返回眞田城，將得來的情報，和自己的推斷告訴了幸村，幸村非常高興地說：

「這樣看來，家康必須經過狗子島和葦島中間，西面

望著九條村的河岸，一直走到福島村，然後，船繼續往前走，準備從中之島到天滿川去……」

「對！可能就是這樣！」

「才藏，你也同意我的推斷？」

幸村非常高興，當即把小助叫過來說：

「我馬上要出城，你去選五十名左右的槍手，另外，再挑二十名左右的刀槍高手……才藏！」

才藏抬起頭注視著他。

「這是千載難逢的時機，你有沒有意思要一起出戰？假如我們現在就動身的話，大概天未亮之前就能到達，然後，我們把兵士埋伏在蘆葦叢中，說不定，能斬得大御所的首級呢！」

「好！我跟你去！」

一會兒之後，七十多名騎兵準備就緒，乘著黑夜，騎馬出了眞田城。

寒雨和著冷風，把每一雙握著馬繮的手，都凍得發紫了。

※　※　※

來到天神橋時，幸村便傳令大家下馬，將馬交由在天神橋南端佈陣的毛利勝永看管，稍事休息後，一行人就換船順著天滿川而下，不一會兒，就在博勞淵南邊的葦島登陸上岸了。

葦島仍一浮出水面的小島，島上蘆葦茂盛，可同時容七十多名士兵潛身埋伏。

——距離天明尚有半個時辰——

寒風和雨霰自漆黑不見五指的四面八方，不斷地侵襲而來，士兵們彼此都緊靠著取暖。

幸村命人將預先備好的酒，一桶桶打開，分給大家享用，此外，還有年糕甜點，作爲充饑之物。

不久，幸村認爲時刻已到，便讓士兵們在手指上遍塗膏脂，以防手指被凍僵而無法和動板機，這是才藏所想出來的方法。

「才藏，你看大御所會不會來？」

幸村注視著黑暗的水面，這樣問才藏。

「那就得看大御所的運氣了，倘若他的運氣好的話，說不定能僥倖逃過這次的刼數也說不定！」

正當此時，家康在木津河岸，方要登船——

然而，隊伍的後方突然傳來一陣騷動。

一名武士騎馬奔至家康面前，口中高叫：

「等一等！請等一等——」

家康從轎中問道：

「是孫十郎嗎？」

「是的！正是屬下！」

孫十郎就是秀忠的部將榊原遠江守康勝。他奉了秀忠之命，前來欲勸止家康此番的巡視。

「今夜特別嚴寒，萬一出了差錯就不好，因此，大樹公（秀忠）派屬下來代爲請旨，願代您去出巡！」

「不用！不用！你們大可不用擔心！」

家康不肯聽勸止，因爲，秀忠親自檢視自己的部隊，不如家康去巡視那樣來得使諸將，諸大臣們感到興奮。而且，有關家康要出巡的事，已經通知下去了，福島方面的關東軍，一定正衷心地期待著，如果突然變更的話，恐會引起謠言，諸如「家康重疾」等，而使士氣低落，軍營之中，最怕的就是這類流言。

「我要親自出巡！趕快備船！」

就在這個時候，家康的謀臣本多佐渡守正信，帶著天海和尚出現了——

「有件事情可能不太妙——」

家康聽他出口不祥，立刻露出不悅之色。

「你說話怎麼如此欠考慮，你可知軍中的一句話，可使士氣大振，也可使軍心大亂嗎？」

「不過，這件事的確是不太妙……」

他轉頭看著身旁的天海和尚，天海和尚便走出一步，說：「是的！方才我給您卜過兩卦，都顯示您這次出巡甚爲不利，所以，請您立即取消，以免……」

「不行！」

家康還是不聽，這個在戰場上歷經半個世紀的老人，非常了解軍隊中最重要的就是「信」這個字，唯有這樣，才能「令出如山」，才能使軍紀嚴謹。

「那麼……」

本多正信趨前，走到家康的轎子邊，小聲地說：

「天皇的勅使預計中午會自京都來到茶臼山，您不妨傳令說勅使已經到了，然後，以此作爲藉口，名正言順地取消這次出巡，相信決不會引起任何流言的！」

「……」

「您看這樣好嗎？」

「有道理！」

家康覺得本多正信能想出如此聰明的計策，不愧是一名謀臣，因而頻頻點頭稱許。

其實，這個老人內心也極不願意在此種嚴寒的拂曉，親駕福島前線巡視。他認爲在徹底消滅豐臣家之前，自己必須格外珍重身體才行。

本多正信看見家康面有喜色，立即露出得意的神情，自豪地說：「京都那些沒有用的長袖（指公卿），有時竟

出奇地有用！」

「喂！正信！」

家康板著臉喝住了他。家康向來將本多正信當良臣看待、器重，但是，有時又唯恐他以高度的智慧暗中作祟，變成奸雄，而對家康自己不利。

而且，本多正信向來口不留德，經常口出不遜，由於他從前是三河的鄉下人，因此非常瞧不起京都的天皇和公卿們，他認爲那些人都是虛擁其位者。其實，這種觀念不只本多正信一人有而已，德川家的家臣們也都作如是想，連家康本人，也將京都的天皇勢力看做一種不起作用的象徵性物品。

「不知道什麽東西對戰爭最管用……不過，京都來的勅使至少讓我免吃一晚的冷風了，希望他還能在別的地方產生一些作用——好吧！起轎吧！」

家康乘坐的轎子，被抬向茶臼山那邊去了——

同時，本多正信和部將們也準備乘船回去了。

「開船吧——」本多正信命令著。

另外一邊，埋伏在葦島上的幸村，不斷鼓舞著被凍僵了的士兵們，一面也焦急地等待著。

天色由生駒山的峯頂慢慢亮了起來，博勞淵的河面佈滿了層層的雲靄。

「好像有搖槳的聲音……。」

才藏這樣告訴幸村。

「有嗎？你當眞聽到了嗎？」

幸村側耳傾聽著，起初只有才藏一個人能聽到，漸漸地，聲音大起來了，大家都非常興奮。

不一會兒，層靄中出現了三艘小船，向這邊而來——船上似有旗幟飄搖著，但仍看不清楚——

幸村集中全副精神注視著，一會兒之後，生氣地說，

「才藏，大御所不在船上。」

「嗯！我也看出來了，船上不但沒有家康的旗幟，而且沒有一個人看起來像他！」

幸村沈吟了片刻後，毅然地說：

「我們必須撤退！」

「哎呀！那太可惜了……那三艘船都坐滿了關東軍的重要幕僚，我們何不趁機將他們統統幹掉！」

「不行！這樣的話，只怕我們會腹背受敵！一邊是船上的槍彈，一面又是福島的攻擊！倘若大御所在的話，我絕對會和他們拼到底，卽使同歸於盡亦在所不惜，但是，和那些人拼命實在太不値得了，我自認這條命比他們有價値多了……我們撤退吧！」

於是，幸村率領著士兵們，迅速地乘上拴在葦島北岸

的船隻，匆匆地在雲靄掩護下撤走了。

唯獨才藏一人，仍埋伏在蘆葦叢中，一手按著槍機。

他是徵得幸村的同意，獨自留下來的，因爲他認爲，無功而返，實在太沒面子了，倘若能隨便放一槍，嚇嚇對方，也是蠻有趣的，所以，幸村要回去時對他說：

「你大概不會慷慨就義吧！」

「除了這種偷襲的時機以外，伊賀的忍術還會有別的用場嗎？」

當時，才藏就這麽嘻皮笑臉地回答他。

才藏估計船的位置差不多了，便點燃了火繩，驟然間，四周充滿了火藥味！

才藏把槍管瞄準了第一艘船船尾，一位身著紅色外袴的人，然後，用力地扣動了板機——

「轟！」

一團紅色的影子，倒向了船裏。

才藏故意把火槍高高地抛起，讓它沈落在濛濛的河面，發出「呼」地一聲。

在這同時，才藏一個借力全身彈起，像一條影子般消逝了。

另外一邊，河面的船上正起了一陣大騷動。

「你看！葦島上果然有伏兵！」

大家紛紛叫嚷著。

本多正信和其他幕僚所乘坐的船，立卽散開，分成左右，護衞著這條受難的小船，緩緩地、小心地划近了葦島。

一靠好岸，數十個武士立卽躍下岸，用長矛撥動著蘆葦，謹愼地搜查著，但是，沒有發現半條人影。

「怎麽沒有人？」

「奇怪！」

其中一名武士，突然瞥着島的北面，大驚失色。其餘人也循著他的視線望去——

從綠草間望去，有一個白色的影子，正在茫茫的水面上飄動著——

「是不是妖怪——」

的確不錯，那條影子正像幽靈般，以雙腳在水面上凌波而渡，朝對岸飛逝而去。

這正是忍術中的「水蜘蛛」，就是雙脚著伊賀流特有的浮標，將全身重心置於腰際，在水中悠然而行的方法。

才藏爲了要在雲靄中隱形，是故在身上披了一襲白衣。

「大家向那個白影子開槍——」

然而，當大家架好弓槍之時，才藏早已消逝在四十間

之外了。

緊接著，轟嗟之聲不絕於耳，只是，這些槍彈都射在才藏身後的水面，絲毫未傷到他。

才藏安然無恙地上了對岸後，再次轉頭過來看了一眼，便消失在草叢中了。

大阪冬之陣只發生了數次局部性的小戰役，就到了十二月的酷寒期了。

家康很早就打算先和大阪城講和，再以計謀攻下它。

幸村識破了家康的計謀，遂故意挑撥，激將，想誘使敵軍來犯。

此時，眞田城郭正面遭逢到的敵軍是

前田利常　一萬二千人
松倉重政　二百人
榊原康勝　三百人
吉田重治　一千人
寺澤廣高　五百人

總計爲一萬四千人。

一天，幸村帶著才藏和佐助，登上了望樓，示意他們眺望脚下的平疇——

平疇上旗幟林立，人馬雜遝，正是關東軍野戰部隊的陣線。在野戰陣線與眞田城郭之間，有一個名叫小橋村的村落座落在那兒。

「才藏，依你看，我們有沒有辦法誘騙敵軍攻過來呢？」

「沒有問題——」

才藏指著介於眞田城和敵陣之間的小橋山說：

「我可以利用那座山，使用伊賀流的幻術！」

「哦？那敢情太有趣了！」

佐助很快就了解才藏的意思，拍著手歡呼。

……就這樣，這次的會戰成爲歷史上一個不可思議的奇蹟……

慶長十九年十二月四日黎明之前——

關東軍陣營前的小橋山，忽然冒出了二、三個類似鬼火的東西，巍巍顫顫、飄搖不定，繼而，又增加到四個、五個，在山頭不斷地閃爍、晃動著。

前田軍的先鋒本多安房部隊的人吃驚地叫著：

「哎喲！那是什麼？」

「哇！那個東西……」

就在他們這樣驚叫，彼此探詢之時，鬼火速迅地滋增，一下子變成數百個之多——

「大概是火把吧！」

「不！火把沒有這麼微弱……好像是鬼火！」

「大概不是鬼火！不過，也不像是火把，眞田軍並沒有在那裏佈陣，怎麼會……」

「發生了什麼事？」

等到本多安房跑出來這樣探詢時，周圍却又復歸於漆黑——那些鬼火都離奇地在刹那間消失！

但是，再一細看，原先出現鬼火的山頭，竟然遍插了一排旗幟，本多安房臉色倏然大變——

「是大阪軍來夜襲——」

「大阪軍來夜襲？」

營陣中立刻起了一陣大騷動。

「大家靜一靜！如果慌了手脚的話，就上了敵人的當了——依我看，我們可以來個……」

本多安房不愧是好戰喜功的大將，立刻心生一計，想率軍給夜襲軍一個迎頭痛擊，而且，他認爲不如先斬後奏，第一舉成功之後，再向上請功，因此，他並未將此事報告給前田利常知道，就一味採取了行動。

※　※　※

本多安房挑選了五十名自告奮勇的精兵，除了一身堅硬的甲冑之外，脚部還結結實實地打上了綁腿，以防行進間發出摩擦聲。然後，這一支奇兵，個個手執長矛，步如千斤地逼近了小橋山。

小橋山是一座不長樹木的荒山，無法容士兵埋伏，因此，本多安房有自信一舉將來襲的軍敵殲滅。

然而，等他們走到那裏時，一排旗幟的幻影竟忽然全部消失了。

（怎麼會這樣呢？）

衆人這樣暗疑時，明滅的鬼火也倏地消失了。

（想戲弄我嗎？）

本多安房大大地震怒了。隨他而來的五十名士兵，大都是血氣方剛的年輕人，他們並不習慣在戰場馳騁，行軍，見到此狀，更是心志大爲動搖了。

黑暗本就讓人產生不安，何況，敵人的影子又忽然全部消逝，更令人疑竇叢生，彷彿，漆黑的四方，隨時都會有敵軍攻過來似地。

——黑暗變成了他們的敵人——

突然，有人叫著——

「哎喲！」

行進間是禁止發出聲音的，但是，那名士兵却拼命地扯開喉嚨大聲喊道：

「那裏！就在那裏！」

他拼命地指着安放在路邊的路神。

原來，他錯把路神看做敵兵了。

然而，就在這時，本多安房和其他所有的人都聽到一種奇怪的聲音了，那種聲音就像是成千上百的武士，身著甲冑，肅肅出征，又像是無數武士勒馬前進。

「出現了！敵軍出現了！」

本多安房似乎被這個聲音困惑住了。

「大家衝呀！」

所有人都發瘋地奔上了小橋山——

雖然四處鬼影幢幢，却一個敵軍也沒碰到。

另一方面，宿在本多安房部隊隔營的松倉重政和寺澤廣高部隊，知道本多安房部隊出擊的消息後，又震驚、又氣憤，紛紛嚷著說：

「看呀！前田軍出兵了！」

「看呀！前田軍要去搶功了！」

於是，大家都恨不得首當其衝，搶先去斬下敵軍的首級，以升官發財，平步青雲。

「弟兄們！不要讓伊賀者佔盡風光呀！」

這時，天色已近黎明了，不僅是松倉重政、寺澤廣高，就是再後頭的井伊和藤堂部隊的士兵，也都爭先恐後地湧向小橋山和眞田城外。

由本多安房所率領的五十名士兵，被後面同是德川軍的士兵擠到最前面去了。

這些發了瘋似的士兵，都只執了長矛，沒有帶任何盾或竹束等的防彈武器，就這樣被擠到眞田城郭下。

天明之後，才藏、佐助、和另外二十名做忍者裝扮的伊賀者，方才風塵僕僕地回到眞田城。

「辛苦你們了！」

幸村一面看著城外，一面對他們說：

「敵軍似乎已經中計了……」

「對！他們已經失去理智了，只知盲目地攻過來！」

「敵軍的數目看來還會增加！」

在這次會戰中，僥倖得以九死一生，保住性命的前田家先鋒部隊士兵富田彌兵衞高則，後來回憶這場戰事時，也茫然不知其詳，足證他們當時確是中了幻術。

「敵軍還會不會繼續增加呢？」

幸村注視著城下，口裏喃喃問著。

才藏認爲敵軍還會激增，乃是因爲越前的少將忠直之弟松平出羽守直之的部隊，也被引出來了。

幸村面露微笑，直到城下的敵軍聚集到一萬多名之時，他才高高舉起了右手上的指揮刀——

剎那間，無數的槍彈和箭矢如雨點般落下，產生了雷霆萬鈞的威力。

青翠的平疇瞬間鮮血橫流，屍首遍佈——

由於平疇上毫無可資隱蔽之物，再者，這些士兵本都是自願出擊搶功的，故沒有專司擊退鼓、鳴金收兵的人。而且，這些烏合之衆，也不甘向其他部隊的人示弱，是故，鼓足了勇氣，只有進沒有退。

有少數的人則以同伴的屍首，暫做隱蔽之物。

這時，本臣軍的青木民部少輔、伊藤丹後守，野村伊予守、眞野豐後守等七位主將，在大阪城中聽到眞田城的戰鬪聲，也紛紛率領部下，高踞城樓上，向敵軍射擊。

平疇上到處是盲動的敵軍，因此，豐臣軍不須瞄準，只要將槍管向下，就能百發百中。

這實在是一場史無前例的戰事——

眞田城的士兵邊談笑、邊射擊，一位老兵還打趣地說：「我身經百戰，但是從未見過這麼奇妙的戰爭！」

在遙遠的茶臼山德川家的本陣，也聽到槍聲了，最爲吃驚的正是家康本人。

不一會兒，家康派出的使者就回來稟報詳細情況了。

家康不禁用力地一甩皮鞭，頓地罵道：

「什麼？你說我方的二萬士兵，就在眞田城外伏首待死嗎？」

於是，家康立卽下令讓那些士兵全部撤回來。

……等到那些刼難餘生的士兵，脫險回來時，已將近日落時分了。根據調查，傷者超過九百名，而亡者也在二千名之上。

家康將前田利常、藤堂高虎、井伊直孝等諸將召進來，大聲斥罵道：「你們沒有接到命令，竟然擅自出兵，究竟有什麼用意呢？」

諸將們都噤若寒蟬，最後，還是最年長的藤堂高虎站出來說：「主君，並不是我們擅自出兵，是部將和士兵們自動跑出去攻擊的！」

「你是說，是你們的手下自動跑去攻擊的？」

「是的，主君！」

「你們的手下非但不聽你們的命令，似乎也不將我這個老人放在眼裏，這是不是你們平日教導有方，才養成他們這種目無法紀的風氣呢？」

「不！不！這個是……」

藤堂高虎嚇得冷汗直流，語無論次。

整個事件的發起人前田家先鋒隊隊長本多安房，山崎閑齋、本多丹下，也被帶到家康的面前受審。但是，他們也異口同聲地說，連他們自己也不知是否受了鬼使神差，竟然盲目地攻出去。

家康臉色一沈，喝斥道：

「你們莫非被狐狸精迷住了——」

萬分無奈之下，家康只得一揮手，命他們統統下去。

這就是伊賀忍者，在大阪多之陣中所做的貢獻。

不過，家康還是繼續努力想與大阪城談和。他派了一名密使到城將織田有樂那兒，勸他做關東軍的密探，有樂不但滿口答應，還親將其子送至江戶當人質，此後，定時將大阪城中的動靜，報告家康。

除此之外，家康還命有樂在大阪城中進行和平工作，就是說服秀賴的生母淀殿之妹常高院，進宮勸說淀殿早日與德川家談和，以免消耗軍力。

對這項和議，眞田幸村、後藤又兵衞基次、明石掃部助全登、毛利豐前守勝永等這些浪人出身的主將，都極力反對，於是，造成了大阪城首腦的意見分歧。

家康由織田有樂那兒，得些這些情況後，就說：

「繼續攻擊，相信不久就會有結果！」

家康由南蠻運來二門大炮，選派了大炮高手數十名，由南部陣線藤堂高虎的營地，向大阪城射擊。

這二門大砲一發打中了天守閣的樑柱，另一發落在淀殿的御所內，婦人們皆鬼哭神號般地奔竄逃難，狀極淒慘。

由於可知，淀殿遂接受了家康提出的和議。

於是，多之陣就在慶長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結束了。

才藏也鬆了一口氣，漫步到街道上──

白茶花

白茶花自從停戰以來，大阪城中的十餘萬將士，大都陸續遷出了城外，在第二城郭和第三城郭定居。

逐漸地，除了部將和武士的府邸外，這二城郭和第三城郭也建起了一戶戶的商舖、客棧，以及娼樓。

眞田幸村、長曾我部盛親、後藤又兵衞等享有諸侯待遇的浪人和大將，也遷出了大阪城，在第三城郭設了一座府邸，連壕團石衞門這種程度的高級將官，也在第三城郭設了宿營。

「才藏！」佐助說：

「這座府邸設有供武士居住的大宮院，你假如有中意的女人，不妨帶進來住吧！」

但是，才藏不理會佐助的打趣，只是皺著眉說：

「我從來不會有過屬於自己的房子，所以，我想我住起來也不會舒服的！」

「那麼，你準備怎麼辦呢？」

「我想到堺市去看一看？」

「為什麼呢？」

這件事是佐助所不知道的，因為，才藏把菊亭大納言之女青子，託寄在堺市商人津野宗全的府邸中，而一直未去探望過，很是掛心不下。不過，才藏認為：

（青子住在津野府邸可以說是非常安全的，所以，我還是先去找阿國吧！）

阿國從那次客棧中的事件後，就不知去向了，才藏由於被牽入戰爭中，一直沒法找尋她的芳蹤。

（這個女人也實在可憐……）

這天，才藏帶著鑲金鍍銀的長刀和短刀，一身胭脂色的外袴及黑色的南蠻皮下袴，自眞田府邸出發了。

街道上還駐紮著兩、三萬的關東軍。

許多原本敵對的大將和士兵，也由於兩軍業已議和，遂紛紛在酒樓、娼樓飲酒酬酢。他們大都還保留在戰國時代的武士作風，一旦戰爭結束，就不再分敵我，彼此援引結伴，喝酒行令，談笑風生。

才藏沿著街道，把每一戶娼樓，酒館都找遍了，仍未發現阿國的芳蹤，她會不會在多之陣時，就離開這裏，到戰火無法延及的地方避難去了呢？才藏這樣想著。

不得已之下，才藏只得到堺市三町的津野府邸來，想探望青子，是否別來無恙。

然而，津野宗全一看到才藏就面有慚色。原來，青子早已不在那兒了。

津野宗全性情非常剛烈，但此時却百般向才藏賠禮。

「是不是發生了什麼事呢？」

「眞是不好意思，堺市這個地方你也知道的，每天人來人往，還有德川軍在此駐紮，可能對方也積極在查尋青子公主吧，就這樣，被他們發現是住在我這裏了，於是，有一天京都的所司代就派人來說，假如趕快交出青子，就不追究藏匿之罪，否則……」

「否則就將你趕出堺市，對嗎？」

「對！就是這樣……」

「那是什麼時候發生的事？」

「是多之陣爆發前不久的事……才藏，我受了你的拜託，却沒能辦好，實在抱歉！」

「算了！算了！反正她現在也不會有危險了，是應該囘去和她雙親團圓了！」

＊　　＊　　＊

才藏從堺市三町的津野宗全府邸出來之後，就在街道上漫無目的地閒逛著。

街道上的人們都三五成羣地在討論著大阪的局勢，也有些人圍著由大阪來的旅人，七嘴八舌地探問著戰爭的消息，他們都不敢相信戰火已經停息，也不相信德川和豐臣兩家會談和。他們認爲，多之陣只是一個開始，眞正的，更大的戰事必定會隨之而來到。

……到底什麼時候會來到呢？

他們最關心的就是這個問題。

……到底會有多大的規模呢？

這也是他們所擔心的。

當然，他們都各自根據向大阪旅人打聽而來的消息，而下了結論。

（不論如何，目前我實在無事可做！）

原來，才藏當初參戰，本非出於自願，而是基於偶然之因。

這整個事件都導因於那囘的八瀨之行，倘若不是在那兒遇見了冒充菊亭大納言公主的隱歧殿，才藏也不會被牽入青子事件，而迫不得已地和挾持青子的關東派對抗。

所以，才藏認爲自己會加入隱歧殿、猿飛佐助這班人裏頭，完全都是——

（青子所帶給我的奇妙機緣！）

才藏一面走在街道上，一面想著；

……如今青子已經囘去了，已在自我的生命中消失了，那麼，我參加大阪派的機緣也盡了。

想到此，才藏不禁爲自由的理由感到好笑。

（我的想法實在可笑！）

才藏終於微微地笑了出來。

（我以爲自己已够沉著了，想不到會因爲一個青子，幾乎失去了理智！哎！）

才藏忽然站住，注視著前面的一座樓閣。

樓閣中傳出喧嘩的笑聲和弦歌聲，這是一戶青樓。（不如進去飲酒作樂吧！）

才藏一脚踏入繡簾低垂的門口，說：

「我是津野家的人！」

於是，一個男僕走過來向才藏行禮，然後把他帶到樓上一個精緻的房間。

才藏安坐在一副皮製的坐墊上，眼光環顧著室內全套南蠻製的傢具，以及窗牖上紅、黃間雜的窗紙。

紫擅的台座上，油燈自彩色燈罩後，放射出妖艷而攝入魂魄的光芒——

＊　　＊　　＊

片刻之後——

一名妓女被一位老女帶了進來，她的皮膚白皙，體態柔婉，可惜眼角隱約佈著皺紋，看起來已非荳蔻年華了。

自從江戶幕府成立以來，此處的盛況已不復當年了。

「她叫做桔梗。」

老女向才藏打過招呼後，就退下了。

桔梗微微地向才藏行禮，然後手執酒器，準備爲才藏斟酒，但是，她的手忽然停住了——

「你是不是……」

她的表情忽地僵硬了：

「是不是才藏大爺……」

才藏驚愕得瞪大了眼睛，逼問道：

「妳怎麼知道的？」

「不！我不知道……是我們這裏一個同行說的！」

桔梗一面斟酒，一面畏縮地解釋：

「我們的一個同行，好像正在找尋一個像你這種相貌的人……」

「那麼，妳大概看錯了，我並不叫做才藏……不過，妳說的那個同行叫什麼名字呢？」

「她從前的名字好像叫做阿國。」

「噢！妳繼續倒酒吧！」

「我並不認識她！」

才藏故意避開桔梗的眼光，無動於衷地說：

約莫一盞茶之後，才藏藉故要小解，而走出了房間。

阿國爲何會出現在堺市呢？才藏不禁滿腹狐疑。

來到中院時，才藏發現隔着院落的對面走廊，似乎有人在走動着。仔細一看，原來是兩名嫖客，其中一個是身材短小的武士，另一個看起來像是武藝家的人，全部的頭髮在頭心高高地紮成了一束，模樣卑躬，可能是那位武士的隨從。

（那個武士很像是小幡勘兵衞！）

不過很快地，他們就消失了。

小幡勘兵衞是攻擊眞田城的關東軍之一。當大家奉命撤退之時，他匆忙中遺落了自己的旗幟，於是，他又鼓起勇氣單槍匹馬折回戰場，當時的情形是這樣子的——

「你是什麼人？」

一名眞田軍的士兵首先發現了他。

「是在問我嗎？」

他順着發問聲看過去。

大阪城郭上的眞田軍就輕蔑地說：

「除了你，我還會是問鬼嗎？你莫非想嚐嚐槍彈的厲害？」

「有本領的話，你就射射看好了！我現在雖然身在加賀大人的部隊中，但是，想當初我小幡勘兵衞景憲也是小有名氣的德川家武士！倘若你能射中我，說不定還能升官呢！」

「好吧！你就嚐嚐我的槍彈——」

正是這時，幸村適巧出來，阻止了這位士兵。

「算了！算了！這樣太不值得了！」

當時由於距離太遠，所以，幸村和那位士兵，並未看清他的面貌，不過，才藏的眼力超人，不但看到他了，而且，還深深地覺得，這個人雖然稍具幽默，但是一臉陰險相。

（這個勘兵衞爲什麼會到堺市來呢？）

才藏下意識地感覺，這其中必有陰謀。

＊　＊　＊

那晚，才藏等桔梗熟睡之後，才悄悄地爬起來。桔梗大概是飲得過量，又經一番纏綿，睡得醺醺然，並未被吵醒。

才藏從桔梗的脚邊輕輕一躍，雙手攀住天花板上的屋樑，然後運氣將身子貼在天花板上。

接着，才藏掀開兩片木板，迅速地閃身於天花板中，再將木板重新合好。

於是，才藏施展輕功，像蝴蝶般飄飄然，輕盈地移動，天花板中雖滿佈蜘蛛網與塵埃，對才藏來說，却毫無妨礙，因爲，那些蜘蛛網與塵埃，絲毫未沾到才藏的身體，想來這也是忍術之一吧！

（大概是這裏吧！）

才藏聽到下面有竊竊私語聲，仔細一辨，彷彿是二男一女正在飲酒作樂。

於是，才藏以雙脚夾住天花板中的木樑，身體倒懸，臉正好貼在天花板的內側，而由天花板的縫隙窺視房中的情景。

（這個女的看起來很像阿國。）

但是，阿國的聲音非常小，而且，其他二名男子也好似故意壓低了聲音，因此，才藏一動不動地在天花板中倒懸了四半刻（三十分鐘），仍然不知道他們所談的內容。

尤其令才藏起疑的是，他們雖然不曾斟酒啓杯，却從沒發出笑聲，三個人都低着頭，氣氛頗爲嚴肅。

隱約中，才藏只聽到兩個比較清楚的字眼，就是「計謀」，這令才藏升起一種不好的預感。

（他們是不是密探……）

這時，才藏只覺得他們的行動非常可疑，但是，後來他才知道勘兵衞的來歷頗不簡單。

勘兵衞原是甲斐武田家的遺臣之子，主家遭逢滅亡時，他的年紀尚幼，得家康見憐，收爲侍童，十六歲便爲之擧行成年之禮，後又擢升他爲侍臣，年俸二百石。

由於勘兵衞生性聰明，又肯努力，很得家康喜愛，但也因而遭致羣臣的嫉妒，最後，在他十八歲那年，終於棄職不告而別。依照當時的觀念，臣子自主人家不告而別，無異是：「侮蔑主人」。當處以極刑，然而，對勘兵衞之擧，家康只是淡然地說：「讓他去吧！」

勘兵衞晚年曾在自敍中說，他離開德川家，表面上是在諸國間流浪，修習武藝，實際上却是奉家康之命，暗中做密探，探聽各國的情報。

大阪冬之陣掀起時，勘兵衞接受指示，故意不返回德川家，而以浪人的身分，寄身加賀前田家中，並加入他們的陣線，終於得到前田家的重視，待之如上賓。

大阪冬之陣結束後，勘兵衞才回到江戶，接受家康賜予的二千石俸祿，並安老於該職。他在晚年之時，曾獨創了甲州流的兵學，並開館授徒，專教戰術、攻城法、築城法、諜報法、計謀法等等。

勘兵衞最後是以九十餘的高齡謝世的。

（噢！我知道了，阿國是替勘兵衞做事的……）

才藏腦海中突然靈光一閃，豁然想通了。阿國大概是受到勘兵衞的操縱，而且，很可能從跟隨隱岐殿之時，就開始替勘兵衞做事了……

想着，想着，才藏覺得事情的發展愈來愈有趣了。

＊　＊　＊

伊賀流的忍術中，有一種奇妙的「地震術」。

此法乃是以人爲之力，使之產生地震，與甲賀流所謂的「鳴動術」名目雖異，而內容實同。

戰國中葉時，伊賀的名人百地三大夫曾受武田信玄之託，偷偷潛入信諏州訪的豪族諏訪賴滿的府邸中，但不幸爲人識破，失去了逃路——

據伊賀流的傳書所載，在此危急之頃——

「屋邸忽劇烈震動，人獸皆亡命奔逃，三太夫遂得以平安逃離，保全一命……」

據說，當初三大夫所使的，正是此種「地震術」。

這時，倒懸在天花板中的才藏，忽地靈機一動，想起這種「地震術」。他想，若能製造地震，趁衆人奔逃的混亂之際，刼走阿國，就能自阿國口中，問出一些蛛絲馬跡了。否則，一味躲在天花板中，只怕聽不出什麽來。

才藏從天花板下來後，就在廊間輕輕走着。

……一幢房屋，必有其中心支柱，以支持房屋的大部分重量。才藏此刻正在找尋此一中心支柱。

（莫非就是這裏……）

最後，才藏站在儲藏室的一個角落裏。

施展地震術，必須有極大的耐心，才藏深深吸了一口氣，然後在雙脚上運氣，交互地踏着地面，這樣反覆做了一百次之後，感覺房屋似乎微微搖晃了起來，趁着這陣輕搖，才藏更加奮力地雙脚交互頓地——

搖晃愈來愈厲害……

終於，整座妓樓起了大地震。

「地震了！快逃命呀！」

妓樓裏起一陣大騷動。

男僕們紛紛跳出來，女人們則哀叫着在廊間沒命地奔跑——

但是，才藏並未停止，雙脚仍舊不停踩踏着地面。

就在這個時候，一個男子跳到了中院——他就是小幡勘兵衞。接着，阿國和那位束髮的武藝家也跟隨而至。

此時的中院是一片漆黑。

才藏神不知、鬼不覺地潛到阿國背後——

——地震已經停止了——

「地震停了！」勘兵衞說着，和束髮的武藝家一同步上窄廊。

才藏便乘機搗住了阿國的嘴，阿國口不能出聲，身體却拚命地掙扎。才藏只得湊在她耳畔，低聲說：

「我是才藏！」

然後，他挾起阿國的軀體，飛快地出了妓樓。

趕了一程，眼前有一家客棧。

一位男僕正送出一位提前上路的客人——

才藏走過去，拍拍他的肩膀說：

「我的同伴病了，請幫我找一個清靜的房間！」

「是！是！」

男僕口裏雖然恭敬地答應着，目光却瞟着阿國華麗的衣裙，然後，忽有所悟地發抖着說：

「要不要，要不要我去請個大夫來？」

「你是不是準備到代官所去報告！」

男僕的身子抖得更厲害了。

「不！不！我絕對沒有那個意急！」

「沒有就好！假如你敢多管閒事的話，我絕對不饒你，還不快帶路！」

才藏粗魯地塞了一些銀子給男僕。

半晌之後——

男僕把才藏和阿國帶到裏面的一個房間，然後，逃命般地退下了。也許，他把才藏想像成一名夜賊了吧！

「阿國……」

才藏盤腿坐了下來。

「妳吃的苦頭還不够，還在做關東派的密探嗎？」

「……」

「妳別想瞞我，我已經親眼目睹妳和小幡勘兵衞在妓樓中密議了……」

「你說什麽？」

「這是我親眼看到的！妳身爲一個女人，不應該做密探的！妳知道嗎？」

「我偏偏要做！」

阿國突然以幽怨的眼光，賭氣地看着才藏，說：

「如果你早將阿國娶爲髮妻，阿國也不會和關東派牽扯不開了……」

「爲什麽呢？」

「因爲，勘兵衞是先父的主人……」

才藏頭一次聽到這話，所以有點驚奇。

「你父親是甲州的武士？」

「對！先祖和曾祖也都是！」

「噢！我倒是頭一次聽妳提起。」

小幡家從前是遠州葛保的城主，到了小幡山城守虎盛的時代，爲今川家所滅，小幡虎盛遂投奔到甲州的武田家，有過數代的輝煌家世。而阿國所屬的伊能家，一直聽命於小幡家。阿國的祖父伊能元右衞門自甲州的武田家遭滅國之禍後，就護衞着年幼的勘兵衞，藏身於甲斐的深山中，後來，他們主從二人，都被家康所收容，而勘兵衞流浪諸國，暗中做家康的耳目時，伊能元右衞門也奉勘兵衞之

命，改名爲佐治助右衞門，服侍豐臣秀吉，位至祐筆，年俸五十石，另一方面，也等於是德川家佈在豐臣家中的一個眼線。

「那麽，妳們家歷代以來都是關東的密探囉？」

「是的！」阿國低着頭囘答：

「……不過，我假如成了眞田大人手下的伊賀者，才藏您的妻子，我想，勘兵衞大人就不會再爲難我了……」

「妳很聰明，想要我娶妳爲妻……」

「你要我放棄密探生涯，總該要想一個好法子呀！」

才藏被阿國的狡辯，弄得哭笑不得。

——雙方無語，才藏陷入了沉思。

忽然，才藏抬起奇異的眼光，靜靜地打量着阿國豐潤，修長的軀體……

阿國被看得有點難爲情，遂下意識地攏攏衣擺。

「你幹嘛用那種眼光盯着人家……」

「妳是勘兵衞的情婦吧……」

「………」

阿國的臉色在一瞬間變得蒼白了。

「如果我猜得沒錯的話……因爲，勘兵衞雖然算是妳的主人，但是，如果妳是男子的話，就理當爲他效命，妳身爲女人，絕不會因這點關係，就爲他冒這種風險，對不對？所以，據我的猜測，遠在他還是浪人時，就蓄意想將妳培養成一名女忍者，因此，經常和在大阪城大野府邸中的妳暗通款曲，互相勾搭……時至今日，妳不得不按照情夫的指示，擔任危險的密探工作！」

「不……不是的……」

阿國的聲音微弱得幾乎聽不見。

「沒關係！不論妳是誰的女人……」

才藏似在自嘲，又似在自捧地說：

「都與我無干，我霧隱才藏終此一生，只要有流水，浮雲及淸風相伴，就能無掛無礙，自由逍遙了。」

說完這話，才藏突然以右手握住刀柄說：

「阿國，妳仔細看着吧！」

阿國以爲才藏氣急而瘋了，渾身顫抖着。

突然間，只見才藏手中的白刀一閃，把描繪在屛風上的一朶白茶花一砍爲二，阿國目瞪口卡地看着——

說也奇怪，那朶白茶花竟然慢慢地變成殷紅了。

「出來吧！朋友！」

說時遲，那時快，才藏橫出一腿，將屛風踢向一邊

——

屛風後，赫然出現了那名束髮的武藝家，他楞楞地站在那裏，似乎被這突如其來的變化嚇住了。

——鮮紅的血，正從他的左肩滲出來。

「你終於跟來了，我早就料道你會隨我而來的！對了，我能不能請教你的大名呢！」

「我是中條流的刀法家日野左內，也許你已聽過了。」

「你是不是受勘兵衞所僱請的？」

「閒話少說，吃吃我這把刀吧！」

左內說着，用非常快速的手法，拔刀出鞘，向才藏的頭部砍來，才藏矯捷地返身一跳，站在壁龕上。一具青磁製的獅型香爐被碰倒了，爐中的香灰散在疊蓆上。

左內緊張地持刀對準了才藏，一面催促阿國說：

「妳趕快囘去吧，小幡大人正在等妳！」

「不！我不囘去！我現在是才藏的妻子了。」

「妳發瘋了嗎？」

「左內——」才藏突然插嘴說：

「她大概和勘兵衞鬧了點小意氣，你將她帶囘去，順便爲他們做做和事佬吧！」

「你這個傢伙，少管閒事——」

左內的話未說完，就迫不及待地再度出招，刀鋒指向才藏的咽喉，但是，才藏躲都沒躲——

就在這一瞬間，左內慘叫了一聲，在地面翻滾了數次，就直挺挺地不能動彈了。

——他的胸口揷着才藏那把精緻的短刀。

「阿國！」

才藏抽囘短刀，把上面的血跡擦拭乾淨。

「我們大概不會再見面了，過去有一段時期，我的確深愛過妳，不過，那些都已經過去了，像我們這種漂泊不定的伊賀者，怎能奢望談情說愛，成家立業……想來，過去我是太天眞了。」

才藏說着，瀟灑地走出了客棧。

夏之陣

才藏離開堺市後，就直奔京都，然後回到伊賀。他在久違了的故鄉休息了好一陣子。

當櫻花盛開的時候，才藏又回到了大阪城。

一步入大阪城，才藏不禁大爲吃驚了——

（哎碌！怎麼變成這樣！）

原來，大阪城中的第二城郭至第三城郭一帶，幾乎完全都改觀了。

街道上，成千上萬的工人，正忙碌地工作着。仔細一看，才知道他們是在填埋護城溝，不但如此，連第二城郭中的巨型瞭望台，也已被拆卸下來了。

等才藏步至西城郭時，方才發現連大野修理的府邸也正遭到破壞。

才藏大驚失色，卽刻至眞田城找到了佐助。

「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哎！眞是說來話長……」

佐助神色憂鬱地苦笑着。

依照才藏的說明，冬之陣停戰後，大阪的關東共同召開了媾和會議，會中，家康對秀賴提出了二條保證。

一、保證豐臣家原有領土（攝河泉七十多萬石）的完整。

二、保證對大阪城中各新舊將士的身分毫無異議。

另一方面，秀賴也對家康提出了二項保證：

一、對家康和秀忠決不懷異心。

二、諸般事務皆依據定的標準。

然而，會談中，家康又以口頭表示說：

「我千里迢迢地自關東到此遠征，如今雙方都有誠意媾和，那麼，是否能讓我稍微將大阪城的護城溝掩埋一些，以解除緊張的氣氛呢？」

其實，解除大阪城的兵備，才是家康眞正的本意，然而，他故意以輕鬆玩笑的態度說出，大阪城的人遂以爲此乃小事，不會有任何影響，遂默許了。

家康立卽命令松平忠明、本多康紀、本多忠政全權負責此事，自己則帶着隨從，返回駿府。

然而，填埋城溝的工程，一開始就產生了問題。三位負責人將工程發包給諸藩們施工，而諸藩求好心切，互相競爭，督勵工人，不但第三城郭，就連第二城郭的護城溝也加以填埋。大野修理立卽跑去責問松平忠明、本多康紀

及本多忠政等人，但是，他們都表示並未違約——

「我們乃是奉大御所之命行事，如果你有異議，可以親派使者到駿府協調。」

另一方面，淀君也派了使女阿玉局，到家康的幕僚成瀨隼人正處質問此事，然而，成隼人正完全避而不答，只是誇大地讚美了阿玉局的美貌，他說：

「嘖！嘖！嘖！妳眞的是人間仙子，是嫦娥再世，倘若我能和妳共度一夜，眞是死也無憾！」

阿玉局經此調戲，只得羞憤而回。

眼看着大阪城卽將變成毫無防禦工事可言，大野修理在忍無可忍之下，親詣駐在京都的德川家幕將本多正信處，顏厲辭正地申訴了一番。

聽完申訴，本多正信故事裝出驚駭之色道：

「他們眞是豈有此理！豈有此理！或許，是那些負責人誤會了大御所的意思，我眞想這就去駿府向所大御報告，不過，這幾日我不巧染患傷風，能否等小癒後再去？」

大野修理當然也聽出他的推託之意，遂建議上級，正式派遣使者到家康那兒去協調。

然而，這一切都是家康有意的安排，所以，當使者見到家康時，家康也只是故作驚訝狀，說：

「好！我一定會責罰那些負責人！」

雖然費了這麼多周章，但却絲毫未將事情解決，在這期間內，大阪城的防衛工事，一件一件地被拆卸下了，大阪城眼看就要變成裸裎無蔽的城池了……

＊　＊　＊

才藏不禁對大阪城首腦人物的無能，感嘆不已。

大阪城中實際上的最高權力者就是淀殿，她被二位局、大藏卿、正永尼這班只有小聰明的婦道人家所包圍，獨擅大阪城的軍事、外交大權。

當然，淀殿的周圍並不乏男臣，大野修理治長就非常得她之寵。因爲，大野修理不僅是秀賴的家老，而且，還是淀殿的女官大藏卿之子。靠着這些關係，僅稍具才能的大野修理，才得以平步青雲。

家康自始就存心戲弄這些寡婦，女官及女官之子，而以哄騙嬰孩般幼稚的外交手段，巧妙地將大阪城的武備解除下來。這並不能說是家康狡猾，只怪大阪派太無能了。

對這批首腦人物的無能，後藤又兵衞、眞田幸村、明石掃部助、長曾我部盛親等浪人組的大將，都深表不滿，且心灰意懶。因爲，他們都是武將，無權插手戰略與外交的決策。當初雙方議和時，他們都說：

「上了家康的當了……」

其實，不僅浪人大將們極力反對議和，連年輕的秀賴

，也同意浪人們的意見，但是，治長偷偷地去見秀賴，對他進言說：「我們豐臣家的命運，豈能任憑浪人們的意思做決定，他們本都是潦倒貧窮的浪人，若非戰事發生，被大城城募集收容，只怕今日還流落街頭、三餐不繼呢！因此，他們深怕雙方議和後，戰火平息，他們會再度失業，才極力編造理由，反對議和，請秀賴公不要被矇蔽了才好！」

這番話說得似乎極有道理，秀賴不禁頻頻點頭說：

「原來如此，原來如此……」

才藏了解了自他離去後，大阪城發生的種種事故後，就逕向幸村的住處而去——

「噢！你終於囘來了……」

幸村似乎非常高興。他對這個置身世事之外的年輕人，深懷好感。

「堺市和京都的情形怎麼樣？」

「這該從何說起呢？不論我走到那裏，總是聽到人們議論紛紛地說，大阪派不可能獲勝！」

「說得有理極了！因爲，大阪城本非敵軍之力所可攻破，可惜如今卽將敗在那班昏聵的執政者手中了！」

幸村曾於慶長五年偕同父親堅守信州上田城，將德川的大軍牽掣住，使秀忠坐失關之原的會戰。是以，以幸村的想法，連孤弱如上田那樣的小城，也能在大軍的礮轟攻擊下保全，那麼，像大阪這樣的大城，只要戰略運用得宜，應該是毫無可憂的。

「現在的大阪城可說已經毫無防衞了，只要戰事一起，就會連連敗退，不過，到時我絕不會退縮，我要一馬當先，和敵軍做殊死戰，讓我眞田左衞門的名字，永遠流傳到後世，每當想到這個，我就會興奮得睡不着覺！」

幸村說到高興處，不禁朗聲笑了出來。

＊　＊　＊

家康解除大阪城防衞的目的達到了以後，就開始向秀賴提出了數個無理的要求，存心重新挑起戰火。

淀殿驚駭之餘，以婦人之見，派大了藏卿、常光院、二位局三位女官到家康那兒從事親善工作，欲化干戈爲玉帛，但是，家康對這三位女官毫不理睬，並於元和元年三月，下詔出兵攻擊大阪城。

情勢緊急，大阪城遂再度募徵諸國的浪人，共得九十餘萬。

大阪城中每日都要召開好幾囘的軍事會議，幸村和後藤又兵衞、木村長門守重成等人皆主張：

「要先下手爲強！」

他們認爲大阪城已毫無防守可言，所以，最好的方法

就是在城外迎敵作戰，然而，論野戰，本是家康最拿手、最擅長的本領，所以，他們必須盡量避免大規模的會戰，而先將主力軍以外的前衞部殲隊滅，削弱其兵力，再和主力軍作一決戰。

然而，這種簡單的道理，大野修理却不懂。

「不行！這樣做會對大阪不利！」

他還擧了許多理由，證明自己的大會戰主意才是最好的。

由於他的固執，軍事會議的結果毫無進展。

有一天，後藤又兵衞到眞田城來見幸村時說：

「奇怪，修理近來似乎與從前大爲不同！」

對於此點，幸村也頗有同感：

「是啊！你也看出來了嗎？的確！聽他在會議上所發表的意思，似乎比冬之陣時更了解軍略了，難道他在短短的數月中，能有如此神速的進步嗎？」

「我想他並不是下過功夫研究兵書，很可能……是有一隻狡猾的狐狸在背後操縱他！」

「噢！的確很有可能！」

幸村好像下了決心般搖鈴，喚來了一個部下：

「你去把才藏請來！」

那名部下應聲而去後，又兵衞又接着說：

「最近，大阪城徵募了相當數目的浪人，而且，有許多是新加入的，所以，很可能雜有關東派的密探，故意討好大野修理，使大野修理事事言聽計從！」

片刻之後，才藏進來了，他陪坐在遠遠的末座。

「你坐進來一點吧！」

幸村一面做手勢叫他坐近些，一面對又兵衞說：

「他是專獵狐狸的高手！」

又兵衞聽了這種有趣的介紹，忙轉看着才藏說：

「你是伊賀者嗎？」

「是的！」才藏低聲囘答。

「憑你的相貌，委身做一個伊賀者實在太可惜了。我聽說眞田大人聘請了很多忍術高手，但是，我還是頭一次親眼見到，你叫什麼名字呢？」

「這個……」

才藏不禁被又兵衞這番樸質，不假修飾的話，問得不知從何答起了！

「……忍者本來就沒有名姓，不過，人家都叫我霧隱才藏！」

＊　＊　＊

在不得已之下，才藏受命要捕捉躲在大野修理背後的狐狸。

由於怕才藏的行動受到干預限制，所以，幸村特爲親自書寫了一張關札（通行證），讓才藏隨身携帶着。

過午時，才藏就出了眞田城，但是，直到日暮才來到大阪城的正城，因爲，大阪城實在太大了。

才藏打算先去見隱岐殿，大野修理是隱岐殿的親人，所以，向她打聽的話，說不定能有意外的收穫。

……不過，要見到隱岐殿也不是容易的，因爲，她是淀殿的女官，身分高高在上，以往她在京都當密探時，還可以隨心所欲地見到她，但是，現在就不可能了。

（如果按照禮節、循規矩來求見她，很可能要費一番周折，而且，也會連累到左衞門佐大人，不如等天黑再偷偷潛進去……）

隱岐殿所住的宮室，正是一般人所稱的杜鵑府邸。

……這天，隱岐殿碰巧輪到休假，不用當值，所以，用完晚膳後，就在房裏和三個侍女玩起了骨牌。

雖然時候已經不早了，但是，隱岐殿似乎一點也沒有要停止的意思，而且，她的神色恍惚，有點心不在焉。

有一名侍女終於忍不住說：

「隱岐殿，時間已經很晚了，您早點休息吧，明天還得當班呢！」

「啊！沒有關係！」

隱岐殿似乎突然回過神來，不勝嬌媚地說：

「玩到天亮也沒有關係！」

從黑昏開始，她就覺得神思恍惚，滿腦子都是才藏的影子，所以，她想，今夜又要失眠了。

「哎呀！那怎麽行！」

侍女們吃驚得大眼瞪小眼，不知如何是好。

這個時候，才藏早已在天花板中，躲得很不耐煩了，他假寐地聽着下面的談話，時而從天花板的縫隙中窺視着。

（她就是那個狡猾的隱岐殿嗎？）

才藏吃驚地發覺隱岐殿和從前眞是判若二人。現在的她，不論是神情和舉止，看起來都像是一個天眞純潔的小姑娘。

（說不定，她本來就是這個樣子的！）

才藏這才明瞭，在京都那段時間，隱岐殿由於身居密探的要職，是以，不得不裝出威嚴，狡猾的樣子。

這個時候，一個年紀比較大的侍女，突然用嚴肅的口氣說：

「隱岐殿，您早點歇息吧，要玩明天再玩吧！」

「不！」隱岐殿猛烈地搖着頭說：

「睏的話，妳們先去睡吧！」

隱岐殿這種任性的神態，讓天花板上的才藏，覺得非常意外和新鮮。

＊　＊　＊

然而，等戌下刻（下午九時）的鼓聲響起時，隱岐殿忽然又改變了主意，說：

「我要去睡了……」

她把手中的骨牌，慢慢放了下來。

「這樣才對！您早就該就寢了。」

侍女們立即服侍她換上了寢衣。

這三個侍女很喜愛她們的主人，而且，把隱岐殿看做嬰兒般地疼愛。

「請您先如厠吧！」

其中一名侍女搶先掌着燭火，站了起來。她們似乎都以服侍隱岐殿爲榮。

隱岐殿邊揉揉惺忪的睡眼，邊走在幽深的長廊。

「您似乎已經相當睏倦了……若不是您太固執的話，現在早就進入夢鄉了……」

「嗯！」

隱岐殿像一個遭到責罵的小孩，咋舌做了一個惹人憐愛的表情。

等侍女爲她拉開厠所的紙門後，她才懶懶地接過火燭，獨自走了進去。

這間厠所約有四蓆大，裏面薰着檀香。

當隱岐殿解手完畢，正在整理衣裳時，突然來了一陣風，使得燭火劇烈地搖晃着——

隱岐殿抬頭往上一看，發現天花板上的三張木板，正被從裏面掀開，然後露出了一方黑洞。

（哎喲！）

她吃驚地伸手想抽出懷中的短刀時，才藏比她更快地跳了下來——

「是我——」

「你……你爲什麽要出現在這種令人難爲情的地方呢？」

「厠所有所謂的厠神！」

才藏很認眞地這樣說。

「你的意思是說，你就是厠神嗎？」

隱岐殿被才藏的幽默，引得笑了出來。這是她擔任密探的時候，從沒有過的天眞表情。才藏不禁興起一股想擁抱她的衝動，就用手輕輕地摟着她的肩。然而，隱岐殿却急急地避開，並且恨恨地說。

「聽說你在守口的客棧見到了阿國，後來怎麽樣了？」

「我已經不記得了，我對這些事是很健忘的！」

「那太好了……」

「我有一件事要請教妳！」

「我現在還能幫你什麼呢？」

「可以說是關係大阪城存亡的事情！」

「是嗎？如今的我，已經不是從前的密探，而是宮中的女官了，在京都那段日子，我已經全將它付諸東流了，所以……」

「妳不要說得那麽絕情，好不好？」

「噢！難得聽到你說這種話！」

隱歧殿這才又露出笑容，說道：

「才藏，你也會向女人求情呀！」

「噓！小聲點，當心驚動了別人！」

「那麽，半刻後你再到我的寢室來吧！我會支開侍女，在那裏等你！」

＊　＊　＊

半刻之後，隱歧殿果然安然端坐枕邊，等候才藏的到來。

不一會兒，紙門被輕輕地拉開，才藏走進來了。

隱歧殿默默地注親着才藏脚上的步襪，啓口說：

「我幫你沏茶，好嗎？」

「我要先把衣服脫下來……」

才藏說着，在身上扯了幾下，那身黑色的裝束就鬆開了，露出了一身便服。

宴室裏的一個角落，有一個小大爐用屏風圍着，因此，只聽到一陣沸騰之聲。

「好了，妳幫我沏茶吧！」

才藏微笑着也在枕邊盤坐下來。

隱歧殿起身蓮步移向爐邊，用纖纖玉手先爲才藏沏了一杯，然後自己也捧了一杯走回原位。

「好久不見了！自守口的驛站一別後，雖沒有多久，但是，由於遭逢戰爭，竟使人覺得彷如隔世……」

「妳能平安無事，眞是太好了，聽說那場戰爭中，家康他們施放的大砲，有一顆擊中此處，所有的侍女莫不狼狽地逃命，不知妳是不是也抱頭鼠竄？」

才藏似在關心，又似在取笑地問着。

「是的！當時我也被嚇得抱頭鼠竄……」

隱歧殿面露微笑，回憶地說：

「當時，我怕得哭了出來，雖然在京都時，我曾經爲了工作的需要，勉強將軟弱的本性壓抑住，但是，回到大阪城後，就又回復原來的我了……還記得那一天，一大早就響起嚨嚨的砲聲，那聲音至今仍留在耳畔呢！」

「妳說話的樣子好溫柔！」

「我本來就是一個溫柔的女人嘛！」

「是嗎？想當初我還吃過妳不少的苦頭呢！」

「哎呀！請你別再提那些事了，在京都時的隱歧殿，根本就不是眞正的我！」

「好吧！我今天來是有一件事情。」

才藏適時地改變了話題。這使隱歧殿覺得不滿，微微地噘着嘴。

「就是令兄大野大人的事情，你知道大野大人最近所僱用的浪人中，有對軍事非常有研究，而且深受令兄器重的嗎？」

「叫做什麽名字呢？」

「我就是要向妳探聽這個人的名字。」

「哦？那會是誰呢？我沒聽家兄提起過……不過，我聽淀殿提起過，說他最近僱用了一個人才，好像叫做小栗利兵衞！」

「妳在大野大人的府邸，見過這個人嗎？」

「嗯！見過！」

於是，隱歧殿將小栗勘兵衞的特徵，包括年齡、身高和相貌詳細地告訴了才藏。

（他一定就是小幡勘兵衞，想不到他竟然膽大包天，潛伏在大阪權臣的手下……）

「他就是我要抓的狐狸！」

「爲什麽呢？」

「他是家康的家臣小幡勘兵衞所化名的，上回冬之陣，他是投身在加賀的前田軍中，而這一次，他混進大阪城的目的，就是要來破壞我們，他是一個密探！」

「密探……」

隱歧殿茫然地自言自語着，因爲，這兩個字使他又憶起從前那段費盡心機的日子了。

「那麽，你準備如何對付這個叫做小幡勘兵衞的人呢？」

「我要偸偸地殺掉他！」

才藏若無其事地這樣回答。

「不過，他目前是家兄的寵臣，你若這樣做，只怕會引起麻煩，還是讓我向家兄告密，由他自己去處理比較好！」

「那不行！令兄素來就和眞田、後藤、長曾我部等浪人出身的大將意見不和，如果讓他知道眞田大人指着他的寵臣總是密探，他一定會認爲這是惡意中傷，而且，還不知道他會如何猜度臆測呢！不如用我們忍者的手法，偸偸將他解決掉算了！」

「可是，那個小幡勘兵衞有五個看起來很厲害的助手呢？」

「妳是說五個嗎？」「嗯！」

（難道會是風魔……）

因爲，風魔通常都是以五人一組出現的，所以，才藏下意識地這樣認爲。

「謝謝妳，隱岐殿，妳這些話，對我有莫大的幫助！」

才藏作勢要站起身，但是，隱岐殿雙目幽怨地逼視着他——

「才藏！你簡直沒有心！」

「我沒有心嗎？」

無心本是伊賀者的最高境界，然而，此時站立着才藏，還是忍不住以愛憐的眼光，注視着隱岐殿姣好的臉龐，依依不捨地想着：

（這恐怕是最後一面了……）

「將來戰火再度燃起時，妳千萬不要到彈矢穿流之地去，知道嗎？」

「可是，城裏要是起火怎麽辦呢？」

「妳逃出去就好了！」

「你要我全然不顧右大臣大人、隱岐殿，以及家兄的安危，獨自逃掉嗎？」

「在京都時，妳就爲豐臣家盡過不少力了，妳回到大阪城，就表示已經將工作告一個段落了，再說，一個手無縛鷄之力的女人，奮身死於戰場上，也不會流芳百世的，倒不如保全性命，爲主家謀圖再興！」

「不過，大阪城一旦淪陷，到處都會彌漫着戰火，而且，敵軍也會一湧而入，在那種情況下，我一個弱女子，又怎能逃得掉呢？」

「……」

「才藏，到時你會不會來救我呢？」

「那也只好如此了……」

才藏不禁苦笑着點頭承諾道：

「這件事是我首先提出來的，所以，我也義不容辭了……萬一情況危急，不論我身在何處，一定會盡力趕來救妳。」

「眞的嗎？」

隱岐殿轉憂爲喜，露出一臉天眞無邪的神情，一再地追問：

「是眞的嗎？」

「我霧隱才藏以人格向妳承諾，到時只要我一息尚存，絕對不會讓妳吃到一丁點的苦。」

「一定哦？」

隱岐殿仰着臉，興奮地站起身。

雖然她並不怕死，但是，聽才藏願冒生命之危，前來搭救她，心裏又感動、又欣喜。

「才藏……你快抱緊我，否則，我要倒下去了。」

＊ ＊ ＊

小幡勘兵衞怕得全身簌簌發抖。

——這也難怪他如此，這三天以來，他的五名得力部下，已經接連有三名遭到毒手了。

兇手的手法非常高明，絲毫未留下半點蛛絲馬跡，每次都是到翌晨，才發現屍首在浮護城溝上，而且，每個人都是被一刀由右肩砍下，不但是一刀致命，刀法也非常俐落高明。

（兇手爲什麽要殺害我的部下呢？）

敵暗我明，而且不明兇手的眞正企圖，所以，勘兵衞終日惴惴不安。

大野修理也自監察司處，知道了此事，便將勘兵衞傳去問道：「這事很是奇怪，對方爲何只殺害你的部下呢？莫非你曾與人結怨嗎？」

「大人，這件事……」

勘兵衞晚年在江戶開館授徒，專門傳授兵法，可見他是多麽地機智聰明。因此，他被如此詢問，也毫不露出慌張之色，反而巧妙地答辯說：

「是一件極不尋常的大事，我雖非豐臣家的直屬家臣，但是素蒙大人的抬擧與器重，也算是大人的寵臣，如今，城中有人忌妬大人的權勢和才能，想略施顏色，所以，才會對屬下的部屬下此毒手！」

「不過，我的家臣這麽多，爲何偏偏選中了你呢？」

「大人，這是因爲……」

勘兵衞故意略微沉思了一下，才又說道：

「我雖是一位新人，却蒙大人的愛寵，讓我敬陪帷幄的末座，如同大人的親信一般，這個人準備下手殺害我，使大人膽喪心寒……」

「那麽……對方會是什麽人呢？」

「我偷偷地告訴你……。」

勘兵衞趨前，附在大野修理耳邊說：

「我看，這件事似乎經過周密的計劃，所以，除了眞田左衞門佐以外，一定沒有別人！」

勘兵衞潛入大阪城的目的，本就是要離開實力派的浪人大將，以及世襲大臣大野修理，所以，他這麽說一方面是爲自己辯解，一方面也暗施了計謀。

但是，大野修理雖然昏聵，却也不糊塗，對他的說法

只覺得可笑，便笑了出來——

「不可能，眞田左衞門佐雖然善使計謀，但是決不至於對我如此，你疑心太重了！」

折回宿陣後，勘兵衞愈想愈不安。

（這個兇手一定是刀法中的高手！）

才藏所料的果然不錯，勘兵衞的隨從正是他在進大阪城之前，暗中在駿河、甲斐召募的風魔一族，他們都是忍術的高手，應該不是那麽容易就會被人傷害才對。

勘兵衞把剩下的兩名風魔，叫到房裏盤問道：

「你們仔細想想，兇手會是誰呢？」

「會不會是伊賀者呢？」

勘兵衞用力咬着下唇，似乎想排除心中的恐懼。

「我們若繼續處於被動的話，只怕對方會得寸進尺，變本加厲！所以，從今晚起，你們可得好好調查，只要發現可疑的人物，就一刀送他歸西！」

＊　＊　＊

勘兵衞手交代完畢，房間的角落就起了一片火光，然後，漫起了一陣陣茫茫的煙霧。

勘兵衞等三人立卽大驚而起——

「有奸細——快來人哪！」

勘兵衞正想這麽叫嚷時，一把白刀冷冷地架在他的脖子上：「不准亂動！」

對方的聲音異常低沉，勘兵衞被那把白刀逼得趴了下來，絲毫不敢蠢動！

「土藏，來者是誰？」

勘兵衞喚着其中的一名風魔。

「土藏、猪太藏，你們在幹什麽，還不快動手！」

「你叫也沒有用……你抬頭看看吧！」

勘兵衞微微擧頭一瞧，不由大驚失色。

原來，屋裏的煙霧已經消失了，而他手下的兩名風魔却早已身首異處了。

「安靜一點，否則你就會像他們一樣！」

「……」

「仔細聽着！你叫小栗利兵衞！哦！不！你的眞實姓名應該是小幡勘兵衞，對不對？」

勘兵衞以手肘支地，似乎默認了。

「我曾在堺市的某一座妓樓裏見過你。」

「……？」

「那時，我還偸聽到你們暗中做的密議！雖然在這裏也能享受功名利祿、榮華富貴，不過，你敢偸偸潛入大阪城，這分膽量，連我這個伊賀者，都要對你敬佩三分！」

「呀！呀！呵！呵！」

勘兵衞這時才有心情開玩笑。

「你既然佩服我，就來拜我爲師好了！」

「拜你爲師？可以呀！連我這個在伊賀稍有名氣的人，都無法做出的事，你竟然都一一辦到了，挑撥、離間、哼！你可知道，上回你在堺市碰到那個地震，是怎麽回事嗎？」

「嗯？」

「那個地震，是我造出的！」

勘兵衞雖然不語，臉上却露出了懷疑之色。

「你雖然高明，自以爲神不知，鬼不覺地混入大阪城的執政羣中，可是，到底還是被我識破了，希望這次的教訓，你能謹記在心！」

「呵——」勘兵衞露出了狡黠的笑容：

「你的意思是要放過我嗎？」

「對！你不要囉嗦了，明天一早城門開啓時，你就趕快滾吧！殺了你這樣的狐狸，對大阪城也毫無用處！」

「我再問你一次，你眞的要放我走嗎？」

「是的！」

「那麽，我在此鄭重地向你道謝，如果關東派勝利的話，我一定會向我的主人推薦你——」

「空頭支票別開得太早了！」

才藏冷笑着，似乎對他的話感到不屑：

「我並不是要賣人情給你，我只是看在阿國的分上，放你一命而已，所以，你要謝的話，就去向阿國道謝吧！」

＊　＊　＊

家康眞正發兵欲攻擊大阪城，正確的日期是元年四月四日。但是，他爲了掩飾自己的企圖，只對外宣布是要到大阪「參加張宰相義直的婚禮」。

同月十日，家康進入了名古屋城，並在城內接見了狼狽逃出大阪城的小幡勘兵衞。十三日，和勘兵衞同在大阪城中做密探的織田有樂，織田尙長，也相偕逃出來了，家康詳細地向他們盤問了許多大阪城的情勢。

直到十八日，家康方才進入京都的二條城。而秀忠將軍則是同月二十一日，才抵達伏見城。

這時，奧州的伊達政宗、筑前的黑田長政等遠道而來的諸大臣，也都齊集於京都了，這次爲了攻擊大阪城，家康總共動員了將近二十萬的兵力，陣容非常浩大。

另外一方面，大阪城內也決定了作戰方式，就是採取先發制人的迎擊戰術。並在關東軍尙未到達之前，派兵到大和、和泉一帶，將堺市和郡山放火燒掉。

燒燬堺市的原因，乃是因爲堺市的間人雖然居住在本

臣家的領土內，却暗中偸偸和關東派互通聲氣。

那天，才藏身在眞田城，遠遠地望見了堺市方向發出的熊熊火光，想到津野宗全的府邸，也將毀於一旦，心裏不禁有點悲傷，另一方面，也埋怨其此主意的佐助——

「佐助這個人，幼稚起來簡直像個小孩！」

「佐助眞是的！鬧起來像個野盜，其實，那些商人又起得了什麼大作用呢？」

戰亂將屆，大阪城的一切似乎都失去了常軌。

大和方面，他們所要燒燬的是郡山城。郡山城的城主筒井正次，年俸僅有一萬石，他自認寡不敵衆，早已棄城而逃，大阪派出的士兵們，遂輕而易擧地將郡山城燒燬，並想繼續進到奈良，如法泡製一番時，大阪城派了一個使者說：「奈良城裏寺院遍佈，不得擅入！」

這些變成放火狂的人，不得已之下，遂將法隆寺村和龍田村付之一炬，以逞快意，然後意氣揚揚地自國分峠回到了大阪。

這些燬城事件乃是發生在四月二十八日，奉命執行這些職務的，正是大野治房的直屬部隊，而由大野道犬、塙固右衛門、御宿勘兵衛、岡部大學、長岡正近等五名將領所率領。

他們剛進入堺市時，就決定先攻擊南海道上的諸城，等大軍到了岸和田附近時，爲首的大野治房便下令以岡部大學爲先鋒大將，但是，急功好義的塙團右衛門當卽不悅地說：「爲何你要凌越我而選上他呢？」

不但如此，他還獨斷地率兵突進，在樫井附近和淺野軍遭遇，而死於戰軍之中。

樫井的敗訊傳到大阪城後，大家莫不指責塙團右衛門的意氣用事與獨斷獨行。唯獨才藏不作此想。

才藏私下認爲，塙團右衛門必已看出大阪派絕無勝算，是以不願再隱忍苟活，無意義地生存下去，因而藉故出兵，轟轟烈烈地戰死了，對一個男子漢來說，這無異是一種自殺。

＊　＊　＊

泉州樫井的敗兵，渾身血跡地逃回了大阪城時，是四月一日過午的事了。

這些殘兵敗卒身心困乏地進了大阪城，就忙不迭地解下身上的甲胄，就地躺下，不停地喘着氣。

那時，才藏正奉了幸村之命，要到正城去。

他走過這些橫躺着的敗兵羣中時，聽見他們粗聲地在談論着戰爭的經過——

「這一次，我們怎麼會戰敗的呢，奇怪！」

一名武士傾着頭，哀聲嘆氣地說着。他的同伴也附和

地說：「我也莫名其妙，當時我是在後陣中，所以，只聽到前面的槍砲聲不絕於耳，由於我方的人數相當多，所以，我還以爲是我們勝了，一會兒竟傳來撤退的軍令，眞沒意思，這簡直就像是到岸和田貝塚去行軍了一趟一般嘛！」

「噢！我是在先鋒部隊，所以比你清楚多了，這一場仗，我們本來是會贏的……」

「爲什麼？」有一個人迫不及待地問。

「是這樣子的，一開始，只是先鋒大將塙團右衛門大人太過於深入敵陣而戰死了，如果就整個大勢來看，我軍的人數不但勝過對方，而且士氣也非常高昂，絕不可能敗退的，只不過，我們沒有繼續攻下去！」

「這是大野大人太膽怯了。」

「我年輕時曾經參加過關之原之役，那時，戰場上一片混亂，根本不知自己的軍隊是輸是贏，只要聽到大將高喊說，我們贏了，大家再接再厲啊！我們就會精神百倍，更猛地前進，卽使是敗勢，也會因而扭轉過來，我認爲，一位英明的大將，就是應當如此。可是，像大野大人，看到前軍稍微挫敗，就急叫撤退，怎能做一名勝將呢！」

聽起來，連這些身分卑賤的武士，也對大阪城的領導階層失去了信心。

正當才藏快要上正城的石階時，忽然見一位身材高大的武將，帶着隨從正要步下石階。

——是後藤又兵衛，他好似方開完軍事會議，滿臉憂鬱的神色。

忽然，他也看到才藏了——

「噢！你就是那個霧隱才藏！」

他停住了脚，臉上露出溫和的微笑。

「……」

才藏立卽單脚屈下，向他問安。

「眞巧，在此碰到你！」

又兵衛親切地走近，彎着腰半開玩笑地說：

「果眞是英俊瀟灑，不過，我也長得不賴，怎麼就這麼不得女人的好感，請你爲我指點迷津吧！」

「後藤大人，您取笑了……」

「不！我絕無取笑之意，老實說，我相當佩服你呢？怎麼樣？要不要吃點心？」

說着，又兵衛把軍事會議中所發的地心，整包打開，攤置於石階上。

＊　＊　＊

不擅飲酒的後藤又兵衛，似乎頗喜甜食，自己先抓了一個地心置於口中，然後才勸才藏說：

「你也吃吧！」

他的興緻似乎很高，接着又轉頭看着隨從說：

「誰要辛苦一趟，去做沏茶的準備！」

「好？我去！我去！」

有二、三個隨從立刻興緻冲冲地，跑回赴座直親的寓所。他們不但把又兵衞當做主人敬畏，而且，似乎還頗喜歡他的豪爽和稚氣。

又兵衞和他的部屬都是浪人出身，以往並無淵源，都是到大阪城之後，方才結識的。然而，才藏見此光景，不要感覺他們主僕感情之濃厚，縱使世代承襲的君主，也未必能及。

一會兒之後，隨從們回來了。他們七手八脚地，有的在地上升爐起火，有的架起鐵鍋充當鐵罐，還有一個人，切開兩段竹筒，聊當茶杯。

最後，一個隨從不知在何處抬來了一副舊屏風。

「哎呀！你到那裏搬來這個巨大的東西？」

「屬下覺得，少了屏風，就完全沒有品茶的氣氛了。」

「不過，這兒風大，恐怕會被吹倒……」

「大人放心，我們會以背抵着，不致它倒下！」

「大人，這個給您當坐墊！」

一個隨從又兵衞和才後，在坐處舖上了厚厚的稻草。

「總算一切都草草就緒了，大人！」

「嗯！很好，辛苦你們了！」

又兵衞低頭向他們稱謝。

這時的後藤又兵衞，已是五十六歲的半百老人了，過去，他曾被譽為日本最武勇的武士，如今鬢已蒼蒼，難免容易感慨萬千，尤其是和才藏對坐飲茶，更令出想起從前在河原乞食為生的那段潦倒往事。

才藏見他陷入沉思，便清清喉嚨打破了沉默！

「在下只是一個區區的伊賀者，承蒙後藤大人看得起，邀我共同品茶，感到無比的光榮。」

「那裏的話，我也會是乞丐呢！」

又兵衞爽朗地笑着說：

「做人實在很奇妙，知道來日不多了，就分外喜歡關愛他人，尤其是看到你這樣有氣魄的年輕人，忍不住就把你拉在路邊對飲起來了，但願沒有妨礙你辦事！」

「那裏，大人說得太客氣了。」

「……不過，話又說回來……」

又兵衞端起茶，輕輕地啜了一口，又說：

「昨天我見到隱歧殿，她說想見你。」

「奇怪，從藤大人怎會認識她呢？」

「我和她的關係可深呢！以前在京都時，她偷偷給我俸祿。」

「噢！原來如此！」

才藏也端起茶，掩飾自己的窘態。

＊　＊　＊

「不管怎麼樣？」

又兵衞笑着說：

「隱歧殿要我碰到你時，一定要轉告你。」

「大人是不是又在取笑我了，隱歧殿是清高的女官，該不會說這麼露骨的話吧！」

「哎呀！」

又兵衞爽朗地說：

「你不知道我和隱歧殿的交情，已經是無話不說了，她的事從來都不瞞我，你倆在京都的一切，我都知道得清清楚楚，所以，你在我面前是應該抬不起頭來的，哈！哈！哈！哈……」

「……」

「說真的，大阪城淪陷之日已經指日可待了，誰不想把握最後的時間，多嚐一點愛情的滋味呢！」

又兵衞彷彿不勝感慨地說着。

這時，才藏心裏突然有一股衝動，想把自己計劃在大阪城淪陷之日，前去救出隱歧殿，並偕同逃亡的事，告訴眼前這位可規的老人。」

「後藤大人……」

才藏只說了一半，就又吞下去了。

因為，才藏忽然看到，又兵衞正關愛地注視着自己，他的眼神非常開朗，分明是一位達觀、睿智的長者。

不知是有意還是無心，又兵衞適時地改變了話題：

「才藏，你們身為忍者的人，戰時是不是也會披甲上戰場，和敵人力拚呢？」

「我們是不上戰場的！」

「啊！那真遺憾，戰爭是相當有趣的。你可以向真田大人求情，讓他派你當將領，否則，我也可以帶你到戰場上見識見識！」

「任何人都各有抱負，對我來說，披甲上陣是最痛苦的一件事了。」

「噢！你覺得痛苦？」

「是的！」

「我聽隱歧殿說，你在京都和東海道時，讓關東派的人個個莫不聞風膽喪，真是厲害、厲害！」

不擅飲酒的又兵衞，一盞茶下肚之後，似乎也略有醉意了。

「要不要再喝一杯？」

「不了，多謝好意。」

「哦……我……」

又兵衛拍拍下巴，不勝痛楚地說：

「近來牙痛又患了，聽說飲茶能減輕牙疼，我想再喝一杯，你眞的不要嗎？」

「嗯！眞那樣的話，我倒可以幫你醫醫看！」

「噢？忍者也會醫治牙疼嗎？」

「略通一點！」

「好吧！方才我進了策，若能獲得採納，並克敵制勝，等滅了德川家之後，我再來讓你治療，否則，我就馬革裹屍，成仁取義，到一個不會有牙疼的地方逍遙去了。」

「大人大可不必急於成仁……」

「這你不用操心，你只管爲隱岐殿好好保重自己就是！」

又兵衛說着，緩緩地立起身來。

彷彿是風向突變的關係，眼下赤座陣營的旗幟急劇地飄揚着。

＊　＊　＊

那天夜裏，才藏終於因爲掛心不下，而再度悄悄潛入隱岐殿的閨房。

他坐在隱岐殿的枕邊，把嘴湊在隱岐殿那小巧的耳畔，輕聲細語地說：

「我從後藤大人那兒，知道了你在找我，妳找我可有什麼要緊的事嗎？」

「哎呀！你——」

才藏急急地摀住了她的小口。

「別出聲！當心驚醒了隔房的侍女。」

隱岐殿伸手握住了才藏：

「你眞的來了嗎，才藏！」

「對！我來了。」

「方才，我做了一個好美的夢，夢中也有你，現在，是不是還是做夢呢？嗯——」

「妳找我有什麼事，趕快說吧！」

「沒有什麼事，只是……想你。」

「是嗎？那麼改日我一定再來，那時，戰爭會爆發，不過，我會帶妳衝出敵陣，到一個沒有戰火的地方去，在這之前，妳千萬要珍重玉體！」

才藏說完話，就想站起來告辭。

「那我不依——」

隱岐殿情急之下，不禁提高聲音——

「你一定要在這裏陪我——才藏，你好壞！非逼我求

你留下來，你……好壞！」

「沒錯！我本來就是大壞人一個，哈！哈！」

才藏不禁輕聲笑了起來。

「那你死後定會下十八層地獄！」

「對！對！我會下地獄，永不得翻身！」

由於城裏的局勢已經動盪不穩，所以，人人談話間，總免不了會提及死亡之事。

「不過，能下地獄也不錯，和閻王打打交道，也挺有意思的！」

「才藏，卽使到地獄，我也要跟隨你……」

「好了！好了，別再談這些頹喪的事吧！」

才藏回復了一本正經——

「大阪城遲早是要淪陷的，自古以來都是強者滅亡弱者，有德者昌，無德者亡，這是天下不易的定理，就像故太閤滅了信長的遺子一樣，家康也要斬除故太閤的後代，這非常自然，一點也不足爲奇，況且，倘若大阪派繼續存在，繼續威逞一方，你知道會怎麼樣嗎？」

「……」

「天下蒼生勢必會痛苦不堪，那個濃妝艷抹的半老徐娘，將會牽着右大臣蒼白瘦弱的手君臨天下，而在她的左右，則有像令兄治長那樣愚昧的臣子包圍着，像這種腐敗、無能的執政團，還不如早早滅亡的好，天下其他的諸侯，想必也看出了此種情勢，個個都在隔岸觀火。」

「才藏，你想造反……」

「造反，我已經爲與我毫無關連的豐臣家盡不少力了，不過，如今回想起來，實在覺得很有趣。」

「好了，別再談豐臣家的事了……」

「妳大概不感興趣吧！」

「嗯——」

外面不知何時下起了雨，雨點敲打着屋簷的聲音愈來愈大，才藏和隱岐殿却忽然陷入了沉默。

——似乎，他們都各懷心事，只有靜聽雨聲

＊　＊　＊

使大阪城起死回生的必勝作戰案，是由後藤又兵衛所提出的，經過屢次討論後，最後決定加以採納。

眞田幸村、長曾我部盛親，木村重成等人，一致決議要在天王寺附近佈陣，以誘關東軍的深入，然後再一舉殲滅之。然而，後藤又兵衛却堅決地加以駁斥：

「天王寺附近地勢過於寬闊……」

據又兵衛的說明，他和幸村等人抱持同樣的見解，認爲唯有放棄毫無防衛設施的大阪城，出軍野外，方能有制勝之機，然而，天王寺地勢固然有利，可惜地勢過於寬闊

、平坦了——

「家康素來以野戰見長，而且，關東軍的軍力多過我們，若在寬坦之地決戰，將對我方不利。」

「你這樣說，似乎頗有道理，不過……」

大野修理馬上提出了異議。

「這一帶幾乎都沒有山脈，後藤又兵衞不願在平野決戰，那麼依你之意，是不是應該日夜加工，趕緊在平野上造起一座山呢？」

「你說什麼？」

又兵衞含怒反問道。

大野修理心眼並不壞，只是仗着是秀賴的親信，平日喜歡口出狂言。或者出口傷人以逞快意。又兵衞恨透了他這種爲人，便毫不客氣地質問道：

「是誰說要趕造一座山呢？」

「不！我只是打個比喻而已。」

「用不着打比喻！」

說着，又兵衞把臉一橫，表示非常的不屑。

這時，幸村只得出來打圓場說：

「又兵衞，請以大阪城爲重，目前，家康才是我們眞正的敵人，個人的恩怨又算得了什麼？請繼續說明你的高見吧！」

明石掃部助全登和長曾我部宮內少輔盛親也附和着說：

「又兵衞，我們希望繼續聽你說明！」

在此情況下，又兵衞只得暫時收起怒氣，說：

「大野大人的話沒錯，攝河一帶的平原無山無陵，但是，河原和大河的國境有生駒、信貴、葛城和金剛諸山脈，而且，據我的估計，敵方的主力軍一定會自大河出來。」

「你估計得很有道理！」

幸村頻頻點頭表示稱讚。

「我們可以把兵力擊中於河內與大和的國境附近，等敵人來到時，給他們一個迎頭痛擊，這時，敵軍一定會退向奈良、郡山附近，那我們至少就有數日的時間，可以好好從長計議，補充兵源了。」

照後藤又兵衞的策略看來，這的確是一個非同小可的浩大軍事行動——

大和至河內間，共有十七條可以穿山越嶺的捷徑，但是能容大軍通過的，由北算起，却只有暗峠、龜之瀨、關屋這三條。而且，龜之瀨和關屋二道，在河內的國分起就合而爲一了。

國分一地的形勢非常險要，狹窄一如袋口，是以，又

兵衞認爲，若能將主力軍置於此處，必能致勝。

「妙極了！妙極了！」

這項戰略，立卽獲得其他人的一致贊同。

＊　＊　＊

大阪派終於採用了後藤又兵衞基次的作戰計劃，決心在大河口迎擊關東軍。並且，還佈置了鐵一般的陣容——

先鋒部隊：後藤基次、薄田兼相、井上時利、山川賢信、北川宣勝、山本公雄、槇島重利、明石守重所率，計六千四百餘士兵。

後備部隊：眞田幸村、毛利勝永、神島正則（關東軍福島正則之胞弟）、渡邊糺（攝津御靈神社之神官）、小倉行春、大谷吉久、長岡興秋、宮田時定等率之一萬二千人。

由於這一番動員，大阪城更是一片混亂。

就在這個時候，發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

原來，後藤又兵衞不知何故，竟率了自己的二千名士兵，在五月一日夜晚，孤軍出了城，先行出發了。

這事，連淀殿和秀賴也着慌了，立刻緊急召集了所有的主將。

眞田幸村接到召集後，不敢遲疑，立卽帶了幾名隨從出了眞田城。而在途中碰到了才藏——

「聽說前天你和後藤大人在本城下的石階，一塊兒喝過茶，是嗎？」

「是的！」

「那時候，後藤大人情緒如何，可有甚麼異樣？」

「他告訴我，在軍議中進了一策，看他的心情似好非常開朗。後來，我也聽說他的意見被採納了，怎麼會奮而不顧其他部隊，就先行出發呢？」

「他那個人向來就很怪……」

幸村也只能報以苦笑。

「他會不會是對大野大人的作法感到憤慨呢？」

「這件事你也知道了？」

「這個消息，城裏莫不議論紛紛！」

原來，後藤又兵衞提出的良策，竟被大野修理卑鄙地掠爲己有，而得意洋洋地向秀賴邀功，事後，又兵衞由秀賴的隨從那兒，得知了此事，遂悲憤地說：

「大阪城已經到了存亡之際，竟還有此種腐敗之大臣，我不如速去與敵人同歸於盡，眼不見爲淨吧！」

據說，他這樣誓師後，就率兵出征了。

此時已年過五旬的又兵衞，本想成仁取義，使自己的名字留芳百世，是以處處心積慮，想扭轉局勢，挽救大阪城的命運，不料，大野治長却粉碎了他的心願，讓他失

望、憤慨透頂——

「不如早日戰死吧！」

的確，對一個出身於浪人，曾流離顛沛、淪爲乞丐的人來說，再沒有比掠其功，損其譽更甚的事了。

後來，當幸村趕進本城時，秀賴立卽神色倉皇地命令他：「馬上出兵，支援又兵衞！」

幸村的部隊雖然尚未準備就緒，然而情勢緊急，只得匆匆地隨又兵衞率領的部隊後頭，馬上出發了。

＊　＊　＊

另外一方面，關東軍較大阪軍早了一步，由大和的宿營地出發，五月五日，三萬大軍果如又兵衞所預測的，正向着河內的國分進軍——

同一天，又兵衞的部隊正在大阪南郊平野上行進着。而幸村所率的支援部隊，落在他們後面，就是在天王寺附近。

此行，才藏彷彿是幸村的私差般，騎馬跟在幸村身旁。他既未戴頭盔，亦不穿甲冑，只着了一身便服。

雖然，幸村曾頗不贊同地對他說：

「你此種裝束，怎能抵擋槍彈與弓箭！」

但是，才藏只是毫不在意地笑着說：

「沒有關係，我認爲這樣有利於逃跑。」

直到那天日落，他們總算趕上了又兵衞的部隊。然後，幸村和毛利勝永聯袂到平野鄉又兵衞的陣營中見又兵衞，商議決戰的大事。臨別前，他們三人都舉杯互祝：

「願明日順利長驅直入，斬取家康、秀忠的首級，高奏凱歌回故鄉，否則就壯烈地戰死沙場！」

據說，這時又兵衞老淚縱橫地對幸村二人哭訴道：

「大阪城裏竟然有人造謠，說我要謀叛！」

當然，幸村和毛利勝永也曾聞此謠傳。

以往，多之陣方結束時，家康獲悉他的大將本多正信，有親人在相國寺爲僧名叫楊西堂，此人與又兵衞十分熟絡，是故，家康遂派他勸說又兵衞道——

「若你能脫離大阪城，家康承諾願賜你播磨之國五十五萬石，請你千萬三思而行——」

家康如此看重又兵衞，使得他非常感動，但是，他是深明大義之人，知道何所去留，遂婉言謝道：

「倘若今日的情勢適巧相反，關東派危在旦夕，我又兵衞一定毫不遲疑地接受你的勸告，去助關東派一臂之力，然而，如今大阪派積弱，我若棄而轉投關東，必受人指爲趨利赴勢之人，有失我男子漢的氣魄，故請代我向關東派致意吧，願來世再效犬馬。」

由於這段插曲，大野治長等人心生疑竇，久而久之，

遂傳出許多又兵衞謀叛的謠言。

其實，家康有心收買大阪城裏的主將，用心極苦，他不但對又兵衞下過功夫而已，也曾以優渥的條件，勸誘幸村歸降，然而，幸村也予以回絕了。

「既然如此——」

又兵衞對幸村和勝永發誓道：

「我也不願再苟活了，明日決戰，我決心奮戰而死，不再活着回到城中，以表我的清白！」

凌晨，又兵衞果眞率着二千八百名士兵，自平野上出發，帶着數百隻的火把，由大和街道南下，將近天明之時，到達了藤井寺村。

走出藤井寺村不久，就見到道明寺村了。

依照商議，又兵衞、幸村和勝永的部隊，要在天明時在此會合。但是不幸遇到濃霧，又兵衞的部隊雖如預定地趕到，幸村和勝永的部隊却受濃霧所阻，行進得非常緩慢。又兵衞在馬上望着前方的敵兵，心裏躊躇不定。

——前有敵兵，後無援軍——

（要等幸村他們嗎？還是先進擊？）

忽然，又兵衞咬着牙下定了決心：

——孤軍進擊吧！

＊　＊　＊

又兵衞把部隊盤踞在，下可俯視整個大和街道的小松山，然後，獨自坐在一棵杉樹的樹樁上：

「哎呀！究竟要如何應付這些敵軍？」

他望着眼下一羣又一羣不停湧動的敵軍，迅速地在腦海中盤算着——最後，他把士兵分成數隊，授命他們自由進擊。

交代完畢後，他就派第一隊先衝鋒，攻破了關東軍的先鋒松倉重政的部隊。趁敵軍混亂之際，他又加派一隊急攻而下，其餘的士兵則以密密麻麻的槍彈，掩護他們攻到敵軍的本陣水野日向守勝成的戰陣中。

此時，兩軍方才正面衝突——

又兵衞復將其餘的士兵，投入戰場。

有極短的時間，又兵衞喜逐顏開地看見自己的一方，獲得了壓倒性的勝利，敵軍幾乎被殲滅盡了。

不過，這只是片刻的情況而已——

忽然，伊達政宗所率的另一隊關東軍，浩浩蕩蕩地出現在國分的丘陵上，接着，由本多忠明所領的部隊也出現了——

沒有多久，關東軍的後衞部隊，也在松平忠明的率領下，相繼出現了。

又兵衞正面遭逢的敵軍，已經到達二萬三千名了，而

又兵衞却孤弱無援，僅有的二千八百名士兵皆臉色驟變——

戰場上陷入一片混亂——

最後，又兵衞騎在馬上，左右各率數十騎往山麓下衝過去，在躍過草叢時，却被伊達部隊中的亂槍，一槍射中胸膛，戰死沙場，達成宿願。

據說，當他滾落馬下之時，猶一息尚存，他的家臣金馬平右衞門立卽翻身躍下馬背，想將他扯上馬。不料，又兵衞却連連搖手，困難地說：

「不……不必了……」

他吐出了一口血，然後又說：

「快！快砍下我的頭，免得被敵軍……」

平右衞門一時呆若木雞，但是，又兵衞又奮力揮着手命令他：「快！快！快……」

萬不得已之下，平右衞門繞到主人身後，顫抖地割下主人的首級，就地埋在旁邊的田中，自己又驅馬回到亂軍中。

這一戰中，有許多大阪軍獲悉又兵衞戰死的消息後，都悲憤地力戰、奮不顧身，也有許多又兵衞的部下，在他中槍之處殉死，以表節烈。而這些殉死的部下，和又兵衞只不過有數月的主從關係，所以，一時爲人引爲佳話。由此以可證明，他的部屬都非常欽慕、敬仰他的爲人。

這一場會戰，薄田隼人正兼相、井上定利也相繼戰死了。

幸村率領的支援部隊，由於受到濃霧所阻，直到又兵衞敗亡之後，在近午時方才抵達。

他們到達之後，毫無喘息之餘地，就開始收容敗兵、救護傷兵，然後，在應神帝陵旁的土堤上佈陣，擊垮了追擊而來的關東軍，並且將他們擊退到七、八町之後。

這時，有一名使者鞭笞着疲憊已極的坐騎，跑來通知若沉、八尾方面的友軍敗退了——

「而且，若江、八尾那方向的敵軍已節節向此地推進了，貴軍要速退！」

由於這是大野治長的命令，所以他們只得撤退了。

等大軍全部撤進城內後，猿飛佐助才到才藏的地方來拜訪他，並且對他說：

「看樣子，戰爭也快告一個段落了。」

才藏也露出了無奈的笑容，說：

「依我看！右府大人（秀賴）這個人的運氣實在太壞了，此次的戰役若不是由於遭遇濃霧，眞田軍就能與後藤軍合而爲一，將敵軍自國分嶺擊退了。我們的秀賴將軍實在是既無才幹，又缺少運氣，所以，這座城不淪陷才怪！」

※ ※ ※

「才藏，你現在去不去茶臼山的陣地！」

佐助忽然這樣問才藏。他所謂的茶臼山陣地，就是指幸村的野戰陣地。

在道明村、八屋、若江等地落敗的大阪軍，已經採納了幸村的提議，決定翌日的主戰場爲天王寺附近。所以，主將幸村就在茶臼山佈陣，而以自己的嫡子眞田大助幸綱及大谷吉久、渡邊糺、伊木遠雄、福島正守負責把守茶臼山南邊，以毛利勝永堅守四天王寺南門，並將以吉田好是爲首的豐臣十二家將配置於左右，而將江原高澤等七將安排在四天王寺和一心寺中，然後將已經失去主將的後藤又兵衞、薄田隼人正、木村重成等諸隊的殘兵，配置在屬於後方陣地的四天王寺毘沙門池附近。

才藏笑着回笑說：

「就在明日，會有一場關之原之役以來最大的戰役要發生。不過，我們這些忍者不須去參戰，否則，萬一我們陣亡，豈不成爲伊賀老鄉們的笑料嗎？」

「你是不是有點畏懼了？」

「也不是畏懼，只是一想到今後的工作，就有一種千頭萬緒、不知從何着手之感。」

「你說今後的工作，是指什麼呢？」

「就是指將隱岐殿由城裏救出之事。」

佐助的表情此時緩和了下來，似乎已寬心不少的樣子。

「但願你眞能爲我分擔此一任務，因爲，隱岐殿曾經是我的主人，我一直掛慮着她的安危。到了萬一的時候，你若願意負責她的安全，我就撥幾名伊賀者助你一臂之力！」

「這件事不需太多人，我一個就綽綽有餘了。不管如何，我決意不到天王寺去，因爲，卽使我去了，戰局也不會有任何影響。明天，關東軍一定會齊集全力攻擊天王寺，天王寺一旦垮了之後，他們的目標就是大阪城了，所以，要救隱岐殿脫危，只有極短的時間……嗯……」

才藏意味深長地凝視着佐助，問道：

「你準備犧牲嗎？」

「不！」

佐助泰然無事地說：

「忍者素來是不輕言犧牲的，只不過，到了天王寺防線崩潰後，我必須救出淀殿和右大臣，因此，我還是得到茶臼山的本陣去！」

「好吧！那麽此刻就是你我訣別的時候了，但願你我

都能好好珍重！」

「回想過去，我替你惹了很多麻煩，並且，還拖你淌了這場混水，目前，本臣家的局勢又是如此糟糕透頂，我眞不知該如何表達對你的歉意！」

「這些都不用再提了，我想，德川家所以能獲勝，和豐臣家所以會敗亡，大概都是天意吧！我自從進入大阪城後，方始了解豐臣家的腐敗，倘若天下是由豐臣一族統治的話，不知要推行多少愚昧的政策，可見，上天的安排都是最巧妙的，該滅絕的總歸不得橫行，能澈悟這個道理，也算不虛此行了！」

「好吧！我現在就到天王寺去了，珍重！」

佐助站了起來，跨步走出才藏的視野。

＊　＊　＊

五月七日拂曉——

由西、南、北三個方向進攻而來的關東軍，滿山遍野、密密麻麻。

根據當天適逢其事，身在大阪城的「日本基督教史」之作者雷恩·巴瑟所記述，當天關東軍的人數是三十萬，倘若去掉其中誇張的成分，我們認爲，最保守的估計也應該不下於二十萬吧！而豐臣家的大阪軍却僅十二萬而已。

在大戰前夕幸村，遊說了來訪茶臼山陣營的大野修理治長說：「明天可能就是決定右府大人命運的吾重要關鍵，等當盡力而爲。不過，是否能敦請石府大人親自出城，在陣前揭旗誓師？如此一來，我軍士氣必可大大的提振！」

治長認爲此說有理，遂即刻歸城，將這個建議報上去，結果獲得了首肯。

然而，次日秀賴並未出現在陣營之前。

幸村一面瞭望着逐漸由茶臼山逼近過來的敵軍，嘴裏一面不停地喃喃自語道：

「右府大人還未駕到嗎……」

他早已將致勝的希望，全部寄託於此了。

最後，他把嫡子大助大綱叫過來說：

「你現在趕緊回到城裏，催請右府大人趕快出駕！」

但是，大助眼看着一場空前的戰火就要燃起了，心裏很不樂意退到後方。

「不！雖然這是父親的命令，但是，此時此刻我一定要抗命，我要和父親並肩殺敵，縱然赴湯蹈火亦在所不惜！」

幸村只得說好說歹地說服年方十六的大助道：

「這場戰役，豐臣家的旗幟能否出現，關係到整個豐臣家的存亡。如果右府大人不肯親自出馬，陣亡的後藤

大人，和所有已經犧牲的志士，在地下一定無法安眠！」

據說大助最後一面啼哭着一上馬，馳向了大阪，這之後——

關東軍的先鋒本多忠朝部隊，開始不斷地槍擊。但是，幸村一意要等待秀賴來作一個象徵性的揭竿而起，遂命令全軍暫時勿輕舉妄動，靜侯發命。

時間分分秒秒地過去了——

日正當中，太陽毫無隱私地照射着關東軍和大阪軍。

——仍然不見秀賴的人影。

這時，只要仔細地瞧，就可發現代表家康的旗幟，正高高地飄揚在衆將的軍旗之上。

……一個七十多高齡的老人，不惜千里迢迢地，遠從關東到此征戰，而僅僅二十三歲的秀賴，却不肯親駕到只有半里之遠的前線。

筆者忖度，當時的幸村一定恨得咬牙切齒吧！

事實上事情是這樣子的——

秀賴的生母淀殿，深怕秀賴在陣前受傷，是以堅決不准他出陣，或許，在淀殿的觀念中，對戰是那些浪人們的責任吧！

幸村還是強自鎭定地等待着，不肯宣佈開戰。

但是，戰場上的情勢已不容許他在等下去了。

終於，決戰就以關東軍的本多忠朝部隊和大阪軍的毛利勝永部隊的射擊戰，作爲揭幕而全面地展開了。

——喊殺聲驚天動地、雙方殺得難分難解。

秀賴終於沒有親駕出陣，而大阪軍也崩潰了。

可憐的幸村，至死之前一直還在巴望秀賴會出駕登高一呼，使軍士們士氣大振，然而，最後還是壯志未酬身先死了——當時，他只有四十六歲。

＊　＊　＊

當眞田大助幸綱驅馬進到城中的櫻門時，一眼就看到秀賴的親衞軍紀律嚴整地，掌着秀賴的旗幟，聚集在門內恭候着。

「右府大人呢？」

跑得上氣不接下氣的大助，開口就這樣問道。但是，他所得到的回答却是：「還未出來。」

當他再進一步追問後方才知道，秀賴今晨有一度本準備要出馬了，但是，這時有人來報告一個城裏的傳言，據說大阪城中有許多臥底的密探，他們揚言秀賴一旦出馬，他們就要將大阪城付諸一炬，做關東軍的內應。因此，秀賴才遲遲不敢輕易出馬。

不久，有人來報告幸村陣亡的消息，同時，天王寺和岡山方面的敗訊也相繼地傳來。

緊接着，就有許多殘兵敗將陸續地逃囘城裏來，而使全城人陷入一片愁雲慘霧、彷彿世界末日將屆了……

就在這時，本城御廚附近忽然烈燄騰空，風助火長，眼看火勢就要往其他地方蔓延了。

據說，這是早先在城內臥底的御廚領班大隅〆縱的火。

關東軍老遠看到大阪城的火光，個個精神百倍，事先衝破防線，越過守備薄弱的三之丸南邊的木柵——

先衝入大阪城的關東軍，先後縱火燒燬了大野治長的宅邸，以及許多建築物。

眼看各處的火勢，逐漸連成一片，濃密的黑煙直衝雲霄。

(大阪城終於淪陷了……)

才藏步過櫻門前，緩緩地在二之丸曲折的路上向北走着。他抬頭看了看西天，太陽已經斜到石堡那邊了。

——這很可能是豐臣一族，所迎接的最後一個落日吧！

在才藏的身旁，不時有男男女女的人羣，沒命地奔逃着。但很奇怪的是，竟然都沒看到半個帶槍的武士。

這座大阪城，除了駐軍外，大約有一萬左右的婦女和兩萬左右的雜人。此刻，由於這些人的四散奔逃，使整座城如同沸騰般擾擾動盪。

才藏雜在這些逃亡羣中，看起來毫無特殊之處，因爲他也和他們作同樣的打扮——

他的佩刀以草蓆包裹着綁在背上，身上是一件有補丁的破麻衣，腰際紮着一條粗繩，脚上則打了一個綁腿。

(看來，還有一段時間……)

才藏認爲距離和隱岐殿約好的時辰，還有一段時間。就是在昨天，才藏派了一個人，偷偷地到隱岐殿那兒，通知了她見面的時間和地點。

——土地廟旁的榎樹下。黃昏六刻（下午六時）。

土地廟旁的榎樹，是京橋口邊的一棵老樹，是城裏人皆耳熟能詳的地方。

才藏選擇了京橋口附近，是因此乃城中目前唯一的出路。

關東軍自昨夜起，就被吸引到城裏的天王寺北面，如果要逃出城的話，唯有京橋口最爲安全。出了京橋口、再渡過天滿川、藉對岸的蘆葦叢作掩護……然後，其餘的就聽天由命了。

但是，當才藏走到京橋口附近，方才發現此處還有人在指揮，尙保持嚴正的體制，在長曾我部盛親的指揮下，整齊地朝城外的敵軍射擊着。

(哎呀！這可怎麼辦才好！)

如果他們繼續守衞於此，城門勢必無法開啓。

才藏正在發愁的時候，他身後的瞭望臺突然中彈掉下來，火星落在才藏的肩上——

幾乎就在這同時，有一個女人由濃煙中跑過來。

※ ※ ※

「是隱岐殿嗎？」

隨着才藏的發問，隱岐殿光着脚踝在他面前站定了，她慌張地點着頭，紅撲撲的雙頰染上了一點煤煙，愈發顯得嬌媚。才藏目不轉睛地注視着她那雙閃着異采的丹鳳眼，覺得此刻的她，似乎格外的惹人憐愛。

才藏把她帶到土地廟的後面，然後左手粗魯地摟住她，右手則迅速地拔出了短刀。

「把眼睛閉起來！」

他騰出手來一把抓住隱岐殿烏黑濃密的長髮，狠狠地割斷了一尺多。然後掏出一塊褐色的布幅，把剩餘的頭髮盤了起來。

「哎呀！你穿這種小袖，恐怕會不便吧，把這個穿上！」

他抖出了一件髒兮兮的粗布衣服。

「出了城，再走六里路，就可到達北河內的杉之山莊，莊主與我有交情，到時，我再向他借套衣服，讓妳恢復女子裝束，所以，妳稍微忍耐一會，這裏到杉之山莊還有一夜的行程。」

「是……不過。」

隱岐殿依依不捨地回顧燃燒中的正城，似乎覺得棄淀殿獨自逃亡心有不忍。

「妳就別再看了吧，此時已顧不了那許多了……」

才藏立卽看穿了隱岐殿的心事。

「才藏，你會永遠喜歡我嗎？」

「……」

「我問你這句話，並非要向你調情。過去，我在城裏過着毫無希望，毫無理想的生活，但是從今日起，我要學習爲自己尋求一些生活的目標了，不過，如果才藏你不喜歡我的話，我活着就毫無意義，所以，請你告訴我，你會永遠愛我嗎……如果你的囘答有半個不實的話，我現在就返囘城裏，縱身烈火之中……」

才藏覺得好似受到了威脅，不過，他還是苦笑着答說：「是的，我會永遠愛妳。」

「眞的嗎？」

「阿美！」才藏第一次叫喚隱岐殿的眞名：

「如果妳眞有此決定，我只得對妳說出眞話了，我愛

妳……」

「永遠嗎？」

就在這時，京橋口的槍聲忽然靜止了。同時，城門也大開，士兵們蜂擁着跑出去。

原來，長曾我部盛親的部隊在經過一番力戰後，已經宣佈解擇，各自從城裏撤走。

才藏觀看着，忽然發現有一名武士騎着馬正迎面奔馳而來，遂靈機一動，巧妙地一脚踢去——

那名武士哼也沒哼就滾落地面了。

才藏翻身上馬，嘴裏喃喃地說着：

「別怪我無情，早去早升天……」

然後，他把隱歧殿拉上來，疾風般地奔出了城外。

＊　＊　＊

出了京橋口後，才藏一路揚起滾滾塵沙，朝守口村直騁而去——

到了守口村時，才藏一眼瞥見前面地藏廟後面，有十來個左右的無賴，個個把長矛倒揷在，阻在路中。

「哎呀！他們想找麻煩嗎？」

用不着說，這些無賴是想趁火打刼，阻擋逃亡的武士，要他們將身上所有值錢的東西留下來，否則就將對方的首級砍下，拿去領賞。

才藏把背上的刀扯了扯，故意露出白白的刀尖，並告訴懷中的隱歧殿：「無論發生什麽事，妳都不能鬆手！」

逐漸逼近那些無賴時，才藏快馬加鞭——無賴們發現來者不簡單時，雖慌亂地拿起長矛，但是已經來不及了——

「啊……」

才藏的坐騎如有神助般，巧無聲息地自這批無賴頭上飛掠而過，而其中的一名無賴早就身首異處，噴泉般的鮮血，濺在其他那些無賴的身上。

這時，才藏早已馳馬消失無踪了。

——

馳入窪村時，那匹馬已經疲憊不堪了。幸好窪村的東邊，有一條可以步行的羊腸小徑，才藏便扶着隱歧殿並肩走着——

日暮了，飯盛山的山邊，出現了一彎細長的新月。

回首大阪城方面，仍然有一大片紅紅的火光，把天空中的晚雲，映成異樣的顏色。

「石府大人不知道怎麽樣了？」

「大概死了吧！」

才藏的聲音因爲奔波而嘶啞了。

「淀殿不知可安然無恙？」

「她八成也死了。」

才藏冷淡地回答。

「我哥哥呢？」

「可能也死了吧！只可惜後藤又兵衞大人、眞田幸村大人和數十萬士兵，也爲了那個毫無捍衞價值的豐臣家平白犧牲了，他們死得實在太慘，也太沒有價值了！不過，他們都是仁人烈士，能戰死沙場，也算是死得其所！」

「才藏，那你將來有什麽打算呢？」

「我嗎？」

才藏默想了一會，還是答不出個所以然來。

由於四周一片黝黑，隱歧殿好幾次幾乎跌倒，幸好才藏及時扶住了他，但是儘管如此，隱歧殿赤裸的足踝還是傷痕纍纍、疼痛不堪，不禁微微地呻吟出聲——

才藏伸手撫摸他的足踝，方才無限憂憐地發現她的趾間早已微微地滲出鮮血。

「我背妳好了——」才藏說着。

於是，隱歧殿很高興地把身軀偎在才藏的背上……

＊　＊　＊

才藏背着隱歧殿來到北河內山中的杉之山莊時，已經是將近黎明的時候了。

當他們繞到莊主錢屋與兵衞住處的後門叫門時，門很快就被打開了，似乎早已有人等在門後了。

這個錢屋家，遠自一百年前起，就一直和伊賀的服部（才藏的姓）家有交往。才藏的祖父和父親過去在京都和西國方面工作時，就把錢屋家當做落脚和秘密的聯絡處。遠在冬之陣終了之時，才藏就派人到此打過招呼，準備到了萬一的時候，要到此避難，所以，大阪城淪陷的消息傳來時，錢屋與兵衞就預知才藏會來，早就吩咐下人做好了準備，在等待着了。

＊　＊　＊

才藏和隱歧殿被安排在杉之山莊中一個雅潔的房間休息、等全身的疲憊稍微消失後，他們就換上乾淨的衣服，趁着天還未亮，又匆匆上路了。

因爲，戰爭方結束，有關當局正嚴格地查尋落敗、和逃亡的武士。

他們倆人選擇了山間小徑，往北而行。

此時的隱歧殿，頭戴女笠帽，藏復了女兒身。而才藏則扮成行脚僧的模樣，身着長長的僧袍，頭戴笠帽，腰間斜插了一根洞簫。

「到底該往何處去呢？」

據說京都的情形很不安全，所以，才藏決定先走出宇治，然後穿入深山、踏上尾根之道，一直朝北而行——

山愈來愈深、杉林愈來愈濃密——

這天的薄暮，他們來到了洛北的八瀨里。

「這裏不是八瀨里嗎？」

隱岐殿驚訝地問道。

「沒錯！正是八瀨里！」才藏答道。

可能是日已西沉的關係，在深谷中流動的高野川，水聲比平常大了許多。

「我想先在這個從前與你邂逅的地方靜養一陣子，然後再慢慢決定何去何從！」

他們在面對溪流的一家茶屋落了脚。

八瀨地方有一個奇異的沐浴風俗，就是「窰浴」。由於這附近沒有溫泉，所以，自王朝以來，京城的公卿以及貴族們經常爲了享受窰浴，遠從各地到此地來。

沐浴之後，才藏一面喝着濁醪的八瀨土酒，一面說：

「匆匆已經過了二年半了……」

「你說什麼？」

「我是說，自從上回在此和妳邂逅那天算起……」

才藏瞇着眼，彷彿沉醉在回憶中：

「那個時候，妳對我來說是一個謎樣的女人。你身上那股稀有的異香，讓我感覺妳就像是一種不屬於塵世的奇異而祥瑞的東西，因此，我只想追根究底、探出這股異香的來源，就這樣，我被捲入了大阪城的糾紛之中，而我也曾以我自己的方式，將自己的生命整個投入這場糾紛中，但是，這所有的一切，都已隨着大阪城的淪陷而告終了，只留得妳——隱岐殿還在我的身邊。」

「哦？」

隱岐殿微微地展眉而笑，嬌嗔道：

「可是，我不喜歡你這種說法，似乎把我當成你的包袱了，不是嗎？」

「妳不要嘔氣了！妳想一想，我和豐臣一族素來毫無淵緣可言，却以我有用之身，沒命地爲他們工作了兩年半，這不是很奇怪嗎……然而，如今重回到這八瀨里，仔細地端視妳之後，我才豁然了解，一切都是天意的巧妙安排，兩年半以來的波折，僅僅是爲了要獲得妳而已。」

「……」

「這份姻緣，一直等到豐臣一族崩潰後，才算得如願以償，這不是代價很高的一段戀情嗎？因此，願我們能好好珍惜它、好好珍惜它……」

才藏溫柔地拉過隱岐殿，並躺在蓆上，然後閉起了雙眼，不久，只聽他口中喃喃地獨語着：

「將來該怎麼是好……」

他的神情一掃往日的陰鬱，變得非常開朗，似乎對未

來充滿了希望和憧憬。他正在思考將來的事情。

這時，可能是由於吹過深谷的風向突變的關係，水流的聲音清晰得彷彿就在枕畔一般。

「去從商嗎？」

才藏似乎找到了自己的道路，抑不住一臉滿足的神采。

高野川的水聲，清晰得彷彿響在枕畔——

德華出版社書目

地址：臺北市古亭區師大路200號二樓
電話：3416064
郵撥：102899（函購九折，郵票通用）

愛書人文庫

004	曼殊大師全集（再版）	蘇曼殊著　文公直編	特價100元
007	泉聲（七版）	游雲山（曉雲法師）著	特價50元
008	我的現代國畫觀	高劍父著	特價25元
009	海夫納與花花公子內幕	許　俊譯	特價45元
010	英國偉大詩人傑作欣賞（再版）	張達聰著	特價100元
012	幽夢影（四版）	張潮著	特價25元
013	第六感的控制法（三版）	海洛・薛曼著　游漢湘譯	特價50元
014	思想之方式（再版）	懷黑德著　謝幼偉譯	特價40元
015	武則天正傳（七版）	林語堂著　張振玉譯	特價50元
016	羅素論快樂（再版）	羅　素著　法　𪨊譯	特價50元
017	成功的現代父母（再版）	邁爾士著　逸　蘭譯	特價50元
019	察言觀色（三版）	羅森堡著　徐　興譯	特價50元
020	神奇的指壓自療法（三版）	柏格林・杜察可合著　唐元瑛譯	特價40元
021	生前死後（再版）	亞倫・史伯萊吉德著　許　俊譯	特價40元
023	吾家一林語堂女兒的日記（六版）	潘榮蜀譯	特價50元
024	重編白話本中國傳奇小說（七版）	林語堂原著　張振玉新譯	特價65元
025	女性太監（三版）	柯麗兒著　逸　蘭譯	特價40元
026	如何利用人性弱點（七版）	摩根・韋孛合著　法　𪨊譯	特價55元

027 蘇聯叛徒一沙卡洛夫自白（再版）
沙卡洛夫著　蔡伸章譯　特價35元
028 小曼與我（六版）　徐志摩遺作　特價50元
029 禪的公案探究（再版）　杜默靈等著　徐進夫編譯　特價50元
030 愛與諷刺（六版）　林語堂著　陳自強譯　特價50元
031 白手起家的要訣（七版）　法　廸　邱拓榮合譯　特價55元
032 家庭急救要領（三版）　陳貞吟譯　特價45元
033 經驗之談（三版）　法廸・邱拓榮合譯　特價50元
035 攻無不克的說話秘訣（七版）
貝絲桑德爾著　張鳴琴譯　特價55元
036 見證（再版）　皮埃亨利・西蒙著　楊翠屏譯　特價50元
037 前奏曲（再版）　曼絲菲兒著　楊淑琴譯　特價55元
038 蕭伯納趣談婚姻（再版）　蕭伯納著　陳倉多譯　特價35元
039 青樓文學軼話（再版）　葛林烏著　陳倉多譯　特價50元
040 登山入門（再版）　安川茂雄著　蔡天福譯　特價50元
041 京華煙雲（厚1119頁）（七版）　林語堂原著　張振玉新譯　豪華普及本150元　精裝珍藏本250元
042 ＣＩＡ大暗殺（再版）　美國參議院特別委員會報告　本社編譯部特譯　特價55元
043 領袖入門（再版）　趙宗義編著　特價45元
044 我與文學（再版）　朱孟實著　特價40元
045 寂寞的女子（再版）　哈洛羅賓斯著　李俐秋譯　特價65元
046 中國庭園建築　程兆熊著　特價80元
047 現代愛情百科（再版）　吉田宏編　本社編輯部特譯　特價65元
048 戀愛與我（再版）　笹澤左保著　逸蘭譯　特價45元
049 如何令人不討厭你（再版）　前田耕作著　法廸譯　特價45元
051 紅牡丹（三版）　林語堂著　張振玉譯　特價100元
052 八十自敍（三版）　林語堂著　張振玉譯　特價35元
053 唐人街（三版）　林語堂著　唐　強譯　特價55元
054 中國詩哲學的探究（理論）　徐哲萍著　特價45元

055 細說西北軍（一部珍貴的近代史實）（再版）
陳森甫著　特價150元
056 部落・斯卡也答（報導文學）　陳銘磻著　特價45元
057 學習的結構（心理探討）　歐陽鐘仁著　特價45元
058 再見自卑感（成功指引）
小中陽太郎著　歐陽鐘仁編譯　特價65元
059 條條道路通金庫（賺錢要領）
希克斯著　陳秋蘋譯　特價50元
060 孔雀東南飛（古典愛情小說）　劉蘭芝著　特價35元
061 人間世選集(一)（抒情小品）　林語堂主編　特價50元
062 人間世選集(二)（雜感小品）　林語堂主編　特價50元
063 人間世選集(三)（論述小品）　林語堂主編　特價50元
064 人間世選集(四)（山水小品）　林語堂主編　特價50元
065 人間世選集(五)（人物小品）　林語堂主編　特價50元
066 一夕話（小品）　林語堂著　特價50元
067 有不為齋隨筆（小品）　林語堂著　特價50元
068 仰臥禪　荒井荒雄著　蔡宏德譯　特價50元
069 如何增進你的記憶力　岩原信九郎著　蔡宏德譯　特價45元
070 你我他之間　三浦朱門等著　法　廸譯　特價50元
071 安眠健康法　長谷川和夫著　王德華譯　特價50元
072 臉部化粧術　魏班廸著　逸　蘭譯　特價75元
073 愛與被愛的心理探討　布洛德班特著　胡因夢譯　特價50元
074 人生妙計　本社編輯部編著　特價50元
075 社會公害　陳鼓應著　特價75元
076 文學與社會改造　高　準著　特價75元
077 古代呼聲　陳鼓應著　特價65元
078 弘一法師永懷錄　姜丹書等著　特價65元
079 三週美容術（附彩色圖片）　艾德蓮・亞佩爾著　特價75元
080 修飾的美學　高賀富士子著　本社編輯部編譯　特價55元
081 蘇東坡傳（附珍貴書法圖片）　林語堂著　張振玉譯　特價75元

書名：

一〇〇字書評

切……線

082 吾國吾民　林語堂著　特價60元
083 生活的藝術　林語堂著　特價65元
084 春雨寒（小說）　陳森甫著　特價100元
085 中國古代宰相列傳（完整版）　本社編輯部編輯　特價60元
086 春秋五覇列傳（完整版）　本社編輯部編輯　特價55元
087 中國人的智慧（完整版）　本社編輯部編輯　特價55元
088 中國古代的寓言（完整版）　本社編輯部編輯　特價80元
089 中國古代故事名言（完整版）　本社編輯部編輯　特價100元
090 春蠶（上）（轟動日本文壇小說）
丹羽文雄著　逸蘭譯　特價90元
091 春蠶（下）（轟動日本文壇小說）
丹羽文雄著　逸蘭譯　特價90元
092 手相入門　大熊茅楊著　特價50元
093 健康的下一代　戴維斯博士著　安陽譯　特價100元
A001 蔣總統與佛教　釋東初著　特價20元
T001 媽媽是名醫　小池麒一郎著　本社編輯部譯　特價55元
T002 女性的修養（直木賞得獎作）
平岩弓枝著　王德華譯　特價50元

德華學術叢書

S001 卡通影片製作　鄧有立主編　特價70元
S002 破產法原理　林茂松著　特價65元
S003 國學概論　馬瀛著　特價120元

函購以上各書單册九折，十本以上八折，二十册以上七折優待，我們的郵撥帳號是102899號，歡迎多加利用。
本社另印有詳細書目且定期出版書訊，附回郵卽寄。

德華出版 必屬好書

風神之門

愛書人文庫 094

著者	司馬遼太郎
譯者	林懷卿
發行人	蔡豐安
出版者	德華出版社
登記證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0104號
社址	臺南市永福路63巷21號
電話	(062) 2 3 5 8 0
辦事處	臺北市古亭區師大路200號2樓
電話	(02) 3 4 1 6 0 6 4
郵政劃撥	1 0 2 8 9 9
信箱	臺北郵政 30—354號
中南部總經銷	天祥文化社
址住	臺中市三民路三段96號
電話	(042) 203401・233671
印刷者	現太印刷公司
住址	臺北市大理街76巷2巷30號
初版	中華民國六十八年四月

定價 110 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缺頁或裝訂錯誤可隨時更換※

購買本書的動機：（請填上或打√）

＿＿＿＿報紙的廣告或評論	＿＿＿＿雜誌的廣告或評論	書店中見到。	朋友的介紹。

「請您幫忙」

當您讀完本書，有沒有什麼感想呢？請您將它寫在右邊的一百字書評裏，寄來給我們，作爲我們今後出書的參考。

說不定您的一百字書評，會被刊出於雜誌或報紙上，以饗讀者。屆時，我們將送您兩本您所希望得到的本出版社的書（價值一〇〇元），略表我們的謝意。

請將您的感想寫在右邊的原稿紙上，然後剪下來，寄至下列地址：

臺北市古亭區師大路二〇〇號二樓

德華出版社

住址

姓名

年齡

職業